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八・史部・雜史類

皇明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余繼登輯

.....一

皇明馭倭錄九卷附畧二卷寄語畧一卷

〔明〕王士騏撰

.....二七七

皇明史概一百二十一卷（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皇明大訓記十六卷、皇明大事記五十卷、皇明

開國臣傳十三卷、皇明遜國臣傳五卷首一卷）（皇明大政記卷一至卷十）

〔明〕朱國禎輯

.....五〇三

2734/08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
別蹴舍而共處稍謝
造請取古人已事差
次之世用曰取法於
遠不如近也吾寧師

國朝典故紀聞序

七

五

當代事事可循言可
紀不必見自己出也
以魏弱翁之才其大
者乃在條上漢家諸
名臣故事耳余曰有
心哉世用也與其取

諸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

視諸故府紀所見聞

以而成帙屬余更定

摛為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

國朝典故紀聞序

三

黃士

大事而於世為急則

書非大非急而為異

聞見則書非異而事

所從起則書蓋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

半在是矣每見野史

紀

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
迥相祖述轉傳轉失
其真譬之貿薪者轉
相貿也而不知其所
由世用則躬入山而

曲故紀聞序

三

徐世朝

尋斧焉非官師所材
則弗取也中丞王公
雅意經世讀其書而
愛之亟以付梓人刻
未竟而世用卒嗟哉
世用所論次未及施

用也然可謂有其意
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國史

王牒副總裁前詹事府
少詹事掌院事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曲故紀聞序

四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攻陳堃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

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

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

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

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

典故紀聞卷一

王 傳 二百四十四

迺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

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

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

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

驚問故

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

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

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為戒戰軍士榜及拔

城即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

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堃先攻太平

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

龍見於陣上雲端敵眾驚愕仰視我師因大

破之遂擒堃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眾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

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

典故紀聞卷一

王 傳 二百五十九

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人衛屏舊人於外解甲

酣寢眾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

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

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

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

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

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論

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與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為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未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上曰

典故紀聞卷一

三 同正二百八十四

用法好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為吳王即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男言

主公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今日民雖得所

典故紀聞卷一

同 正二百八十七

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亦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駐蹕之地

○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為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戴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典故紀聞卷一

五

易姓

太祖既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為將

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為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為言。遂罷之。

太祖為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

典故紀聞卷一

六

易姓

真可示法子孫。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為民害者

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犬。宋思顏以為擾民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一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
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
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為行
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
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
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
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

典故紀聞卷一

一

劉仕任
二百八十七

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
屯充仍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
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
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
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
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
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

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
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
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
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
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
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
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俱以
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

典故紀聞卷一

八

劉仕任
二百八十七

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
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
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
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
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
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一第... 反文內

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躡嚙之馬調御有道又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

典故紀聞卷一

九

付汝亮
三百六十五

矯激異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鑊金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尤恐不足以慰民望沉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典故紀聞卷一

付汝亮
三百

蕘夫蕘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為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

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

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且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一

下五

周用

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為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伍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

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為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諫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

典故紀聞卷一

十二

用二頁九三

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膝敷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廢嘗被

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于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斂以腋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下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三

黃士百八十八

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堵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死困之娛窮興馬珠玉之玩慾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繇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溟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典故紀聞卷一

十四

黃士百八十三

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略言曩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年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

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粗布為之起居王禕曰此比總麻為重矣

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

典故紀聞卷一

五

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日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

甚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嚮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

典故紀聞卷一

一六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臯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臯榮始出獄即爭于俊曰反者鶴臯耳餘皆良民即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為治俊從之全活甚眾

太祖謂起居注詹同日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

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
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我

太祖吳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
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罅草萊者施罅不謹
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
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頓
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

典故紀聞

七

七

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
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
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
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
之本也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
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
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
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

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
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
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
如此

太祖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
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
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
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
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
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
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
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
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
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
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
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

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于民也

○更有受賦者事竟赴并死

太祖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耻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為世之貪污者戒

太祖嘗召浙西降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

典故紀聞卷一

二九

三十七

泗汝穎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

浙江富庶耽于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

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

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

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

敗何足為真富貴乎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

形而石質

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

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古之賢臣亦憂治君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竊位苟祿於生民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揅矣可不懼哉

典故紀聞卷一

二九

三十九

太祖一日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世子等曰人

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

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

體衆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

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于上

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

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

今將士中夜而起慮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

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出入爲奸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

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

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

見耳

太祖謂省臣曰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太祖新建宮殿成命儒士熊昂編類古人行事

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

義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

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國初建宮殿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

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

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

典故紀聞卷一

三三

朱至三

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南京新造宮殿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

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

宮墻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

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

所養也

○國初習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

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

國餘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臺命湯和等為左御史大夫等

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

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

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

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

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

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

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

典故紀聞卷一

三四

朱至三

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此大臣之體也

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

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

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

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

務求適中以去煩弊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

皆與臣下面議斟酌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

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

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諭之曰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卽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故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擇官輔導以行

○園丘初成

典故紀聞卷一

三五

徐世茂
二百六十八

太祖出觀時世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費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

者不可不體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謂世子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嘗夢人以壁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

太祖遣人諭之曰周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

典故紀聞卷一

三十六

二百六十二

皆慶予。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屢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諭。凡爲將者不可不知。太祖嘗謂大理寺卿周積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所定律令。

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
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
戶曉積等乃為律令直解以進

太祖覽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
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
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
解頒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時中書省臣有請科民間布囊運糧者

太祖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
典故紀聞卷一 二十七 朱三頁七

庫中布不乏為囊甚易何用復取於民

太祖以諸子年漸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
侍製麻履行勝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
步趨其一

○徐達既下山東郡縣

太祖即遣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
令守令之賢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
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
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

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
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
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為暴橫以生亂階今
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術
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
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生養休息
耳即扶元氣之謂也有守令之寄者當體予
意以撫字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曰人以一心對越
典故紀聞卷一 二十八 朱三頁八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
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
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
天雖高所鑒甚遠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
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
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又
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
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太祖即位之前以羣臣推戴之意告於上帝

曰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來臨天
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
之先是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旦雪霽越三
日省牲雲陰悉歛日光皎然至行禮天宇廓
清星緯明朗衆皆忻悅

○元時詔書首語曰上天眷命

太祖謂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始易爲奉天承
運見人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尊也

太祖因制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

典故紀聞卷一

二十九

朱天祥

不可爲今禮順人情所貴斟酌時宜近世泥
古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別死而用
之似亦無謂於是制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
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
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甚難守成之
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太祖嘗論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
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
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
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
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
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太祖嘗因宴羣臣謂之曰朕尊居天位念天下
之廣生民之衆萬機方殷中夜寢不安枕憂
懸於心劉基對曰今四海一家宜少紓聖慮

典故紀聞卷一

三十

朱天祥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慮之矧德
非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
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
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
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
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況天
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顏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五

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太祖初即位中書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元豈可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何必做

中書令乎乃命鍾同取東宮官制觀之因曰朕今立東宮官取羣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且諭之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令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將由是而生矣又曰昔周公教

典故紀聞卷二

二

三十五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太祖謂羣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

謙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太祖謂劉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

典故紀聞卷二

三

太祖御東閣與學士陶安等論前代興亡之事因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豈人所能獨理卿等皆

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

太祖嘗諭胡廷瑞曰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

太祖命諸將北征諭之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

四

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

○應天府有滯獄逾半歲者

太祖聞之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滯淹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甚有益如

藥石之能濟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切實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于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于是非取信于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

典故紀聞卷二

五

徐世朝 三百十二

祖嘗謂御史大夫文原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辭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常霽色以紓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必而不究蓋見秦漢以

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不之咎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錯

典故紀聞卷二

六

朝 三百九十五

太祖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國初中書省議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太祖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得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沆之役宜罷之

太祖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際儆戒或怠則典故紀聞卷二

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總集郊社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監戒者爲存心錄以進

朔州進竹箆

太祖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竹箆固爲用物但未

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初近臣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太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且謂侍臣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

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

太祖嘗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盡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太祖諭宋濂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慾鮮克有終至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留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競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于此按

太祖此諭足祛千古之惑

○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于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

典故紀聞卷二

九 二百八十五

直其言多者非詔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留心律令已令羣臣編定尚恐有輕重失宜者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

太祖嘗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

○洪武初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

太祖曰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于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此為盡

典故紀聞卷二

十 二百九十二

職乎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乃命中書省黜之

○洪武元年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一

鄧士
二百〇八

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岩穴豈有司之失于敦勸與朝廷之疏于禮待與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與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

問皆不實或言元時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著爲令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碎之一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三

鄧士
二百一十五

太祖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諭德等官諭之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謹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諭之曰天生人材當爲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銳

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又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所舉非所用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克伴讀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太祖因禮部奏定祭禮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于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三

五

五

人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克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節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于歲時宴樂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諸王侍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異爾等當記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者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

典故紀聞卷二

十四

五

五

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眾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太祖嘗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稟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

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卽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傑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

故紀聞

一五

易

輝日增不然則終身朦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日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也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太祖諭羣臣曰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徃徃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寔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

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惟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早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樂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

典故紀聞卷二

一六

易

○洪武二年春

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等神一十八壇中五壇親行禮爲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參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天后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

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妄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繁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七

音

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太祖與翰林侍制秦裕伯等論學術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人太學仍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

典故紀聞卷二

六

音

美質不求明師而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也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辭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還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

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常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

典故紀聞卷二

十七 周用 三百九十八

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烏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

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勅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太祖嘗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等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

典故紀聞卷二

三 一編 三百九十七

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邪亂禮法蕩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 皇后之

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于慶節朔望朝見宮中而止無故即不得入宮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一

二百九十九

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為奸不利于國也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洪武三年五月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

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一

二百九十九

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彼遊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問古今典禮制度

太祖嘗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當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言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武備可一日而

典故紀聞卷二

三三

二百七

忘哉

太祖御東閣聞學士宋濂等講有土有人章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三年二月詔天下曰自古帝王開基立國必賴賢俊之臣共熙庶績以康兆民是故殷湯周武既定天下克用俊又列于庶位故

能光昭上下澤流無窮今朕肇基江左統有萬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未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盡得人豈朕用賢之道未廣歟抑賢智之士抗其志節而甘隱于岩穴歟詔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訪以禮遣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今人于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禮其定為儀式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

典故紀聞卷二

三四

二百一

長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

○洪武三年六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令皇后與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皇太子捧楹雜麻麥菽粟以進凡三日始還宮仍齋宿于西廡出內帑紗綵一萬四千疋賜將校于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

遂大雨四郊霑足

○左副將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省省臣請獻俘

太祖曰古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對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曰太宗是待王世克若過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煩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獻俘之禮不恐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典故紀聞卷二

三五

彭什 三百六十五

衣冠故國之如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朝于中宮畢賜中國服

○元平百官表賀

太祖問羣臣元之所以亡與已之所以興因曰當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蠡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凡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有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羣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胤非天之降福何以至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太祖嘗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

典故紀聞卷二

三六

三百六十六

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七月詔于午門外擇空地立亭建碑刻國家政事可為定式及政令之善者著以為法此最有益不知何時遂廢

太祖一日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

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嘗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

典故紀聞卷二

三七

朱五
二百

守于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細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每膳用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

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

○洪武初御史袁凱言今天下已定將帥在京師者于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于都督府延至通經學古之士每于諸將朔望早朝後

典故紀聞卷二

三八

朱五
二百七十四

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

太祖深以爲然遂勅省臺延聘儒士于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太祖一日朝退見二內使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

太祖大宴諸功臣因諭之曰創業之際朕與卿

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燭于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九

徐世茂 三百三十六

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太祖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力存者得膺爵賞沒者乃不復見遂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太祖一日罷朝坐東閣召諸武臣諭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

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讓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太祖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又繆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

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九

徐世茂 三百三十六

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又住于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當痛絕之

太視覽儒士嚴禮等上言治道書謂侍臣曰元氏之亡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今禮言不得

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于上而猶欲效之可乎

太祖因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諭之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三十一

朱天祥
百六十一

皇明典故紀聞卷二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因享廟謂禮部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一

王廷海
百六十四

太祖謂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眾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若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為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以為當齋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為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

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

○洪武四年春嚴內城門禁之法官一日一代士卒三日一代凡內官內使出入皆用號牌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者論如律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

太祖曰內使輩衣食于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太祖謂省臺臣曰朕諸子已知務學必擇端謹

典故紀聞卷三

二

百七

文學之臣兼宮寮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于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與邪人處則日習于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

太祖以劉真為治書侍御史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

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為百官表率至于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冀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吳興王升以寄其子平涼知縣瑱者其言曰凡為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有暇

典故紀聞卷三

三

朱至三原

日宜玩味經史至于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于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覲也

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太祖謂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

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息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耳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廢官曠職鄉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

典故紀聞卷三

四

朱至言

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太祖與羣臣論刑法或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糾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然草木不茂金鉄之溪水非不清然魚鼈不生古人立法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

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以致堯舜之治也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後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致使言祥瑞者相繼于途朕思

典故紀聞卷三

五

三百七十八

九事惟在于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偽乎爾

事即時報聞

太祖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觀太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三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
曠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朕每臨
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
劍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
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
于死地有國家者所當深戒也

太祖嘗諭諸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
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
用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

亂之源卿等當知朕此意

太祖諭京衛諸將士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
為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費
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
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
衣服必欲奢侈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
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
餘毋令不足

太祖聞諸勳臣莊佃多倚勢害人者召諸臣論

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
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
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
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
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不已
必累爾德也

太祖嘗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
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九日之
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

典故紀聞卷三

七

卷三

其心始安賢人君子于國家盡心如此朝廷
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朕每夜不安寢未
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
其弊卿等當體朕懷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國王遣陪臣朝貢禮部
已受表將人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
王乃陳日燧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白尚書
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燧懼朝廷致討故託貢
以規之遂却其貢

○洪武五年五月

太祖祭方丘畢還宮皇后妃嬪見謂之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句容民獻同蒂嘉瓜二省臣以進太祖曰草木之祥生於其地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之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王禎不在于微物賜民錢遣之

典故紀聞卷三

八

朱五
二百九十七

太祖曾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其牌用鐵飾字以金其詞不可考也

太祖念驛傳重繁諭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治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臣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

何異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克之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陳學者皆論

典故紀聞卷三

九

朱天祥
二百九十五

如律於戲弄倫不振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為凡在君民體朕至意

太祖嘗于冬月幸三山門觀修浚城濠者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于水中求之未得耳令別取鋤償之曰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即命

罷其役仍命行工部遺各夫匠還家

○內使有奏增肉飼虎者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皆縱之

祖嘗諭來朝守令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于眾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

海故紀聞卷二

十

二百八十

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錮其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太祖嘗謂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

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

太祖謂詹同日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于鳩毒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

典故紀聞卷三

七

楊生

間納其淫邪不為所迷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太祖嘗命御史察舉天下有司諭之曰古人有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于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知廉耻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于廉能之官雖或有過

常加宥免若貪官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太祖製中都城隍神主成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毋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太祖命羣臣采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

典故紀聞卷三

十一

百九十三

者著為書曰昭鑑錄以賜藩王因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恐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苦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于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

太祖一日閱武罷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克其食

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干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宜戒其恣縱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衛卒有差還受親舊私遺者衛官以違法并

典故紀聞卷三

十三

百九十七

逮其親識請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識慰勞餽贈人之常情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太祖謂羣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殆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湯以從諫弗弗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弗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

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不亡何待從
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人日遠號
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朕于卿等
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太祖嘗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諭之曰世有賢
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蓋賢
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
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
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典故紀聞卷三

十四

死 二百九十五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
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
至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
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
以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
俗今之爲吏犯法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
之豈有不化而爲善者自今臺省六部官遇
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

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
知其賢不肖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
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
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
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
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
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
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

典故紀聞卷三

十五

徐世勳 三百〇二

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
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太祖嘗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
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
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
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繹思至
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
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

于見聞則視聽不廣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意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每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衣米庶不

典故紀聞卷三

十六

朝
三百八十六

至饑寒也

太祖嘗謂秦府左相文原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于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俟其大失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

○洪武六年十月

太祖嘗命禮部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潞州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數十畝計所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

典故紀聞卷三

十七

三百八十七

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太祖謂都督府臣曰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粹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

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等往彰德齊寧真定等處統理軍政九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專之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春分當朝日以是日
日食改于巳亥日行禮釋奠先師孔子亦改于次丁日

○彰德府稅課司有稅及民間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者事聞

太祖曰古謂聚歛之臣甚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執而罪之

○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太祖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初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

典故紀聞卷三

太

二百六十一

太祖以為未當命學士承旨詹同與學士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罷之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得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盡其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

典故紀聞卷三

二十九

二百六十二

下其釋之

太祖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

典故紀聞卷三

二十

四百六十七

之臣忠謀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太祖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

者不可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未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于漢高委英雄于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疏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

○洪武八年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

典故紀聞卷三

五

四百六十八

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于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謂之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有長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所長則天

下之才難矣

○洪武時南郊甘露降羣臣有獻詩頌德者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太祖謂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一

三十一

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知其內古之君子德充于內而著乎外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必為其所陷矣

太祖命湯和等防邊諭之曰自古重於邊防邊

境安則中國無事然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九年五月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一

二百八十六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宋真宗時有內喪神宗當郊而喪未除皆未嘗廢夫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所以示有尊也從之

○洪武時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于督運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于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遂黜之

○洪武時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

太祖賜璽書勞之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之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臣能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矣民何由安朕所以著爲令欲使上官馭吏嚴之以法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弛而民受枉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四 正 三百五

刑于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故往諭之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漢無外戚關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

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洪武時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

典故紀聞卷三

三五

易茲 三百五

太祖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歎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久住客邸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其一端自今常選官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

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太祖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輸租外悉免其徭役

太祖曾勅中書省曰嚮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

典故紀聞卷三

三六

易 三百三

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為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赦之

○有內使以父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者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因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闈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恣其本能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父也迨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典故紀聞卷三

三七

竹汝堯 三百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虞微賤之人

敢言而不得言政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太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信守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

典故紀聞卷三

二十八

付汝光

卽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厝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情元首叢挫民何所賴

太祖造觀心亭成親臨幸焉時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召而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

朕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太祖謂韓國公李善長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于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決斷恐未盡善旣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

典故紀聞卷三

二十九 馬用 二百八十四

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以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奏啓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于水鑒當于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大抵民情幽

隱粹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
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鑑得失
于民有見于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
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

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齋誓至祭之夕天宇
澄霽星緯昭煥祥風慶雲光彩燁煜

太祖大悅勅中書省臣曰凡有國者必以祀事
為先祀事之禮起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一 四百七十六

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
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誓誠者或有之若措
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
非禮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文太
煩乃以義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
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悅若有胥蠻答于朕心
爾中書下翰林儒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
祇之昭格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謂曰爾看書亦知古

人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
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
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
必鑒之不善亦必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
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曰君之
于民猶心于百體心得其養不為邪淫所干
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眾邪所攻則百
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

典故紀聞卷三

三十一

朱天祥
二百一十一

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若惑于儉邪
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
天下安得而治

皇明典故紀聞卷三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眾人以為明眾人之見必廣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眾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典故紀聞卷四

朱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脩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于宗族序

尊卑如家人禮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

○國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

太祖觀武帝紀顧謂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

典故紀聞卷四

朱

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孫之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太祖嘗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于能謹與否耳

太祖謂翰林侍臣吳沈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

有不好真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尊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于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

典故紀聞卷四

三

三百八十九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贊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若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河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米苟非有疾不

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識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

典故紀聞卷四

四

三百七十八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間御史連楹劾應天府尹曾朝佐祭歷

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

太祖顧問廷臣吏部尚書阮駿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證以聞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為宜遂詔以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時御史劾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禮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典故紀聞卷四

五

三十五

太祖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于祀神而故為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盡其職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猶怠忽之則于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

出于衆人為公論出于一人為私意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于賞罰未嘗

典故紀聞卷四

六

三十九

政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太祖命助教趙新等為布政使論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近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

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天節浮費薄稅歛猶恐傷人况重為徵歛其誰不怨嗔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元儲待而能為國家者

○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歛之臣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職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內未及初考而遷調改除陞等者考覈平常量才降等非貶降者皆得初授階初考

稱職任內已及初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任內已陞授未及再考遷調改除而品級仍前者皆得陞授階凡及兩考而事蹟顯著者皆得加授階

太祖嘗謂諸行人曰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

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
太祖嘗勅刑部臣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皆減

死論

太祖嘗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猶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給事中有言國初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翰林編脩吳

曲故紀聞卷四

九

徐世朝
二百六十一

沈等議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于是諸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

太祖諭部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都察院為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替輔共成至

道以安生民

○廣德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于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曲故紀聞卷四

十

徐世朝
二百六十二

○洪武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應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縣六百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工部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工部臣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採辦以價給之亦不

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于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
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直不知有司
急于取辦未免過于督責而吏卒夤緣肆貪
所得之直不償所費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
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于應辦轉為借貸
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
擾民乎

○洪武時廣平府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

鐵元時于此置鐵冶歲收鐵百餘萬請仍置

冶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且
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
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
各冶鐵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嘗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
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

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彼皆
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
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
相于而泮溪雖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
資則必無漫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
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
已

○鮮州學正孫詢訐稅使曾必貴為胡惟庸黨

又訐故元參政黎銘嘗自稱老豪傑訕謗朝
廷

太祖曰詢不思以聖賢之道教人而為告訐之
事豈儒者所為置不問

○洪武時有以犯罪減死戍邊者多艱于衣食
太祖聞而憐之悉命還家取贖用定期而來至
是五十三人先至

太祖曰彼愚民無知故抵于法今先期來歸是
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

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馬后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

太祖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

失之蓋貨財非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

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

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為

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鳩毒誠哉是言但得

典故紀聞卷四

十三

王薄

二百七十

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

○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為吏所

告按察司以聞

太祖曰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

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借往今

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命貞復職而

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時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

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月日者請逮問之

太祖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

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

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

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

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

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

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典故紀聞卷四

十四

王

二百十六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

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

知之民無乃用心大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

鮪焚林而田禍及麇鷩巧密之法百姓豈能

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害苗

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

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

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

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太祖聞大學士吳沈請為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

曲故紀聞卷四

十五

楊生

犬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如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亦必牽合傅會曰是必不可為此誠國之賊也

太祖嘗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國造福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搏擊遇事風生鍛鍊刑獄培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太祖謂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展盡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擢居顯職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

曲故紀聞卷四

十六

生

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為一等二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

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嘗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典故紀聞卷四

十七

二百九十四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德曰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得失非從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用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勅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

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因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舉所以戒未然耳

典故紀聞卷四

十八

二百九十五

太祖嘗謂侍詔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爲知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

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時命戶部以山東鹽召商中賣仍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

典故紀聞卷四

十九

易茲
二百六

欲息其爭耳苟便于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太祖謂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而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謂侍臣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

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

太祖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而雷時氣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典故紀聞卷四

二十

致
二百六

太祖諭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

不便利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
太祖御華蓋殿聞大學士朱善讀心箴畢謂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追暮乃退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停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輿圖之

典故紀聞卷四

五

付汝亮二百六十三

廣古所未有者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保留者

太祖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謂侍臣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

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太祖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民皆安樂

典故紀聞卷四

五

付汝亮二百九十三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自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史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

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之存亡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忌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

典故紀聞卷四

二十三

三十一周

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典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終非其性也

太祖謂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

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饒餘城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太祖謂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畝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

典故紀聞卷四

二十四

三十九六正

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廢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汙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吏部選用國子生為六品以下官

蔽惑也

○麗水有卜者于求富民陳公望不遂詣闕誣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

太祖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審其妄謂察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寃而論妄告者罪

○洪武間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

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正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

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

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

典故紀聞卷四

二十七

鄧士 二百九十七

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廣都司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

太祖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但令軍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太祖聞之怒曰訊鞠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

典故紀聞卷四

二十八

鄧士 二百九十八

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舊有銀礦採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

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國初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太祖素知其弊及卽位乃遣國子生往各處集

典故紀聞卷四

三九

三十一

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類編爲冊以所繪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因自爲註謂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

太祖聞侍臣進講有論人之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謂之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太祖曾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

典故紀聞卷四

三

三十一

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

太祖嘗謂禮部臣曰尚爵所以敬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四

五

十六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守太寧都督僉事商暘言見儲糧粟太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

太祖謂左右曰守邊之計足食為先今暘言儲糧足用邊郡之民可免輓運之勞矣

典故紀聞卷五

黃士

二百五十六

太祖謂侍臣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二十以下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太祖嘗因論兵政謂諸將曰國家用兵猶醫之

用藥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
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
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
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怨起釁適足以召亂
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
縱不殘體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
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

○國朝之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
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

典故紀聞卷五

二

黃士

以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責
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揮使掌印
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
械不堅利者皆責所領之官

太祖嘗諭吏部臣曰爲國任人爲本作奸者不
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
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前諸
城知縣陳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近有
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夫長民者能愛民雖

有過可用也召復其官

○御史凌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邀
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非我私子
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拒之

太祖廉得其事擢漢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司不以聞有
使者奏之

太祖謂戶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
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守臣不以

典故紀聞卷五

三

黃士

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就
逮治其官吏

○洪武時嚴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買暹羅
使臣沉香等物者爲里人所訐按察官論當
棄市

太祖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
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釋之

○洪武間令天下都司衛所輪班赴京較試武
藝其射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乃後的

在百步內而牌高至二丈餘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豈有二三丈之虞哉可發一笑

太祖一日召試官陳宗順等至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著信論

典故紀聞卷五

四

二百五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儉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

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時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請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因一時愚昧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遂釋之合好如初

典故紀聞卷五

五

二百六

○洪武二十一年勅刑部都察院凡罪人當籍其家者如謀叛奸黨造偽鈔之屬則沒其貲產丁口餘者止收貲產而不孥仍以農器耕牛還之俾為衣食之本

太祖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為四所于居民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

而病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

太祖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卹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太祖謂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

典故紀聞卷五

六

二百九十九

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俾咸誦習遵守

太祖謂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于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太祖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

陷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險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難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間儒士有起自田間而驟至峻擢者或言非愛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爵非所快若曰起自田間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

典故紀聞卷五

七

朱至二百七十

嘗拘以官職

太祖嘗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于善矣可以錄用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太祖嘗與兵部尚書沈潛言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潛對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

常譬如良玉委於汗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

○給事中有薦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遽使人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

興政紀聞卷五

宋王三石本五

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太祖謂兵部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嘗令諸犯法者輸粟北邊以自贖因謂學士劉三吾者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太祖見朝陽門外有隙地因命種桐棕漆樹五

十餘萬株歲收桐油棕漆以資工用省民間供應

太祖謂侍臣曰朕嘗命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工人問之言模範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豈可忽乎

太祖嘗諭太子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後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興政紀聞卷五

九

徐世茂二百二十二

○國初官員到任多無馬或假借于人或乘驢太祖諭兵部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多乘驢出入甚乖治體其令官爲市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城其半州縣又城

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餉之歲終則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員封贈例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貴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

太祖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

典故紀聞卷五

十

二百七十一

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母阿比以爲同母矯訐以爲異父執厥中以副朕所託後之會議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勅令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勿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洪武間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先聖然後升堂師生叙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比次

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退

○洪武間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謂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胃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典故紀聞卷五

十一

二百七十五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構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關遺者隨事規正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

太祖諭羣臣曰構大厦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于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謂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二人

一人緘口不言時政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太祖曰人臣進言于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容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腹誹之法

太祖嘗諭五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

款之不給

○洪武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造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入無得徑由中道

○洪武間鎮南衛卒造官船擅伐民樹木爲樓櫓民訴之

太祖曰輦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斬其爲首者一人示衆餘杖之謫戍甘肅

○洪武時僉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曹瑾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馮克昭祭先師孔子既迎

神而後入班爲御史魯德所劾

太祖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既與祭但後時耳姑識之

○洪武間兗州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者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

太祖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卽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于朕朕宥之仍與治其

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

○鎮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以為田園

太祖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罷民間歲輸馬草凡軍官之馬令自芻牧各衛軍士馬匹則令管馬指揮千百戶各擇水草豐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營牧養

典政紀聞卷五

十四

二百八十一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

太祖嘗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

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官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示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寬河千戶所今年屯種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石夫都司所收軍餉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國初士人因過罷黜者不得舉薦安慶府知事周昌以為言

太祖謂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短棄長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

典政紀聞卷五

十五

二百八十四

聽舉用

○洪武二十五年詔五軍都督府諭各都司以軍馬糧儲之數及關隘要衝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悉繪圖以聞

○國初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通卒往往易姓名為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于是命僧錄寺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

典故紀聞卷五

七六

三五十一

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刑部尚書趙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偽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歎

○洪武間湖廣孝感縣言民饑請發預備倉糧以貸之者

太祖謂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急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典故紀聞卷五

七七

四九

○洪武二十七年詔僧道不許奔走外方顯疏強求人財有於崇山深谷脩禪學真者止許一二人三四人者勿聽仍毋得創庵堂有妻妾者許諸人誣逐相容隱者罪之亦不許收民兒童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謂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

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

典故紀聞卷五

十八

先
二百九十五

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

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典故紀聞卷五

十九

餘

太祖嘗念民艱恐饑荒無措令工部諭民但有隙地皆種植桑棗及綿花率蠲其稅仍歲終具數以聞

太祖謂唐鐸曰帝王之于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所警勿謂已安

不以爲意也

太祖嘗諭宋國公馮勝曰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役來言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自今以後所從役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効力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太祖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

典故紀聞卷五

三

二百五十一

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泆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愛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各盡其道則事無不濟矣

○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母果愈遂

殺其三歲兒以祀神有司以聞

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撒馬兒罕國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號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書傳詔諸儒臣錢宰等至闕局翰林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因謂之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疑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

典故紀聞卷五

三

王相

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稱朕意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初成又賜鈔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勅天下益所屯田將士以時耕作毋怠其事每歲秋後遣人上數京師
○洪武間有司有剛直有爲廉潔自守被誣逮者得伸理後往往賜衣鈔諸物或賜宴或陞

秩如沐陽知縣周質陞山東叅政衡山主簿
紀惟正陞陝西叅議潞州知州劉士源陞陝
西叅政諸如此類不可勝紀

○國朝最重門禁洪武間

太祖自定法令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
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
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
分豁補數違者處重刑有告言者賞不依原
伍因而縱令在衛者指揮以下杖一百各遁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一

王明

降調邊衛受賄者治重罪軍士當直有死喪
疾病嫁娶生產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無丁
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
之親戚慶弔不出百里外者許給假留難及
不實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
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
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執
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凡朝叅先
放直日都督將軍及帶刀指揮等官然後文

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凡內官內使火
者出須比對銅符無符輒放行者守門官軍
治重罪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
驗仍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
顏色件數回日照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工
匠人等出門有夾帶鈔物者許執奏惟官民
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
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農民中有一夫一婦者當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二

夏奇

耕種時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
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
下無以養室家請令小民或二十家或
四五十家圍為一社每遇農時有疾病則一
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民無饑窘
太祖善其言論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
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
助近世教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
周卹甚者強陵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

之道朕今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貸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以此意諭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誅東勝衛百戶吳信因遣使諭邊將曰昔漢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由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四

吳信

緣邊列衛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困擾之如東勝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其賞賜貪淫無厭使守邊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

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剝鬮割之刑蓋嗣君宮中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五

吳信

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央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

太祖嘗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决大疑者近諸生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能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庶乎有本

○洪武間有道士獻道書者

太祖謂侍臣曰彼所獻非存神固形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

典故紀聞卷五

三六一

三〇二

已之長生久視哉苟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太祖頒祖訓條章於內外諸司因勅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

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

典故紀聞卷五

三三

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後更祖訓爲皇明祖訓但更箴戒章爲首章目仍舊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於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

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洪武間朝參官皆賜食

典故紀聞卷五

天

太祖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於門外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為難始罷之

太祖聽侍臣講無逸篇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

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太祖嘗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書成賜名禮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

典故紀聞卷五

三九

二百九

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頒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輩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

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禮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戒飭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

三百〇九

取唐宋舊制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儀恭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頒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德彝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諫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負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罷與侍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終歲勤動稍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典故紀聞卷五

三十一

二百九八

太祖嘗諭晉王燕王以備邊十事內一款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按聖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獨不然

太祖嘗命楚王湘王帥師征古州洞蠻勅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

怒百姓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

太祖嘗諭晉王等六王曰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

典故紀聞卷五

三三二

三百十四

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矣者此特故為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脩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

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為進退

○洪武三十年勅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絹布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

典故紀聞卷五

三三三

太祖於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婦繰絲緝麻縷積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間行人高稹陝西巡察私茶田備言道

路人民疾苦

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為

務今稹亦可謂能利國富民矣擢鴻臚寺丞

太祖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

給乃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

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菽之數未聞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

太祖享太廟畢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

典故紀聞卷五

三三

二百五

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

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

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

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

考祖明昭格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務

齋潔以安神靈

皇明典故紀聞卷五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六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

如雪色疑為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

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豈可遽言嘉應况當戒

慎之際不可以此為喜而有怠心

典故紀聞卷六

乙

二百五

成祖滹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陣大呼奮擊

矢集其旗者如蟻毛胡遣人送旗回北平

諭世子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禦禍

之難

成祖既即位諭羣臣曰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

或短於彼苟事有過誤即明言之予不汝責

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法則難容

矣

成祖嘗謂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



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幸由舊章于警戒後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諭羣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於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將為秦越况君臣乎吾於諸功臣報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兩得

成祖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以致逃亡者衆勅兵部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至三十人者降充總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

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之例

成祖曾問兵部尚書劉儁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謂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重我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卿等宜嚴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義烏縣教諭高澤言自古帝王必虛心納言今臣民有所論奏願假以辭色使得各盡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則貴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達忠言日聞天下之事無壅滯矣

成祖嘉納之以示六部臣曰踈遠之臣猶能存心國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國朝最重誣告之法永樂初定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永樂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言 皇上即位以來廣開言路凡有可行無不聽納然無知小人往往搜求細故掛制諸司或懷挾私讐陷害良善或妄稱奏訴躲避差徭或馳騁小才希求進用甚者無稽泛言煩瀆 聖聽雖稱興利除害其實假公營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詔可之

典故紀聞六

四

二百九十一

○永樂初遣御史分詣郡國巡視民瘼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二年虜寇三萬衛遼東都指揮同知沈

承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成祖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并緣邊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即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承同

成祖因有司請脩比干祠墓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為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諛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

典故紀聞卷六

五

徐世朝 三百七十一

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禮部尚書李至剛妻父某坐事逮繫都察院當伏重法至剛希恩求免

成祖問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右副都御史黃信與臣言信遂以漏洩獄事伏誅 祖宗之重刑獄如此

○禮部尚書李至剛以 孝慈皇后忌辰請做

宋制於佛殿脩齋誦經

成祖曰人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

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脩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

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初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請付法司治罪

典故紀聞卷六

六

徐世朔 三百九十一

成祖曰京師隙地少居人艱於畜牧寺外有閒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濟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

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

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刑部尚書鄭賜以部吏所書文移多謬誤郎

中等官亦不省視皆當治罪

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牘煩勞豈無過誤但無欺弊可釋之

○永樂初有於承天門遺木牌無姓名止列寶鈔提舉司官吏不法數事

成祖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誣陷忠良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成祖嘗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

典故紀聞卷六

二

三百九十二

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内畜養鷄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

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犧牲之費當饑民一家

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成祖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儉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今朕當守

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爲治豈不
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
曰位守位曰仁何嘗謂嚴法也

成祖嘗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
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朕博考載籍每覽昔
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
以有益于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
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
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典故紀聞卷六

八

三百五

○鎮遠侯顧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
成祖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
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
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
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
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於是
賜以銀幣獎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附載
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
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
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

成祖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縣官考滿至
京選其識達治體知卹民者於六科辦事令
各言所治郡縣事以尚未有言者乃復召都
給事中朱原貞等諭之曰朕夙夜慮天下之
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
滿官假辦事之名俾于六科隨爾等在朕左

典故紀聞卷六

七

三百〇八

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
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
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猶尚默默
况遠在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
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
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成祖諭兵部臣曰將士隨朕征討其中有陣亡
病死者已錄其後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陳
親管官隱匿不報致失所者非朝廷報功之

意宜速下各衛令征討官應襲子孫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襲職十四以下并寡婦幼女送京師優養旗軍死亡有幼男者紀錄食糧當陞以官者如例陞之其無子止有寡婦幼女者一體優給若有親可依不願赴京者聽其俸糧如例于所在給之

○永樂初山東有人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

與故紀聞卷六

二百九十六

也朕母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脩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於閒時問侍臣今外間軍民安否侍臣對陛下施仁政軍民皆安正太平之時

成祖曰太平豈易言必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軍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以為太

平無事又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聽其言而信之鮮不有失

○永樂初擢舉人王儼為翰林院檢討

成祖因問檢討之下有何官左右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問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比儼何如對曰儼初除未知其為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因歎曰古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儼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儼同

與故紀聞卷六

七

○永樂初有獻道經者

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一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論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害無窮矣故不得不斥

○永樂二年孟春享 太廟戶部右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爲禮部所劾謫戍三萬衛

○永樂初福建甌寧縣紀錄軍丁江陰年六歲能記 御製大誥詣闕陳誦賜衣及鈔驛送建寧府儒學讀書

成祖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雖其爲惡之心未必革然爲上者用法當以寬不以猛待人當以誠不以僞猛則民不堪僞則民不信去歲命

典故紀聞卷六

三

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惡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要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示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

小人但圖邀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

典故紀聞卷六

十三

宋天祥
二百六十九

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傍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

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成祖與侍臣論人因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進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於法自言不當違令干進

典故紀聞卷六

一四

羊

成祖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

成祖嘗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疆於己敢言之疆於君所以至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成祖諭吏部臣曰爾等職專銓鑒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寧侍

成祖于右順門從容語及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者

成祖諭之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事佛乃能為孝乎

成祖嘗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成祖曰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于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典故紀聞卷六

五

成祖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曰人君一
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
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
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
財得民仁者之政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
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成祖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
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

典故紀聞卷六

二十六

二百七七

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飯一食
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
可爲朕賀矣乃止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毀
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等
請置於法

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將來邪說有誤後學卽
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
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毀之

仍不許稱儒教學

○學士解縉等進大學正心章講義

成祖覽之至再諭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
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
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
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
又思爲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
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靖遠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嚴寶等殺賊數

典故紀聞卷六

二十七

二百七

百人并得其所掠貨物

成祖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
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
亦爾之功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
毫末蓋人冒險成功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
復樂爲用矣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獻騶虞羣臣朝賀畢

成祖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
大如一夫有怨豈得爲仁一念不誠豈能格

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騶虞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成祖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于心爾等亦宜

典故紀聞卷六

七

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成祖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等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成祖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

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

典故紀聞卷六

十九

實跡以聞

○永樂時御馬監有索白家食穀者戶部以聞成祖曰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因召御馬監官責之曰汝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刑部請論功定

議

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者

成祖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掙出之

○永樂時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令爾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為京

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再蹈前非必誅遂逮其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令錦衣衛執治之

成祖聞管屯官有不勸率軍士者因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田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

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敢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以圖功若養之于無事之時用之于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二年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且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于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

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縉等稽首而退

成祖諭戶部臣曰數年用兵北京順天永平保定供給特勞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復舊可免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一

刑部 二百五十五

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已心以失人心為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為工科給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永樂三年四月以萬壽節命婦朝 皇后於坤寧宮賜宴

成祖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為令

○永樂初陝西興平鳳翔二縣獻瑞麥羣臣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愁怨于下者乎覽表祇益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一

成祖聞南陽草寇竊發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纔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蘆溝橋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一成祖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

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成祖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

典故紀聞卷六

三五

王

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成祖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

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成祖於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

典故紀聞卷六

三五

王

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成祖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事

成祖請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錦衣校尉訐朝臣毀謗時政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詰之果然因歎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

典故紀聞卷六

正

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論校尉如律

成祖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

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

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斥之亦勅各衙門

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

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

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成祖宥都督程達罪令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

贖因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

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

為善者怠亦孰無才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

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有可用

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故駙馬富陽侯李讓家人有中鹽虛買實收

者錦衣衛鞫之言告者不實

成祖命六科給事中孫琳等共審之實錦衣受

賄

成祖曰富陽侯之子朕外孫孰敢誣之朕但慮

典故紀聞卷六

正

錦衣衛故抑告者初不慮其納賄命付都察

院鞫之於是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成祖曰法度與天下共之豈為私親廢爾曹政

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慢以苟利

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亦不可得免况爾家

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于疎賤

而貴近不可僥免行法必先于貴近則疎賤

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富食陰雲不見禮部尚

書鄭賜請表賀

成祖曰此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又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成祖嘗謂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悞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

典故紀聞卷六

三八

易 三百五

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成祖聞之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于南雄收貯俟十

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者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舊令海運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發有先後者治部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同日俱達亦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

成祖曰始慮海寇為患故勅令同約今已濟而無損其功可贖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

典故紀聞卷六

三五

付汝亮 三百七十四

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成祖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民生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于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永樂時有言黃福乃建文時舊臣不宜重任者

成祖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

成祖嘗謂翰林臣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讀學士武周文致仕陛辭

成祖賜坐與語慰諭良久又賜酒饌楮幣給驛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一

付汝亮
二百六十七

傳送侍讀胡廣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具至儒道光榮多矣

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成祖問侍讀胡廣曰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成祖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

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典故紀聞卷六

三十一

付

皇明典故卷六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胸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
徑送六科

成祖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

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

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

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

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

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

小事必關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成祖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

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成祖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

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

與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進玉碗

成祖謂禮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

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

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

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

益國事

○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

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

罪之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中言有可

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

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

不為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

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

薄非助朕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

量才授官

成祖與侍臣語知京師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
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於京城內外
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
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永樂五年春敕討安南總兵官張輔等曰聞
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
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如已在途就所
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運軍民悉罷歸
觀此勅可見國初用兵尚能因糧於敵今之

東征者何獨不然

○永樂間直隸浙江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
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成祖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
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
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因歎曰朕遵承舊
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
不可宥且此輩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樂初脩北京宮殿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

一夕出大谷達於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
官建祠立碑

○永樂時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

成祖聞知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
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
可乎若意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
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
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

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諸誥亦於身家有益矣

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長孫出閣講學召翰林諸臣諭之曰
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
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
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
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
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
為能也

成祖與羣臣論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語多傷氣
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

成祖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
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
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永樂時武昌僧欲脩觀音閣以祝 聖壽

成祖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
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
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興故紀聞卷七

上

劉奇

永樂時開平衛卒蔣文憲言王者以天下爲
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
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
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
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
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成祖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
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
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濬河渠修

築圩岸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卽加賑濟比
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
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
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撥
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
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真于
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
以聞者必罪不宥

成祖嘗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
興故紀聞卷七

六

劉奇

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日
夕禮誦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
人於佛老場方承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
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
當自朕始耳

成祖嘗謂都察院臣曰自昔闖宦弄權假朝廷
之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
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

為必以偽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及李進之月亦不致意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率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禍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為所

王進傳 二百七

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將李進一千為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宜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縱

文皇后弟徐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為建文君所害

成祖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後

遣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榮襲爵乃以告后后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識如此

文皇后嘗問

成祖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誰何

成祖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

典故紀聞卷七 王 二百七

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嘉定縣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給度

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為真人給誥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

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

典故紀聞卷十四

二

朱天祥
二百八十一

而巡撫者或言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者或指為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規何以成功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為然哉

○編脩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

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

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

以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

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

又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為賊所虜姑從之

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

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

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

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三

朱天祥
三百

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大軍既至其真賊遁入深山顧將不得已從賊者誘而出之殺以為功由是聞者皆甘心為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王儉言時事內有挨查僧道一款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動計萬千

弟僮奴自前朝為僧者并其父兄發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成祖嘗語吏部臣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狂人其精審之

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成祖謂諸臣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

典故紀聞卷七

易茲

不實則死者嗇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污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憫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

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皇陵直行寢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永樂七年春

成祖諭禮部臣曰我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

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

典故紀聞卷七

十二

二百五十一

自正月十一日為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弛夜禁著為令元宵放假始此

○靈丘縣民李文秀妻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八歲有司請罷給

成祖命至十歲罷之

○永樂七年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為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為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

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況用兵不已供費日煩以易搖之人心供不已之軍費臣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若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不動搖被脅之衆聞風而皆歸附則賊黨自消矣

憲宗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五

成化初禮部言近年哈密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名爲進貢實則貪饕宴賜朝廷保小懷遠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府庫竭於賞賜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人朝不得過二百人卽加恩關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不得過十人乞勅甘肅等處總兵巡撫等官嚴加防範仍勅哈密王毋等依期來朝從之

○成化初大學士李賢言荆湘賊寇雖已徃征

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邀劫流民以爲黨助其流民亦恐官軍一槩剿殺因而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降榜文開諭流民俾各安業有能率衆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賞其有被賊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陞賞從之

○成化時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脩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六

三百十一

兵部榜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以有示弱之意萬一黠虜窺我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楊及真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即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成祖征虜次凌霄峯謂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禪日月

成祖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況君典故紀聞卷七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何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成祖北征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為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

地於官今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成祖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欵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成祖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典故紀聞卷七

成祖因法司奏審錄諭之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成祖聞温州府民歲輸白礬赴京者阻隔山路負運艱難因問工部臣礬欲何用對曰以染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 上謂戶部臣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

典故紀聞卷十四

九

付汝亮
三百〇五

不過五升今軍官願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都督過興鎮廣西還道經祁陽怒知縣李翰應接不以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愬於朝勘得實時

與以疾卒于道興妻爲子求免死

憲宗不允命卽誅之

○高州府知府劉海者湖廣人知高州時值廣西徭賊入境民携家避賊者海皆閉門不納城外積屍數里犬食皆肥膺海乃烹犬食之時有城裡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謠

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

典故紀聞卷十四

二

付汝亮
三百九十九

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光祿寺卿蔚能者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胥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常持一嚮還家其尤可稱者能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其僚友曰 上怒不可惻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旣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氣相處者位相軋則相傾過相累則相諉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

成祖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成祖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

典故紀聞卷七

十九

二百四十三

誅

○永樂中脩國子監

成祖謂工部臣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弘麗有加爾尚

書侍郎亦頻往督視

○永樂中鎮撫陳恭言侍衛防禦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

成祖曰所言禁衛宜嚴最是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尚書呂震因請罪恭

妄言

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繆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嘗謂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

典故紀聞卷七

二十

二百五十三

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永樂十一年夏

成祖謂行在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即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

官為贖還

成祖嘗謂指揮張昶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侍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

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獻於巡撫山東都御史宋應昌謂可用以禦倭者然試之無驗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秀爲浦城伯

○陝西茶馬司舊制每歲再遣行人巡視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三

黃士

三百八十六

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甲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時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欵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四

黃士

三百八十五

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

漁取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讐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衛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黃童視之果讐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議書成

成祖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

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永樂十五年

成祖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永樂間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餘

典故紀聞卷七

朱五 百七十三

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算餘衆遁去朝廷聞而嘉之賜勅獎勞陞賞有差

○未樂中兵部言幼官襲職者有免缺例不當襲

成祖曰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既刑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即祿絕矣此人將來生子當不復免缺豈可絕其祿命襲之

○未樂十五年壽星見羣臣請賀

成祖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早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

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即與毀之勿令別欺人也

典故紀聞卷七

朱五 百七十三

○末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甚此冰異也
成祖賜羣臣往觀羣臣請賀不允

○末樂間陝西耀州民獻玄兔

成祖以其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諭之曰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中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

典故紀聞卷七

三五

餘茂

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道矣

○姚少師廣孝論文有曰今之為釋老文字者往往剿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以為儒

者不克卓立其意蓋為宋蘇輩發也

○末樂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即斬以徇當時軍令之嚴如此

○末樂十六年十月

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願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隣里保勘無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

典故紀聞卷七

三六

餘茂

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為民亡命黥刺者不許

○末樂十七年

成祖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朕屢詔寬恤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
尤須敬慎不可輕忽

成祖勅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即
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
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
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
為所怨今爾於此一專使百姓知感德軍士
知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
善爾雖不自覺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

典故紀聞卷七

三

誥

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未樂間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應詔言
事訐直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
數言於朝請罪之

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
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
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
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
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

汝等之過矣

成祖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歎曰君以民立
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
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
待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
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
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
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

典故紀聞卷七

三

誥

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
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
饑宜急遣官賑之

成祖北征中途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
得誼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虜或
遺人口駝馬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為所餌
又曰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
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
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

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矣

成祖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芻因謂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種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調卹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

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徇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仁宗為太子曾侍側

成祖顧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

典故紀聞卷八

乙

正

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仁宗為太子居守時有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者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構耳

仁宗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周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

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真重典

仁宗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強市貨物橫奪資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執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仁宗為皇太子時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

典故紀聞卷八

二

正

以為食為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龜金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

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仁宗為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因諭吏部曰此

典故紀聞卷八

三

黃士 二百七十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嘗謂吏部臣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殺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仁宗以京師人衆而蕘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

典故紀聞卷八

四

三百九十三

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貪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仁宗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

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長沙民有自宮求進者

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仁宗卽位後賜憲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

典故紀聞卷八

五

三百九十四

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

○衍聖公來朝舊皆館於民間

仁宗卽位孔彥縉入賀

仁宗謂侍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乃賜今宅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咬納等來朝奏

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仁宗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

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

送科臣收貯者

仁宗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

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

典故紀聞卷八

六

百五十七

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

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

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

封進朕親閱焉

仁宗嘗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

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其

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

欺眾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

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

罪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眾因歎曰愚人

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

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謂戶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

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

率轉徙歎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

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

典故紀聞卷八

七

百九十九

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以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略曰朕以菲德

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

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

共圖康濟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

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

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

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豈非憲紀不振言

路猶壅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猶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仁宗諭戶部臣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仁宗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為京縣親民官

典故紀聞卷八

三十一

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為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仁宗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為監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世子

典故紀聞卷八

九

朱至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趾聞辨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

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茶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為官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止

仁宗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攷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

典故紀聞卷八

十

朱至

二百九

人詰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仁宗於早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贊侃兄弟宗親豈宜過列踈遠其令班于駙馬之次著為令仁宗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又曰書云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為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

典故紀聞卷八

七

徐世茂

三百一

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為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為騷擾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

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
餘與驛驢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
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礪砂梧桐藤之
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
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
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驢嘗奉使西域故具
悉西事所言其皆從之一

仁宗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

典故紀聞卷八

七

三十九

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
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
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
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
所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
已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
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為慮朕不難
於從善也

仁宗諭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

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
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
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
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
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
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
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
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
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

典故紀聞卷八

十三

朱五

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
司官姓名履歷揭示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
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會禮部尚書呂震請備禮朝賀
仁宗以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楊士奇等四
人亦言不宜備禮遂不作樂止行五拜叩頭
禮翌日詔士奇等論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
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日增不
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

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

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

仁宗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

典故紀聞卷八

十四

朱生

三百八十五

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乎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邇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謂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洪熙元年三月詔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祇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

典故紀聞卷八

十五

朱天祥

三百八十五

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傳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

不孝論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
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
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
坐本身母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
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撫拾誣
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
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
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
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

典故紀聞卷八

一六

三百二

必罰不貸

仁宗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
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
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
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
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
命內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
畢卽命用璽已遣使實行顧士奇曰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
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
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謙因言事免其朝參自
是言事者遂少

仁宗因災異屢見遂勅諭羣臣曰朕以眇躬處
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煩殆難獨理
是以數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典故紀聞卷八

十七

楊生

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
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
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
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
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責直請置
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與抑
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
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

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恭如故

○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仁宗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呂

典故紀聞卷八

十八

生

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

仁宗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旣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仁宗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

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產之司不係賊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典故紀聞卷八

十九

楊生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以縣民艱食採拾自給

借函關驛糧賑之奏請秋成還官

宣宗謂戶部臣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

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

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

典故紀聞卷九

二 百 三 十 六

其專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宮求用者謂禮部臣曰 皇

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為不

孝皆發成交趾今此人尚敢爾即循例發遣

更申明禁約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

病者

宣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

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

可行者即與施行

○洪熙時行在禮部考山西按察司僉事不稱

職例降邊遠雜職

宣宗曰退人以禮彼嘗為方面官矣遽降雜職

太過可令為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為令

遂降湖廣應山知縣

宣宗即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

蘇杭等府織造

典故紀聞卷九

二

先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

姓艱難可減半造因謂尚書吳中曰昔魏徵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交趾左叅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

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

五百人為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

死

○教坊司韶舞劉安等請給勅命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

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仁宗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

宣宗卽位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

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

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槩

為大理寺卿同西川叅政葉春巡撫直隸及

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選授後以宗

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

典故紀聞卷九

三

卷九

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
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宣德時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

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為之請

宣宗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

理朕不惜字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宣宗嘗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

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

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

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

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

計在春尚慮小民沾於饑寒困於徭役不能

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

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宗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

鬪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氣相合

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過古人

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

典故紀聞卷九

四

卷九

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為毒藥豈不誠然此真
可以為戒

○宣德時錦衣衛力士寧真言山西中條山有

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宣宗曰使民耕則有粟克饑桑則有帛禦寒礬

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

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

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

正

宣宗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請交趾大蠻縣知縣

宣宗諭吏部尚書寒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

典故紀聞卷九

五

三五

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末世卿等勉之

○義勇衛軍閻羣兒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

將殺之其妻即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御史悉論斬都察院勘驗實不為盜

宣宗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

典故紀聞卷九

六

三五

朕必不汝貸矣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工部言顏料皆 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宣宗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一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宣宗嘗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况

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時錦衣衛總旗衛整女因母病剖肝煮液食之而愈請旌表

宣宗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

典故紀聞卷九

二百七十九

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宣宗勅右都御史王章曰朕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寔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憇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

典故紀聞卷九

八

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其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宣宗諭法司官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懼由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懼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教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時有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典故紀聞卷九

周文齊 二百八十四

宣宗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弊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

則給與度牒

宣宗謂侍臣曰夷狄爲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爲不當通女真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爲隣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尅乘時取之亦不爲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

典故紀聞卷九

二百九十六

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宣宗因汝南王訐奏兄周王之過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閹牆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

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此言最好

宣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為用

宣宗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

典故紀聞卷九

十一

周文母 二百九十五

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為王國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間刑部主事李順等金吾等衛指揮宮旺等大祀 天地皆不出宿為御史所劾

宣宗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宣宗與侍臣論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產教之樹畜不輕用其力故家給人足而復

餘以待饑荒至秦開阡陌田土并於豪強小民無常業加之頭會箕歛不遺錙銖隋文時倉庾充盈布帛山積及遇饑荒不知發而賑之令民就食山東國家儲積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宣宗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典故紀聞卷九

十三

周文母 二百九十五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宣德二年將臨軒策士

宣宗謂禮部臣曰設科求賢國之大事昔之為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為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

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向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

典故紀聞卷九

三十一

五

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農桑脩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

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脩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爲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爲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典故紀聞卷九

三十一

五

宣宗覽幽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禦饑寒皆豫爲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王業由於此所以傳世歷年之末也又曰非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爲名世之臣也

○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宣德時醫士賀祥等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虞謙為杭州知府時曾建議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聞今不復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因倚勢漁獵百姓按察使林碩初至振舉

典故紀聞卷九

十五

正

憲綱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誣奏碩譏誹及沮格詔書遂逮碩至京碩言臣昔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問汝今既明白汝即馳驛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來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因謂侍臣曰小人造言讒害君子歸必罪之不貸也

宣宗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

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望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于此等每切閑防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

典故紀聞卷九

十六

正

寢謀卿所宜務也

○宣德時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構誣詞赴南京訐告南京法司輒逮問

宣宗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訐告者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鞫問

宣宗聞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

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宣宗命斬於都市梟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

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

典故紀聞卷九

十一

易茲

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三年考試給與從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刑法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宣宗曾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

恭儉曰儆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夷曰藥餌言質事實皆爲理之大要親序其首復題其後惓惓欲後世子孫服膺斯訓若爲人主者時置一冊於坐側甚爲有益

宣宗嘗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物者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添撥軍夫接送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

典故紀聞卷九

十八

三百七

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委官監視凡有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

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豆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宗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每砂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因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

典故紀聞卷九

十九

付汝亮

免逐末之弊

宣宗聞山西饑民流入河南者為有司軍衛所捕逐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虫香二萬斤乞遣人福建等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宣德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宣宗乃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和鬯二旨曰明禋詩既載清酌賞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

典故紀聞卷九

三

付汝亮

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醜酌以大斗醴酒有衍邊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忘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百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為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為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

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嘗諭吏部兵部臣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宣宗嘗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貧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

典故紀聞卷九

三

三十九

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末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

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宣宗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典故紀聞卷九

三

五

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晝夜頃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人患者率窺伺間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嘗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

平號稱明良若為君者不資於臣為臣者不
替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
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
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
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也溥頓首曰
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
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儀賓慶賀行禮舊無班次宣德時始以寧王
言命各以品級序於同等官員之左遂為定

典故紀聞卷九

三

黃士
百七十九

制

宣宗聞浙江所屬府縣缺官數多諭吏部曰庶
官所理皆民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
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
廢事

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
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傳未得說
築傳岩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
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

名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
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
豈非誠心相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
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
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
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
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
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典故紀聞卷九

三

黃士
二百〇五

○宣德間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
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
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
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
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
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
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
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道貧人
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貲無貲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
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
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爲常乞勅所
司禁約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
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
書本船軍夫數言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
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
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
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三五

士

宣宗因言者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
請降勅勉勵以開言路因謂右都御史顧佐
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
人皆許言事况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
不言以失職論

宣宗與儒臣論漢唐諸君曰漢武好大喜功海

內費耗本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
風久而恣慾漸甚任邪遂致禍亂實身大國
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
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
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宗御文堂敕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特賜鱸魚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
之句士奇等露醉獻和章上嘉曰朕與卿
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三六

二百六

付託

宣宗因侍臣言爲政在人知人爲要曰知人固
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
可辨天下事卽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
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
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
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

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

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為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為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筆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為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

典故紀開卷九

三二

二百四

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慎選廉公官員催辦不及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宣宗聞府軍後衛有題進本夜遁至北中門守衛不肯轉達因謂錦衣衛官曰 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宣宗嘗諭鴻臚寺臣凡遇 祖宗忌日通政司

禮科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未固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

典故紀開卷九

三二

二百四

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

宣宗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論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於是賜士

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洪武初九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來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宣德四年八月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 祖宗時文武官之家

典故紀聞卷九

三九

朱五

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

宣宗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榮王直王英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

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

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復諭之曰朕聞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莫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祕閣弘開當異隅克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瑤鏘鏘清響振寶

典故紀聞卷九

三一

朱五

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矓絢綺疏忽似粲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體常賜黃金壺最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治至希唐虞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交河 余繼登 輯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宣宗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

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

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

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嶠函以窺周室惠文

武昭蒙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詐

典故紀聞卷十

周正

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

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

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嘗作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

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

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

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

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

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子輔又諭之曰薦賢爲

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

有餽贖或請治送贖者罪

宣宗曰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

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 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

之令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鎖者

○廣東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縣巡口地有銀

礦民多竊取京鍊宜開冶置官

典故紀聞卷十

正

宣宗曰今各處歲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革其

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宣德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

以從宜者

宣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

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

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

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一變爲彍騎再變爲

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

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是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曰然而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

典故紀聞卷十

三

黃士

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為人有雅量從吏嘗汗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曰汗可浣何懼為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

宣宗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宣德五年

宣宗始勅國王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國王感悅

○宣德五年二月

典故紀聞卷十

日

黃士

宣宗詣 獻陵顧謂侍臣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

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寢陵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

益

宣宗奉 皇太后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於道 皇太后顧謂

宣宗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

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徭薄賦以存恤
為務庶幾為民父母之道於是 皇太后過
視道旁農家 皇太后召其老婦問所業及
安否其婦女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如
家人然 皇太后喜賜鈔帛布飲食皆歡躍
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 皇太后嘗之舉
以與 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宣宗侍 皇太后駐驛陵下召扈從官張輔蹇
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 皇太后

典故紀聞卷十

五

十

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是 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
力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
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本於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
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 祖宗積善垂
慶卿等皆 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
非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
敷祐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

酒饌及白金文綺

宣宗自 陵還道中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
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
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
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
為 帝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
歲命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宣宗召蹇義等語曰朕昨謁 陵還道昌平東
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

典故紀聞卷十

六

十五

治之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
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謁 二陵歸
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倦而耕不仰以
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蹇
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
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
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
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

勞也曷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
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
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
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
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
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
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
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
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温飽薄者一歲可不

典故紀聞卷十

三百二十三

憂且日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
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
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
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
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
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于
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晏而人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
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

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
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
遂記其語

宣宗臨軒策士畢還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
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
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
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
○宣德間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

典故紀聞卷十

三百二十三

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廷豈不所得
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
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
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
自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
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
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
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拂改過不吝禹
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

當以太宗為法

宣宗聞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因諭侍臣曰洪武末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聞豹房勇士以民居寬好欲奪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號令傲眾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特中官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宣宗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

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宗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

典故紀聞卷十 朱主 三百一

○宣德六年三月尚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內一款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卽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鄰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與保甲法併行極可以防奸弭盜

○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資賃舟宣德六年

宣宗聞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七

世茂

事豈可自賃舟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

宣宗御左順門出御製閱農詩一章示吏部尚

書郭璉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伸

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常爲朕

擇賢毋使農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

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巨晨昏豐年僅

能給歉歲安可論旣無糠覈肥安得繪絮温

恭惟 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

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宣宗聞刑部繫囚及獄請侍郎施禮等曰罪囚繫獄元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強盜何足矜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三

茂

憫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押人復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宣德間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

私烹煉宜開官治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

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千餘斤烹三十餘日

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

兩所得不償所費

宣宗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啓將來何以使人今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為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

典故紀聞卷十

三

朱王

宣宗命凌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為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

典故紀聞卷十

四

朱王

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既又勅天下諸司曰朕恭嗣 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而後有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惟以安人為心而內官監太監袁琦隨侍日久肆其狡險欺謾朝廷假幹辦公務為名朦朧奏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虐軍民恣肆貪殘賊穢狼籍金銀以千萬計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 天地不容鬼神共怒發其罪惡已勅法司榜示天下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綏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為國

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不負朕委任之意爾等勉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

宣宗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累肆劫掠請命總兵蕭授剿之語兵部尚書許廓等

英故

十五

蠻人雖務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雖變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剿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人君御世之權惟命德討罪為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

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宣德時滿刺加國差巫寶赤納來訴其國為暹羅所侵擾禮部言諸番貢使例有賜予今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

宣宗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紵絲襲衣綵幣表裏綿布悉如他國貢使例

英故

十六

二百六十六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為宜宣宗謂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其從之宣宗嘗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為名羣昇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

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南京國子監助教等官舊無皂隸給使宣德
中以司業陳敬宗言始給之

宣宗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
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特經意即可克選然
應舉之人必多 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
忠信而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
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

○國子監東號房原係金吾等三衛草場宣德
典故紀聞卷十

間以監生人眾特賜與諸生建房舍其開地
給本監種蔬菜以供會饌

宣宗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母卒問尚書

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

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喪會受封贈者官為

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會受五品封

宣宗曰儒臣吾所優禮者况非此母無此子其

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為例

宣宗因侍臣觀宋史聞侍臣言宋家武備不飭

率流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
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
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為小人所壞大抵宋
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宣德間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
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
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有水
旱饑饉以貸貧民民受其惠今各處有司以
為不急之務倉廢廢弛穀散不收甚至掩為

典故紀聞卷十

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脩倉

嚴謹儲積給貸以時徵收有實仍令布政司

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不想

宣宗諭行在戶部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近由

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言者比比而未有興

復之者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

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

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

○宣德間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繫編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言御史與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違越禮分各府知府

亦有自顧闕茸貪暴畏其糾劾者接見御史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宣宗命行在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宣宗曾勅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為要事君之道薦賢為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不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猗

蘭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

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望理不圖臣下玩為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吏部即會在京三品以上官眾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朕擢用之母徇私濫舉塞責

○宣德間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

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由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

宣宗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宗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出所賦

織婦詞以示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縑縑絲準擬織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纒上機弄杆拋梭窻下織斯蠶動股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

典故紀聞卷十

主

徐世朝 三十一

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益累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縷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憐汝

○舊制詣郊壇皆朝百官後乃行至

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諭禮官明且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

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

○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請配神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月日

宣宗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社稷而于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於官成自今宜常加敬慎宗廟以有事為榮若再蹈前失理無再宥

宣宗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為僧人所惑有長素

典故紀聞卷十

主

徐世朝 三十一

食者亦有潛逃削髮為僧者召監局之長諭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惡念即是地獄所以經云即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心善即是脩行敢有潛逃為僧者皆殺不宥宣德間廣東按察司僉事曾昂奏僧道二家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當離俗今廣東浙江

江西等處寺觀田地多在鄰近州縣頃畝動以千計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為行童及匿逃軍逃民代為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寺觀土田報為寄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勅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個人戶籍頃畝多則均分本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

典故紀聞卷十

三十一

三十一

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宣宗謂少傅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士俾進學因思賢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詩述意卿當以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九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

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摛辭務淳龐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勗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宣德間湖廣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為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為所至官司以其為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勅天下有司開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

典故紀聞卷十

三十四

三十四

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文武官俸每石舊折鈔二十五貫宣德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欲每石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

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濙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禮部尚書胡濙言景星見西北方天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

內歡悅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觀
斯瑞寔 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應請偕文
武羣臣上表賀

宣宗不許遂勅羣臣曰古之人有言時和歲豐
為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為災四方告饑不
可勝紀朕每念 天與 祖宗付託之重內慚
於心夙夜之間惓惓祇懼星文之瑞何救民
之饑而欲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是敬恒欽
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文武羣臣尚其

典故紀聞卷十

三五

安奇
三百六十五

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
為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為重任刑法者以平
恕為要敬慎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
生靈之顛望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而吾君
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欽哉其止勿賀
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勅命言其父緝先以
侍講事

太宗皇帝復以中允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歷
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

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

宣宗曰 皇祖徃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
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
及其妻誥命不為例

宣宗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羣臣曰予嗣守
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
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
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付畀萬方肆
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功其責在予亦惟

典故紀聞卷十

三六

安奇
三百六十六

求賢以求厥圖堯舜大聖咨于臣隣湯武致
治敷求哲人稷契臯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
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
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賢以弼
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戔戔命彼皇華歷于丘
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功庸翼我王度
維 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
啓予沃予以迪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宣宗因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

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蕭山人爲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體仁宗有意進用之一日顧謂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翹楚者

宣宗嘗諭右都御史熊槃曰朝廷優恤軍士給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誅求多立名目哀取月糧尅減冬衣綿花亦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

典政紀開卷十

三七

周文公
三百三

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克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卽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宣德末刑科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糜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勅大臣歷考明驗參酌成規皆

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內患

○年富又言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

典政紀開卷十

三八

周文公
三百三

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贓濫及失職者及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贓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關令都

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
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賊濫
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
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
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
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
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
卹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為貧民立券貸

典故紀聞卷十

二十九

頁八十二

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為息候年豐償
本從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英宗初即位勅省諸冗費於是禮部尚書胡濙
等議欽天監曆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
為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太醫院藥材九萬
八千一百餘斤省為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
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膳臘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一

楊生

雞鶩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鶩二千隻酥油四
千斤盡行革罷厨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
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
千五百餘斤省為四千斤

英宗初即位勅工部曰洪武永樂間各處府縣
歲貢絲段工部驗中方送內庫且無賄囑及
包攬之弊故皆精密鮮明足稱朝廷賞資亦
不虛費百姓財力近年以來徒見糜費民財
而段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盜

易換且聽人包攬解納及至京該部該庫官吏人等又從而求取賄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惡悉送內庫此積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禮監取洪武末樂間紵絲紗羅綾絹之類與爾工部及各布政司府縣務以此爲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監察御史同爾工部官辨驗仍委司禮監官參視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進正統元年大統曆

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

○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閑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

○正統初湖廣布政司檢校程富言夷狄爲患

自古有之若處之輦轂之下寵以崇高之位其能據誠盡節如金日磾萬無一二忠愛勤勞如僕固懷恩尚不克終至於桀黠難馴如劉淵之儔殆不可縷數往事甚明皆足爲鑒今歸順達官人等日累月增動以萬計固難阻嚮化之心亦當防未然之患乞勅兵部將新降附者量賜齋裝遣往江南衛所既省京師之廩食且杜華夏之厲階

○末樂中以駝駝溫暖令內官於所出地方索

買且令專業者給官料織造五十疋自後歲以爲常至正統初陝西右叅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綾絹毳氍九百餘疋復加造駝駝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從之

○正統元年三月擢一甲進士周旋爲修撰陳文劉定之爲編修賜羊酒宴於本院

○正統元年九月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行在禮部之印

英宗不問爲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禮部印

○正統初以兩京御史及天下知縣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員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

○正統初有繼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問擬不孝重罪大理寺評事吳亮駁奏冤抑

英宗勅法司今後繼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

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

先
二九七

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隣佑保實取問如律如有冤枉即與辯之著為令

○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言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邊軍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五

徐朝
三百十三

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歲省數十萬之費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天台魯穆由御史為福建僉事剛方廉介理冤繩奸執法無私人目為魯鐵面後為僉都御史卒之日同朝卿士咸賻助具棺斂焉

○雲南晉寧州塔墩有大樹頗著靈異土人號為塔墩聖母未樂時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

海鉅以為板內有神象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正統初州官請加封號英宗謂禮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禮也 聖見之不惑如此

○正統初達官軍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財御史成規以為言

英宗詔錦衣衛兵馬司分捕之犯死者於犯所梟首徒流者發邊衛克軍仍罪其頭目若地方被劫奪而官校縱容者重治以罪

典故紀聞卷十一

六

徐朝
二百五十五

○正統二年勅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正統初勅工部曰今軍器缺用爾工部會同五府兵部錦衣衛司禮監內府各監局往年

退出諸色軍匠擇其精壯者令在營操備老弱者仍送原衙門與見在匠役成造軍器爾工部司禮監各遣官提督務在堅利使可經久宜用物料在京各庫支用勿復科派有司擾民每季仍以造完數目具奏以憑稽考不得通同作弊假公營私以取罪戾

○正統二年九月早朝鍾既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為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七

王
二百五十六

○先是進表官無定例正統二年十月始從禮部言自今惟 聖節表令三司堂上官躬進正旦冬至遺首領及所屬佐貳官代行遂為

例

○故事享 廟奏祭皆御殿受奏正統三年春祭奏祭日正遇

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英宗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正統初刑部申明舊制凡民訐官長宜量加

責罰不許撫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凡婦女非犯姦惡殺人及毀罵公姑不孝等罪並免提問

○正統三年山東東平州知州傅霖言 皇上肇登寶位却珍奇之獻罷不急之征命巡撫侍郎督糧儲命監察御史清軍政一切內臣悉取回京天下官民莫不沐浴 聖澤歡欣踊躍以為堯舜之治復見于今日然臣切見徐州臨清等倉仍用內官收糧淮浙等處鹽場仍遣內官并錦衣衛官校緝捕以臣愚見各處收糧自有州縣官員巡鹽已有監察御史凡有規避律具明憲又何用內臣并錦衣衛官校以瘠民膏血而駭民耳目乎

英宗嘉納之

○正統初三氏學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替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

不自安況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替仍為侯爵乞追封為公借顏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叙

英宗是其言命禮部行之

○正統三年四月以監試歲貢生員不嚴致有商議及易卷之弊下編修謝璉及監察御史趙全等於錦衣衛獄當時之嚴於廷試如此

○正統三年五月御史鄭顥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其順天府都稅司并塌房課鈔宜令順天府置簿按季填報以憑稽考

英宗命但戒所司勿致停滯不必專委內官
○正統三年八月初九日晚順天府科場失火焚東南席舍并對讀所延及廳事而止府尹

姜濤暨御史特紀等上章請罪

英宗特宥之命於本月十五日為始再試

○正統三年十二月

英宗諭都察院臣曰比聞開辦銀課擾民已皆
停罷封閉各處坑穴禁人煎採近聞浙江福
建等處有等頑猾軍民不遵法度往往聚眾
偷開坑穴私煎銀鑛以致互相爭奪殺傷人
命爾都察院即揭榜禁約今後犯者即令該
管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處以極刑家遷化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

二百七十二

外

○正統四年

英宗問戶部臣永樂宣德間宣府大同二邊軍
糧供給若何及有無運送銀絹布疋之數戶
部言國初大同糧料俱係山西布政司供給
永樂十九年方起倩軍夫於京倉運送糧料
二十萬一千一百餘石於宣府宣德六年至
十年亦於京倉通州僱運糧料三十八萬石
赴宣府其山西稅糧歲止撥四十萬石或三

十萬石赴宣府備用並無運送銀兩布絹其
後宣府陸續添設保安等衛所通舊八衛共
一十九衛所官軍數多於是每年奏令糧戶
齎價於松江等處收買布疋或遣人解銀前
去准糴或出京庫絹運彼准作官軍月糧此
皆權時制宜以足邊防之用也

○正統四年十月有竊瓦刺貢使銀物者獲之
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正統初成國公朱勇言在京文武官員俸糧
每月關米一石食用不敷乞每年運糧除正
數外每軍增米二石至京文武官按月添米
一石

英宗以帶運艱難不欲重困軍士止而不行

○正統五年朵顏衛都指揮同知朵羅干遣使
朝貢還易得犁鏵為關隘所阻不得出

英宗謂兵部臣曰遠人當懷柔農具故未有禁
聽其歸勿阻

○正統時勅諭文武百官內一段言朝廷於百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一

周文輝
二百七十三

司設正佐官俾共理政事凡正與佐皆當以誠相與有善相輔有過相規彼此協和事乃有濟不可專恃已見不采眾善屬官中賢者須禮之不及者須教之不肖者須明其罪黜之如或悅諂納浸潤則賢者受抑不肖者得志孰與成功爾大臣宜體朕心表率羣僚欽哉

○正統五年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遣侍郎何文淵等往各省直修備荒之政賜之勅條列合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一

周文輝

行事宜一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雜物可以貨賣者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貿易儲積並須照依時值不許虧官損民九州縣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以備用如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於本府官庫或本布政司官庫支買如又不敷移文戶部奏聞處置一凡丁多田廣及富實良善之家情愿出穀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仍具姓名數目奏聞一糴糧在倉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一

劉奇

須立簿籍二扇備書所積之數用州縣印鈐記一在州縣收掌一付看倉之人但遇饑荒百姓艱窘即便賑貸並須州縣官一員躬親監支不許看倉之人擅放二處簿籍放支之後並將實數具申戶部所差看倉須選有行檢老人富戶就兼收支不許濫設一洪武年間所置預備倉糧多由州縣不得其人視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盜用穀粟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用虛寫簿籍為照是以倉無顆粒之儲甚至折毀倉屋間遇饑荒民無所賴深負祖宗仁民之心爾等於所屬府州縣並須親歷查勘前項官倉糧儲原數實在幾何百姓借用未還虧折幾何務要根究的實着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不許聽其詭詐指板死絕逃亡人戶搪塞遮掩追完之後令照例納米贖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論赦前後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徼一比先所建預備倉廩或為豪民所據責令還官或

年深毀壞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爲起蓋如本處有空閑官房許令折用並須完固可以經久一洪武年間於各州開濬陂塘以防水旱蓋未遠之利亦因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如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掩爲已有或湮塞爲田爾等須一一親歷踏勘如有前弊責令自備工力如舊脩築堅固還官悉免其罪如隱占不還及違限不卽脩築者亦械赴京發戍遼東邊衛一凡各處開

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

劉奇 三百十五

壩陂堰坊田濱江近河堤岸有損壞當脩築者先計工程多寡於農隙之時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緊要之處其餘以次用下不許迫急其起集人夫務在受利之處驗其丁力均平差遣毋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務在堅固經久不許苟且府縣正佐官時常巡視毋致損壞一各處陂塘圩岸果有實利及衆比先有司失於開報許令開陳利民之實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申工部定奪如利

典故紀聞卷十一

十五

四百六

不及衆不許虛費人力一但遇近經水旱災傷去處預備之事宜暫停止待豐年有收依例整理一所過州縣倉廩穀粟克實陂塘隄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虛廢壞等項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聞如或貪酷虐民驗有實跡就便拿問一今後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脩築過陂塘隄岸等項吏部行該部查考慮實以憑黜陟事完回京仍將所備穀粟及所脩陂塘圩岸開壩備細造冊具奏遇有興利除害之事難以處置者具奏來聞

○正統間山東樂陵縣築倉起土得白金九錠重三百九十餘兩有司以聞

英宗命易糧貯倉以賑貧乏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

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

英宗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

○正統時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璉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

英宗命宥璉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一六

三百七十五

律枷示於司禮監之新房

○正統五年歲暮勅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

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

敬天之變豈以微怠況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

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時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禮部請治忠不謹

之罪

英宗特宥之

○巡撫左侍郎于謙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儲今在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市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蠶麥既收隨即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二二

王在溥

償官歲終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為設法補完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藿秫次黍麥次米稻後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不致沓壞者聽當滿而預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令風憲官稽考伺察如此則出納以時而所貯不腐防閑嚴密而奸弊不生從之

○正統中御史彭勗疏言僧道三害請凡僧尼

未度者皆令還俗叢林不許創立官民之家
不許修齋設醮事下禮部都察院尚書胡澐
等查洪武間禁約條例入奏

英宗命都察院遵例禁約違者依律罪之寺觀
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建

○正統六年四月成國公朱勇等奏准選驍勇
都指揮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熟閑騎射幼
官趙廣等一百員至是

英宗命置學授官以訓誨之除教授一員訓導
六員此京衛武學之始

○正統中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
民止一里五十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猪羊
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辦實難下禮部覆
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行釋菜
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正統時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鄭顥等奏琉球
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晉斯古駕船載瓷器
等物往瓜哇國買胡椒蘇木等物至東影山

遭風桅折進港脩理妄稱進貢今已拘收人
船將前項物貨并護船器械發福州府大儲
庫收頓聽候

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遇險失所尤可矜憐
其悉以原收器物給之聽自備物料修船完
日催促起程回還本國

○正統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 太
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寺
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

天地及祭 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
在百官行禮之先今孟春享 太廟楊善止
容 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
行禮畢方令 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
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

英宗兩釋之至是善復移文禮部言亨不由儒
業發身不諳 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
申明尚書胡澐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
遣祭旗纛等神凡遇 聖駕陞殿俱於殿中

復命若御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為令

○舊制朔望各衙門堂上官皆支光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柰亨言始罷之著為令

○正統間尚膳監內使王彰章參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于光祿寺門示眾

○太僕寺乃舊兵部初寺署卑隘寺臣言請俟建六部完以舊兵部為寺許之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正

○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於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所獲為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息此屬雖給朝廷得官然眾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究之削其冒陞之職重賞于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人人務立實功矣都察院議宜行敬言于天下從之按此疏最

中今日之弊

○正統間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確俱不及式工部請治提調官罪復令改造

英宗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官宥之

○工部尚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此文 天子自為乎儒臣代草乎曰亦儒臣代草耳妻曰代草甚當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易

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為婦人所誚亦足羞矣

○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言臣蒙 先朝贈臣祖公榮為少傅祖母胡氏為夫人恩至渥也但念父子將寔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所出繼公榮後今公辰嗣絕臣秉承其祀伏見前代人臣多得乞封旁親 國朝惟有封贈親生祖父母之制無及旁親之令今公辰雖於臣稱為伯祖嚴氏稱為伯祖母寔臣親祖父母非

其餘旁親之比伏望 聖仁不循常例臣本
身及妻卽今所得誥命移贈伯祖公辰伯祖
母嚴氏俾得沾恩光顯無窮不勝惓惓祈恩
之至

英宗命并予之

○福建尤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
開採納銀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書罷局封
坑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
言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二

二百四十三

英宗曰生財有道不在坑冶況厲民以爲益乎
其卽罷之

○正統時陝西管糧叅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
無應付事例

英宗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正統時御史時紀往陝西枉道回家娶妾

英宗聞之詔逮紀下獄仍諭三法司曰朝廷以
紀綱爲首御史職紀綱之任不可不慎擇也
如監察御史時紀因差往陝西枉道回家及

與長垣縣縣丞蕭節之賁緣交結挾勢娶民
間女子爲妾背違禮法有玷風紀已付法司
問罪自今爾等差官出外必精選知禮義廉
耻明達大體無貪污淫穢之行然後遣之仍
嚴加戒飭庶幾紀綱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
如所遣及在任敢有不遵戒飭違禮犯法者
爾堂上官卽具實舉奏以憑降黜若堂上官
徇情黨比以致賢否混淆曠職廢事并罪不
宥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三

付汝亮
三百

○正統時御史彭勗言郡縣守令凡遇水旱災
傷慮勘覆之勞匿不以聞間有上陳者部司
又以國用不敷不爲停免糧稅以致凍餒貧
困流離轉徙臣於鳳陽潁川一帶所見逃民
動以萬計扶老携幼風棲露宿詢其所自皆
真定保定山東諸處之民比因累歲荒歉稅
糧孳收逋負者多不能陪納有司不量民情
又且責償遠年賑濟糧米饑窘日切箠楚日
加若不轉徙何以自存乞朝廷議其便利凡

天下旱澇之處一應應徵錢糧鹽鈔并孳牧
雜辦賑濟倉糧悉皆停免仍取勘缺食之人
不問土著流移驗口賑給其守令功績必考
其戶口增減以為殿最則有司必勤於撫字
生民必得其安養不負 列聖保邦治之
仁矣

英宗從其言命有司行之

○正統八年勅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曰以爾
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拔之意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四

二百九十三

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
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為治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
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
蠹政害民情狀昭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
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其有罷軟老疾不
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察佐官及所在衛所官
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應
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為民患者即舉問

如例

○正統時大理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
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
以初犯或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例章下三
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
犯者不刺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

英宗曰律為常法赦乃一時恩典自今竊盜已
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
後所犯以聞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十五

二百九十四

○正統時刑部強盜越獄下尚書王質等於都
察院鞫問獄具

英宗命杖提牢主事王彰司獄王温等謫戍威
遠點巡風主事主儉為民降尚書王質為戶
部右侍郎左侍郎郭瑾為潯州府知府其原
問郎中等官以不早歸結各降黜之

○正統八年興平王尚旃奏臣長子志堧蒙恩
賜一品冠服乞并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
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支給祿米例

英宗曰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儉於親親邪遂止不給

○正統八年勅諭內官內使三 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纖毫不敢透漏今爾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已私或徇親情請求囑託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邪移選法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徂之事悉置不問自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

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正統時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事

英宗命磔於市令內官俱出觀之

○正統間廣東海南衛指揮使以進表至京娼事覺謫戍威遠衛

○慶成宴帶俸官不得坐正統九年春宴帶俸指揮使李春指揮僉事王福不應與宴入席攙坐為禮部所劾下法司論罪

○正統時安定衛國師攝刺藏卜等以朝貢至

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賜車輛糗糧

英宗以茶數過多詔允安定王五百斤官為運去其國師二百斤徒衆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運仍命禮部著為令

○正統時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九名事覺

英宗命以百斤枷枷於教場號令仍發遼東鐵嶺衛克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統九年勅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姪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又行囑託規從輕省之處如東直門牛房歲計用草止十五萬今添納至三十餘萬積聚既多則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

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此皆爾等不能體國利人循情受囑之故今姑宥爾等之罪以後必須嚴謹禁約草聽殷實軍民承納御史監收但作弊者即拿問具奏官豪勢要及該管官員之家不許仍前承納與民爭利違者聽御史舉劾各場務會計歲用之數撥納果有多餘設法另行堆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六

三百九十七

積以備支用毋得濫收作弊各處中納鹽糧務要乾圓潔淨敢有仍前挾勢將雜糲米上倉及該管官司聽囑收受者聽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拏問情重者具奏處治御史提督官縱容不舉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財教唆捏寫誣狀誣告平人者刑部奏雖稱教唆不係越訴

英宗命克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間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

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英宗初即位下詔封坑治民大蘇息至是有盜曠脉相鬪殺者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福建三司附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九

三百九十二

言浙江按察使軒輓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輓言已而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開場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宣德時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於內外官屬供

億之費殆過公稅厥後民困而盜益衆至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云

○舊制稅課司局官攢不給俸日令巡攔供給正統九年山西太原府稅課司巡攔言其所收鈔少供給太重

英宗命各處官攢悉照資品給俸革其供給後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統九年閏七月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卽令軍民

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敵慮軍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卽如舊停止與民休息

○正統時大理寺卿俞士悅等言例文職受財在法滿貫當絞者克軍其不滿貫者俱贖罪爲民武職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者槩克軍則前功盡棄而罪反重於文職乞令

武職受賊私縱操卒滿貫當死者克軍其餘不滿貫當流徒杖者如舊贖罪還職則不惟優待武臣抑且寬卹刑典從之

顯陵神宮監右少監阮菊擅伐陵樹百餘株私用事覺

英宗命斬之

○正統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魏國公徐顯宗等二十八人懶慢不朝請治以罪

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旣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前以媿之

○正統十年

英宗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論之曰洪武以來寺院庵觀已有定額近年往往私自創建勞擾軍民其嚴加禁約除以前蓋造者遇有損壞許令修理今後不許創建敢有故違者所在風憲官執問治以重罪若縱容不問一體究治不宥

○正統時平鄉伯陳懷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吳浩膽略超異武藝精熟乞取到京擢用

英宗曰吳浩有膽略材武正可保障邊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來因謂兵部尚書徐晞等曰自今在邊有材略者毋得輒動著為例

○京師城垣其外舊固以甃石內惟土築遇雨輒頽毀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典故紀聞卷二十一

伯沈榮尚書王色侍郎王佑督工脩甃之三十一 百七十六

英宗嘗謂吏部尚書王直等曰給事中以封駁糾劾為職不徒侍從而已故居是職非得行檢莊飭才識優長儀貌豐偉語言端正者其曷克稱今後務慎其選毋視常輕畀庶言職得人有裨於治

○正統時大同叅將石亨奏國家設法推舉武職誠當矣然通於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致勝未必皆

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論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克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於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實有功効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為國爪牙矣

英宗善其言且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五 朱五 二百七十三

名奏聞定奪非奉明文起取者不許擅離職役

○正統時陝西副使陳疑先奉勅赴陝西提督水利行至臨清聞喪以敕付縣官奏繳徑回原籍守制至是通政司奏疑不面白取旨擅自奔喪宜治罪

英宗曰疑誠有罪然子聞母喪情迫於內觀過知仁其宥之

○正統時福建復開銀場賊首葉宗留等率眾

稱亂巡按御史請於處州建寧等處各除撫
民官一員且調福建兵擒剿浙江兵策應奏
下戶部請令廷臣會議

英宗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得其人賊
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
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
民失業所為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
不散然後調軍則徒伏辜而朝廷亦不傷好
生之德矣遂命戶部郎中楊謙同巡按福建
典故紀聞卷十一

監察御史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于各銀場
曉諭

○舊制立春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復四拜畢
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頭賀禮正統十一年
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
禮順天府官四拜進春後文武百官即入班
行賀正旦禮從之

○正統十一年有僧四人私建寺於彰義門外
為御史林廷舉所奏

英宗特命發邊衛克軍

○北京試院乃舊禮部正統時以今禮部成始
改舊署為試院初修時計屋八十二間

○正統十二年春

英宗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聞有
僭用織綉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
工部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
處斬家口發克邊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正統時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
典故紀聞卷十一

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
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英宗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英宗御奉天門早朝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
朝廷人材須要作養方獲實用今命翰林院
侍讀等官杜寧裴綸劉儼商輅江淵陳文楊
昂呂原劉俊王玉每日俱在東閣進學作文
仍令學士曹魯陳循馬愉嚴督考試務期成
効凡會講時輪流經筵侍班治事

○正統時曾勅禮部曰擅留閣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其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為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正統時閩縣知縣陳敏政條陳時政內一欵言大明律娶同母異父姊妹者以姦論並離異近見世俗之人有以後妻所携前夫之女

典故紀原卷十一

三六

二百九十九

為子婦者有以後妻所携前夫之男為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別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後若此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減等科斷庶有以別男女而厚風俗

英宗從其言

○正統時未與王志堞奏臣父永興王嫡母高氏生母馬氏先後薨逝俱蒙遣官致祭造墳安葬但平日行實未曾傳述恐日久淪沒子孫無聞乞勅翰林院撰文以志俾存沒有光

英宗以親親之義特從其請

○舊制贈官無贈兩官者正統十二年禮部右侍郎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兩官自愉始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畫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

典故紀原卷十一

三二

朱

戊初一刻畫刻六十二其不同如此

○郭璉為福建叅議時年二十四人呼為小方面

○正統時江陵縣歲貢生員張榮以內府考試懷挾文字

英宗曰此輩若處以常律不足以警後其請戍邊衛逃則殺之著為令

○正統時給事中張固奏釋教以慈悲清淨為本為其徒者當寡欲持戒豈期無賴貪饕載

佛像於街市鄉村鳴鑼擊鼓無端誕說惑世誣民乞勅巡視御史及五城兵馬緝拿究罪從之

○正統時給事中張匡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多缺員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

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奢而用之不亦泛乎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八

朱正

百七十七

○正統時內使金榮等三人變其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縣青洞口內剃髮爲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衛鞫實以聞

英宗命誅之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自卽位以來惓惓以奉天安民爲心累頒詔勅省刑赦罪輕徭薄賦凡可以寬恤民者無所不用其心又戒飭官吏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濫役一毫不容擅料期在休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比者鄧茂

七等聚衆爲盜所司請發大軍勦捕朕雖遣將調兵然猶慮其出於不得已必有激變之者屢遣御史齎勅揭榜丁寧撫諭庶保全之

今茂七等果有悔禍之心躬於延平城下輸情訴寃自求生路且乞蠲免徭役三年御史張海等以聞朕悉從之仍敕海等明正官吏激變之罪爾兵部可備朕言於榜以曉諭之俾其知國家以仁育萬民以大信布天下榜文至日不分罪犯輕重但能洗心改過卽日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九

朱正

百七十五

退散者俱貸其死仍免其徭役三年凡流年逋負悉免追徵官吏人等敢有違詔侵害之者治以重罪如榜文已到尚且首鼠兩端或仍前結聚或逃匿山林必撲滅之不赦

英宗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聞內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來聞不分內外大小官員人等正

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
隱者治以重罪爾即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
一體知悉

○正統十三年朵林山衛野人女直頭目朝貢
到館徑出街市強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為會
同館官所奏

英宗曰朝廷懷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
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昌英等於會同館追
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今後來朝貢者賞賜後

典故紀原卷十一 早 朱天祥

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未為定制敢有恃恩
玩法者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兵部重定官員合用皂隸之數
文職一品二品十二名三品十名四品六名
五品六品四名七品至九品二名內翰林院
編脩檢討六科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
俱近侍各添一名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
錄翰林院譯字官每員一名武職五府管事
都督錦衣衛管事指揮鎮撫司管事鎮撫俱

照文官品級則例其各府帶俸都督各六名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各四名長陵衛官係奉
仁宗皇帝特恩指揮使指揮同知各六名指揮

僉事四名各衙門公用六部都察院通政使
司大理寺每處直堂三十名鴻臚寺翰林院
每處直堂十五名宗人府太常寺國子監每

處直堂十名詹事府太僕寺欽天監太醫院
每處直堂六名光祿寺尚寶司六科中書科
係內府衙門各用看朝房四名上林苑監行

典故紀原卷十一 早 楊士三十七

人司每處直廳四名六部各司都察院各道
大理寺左右二寺每處直廳四名刑部各司
都察院各道大理左右二寺係理刑衙門每

處把門二名都察院經歷司通政使司經歷
司每處直廳四名戶部刑部都察院照磨所
及各衙門司務廳每處直廳二名通政使司
有奏訴冤枉人等戶部山西清吏司兵部職
方武庫二清吏司俱有軍囚人等每處看監
四名宗人府經歷司直廳二名詹事府主簿

廳直廳一名鴻臚寺司儀署司儀署主簿廳
太常寺博士廳太僕寺主簿廳各二名欽天
監主簿廳二名看書五名觀星臺把門四名
國子監繩愆廳直廳三名典簿廳直廳二名
刑部看監舊有一百三十九名都察院看監
舊有一百二十八名五軍都督府直堂各舊
有八名各府經歷司直廳各舊有四名錦衣
衛直堂二十名鎮撫司直廳舊有五名看監
舊有二十二名經歷司直廳舊有四名俱各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十二

生

照舊不動在外司府州縣官員跟用皂隸合
照在京官員品職額數僉撥

英宗曰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等官係教訓生
徒官每員與二名知縣係親民正官每員與
四名如有仍前多僉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
司官挨究依律懲治

英宗謂兵部臣曰朕臨御以來祇體天地 祖
宗之心誕敷寬恤仁民之政輕徭役慎刑罰
蠲逋負一切不急之務悉已停止期所司敷

宣德意撫字黎元臻于治化邇者浙江處州
等處小民嘯聚劫掠已命將率兵征勦今御
史具以小民所訴不得已結聚之情來聞朕
覽之惻然聖人用法寧失不經仁義之師脅
從罔治爾兵部其榜諭小民除首惡兇犯不
赦外其餘脅從及爲官吏豪民激變爲盜者
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戶下一切逋欠稅糧
課皆與蠲免仍復其徭役三年公私債負不
許逼抑徵索敢有挾私陷害者必重罪之所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四十三

先

司奉法循理推恩存恤俾各安生業副朕一
視同仁之心

英宗謂吏部尚書王直曰放回官吏挾制官府
交結害民者發口外克軍誘人爲非以致盜
賊生發者本身梟首家屬發邊遠克軍爾吏
部移文內外法司衙門遍諭有衆使知所警
○正統時東城兵馬指揮范質坐事被枷司禮
監內使邵智聰擅令校尉囑守枷卒俾少寬
質事覺命斬智聰勿再覆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馬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正統十四年降虜之編置京畿者因虜入寇遂編髮胡服肆掠人目為家達子

○正統十四年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款言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

劉奇 二百五十一

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

胡俗為兵者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為民者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

今者之禍可鑑矣

景皇初即位勅諭都察院臣三臣下有恭敬恐

英宗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

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

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

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籍貫一槩冒請爾

禮部即行文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

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

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

童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呪道童令背玉

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

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

給敢有似前濫保事發其經由諸司官吏里

老俱重罪不宥

○正統十四年刑部奏定各處生員若犯受贓

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

者南北且隸發克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

司發克隣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為民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一 終

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咲略無忌憚此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辯奸僞乃今於五鼓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此恐懼之心何在其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 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舊制凡傳奉聖旨諸司奉行以所得旨意

典故紀聞卷十一

二

劉祈
二百九十六

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柰亨得罪言者謂亨嘗私餽太監王振詐稱奉英宗皇帝聖旨日給振酒饌法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請自是每事覆本如諸司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日每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上煩聽覽乞仍舊附錄爲便從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

景王初卽位以大官不充罷之

○正統十四年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員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

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旨照例陞授本院之職不拘多餘已是舊制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等官俱多缺員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况文學侍從之臣尤當精選以備顧問資益 聖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四
二百九十七

學乞勅吏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選陞補講讀等官員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內推舉送院考補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戶部左侍郎王淪以庶吉士授司直郎仁宗嗣位陞鄭府左長史宣德四年隨王之國六年詔取回京改戶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日長史不復別陞非舊制也

○景泰時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

為人復私怨指無為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

辯理

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為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違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遺此慮無子者誠有可

矜乞勅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携家始此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以雷震塔廟奏言佛者以清淨為本慈悲為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於官府亦必出自於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

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璠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永樂初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叙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兼學士曠循奏始令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筵日

同知經筵官序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李瓚以為言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京師物價湧貴四方人民疲弊光祿寺錢糧日少乞將四月八日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為停止

景皇詔曰此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遵行之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翰林院署掌院事大學士陳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掌印不便遂陞為侍講學士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事內一欵言洪武中凡京官本戶雜泛差役俱為優免今聞各處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申明舊章一槩優免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二 六 二頁六十三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恭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免罪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誣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宜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

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景泰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鹽法河道命撫按官兼理

○景泰時赦欵內有誑詐財物免追者於是京師攬納戶車戶得人財物皆援以為例不如約辦納裝載戶部謂其騙民財虧國用請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計不行從之

○景泰三年以藩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嘉為本部尚書賜誥命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仍舊致仕給俸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 二頁六十五
○景泰三年命尚書都御史等官分行諸郡國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諭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為本任官以得人為先任得其人則官使皆賢才而政事無不理政得其理則民庶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衙門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潔之人雖其作為長短不同然不失為君子此等之人長于作為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于作

為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
使人有所勸亦有貪淫無耻酷暴不仁之徒
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不免為小人此等之
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過犯顯然
證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
知人之難從古以為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
于結交要譽以自固者心實酷暴而巧於容
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
能然反見嗔於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

典故紀聞卷十二

八

五三首五

之有也今持命爾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
察方面文職有司等衙門官務在躬親徧歷
廣詢博訪果有前項君子之人宜加禮待存
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罷軟
不能辦理例應致仕及革職者明白開具實
踪奏來并送吏部應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
前項小人闕茸不才所為太甚的然為民害
者明白開其過惡顯然證佐實跡奏送來京
處治當送問者送按察司并巡按御史處問

理依律照例發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須
廉以立已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已之
權度恕以處人之用舍毋惑於恩讎之囑託
毋私於親故之情好毋徇於勢要之使令毋
徇于利害之報復庶副委任

景泰時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
廣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而來
非盜府庫之錢糧則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
也內官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興工造作

典故紀聞卷十二

九

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內官家人義舅外親盡
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為非
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
寺費用無算以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
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糧芻寄戶府縣不當差
徃彼則田連阡陌民則無立錫之地其害五
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
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之利息其
害六也奏求場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混賴

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乏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內官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然其害十也

景泰間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糧儲十事內一欸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糧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

二百六

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充軍

○景泰間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事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役占動以萬計輦轂之下尚爾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致犯乞勅兵部申明舊

榜嚴加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書後世皆稱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冊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冊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景泰時大學士商輅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切聞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一

付汝亮
二百九十六

口外田地廣饒多被勢要之家占耕收利入已其軍士非但無力耕種亦無近便田地可耕衣食既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乞命戶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與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弱艱難之足慮哉部覆請勅督撫諸臣覈實舉行敢有沮壞者奏聞區處

○景泰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并各處進貢金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物今瓦刺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猶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作三間其餘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二百九十一

鈔幣綵段之類從之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奏整點各營官軍其官軍不到者動以萬數衣甲全無蓋由總兵官及坐營把總等官苟且因循鈐束不謹乞量黜罰以警將來詔總兵等官缺軍一萬以上者罰俸半年以下者罰三月限半月內齊集總督等官十日一點視如仍前怠忽必殺不赦

○景泰四年從科臣張軾言申禁官員子姪人

等於宦所冒籍科舉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於不足逮至軍興尤為窮蹙於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賫糧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徭薄賦是以國富

典故紀聞卷十一

三

周正

於上民安於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培克聚歛之為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絕之而不為專以務農重穀為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慎擇守令嚴條約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

則何患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景泰間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欵言停銀課以杜民患正統年間閩浙俱採辦銀課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勦芟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謂閩浙瘡痍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一月

正

○景泰四年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勅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儒學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嗚呼納粟賑荒且猶不可濫觴至今恃為理財要策矣是可歎也

○景泰間御史程璣言國子監為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乞勅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圖革胡元

之舊址增輝丹堊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間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強盜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謀逆強盜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冤好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曷通乎天意是則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將何以遏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一五

黃士 三百六十七

止之哉

景皇帝報曰賞功罰罪自有正典寬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停當以聞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為之至景泰時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許充請著為令從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員私

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原辦什物盡易貨入已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去任之時照數交付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內考官徐霖批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則為蹈襲雷同之文而有疾指背理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六

黃士 二百九十九

之失然此篇文不肯理乃霖之不明也詔治霖罪奪綵幣表裡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 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

○景泰中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內一款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游民則生者眾矣遊食者為國之蠹也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為名或居寺觀或寓

人家者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蠶食京師莫此為甚况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是以昔者猖妖言之起才與國僧人也近者造妖書之淨慶亦僧人也復有伴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他好盜詐偽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

典故紀聞卷十二

十七

黃士 三百〇四

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為僧道矣乞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查究各寺觀及人家但有游方掛搭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林聰疏中又一款禁私役以振軍旅 祖宗定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 皇上中興以來慮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以下給以從兵幾人各有定數然亦未

一冊 2 反 E 4

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錢却令在營操練者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聞差官點閱率皆顧倩頂替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原給隨從者亦以時操練則軍士無剝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林聰等疏中又有慎刑獄一欵言邇來法司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旨迎合如聖旨批法司辯理者則與之辯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如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提對獄囚經年淹禁文案屢歲不

清似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乞勅法司今後在監罪囚務在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鍊成獄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

○舊制內府所用油椿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中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景泰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言為御史所劾金等疏辯詔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等妄辯請置於法

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偏徇不為辯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勅今後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景泰時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韋千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為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

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請亦不失撫馭之道

○景泰間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舖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帶回還及通同衛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衛分充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為率軍衛三分有司七分永為定例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

百七十九

○景泰時山東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為請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

○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為之學地狹每將儀門墻垣拆毀苦蓋席舍試畢復脩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間鎮守尚書孫原貞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屯種曰

太宗皇帝置立紅牌備開軍士屯種定例頒行天下都司衛所種樣田以驗其收成計子粒以較其多寡行賞罰以勵其勤怠此誠良法而萬世攸賴者也今屯軍因繕工餽運等差占妨誤屯種者多乞勅戶部於各衛所官軍內簡精銳以操備撥冗雜以屯種如添萬人下屯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又積餘糧六萬石若天下衛所各照舊屯種則糧儲不可勝計兵食豈有不足者哉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一

朱五
三百九十九

○景泰時內閣書辦官日夕狎玩往往窺伺事機售恩納賄及冒署直文淵閣知制誥職銜以愚瞽外人大學士王文等覺其弊奏請調之於是調太常寺少卿王謙禮部儀制司郎中蔣衷等於南京

○景泰時雲南虛仁驛驛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滿於京絡於道路橫於郡縣遍於鄉村瞽瞍士民誘煽男女廉耻道喪風俗掃地嗚呼元氣烏得不傷沴氣烏

得不作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
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
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
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勒使歸俗務農庶邪
術不興沴氣自息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粟棗各
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鈔鹽五斤十兩
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泰時太常卿許彬言
其太薄乃增豕四隻棗粟各五十斤黍稷各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三

朱至
二百七九

一斤鈔鹽五十斤

○景泰時潘王佶淳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
先代臣生母潘簡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頒
謚妃號

景皇從其請曰毋以子貴其贈章氏爲潘簡王
次妃以無發冊例令自具儀告知

○景泰時御史葉巒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
俗傷化其間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
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灶丁灶戶負

塩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懼捕而
私自削髮者乞勅該部議取各僧度牒審驗
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
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
衛分充軍

○景泰中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賊罪械至京
自經于逆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
凡生員有以奉師束修贖見儀物爲賊構詞
誣陷者官司鞫實卽與分豁毋一槩論賊其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三

徐世茂
二百八十二

生員誣陷師長真情暴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景泰時岷王徽煥奏蒙封臣子音近爲長子
臣弟徽熾爲江川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
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子法言之則以嫡長
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爲先凡遇公
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則當
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景泰時御史錢清酌酒乘馬突入長安左門
守衛官以聞

景皇以其不謹禮法調靈山知縣

○景泰時貴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縣官賢否欲黜陟之為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持行脩潔不係軍匠鹽灶

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如有扶捏詐冒不實者巡按御

史按察司將本人并保送僉書官吏一體治罪仍勘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

牒如有數多不與出給

○景泰中御史苗稔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

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

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

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

牛

景皇命御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景泰六年永嘉大長公主奏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千二百餘畝歲入租糧七百餘石盡

歸有司以助供給軍馬之用

○景泰間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諸司職掌內東宮官從本衙門以事蹟備送吏部

考覈景泰三年九月間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周旋等又奉 聖諭東宮官皆不

必考近本府主簿趙政等考滿吏部又移文

本府及送河南道考覈且諸司職掌實國家彝典萬世不可改易况綸音在耳未及再期

而吏部輒反覆不常難於遵守

景皇命如諸司職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材有所造就始命御史葉繼張謙提督南北直隸學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百

二百九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百五

二百七

校

○景泰間南京守備平江伯陳豫等奏永樂年間例一家被盜劫四隣十家助擒之即獲人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表裡鈔二千貫各給以盜者貨產如坐視四隣各十家均償所劫且枷示之必得盜乃釋都察院謂其太重奏遂寢

○陝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許資奏創今試院

典故紀聞卷十二

二十六

二百五十六

○景泰七年

景皇詔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聞民間自宮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人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鄰人知而不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祿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喚乞

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無處無之今將寒洹必有凍餓而死者乞勅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命戶部議行之

典故紀聞卷十二

三十七

百廿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天順初武清侯石亨奏伏覲洪武禮制榜文
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
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挨擠
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
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

典故紀聞卷十三

徐世茂
二百五十四

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
依次而進嚴勅守衛官軍不許縱放無牌面
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賣如此則朝綱
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
從之

○天順初留守左衛小旗陳福奏洪惟

太祖高皇帝躬業之初建創寺觀設立僧道已
有定額其後往往私創菴院濫將無藉之徒
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

莫之識偷享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負
殖而財用有餘故人皆樂為之近年旱潦相
仍百姓艱食其游惰之人或托為僧道游食
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觀之寺觀動至千百
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
神佛像擅言禍福以蓋造寺觀為名務圖肥
已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為又有燃指
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不惟饕
餚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城御史

典故紀聞卷十三

二百五十五

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
拏問發落仍勅禮部將各府州縣蓋定寺觀
額設僧道名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
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發寧家隨住當差遇
有額內缺數方許簪剃設有仍前私自簪剃
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
寺觀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盡行拆
毀從之

○天順初禮科給事中何琮言歲貢之設始者

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之至京翰林院復考其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年以來府州縣官視為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糧年深者貢之苟資次該貢雖殘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槩起送及其到部執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惟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遞其文考試官一槩濫取及送入國子監須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三

朱五
三百七十四

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靜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弊而子庶民哉惟貪婪剝削以為還家養老之計而已臣切惟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廩者國家育才之具郡縣者國家牧民之所以求賢之路而為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具而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朽貪婪之流思念至此寧不為之痛心哉乞勅禮部都察院嚴加考選仍行巡按御史及

布按二司官將府州縣學生員不通文理人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克貢五十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則非惟上有所畏盡其教養之心抑且士知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天順初

英宗諭戶部臣曰京城貧窮無依之人行乞於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即今暫於順便寺觀

典故紀聞卷十三

日

朱五
三百七十六

內京倉支米煮飯只給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設法措辦有病者撥醫調治病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得沾實惠
○舊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謂之存積有循次守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為定其徵後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四川民以為不便於是重慶府民奏政令一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易惑 祖宗數十年

間所以不輕出一令者慮擾民也切見四川民間賦役俱有定制其徭役臨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輕於更變造成均徭冊以民間稅糧多寡為差分上中下三等預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稅糧多而丁力財帛不足者有糧少而丁力財帛有餘者今惟以稅糧定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無休息之日矣臣恐數歲之後民皆棄本趨末為患非細奏上詔從民便里長有害民者

典故紀聞卷十三

五

朱天祥 二百九十九

如律治罪

○天順元年十月勅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衛

指揮等官李春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為錦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疋然後罪之○天順初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盜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太平侯張軌性兇暴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軌實有力既得志益驕橫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問故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睡痛苦月餘而沒

典故紀聞卷十三

六

朱天祥 二百六十九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

煩止給千石

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英祖復位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

○天順時兵部尚書陳汝言阿宦官意將先送

兩廣福建雲南達官盡數取回閣臣李賢言於

英宗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徙之遠方甚便況彼住定以為樂土今復取回多不願來

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後有願去者從之

○天順間內閣李賢言於

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七

三十四

英宗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差出者取財擾民因備述其故

英宗疑賢言過實密訪之果然有一人得銀三四千兩者乃召管衛事指揮門達戒之令再有求索者一體重治不饒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為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

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脩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安知遠慮陛下不為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天順時南城縣知縣陳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快等船所載官物少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利沿河索軍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諸筆楚質其衣鞋而役使者

典故紀聞卷十三

八

三十五

有之要其錢米而縱放者有之忍視其饑寒至于僵殍而不卹者亦有之乞勅今後每舟令載官物若干著為定式不許擅帶私貨及客商人等仍將其舟會數分定班次如差前次舟即撥後次舟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亦酌定每舟一隻貼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許多索至差後舟亦然命會官議行

○天順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

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勅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來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習及徇私舉保

英宗命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天順間以浙江巡

典故紀聞卷十三

九

夏先
二百七十四

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天順間

英宗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因內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以致王府措辦艱難甚失親親之義已勅該部通行各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拏問治以重罪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官

員視為泛常略無忌憚且如修武伯沈煜給事中王儼遣往潘府冊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表裏財物等項甚多況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其沈煜等已置於法今後但有遺去內外人員到府除飲饌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耻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家邊遠克軍庶使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

三百〇三

○天順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鑲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已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即被出斥乞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

有不悛者罪之

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英宗在南內悅其幽靜既復位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曰戴鰲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未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七

二百八十五

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異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賞宴

○天順中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不便是

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爲令

英宗復位益嚴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學士呂原侍郎荆祥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馬爲校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張榜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天順四年四月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

典故紀聞卷十三

三

二百六十九

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爲例

○天順四年舉人萬經會試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故黜已

英宗命禮部及內閣試之文多疎謬命枷示禮部前一月黜爲民

○虜酋阿台朶兒只伯數爲西邊患

英宗特遣兵部尚書王驥往巡邊驥至莊浪斬失機都指揮安敬以徇兵威大振虜聞遁去

○天順時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內使如舊例督造

英宗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天順間成山伯王琮工科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冊封沿途受軍衛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為科道所劾下獄琮罰祿一年瑞罷為民

○西苑舊有大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顛有廣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三

三百零六

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於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

英宗命即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東對蓬萊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繕之而飾以堊曰太素其門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曰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天順四年冬

英宗閱射於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

尚書王翱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二營

自總兵而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

悉召入西苑與御馬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

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李賢等曰為

國莫重於武備練武莫先於騎射為將領者

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眾

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

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四

三百零七

賢等頓首曰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欽天監失於推筭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等謂曰月食人所共見蓋

因欽天監失於推筭不預奏故不及救護湯

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於此而不盡心曠職

多矣聞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

變必曲為解說或將不祥字語改削而進若

遇吉兆却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且上

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聞災異以加修省而序乃隱蔽不言罪可容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咸以謹天戒爲首務仰觀 聖意實同往聖非後世諱言災咎者比而序昧於大體不能供職誠可罪也於是執序及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降序爲太常寺少卿濱忠等罰治有差

天順五年夏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

曲故紀聞卷十一

十五

徐世朝二百九十一

五鼓初即起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方視朝退朝 母后還宮復閱奏牘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并隨便雖着布衣人豈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

英宗曰四書尚書朕嘗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道盡在其中矣賢曰然願 陛下體而行之幸甚曰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雖隆寒不

近火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宗亦然

英宗曰朕聞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又有益

英宗曰然

英宗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如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錢一季支銀十

曲故紀聞卷十一

十六

二百六十五

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衛官有二三千員者可令兵部將老幼殘疾官漸調出外衛却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

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驟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英宗曰然

○天順時各處告訐并採訪事實輒遣錦衣衛官校籍其家閣臣李賢言其多枉

英宗乃勅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并所司問理不許枉人違者重罪不宥

○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萬壽聖節是日

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文武羣

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 萬壽節不傳

制冬至節傳制今請通致詞曰茲遇律應黃

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

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懼誠忭敬祝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二

周文輝

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各羣臣又各

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

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

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 聖日其在外文武

衙門至日行告天祝 壽禮宜曰今茲冬至

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天順間都御史李賓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

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

且多方措置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季上

其數於上司上司時盤驗之歲暮類奏以憑稽考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陳翌奏官軍缺馬征

操請榜諭天下僧道未度者許人入一馬助

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十年一度已

有成命翌不達事體妄啓弊端難允所請

英宗從之降勅責翌

○天順六年孟冬時享 太廟值 皇太后喪

尚在二十七日之內乃以闕五言命俟服後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八

周文輝

行禮遂擇初六日行

○天順間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

件皆損敝請勅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英宗以其勞民已之

○天順時 皇太后喪禮進香有以他木偽爲

降真香貨賣者錦衣衛捕獲以聞命各追真

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順時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

可載者分作十船却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

人夫拽送動經二三百號又阻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進來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儘船裝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拽送

英宗從其言勅南京內外守備如所言行之

○天順間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荷蒙推恩封爲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雖粉骨碎身曷由報補竊念臣父用禎年幾九十氣息奄奄朝不保

典故紀聞卷十三

十九

劉奇

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

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憐烏鳥之私情免加封臣移封臣父俾得生活冠帶之榮臣父子子孫不勝感激之至疏聞

英宗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後不爲例

○天順七年春祀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

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天順七年春空中有聲

英宗欲祈禳以問閣臣李賢賢奏曰臣考之於書無形而有聲者謂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則有此異乞行寬恤之典以消此變

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順時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餽以金銀及鑲帶溥等固辭不受王命陪臣賚至京溥等猶未敢受

典故紀聞卷十三

二十

英宗曰旣已賚至令溥等受之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薨無嗣其弟鎮國將軍季埏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鏗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四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禮君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以已喪廢公祀也天順八年正月

英宗崩

憲宗初即位禮臣引此為言謂春二月祭 大社大稷請 上如禮行之釋奠

典故紀聞卷十四

先師遣官如故但免傳制制曰可

○仕途之升沉其遲速自有定數非可因人而

僥倖也典璽丞王綸事

憲廟於東宮頗見幸希後福者遂多與之通侍

讀學士錢溥嘗教綸於內書館時尚寶丞朱

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昵及

英廟不豫溥意綸必典機務密遣奎通綸綸即

偕奎至溥家痛飲極歡而罷及

英廟崩溥預有人閣之喜綸亦以當柄用甚驕

恣遂為司禮監太監牛玉所譖執下獄發南

京諸與綸交通者皆得罪溥謫順德知縣奎

鹽課提舉此可為士君子妄交之戒

錦衣衛指揮門達機警有才幹然恃才使勢

怙寵張威既掌衛事乃建議遣校尉分行緝

訪蒐求幽隱索取貨賄由是詐冒者接跡於

途中外官僚重足而立天下騷然不安大學

士李賢指揮袁彬亦幾為所中傷天順七年

十二月錦衣衛大門忽為狂風所摧折眾謹

典故紀聞卷十四

傳曰錦衣衛門倒矣纔兩月

憲廟立達為科道所劾論斬詔戍廣西南丹衛

而死人以為先兆云

高廟嚴宮闈之慮 祖訓內明載寺觀燒香降

香禳告之禁違者領送之人皆處死

憲廟初番僧有入內誦經者又左右有傳送銀

物於寺觀者大學士李賢等指以為言得旨

卿等言是 祖訓具在敢不祇率

○初巡關御史有二員成化初御史張璿巡居

庸關至龍泉祝祥巡山海關至古北口

英廟天順八年正月崩 梓宮尚在殯四月初

一日享 太廟當奏祭祀禮部請 上具黃

袍翼善冠陞殿鳴鐘鼓鳴鞭樂設而不作百

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匿名帖子舊有明禁而不逞之徒不使已私

者往往指人姓名揭于內府及京城內外明

加傷害

憲廟初諭都察院禁約許諸人首出并緝拿者

皆處死首者緝拿者視捉獲強盜例陞賞

○成化初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

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

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

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丘濬亦言總兵帶

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

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

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可一切革去

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

一例差遣此弊不獨當時為然而在今為尤甚故漫記二公之言于此

○先朝於謫官皆不次陞擢如

憲廟初陞江浦知縣彭列為河南府知府嘉定

知縣龍晉為徽州府知府東鹿知縣盛顛為

邵武府知府博羅知縣邵銅為温州府知府

衡山知縣鄭冕為衡州府知府襄陽知縣李

人儀為荊州府知府皆以御史言事左遷者

憲宗初太監陶榮乞寺額勅禮部曰京城內外

寺院已多而勢力之家往往增修不已或豪

奪民居詭稱古額假名禳災而實因以生災

今後不許妄自增飾輒求寺額未幾禮部尚

書姚夔因 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會百官

赴壇炷香為禮科都給事中張寧等所劾言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

也當勸以去逸欲今不能盡所當為乃辦香

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木偶之前相率而拜

曰為朝廷祈福祝壽為後世笑昔

英廟復位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
 行禱之義亦嘗為此舉非以扶名教全治體
 也得旨所言有理今後齋醮不許百官行香
 ○未樂以來夷人來降者多散處於畿輔之地
 謂之韃官韃舍給以月糧久而生息漸繁積
 悍如故成化初南京御史鄭安言門庭之內
 非豺狼所宜伏萬一四方有警彼時伺變而
 動昔晉徙戎內地而五胡雲擾近曹欽用達
 軍謀叛其明驗也願將畿甸降虜設法處置

典故紀聞卷十四

元

四百〇六

或遠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
 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
 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
 則易制庶戎心未遘中國底寧此疏甚是於
 時部覆乃謂徙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有達
 官不必動之詔事遂寢
 ○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言事疏中有開言
 路一欵甚切時弊大略言 皇上下求言之
 詔始命諫官直言覆許諸人直言是以讜言

日進於朝然發下所司施行者多因不便已
 私託以他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虛應故
 事言者見其如此皆曰言既如此不如不言
 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至於奸佞在位尤懼直
 言故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為輕薄或
 目為狂妄或尋其瑕疵或幸其差失凡有更
 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選官
 凡有彈劾則曰排陷大臣明則加以重刑暗
 則私懷怨恨言官見其如此皆曰非徒無益

典故紀聞卷十四

六

四百十二

於國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
 徽又言禁庭之內未有不用內官者人君因
 委以國政授以大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
 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輔國之徒近如
 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而終殺之伏願
 遵 高皇帝舊制今後內官不許在外管軍
 亦不許置立田產房屋其家人義男悉令所
 司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亦不許文武官
 員僧道人等與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無內

一五... 4 史部

外政無大小悉斷自宸衷不使內官得與其謀至於奉侍左右亦惟擇謹厚者爲之且彼之所欲者不過富貴陛下厚其賞賜使之豐足有餘無復外望則天下蒙至治之澤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矣

祖宗朝以國子監錢穀爲養賢之用例不鈎考天順己卯祭酒劉益爲監丞閻禹錫所訐言會饌久廢而椒鹽等物折錢鈔者不以時給諸生爲他用戶部以聞遂下益與典簿徐敬

典故紀聞卷十四

周文輝
三百八十四

於獄鞫問敬謫戍益從未減而國學錢穀自此遂鈎考矣

○都御史軒輓性廉介其按察浙江屏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夕蔬食布袍待賓客無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過一斤官吏畏之親喪聞訃次日卽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

○給事中李森言事疏內有重名器一段其略言名爵者天下之公器近乃有無軍功而陞

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陞大臣重任者有因琴棋繪巧而陞文職者有因醫卜技能而陞軍職者爵祿日輕廩祿日費請今後陞侯伯都督者必考其有何軍功大臣重任者必察其有何才德至于各處方面既公同推舉有不當者許科道指實糾劾治以重罪如此則爵祿日重而廩祿不費矣

○舊制祭陵惟遣駙馬一員而各衙門官隨行陪禮天順八年秋祭禮部言今加裕陵爲

典故紀聞卷十四

周文輝
三百八十四

四相去隔遠各官往復奔走不無倦怠失儀乞遣駙馬二員率陪祀官分詣行禮從之遂爲定制

○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併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至今遂陷於夷

○天順八年十月立武舉法凡天下諳曉武藝之人兵部會同京營總兵官於帥府內考其

策略於教場內試其弓馬能答策二道騎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二級旗軍舍餘授以試所鎮撫民人授以衛經歷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騎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職量加署職一級旗軍舍餘授以冠帶總旗民人授以試衛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營總兵官處替畫方略量用把總管隊以聽調遣果能建功請命陞擢

典故紀聞卷十四

九

劉奇 三百九十七

祖宗以來凡遇 聖節正旦冬至皆賜羣臣宴官卑祿薄者免宴賜以鈔謂之節錢俾均惠其家屬自正統以來內臣用事者畏侍宴上立遂罷宴皆給以鈔因而成例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因太監牛玉事敗因建言鑒往事以防後患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弟姪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而已自古內臣當無事

之時似為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奸欺如聞

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

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人望日

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內

官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 陛下左

右大臣無耻者多與之交結或饋以金銀珠

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便以為賢朝夕稱

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為不賢

朝夕讒謗之雖 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

典故紀聞卷十四

劉奇 三百九十七

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

下僚怨不歸于內臣而歸于朝廷恩不歸于

朝廷而歸于內臣賄賂日行威權日盛而內

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

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為

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貨貨萬餘田連千頃

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

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

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

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為真人給誥命道士乞恩膺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日

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

典故紀聞卷十四

朱天祥
二百八十一

而巡撫者或言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者或指為非進止殊途戰守異宜何以成功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以任邊計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己之短沮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邊臣為然哉

○編脩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三

三

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為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大軍既至其真賊遁入深山顧將不得已從賊者誘而出之殺以為功由是聞者皆甘心為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王儉言時事內有挨查僧道一欵謂我朝裁損二教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動計萬千

乞如律禁革私自簪剃者勒令還俗解發原籍當差仍嚴官民人等布施之禁及雲游行脚寺觀潛匿者一體治罪如此則人少游惰戶口可增矣

○反賊趙鐸四川德陽縣人兵敗為千戶田儀所斬傳首京師好事者稱其首重可十八斤
○倉大使李添瑀官考滿不稱貸千金賂內官郭聰聰以手帖囑吏部得湖廣倚北湖河泊所事覺尚書王翱等認罪得旨姑貸之今後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三

王廷漢 三月一

有以帖子囑託者隨即奏聞不許隱匿

○毛吉餘姚人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執法不避權貴偶以失朝下錦衣衛獄指揮門達選健卒撻之幾死既得釋操法愈勵後陞僉事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眾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為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為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

顧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汗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愛錢死不受汗真廉士也

○成化初命光祿寺今後一切祭祀筵宴等項買辦牲口每年不許過十萬果品不許粘砌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四

三月

祖宗以來凡闖割火者皆罪極之人或俘獲之虜景泰以來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圖富貴者往往自宮赴禮部求進自是以後千百為羣禁之不能止為國之蠹甚矣

○成化時廣東按察使夏垣言兩廣越在嶺表天生犛獍不可盡除今乃乘威武不振之時撫字乖方之日逼脅平民使為賊黨賊之糾合者纔有數百民之脅從者無慮數千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怒是

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況用兵不已供費日煩以易搖之人心供不已之軍費臣恐外患未除內變將作若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不動搖被脅之衆聞風而皆歸附則賊黨自消矣

憲宗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卽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五

○成化初禮部言近年哈密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名爲進貢實則貪饕宴賜朝廷保小懷遠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府庫竭於賞賜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卽加恩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不得過十人乞勅甘肅等處總兵巡撫等官嚴加防範仍勅哈密王毋等依期來朝從之

○成化初大學士李賢言荆湘賊寇雖已往征

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下必邀劫流民以爲黨助其流民亦恐官軍一槩剿殺因而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降榜文開諭流民俾各安業有能率衆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賞其有被賊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有功一例陞賞從之

○成化時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內政不脩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七六 三百一十一

兵部榜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以有示弱之意萬一黠虜窺我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楊及真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成化時禮部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饑民議浙江福建江西并直隸生員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竊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下以貧為賢士風日趨於卑陋安望有資於治理哉

憲宗曰祖宗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進今賓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七

易註 三百九十九

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

○成化時兵部郎中楊琚言邊事內一款云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為管隊官旗詭為已功亦有俟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眾強奪者亦有依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為已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

不可縷數

○成化時禮部尚書姚夔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見之將為所議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

皇上以恤民為心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者收拾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送

典故紀聞卷十四

十八

易註 三百九十五

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憲宗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國家優厚運軍許其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成化元年漕運總兵楊茂復奏免其各關之稅而今乃嚴為之禁不許順帶物貨浸失祖宗初意矣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 上謂戶部臣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

典故紀聞卷十四

九

付汝亮
三百〇五

不過五升今軍官願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固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作弊許令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都督過興鎮廣西還道經祁陽怒知縣李翰應接不以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愬於朝勘得實時

與以疾卒于道興妻爲子求免死

憲宗不允命卽誅之

○高州府知府劉海者湖廣人知高州時值廣西徭賊入境民携家避賊者海皆閉門不納城外積屍數里犬食皆肥膺海乃烹犬食之時有城裡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謠

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

付汝亮
三百九十九

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光祿寺卿蔚能者陝西朝邑人雖出身吏胥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常持一嚮還家其尤可稱者能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其僚友曰 上怒不可惻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旣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氣相處者位相軋則相傾過相累則相譏

者視此胥有愧矣

○舊例中鹽者皆戶部定則例出榜召商無徑奏者成化二年有富人呂銘等投托勢要奏中兩淮運司存積鹽五萬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時戶部不能執奏鹽法之壞自此始祖宗朝河道但命巡鹽御史兼巡之成化二年久始命御史一員提督通州以南抵臨清及衛輝一帶河道

○成化三年三月命戶部尚書馬昂都御史林

聰給事中潘禮陳越清理京營軍士賜之勅曰朕以京營軍士視其名則案牘克盈究其實則隊伍空虛關糧之際填塞倉衢受賞之日溢滿禁塗及至收集部曲往赴邊鄙累旬日不能得數萬蓋總兵等官縱之歸休役之私用受賄買閒應付權貴其弊難以枚舉今特命太監懷恩會同爾等將見在軍士點開且以十五萬實數來報有隱蔽不報抗拒不服即奏聞拿問削奪清理之後仍創為良法

以備調用夫朝廷勞天下之民以養兵而耗天下之兵於奸弊兵民日困奸弊日深及至有事之時爾等付之長歎息而已則曷若今日不避怨怒盡搜其弊源而窒塞之以復祖宗時兵制之盛乎按此勅極悉營制之弊此舉三十年一行之可也

○成化初四夷館譯字官生見有一百五十四員名而教師馬銘又違例私收子弟一百二十六名為禮部所劾

憲廟命禮部會官考選精通者量留餘送吏部改用子弟俱遣寧家後有私自教習者必罪不赦

○成化三年國子監助教李伸言欲蔭大臣之子事下廷議謂爵以待賢理不可濫教養之法義不可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孫各一人入監讀書

○成化初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都掌禦寇事宜內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薰口眼出

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獻於巡撫山東都御史宋應昌謂可用以禦倭者然試之無驗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秀爲浦城伯

○陝西茶馬司舊制每歲再遣行人巡視成化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三

黃士
三百八十六

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甲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陝西茶馬之差始此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時學士商輅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欸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四

黃士
三百八十五

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

痛革出納之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

憲宗嘗謂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夔等請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成化三年有訓導高瑤者上疏於朝請加景泰廟號下部議左庶子黎淳疏言正統十四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五

頁十七

年八月已冊立 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邸王即帝位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乃又立一親王為天子則所立之太子將何為哉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今如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 先帝為不明一陷 陛下於不孝乞究主使之入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

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諛希恩俱不必行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將張燈預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脩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疏言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豈宜張燈為樂哉至如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五

頁十三

宜進於 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佞慢不敬之罪也疏入 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撰詩歷代有之祖宗以來不廢此典朕今視舊減省止存其槩以奉 兩宮聖母豈至妨政害民懋等不通典故妄言譏議難居文翰之職命杖之調外任於是懋得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景桂陽州判官

○成化間樂舞生李希安以積官加禮部尚書

掌太常寺事說者謂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以分掌國政不宜令雜流參之後又令希安經筵侍班爲科道所劾乃得旨經筵之設所以講明道學關係甚重故侍從皆用文學之臣希安既非儒流可罷侍班

○成化初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辟路每召入大內誦經呪賜予駢蕃日給大官牲餼酒饌至再錦衣玉食幾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一

楊生

千人中貴見輒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號有至累數十字者

○成化初尚膳監太監潘洪奏令其姪潘貴中

納兩淮運司積餘鹽戶部奏其阻壞鹽制

憲宗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固不必營私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靈山縣知縣林錦者有能名陞試廉州府知府益脩其職招集流亡捕滅賊盜守臣薦於朝乃陞廣東僉事

○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 太廟正在哭臨之內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慈懿皇太后崩

憲廟奉 皇太后意不欲合葬止於 裕陵左

右擇地於是內閣諸臣及五府九卿翰林科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一

生

道交章極言其非是章既上跪伏文華門前以待必從而後已

憲廟悉覽其奏爲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

稍見從於是批允合葬羣臣皆呼萬歲而退

○成化時戶科左給事中丘弘言近嘉善公主累請文安等縣閑地西天佛子劄實巴奏求靜海縣地及宛平佃戶夫公主食祿之家也劄實巴佛之徒也乃反慈愛之教而以剝削爲事豁壑之欲必至無厭承行者受其囑託

略無執辯之詞勘報者畏其權勢俱作空閑之數原其所由皆無籍之徒竊假投獻而漁獵其中奸狡者投為管業而囊橐其內之所致也況地踰百頃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之好惡而奪百姓之恒產哉疏上詔以田土除勘明給賜外其餘仍覈實以聞繼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許著為令

○成化時戶部會議漕運事宜內一段言隣近河道南北往來馬快流船晝夜不絕起集軍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九

朱至

夫接遞常以一二千計凌冒風雨送往迎來艱苦萬狀而經過官船往往附載私鹽客貨應付稍緩輒將官吏高懸痛箠不徒索夫兼且求賄原其所由皆其隨從僕隸指使之也宜禁約內外公差官員船運載官物不許附帶私鹽客貨其隨從僕隸姓名及上水下水夫數悉於關文明白開寫敢有多索一夫一軍及分關前驅逼取錢物者許巡河御史按察司官將各人隨從僕隸并附船客商拏問

民編口外軍發戍邊鹽貨入官

○成化時御史劉璧等言吏部之選舉雖下僚末職亦不過其實奏聞上請裁處未敢自專或薦非其人士論得以攻之臺諫得以言之朝廷得以罪之 列聖立法所以不自簡除正以此耳 陛下雖明見萬里果盡知其孰為賢而可用孰非賢而不可用萬一知有未盡則必詢諸一二近侍之臣然能保其果無受賂市恩而所舉非所用乎在外者以為專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一

朱至

主於 陛下而不敢言其失彼自以為得計方且夤緣作弊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則其為患也大矣且君上之職與臣下不同君總其綱臣任其煩若在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悉自簡除非惟勞煩聖體毋乃以萬乘之尊而行有司之事乎竊以為此非出 陛下本意必有不恤國體偏為身謀之人欲假 陛下之專以塞天下之口竊朝廷之權以濟一己之私耳

○舊制頒詔皆置詔于櫝以繩懸之自承天門頒下成化四年秋頒

慈懿皇太后尊謚詔執事者不恪以致繩斷櫝毀為御史所劾竟宥之人皆誦 聖度之寬如此

○成化五年以正一嗣教真人張元吉凶暴貪淫或囊沙壓人致死或投之深淵前後九殺四十餘人為族人所奏械繫至京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假以符錄繆稱玄宗無

補於國無益於世前代雖間有封號未有品級至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今其子孫不肖罪惡深重元吉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絞斬其族當籍而徭役之仍宜毀其府第革其勾管都目諸人勿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

憲廟令元吉如所擬妻子免流仍擇其族人廢封當時不能執論絕其根源致令其徒奉行至今自若深可惜也

○成化五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事覺都察院擬罪當死例得贖

憲廟命即斬之於市

○成化中都督同知武忠貌雄壯善射嘗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張兩弓折之會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跪請射忠援弓射之應弦而落國人懼服

○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

憲廟於青宮甚見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月娶繼

室鼓樂聞禁中

憲廟聞知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聖情之篤於倫理如此

成化時兵部以都督劉玉當聽調征西所統馬軍缺少乞於別營選補

憲宗曰團營軍選補未久如何又要選補不允有警令全營以往然此中必有情弊其令內外提督并坐營官具實回奏於是撫寧侯朱

永及玉等引咎自劾

憲宗曰初簡閱士馬委爾等提督訓練正欲兵精以備調遣也何乃因循廢弛輒至於此玉等平昔坐營怠惰及臨調又稱軍馬不足論法本難容恕姑宥之仍各慎乃事以副委托數有不足即與選補勿致有悞

憲宗因有自宮求進者姑宥其罪發原籍當差不許投托王府勢家潛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十二

朱五

二百七十六

○成化時吏部尚書姚夔言舊例選授外官隨即領憑赴任近多潛住京城揭借財物置辦衣裝娶妻買妾枉道回家自今限五日起科畫字領憑有延過半月不辭朝出城者送法司治罪有已出城復入潛住者降用違憑一年以上者革職為民

○成化間禁京城九門并通州等處抽分內外官不得違例多取商稅違者治以重罪命都察院榜示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四 終

典故紀聞卷十四

三四

廿序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五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成化六年順天府尹閻鐸以歲饑坐視民患不能賑濟為戶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罰有差

祖宗朝急于民瘼如此今稍寬矣

○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州稅課舊無抽分官

典故紀聞卷十五

朱天祥 一百六十二

成化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抽分竹木變銀為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為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朕削無極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祖宗之世最重封爵如公侯伯皆論功定議蓋積其前後之功無官可酬乃始加之非如千百戶指揮可累級陞也自都督同知趙輔征兩廣回大肆賂遺遂得封伯後太監劉永成姪左都督聚亦以微功得寧晉伯無復舊制

而人亦不以得爵為難矣

○大理卿王槩為按察使時以旌異得賜誥命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詔特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誥命者有之自槩始

○北直隸舊止巡撫一人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梁璟言畿內八府境土廣遠巡撫一人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悞事機乞以河

間保定以南六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百六十六

薊州抵密雲一帶邊關及順天承平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巡撫之任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二巡撫之設自此始

○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已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雖無賊亦依律問

罪送吏部改調從之

○成化時都御史李賓言在外官司聽斷官民

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

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又預備稽考告訐假

立文簿虛作支銷宜行禁革嚴治其罪從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變避殿御奉天門便服

進春免賀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變免慶賀羣臣但具朝

服行八拜禮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

彭任
言六三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

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

改殿試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時廣東按察司言婦人犯笞杖并徒罪

者例俱單衣的決但其間所犯多緣連累且

素懷廉耻之人一被刑辱終身莫雪甚為可

憫乞自後除姦盜不孝與樂婦的決餘悉納

鈔贖罪遂著為令

○成化時宣府龍門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餘

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命即斬以徇籍其家資

以抵草數不足則令經收看守官補之

○成化時總督漕運都御史張鵬請給僧道度

牒鬻米濟荒

憲宗曰僧道給度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所得

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矣其在官吏監生尚

不可以為常況此輩乎其勿許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巡視成化九年三月

戶部郎中文志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

典故紀聞卷十五

四

七十一
仕

視故人得私販官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

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

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設河東巡鹽御

史

○舊制時享 太廟俱於近午時行禮成化九

年四月初一日時享 太廟是日日食百官

當採護禮部奏請早行 廟享禮

○舊制廩膳生員考黜者仍追食過廩米成化

九年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始奏免還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無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潛父死特賜以葬時以為榮

○御史楊守隨言爵賞不可以無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名吏納銀免考悉依資格選用倖門一開越次授職蕩無紀極爭相贖貨以規驟進其于害政莫此為甚

憲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嚴考試以為進退今若募胥吏入貲賑饑免考登仕是教吏貪

典故紀聞卷十五

五

先
三百九十二

也御史言是其亟罷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貪賄挾賄以買官倚官以剝民故每遇開例吏之加納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於此憲宗此旨百世所當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縣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學士羽始遷洛陽成化間博野知縣裴泰建言請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

○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圖本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曉諭愚民其書有番天

揭地搜神記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愚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縵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通天徹地照仙爐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亡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大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

典故紀聞卷十五

六

先
三百九十四

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曆神工九轉玉瓮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明曆金章紫綬經王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金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經硃書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

鎮國定世三陽曆玄元寶鏡玉傘錦華蓋換
 海圖轉天圖堆背書九曜飛天曆彌勒頌通
 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
 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
 書六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五家經金光妙
 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
 天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
 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勒合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七

三百十四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英為父修武伯
 沈煜泰寧侯陳桓豐潤伯曹振錦衣指揮王
 珩皆與交好琇至各家飲酒皆設鼓樂琇每
 招妓與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因發其通英
 妾諸罪遂並下錦衣衛鞫實琇杖發遼東充
 軍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
 出榜曉示此真可為官員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時刑部主事張鼎言固原平涼乃三邊
 總會之所虜寇侵犯累從此入宜置立總府

諸臣會議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駐劄固原總
 督諸路軍馬陝西總制始此

○成化時以街渠汙穢壅塞為工部所奏逮兵
 馬指揮并巡城御史錦衣衛官校於獄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
 禮部喧訴求進尚書鄒幹以聞命錦衣衛執
 之枷項於禮部前并各大市街示眾

○寧晉伯劉祿成化十年襲父爵次年三月卒
 憲宗以祿幼且襲爵未久惟賜祭不予葬且免

典故紀聞卷十五

八

朝 二百六十七

輟朝命有司著為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宮聚至四五百人闕囑求
 收用

憲宗云此輩逆天悖理自絕其類且又羣聚喧
 擾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錦衣衛其執而杖
 之人各五十押送戶部如例編發海戶當差
 是後有再犯者本身處死全家發邊遠克軍
 禮部移文天下禁約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時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強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并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成化時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欵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遍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鞞減銀鞞轡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絲貴金少率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卽重罪而沒入之此侈風在

典故紀聞卷十五

二百九十四

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時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欵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下情之通塞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民庶于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 皇上承嗣以來詔求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者聽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詔在廷羣臣凡致災之由彌災之策悉陳以聞○成化時定西侯蔣琬言養兵之利莫善于屯

田今竭東南民力漕運以實京庾又勞八府民力飛輓以供邊餉民兵俱弊費出無經屯田之利則未徧舉且大同宣府等處膏腴土田無慮數十萬頃悉爲豪強占種租稅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內郡其八府良田又多爲勢要之家妄以拋荒奏乞日漸侵剝失業之民控訴無所脫使邊關右警內郡何由接濟運河有阻京師何所仰給居安思危不可不慮乞令戶部會議遣剛正給事中御史二員視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

二百三

往年甘肅增糧事例檢勘丈量定著科額八府民田亦乞嚴立禁條不許豪奪庶幾兵民足食內外有備

○成化間戶部覆甘肅巡撫宋有文奏言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爲然如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膏血而邊方險遠類難急致其間侵盜之徒率多延緩以覲脫免今宜定爲通例凡盜糧五十石草一千束錢帛直銀二十五兩者仍用常典多

者一如近例監追克軍四倍其數則無問文武職官吏與斗庫部運諸人雖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親屬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疏上詔如議且令正犯逃故於同慶至親家屬追之

成化時禮部覆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光祿寺筵宴夷人酒飯菲薄

憲宗曰宴待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起其瞻仰非但飯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羅齊 三百金

物豐潔始稱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部官一員督察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踪跡之不可得 上乃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荐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木

煩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實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祇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於政令以圖報于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大學士商輅等亦條上時政闕失請付所司行之當時君臣尚有遇災而懼警惕脩省之意

昭德宮內使汪直得寵于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奇 三百金

憲廟自黑青之後命出外調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間隱事以取信於 上上益委任遂謗及諸大臣權寵赫奕又委官校四外緝事不拘京官藩臬動皆拘繫西廠或夜入其家搜其財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于是大學士商輅及萬安劉珝劉吉上疏極言其害言陛下委聽斷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漢王英輩大張聲勢蠹眾害人使大臣不安

於位小臣不安於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因條列其不法事以上謂如此不已國之安危或未可知

憲廟從其言為罷西廠責汪直退還本監調韋瑛邊衛差操散遣諸校尉人心快之然

帝意猶未釋然會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

窺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災變勃

令臣工脩省未聞有進賢退不肖革弊釐奸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二

周文輝
三十八十二

者獨太監汪直緝奸惡懲貪賊釋冤抑禁宿

弊皆合公論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頌直

功德疏成先以草託直所厚錦衣千戶吳綬

示直令直先為言于帝而後奏之疏奏

帝大悅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破家毀族

人不堪命縉意望陞都御史乃止得尚寶少

卿

○鄉試小錄前舊有吏典掌行科舉及生員騰

錄對讀二條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

始削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錯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畫差錯者皆宜究治禮部覆議平仄不順字畫差錯與文理差繆者不同宜仍令會試從之

○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舊無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尚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奏請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露刃以備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周文輝
三十九十一

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從起莫能得亦異矣

○翰林院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憲廟命鞫問二人舉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詔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內閣辦事者免

○舊制頒曆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值冬至禮部預以為請命改頒曆于十月朔日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鼎乞致

仕特賜勅允之仍給月米二石歲夫四名先

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

孔子廟庭所在凡過其門者皆下馬

○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濶白布

一疋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為言

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細者不過值銀二兩

而米遇貴石值銀一兩已自懸絕後又以粗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劉奇

綿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疋准價

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請天下文廟皆

宜用木主禮部覆言廟制已定而瀾欲紊亂

舊章遂黜為雲南廣西府經歷後竟用木主

而無人為瀾白其事者

○舊制給事中外陞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

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

科給事中蕭顯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陞鐸

為湖廣漢陽府通判顯為貴州鎮寧州同知

時鎮寧州無同知特添設以授之

○舊例指官詐財滿貫犯該徒流以上罪者俱

發克軍有大誥及遇恩例減二等為首從者

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內刑部題

此輩情犯頗重如復減等恐奸偽日滋請今

後指稱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

用為詞誑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家屬

發邊衛克軍原係邊衛者發極邊守哨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劉奇

○都御史李綱山東長清縣人居官廉介為太

僕少卿時曾於冀州遇盜奪其篋將啓之問

其隸知為綱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不啓篋

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撫寧夏都御史賈俊奏邊儲

無措請開納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富

有四海供輸貢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為出

用一省百則邊儲何患不充軍需何患不足

而為此賣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為

經久常行之策務使邊備不乏名器不濫舊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

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備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行納銀事例後世又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成化時兵部尚書余子俊以京城內外多盜請差府部屬官五十餘員會錦衣衛巡城御史查究內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無籍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二百九十三

軍匠罪囚者各聽首實送戶工兵三部收役若經赦死囚遣而復來者處死隣居舍匿之家蔽占不舉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審編火夫坐舖巡警夜以五十人爲率獲盜必追究舍匿之家槩治之及印子舖賭場俱宜禁治自今犯者其房舍沒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雋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乘法王

闡教闡化輔教贊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一朝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偽

作印信番書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土外闡教等四王人各賜勅一道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陝西比號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朵干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比號驗放一如例若該貢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後不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二百九十九

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來朝者邊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孫仁以松潘賊劫掠欲發兵剿之

憲宗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松潘賊已嘗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寨蝟聚豈能悉滅哉貪功以起邊釁誠非計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剿之未晚也

○成化十八年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以按察司官延滯詞訟劾僉事尚敬等罪

憲廟言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卽結斷桎梏縲紲拘繫其身往往有瘦死獄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喬新劾奏甚當其卽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王廷海 二百九十二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衛軍餘金鳳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宮以求進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歲法當收贖五十九人纔十歲以下乃其父兄教令爲之者當坐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宮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烟瘴地面克軍今犯者衆并援例上請奉

憲宗聖旨金鳳等百九十八人加項示衆滿一月仍杖一百并年幼者俱如擬皆發原籍原

衛收管

○晉寧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來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無遺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滅其事甚異

○成化十九年三月內官王鈿奏令家人中河東鹽二萬餘引戶部請治其罪

憲廟曰 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產業矧敢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內給

典故紀聞卷十五

十一

王廷海 二百九十七

今鈿營利於外將焉用之戶部其查例揭榜禁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

○太監汪直倚恃權勢凌轢有司所過動遭捶撻嘗至定州知州裴恭預爲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調南京御馬監所經有司皆避直困臥公館孤燈熒然適恭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恭以所携設饌遂爾汝待之直曰吾非復前比矣明發得車馬起程足矣恭曰諾至明趨騎

而去聲勢寂然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爲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已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 英宗忌辰

憲宗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法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

典故紀聞卷十五

周正 二百九十三

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

業兢兢慄慄恒懼弗克負荷無以慰

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脩德任賢圖治使四海

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慶成大禮國家以來不肯輕廢成化二十年

正月御史徐鏞何珖以京師地震疏請免宴

憲宗謂慶成宴乃 祖宗定制責二人不諳大

體調外任

○成化間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兇害人荒淫

賭博甚至占人妻女爲人報讐

憲廟因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豪俠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弘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謂其有關治體今羣惡少相倚爲奸恐將來效尤者無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陞御史汪奎於夔州府

都給事中盧瑀于長沙府各通判給事中童

祝於興國州秦昇於廣安州各同知諸人因

典故紀聞卷十五

周正 二百七十九

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陞之亦陞遷之

變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監覃昌

傳旨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翊亦欲

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紙一緘上有御筆朱

書一封字啓視則人訐翊貪財好色與太監

某認親納王越賄謀與復爵諸陰事安等驚

曰此卽匿名文書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着

何爲昌曰 聖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計處

明日行事本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
已珣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
不然令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
終之義昌曰 上意正如此翌日珣本進遂

准致仕加歲夫月米賜勅而遣之

每視朝時天威在上羣臣敬慎之極語言進
退之間不無小小差誤非敢慢也成化二十

二年四月

憲廟諭御史等官今後通政司鴻臚寺等官宣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十一

易 卷五十三

讀奏詞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真聖人之度
也

○副都御史屠濬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陞右
都御史又歷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歷足
前所歷共計三年請給三品誥命以封父母
許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
餘價

○舊例會試舉人以百名為率南數取五十五

名北數取三十五名中數取十名成化二十
二年十一月當會試之前時內閣萬安禮部
尚書周洪謨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即
希二人意言額數不均於是南北各退二名
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 先
師孔子以初六日命 皇太子親迎傳制遣
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東鹿縣昏刻天

典故紀聞卷十五

三百七十七

地昏黑空中聲如雷尋有黑氣墜地掘之得
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雞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寧王奠培以 皇太子
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

憲廟言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
行此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遵例乃遣人奉表
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況表中
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勅諭王俾
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長史等官

○成化時真定知府余瓚言陝西山西大同宣府遼東等處邊墻內地土肥饒近皆為鎮守內外等官私役軍士盡力開耕所獲糧草甚富凡遇官民買納加倍取息以此觀之則各邊所出者皆足各邊之用矣請勅遣科道部屬官剛正有為深達大體者數員往會巡撫巡按鎮守內外等官勘視凡堪種熟地係軍民并千百戶以下者聽如舊管業其在指揮以上者請定則例量撥多寡以資其用餘皆計常備官軍若干隊分撥每人宅地二畝田地二十畝每隊分為兩班耕守以備征操亦但徵取十一則民可免轉輸之勞軍可無饑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眾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斬

○成化末貴州總兵吳經巡撫都御史謝昶奏苗賊糾眾稱王敵殺官軍聲言入犯其勢甚熾若不調兵剿之貴州難保無虞兵部言苗賊果如經等所奏固當致討但詳諸臣奏詞不見殺掠實數宜遣官按視於是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諭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調大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覲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從遂招撫苗眾苗知朝廷無剿除之意各出聽撫諭兵竟不用而還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五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外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弘

治元年允都御史邊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

孝廟有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有

典故紀聞卷十六

乙

三百四十四

成憲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

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連人送

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

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

羣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

銜徙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聞

朝廷為減銀課汰坑冶官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誥命吏部言

時先撫陝西今撫鄖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

間嘗調參政

孝廟命特與之

○弘治初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請令巡城

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

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

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

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隣知而不

典故紀聞卷十六

二

三百三十三

舉者連坐

○陝西甘肅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

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

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

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為患賴王驥將

貴平之天順間李素毛里孩為患敗寧夏總

兵仇廉自是入河套為寇掠矣蓋陝西通甘

涼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虜若據橋則運道難

通其涼難守關中難保無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本言常熟舊有學道書院祠言偃者今廢乞爲脩建

孝宗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

○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資精微批文赴所
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由回
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 祖宗防微杜漸
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僞莫辨弘

治初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舊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瑾言崇文門舊設

典故紀聞卷十六

宣課分司止收商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
事以培尅爲能有傷國體

孝廟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無籍者

挾持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稱

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命各處鄉飲酒禮監生省祭官不得與

○初正佐首領官每以事相訐卽以同僚不和

不分曲直槩行黜罷灤州知州潘齡言正佐

雖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規正輒起釁端或

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顧廉耻

乞更易以別善惡都察院以齡言爲是請自

今佐貳首領官有貪暴殃民倚強恃老欺壓

正官者許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賊濫不法

者許佐貳官申稟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

此皆貪因忿致爭者方以同僚不和論斷從

之

○湖廣舊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

某始進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二萬

典故紀聞卷十六

餘斤用船十二隻皆有司進獻弘治二年四

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許二隻仍

禁需索科擾爲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

之曰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

秩者故慶成賜宴科道坐於郎中之上翰林

坐於科道之前若槩以品秩則諸學士當列

於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兵馬當列於御史給

事中之上矣

孝廟以沂故達成憲下錦衣衛獄治之

○初占城國王古來為安南所侵携家至廣東朝廷命處置優卹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侵擾古來既返國復移咨兩廣守臣謂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樂時差官督兵守護事下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發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為隣境交惡之故今古未國土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致古未亦宜自強脩政撫卹部落保固疆圉仍

典故紀聞卷一六

五

羅先

三百〇二

與安南捐棄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強專仰朝廷發兵遠戍代之守國古無是理

孝廟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未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為例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淳不受即書其封識上曰古

之為令拔茶植桑今之為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夏麥秋糧

孝宗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益下若必欲一槩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時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

典故紀聞卷十六

六

羅先

三百一十九

分例不免糧

孝宗以其民饑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節改望日頒曆

○提督會同館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設蓋因其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事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

今者也

太祖于未登寶位之先即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遣脩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勅閣臣委學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七

付女苑
三百〇一

勅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為起取存留分派湊補又請于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碑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度于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脩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度之下層每歲曝書先朝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晒晾查

等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

孝廟嘉納之

○舊例漕運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給價六十一兩九錢楠木者七年一造給價七十七兩五錢俱軍三民七出辦乃後則漸求增加非復當時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處斬全家發

典故紀聞卷十六

八

付女苑
三百〇五

邊遠充軍兩隣及欺家不舉首者同罪里老容隱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閏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官不必高所貴責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 聖恩時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二

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即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得糾劾以仰成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孝廟從之

○弘治間命太監李興等脩濬張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

典故紀聞卷十六

九

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衆共駭歎副使楊茂元奏聞於朝亦甚異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東撫按奏黜老疾不謹等官

孝廟諭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宜興縣傲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租稅以助

族人婚葬之費定為家規傳之子孫恐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敗異時子孫或視為度外則不禁鄉鄰之侵或認為分內則或啓族人之訟乃言于朝乞勅戶部將所置義田文冊用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為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內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庶幾家法籍國法而永存百世子孫皆蒙休賜下戶部議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

宜從所請

○三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特許之四品妻無祭大理卿王齊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請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請封贈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弘治時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曰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以來遠者

百餘年近者數十載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識間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擾之民實多乞勅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者覆視無礙許於本處衙門註籍則民擾可除而軍亦易補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

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音聞于民情有于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

應命以誤 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納之

○弘治九年春朝覲官陞辭

孝廟賜之勅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脩為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為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為無害於治大哉王言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繹思也

○世間草木花卉各有種類弘治間四川長寧

縣民家楠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豆莢亦大異矣

孝廟勵精政事恐諸司題覆耽延特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詳以聞者覆奏無過二日看詳以聞者無過三日事于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令張媪鬻之媪鬻於樂婦張氏而給言周官人

家後張轉鬻於樂工焦義義又鬻於樂工袁
璘璘使為娼時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諸
歌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聶與子政攘而歸
璘贖以十金不從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
其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死女斷歸聶
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司
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
訊之始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
部吏徐珪疏言哲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

與故紀聞卷十六

十三

三百五十五

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
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乃此
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為羣臣所
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
鎮撫司所獲其間有校尉挾警誣陷者有校
尉為人報讐者有校尉受首惡之贓反以為
從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罰逼之誣服刑
官即洞見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
之益復可信諸人冤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

願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謫鎮撫司於邊進
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之苦其鎮撫司理刑
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主事一人
共蒞其事珪贖罪畢為民哲亦給璘埋葬之
費革為民

○弘治十年三月經筵畢 上召大學士徐溥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御榻前 上出各
衙門題奏本日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議
定此詞錄於片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

與故紀聞卷十六

十四

三百五十六

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
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
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恐不必提止提都
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
亦不可不提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
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曰是
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多
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就此商量豈不
好既又指餘本日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

道耳命左右賜茶而退宜召顧問藹然有都
俞一堂之風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南
通政徐說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
叅夏崇文欲復舊制南科囂然効之而北科
亦爲助駁

孝廟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
使司不隸五府此卽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五

彭仕
百十四

其他衛俱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
也永樂中曾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
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千人屬御馬
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盛甲器
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
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盛甲與各
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
手不過早朝侍衛退朝卽散回皇城之內
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

甚弘治十年十月內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
言請勅御馬監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衛
營太監將勇士并四衛操軍揀選精壯者編
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直仍勅
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真得嚴
禁衛之意

○國初立預備倉卽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
鈔和糴以備凶荒耳正統以後許將囚罪贖
罪米收入然無定數成化以後始有每里積
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數之罰
弘治以後復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
不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
無弊哉

○國朝列聖極重朝參無故不免弘治十一年
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

孝廟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
旨說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聖祖母徹
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六

彭仕
百十一

閣臣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
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間

孝廟曾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于
宮中其餼金侏紅等器皿俱附寫驗入尚膳
監并各宮直日太監照數發出如有損少聽
提督太監叅奏該寺每季具損失之數以聞
至十七年卿李鏊言本年春季進膳并脩齋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七

朱五

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
命尚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
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
方有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剿殺不報捷不宜
捷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
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為一路或二
三日而詐為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
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于今而

濫觴極矣

○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
及收貯卷箱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
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
璽等以為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
旨既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有擬
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於是大學士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

典故紀聞十六

十八

朱五

裁決政務中間事情誠為秘密在 祖宗朝

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
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
英宗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嘗召李賢陳文彭時 上有密旨則用御
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
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叅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

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至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于謄寫例委之制勅房中書耳目太廣不無漏泄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諮議乞照 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

典故紀聞卷十六

十九

徐世茂
三百八十六

孝廟嘉納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楊綸陳時政疏言今民力日困府庫日空乞勅各部備查近來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職官幾何戶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祿幾何禮部增供應并祭祀賞賜等項幾何兵部增軍職并柴薪皂隸幾何工部增工官并營造料價幾何各略具總數次第進呈親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濫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費之心

○弘治時羣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差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為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眾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得用

孝宗即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

典故紀聞卷十六

二十

徐世茂
三百八十七

各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留英國公張懋等而解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勅令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營

○初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解至京師皆貯之九門城樓以便關領後內官監太監陳良

始請內庫交收由是留難需索費用不貲大為解人之苦矣

○弘治時雲南礦脉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祖宗時法度甚嚴如弘治時郎中顧謐在校餘張通家飲酒令優人女粧為樂事發即令冠

帶閑住今大縱矣

○弘治間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寇

典故紀 卷十六

三

朱王

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

然以為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倖亂政功賞不明委任不

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此語在今時尤甚

○京官舊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時以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法太濶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

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為御史郭經所劾

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涼傘

○內閣舊無賜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賜蟒自此始

○弘治時蘇州府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鷄伏卵所出者猴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聲亦毛孽也

孝廟一日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

鎮巡官本謂之曰我邊墩臺賊乃敢吃掘墩

典故紀 卷十六

三

朱王

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殺者苦何可言

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

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 社稷之福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

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孝廟猶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可待其定徐議

所向耳

孝廟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候皆對曰 聖慮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孝宗之留心邊事如此

孝廟曾命工部侍郎李鏊等經略邊關召至暖閣面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為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 聖意惓惓如此羣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

二百十三

臣安敢有不盡心者

孝廟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諭之曰昨令李榮來說日講時講官說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未明止作敷陳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榮又言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誠如 聖諭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為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導之職皆

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

孝廟御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

孝廟之明習國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門門官太多科占軍士請遵詔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

二百十九

各門自今以四員為則不許增著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士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原衛及京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廩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著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劉瑾意者輒下錦衣衛窘辱之有指揮牟斌者獨留心善視瑾怒杖之闕下勒令閑住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於

武廟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五 楊生 三十七

武廟曰吾用爾何為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即詔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于各邊得旨各邊既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天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蓋因警報或以旱潦事變相仍行權宜接濟之術耳其後遂為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取浪費之弊耶戶部其會官查究事端議處

經久長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嚴遼東屯糧言遼左二十五衛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糧三萬七千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糧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創法徵之以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五 楊生 三十七

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糧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間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糧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糧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糧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逃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

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用今軍止八萬有餘皆仰給於倉邊外之田無復敢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讀此疏則舉一鎮而各鎮可知延至於今歲增月益夫賦有定額而邊餉無定額國儲安得不竭竭則何以措手司國計者不可不一嚴核之也

○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還宮正德時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

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

○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卽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上視此令行之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七一

易菴
三百〇三

○正德時湖廣巡撫都御史王綸以歲累稔預備倉已竭欲禮勸富民納粟賑濟有不從者疏聞究治

武廟曰勸分固救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巡官再行斟酌須富室樂從不可強之

○正德時四川賊作亂時官兵脆弱調承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未篋汝矣

典故紀聞卷十六

三七八

易菴
三百〇三

○正德七年黑青見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刀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言玉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正德十年

冬大學士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為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衛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廠等處役占奏堆免選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五千四百五十二人軍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

十三人

典故紀聞卷十六 二十九 宋天祥 二百六十九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六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奇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濶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為迂濶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典故紀聞卷十七 正

○嘉靖初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許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糧者今巡城御史及廠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 陛下臨御以來首剪羣凶天下稱明然奸黨尚存陰謀變幻或乘機會以傷善類或借鷹犬以快私讐或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假言事以動朝廷未敗者思固寵既敗者幸復全此治亂安危之機不

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為權奸者皆然不獨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祿少卿孫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

世廟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為可惜既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參奏

○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

千斤正德以後加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鄭光琬言始復弘治舊額

○嘉靖初海西弗提衛進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遼東都指揮違例濫收之罪

○嘉靖初巡倉御史劉寓生言運糧加耗之弊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歲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一釐

共銀一萬六千兩曰會錢者曰小盪光銀者各每石一分共銀八萬兩曰救斛面銀者每石五釐計銀二萬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廟命內外總督糧運等官嚴行禁革違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眾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

世宗深然其言今各邊動稱無兵何不做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

設粥十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

典故紀聞卷十七

四

黃士三百〇一

○內官監收白熟粳米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始獲批單嘉靖時以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始令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

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之以筆楚或有偶斃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時吏部尚書廖紀言 祖宗朝人材未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五

二百六十八

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為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禍掩過為異日拔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於脩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罷職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書林俊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重氈疊帊然且卧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逾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醜有末年諫

故紀聞卷十七

六

三百六

止南巡杖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司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非 祖宗仁厚之意一世廟於萬機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琯賈詠入見各作一詩相勗賜宋詩云瞻茲忠良副倚賴

舜臯彷彿康哉賡朕續大服履昌運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琿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方在木類松栢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督忠實無他賜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白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寬朕西顧憂威名滿華羌予承 祖宗

故紀聞卷十七

七

三百六

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嘉靖時都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紐薦蓆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槩為幽囚動引歲時主者苦為讞覆之煩吏卒憚於防閑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嚴為禁約酷吏知警言而民命無枉

世廟深然其言令今後中外理官務平心推鞠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為民即才守可觀不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嘉靖時侍郎張璠等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

典故紀聞卷十七

八

百八十四

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若有隱情曲法聽厥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為當

世廟深以為然詔如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桂萼始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勅後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

珪侍郎兼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溫仁和得請歸省乃以張璠議始革不補

○嘉靖時

世廟因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使民失其常產有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為奸人投獻勢家朦朧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

典故紀聞卷十七

九

朱五

二百九十四

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藉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佔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為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

狀聞

○嘉靖時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乞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勲戚之家不得私度

世廟是其言因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一

宋

私剽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景泰初尚書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為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之法益壞今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役占權門瘦羸者掛名影射夫戶部糧冊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僅若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勅權要私占軍丁者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

原數而量為精選以備先鋒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命啓行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矣

世廟嘉納之

○嘉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言書曰詞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煩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一

徐茂

削惟聽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上勞君父為治之體豈宜如是乞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煩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世廟深然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

嘉靖時加張璉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時方有事 郊壇二臣請候廷謝畢乃敢受命

世廟曰古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翌日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嘉靖七年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一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原額一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其中病憊應瘠者過半營務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三

三百六十六

廢弛莫甚此時今承平日久其廢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時大學士張璉言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為近古其於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並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無費詞當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節偽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事體

世廟是其言令自今誥勅務崇簡實不許競飾浮詞致褻制體

嘉靖時給事中陸粲覈實壩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一十四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世廟報曰各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國害民長奸惠惡莫此為甚自今敢有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即指實叅奏處以重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三

朱五
三百六十六

○嘉靖時詹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粟石值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粟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途輟業而歸邊地

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邊糧其復輸粟之舊制乎按韜此議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備查得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四

宋至

二百一

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而

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七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過於古之義倉若立倉於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待斃臣以為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五

宋天祥

二百一十四

下戶捐粟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時以工部尚書李鏐營求得諡不協公論并贈官俱革因詔大臣家子弟有託為求文公行賄賂營求贈諡廢官者緝事衙門訪

實奏聞處治

○嘉靖時

世廟因災荒勅諭都察院內一段言朕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按此弊在今為尤甚

○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奏國家舊制給事中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六

三百八十一

有缺止於進士三十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中大臣陰為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及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慤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

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

不愛富貴次則重情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

以為當以光言為取人之則用臣言求建官

之體若徒以老成諳練為言是不過欲得脂

韋媵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為已害而已

○兵部尚書王瓊嘗言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

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

黷兵天下事惟有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為是

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於行未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七

三百七十八

有不誤國殃民者也

○雲南騷縻之地洪武永樂間原無鎮守太監

後來始設大為地方騷擾嘉靖九年以雲南

巡按毛鳳韶言裁革

○嘉靖時御史胡效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

迴避

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迴避改授翰

林皆近年陰厚私弊效才准於在京別衙門

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

○常朝後閣臣由東陞上侍立御座東錦衣衛
官由西陞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輪一
人捧勅在閣臣後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時朝官失朝者三百人

世廟下法司議法司請量加罰治

世廟怒其曲護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問

○文華殿東室舊設佛像

世廟惡其不經撤去之乃祀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九龕南向周公孔子二龕東西

典故紀聞卷十七

十六

生

向自爲祭文行安神禮

世廟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張璁卿可示萑

鑿時繕鼎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

一章講解之尤要交脩之實啓沃之誠切於

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

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

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嘉靖初停止納銀入監事例而蘇州猶起送

生員方世儒等至部戶部以爲言得旨納粟

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

弟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剝民害國將靡有

止極殊乖政典久已停寢何得違例起送世

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

令巡撫官逮問

○參議顧璘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爲浙江參政

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

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復乞養親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一十九

聖先

世宗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

爲參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陞布政未

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爲請非人臣事君

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

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超陞不

復供職者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

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

○嘉靖十年大內東偏火延燒東西十四連房

俱盡

世宗諭大學士張璠曰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 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踈豁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

世廟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賢生因語久而爲之前席今亦稱羨故君臣

史記紀周卷十七

三十一

先言九十五

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禪交脩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

○嘉靖時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優長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

爲成材之地邇來進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捷徑非 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今進士之科皆若此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擅改京職以長奔競

世廟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

世宗諭閣臣禮官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

典故紀周卷十七

三十一

徐世朝百六十三

天賜時玉耳禮部尚書夏言因言以時玉語雪實前所未道足爲文訓因作天賜時玉賦以獻

嘉靖十四年秋

世宗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

世宗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冕疑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并金銀
函貯佛骨佛牙等物

世宗欲撤其殿建 皇太后宮命侯郭勛大學
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基址言請勅有司以
佛骨瘞之中野以杜愚惑

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穢必不欲觀愚者
以爲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
發乃燔之於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
九座頭牙骨凡萬三千餘斤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禮嘉靖十五
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童承叙俱有期服乃
以學士張璧代之

內閣規制舊甚狹隘嘉靖十六年
世宗命工匠相度乃與大學士李時等議以文
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
開戶於南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
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勅房南面隙
地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而閣制益

備矣

○嘉靖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
守仁及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燬
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
妨本業

世宗曰若水留用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勅建令
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勅者巡按御史叅奏
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
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嘉靖十七年命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
俱得陪祀 郊廟不在武官四品例著爲令
○嘉靖時定遠縣生員黃淮獻大明中興頌有
旨令厥衛五城禁各處游民及罷黜生員潛
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士大夫學術不正
邪僞亂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趨詭
異而聖賢大學之道不明關係治理要非細
故朕歷覽近代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

○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註為主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偽之徒假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惑士心不可不祭禮部便行與各該提學官及學校師生今後若有創為異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時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康濟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與此殊異一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

百七

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念諂諛賄賂無所不為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講捨攘之譏而廉耻掃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時御史聞人詮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

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詳閱試錄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為民

○嘉靖時建安王宸瀾遣校尉張益賫奏至京授之秘札囑以夤緣關通之謀益藏奏牘中遂誤徹御覽詔下法司逮問於是禮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煩瀆多由奸徒撥置營差入奏厚賫金帛潛住京師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謀畫萬端期於必得往往借口關節侵牟無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五

四百

算欺蔽宗室汗辱朝士請嚴為禁例

世宗乃詔諸王以後務自點檢戒諭宗室敬遵祖訓一切事宜必與令甲相合方許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瀆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還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貸○嘉靖二十四年詔有司官賢否止據撫按舉劾政體歸一今後總督清軍巡關等官止於專職所屬論列不許一槩混及

○嘉靖時都給事中葉鏗言今之談邊事者無

出脩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以來當事諸臣建議脩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邀扼邊墻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勾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數尤為失策請自今稍節脩邊冗費為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為哨探守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十六

安奇

百十七

矣

○嘉靖時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劑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為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平矣按選法莫善於此疏莫不善於今之掣簽

之煩非所慮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周文輝
三百五

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冑統轄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為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十七

詞文

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為之賚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

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管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森令旗神機管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二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圍子手幼官礮忠等又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

典故紀聞卷十七

二十七

詞文

五軍管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為十二營立為奮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管至於老弱存留大管遂為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團營又為老家而兩官廳又為團營也至於今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

而愈弊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
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
興革六事

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
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
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
營官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
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

○嘉靖時兵部尚書聶豹言唐臣陸贄謂中國
典故紀聞卷十七

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
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
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
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
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
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嘉靖時延綏巡撫王輪言陝西四鎮邊儲自
嘉靖十年查覈今經二丁餘年士馬日耗糧

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
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
千餘匹歲用五十二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
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
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
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
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
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五

三百十六

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
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
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
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破冒積習
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
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里遠
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征
調積習之弊使車賔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
冒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

上巳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蠹即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時御史屠仲律言諸將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二五十五

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鎖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嘉靖時給事中游震得疏陳營務部覆言其

不便得旨營兵宜如舊以後諸臣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得依違題覆既行輒易

○嘉靖丙辰遣官冊封脩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至詔下鎮撫司逮問謹謫為惠州府推官應立彥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編脩呂旻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巡代之

○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觀朝廷近日以邊材為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曾藏萬兵則曰籌決千里所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三

朱五
三百九

舉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並生於一時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此舉反有以籍其口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開倖門有志之士羞與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立法

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察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乘用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邵永等領邊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五

宋至 三百九十四

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扈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隨有大同叛卒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遣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八枝鸞自領防護京 陵猶未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却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詔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上復詔薊鎮不遵旨

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奏

○嘉靖時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五

周正 三

世宗以爲多疑有乾沒乃諭內閣今無論 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 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利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

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
 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
 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
 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
 會典內一欵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
 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
 遇有 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
 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
 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
 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八年給事中龔清言太倉之財歲
 以千萬計中間請乞頻仍給予汎濫乞勅提
 督侍郎月具銀庫內外出入之數務在簡易
 明白一覽可見羸縮各司自當畏懼樽節而
 所省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
 此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

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通屯鹽漸弛又客兵調
 遣不常遂致奏計數多中間糜耗特甚
 世宗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
 因急需後遂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
 今後必慎度以給 聖心之明見如此

○嘉靖時劄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鎮年
 例餉金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
 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
 糜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於劄鎮者臣查嘉

典故紀聞卷十七

三十一

三十一

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
 萬有奇昌平鎮止三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
 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警為費若此防秋
 何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應之論在鎮三
 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豈無侵冒之
 弊宜勅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較數歲之中
 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所執
 世宗是其言今論回籍聽勘

○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劄

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叅游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時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欵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

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諸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

世宗報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已

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并該科叅治

○舊例烏思藏請封皆遣番僧爲正副使而以通事監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遠丹班麻等封闡化等王比至中途肆爲騷擾不受通事約束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卽以誥勅

付來人賞還罷番僧勿遣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以久行

○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

八年以驛遞歐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後伴送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沒恣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為驛丞楊粉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薊遼督撫選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員代之

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為奸利沿途私

典故紀聞卷十七

甲

三百七

販莫敢詰捕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別有夾帶諸役亦不許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各役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儻輓之費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唯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嘉靖間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條陳時政內一

款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軌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

典故紀聞卷十七

甲

三百十六

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為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即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為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已私嘵嘵不相下一有官位稍尊巧言雄辯者叅言其間眾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羣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與贊於師弟又非結契於朋儕豈宜郡萃州處什伍成羣

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慎之而已

○嘉靖時禮科都給事中辛自脩言人臣祗慎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縟艷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晦甚者以醜褻鄙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

典故紀聞卷十七

聖二

朱玉

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叅治

世宗深然之乃詔以後章奏俱務簡明質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

○嘉靖四十五年秋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七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廣東採辦及順天召商收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七

徐世朝

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

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初內官監太監李芳言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得旨允行著爲例

○隆慶初禮部尚書高儀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

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 列聖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遊咏和或燕對無時太平之業端肇於此 皇上御門朝羣臣已復 祖宗之舊但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於 聖衷耶伏望 皇上每日罷朝即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宜隨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 皇上

典故紀聞卷十八

二

朝

不時召見即將覽過題奏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當斟酌詳議者特降清問許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擬可否 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儻有疑難雖再三商確然後荅旨亦無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公同評正

隆慶初戶部尚書葛守禮言因田制賦按籍

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至襁襖胼胝終歲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科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

四百六十九

隆慶初戶部請以錢糧文冊定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運京邊錢糧完欠起解追徵數目及貧民不能完納者備記冊中自州縣以達府自府達布政司於來歲入覲之日送戶部稽考如有隱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叅治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為令

隆慶初山東布政司叅議喬應元石州人以

州城陷憂佈成疾因外官無歸省例疏乞致仕辭甚哀切

穆宗憐之特予給假不爲例

○隆慶初薊鎮巡撫劉應節言邊防五蠹內言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乘者戰馬所食者軍餉既不能有益又從而削之此迎送之難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廝養陪臺皆過爲款遇其所供億皆出軍士此科歛之難此二者深切邊弊

○隆慶二年春

穆宗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釐理者但逞詞說弄虛文將來豈不悞事卿等其卽以朕意傳諭宣薊二鎮諸臣令彼知儆

○隆慶初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

典故紀聞卷十八

四

四百六十五

萬買金一萬兩進用尚書馬森等言皇上

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先帝時曾買金三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卽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年例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

典故紀聞卷十八

五

四百六十六

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幸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倉進用

○隆慶二年夏有詔貪酷爲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爲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騾此祖宗定制不可輕易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變買

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備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不允竟如金言每馬變買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寺今太僕寺馬價用盡而種馬亦廢國初舊制皆金之罪也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為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

典故紀聞卷十八

六

三百七

兵二枝為三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一營練兵總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

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

○隆慶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 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籍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勅重臣分理屯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餉有裨國儲可裕矣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七

三百八

○隆慶時大學士張居正言頃年以來議論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蒞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臨政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

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弁其
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
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
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
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
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
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
伍異論煩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
紛紛矣臣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百七

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
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
詳旣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
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
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
人懷疑二動見譎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
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
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
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

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深卽斷而行之
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
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
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
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
院等衙門今後各宜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
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
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
各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勉脩職業反

典故紀聞卷十八

九

易疏

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
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見近年以來紀綱不
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
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
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
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
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
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蓋戾者深可

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是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一

夏先

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曾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庶紀綱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

若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一

付汝亮

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趨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僞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違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一

黃士
言十六

之差而眾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大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而進百官有司之職何由而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

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頓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挫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青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一

三百十四

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政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為小轉之法互遷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

缺乏矣

○隆慶時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壙奏

○隆慶時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一段言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掛號一切停止從之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四

十一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欸言今民貧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為常敝民梗化而違賦亦以為常在上者槩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悖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綸疏內又一欸言國家衆建衛所基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

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勅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隆慶時禮部覆禮科奏諸臣疏中言語字畫務求便於省覽

典故紀聞卷十八

二十一

周文輝

穆宗曰今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慶時

穆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辦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國家邊制 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為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為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

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
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眾矣其合用芻
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
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
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
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
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
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
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 上覽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六

周文輝
二百八十五

穆宗責以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為國體恤
○隆慶時湖廣撫按上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
如數者

穆宗曰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不以實舉行
俱降調如例今後撫按官宜嚴覈分數叅奏
勿徇私寬假

○隆慶時陝西總督都御史王崇古言邇者戶
部議邊費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
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

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
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
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
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
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
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一十九
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
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
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七

彭仕
三百〇五

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
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
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
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
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于少者而仍計
減削以重苦之也

○隆慶時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極
功在萬世詎止一醫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
廟又祀於文華東室乃又祀於景惠殿雜以

醫師之流亦瀆且褻矣况配以勾芒祝融風
牧力后安取義平宜存其祠宇裁其瀆祀於
名義為得報罷

○隆慶時御史劉翹言臣頃見延綬下班軍士
顛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
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
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
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斃者一
過於倉撥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八

二百六

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蝕于家丁之抑勒而
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擺于極
衝無暇之地五迫於脩邊之太急而督責以
穿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
於暑雨怨咨之日渴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鋪
故困蹙至止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
防之日亟為議處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
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

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
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
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迫其
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
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
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
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
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非
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九

朱至
三百六

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
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
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
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
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
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
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
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隆慶時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言今虜視邊

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

三百五

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

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學顏疏中又言社倉卽義倉也唐時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宋則唯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人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款賑極貧大款賑中戶又大款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

世茂
三百四

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

其功能著而為令歲歲脩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歉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費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

典政紀聞卷十八

三十一

天祥
三十九

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傾一家人心淘淘惡得而寧居也夫 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 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實京師蓋為此也獨奈何使凋敝至此乎 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國用不詘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給價值即

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為禁止則庶乎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汎鋪敘連續徒煩 聖覽且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窺匿事情支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敘違者聽該部科官參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還

典政紀聞卷十八

三十三

徐世朝
三十九

簡實之風

穆宗曰近來章奏信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體所司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慶時戶部尚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未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

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
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
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
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
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
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
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
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
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

典故紀聞卷十八

二百

羅奇
百九十五

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
部臣具籍以進按此事至今益為濫費必不
可不一查核者

○隆慶時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
述講讀則叙軍功不明功伐則辯心迹雖屢
經參寢而來者不止請自後陳乞不由撫按
者一切寢閣如再三噴奏必背理違法者量
懲一二以儆其餘

○隆慶時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內一段言

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
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因噎廢
食銳意更張部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及其
法立弊生又議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而
該部題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
人勿重于違言官輕于變 祖法一切瑣碎
迂濶之說悉格不行此紛更當戒也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五

周鼎
百六十七

○文輝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
微其詞以養廉耻而存國體今或撥其已往
揣其未形以疑似影響爭相詬病如市井喧
鬧為眾嗤笑是人已兩失之也至于方面重
臣苟非大奸極惡亦宜棄短取長為人才惜
今或搜其小疵指為大蠹極言醜詆使決于
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
刻當戒也

○隆慶五年春令巡視五城御史緝治四方游
民潛注京師者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以款貢事竣請賜勅一

道戒諭邊臣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隆慶時吏部因戶部參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一

三六

一則文粹
三百〇九

為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為正徵當年辦完以前負為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

令撫按官覈實定限許其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取

○隆慶時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違抗堂官尚書曹邦輔以為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綱紀正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受堂官約束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排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習臆以違拗堂官為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

典故紀聞卷十八

三二

五則
三百一

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引為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悅遂成萋菲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何暇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如振選例上司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庇護屬官引為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

參治

穆宗嘗食驢腸而其左右請詔光祿曰若然則
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宜索吾不忍也乃止

典故紀聞卷十八

十八

五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八終

皇明馭倭錄

〔明〕王士騏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八毫米寬一四〇毫米

皇明禦倭錄序

自頃朝鮮中倭

朝廷以大義發師往救復其王無何款
議興倭出入釜山待報者數年廷臣
至曹起而爭或言此

高皇帝祖訓中名其為賊擯不得復通者
余時適在事獨計以為通倭難矣而
倭原未軼我尺寸地我兵一出為解

紛則有魯縉絳為求敵則非計於是
僭為

上言請得以便宜乘吾勝勢翕張而善藏
之彼以貌來吾亦以貌許使其徘徊
將翔先入我殼中而間以脩內地守
戰備既久情見絕之未晚幸

上明聖主行要以戰後議款款後議絕而
朝廷始終不失體不受曲名然爾時呼

吸造次間未暇深考舊事也既余病
免歸而廷議益譁主款主戰各堅其
說卒汗漫不可收拾以至於今余竊
兩疑焉會駕部問伯王子手輯一編
示余曰

明皇禦倭錄余令兒子莊誦而伏聽之喟
然曰嗟乎嗟乎此

高皇帝之所以屈群力也觀其首諭朝鮮
次諭倭遣使遣僧諄諄乎若憫其闕

紛而憂其危亡者是不惟愛我兼愛
朝鮮且兼愛倭蓋愛倭所以愛朝鮮
也愛朝鮮所以愛我也即沿海時寇
掠不過隨入隨禦而已增防護戍而
已却其貢而已敕使悔過而已休以
大兵且至而已終無有遺矢亡箠于
三韓之境說者曰

高皇帝度不可勝倭而權忍之夫

高皇帝已全勝天下獨難倭哉蓋天下之

勢有不可勝以待勝者有可勝而不

必勝者有日勝而日負者以我而就

倭求勝萬里征繕動彌歲年此日勝

日負之道也洋

聖謨以天澤定衣冠以河海游鱗介虞干

周譯兩用若環摠之外而不內以

序

三十一

祖訓中擯倭初指為綱而稍經緯之未見

有堅決如近議者

列聖相承大都縻之不必款絕之不必戰

謹銜勒寬鞭箠重與倭以逆名迨嘉

靖中海備日弛倭乃得挾奸民誘導

飛棹舞槩于吳粵三省間者十餘年

我兵蓋騷然奔命晚而息肩以殲倭

報成功則東南半壁且甌脫矣夫是

固

高皇帝一使片紙之任也而今之議者好

侈言胡中丞之力戰以律近事夫中

丞固先議撫二變而戰二乃在緣海

內境彼來而我應之非我求敵當時

猶得不補喪息肩之難如此况於今

涉海萬里外索款索戰而不必應者

哉難不已更甚乎昔者駕部嘗戒心

序

四十一

于倭矣毀家饗士勃然有乘風破浪

之思茲倭氛彌熾而駕部獨閉門却

掃而成是書駕部寧爾然自悔其雄

心將善易者不言易乎若曰今日方

高皇帝時戶口加多甲乘加競可滅此朝

食無用此啣濡兩可為者夫

高皇帝真不能勝乎抑有不必勝者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序

序

五

皇明馭倭錄小序

紀倭事者有薛浚之考畧有王文光之補遺而鄭若曾之籌海圖編加詳焉臣不佞讀之而嘆其用意之勤也已稍參以

國史始恨事畧者百不得一而一旦失真士大夫不考于

先朝之故事而動以野史為証則所誤多矣乃就國史中一一拈出自

高皇帝以至

穆廟列為編年謀之鉅公題曰

小序

皇明馭倭錄蓋列

聖之詔旨諸臣之章奏公私創章之始末中外戰守之機宜悉在焉神而明之可以酌

祖訓可以定

廟謨可以廣朝士之見可以正野史之謬雖臚列故事而或與今日東征事機頗相發明述而不作

非僭也或謂此書非奉

敕撰者稱臣可乎曰吾學編之稱里也不若憲章錄

之稱臣也竊比乎從子而已矣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洪武二年

正月乙卯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二月丙寅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鄧邦富牛成陳節等持詔諭雲南日本等國阿思蘭等俱賜冠帶衣服

二月辛未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日本等國賜日本國王璽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卅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脩書特報正統之事無論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

豈不代天...仁者哉惟王圖之

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為指揮副使先是倭寇出沒海島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取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等為中國主惟圖又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郡縣多被其殃今命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將統帥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氓特備牲醴用告神知

乙亥倭入寇淮安鎮撫吳佑等擊敗其衆于天麻山擒五十七人辜聞賜佑等綺帛有差

壬戌朔高麗使者成惟得等辭歸

上以書諭其國王王顥曰近使者歸自王國朕問王國政俗城廓甲兵居室如何使者言俗無城廓雖有甲兵而侍衛不嚴有居室而無聽政之所王專好釋氏去海濱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嘗為倭奴所擾果若是深為王慮之

朕雖德薄為天下主王已稱臣備貢事合古禮凡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故持危保國之道不可不諭王知之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人民無郭民人將何所依為國者未嘗去兵今王武備不脩則國威弛民以食為天今瀕海之地不耕則民食艱凡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無廳事則無以示尊嚴于臣下朕甚不取也歷代之君不問夷夏惟脩仁義禮樂以化民成俗今王棄而不務日以持齋守戒為事欲以求福失其要矣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也而是時天下大治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三

後世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見矣梁武之事可為明鑑王豈未之知耶夫王之所以王高麗者莫不由前世所積若行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其生齒繁廣父母妻子飽食煖衣各得其所則國永長脩德求福莫大於此王何不為此而為彼哉有國之君當崇祀典聞王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祀乎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脩祀事不備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無所總統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疆暴者出不為中國患必為高麗擾况倭

人出入海島十有餘年必知王之虛實此亦不可不慮也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有儲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銳而撿敵由是言之王之負荷亦重矣智者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為安前之數事朕言甚悉不過與王同其憂耳王其審圖之且知王欲製法服以奉家廟朕深以為喜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曆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至可領也遣書措不多及仍賜惟得等綺帛有差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三

據此則高麗自來為倭奴所擾而高皇帝首以為訓故錄之以見王仁之無外而至聖之前知也

洪武三年

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漢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汗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祐百神効靈諸將用

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人往問父而不荅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於爾邪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

皇明聖德錄 卷之十一

五

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為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彙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六月倭夷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福州衛出軍捕之獲倭船一十三

艘擒三百餘人

詔賞福州捕倭軍士文綺金帛

洪武四年

倭夷寇膠州劫掠沿海人民

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

皇明聖德錄 卷之十一

六

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獎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擄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

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泣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外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倖途不吾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三

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一不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一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爵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洪武五年

高麗歸日本所掠海濱男女七十八人詔有司送

還鄉里

指揮使毛驥敗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獲倭船十三艘生擒一百三十餘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師詔令中書定賞格凡總旗軍士弓兵生擒賊一人者賞銀十兩斬首一級銀十兩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班師之日驗功賞之時又并得所掠高麗人三人適高麗使者至命領之以歸

倭寇

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三

三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頗煩今復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反致怨讟爾中書其榜諭之遠者罪不赦省臣對曰陛下愛民而預防其患所費少而所利大臣嘗聞倭寇所至人民一空較之造船之費何翅千百若船成備禦有具瀕海之民可以樂業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何怨但有司之禁不得不嚴先是瀕海州縣屢被倭害官軍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擊故有是命

倭夷寇福州之福寧縣前後殺掠居民三百五十

餘人焚燒廬舍千餘家劫取官糧二百五十石

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率兵討倭寇中流矢卒

上聞而悼之遣使致祭其文曰爾以英勇之姿來自

潼關委身事朕遂擢佐武衛俾守勤城克盡其職

近因倭寇侵犯海隅爾身先士卒偶為流矢所中

醫治莫痊竟殞其身深可痛惜然丈夫生能奉職

死能盡忠名垂竹帛復何憾焉仍詔恤其家

詔浙江福建瀕海諸衛改造多槽快船以備倭寇

高麗國王王顯遣中郎將宋坦以金希聲等十一

人來歸希聲嘉興府人先為倭寇所掠高麗得之

至是遣還

倭夷入寇戍將捕獲之詔命儒臣草詔歸其俘曾

魯所撰有一視同仁之語

上喜其為得體

洪武六年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

然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王萬國民庶安樂臻

於太平而北虜道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

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

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

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

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槽快船命將領之

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有倭夷之來則大船

泊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欲退不可走庶乎

可以勒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

三月甲子詔以廣洋衛指揮使於顯為總兵官

海衛指揮使朱瑄為副總兵出海巡倭

六月辛亥倭寇即墨諸城萊陽等縣沿海居民

多被殺掠詔遣海諸衛分兵討捕之

丙寅台州衛兵出海捕倭獲倭夷七十四人船三

艘追還被掠男女四人

乙巳賜臨濠工作倭卒綿衣

十一月命賞北征軍士與出海捕倭及中立戶營

造者錢各有差

洪武七年

詔以靖海侯吳禎為總兵官都督僉事於顯為副

總兵官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兵師出海
捕海寇所統在京各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漳
泉州沿海諸衛官軍悉聽節制

五月甲午僧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
勤白金人百兩又緜帛各二匹從行僧白金綺帛
有差祖闡等奏日本獻馬命受之

按洪武四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隨萊
州同知趙秩等奉貢并僧九人來朝是年即遣
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直至洪武七年五
月僧祖闡克勤還自日本詔賜祖闡克勤等金帛

皇明馭倭錄

卷一

有差六月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
貢馬及方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
宣聞溪等賈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仍勅中書省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
朕以爲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者
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纜還備言本國事
體云云洪武十四年上命禮部遣書責日本征
夷將軍中有至尊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
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夫聖諭
諄諄一則曰拘留二載一則曰加以無禮則兩僧

之不得志于倭可知野史不覈其真而信僧家之
粉飾遂以前使臣趙秩之功爲兩僧之功殊域周
咨錄至謂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秉節懷
遠不辱君命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此爲實
錄乎他如僧宗泐送祖闡詩其詩上獻凡十八韻
上俯賜和之而近年南京禮部新刻御製文集末
附詩百餘首有廢僧錫梵歌而無廢宗泐詩何也
姑錄之以俟博覽者訂焉

日本國畧云倭復寇海上上謂劉基曰東夷同
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蚋蟻蟻自覺不寧其俗尚
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

皇明馭倭錄

卷一

闡南京瓦礫僧無逸往諭將行天界住持四明宗
泐賦詩餞別持獻於朝上覽俯賜和之泐詩曰
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驛海外國貢獻日貴
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
服意天子鑒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
以僧爲使仲猷知心宗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
才力有餘地朝辭閭闔門夕宿蛟川溪鉅艦揚獨
帆長風天萬里鯨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
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招徠如迎大欣喜時則

○丁寅反獲不亦至哉關等自翁州啓權五日
其因境又驗月入王都歸于洛陽西山精舍一
聖教敷演正法無非約之千善聽者登得以為
華碑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乃於慈國師道
場賓名刊七闌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成德同
內外所以遣使來之意王統命州太守開溪宣
問僧等奉方物具表稱臣求貢上喜賜開白金
過甚隆

六月日本國遣僧宜聞溪淨業等來朝貢馬及方
物詔却之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宜聞溪等

賚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命却其貢仍賜宜聞溪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從官

錢帛有差遣還敕中書省曰朕惟日本僻居海東

稽諸古典立國亦有年矣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

皇明使倭錄

卷之一

十一

貢朕以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豈意使

者至彼拘留二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言本國

事體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禍有不可逃者何以見

之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吞併

島民為盜內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災

難免天地之間帝王會長因地立國不可悉數惟

山大川天造地設各不相犯為主宰者果能保境

恤民順天之道其國必昌若怠政禍人逆天之道

其國必亡今日本蔑棄禮法慢我使臣亂自內作

其能久乎爾中書其移書諭以朕意使其改過自

新轉禍為福亦我中國撫外夷以禮導人心以善
之道也是時其臣有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父
亦遣僧道幸等進表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

上以氏父等無本國之命而私人貢仍命却而賜道

幸等文綺紗羅各一疋通從人以下錢布有差後

詔禮部符下氏父等曰夷狄奉中國禮之常經以

小事大古今一理今志布志島津越後守臣氏父

以日本之號紀年棄陪臣之職奉表入貢越分行

禮難以受納氏父等當堅節以事君推仁心以牧

民則不為禍首享福無窮如或不然亂爾國凶爾

皇明使倭錄

卷之一

十一

家天災有莫能逃者其表文貢物付通事充虔賚

領還國先是

上賜日本高宮山報恩禪寺僧靈樞袈裟至是靈樞

亦遣其徒靈照謝恩貢馬一匹詔賜靈樞衣履及

文綺帛各二疋靈照錢一萬文綺帛各一疋僧衣

一襲遣還

日本國僧宗嶽等七十一人遊方至京

上諭中書省臣曰海外之人慕中華而來今居天界

寺人賜布一疋為僧衣

按日本國僧宗嶽寺多至七十一人遊方至京而

高皇帝令居天界寺又賜布一疋為僧衣真可謂一
視同仁矣查得洪武二十四年以國子生滕祐壽
為觀察使祐壽日本國入所謂觀察使者既不他
見又不言何地若非從實錄中拈出必以為齊東
野語異日脩史者似宜增入夫倭寇數為中國
患而滕祐壽又日本王子

高皇帝匪惟不罪又從而用之如天之仁終不能
狡倭之性亦可謂自外于生成矣然至永樂元年
而首先稱臣奉貢其亦感

高皇帝之德也夫所謂滕祐壽者史不載其所終巨
李

愚以為九涉四夷者雖小事必載必詳可也

倭夷寇滕州官軍擊敗之

甲戌倭夷寇海州百戶何達率兵擊之斬二十四
人

壬午倭夷寇大任海口百戶許彰率兵禦之悉檢
率其弓兵助擊倭人敗走彰追之倭人返兵拒戰
彰遂戰死

洪武八年

高麗占城暹羅斛日本爪哇三佛齊等國皆遣使
入貢

丙申命靖寧侯葉昇巡行温台福興漳泉潮州等
衛督造防倭海船

癸巳誅潮州衛指揮僉事李德等先是潮州瀕海
居民屢為倭夷劫掠詔德等率舟師沿海捕之德
等逗留不出兵巡禦賊遂登岸大肆劫掠

上聞而怒建德等至京師誅之
洪武九年

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
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庭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
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庭用還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
誠遙越滄溟來修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
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遠者何懷納
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機與畧
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
盈而益謙益尚勇者不保不順者疾滅凡居二儀
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山隔海
天造地設民各樂土于是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漠
陰命王臣以王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

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遠帝命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人莫敢當將謂天下無對矣揚帆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摧壞致使總兵阿谷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日本兵精欺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虐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忿然而起與爭幾二紀雖雄未決吾最後與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耶天耶方今吾與日

皇明欽定錄

卷之十一

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王其務修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內禍實爲大寶惟王察之

壬午日本人勝八郎以商至京獻弓馬刀甲硫黃之屬并以其國高宮山僧靈樞所附馬二匹來貢上命却其獻賜白金遣之其靈樞曾至京受賜所獻馬受之仍給綺帛令勝八郎歸賜靈樞

改登州爲府置蓬萊縣時

上以登萊二州皆瀕大海爲高麗日本往來要道非建府治增兵衛不足以鎮之遂割萊州府文登招

遠萊陽三縣益登州爲府置所屬蓬萊縣復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縣補萊州府

洪武十二年 丁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劉宗秩通事允慶俞豐等上表貢馬及刀甲硫黃等物使還賜良懷織金文綺宗秩等服物有差

洪武十三年 五月己未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上以其不誠却之

皇明欽定錄

卷之十一

壬寅倭夷寇劫廣州府東莞等縣 丙戌倭夷寇廣東海豐縣殺掠吏民詔廣東都指揮使司率兵討捕之

九月甲午日本國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上命却其貢

十二月丙戌遣使詔諭日本國王曰曩來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

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哉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泓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自殃乎

按是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廷臣訊辭第云使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載亦不見有絕倭之詔本年日本兩貢無表又其將軍奉丞相書辭意倨慢故詔諭之中云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不及通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嚴世蕃亦云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國史謂尋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七

端殺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類此殊域周咨錄八年日本又遣僧如瑤入貢陳情飾非 上待之如前命禮部移文責其君臣既又遣使臣歸廷用入貢有表文詔宴賚之遣還是時丞相胡惟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為已用而無由乘此機白於 上調金吾衛指揮林賢於明州備倭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歸廷用出境謬指其貢船為寇聞於中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聽其計惟庸佯奏失遠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 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

密書奉倭王借精銳百餘人為用王許之賢遂遣僧如瑤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巨燭暗置火藥兵器於燭內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敗 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發倭人雲南守禦林賢後在洪武二十年事覺論謀反為從滅其族

籌海圖編云日本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將歸廷用誣為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七

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精練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意在圖亂 上大怒磔賢于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

按兩書所載小有異同而籌海圖編更為謬悠且以左丞相為樞密使野哉若此何以徵後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答刺西洋邦哈刺等凡三

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遠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庭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國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

皇明取倭錄卷之十一

三十一

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錫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持奸於諸國之中可謂不與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獨守臣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其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按胡惟庸之造反人知日本為之助逆而不知三佛齊亦為之間諜今見之禮部之咨暹羅者若此事在洪武三十年實錄中日本國畧考載祖訓

皇明取倭錄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云一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今士大夫動引

祖訓不知實錄何以不載若洪武四年

上諭省府臺臣者則非專為日本發也今已詳見四

年下矣

洪武十四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

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為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郊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

皇明馭倭錄

卷一

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復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日本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為治然覆載之內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仁者天必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悖慢可謂坐井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

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乃陳情節非群臣言是必貪利為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人無知聽其使令殺之何益福善禍淫天鑒在上吾中國雖大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聽

德音專差人往問如瑤之來果貪利者歟實為使欺將行群臣又奏曰今日日本君臣以滄溟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為盜四寇鄰邦為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至尊又不允曰人事雖見

皇明馭倭錄

卷一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觀彼遊方之徒皆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寬構是非于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于今未之有也彼嘗謂元之艘艦漂于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欺以人事欺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有疆蓋長于騎射短于舟楫耳况當是時日本非元之仇讎非鄰邦之患害元遠帝命好強尚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將軍以為
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
則馬蹄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
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
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不足為元用所以微失
利而不爭所以畏

天命而弭兵禍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為
長勝以蕞爾之疆為大以余觀之海中之洲截長
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蹄輪長驅而較之吾
不知孰巨孰細者耶今日本邇年以來自誇強盛

本本

縱民為盜賊害鄰邦若必欲較勝負是非辨強
弱恐非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洪武十五年

浙江都指揮使司言杭州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
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迨
秋乃還後以浙江之舟難於出閘乃聚泊于紹興
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俟
潮開津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
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防禦為使其
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于海門寶陀巡禦或止
於本衛江次備禦有警則易于追捕若温州衛之
舟卒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一

五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
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
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
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
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洪武十六年

賞温州台州二衛將士擒殺倭寇有功者凡一千
九百六十四人文綺紗布衣物有差
賜國子監倭生文壽衣衾靴襪

洪武十七年

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以防倭故也

浙江定海千戶所總旗王信等九人擒殺倭賊并獲其器仗事聞

上命擒殺賊者陞職獲器仗者賞之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岸殺其巡檢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洪武十九年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七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却之

洪武二十年

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指揮使司于浙江並海之地以防倭寇

置金山衛于松江之小官場築青村及南匯甯城千戶所二置臨山衛于紹興及三山瀝海三江等

千戶所皆以沿海防禦倭寇

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綠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

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以為防禦

廢寧波府昌國縣徙其民為寧波衛卒以昌國瀕海民嘗從倭為寇故徙之

敕福建都指揮使司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并具器械糧餉以九月會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

命凡指揮千百戶鎮撫謫戍昌國衛者咸出海捕倭以功贖罪

皇明馭倭錄卷之一

七

削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官編戍金齒時倭寇至台州境上殺掠居民而亮兵不之覺寇去又不追捕

上聞之怒曰朕設兵衛所以保民也今亮坐視民患而不能救將焉用之命削其官編戍金齒既而復曰亮雖不才而其父事朕累有勲勞不可忘也復以其弟文為驍騎衛指揮同知

築台州健跳桃渚二城各置千戶所以防倭

洪武二十一年

置福建沿海五衛指揮使司曰福寧鎮東平海永

寧鎮海所屬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
莆禧崇武福金金門高浦六鰲銅山玄鍾以防倭
寇

先是湯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嘗進對

上前從容乞骸骨時公侯皆在京師見和之請亦次
第以為言

上嘉之各賜鈔萬錠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
小民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為朕一行視其要

害地築城增兵以固守備和奉旨即行自閩越並
海之地築數十城而歸至是新第成和率妻子陞

皇明馭倭錄

卷之十一

辭

賜日本主藤佑壽等衣鈔靴鞮

山東都指揮僉事蘭真奏近者倭船十二艘由城

山洋艾子口登岸劫掠寧海衛指揮僉事王鎮等

禦之殺賊三人獲其器械赤山寨巡檢劉興又捕

殺四人賊乃遁去

洪武二十三年

左軍都督府奏浙江都指揮使司言倭夷由穿山

浦登岸殺虜軍士男女七十餘人掠其財物守禦

百戶單政不即剿捕致賊遁去詔誅

鎮海衛軍士陳仁建言造海舟曰臣聞古人之言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向者

陛下命瀕海衛所造防倭海舟所以備外寇衛民命
也然臣竊觀蘇州太倉當大海之口倭寇必由之

地所造海舟歲月已久檣檝摧壞一有緩急則假
漕運之舟代之器用不便何以禦敵宜令軍衛急

造海舟以將統之庶武備嚴整永絕外患
賜國子監讀書日本國王子勝佑壽袂衣襪被

洪武二十四年

以國子監生滕祐壽為觀察使祐壽日本國人

皇明馭倭錄

卷之十一

世

海盜張阿馬引倭夷入寇官軍擊斬之阿馬者台

州黃巖縣無賴民常潛入倭國導其群黨至海邊

剽掠邊海之人甚患之至是復引其衆自水桶澳

登岸欲劫掠居人遇杭州餉運百戶孔希賢與戰

不勝而死兵船皆為所掠百戶金鑑別率所部奮

擊斬其首賊一人賊退走軍校費麗保吳慶乘勢

追之至海岸遂獲阿馬斬之

倭夷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王鎮撫是月

等禦之賊勢猖獗而官軍寡弱不敵王等偕陶勇

戰死

上憐之乃以王子真為德慶千戶所鎮撫昂子貴為
湖州衛所鎮撫

洪武二十五年

賜浙江杭州等衛造防倭海船軍士萬一千七百
餘人鈔各一錠胡椒一觔

賞浙江磐石等衛造防倭海船將士八千七百餘
人鈔有差

山東都指揮使周房言所屬寧海萊州二衛東瀕
巨海途岸紆遠難于防禦近者審擇萊州要害之
處當置八總寨以轄四十八小寨其寧海衛亦宜

皇明馴倭錄卷之一

置五總寨以備倭夷詔從之

洪武二十七年

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

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真臘暹羅許
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
蠻夷為市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
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
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栢楓桃諸香
違者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土人自用亦不許
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

詔互徒浙江福建沿海土軍初閩浙濱海之民多
為倭寇所害以指揮方謙言于沿海築城置衛籍

民丁多者為軍以禦之而土人為軍反為鄉里之
患至是有言于朝者乃詔互徒之既而以道遠勞
苦止于各都司沿海衛所相近者令互居之

命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德前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商嵩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

上以倭夷屢為寇患命德等巡視沿海州郡城隍度
其高廣丈尺以及軍士器械之數仍督各衛嚴為
備禦遇有調發則一百戶所全軍同出庶幾兵將

皇明馴倭錄卷之一

相知不致相失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
軍士時海上有倭寇之警先都督楊文節制沿海
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四月庚辰更定蕃國朝貢儀是時四夷朝貢東有
朝鮮日本南有暹羅琉球占城真臘安南爪哇西
洋瑣里三佛齊激泥百花覽邦彭亨淡巴須文達
那凡十七國其西南夷隸四川者軍民府凡六焉
蒙烏撒芒部印部普安東川安撫司一曰金筑宜
撫司一曰酉陽宣慰司三曰貴州播州石柱招討

司三曰天全六番長河西長官司凡三十廬山
役西堡大華寧谷寨項營十二營平茶程番康佐
木瓜方番阿昔亦族占藏先結族格匝族比定族
祁命族阿昔洞族勒都族班班族者多族麥匝族
泥溪雷坡沐川平夷蠻夷岳希蓬隴木頭靜州府
四德昌馬湖建昌會川州十九安順龍永寧鎮寧
建安禮栢興黎里關武安永昌隆姜黎溪會理威
龍昌普濟衛一曰建昌縣三中碧舍麻龍其隸廣
西者府三田州思明鎮安州二十五龍英龍江卷
利上下凍思陵萬承安平太平都結思城結倫鎮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一

不齒

遠左茗盈南州結安思同東蘭那地全茗利泗城
奉議縣四陀陵羅陽崇善永康隸雲南者軍民府
一曰姚安府八元江麗江景東楚雄鶴慶尋甸大
理臨安宣慰使司三平緬車里八百州二姚鄧土
官三海東賓屏小雲南縣二廣通習我隸湖廣者
宣慰使司四施南思南永順保靖安撫司一忠建
長官司三臻部六洞黃坡等處軍民府一曲靖西
域之部七西天泥八刺國系甘沙州烏思藏撒立
畏兀兒撒來撒馬兒罕
上以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朝先遣

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
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
立受後答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
會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
貢皆如常朝儀

命安陸侯吳傑未定侯張銓等率致仕武官往廣
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遼東有倭夷寇金州卒入新市燒屯營糧餉殺掠
軍士而去詔以沿海衛所將校不加備禦命都督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一

三

府符下切責之

洪武二十九年

定擒獲倭賊陸賞格凡各衛指揮獲倭船一艘及
賊者僉事陞同知同知陞指揮使仍賞白銀五十
兩鈔五十錠千戶擒獲者陞指揮僉事百戶擒獲
者陞千戶其賞俱與指揮同在船軍士能生擒及
殺獲倭賊一人者賞白金五十兩將校軍士與倭
賊陸地交戰能生擒或殺獲一人者賞白金二十
兩鈔二十錠

洪武三十一年

倭夷寇山東寧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及其弟鉞出兵擊之斬首三十餘級賊敗去鉞爲流矢所中傷其右臂先是倭夷嘗入寇百戶何福戰死事聞

上命登萊二衛發兵追捕至是鐸等擊敗之詔賜紗

帛恤福家

浙江都指揮使陳禮言近者倭賊二千餘人船三十餘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禦之賊勢暴悍斌等力不能勝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賜紗帛恤斌潤家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永樂元年

鎮海衛軍張琬言浙江定海諸處實倭寇出沒之地今太倉當其衝要本衛舊委官率舟師防禦然軍士數少加以四散下屯設或遇警無以備之乞今蘇州鎮海二衛原選虎賁士以其半守護倉廩其半與能幹官管領增添舟船鎮守海口衝要之處庶幾寇至無虞從之

命浙江觀海衛造捕倭海船三十六艘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府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刀槊之類鬻於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刀槊之類籍封送京師

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脩朝貢危蹈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有費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刀槊之類在民間不許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送官

上曰無所鬻則官爲準中國之直市之母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圭密等三百餘人奉表貢馬及鎧冑佩刀瑪瑙水晶琉璃黃諸物賜圭密等文綺細絹衣弁錢鈔紵絲紗羅有差賜其通事冠帶命禮部宴之仍命遣使同圭密往賜日本國王冠服錦綺紗羅及龜紐命印

永樂二年

勅捕倭總兵官清遠伯王友副總兵都指揮僉事郭義前以海寇為患命爾等統兵巡捕務在廓清近大謝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諸處海寇登岸殺掠軍民爾等坐視不理養寇害民論法當誅今姑記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又一

爾罪即整將士晝夜運謀奮力勦除此寇以贖前罪然寇多譎詐巧於窺伺宜善為進止務出萬全庶副朕委任之重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亮奉表貢馬及方物謝賜冠服印章命禮部賜王鈔錢絲幣及宴賚其使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永俊等奉表賀冊立

皇太子弁獻方物命禮部賜王鈔錢絲幣及宴賚永俊等

賜左通政趙居任絲幣三表裏鈔四十錠嘉其使日本能却贈遺故也

按元年已遣左通政趙居任等使朝鮮茲復使日本憲章錄云永樂二年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今按元年十月日本國王遣使圭密奉表貢物命禮部宴之仍命遣使同圭密往賜日本或他使或即趙居任或以元年奉使而二年還朝受賜俱不得而知也至於三年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王亦載憲章錄實錄遂無可考若使薛書有據異日脩國史者似宜增入

永樂三年

鎮守寧波浙江都指揮僉事程鵬奏指揮龐義裔英備倭失機命斬之以徇其千百戶同罪者宥死降職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二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源通賢等奉表貢馬及方物弁獻所獲倭寇嘗為邊害者

上嘉之命禮部宴賚其使遣鴻臚寺少卿潘賜內官王進等賜王九章冕服鈔五千錠錢千五百緡織金文綺紗羅絹三百七十八疋

永樂四年

遣使賚璽書哀諭日本國王道義先是對馬壹岐等島海寇劫掠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

以獻而盡職其黨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及諸色綵幣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器皿諸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永久者賢人君子之今名也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百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主

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嶽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綏靖錫以賢智世守茲土冠於海東允爲守禮義之國是故朝聘職貢無闕也慶謝之禮無闕也是猶四方之所同也至其恭敬栗栗如也純誠懇懇如也信義旦旦如也畏天事上之意愛身保國之心揚善遏惡之念始終無間愈至而猶若未至愈盡而猶若未盡油油如也源源如也邇者對馬壹岐暨諸小島有

盜潜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王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迪功渠搜即敘成周之隆髣微盧濮率遏亂畧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始舉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鎮號爲壽安鎮國之山錫銘詩勒之貞石崇示於千萬世銘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船密邇華夏通禱禮樂昭華風服御締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四

異錫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

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迪功遠島微寇敢鞠誦鼠竊蠅嘜潛其蹤爾奉朕命搜逋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禽姦兇荷校屈肘衛以鐵敵俘來廷口喁喁彤庭左右誇精忠顧咨太史疇勲庸有國鎮山宜錫封惟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磨萬世照耀扶桑紅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圭密等貢名馬方物謝賜見服恩賜錢鈔綵幣

殊域周咨錄誤以為二年又

御製銘失不載

永樂五年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來朝貢方物并獻所獲倭寇道金等

上嘉之賜勅褒諭曰王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兇

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朕甚嘉之茲特賜王白

金一千兩銅錢一萬五千緡錦紵絲紗羅絹四百

一疋疋僧衣十二襲帷帳余禱器皿若干事并賜

王妃白金二百五十兩銅錢五千緡綿紵絲紗羅

皇明聖德錄

卷北

七

綉八十四疋用示旌嘉之意

永樂六年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僧圭密等百餘人貢方物并獻所獲海寇

上命以寇屬刑部賜圭密鈔百錠錢十萬絲幣五表

裏僧衣一襲賜其徒從有差

日本國王源道義遣使昌宣等來朝貢馬及方物

賜鈔幣有差

命都指揮李龍指揮王雄總率山東官軍六千往

沙門島等處巡捕倭寇

日本國世子源義持以父源道義卒遣使告訃命

中官周全往祭賜謚恭獻賻絹布各五百疋復遣

使責詔封嗣持義日本國王賜錦綺紗羅六十四

命安遠伯柳升充總兵官平江伯陳瑄充副總兵

率舟師緣海巡捕倭寇仍命以牲幣祭告東海之

神

遣使責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持曰往者海寇出沒

爾父恭獻王能敬承朕命發兵殄之今海盜復作

王宜繼承父志發兵捕戮以光恭獻王之功

永樂七年

皇明聖德錄

卷之十

六

上聞倭寇犯東海千戶所退依鷹遊山勅總兵官豐

城侯李彬等曰為將出奇制勝之道在於臨敵隨

機應變此寇逗遛海濱正授死之時爾等宜乘機

運謀以立奇功并勅都指揮羅文李敬皆用心隄

備乘機勦殺

勅責備倭總兵官安遠伯柳升不奮力擒賊且救

豐城侯李彬都督費瓌併力勦捕

總兵官安遠伯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霧山遇

倭寇交戰賊大敗斬及溺死者無算遂夜遁即同

平江伯陳瑄追至金州白山島等處浙江定海衛

百戶唐鑑等亦追至東洋朝鮮國義州界悉無所見

上勅升等還師

永樂八年

日本國王源義持遣使圭密等奉表貢方物謝賜父謚及命襲爵恩

皇太子賜圭密等鈔幣有差

永樂九年

遣使賚勅賜日本國源義持金織文綺紗羅綾絹百疋錢五千緡嘉其屢獲倭寇也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七

廣東都指揮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千戶王儒等戰敗被殺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副總兵指揮李珪及海南衛所遣領兵指揮千百戶徐茂等勅不嚴兵備禦賊至又不救援賊去亦不追勦罪當死

上曰此不可宥姑今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永樂十一年

倭賊三千餘人寇昌平衛爵谿千戶所攻城城上矢石擊之賊死傷者衆遂退走至楚門千戶所備倭指揮僉事周榮率兵追之賊被殺及溺死無算

百戶唐鑑等亦追至東洋朝鮮國義州界悉無所見

上勅升等還師

永樂八年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素劾啓福建都指揮童俊不謹邊防遣幼弱指揮彭震巡海防倭軍無紀律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戶所福州羅源等縣殺傷軍民劫掠人口及軍器糧儲俊不遣兵救援賊遂乘勢攻圍平海衛城池指揮王雋督戰百戶繆真等戰死自辰至戌賊始退散彭震亦不應援定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六十一

海千戶所領兵百戶金旺等及福州右衛千戶王朝用等遇賊先遁致賊殺傷官軍及俊親領兵赴敵又逗遛不進縱賊出境俊受任方隅翫寇偷安委用非人失律喪師俊及朝用等厥罪惟均宜正典刑以警偷懦

日本國王源義持遣使圭密等奉表貢方物謝賜

父謚及命襲爵恩

皇太子賜圭密等鈔幣有差

永樂九年

遣使賚勅賜日本國源義持金織文綺紗羅綾絹

百死錢五千緡嘉其屢獲倭寇也

廣東都指揮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千

戶王偉等戰敗被殺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

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副總兵指揮李珪及海南衛

所遣領兵指揮千百戶徐茂等勅不嚴兵備禦賊

至又不救援賊去亦不追勦罪當死

上曰此不可宥姑令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命豐城侯李彬等所統捕倭軍士休息仍令各都

司嚴固備禦

按是年宥中軍都督劉江死罪江鎮守遼東不

謹斥候致賊入塞殺官軍

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勉圖後效

永樂十一年

倭賊三千餘人寇昌平衛爵谿千戶所攻城城上

矢石擊之賊死傷者衆遂退走至楚門千戶所備

倭指揮僉事周榮率兵追之賊被殺及溺死無算

於是浙江都司盡以所獲器械送京師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党衝奏近倭賊攻劫楚門千

戶所備倭都指揮胡麟王貢指揮李敬等失於隄

備請鞠治之

於是浙江都司盡以所獲器械送京師

永樂十三年

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近倭賊入

旅順口都督劉江領軍至金州衛相去甚近不策

應及明日調兵至而賊已遁都指揮周興巫凱俱

不用心隄備致倭寇屢爲邊患宜寘之罪

上曰江等職在守邊致寇如此罪本難宥姑記其過

使圖後效

永樂十四年

直隸金山衛奏有倭船三十餘艘倭寇約三千餘

在海往來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綠

海衛所令謹備及相機勦捕

遣人賞勅往金鄉勞使西洋諸番內官張謙及指

揮千百戶旗軍人等勅謙等奉命使西洋諸番還

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

百六十餘賊可四千鏖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

死無算餘衆遁去

上聞而嘉之賜勅獎勞官軍一級指揮賞鈔千

百錠綵幣五表裏千戶衛鎮撫鈔百錠百戶所鎮

衛所鎮撫旗軍校尉人等一級指揮賞鈔二

為民害遺者併其將皆不貸

勅捕倭總兵官都督同知蔡福還京所領官軍悉還原衛

中軍都督同知蔡福有罪謫交陟福先總舟師捕倭調度失律溺死官軍法司論真重典特宥而謫之事在十五年

按蔡福以五月丁卯受命而九月丁酉

勅召還京中間蒞事不過三月而以調度失律

溺死官軍論戍于時失律之罪嚴矣

直隸金山衛奏有倭船三十餘艘倭寇約三千餘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八

在海往來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綠海衛所令謹備及相機勦捕

遣人賫勅往金鄉勞使西洋諸番內官張謙及指

揮千百戶旗軍人等初謙等奉命使西洋諸番還

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官軍在船者纔

百六十餘賊可四千鏖戰二十餘合大敗賊徒殺

死無算餘衆遁去

上聞而嘉之賜勅獎勞官軍陞賞有差指揮千百戶

衛所鎮撫軍校尉人等俱陞一級指揮賞鈔二

百錠綵幣五表裏千戶衛鎮撫鈔百錠百戶所鎮

撫八十錠綵幣俱三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六十錠

綵幣一表裏校尉鈔六錠綿布四疋旗軍通事火

長軍匠鈔五十錠綿布三疋民醫匠人厨役梢水

鈔四十錠綿布二疋傷故者本賞外加賞指揮鈔

百錠綵幣二表裏千戶衛鎮撫鈔八十錠百戶所

鎮撫六十錠綵幣俱一表裏御醫番火長鈔四十

錠校尉三十錠旗軍通事火長軍匠二十錠民醫

匠人厨役梢水十五錠自御醫以下綿布俱二疋

永樂十五年

勅山東福建等都司令綠海衛所嚴整軍馬晝夜

謹備遇賊至隨機勦捕失機悞事必殺不赦時浙

江松門衛奏倭船在海往來故也

○遣刑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會

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有微葛成二即五郎者訊

之皆日本人群臣言日本數年不脩職貢意為倭

寇所阻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曰遠夷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姑宥其罪遣還

於是命淵等送還日本賜璽書諭國王源義持曰

爾父道義能敬天事大恭脩職貢國人用安盜賊

不作自爾嗣位反父之行朝貢不供屢為邊患豈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九

事大之道天生斯民立之主宰大邦小國上下相維無非欲遂民之主耳爾居海東最爾之地乃憑恃險阻肆為桀驁群臣屢請發兵問罪朕以爾狗盜鼠竊且念爾父之賢不忍遽絕曲垂寬貸冀爾悔悟比日本之人復寇海濱邊將獲其為首者送京師罪當棄市朕念其人或爾所遣未忍深究姑宥其罪遣使送還爾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責以圖自新凡比年並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還京不然爾罪益重悔將無及

永樂十六年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十一

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日隅薩三州刺史島津勝存忠等奉表隨來謝表曰日本最爾小邦自臣祖父以來受命朝廷霑被恩德不敢背忘比因倭寇旁午遮道海道朝貢之使不能上達臣自知有負大恩而境內之人肆為鼠竊者皆亡賴逋逃之徒實非臣之所知既皆為天兵所禽皇上天地之量父母之恩曲宥其罪悉皆遣歸臣之感戴莫盡名言伏望貴臣之罪自今許其朝貢如前不勝虔懼之至

上以其詞順特釋其罪命行在禮部宴賚其使遣還

金山衛奏有倭船百艘賊七千餘人攻城劫掠勒海道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今以兵策應又今各衛所固守城池賊至勿輕出戰有機可乘亦不可失務出萬全又勅福建山東廣東遼東各都司及總兵官都督劉江督綠海各衛悉嚴兵備

勅山東都司調馬走官軍八千人今都指揮衛青李凱統往綠海勦捕倭寇有功者奏聞陞賞退避者即斬以徇

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曰今倭寇為首者已被禽其遺孽未獲者尚出沒不常爾可相機勦捕若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十一

兵勢多寡不敵則固守城池慎勿輕戰

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賊人出沒之處至今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塌上其地特高望老鶴嘴金線馬雄諸島其旁可存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實為濱海襟喉之地已用石壘築城置煙燉瞭望從之

永樂十七年

救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并浙江福建綠海衛所

曰今朝鮮送回倭賊掠去軍士二人言賊欲來濱海為寇又海寧乍浦千戶所瞭見赭山西南海洋等處有倭船十餘艘望東南行爾等宜嚴備之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曰今朝鮮報倭寇饑困已極欲寇邊宜今緣海諸衛嚴謹備之如有機可乘即盡力勦捕無遺民患

勅山東緣海衛所嚴共備以金山衛奏有倭船九十餘艘在海往來故也

遼東總兵官中軍左都督劉江以捕倭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葦海塢上築城堡立煙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十一

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走軍赴塢上小堡倭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眾登岸徑奔萬洋塢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俟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江等領步隊逆戰寇眾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禽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上聞之賜璽書褒諭徵江還京師且今速上將士功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被召至封奉天翊衛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初名榮其父名江隸燕山左護衛兵籍有疾榮代役因冒父名至是始復其初名云錄遼東捕戮倭寇功賞廣寧伯劉榮等以下二百九十四人鈔幣有差

永樂十八年

緣海諸衛奏有倭寇三百餘人船十餘艘於金鄉福寧及井門程溪等處登岸殺掠復東南行勅遼東總兵官廣寧伯劉榮及山東浙江福建濱海諸衛嚴兵為備賊至則相機勦捕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十二

廣寧伯劉榮卒榮邳州宿遷人初冒父名隸籍燕山左護衛既受封始復其初名榮素以驍勇聞從上舉義攻大寧徇山東戰靈壁渡江至師為前鋒榮果毅善戰所向無敵由百戶累陞至中軍右都督永樂八年從

上北征破本雅失里之眾於靜虜鎮即陞中軍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率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其陣殺獲獨多師還受厚賞命守遼東訓練士馬守備甚嚴十七年夏瞭望倭寇將至率馬步兵置左右翼為伏先以弱兵誘之寇長驅而

前伏起夾擊自辰達酉寇不能支趨匿空堡中榮合兵圍數匝盡覆之僵尸相藉斬首千餘級俘其餘衆送京師封廣寧伯至是卒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侯謚忠武榮爲將馭士卒有紀律明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水東日計云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稿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壩築城堡立煙墩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北

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公計寇將至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壩前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炮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兵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而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目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於今受封之明年是永樂庚子四月辛丑薨于鎮享年六十有一計至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北

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官爲營葬賻卹甚厚復給舟車歸其喪今所經州郡皆致祭以其年某月某日塋金口御河鄉公諱榮世居邳州宿遷曾祖諱二公祖諱小大父諱江俱追封廣寧伯曾祖妣余氏祖妣張氏母張氏繼母馬氏俱贈夫人配馬氏子湍襲伯爵早卒繼室余氏封人子淮早卒安繼襲伯爵側室高氏子麟陳氏子正通四人女一人在室孫若干人及考遼陽誌則曰廣寧伯劉江少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堠練甲兵永樂已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

海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
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累不
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
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
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塌下江
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
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
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
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
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二

七

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
臨陣作真武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
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
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
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
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至死未必無傷于
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
法顧諸公未察耳事聞恩禮優隆進伯爵云按海
倭之患北自遼海而山東而淮楊崇明太倉金山
而浙而閩而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

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熄矣雖
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出
劉忠武公之右者忠武之功大矣抑考之遼志作
崇景泰中出五倫書後固無補于書文敏碑中亦
無金州王家山嘉之詳倭船生獲今皆有的數書
而能然載筆者考究之功于是有不可誣者矣獨
惜兩京類稿在父子名諱譌謬至是則楊氏子弟
難追其責噫忠武之戰功楊公之文字傳于世者
不四五十年之久取信之難已如此吾安得而不
致深慨于斯也哉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七

望海塌之捷人知有劉江而不知有劉榮榮江之
本名也榮父名江有疾榮代役因冒父名大捷封
伯始改正云五倫書既止標代役之名楊文貞兩
京類稿又不詳更名之故所以水西日記輕下持
論葉公名臣而不覩金匱之藏尚有此誤又况于
草野之人執筆而以臆記乎此野史之所以可恨
也

永樂十九年

廣東巡海副總兵指揮李珪在朝州靖海遇倭賊
與戰殺敗賊衆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并所獲器

械悉送北京

命都督僉事胡原充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銘都指揮使薛山為副率領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人巡捕倭寇

籌海圖編云永樂二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今銅甌猶存爐竈遺趾在蘆頭堰降勅褒獎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遠例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本

物 馬 鎧 硫黃 貼金扇 牛皮 鎗盔 蘇木 塗金裝絲屏風 劍 灑金厨子 灑金手箱 灑金木鈹角盃刀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描金筆匣 水晶數珠 抹金提銅鈹 瑪瑙

永樂九年遣三寶太監王進奉使日本收買奇貨至寧波選壯軍顧通號大漢將軍同往彼夷初御以禮後起別議輒下滾江龍于港口得支港潛出彼夷婦密引而歸

騏按錄永樂元年遣使而二年無鄭和三年遣

使有鴻臚寺少卿潘賜內官王進等而九年無王進日本國王獻所獲倭寇嘗為邊害者乃三年中事而野史誤以為二年四年遣使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而野史亦誤以為二年凡稱歷

朝遣使入貢者考之實錄十無一合野史之不足據若此然實錄于遣使姓名或載或不載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又按日本不待遣使首先納款然後遣使與圭密同往事在元年十月

皇明馭倭錄卷之二

九

國史雖不載使臣姓名似即通政趙居任蓋歸自高麗仍遣之耳太監鄭和之下海既在日本通貢之後和亦未嘗至日本詳見星槎勝覽及太倉州誌

永樂元年二月甲寅遣左通政趙居任等使朝鮮賜居任等有差

永樂元年八月癸丑遣官往賜朝鮮安南占城暹羅琉球真臘爪哇西洋蘇門答刺諸番國王絨錦織金文綺紗羅有差行人呂讓丘智使安南按察副使聞良輔行人甯善使爪哇西洋蘇門答刺給

事申王哲行人成務使暹羅行人蔣賓與王樞使
占城真臘行人邊信劉亢使琉球翰林待詔王延
齡行人崔彬使朝鮮人賜紵絲衣一襲鈔二十五
錠使朝鮮者加衣一襲及皮裘狐帽

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
等聚衆於三佛齊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
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往爪哇古里柯枝暹
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獸貢獻至七年回
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
國其王亞烈若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明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三

廿一

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 恩宥
俾復歸國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
等國其蘇門答刺國僞王蘇幹刺寇侵本國其王
遣使赴 闕陳訴請救就率官兵剿捕神功默助
遂生擒僞王至十三年歸獻是年滿剌加國王親
妻子朝貢 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
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冊國進麒麟番
名祖刺法并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東國進花福祿
并獅子卜刺哇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鷄爪哇國古
里國進麋里羔獸各進方物皆古所未聞者及遣

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文朝貢 永樂十九年統領
舟師遣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
本國其各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宣德五年仍
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于祠下思昔數次皆仗神
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見太倉州志
騏按永樂中日本國王源義兩獻所獲海寇
朝廷嘉之當其沒也遣中官往祭賜謚恭獻爾時
尊事 中國等于琉球則日本亦我 中國之臣
子請封請貢奚而不可第有國王在柰何施之于
闕白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吾夫子之言雖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三

廿一

之夷狄不可棄也

皇明馭倭錄卷之三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洪熙元年

金山衛指揮魏保奏近者倭船泊海岸督軍巡捕後所千戶蕭旻日事酣飲調遣不至又本所城垣烽堠俱不修葺乞治其罪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軍官職在禦侮寇至不應援不
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于
公候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十一

宣德元年

出京庫弓一萬箭三十萬給山東諸衛軍從備倭
都指揮使衛青奏也

宣德二年

備倭都指揮使衛青奏緣海之地紆回四千餘里
城堡烽堠三百餘所比年近海諸衛官軍累調營
造軍糧今當備倭時月而守瞭者少恐誤事機山
東都司亦奏左軍都督府今徵取軍士餘丁營繕
乏人應役

上命行在兵部臣曰役人能節其力則事亦不誤其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十一

今工部以所役緣海軍士分兩班更代則備倭赴
役兩不妨誤餘丁更不必取

宣德四年

福建都司奏倭賊自鎮海衛古 巡檢司登岸攻
圍城池却傷人民附近銅山千戶所不策應追勦
都司把總都指揮僉事洪貴不能嚴兵隄備亦不
督兵赴援悉請論罪從之

賞捕倭將士先是浙江海門衛倭寇自蚶嶼亭嶼
二港登岸攻城千戶徐忠等率衆敗之寇退走又
爲巡海指揮路鐸所敗餘寇狼狽奔走至是上其

功狀命行在禮部議賞禮部請依洪武中捕倭例
陞賞凡陸地殺獲有功者不陞官軍各賞銀二十
兩鈔二十錠今千戶徐忠等宜准此例水路殺獲
有功并獲賊船者陞一級官賞銀五十兩鈔五十
錠軍旗賞銀五十兩指揮路鐸等當准此例但未
獲船不陞宜悉令其家人赴闕關給
上曰賞當如例其遣人賞往給之或于浙江官庫支
給亦便

宣德十年

日本國遣使臣中野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三

賜紵絲紗羅絹布銅錢有差仍命賚敕及白金文
錦紵絲表裏紗羅等物歸賜其國王及妃
嚴私下海捕魚禁時有奏蒙頑之徒私造船下海
捕魚者恐引倭寇登岸行在戶部言今海道正欲
隄備宜敕浙江三司諭沿海衛所嚴為禁約敢有
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從之

正統元年

山東備倭都督僉事衛青有疾命太醫院遣醫士
調治

命行在中軍署都督僉事李福往山東提督備倭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尹鏗言沿海備倭官軍行糧
於淮安揚州軍儲等倉關運路遠人難請以如臯
鹽城三縣該徵稅糧量于本處倉存留備給從之
正統二年

巡撫浙江戶部右侍郎王淪等奏浙江沿海等處
洪武間量其險易建立衛所備禦倭寇陸置烽墩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四

水設哨船無事則各守地有警則互相策應是以
海道寧息人民莫安永樂間因調官軍於沈家門
等處設立水寨既而松門等處累被倭寇登劫掠
衛所官軍不敷水寨策應不及致彼得以乘虛而
我軍莫能制勝乞照洪武事例悉免轉輸俾專捍
禦仍令都司每歲令都指揮一員嚴加提督從之
正統四年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房威奏五月初一日倭賊登
岸犯桃渚千戶所殺虜人民千戶穆晟虛張賊數
掩匿失機而都指揮同知張翥都指揮僉事朱興

巡海御史李奎不能相機追捕反擁兵自衛請皆
寘于法為將來警

上曰晟既失機又敢欺妄其罪之考等始勿違其令
從實自陳因款浙江三司御史及翥等嚴加哨備
遇賊互相應援相機勦滅如仍前坐視罪不輕貸
浙江備倭都指揮張翥巡海都指揮朱興監察御
李奎指揮程思道俱任俸半年以倭賊肆殺鹵挑
渚城翥等不能嚴兵以備故也

命提督備倭官浙江都司都指揮同知張翥提督
福建都指揮僉事吳凱提督浙江復命南京守備

明馭倭錄 卷之三 五

襄城伯李隆等選都指揮一員提督南直隸沿海
地方先是沿海備倭惟命翥提督至是以地方廣
濶復增命凱等仍戒遇警互相策應勿自分彼此
失誤事機違者罪之

監察御史李奎巡督浙江沿海邊衛而倭賊劫殺
桃渚城巡撫侍郎王淪奏奎不嚴巡督且治其罪
奎亦撫取淪不法數事以聞事下行在戶部請俱
違法司究治詔今奎等自陳至是奎具陳罪狀

上以奎既服罪姑宥之

正統五年

陞金山衛指揮同知王勝昇福建都指揮僉事提
督備倭先是巡按監察御史成規等奏備倭都指
揮同知張翥近因海道寧息因循懈怠號今不嚴
戰守無備以致各寨缺少官軍六千餘人哨船七
十餘艘兵器鎧甲亦多損散及奉命分督福建地
方復還遷延不赴乞逮治之別選官提督

上命行在都察院詳翥所犯兵部選官代之於是都
察院劾翥先求總督直隸浙江福建三方求之不
得心懷怨望故茲方命不赴所督地方乞逮至京
正其罪兵部奏選勝才堪任用

明馭倭錄 卷之三 六

上命翥赴京自陳陞勝往代之

造浙江海舟時監察御史李奎言洪武間浙江沿
海衛所備倭海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止有一
百三十二艘不足備禦事下巡按御史及都布按
二司議奏請先造一百二十六艘寧波府知府鄭
珞又言急未得完恐悞邊警仍命巡撫侍郎周忱
計之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海舟必得米千石
則物料百需皆具踰三月可完今各衛所已造七
十六艘其五十艘所費若干官庫物不足給而杭
州府倉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歲

計官吏人等取給不過六萬石久則陳腐無用請以新輸米給工匠每舟給九百八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

上是其言命即行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奎等奏平湖縣梁莊倭船易伯宜立寨堡輪撥官軍守備從之

提督福建備倭都指揮同知張翥初坐桃渚城失機諸罪

上每曲宥之翥愈驕肆不奉法巡按御史成規奏其狀行在都察院請寘于法詔翥詣京自陳翥至後

皇明駁倭錄

卷之三

七

不輸罪于是六科十三道交章劾之

上命三法司鞫問坐失機論斬錮之都察院獄

正統六年

命出直隸蘇州府官廩米二萬石造補倭船

陞南京廣洋衛指揮同知陳暹為署都指揮僉事奉敕于浙江備倭

山東備倭署都督僉事李福奏官軍原領弓箭年久蕪以海霧蒸解膠漆不堪禦敵及神銃礮黃急

缺應用乞于南京內庫支給從之

正統七年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忠等奏臣會同總督備倭

署都指揮僉事陳暹等看得海寧衛百戶羅賢所

言欲將沿海每衛所撥海船一艘官軍百人出海

巡哨誠恐假此為由出境謀利反誘倭寇入境侵

掠臣等議得觀海定海臨山寧海四衛雖皆近海

然多派沙倭寇卒難登岸惟定海所屬烈港沈家

門黃溪港正衝要之所乞將四衛并所屬官軍海

船各以其半每三月一交代俱付烈港停泊往來

于沈家門黃溪港及本境海道巡哨并其他衛所

調哨官軍每年俱限正月終出海七月終各還本

衛所屯守庶勞逸相均防守不誤

上從其議

先是山東備倭署都督僉事李福奏即墨三營備

倭官軍雖各衛所遠者至一二百里其間道多溝

渠過夏水長不可渡恐悞策應青燈萊三府有漁

舟方春而漁及夏則止乞命所司僉漁戶舟以渡

免其雜徭事下山東三司及巡按御史覆之以為

漁舟有稅課不可重役其溝渠淺者不必舟渡惟

萊陽縣南五龍河膠州東新河宜令有司出官物

造舟付守墩軍操渡

皇明駁倭錄

卷之三

八

上從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璽等奏倭寇二千餘犯大
嵩城殺官軍百人虜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
器無筭守禦指揮蔣鏞等兵備不嚴以致失機總
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陳暹委官都指揮僉事李
貴統船四十艘圍賊于中乃按兵不動縱之逸去
按察司僉事陳耘分巡海道朋比不効請正其罪
上曰鏞罪應死姑貸之暹貴今巡海御史鞠實處置
兵部同靖遠伯王驥選武職代之
勅總督備倭都指揮使李信及浙江三司巡海御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九

史等曰朕聞近年遊軍遊民與倭寇交通或被其
劫制詢我虛實然後乃敢捨舟登岸殺虜軍民爾
等宜從長計議凡海口港汊通賊去處或開濠塹
或為吊橋或城門可併者併之或水邊要害去處
砌築垣牆置門出入不許居民臨水開市以誘賊
寇及私下海泄漏聲息嚴督旗軍輪流瞭望若失
瞭望致賊登岸者必殺不赦若賊登岸今驍勇者
從間道燒其舟楫亦足致勝爾等宜博採衆議區
畫方畧條奏以聞
命戶部侍郎焦宏往浙江整飭備倭先是浙江三司

奏五月二十二日以後倭寇二千餘人臨爵溪千
戶所城雖被官軍擊却尚潛海島兵部言宜遣大
臣一員往理其事故有是命
勅整飭浙江備倭事戶部侍郎焦宏兼理蘇松沿
海備倭事

命浙江沿海諸衛所運糧官軍悉回原衛所操練備
倭

先是倭賊入浙江大嵩千戶所城總督備倭署都
指揮僉事陳暹委官都指揮僉事李貴及守備指
揮千百戶俱下巡海御史高峻鞫問至是論以失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十

陷城池各斬且言貴先知有賊不急報各處為備
指揮沈容因娶妾潛回原衛千戶劉濟私採木植
擅離地方情尤重

上命斬貴容濟三人以徇暹等俱杖一百發邊衛充
軍

賞浙江寧波府民鄭道堅等五人絹布各一疋鈔
五百貫以殺倭賊功也

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八事一禦虜莫善于燒
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資者草近年燒荒遠
者不過百里近者纔五六十里胡馬來侵半日可

一第... 冊... 9 三二下

至向者甘肅今者義州屢被擾害良以近地水草有餘故也乞勅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胡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戎雖有一行之勞而一冬坐卧可安矣一積糧莫先於屯田近年屯田皆取衛所老弱之人是以糧無所積乞將馬隊守瞭夜不收并精選奇兵遇警調用外其餘悉令屯田責其成效俟秋成之後歸伍操備如此則民力不勞而邊儲有積矣一虜使入貢朝廷每遣官錫宴賞賚有加但大彘之性實貪貨利交易物貨稍不足其欲輒凌侮驛夫傷殘市

皇明欽定倭錄

卷之三

十一

人朝廷每曲法宥之彼以我爲可欺而恣肆不止乞凡遇虜使非禮凶虐即令其酋長自責罰使知朝廷法度之明如此則中國尊嚴而夷狄知戒矣一邊境士卒終年演習武藝別無獎勵止是視其軍裝有不稱加捶楚致其貧難逃竄者有之乞將陝西山西稅課贖罰量撥其寧大同等處收買皮鐵筋角以供修造軍器遇總兵官會同較藝果有才勇騎射特出者量加賞賚如此則賞罰明信而三軍鼓舞矣一備倭戰船官軍近年以哨瞭爲名停泊海港竊還其家者有之販鬻私鹽捕魚採薪

者亦有之及倭寇突入孤立無援反爲殺掠乞今監察御史時加巡視遇有損壞即令脩理如此則船無朽壞而邊境有備矣一沿海衛所軍士有摘撥運糧者亦有離遠屯田百里之外者又有本城倉廩無糧撥往他所關給者遇有緊急調度不及乞自今沿海軍士免今運糧離遠屯田者今附近城郭屯種倉廩無糧者今有司于秋內發補如此則屯田不悞倭寇有防矣一沿海衛所官多將軍士貧弱者守備富壯者侵占有官一員占至百人者又有刁軍畏懼守邊往往挾制官旗不聽調遣

皇明欽定倭錄

卷之三

十二

者乞命才幹武臣一員職專提督脩其城郭足其部伍如此則法今歸一人有所屬矣一沿海守備官軍盈甲器械有所損壞乞將所官司贖罰銀解京庫今都布按三司等官計查脩理物料量給收買監備給軍操用如此則器械鋒利軍民無擾矣上命所司計議以聞頗採用之

正統八年

勅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郭智曰廣東綠海地方設衛所城堡於要害之處專備倭寇比聞都司衛所官不得其人貪污暴虐玩法欺公或侵用月糧或

賣放軍士或私下海捕鯨或今營幹家務以致軍
伍空缺兵備廢弛脫遇警急何以應用近者浙江
桃渚等處為倭寇攻劫失機官旗俱已梟首示衆
實由平日廢弛所致今特命爾整飭綠海備倭軍
務爾即同都司巡海官徧歷各衛所地方詢察前
弊務從清革凡有當建置者從長審處仍與三司
御史公同推舉都指揮或指揮智謀驍勇歷練老
成堪任邊務者一人具名來聞今總備倭之事如
不勝任連坐舉主爾為方面風憲重臣素諳邊事
宜體朕付托之重持廉秉公恪勤所務必使政備

聖朝聖優錄 卷之三 事

舉邊境無虞乃稱爾職
命浙江整飭備倭戶部右侍郎焦宏兼理福建備倭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鄭觀奏登州營備倭官軍八
百六十名俱青州等衛撥來而登州衛官軍却撥
一百餘名南去即墨營備倭此蓋總兵官李福貪
賄作弊乞將登州衛官軍存留本衛備倭將青州
等衛官軍退還其沿海附近衛所官軍撥與文登
即墨二營帶領家小隨任備倭不許更動以為文
計事下山東布按二司會巡按御史覆實言登州
文登即墨三營官軍三千九百二人宜今各帶家

小隨營任坐月糧登州營就本府倉文登即墨營
就文登即墨縣倉全關米一石行糧俱任支計算
一年積出行糧二萬八千餘石不特糧儲省費亦
且軍不被害奸弊可除李福貪取靈山衛銀三十
兩大布一百疋已為按察司副使鍾祿所劾奏臣
等以山東沿海地方南北二千餘里總兵鎮守備
倭誠為重任今李福貪賄作弊廢糜軍政倘遇警
急悞事非小

上曰免換官軍兵部准行李福役占軍人速今改正
其受靈山衛贓物都察院究實以聞

聖朝聖優錄 卷之三 事

戶部右侍郎焦宏奏浙江綠海衛所地方廣濶海
道崎嶇先因備倭都指揮不分守地方遇警互相
推托以致誤事臣今會官議得自乍浦至昌國後
千戶所一十九處今署都指揮僉事金玉領之自
捷跳至蒲門千戶所一十七處今署都指揮僉事
蕭華領之其昌國衛當南北之中今總督備倭都
指揮使李信居中駐劄往來提督庶責任有歸邊
境無患從之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重奏沿海備倭官軍每歲
都司按察司各委官提督今海道未寧地方廣遠

宜更委布政司官兼督并嚴東巡檢司官兵隄備從之

戶部右侍郎焦宏言海門衛挑渚千戶所城池舊有塘岸障隔海潮歲久坍塌潮水滄浸不堪居住况倭寇竊發艱于防制已會議于臨海縣地名芙蓉村創築城池撥官軍備禦所占官民地一百二十畝有奇應輸稅糧米麥鈔乞為除豁從之

戶部右侍郎焦宏奏福建備倭都指揮僉事賈忠劉海宜分管地方自福寧至莆禧八衛所屬忠自崇武至玄鍾十衛所屬海其總督備倭署都指揮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五

僉事王勝則今居中往來提督從之

先是浙江備倭都指揮使李信奏永樂中原于沈家門等處立三水寨合兵聚船以備倭寇海道一向寧息正統二年始掣散水寨各守地方自此海寇益多又况海寧臨山等衛無港泊船遇有倭急拒禦良難乞復舊為便事下兵部移文侍郎焦宏審實至是宏奏信言非是且定濱海衛所泊船港次以間從之

先是戶部右侍郎焦宏言浙江及蘇松沿海衛所修造備倭船皆官軍采木經歲未完誠誤急用臣

聞永樂間徵處等府商販竹木杭州府稅課司抽分俟用后止收鈔以故備船料物皆官錢買用不足復徵諸民民既納糧復加以此實不堪處乞敕該部計議仍今抽分遇有船敵即以所需支給庶民無科擾官得實用事下工部移文巡撫直隸工部右侍郎周忱及浙江三司勘其利否至是報宏言誠便從之

正統九年

增置松江府蔡廟港胡家港二堡摘金山衛屯田官軍六百人分守以備倭寇從知府趙豫等奏請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六

也

敕諭朝鮮國王季禔曰王嗣國東藩保障邊境丸體爾先王事天敬大之心秉恭摠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恩眷待不替益隆可謂君臣一心始終靡間者矣王茲復遣陪臣幸引孫等械送擒獲犯邊倭賊失刺沙也門等五十七名來獻足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亦以見王守邊得人而有禦暴之功然此賊譎詐狡險狐鼠為心尚慮殘黨竄伏竊圖報復王自今益宜誠約守邊頭目嚴切隄備遇賊出沒即乘機擒勦仍差人馳報遠總兵等

官防慎務俾賊黨殲滅邊境肅清彼此人民輯寧
惟永庶副朕一視同仁之意遂賜王粧花絨錦段
六織金紵絲麒麟等段四各色紵絲共一十六綵
絹二十令引孫賚去弁賜引孫等宴及絹布有差
廣東按察使郭智奏沿海備倭官軍宜以每月朔
望于小海內駕船操習水戰從之

廣東按察使郭智言海門大鵬等守禦千戶所城
皆低小城上路亦狹隘不便旋折如有不虞豈能
當敵請發附近丁夫增築高廣甃以磚石從之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曹義奏朝鮮國報倭賊聲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七

息

上命緣海備倭官整飭兵備謹慎隄防遇賊近邊相
機勦殺但怠慢誤事俱治以重罪

正統十年

敕諭朝鮮國王李禔曰曩者倭賊出沒王境王已
生擒失刺沙也門等解京今復獲其餘黨沙彌反
刺遣陪臣唐孟賢械送至京益見王忠誠衛國之
心良用嘉悅然蠢爾倭寇憑負海島鼠竊狗偷罔
有悛心王宜嚴守備以保生民若復寇邊朝廷必
命官軍勦滅之或復侵軼王境王宜調遣將臣擣

其巢穴盡俘其類用寧邊患則王之功烈將匹休
千古之賢藩而垂今譽于無窮矣王其欽承之

正統十一年

浙江右叅政高峻奏緣海巡檢司五十餘處皆備
倭要地然城多土築卑小而民兵皆衣紙甲乞敕
有司甃甃城造鉄甲庶爲久利從之

正統十二年

廣東備倭署都指揮僉事杜信言缺軍守城恐倭
寇登岸難于防制請以海南衛南山守禦千戶所
屯軍取回守城以屯田牛具撥民承種事下戶部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八

言倭寇出沒防備有時屯田法廢使民經涉海洋
以給軍餉恐非經久至計本處如果缺軍防守止
宜摘撥正軍守城操備仍令餘丁如舊屯種務俾
不失原定分數如故違不遵從提督屯田風憲官
違治從之

正統十三年

敕福建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王勝近命大軍征勦
沙尤叛寇慮賊徒計窮潛謀竄海爾等宜嚴加隄
備哨探賊情如能相機勦殺一體卹賞

正統十四年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沈銜奏海賊駕船十餘艘泊
福建鎮海衛玄鍾千戶所攻圍城池官軍射却之
玄鍾地隣湖州恐賊犯境已檄備倭都指揮杜信
等嚴督隄備

總督浙江備倭都指揮使李信奏温州府平陽縣
地隣福州府福寧縣為彼賊流劫縣境攻圍蒲門
千戶所守備指揮呂真等率官軍敵却之

上命兵部移文信及巡海叅政袁鏡嚴飭所司相機
撲捕若失陷城池處死不赦

廣東總督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等官杜信等奏往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七

者奉命所部沿海衛所專一備倭防賊頃年廣東
都司將南海等衛官軍調去瀧水等地方操守今
又調廣海香山海朗新會東莞大鵬海豐海南各
衛官軍前去瀧水信雷地方征勦恐沿海賊徒聞
知上岸劫掠以何為備

上曰瀧水與緣海不知何處為急爾兵部即馳文與
廣東三司及巡按御史酌量賊情緩急以處治之
務在彼此得宜不致誤事

備倭都指揮使翁紹宗言直隸金山太倉鎮海蘇
州揚州高郵淮安大河八衛弁守禦青村等千戶

所造青布響甲地土卑溫易壞請如舊造青油鈇
甲可以久用從之

山東等處總督備倭永康侯徐安等奏比見倭寇
往來海中慮其登岸搶掠即墨縣陰島社請遷其
民于陳馬莊居住驗戶丁多寡撥與空閑屯地耕
種事下戶部覆奏從之

命浙江都指揮僉事王謙總督官軍備倭代都指揮
使李信還司操守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三

七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景泰元年

福建備倭都指揮僉事王勝奏沿海二十四衛備倭船歲久多損敝不堪修補其舊有大舟皆四五百料滯重不便行使乞敕都布二司量發工料改造以為邊備從之

景泰三年

鎮守福建刑部尚書薛希連等奏今備倭軍船分為九澳星散勢弱看得烽火門小埕澳南日山浣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二

澳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官軍船分立五寨哨捕其腹裏衛分出海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軍行糧宜於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作行糧隨處支給每寨委能幹指揮二員歲一更代把總今後辦課魚船止許四十料已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水寨巡司遇到量撥官軍弓兵護送仍令出海備倭都指揮等官往來巡督庶得邊方無患從之
備倭都指揮使翁紹宗奏崇明沙備倭船樓檣高

大一泊港消非大信潮水不得出請改造如浙江八檣船輕戍可用從之

景泰四年

鎮守福建右少監戴細保奏清灣巡檢司倭賊登岸殺傷巡檢葉旺攻進城內劫掠人財其備倭都指揮僉事楊海王玉俱回家失於提督官軍守備以致把總指揮千百戶周鼎等亦各不用心覘捕宜治其罪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皇明馭倭錄卷之四

二

都察院奏福建都指揮僉事王玉職專備倭不嚴督官軍守備輒私歸致倭賊劫殺人財焚毀官舍宜行巡按御史問罪降為事官立功從之
日本國王遣使臣允澎及都總通事趙文端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并綵幣表裏等物有差
日本國王副使允澎等奏在昔
太祖高皇帝頒賜下國天龍寺佛前花瓶二香爐四龜鶴燭臺各一近年被火燒壞今以舊式進呈乞賜臣等齋回祝延

聖壽命工部造與之

禮部奏日本國王有附進物及使臣自進附進物俱例應給直考之宣德八年賜劄蘇木硫黃每斤鈔一貫紅銅每斤三百文刀劍每把十貫鎗每條三貫扇每把火筋每雙俱三百文抹金銅鉢每箇六貫花硯每箇小帶刀每把印花鹿皮每張俱五百文黑漆泥金灑金嵌螺甸花大小方圓箱盒并香壘等器皿每箇八百文貼金灑金硯匣并硯銅水滴每副二貫折支絹布每鈔一百貫絹一疋五十貫布一疋當時所貢以斤計者硫黃僅二萬二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千蘇木僅一萬六百生紅銅僅四千三百以把計者衣刀僅二腰刀僅三千五百耳今所貢硫黃三十六萬四千四百蘇木一十萬六千生紅銅一十五萬二千有奇衣刀四百一十七腰刀九千四百八十三其餘紙扇箱盒等物比舊俱增數十倍蓋緣舊日獲利而去故今倍數而來若如前例給直除折絹布外其銅錢總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貫一百文時值銀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二兩有奇矣計其貢物時直甚廉給之太厚雖日厚往薄來然民間供納有限况今北虜及各處進貢

者衆正宜節節財用議今有司估時直給之已得

旨從議有司言時直紅銅每斤銀六分蘇木大者銀八分小者銀五分硫黃熟者銀五分生者三分臣等議蘇木不分大小俱給銀七分硫黃不分生熟俱五分生紅銅六分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九十兩直銅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貫刀劍今每把給鈔六貫鎗每條二貫抹金銅鉢每箇四貫漆器皿每箇六百文硯匣每副一貫五百文通計折鈔絹二百二十九疋折鈔布四百五十九疋錢五萬一百一十八貫其馬二疋如瓦刺下等馬例給紵絲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四

一疋悉從之

景泰五年

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奏蒙賜本國附搭物件價直比宣德年間十分之一乞照舊給賞帝曰遠夷當優待之加銅錢一萬貫允澎等猶以為少求增賜禮部官劾其無厭命更加絹五百匹布一千匹

禮部奏日本國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賞展轉不行待以禮而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貪婪略無忌憚沿途則擾害軍民歐打職官在館則陸楚

館夫不遵禁約似此小夷敢爾傲慢若不嚴加懲治何以懾服諸蕃宜令錦衣衛能幹官員帶領旗校人等示以威福催促起程如仍違拒宜正其罪從之

浙江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馬良奏沿海臨山等衛備倭船四百餘隻常年被風漂流損壞者已三之一乞勅有司積材督工補造庶嚴邊備從之

景泰六年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曹凱言四事一近海備倭民夫乞行鎮守等官體勘若係要衝之處宜給與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五

盔甲鎗刀就隣近巡司時常操備其不係要衝者革罷一沿海備倭船乞於沈家門等處仍立水寨委廉能都指揮分定地方往來巡哨一都指揮并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徐鑑等共八百六十七人役使辦納月錢種田等項軍餘共四千五百八十人乞行該部禁約一盤石等衛蒲岐等千戶所逃故軍人一百七十人原籍府縣不行依例清勾却以異姓軍人補役紀錄冒名支糧乞行清理庶免紊亂軍政

帝命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等斟酌可否行之

天順二年

勅責備倭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翁紹宗曰嘉興乍浦河泊所歲進黃魚係舊制近年以來因爾不許漁船越境出海又令官軍擒拏以致不得採捕遂缺供薦先已取爾招服爾宜自咎遵奉朝命省令所轄官司毋得阻滯顧乃全不關心今歲漁船又被攔截索錢不得採捕及船戶具告前情自知阻誤虛詞妄奏遮掩已過朝廷託爾以邊方重寄當輸忠效勤正已卒人爾乃恣意貪黷不才怠慢論法實難容恕今復從寬且不孥問罰俸一年令爾自省若再恬然不改阻誤歲進自取禍敗決不可逃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六

天順三年

勅朝鮮國王李瑋該本部奏稱得王咨有日本國差人盧圓等到國言國王源義政以先差去進貢使人失禮蒙朝廷恩宥放回將本人科罪今欲差人赴京謝罪緣日本國僻在海隅去京路遠其情真偽難以遠度勅至王即拘盧圓等詳審前項傳說如果真實無偽轉行源義政說朝廷以爾既能悔過自新准令撰造謹言老成識達大體者為使

一來朝貢往來中途不許生事若或似前搶掠財物
欺凌官府罪必不宥王其審實停當而行毋得忽
畧

禁浙江并直隸緣海衛軍民不許私造大船糾集
人眾携軍器下海為盜敢有違者正犯處以極刑
家屬發戍邊衛從備倭揚州等處都督僉事翁紹
宗奏請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彭彬劾奏把總備倭都指揮
僉事桂福不嚴備禦以致倭賊擄掠官船僉事牟
俸亦劾福措剋軍士都察院請逮治福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十一

上命福且狀以聞福輸罪宥之

成化四年

日本國王源義政遣使臣清啓等奉表來朝貢馬
及 扇盛甲刀劍等物

日本國使臣麻答二郎於市買物使酒手刃傷人
禮部奏其強橫行兇宜加懲治

上以遠夷免下微付其國正使清啓治之啓奏欲依
臣俗事例處治但在禮義之地不敢妄為俟臣還
國依法治之且引伏不能束罪

上 皆宥之既而所傷者死禮部復奏麻答二郎行

兇傷人致死雖免問罪宜依律追銀十兩給死者
之家埋葬仍省諭各夷使知朝廷寬宥懷柔之意
從之

成化五年

禮部奏日本國所貢刀劍之屬例以錢絹酬其直
自來皆酌時宜以增損其數况近時錢鈔價直貴
賤相遠今會議所償之銀以兩計之已至三萬八
千有餘不為不多矣而使臣清啓猶援例爭論不
已足則雖傾府庫之貯亦難滿其窟壑之欲矣宜
裁節以抑其貪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十二

上是之仍令通事諭之使勿復然

日本國使臣清啓等將還賜宴及金織衣等物有
差其回賜特賜國王源義政綵段二十表重紗羅
各二十四匹錦四段白金二百兩王妃綵段十表裏
紗羅各八匹錦二段白金一兩并勅諭俱付清啓
啓等領回復遣官伴送設饌待之出境勅諭國王
源義政曰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一國之
人良用爾嘉朕恭承

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特遣正使清啓等齎捧
表文并以馬匹方物來貢且見王之勤誠茲因使

回特令齋 王并賜土及王妃其體朕至懷故
論

日本國使臣清啓船凡三號其一號二號俱已回
還其二號船上官玄樹等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
物乞如數給價回國庶王不見其罪事下禮部言
四夷朝貢到京有物則有償有貢則有償若狗其
請給價恐來者倣效捏故希求查無舊例難以准
給

上曰方物喪失本難憑信但其國王效順可特賜王
絹一百匹絲段十表裏既而玄樹又奏乞賜銅錢

皇明歷代錄 卷之四

九

五千貫禮部復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
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縣人先年負義逃入
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玄樹准再與銅錢五百貫速遣之去宗達不必
究治若再反復族其原籍親屬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鑑言倭夷奸謫時來剽掠
海邊見軍官追捕乃陽為入貢伺虛則掩蔽邊境
往者大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
回容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
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適者倭使清啓凌轢

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宜移文備倭
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斤埃以防
其姦從之

成化六年

日本國使臣入貢還至寧波府航海以去有僧感
訓潛登岸欲留中國學經浙江備倭都指揮張勇
等奏送至京禮部以勇等不先聞奏請治其罪
上令自陳既而勇等伏罪宥之

成化十三年

日本國遣正副使妙茂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宴
并金襴袈裟絲段等物仍令齋勅及白金錦段回
賜其國王及妃妙茂又以國王意求佛祖統紀等
書命以法苑珠林與之

皇明歷代錄 卷之四

十

錦衣衛奏采顏等衛并日本國差來使臣於會同
館爭奪柴薪日本從人歐采顏夷人事聞
上命禮部曉諭各夷宜遵守禮法毋相爭競

弘治九年

日本國王源義高遣正副使壽萱等來貢回賜王
及王妃錦段白金等物賜壽萱等宴併絲段等物
如

禮部奏日本國遣使入貢至濟寧州夷衆有持刀
殺人者其正副使壽瑩等不能約束乞賜裁抑
上命今後日本國進貢使臣止許起送五十人來京
餘存留浙江館穀者嚴為防禁

弘治十二年

福建備倭官軍快哨船為海賊所奪者二艘軍士
為所掠者十八人仍索取金物為贖命罰帶管巡
海副使韓紹宗備倭都指揮郭英俸各三月把總
等官張宏等下巡按監察御史逮問

弘治十二年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十一

命福建備倭把總指揮五年一更總督巡海官三
月一次出巡互相更代并行遼東等處從鎮守太
監鄧原奏也

弘治十八年

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魏紳等奏上處置海道事
宜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鬪輕生中間為盜之
徒多起於爭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漲西坍
無歲無之舊坍者多是有糧之地新漲者盡歸於
有功之家以致貧弱陪糧富豪專利始有警訟終
則劫奪習染成風遂至嘯聚臣欲於附近府分

官檢閱如其處先有而今坍某處先無而今坍某
處先無而今漲必彼此通融務使田糧相稱與奪
適均脫有強梗霸占不服處分者官調邊衛帶俸
差操旗軍舍餘發邊衛充軍民祭口外為民其沿
海衛分本為備倭捕盜而設貼守之處歲以二月
往十月還今倭寇不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
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故也况附近衛所官子
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為盜其崇明一
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兵然每遇盜賊輒相推
避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僉事胡瀛將沿

皇明馭倭錄

卷之四

十一

海衛所官軍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機宜
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
作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務使海寇倭寇兩不
失備仍各限以地界脫有疎失查照量治仍禁衛
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為非違者將犯人
從重問遣本官改調西北邊衛帶捧差操
上從之命嚴督備委捕盜等官宜各悉心整理毋或
虛應故事

正德四年

禮部奏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四夷朝貢者若朝

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今日本國使臣見在無與
宴故事宜如朝鮮例列殿西第七班從之

禮部奏日本國進貢方物例三船今止一船所賞
銀幣宜節為三之一且無表文止咨本部賜勅與
否請

上裁得旨勿寫勅所司移文答之

正德五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貢賜宴給賞
有差素卿私餽瑾黃金千兩得賜飛魚服陪臣賜
飛魚前所未有也

皇朝通志

十一

日本國使臣宋素卿本名朱縞浙江鄞縣人弘治
間潛隨日本使臣湯四五郎逃去國王寵愛之納
為婿官至綱司易今名至是充正使來貢族人尚
識其狀貌每伺隙以私語通素卿輒以金銀餽之
鄉人發其事守臣以聞下禮部議素卿以中國之
民潛從外夷法當究治但既為使臣若拘留禁制
恐失外夷來貢之心致生他隙宜宣諭德威遣之
還國若素卿在彼反覆生事當族誅之仍行鎮巡
等官以後進貢夷使宜詳如譯審毋致前弊從之
正德七年

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貢馬匹盈鎧大刀諸方物
浙江守臣奏今山東直隸盜賊充斥恐夷使過之
為所得請以所貢暫貯布政司庫收其表文禮兵
二部會議請勅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如例宴賞遣
回從之仍令附進方物亦給全價毋阻遠人效順
之意

正德十三年

建信國公湯和廟于浙江定海縣巡按御史成英
言和在國初守備寧波築城增戍經理周悉至今
倭不敢犯民物莫安皆其功也乞立廟致祭禮部

皇朝通志

卷之四

十四

議覆故有是命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嘉靖二年

禮部覆日本夷人宋素卿來朝勘合乃

孝廟時所降其

武廟時勘合稱為宗設奪去恐其言未可信不宜容

其入朝但二夷相殺釁起宗設而未素卿之黨被

殺甚衆雖素卿以華從夷事在幼年而長知効順

已蒙

武宗宥免毋容再問惟今鎮巡等官省論宋素卿回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國移咨國王今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當貢之

年奏請議處既而給事中張翀御史熊蘭等言各

夷懷奸讐殺事干犯順乞明正其罪

上命繫宋素卿及宗設夷黨于獄待報論決仍令鎮

巡官詳鞫各夷情偽以聞

朝鮮國俘獲倭夷二名審係進貢至浙自相構殺

拒敵官兵者國王李懌遣陪臣刑曹叅判成洗昌

執以來獻并倭人首級三十三顆及送回被虜中

國人八名

上嘉其忠順命寫勅褒諭賜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

二表裏使臣及領兵官俱費銀幣有差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地方各官先事不能勦捕而前後章奏言辭多遁

功罪未明該部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

主故常乞勅風力近臣重行覆勘且寧波係倭夷

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其諸沿海備倭衙

門廢弛可知宜令所遣官由山東循維楊歷浙閩

以及于廣會同巡撫逐一按視預為區畫其倭夷

應否通貢絕約事宜乞下廷臣集議得旨差風力

給事中一員往其餘事宜兵部議處以聞及遣給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日本國夷人宗設譙導賣方物來貢已而瑞佐宋

素卿等復至俱泊浙之寧波互爭真偽佐被設寺

殺死素卿竄慈谿放火大掠殺擄指揮劉錦表

踪躡寧紹間遂奪船出海去巡按御史以聞得旨

切責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預防臨事不能擒

勦姑奪俸令鎮巡官即督所屬調兵追捕并核失

事情罪以聞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

嘉靖四年

初浙江鄞縣民宋縞潛入日本更名宋素卿謀貢

射利後復與倭夷宗設等爭貢相擊殺寧紹驛動守臣以聞查勘久未明遣給事中劉穆監察御史王道往鞫之至是以獄上刑部覆奏得旨素卿謀叛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故殺素卿夷伴俱宜論死其防禦失事官員各論戍奪俸有差素卿家屬財產應否緣坐沒入再查議報奪

遣琉球夷人等日本夷僧妙賀等各歸國勅諭日本國王以宋素卿中林等竟叛就戮妙賀等無罪以禮遣還其元惡宗設及佐謀倡亂數人亟捕繫傳送中國以聽

皇明馬使錄卷之五

十一

天討餘並罔治虜去人民仍優卹送歸不者將閉絕貢路徐議征討時有琉球貢使鄭繩歸即令齋勅轉諭之

嘉靖六年

浙江道巡按御史楊彝言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衆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衆至五六百人又有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

備倭諸臣脩戰具謹烽堠蓄銳以戒不虞報可

嘉靖十八年

日本國王源義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肆掠虜中國吏民以去自此絕不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脩貢浙鎮巡官以聞

上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詳審果係効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嘉靖十九年

皇明馬使錄卷之五

四

日本王源義晴差正副使顧鼎等來朝貢馬及獻方物宴賞如例又加賜國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給以價物日本自嘉靖二年用宋素卿宗設等事絕其朝貢至是復請通貢因乞給賜嘉靖新勘合及歸素卿等并原貨物言官論其不可

上命禮部會兵刑二部都察院會議以聞覆言夷情譎詐難信勘合令將舊給織完始易以新素卿等罪惡深重貨物已經入官俱不許以後貢朝定以十年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督遣使者歸國仍飭沿海備倭衙門嚴為之備詔

從之

嘉靖二十七年

日本國貢使周良等六百餘人駕海舟百餘艘入浙江界求詣闕朝貢巡撫朱統以聞禮部言倭夷入貢舊例以十年為期來者無得踰百人舟無得過三艘乃良等先期求貢舟人皆數倍于前蟠結海濱情實巨測但其表詞恭順且去貢期不遠若槩加拒絕則航海重譯之勞可憫若猥務舍容則宗設宋素卿之事可鑒宜令統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八人赴京餘者留嘉賓館量加賞犒省今回國

皇明駁倭錄

卷之五

五

至于互市防守事宜俱聽斟酌處置務期上遵國法下得夷情以永耳邊警報可

初浙江既設巡撫都御史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以朱統為之乃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鏗先後俱言不便亮謂統原係浙江巡撫所兼轄者止於福建海防今每事節制諸司往來奔命大為民擾鏗謂統以一人兼二省非獨閩中供應不便即如近日倭夷入貢艤舟浙江海口而統方在福建督捕惠安等縣流賊彼此交急簡習押至統一身奔命已不能及矣今閩浙既設有海道專管苟得其人

自不必用都御史若不得已不如兩省各設一員

吏部覆言浙江舊無巡撫或遇有警遣重臣巡視事寧即止今宜裁革巡撫而復巡視舊例

上曰浙江巡撫去歲無故添設一時諸臣依違議覆以致政體紛更今依擬朱統仍巡視事寧回京凡一切政務巡按御史如舊規行

嘉靖二十八年

六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奏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為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夜殺都御史

皇明駁倭錄

卷之五

六

署府事推官張德喜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常斬賊張珠珠德喜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喜施與險之御史周亮奏革臣巡撫浙福之命者又德喜鄉人疑德喜構其事且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效命願

陛下察臣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喜等窩賊倡亂背公擅私廢壞紀綱詐傳詔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事情明正其罪奏八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聞

巡視浙江都御史朱統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
蟄結已深成擒之後姦誘齒變且不測臣訊得所
俘偽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
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却臣請下
巡按勘覆已御史陳九德劾執不俟奏覆擅專刑
戮請治其罪並鏜及喬等詔兵部會三法司雜
議言統原奉敕許以便宜行事顧賊擒于二月奏
發于三月似非臨陣者比宜俟得旨行刑鏜喬皆
不得為無過然事難遙度請遣風力憲臣往驗其
事得旨今給事中一員會巡按御史覈實具報沿

皇明政錄 卷之五

七

海居民亟令所司安輯毋致殃及無辜統罷職待
勘鏜喬等下所遣官訊之已乃遣兵科給事中杜
汝真往勘

日本國王原義晴差正使周良等來朝貢方物賜
宴賚有差以白金錦幣報其王及妃初日本入貢
率以十年為期載在會典嘉靖二年宋素卿宗設
爭貢相仇殺因不與通十八年復來求貢納之因
與約以後入貢舟無過三艘夷使無過百人送五
十京師至是良等不及貢期以六百人來凡駕四
艘部議非正額者皆罷遣之而浙江巡撫朱統力

陳不便狀禮部欲賞其百人如例非正額者皆罷
勿賞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湏五百人中國商舶
入夷中往往歲匿海島為寇故增一艘者護貢舟
也非敢故違明制禮部不得已請百人之外各量
加賞犒百人之制彼國勢難遵行請相其貢舟斟
酌之又日本故有弘治正德入貢勘合幾二百道
夷使前入貢時奏乞嘉靖勘合朝廷今以故勘合
納還始予新者至是良等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
其餘七十五道為宋素卿子宋一所盜捕之不得
正德勘合五十道為信以待新者而以四十道來

皇明政錄 卷之五

八

還禮部覆覈其薄藉脫落故勘合多未繳請勿予
新者今異時入貢持所留正道勘合四十道但存
十道為信始以新者予之而宋一所盜責今捕索
以試嚴

初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既報浯嶼擒獲夷
王之捷隨奉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為之前後勾
引則有若長嶼喇噠林恭等往來接濟則有若大
膽嶼姦民姚先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
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議所
以正典憲威奸慝者統尋去任都察院議下巡按

福建御史轉行巡視海道都司等官緝捕前項奸徒并土豪為淵藪者悉正以法至于見獲佛郎機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捕魁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諸臣一體會議施行報可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闖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于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若官諸奸既恨且惧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九

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統下令捕賊甚急又今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賊為名其實真倭無幾是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即各鳥獸鼠竄廬為空官兵禦之望風奔潰蔓延及于閩海浙直之間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為之肝食如此六年至于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蓋患之所從起者微矣

嘉靖二十九年

詔逮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至京訊鞠下福建都司都指揮僉事盧鏜海道副使柯喬獄論死先是統奏海夷佛郎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若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上兵部請俟覈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統專殺濫濫及不辜法司覆請遣官會勘

上從之遂革統職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滿刺伽國番人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十

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往年海中販鬻貨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澳等處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既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為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政汪

大受黜次之詎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余
佛南波 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
如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發司再覆如汝稹等
言統鐘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
臨等奪俸有差統為人精廉勇於任事開府閩浙
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為之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
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未明統竟坐憂恐
未就訊伏藥而死公論惜之

按都御史朱統潔廉任怨誠吾郡之巨擘第走馬
溪之役畢竟為盧鏜所誤一時斬決悉皆滿刺伽

皇明取倭錄 卷之五

十一

國之商舶與閩中自來接濟諸人非寇也陳御史
九德之劾疏杜紹事汝稹之招擬鑿鑿可証豈書
阿私閩人乎國史謂統張皇大過又謂功過未明
尚非曲筆他書謂閩中貴臣相吻統不休而陰迫
之死則多影響之談而不察于事理者矣統謂去
海中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
國衣冠之盜難其言得無少過乎以吳人而為閩
人辨敢自附于直筆

籌海圖編紀浙江倭變云嘉靖十九年賊首李光
頭許棟引倭聚双岷港為巢二十七年四月都御

史朱公統遣都指揮盧鏜副使魏恭等搗双岷港
賊巢平之賊首李光頭就擒今按實錄云統奏海
夷佛即機國人行劫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
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一李光頭
也統謂擒于閩之走馬溪而籌海圖編以為擒于
浙之双岷港統謂佛即機國人行劫而籌海圖編
直以為倭黨以柯喬為魏恭借閩事為浙事事在
嘉靖二十七年耳目較近而謬悠若此野史可信
乎至于杜給事之行勘而所謂佛即機國者實則
滿刺伽國之番人然則在統之疏已自失其真矣

皇明取倭錄 卷之五

十一

鏜等之擬死亦自有以取之似非勘官之故入也
林給事招擬參照福建都司統兵署都指揮僉事
盧鏜行同鬼魅言尤足以飾姦性若豺狼術偏長
於濟惡走馬溪豈用武之地矣云與賊百戰對陣
生擒玄鍾所非行刑之場敢先斬首數人專權濫
殺林以正勾夷惹釁法固難容而裂屍剖心是何
刑罰李勝盜依父取銀罪不至死而總角梟首曾
不哀矜王娘仔因一拜而傷生陳惟愛取片言而
處決 旗牌未至難諉咎於軍門威福自專致效
尤於海道會審方纔數刻梟斬將及百人贖貨賣

功何異穿窬之事飾詞報捷全無側隱之心視稱破虜擒王希欲封侯拜將欺

君枉下處死何疑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副使柯喬表則不端弛張無紀初失身於曾武舉將何詞以禦番繼黨惡於盧都司敢作威而行殺罰弗及嗣尋父者豈忍加刑罪疑惟輕當椒者詎應處斬夷人抱狀伸訴輒將別犯酷刑打死謂其教唆家屬引領稱冤先令官司密切訪拿脅以連坐勒知府補改文案而狡獪日彰視偽呈扇動人心而姦欺太甚分贓私於捕盜猥同鼠竊狗偷求引拔於軍門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十二

陞比壘登藩乞挾才債事負

國殃民比擬上刑情法亦麗再照原任巡視浙江兼晉沿海福建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革職回籍聽勘朱統編急無博大之體周章乏暇裕之謀敢於任然而忤人不顧忍心以害物兵戎重務偏聽姦回每中其如鬼如蜮之計軍法太權假借群小甘蹈乎自專自用之愆遂使行貨番商滿載資餘盡為貪饕攘匿卒致同舟黨類未招情實悉被殘橫誅夷沙場之冤鬼猶啼海徼之怨聲肆集刻薄太甚酷暴居多雖平生頗勵清苦之

操在此舉難逃擅專之罪見任漳州府知府盧璧柔儒從人遲回將事財識每踈於應變規模左局於泥常罪犯情詞初審已分乎首從死生界限臨刑無益於重輕雖殘橫挽不可回亦遂巡救不能力牒神未免迂闊擊鼓終是糊塗大事如斯小庶奚取以上法宜併究

盧壁先將佛南波二者并李貴等一千人犯譯審出年籍參歷并鍾應林欽沛接濟與方叔擺打傷鱗船等情及審開李貴李文瑞俱係賊首陳大省等并馬學仔陳才郭明俱係賊從及於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十三

各名下開寫年籍并投跟番船緣由又審陳弟仔開係去船尋父謝成仔被許伯獨拐賣蔡弘戒被林三田引上番船當椒李弘宥林富二陳栢林觀林能金念三林錫林志王儀蔡全蔡世文李智鄭詔林齊莊孫各同父兄當領番貨未還願為水手裁縫趙希春被曾乾大帶上番船買賣并阿三各年止十七八歲又審陳喬清李來成阿郎王梓葉清弟林克秦張三娘朱洒娘李三娘二妹朱三主楊三姐李金李氏蔡范娘馮四奴曾光珠俱係番船買討等項大畧情節

開具揭帖二本於本月十三日呈報鐘與柯喬
彼時該府並未取供亦無各番與李貴等為盜
情節原揭帖底稿見在續後盧鏜與柯喬隔門
定擬李貴等應斬情罪會同發崇盧壁奉到前
案見有謝成仔陳弟仔李弘宥等各姓名俱在
斬首數內伊却畏懼鏜與柯喬氣勢不合不行
極力救阻止具牒告城隍以明心迹就於十六
日黎明時分聽從取出李貴等九十六名俱押
赴教場監視行刑間鏜與柯喬點檢各犯思前
盧壁揭帖內開稱年幼并當貨人犯情罪稍輕

皇朝取錄卷之五

卷之五

方欲寫牌吊審分付暫且停刑比因劍子手俱
係捕兵充數望見傳牌喧嚷疑是催斬當將謝
成仔李弘宥等與同李貴等九十六名一齊斬
首連陣獲并前斬林以正流哥阿彌等及郭明
陳才各屍首亦斬取分發沿海地方梟示訖本
月十七日盧壁思伊先日已稟柯喬准將謝成
仔等饒免却又與鏜竟擬處決心有不安當赴
柯喬衙門前擊鼓開門進入稟問緣由柯喬無
可奈何回稱也是他的命等語柯喬思得斬過
前項各犯原無取供在卷伊又不合分付盧壁

捕取供詞及令牽捲鏜前單開別案番賊赤鬚
矮鬼等緣由添入供內又將稿內馬學仔改作
李文瑞姓名勒令盧壁那移日期會作十二日
立案通行呈報見有柯喬原改底稿執証柯喬
又思李弘宥陳弟仔等止接濟當貨尋父等項
罪不至死一槩斬首恐後查出有罪要得改案
遮飾又不合另寫會案一張內將李弘宥林富
二陳栢林觀林能念三林錫林志王儀李智
鄭詔林齊莊孫添規各將人口軍器下海走洩
官兵消息為內應與蔡全蔡世文陳弟仔謝成

皇朝取錄卷之五

卷之五

仔俱駕船劫虜拒殺官兵情俱真的坐擬謀叛
及強盜得財並無虧枉等情重覆發與盧壁又
不合依聽附卷換出原案見在為証
續吳先賢讚云統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借
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宮澳合諸軍設覆山
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塵
之覆溺殺者甚眾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
番四十六皆獍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
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
五澳宿賊驍黠者并鐵馬及之貴王妻妾等

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
語籍籍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
疏言其擅殺作威執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
召令對簿謹責之矣

按野史載此事大都過情而續吳先賢讚為尤
甚蓋是謾墓中語誤信而採之耳耳目所及已
尚如此况千百年事哉甚哉執筆之難也

嘉靖三十一年

漳泉海賊勾引倭萬餘人駕船千艘自浙江舟山
象山等處登岸流劫台溫寧紹諸府攻陷城寨殺
擄居民無數

浙江巡按御史林應箕奏四月中倭寇焚劫地方
狀因叅署海道副使李文進分巡副使史谷嶠僉
事李廷松分守叅議李寵顧問備倭把總等官周
應禎周奎楊材等各失事當治給由海道副使丁
湛新推備倭都指揮張鈇皆臨難規避宜並罰于
是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

由朱統得罪後裁革巡視都御史故三省卑民無
鈐轄雖設有海道副使而權輕不行事往往至于
狼狽失職如丁堪李文進等已事可驗請復設都
御史便躡下吏兵二部覆議國禎等言是但巡視
都御史必當無假以巡撫總督之權使之節制諸
省方可責其成功其閩浙兩省仍各添設叅將一
員駐劄邊海地方庶文武各有專職緩急無患
上從其議暫設巡視浙江無管福興漳泉提督軍務
大臣一員今吏部推堪任者星馳赴任督兵勦賊
其無管巡撫等項待賊平議處叅將准添設丁湛

罷為民以李文進代之張鈇革回原衛以周應禎代之仍各同李寵顧問谷嶠李廷松周奎楊材等任俸戴罪殺賊林應箕擅准專敕官給由離任今奪俸三月

改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仍敕訂便宜調發兵糧臨陣按軍法從事巡按御史毋得干預撓阻賊中有脅從願降者不得一槩混殺濫及無辜于是並設分守叅將各一員以瓊崖叅將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中都留守司管操指揮僉事湯克寬

為之大猷温台寧紹等處克寬福興泉漳等處俱聽忬節制

巡按浙江御史林應箕奏報海賊攻破黃巖縣治并叅論失事所由曰浙江寧紹台温地濱大海寔倭夷入貢之途盜賊出沒之藪國初建衛所四十有一設戰船四百三十有九董以總督倭倭都司巡視海道副使等官控制番夷至為周密後以海波不驚戒備漸弛伍籍日虛樓櫓朽弊一遇有警輒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嘉靖二十七年間都御史朱統議招福清捕盜船隻勤治有

効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予行糧使分派海濱諸川防守其台州海門衛者寔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十有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日海警益數而海道副使丁湛反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壞缺又漫不料理乃仍雇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輒逃全不足恃以至群盜鼓行而入攻燬縣治若蹈無人境耳所據今日黃巖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其總督倭倭都司周應禎把總指揮劉堂黃岩知縣高材或身為主帥或身任專城遇敵霄奔法當重治至于守巡各道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李三

副使李文進等及知府馬鍾英等亦宜各以輕重抵罰疏下部覆得旨應禎堂材各革職湛先已為民仍與應禎等俱下按臣建問文進等與鍾英仍如前旨任俸勦賊福建叅將湯克寬請募徐邛盜為兵兵部覆自古亦有舉士於群盜者且克寬父慶嘗用之破江洋賊有效可許從之按募盜為兵非法也而建白又自叅將乃兵部覆行之是時猶重武臣若在今日兵部必不覆即覆之而臺省且有言矣

浙江按御史林應箕以海寇弗靖奏免寧台溫

三府及象山定海等縣正官入覲許之

初給事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

戰船習水戰以備不虞南京兵部尚書屠楷等言

留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洋

之險北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鳳之衝至嚴

也今浦子口軍不滿三千不能當江口之十而水

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選卒置之江口而于浦口

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二百人守之長江寇來陸

軍協力拒戰絕其登岸之謀比岸有警水軍沿江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七

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為長便兵部覆當如措等

言報可

嘉靖三十二年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奏海防賞格四事一擒斬

真倭從賊一人賞銀十五兩次從賊首二十五兩

渠魁五十兩若漢人被擄者照依流賊事理不許

混作倭賊一擒斬漳寇海寇為從者賞銀三兩次

劇賊首五兩船主渠魁二十兩曾首為衆所服者

五十兩其奪獲賊艘大者五兩中者二兩小者一

兩俘獲男婦每五名賞銀一兩若誅戮所獲首功

及邀殺來降者治如律一善用火器擊殺舵工賊

首今其引遁及擊破寇舟于未接之先者大舟賞

銀二十兩次者十兩小者五兩若有獻奇取捷批

亢擣虛者雖無斬獲並以功論一臨陣被創者給

銀一兩被殺者給銀五兩復其家有先登陣而死

者給銀二十兩若哨守官督戰沒于陣者臨時酌

請恤典兵部覆如其言報可

倭夷犯温州叅將湯克寬等率舟師破之俘十一

人斬獲二十八級餘多死于水者巡視都御史王

忬以聞并上克寬等功詔賞忬白金三十兩彩段

皇明馭倭錄卷之三

七

二表裏克寬等各二十兩一表裏餘行巡按御史

覈實以賞

黜原任福建按察司巡海副使柯喬為民以捕獲

沿海導番奸人不候命輒斬之故也

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島倭大舉入寇連

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至

于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賊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叅將俞大猷以

舟師攻之始去

巡視浙福都御史王忬條上海防事宜一禁近海

豪民通引倭夷以絕禍本二照各邊例惟以奮勇血戰爲功不以損傷折軍爲罪三選調閩浙兵相無操習以資防禦四通行兩廣南直隸巡撫操江官遠行哨探分布兵船彼此夾攻五兩省守巡兵備官查照原定地方常川駐劄以便責成六寬禁今以開自新如脇從賊犯准今投首積年渠魁亦聽歸降七閩浙魚船量議收稅漳州橋房拖欠稅課及查理鹽課事宜以助軍餉八濱海頑民接濟夷寇及走漏消息者乞以正犯處之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部覆俱從之

皇明學錄卷之五

七

浙江舟師破賊於松門港把總夏光等擒賊四十

四人斬首二十九級

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衆四掠燒燬關廂公廨廬舍是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鹽海寧之地縱橫肆掠焚戮慘虐官兵前後遇之皆敗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一百戶六縣丞一所傷軍兵與虜數百人凡十六日竟縱舟奪舟而去

海倭破上海縣其酋據官衙號令賊衆分劫街市倭攻吳淞所南滙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

江北倭掠海州殺二百餘人

倭賊五百餘人攻破浙江臨山衛乘勝西犯松陽

知縣羅拱宸督慶州兵禦却之賊浮海走參將俞

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

倭攻福寧州崇嶷所破之大掠而去

倭圍參將湯克寬參政潘恩僉事姜廷順于海鹽

環四門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

倭寇復入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頤科逃匿指

揮武尚文與戰縣街中不勝尚文及縣丞宋鰲俱

皇明學錄卷之五

七

被殺賊屯縣中凡七日縱火焚官民廬舍而去縣

衙及倉廩俱燬

倭攻浙江乍浦所陷之知縣羅拱宸督兵來援倭

引去流劫奉化寧化等地參將湯克寬追圍于獨

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衆奪道走避于海

添設金山參將一員分守直隸蘇松等處海防備

倭從巡撫鳳陽都御史連鑛奏也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上年海寇突犯浙東未

遭挫今歲勾煽醜類連艘內訌以浙省防禦漸

密乃治守寶山寧蘇湖等郡據海爲險乘風肆虐

一第... 2 頁三

况番都根本重地寔與海洋密邇其鎮江京口爲江淮之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之門戶今賊勢猖獗防制踈畧萬一黠寇匪茹橫掠而西將致根本震動運道艱阻爲患非淺鮮也矧今西北疲于邊烽而瘡痍未蘇中原因於饑饉而萑苻不靖其財賦供億所仰給者惟東南數郡已爾而復被寇焚若此真可寒心臣考嘉靖八年十九等年皆因海寇竊發添設總兵官駐劄鎮江事平而罷今宜查遵其例仍設此官俾整飭上下江洋總制淮海并轄蘇松諸郡庶事權歸一軍威嚴重而緩急有攸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七

賴矣南京廣西道御史汪克用亦以爲言兵部覆總兵官如議添設今駐劄金山衛節制將領鎮守沿海地方調募江南北徐邳等處官民兵以充戢守其操江都御史勅內未載海防弁當增易上命暫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海防應用兵糧巡撫并操江官協議以聞操江都御史勅書不必更換餘如所議已乃命分守福興漳泉叅將湯克寬充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陶承學等言倭勢日熾非江南脆弱之兵承平統轄之將所可辨

者請以得便宜調山東福建等處勁兵及勅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督發兵船犄角攻勦踈下兵覆山東陸兵不閑水閩福建海滄月港亦在戒嚴豈能分兵外援宜令黠等就近調慶州坑兵一二千名仍隨宜募所屬濱海郡縣義勇鄉夫分布防禦弁請命王忬互相應援其應用兵船糧餉器械火藥許徵發在所支用南京署兵部事尚書孫應奎亦言倭夷劫掠漸近番都沿江津隘已議調官軍防守應用甲仗糧芻乞命南京戶工二部給發上俱允之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七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遷來聞倭自閏三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匯吳淞乍浦塞嶼諸所皆爲所攻陷崇明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岩慈谿山陰會稽餘姚等縣鄉鎮焚蕩畧盡百年所稱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騷然多故矣增設浙西杭加湖叅將一員分守其地以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鏞充之復於三府增兵倍

副使一員以常州府知府陳宗夔陞任

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等言邇者海氛弗靖臣等日閱彼中當事諸臣及南京府部科道章奏凡夷寇交繫之由群兇狡譎之態黨與分布之廣城池失陷之多官民屠戮之慘與夫兵將柔脆之實國賦虧之之虞

祖宗根本重地驚惶震撼之情臣等深切殷憂周爰咨度求所以禱廟議銷後患謹列三事幸命籌國計者擇焉一明委任機不並操權無兩在海防要害以一重臣任之足矣乃命操江與巡撫協同行

皇明聖德錄

卷之五

事平居既苦于牽制臨事又易于推諉非計之得也宜稽往牒相時宜酌定歸一以專任而責成之便且近日登萊亦傳倭警凡濱海郡國將來恐俱不免其山東遼東巡撫亦乞賜以專勅俾理海防今亟于先事圖之一重事權昨歲因黃巖之破復設巡視浙江都御史惟是經理海上事宜諸凡黜陟減台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糧出納動支為難司府奉行多見窒碍有如都御史王忬所陳者亦何以展其猷為責之底績哉請如各省例更為巡撫浙江兼理海防職銜更勅賜之其福興漳泉等

府軍務仍令提督如故一獎才傑訪得冠入之初凡守土諸臣莫不心喪膽落狼奔鼠竄而松陽知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邦政乃能手握孤軍深入重地獨當敵立有戰功即其忠勇一節寔超恒品乞不拘資格量陞濱海地方一官俾得展竟底裏為一方保障疏下吏兵部議覆海防宜屬之應天府巡撫巡視浙江都御史宜改勅加撫銜其浙省錢糧原屬應天巡撫者當仍其舊勿易拱辰邦政請加以按察司僉事職銜仍各隨原任地方巡撫就近委用得旨王忬今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

皇明聖德錄

卷之五

并福興泉漳地方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史以本職兼理海防各別給勅書行事羅拱辰董邦政添註浙江按察司僉事餘如擬行應天巡按御史陶承學蘇松巡按孫慎以倭寇既遞詳覈地方失事顛末因分別諸臣功罪以聞謂備倭都指揮王世科兵備副使吳相知府熊桴知縣喻顯科指揮張亨等各有地方專責寇至不能禦當罪原任都指揮韓重等守備解明道太倉州判官金汝舟等各有幸兵追勦擒獲焚溺之功當錄得旨相停俸載罪管事世科并亨桴等撫按臣

提問具奏

巡按御史趙炳然錄上倭犯浙江地方失事諸臣罪狀謂叅將湯克寬俞大猷海道副使李文進俱有斬寇功可贖分守叅政顧中孚分巡僉事李廷松知府劉慈梅守德功不掩罪備倭都指揮王欽月輪把總指揮張璜知縣林大梁而下百八十八人俱僨事當問死事指揮陳善道采練滿朝把總馬呈圖及千百戶典史等官一十九人宜卹錄詔克寬姑宥不問大猷奪俸與文進俱戴罪勦賊中孚慈等各奪俸二月欽璜大梁等付按臣遠問具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廿一

三

奏善道等今有司立祠致祭陣亡被兵者賑恤之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孫慎給事中王國禎南京給事中張承憲南京御史趙宸宋賢先後各上禦倭方畧黠慎言三事一南漕所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宜增置把總四員防守一調太倉鎮海二衛中所官軍移駐吳淞一土民有擒斬獲功者授之職銜仍復其家國禎言七事一固民心凡急用軍需悉聽動支在庫無碍官銀不得徵派小民其宣布德意招集流亡諭安遷徙優恤蠲賑等項亟議施行一廣責成督率沿海鄉民團結訓

練約束策應設敵樓柵欄墻垣壕塹量方修築務足防禦一議添設杭嘉二府添設守備一員屬

金山副總節制備倭都司駐劄定海兼轄定海海寧二把總屯兵控禦一選將材不分見任閑任職任崇卑如果智勇出群開奏實蹟以憑推用一精簡練通查正餘軍丁定為二等以備戰守各責副總兵叅將依法訓練不時試閱一重賞罰查照先年擒斬倭賊流賊事例定為賞格准與陞級不願者給賞船主渠魁另行超格議處一寬法禁除通番大船及販易接濟應禁外其捕魚樵採無碍海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廿一

三

防者編立號驗放出入承憲六事一調募援兵水陸夾勦一申飭賞罰恪軍法以作用命一立保甲法團結鄉民協力戰守一正將領有司失事罪及賑恤死于兵者一朝鮮貢使至日賜勅今宜諭日本國王數以縱惡寇邊之罪一招撫歸正以散黨與宸言六事一宜行浙直福建撫按官嚴督有司建立城垣順民舉事務堪保障一宜行各府州縣隨宜招募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如果殺賊有功照官軍陞賞一各該官軍嚴加選汰將精壯充後今統領人員用心操練多方點驗及嚴更責放

後占之弊一倭寇狡猾慣善操舟我兵乘勝長驅
深入海洋恐墮其計不宜窮追一江北之兵不習
舟楫不宜暑濕勞師費財顧彼失此務求長策以
俾實用不得槩調一處造戰艦及連珠烏嘴火鉞
之類操演習熟以備攻擊賢言五事一直隸金山
衛近設副總兵一員統領之一錢塘江口宜增置
守備一捍海塘宜增築高峻襍植荆棘列兵防守
一募土人習水者為篙師有力者為戰卒仍調溫
慶坑兵或山東長鎗手有警則隨機策應無事則
分投教習一兩浙蘇松防守漸嚴寇必蔓及兩淮

皇明聖錄卷之五

世

山東宜各行備禦兵部議覆

上多采行之

陞直隸蘇州府同知任環為整飭蘇松兵備山東
按察司僉事

總理糧儲巡府應天侍郎彭黠以江南連年倭寇
兵餉不給乞暫留布疋船料事例折銀民壯弓兵
銀以濟軍餉又言太倉上海嘉定被患特甚宜破
格優恤撫屬父軍糧米每于年終徵完俟兌而運
船多至次年三四月始至水次時海潮風訊事變
可虞乞勅漕運都御史將減存未運見在糧船先

撥于上海嘉定崑山海鹽常熟江陰丹徒諸處于
年終兌載章下戶部言布疋船料事例折銀皆
內府太倉急需非所敢議惟去年巡按御史徐洛
藉報蘇松常鎮四府實在銀二十八萬兩有奇可
備軍餉其優恤太倉嘉定上海及漕運兌載事耳
請如黠議報可

皇明聖錄卷之五

世

遠近震恐

總兵湯克寬督卞璋等兵擊南沙倭敗績亡卒四
百餘人

巡撫浙江都御史王忬言官兵追逐倭夷焚毀五
十餘艘擒斬七百餘人海警暫息乞復叅將俞大
猷副使李文進谷嶠叅議顧問僉事李廷松所停
俸許之

滌缺倭移舟泊寶山總兵湯克寬引舟師追擊之
及于高家嘴燬其舟斬首七十三生擒十四人
倭三百餘人突犯上海縣太倉州等處復突犯常

熱縣福山卷之五 錢率民兵禦之倭乃引去

巡按山東御史馮薦言山東衛所官軍設于濟充東三省者以爲內地之防設于青登萊三府者以備倭寇之擾自永樂初輪班調發京操而有司怠玩軍糧不足脫逃數多顧覓充數班操之缺如故今沿海一帶倭寇登岸乞將青登萊三府官軍留備倭寇濟充東三府照舊輪班仍要清糧餉以足軍食嚴勾補以充軍伍兵部覆議從之

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劫殺千戶葉巨卿把總指揮張棟督舟師衝擊倭走據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董

山知府董士弘糾民兵獵戶與棟等合勢圍賊殲之是時海洋並岸諸島多栖寇舟有真倭阻風汛不獲歸者有沿海奸民搶江南旋候來歲倭至者未幾南日寨復有三舟登岸棟士弘擊之引去擒賊數人皆真倭比泉州舟兵巡海攻賊于石圳灣深泥灣等處凡再戰擒賊四十餘人則皆浙江臨海福建漳浦廣東揭陽等縣人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前犯常熟倭復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劫三林莊南滙所吳淞江所及嘉定縣地方至十九日始去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黠巡按御史孫慎以蘇松常

鎮四府近遭倭患居民流徙請蠲太倉州京庫銀

三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嘉定縣京庫銀八千九百

兩有奇上海縣京倉銀五萬八千九百兩其餘四

府所屬州縣積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錢糧皆

停徵又言南方衛所沿邊者戍腹裡者運制也自

邇年以松江所運船二十隻改派金山衛及青南

二所代運腹裡互失其職宜復舊制章下戶部議

京庫銀不敢議免其積逋錢糧自光祿寺物料并

三十一年以前布疋外皆可緩徵運船舊制宜改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董

復如黠等言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勘報倭夷殺掠吳淞嘉定諸

處論巡撫彭黠叅政翁大立六合知縣董邦政副

總兵湯克寬指揮劉重光不能防禦乞正其罪戰

亡鎮撫胡賢重傷指揮黎鵬舉並宜優恤得旨倭

奴侵擾諸臣督守無策黠停俸四月大立二月邦

政等姑宥之克寬停俸戴罪殺賊立功餘從所議

嘉靖三十三年

倭寇自太倉南沙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各州縣時

賊聚南沙五月餘官軍列艦于海口圍之數重不

能破軍中多疾疫乃伴棄敵舟以遺之開壁西南
颯賊遂得出

應天巡撫都御史彭黠以倭患孔棘請令蘇松常
鎮四府得納承差如各省例并催閩門商稅習三
十一年以前應解本色布銀以充軍費從之

兵部覆原任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黠奏去年九月
倭賊流劫華亭南沙上海吳淞江等處諸守臣功
罪狀初賊入副總兵湯克寬兵備倉事任環松江
府同知都文奎等迎戰皆不利後克寬追賊于寶
山破之環等各嚴兵自守雖無斬獲功境內以全

皇明史錄 卷之五

罪亦有可宥者

上是之命救環文奎等罪各策勵供職克寬功罪俟
覈勘議處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劾奏新陞南京工部尚書應
天巡撫彭黠身居重任不能出死力以扞地方乃
縱賊盤據南沙杜門高卧臣屢起之進兵黠不得
已一至太倉散千金以募勇士日給廩餼所糜又
以千計曾一矢未發俄已退還南京矣未幾而工
部尚書命下黠遂封其印綬寄之應天府一切軍
務俱置不理夫新巡撫之聞喪黠知之矣而諸賊

縱橫出沒百姓寄命于刀架者急諸倒懸水火也
黠不念職守不候交代樂于脫一己之患害而忍

於視百姓之魚肉使諸賊偵知調度無人東馳西
突殺掠不可勝計乞重治以警人臣偷安避事者
疏入

上怒命錦衣衛械繫至京鞫問之尋黜為民
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屠大山為兵部右侍郎無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無巡撫應

皇明史錄 卷之五

被劾得罪

上命再推忠謹堪任者以聞大學士嚴嵩言洙已陞
任

上曰卿謂代黠有人不知其人才欲能勝黠否且今
地方危急一日不容縱賊又恐其人遠不能猝至
奈何卿可同吏部尚書默詳議之默因言蘇松巡
撫所轄十二府州地遠不便無轄况當軍興之際
調兵轉餉難責一人請添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
責之勦賊而今巡撫洙專督糧餉
上曰總督與巡撫並設未知當否其再會同兵部詳

議以聞于是默等退復與兵部諸臣計之皆言兵
糧兩分行事未便不若依近年浙江添設提督軍
務都御史例今提督巡撫合為一人庶責任專而
績效可勉其都御史洙暫令回籍候補

上以為然因改大山于應天巡撫兼提督自大山始
以南直隸太倉州上海華亭二縣被兵准改徵兌
運米折色有差

巡撫浙江兼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王忬以三十二
年九月後倭寇二次犯興化府日南舊寨及十一
月後泉州府兵出洋勦殺石圳澳深泥灣等處賊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本

船事聞因叙上諸文武將吏功罪謂興化知府董
士弘泉州知府童漢臣保障有功當旌獎把總指
揮張棟先敗後功俱宜准贖千戶葉巨卿百戶張
養正死事宜恤錄得旨棟赦勿問士弘漢臣俱賚
以銀幣巨卿養正下撫臣優卹

論南沙縱賊罪狀浙江提督海防副總兵湯克寬
備倭都指揮梁鳳職俱今戴罪立功以通泰恭將
解仁道代克寬福建備倭都指揮盧鏗代鳳初賊
自南沙出海轉掠嘉定上海間克寬等莫敢前但
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

以觀望塞責于是巡按御史孫慎奏請速治
上以用人之際姑薄罰之

停分理蘇松等處海防浙江按察司僉事董邦政
俸令其戴罪殺賊坐擅離信地致賊猖獗為巡按
御史孫慎所劾也

詔福建巡按御史逮備倭都指揮張輝至京問停
分守嘉杭叅將張淙俸戴罪殺賊俱坐陞任回籍
為巡撫王忬所劾也

南直隸績至倭寇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
松諸處叅將湯克寬帥兵擊敗之于採淘港斬首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三

百八十級

蘇松倭寇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岸薄通泰等城焚
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
叅將俞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寇我軍半登賊突
出乘之殺武舉火斌等三百餘人

遼東巡撫都御史江東以倭寇蔓延青齊間逼隣
金州條上海防八事一金州通山東海運舊設守
備防倭成化中始易以備禦緩急不足恃請仍設
守備轄金陵二衛專理海防一金州海島民居稠
密宜委官分詣其地編立保甲俾自為守一金陵

等衛黃骨島等堡士馬久缺乞酌量衝緩隨宜增
補一造小船分布各島口以便傳報一脩葺沿海
諸路堡臺以便守瞭一選編腹裏各衛城堡及四
方屯居流民壯丁委官督操以倡勇敢一嚴禁商
賈私販木植下海者恐為倭鄉導一檄應援兵馬
如金州有警則令海蓋叅將督兵往援其遼陽廣
寧錦義總兵叅守等官各相機策應有逗留者罪
之一金陵海蓋歲比不登無苦重役逃亡者多宜
下所司撫卹兵部覆可從之

皇朝聖訓

卷之五

七

詔下吏兵二部會議至是覆言閩兵習戰乃浙江
外援須撫臣無制乃便策應比因都御史王忬巡
歷福建而浙江偶有瀝海之失議者遂謂遏制之
難殊不知福建雖患倭未如浙之甚第令海道諸
臣得人任此有餘若復設巡撫則漳泉兵力獨有
所屬浙不得調用又之又將議設總督閩益多事
矣

上是部議

浙江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叅將盧鏜等帥兵禦之
稍却次日復戰于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

死五百人都司周應楨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朱
應瀾等俱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
倭寇攻嘉善縣陷之盡焚沿河運船

倭寇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却之焚其
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
楊州衛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所千戶
王烈督兵援通州至西門外三里橋與賊戰死之
浙江倭寇自嘉興東掠入海至崇明縣夜襲破其
城知縣唐一岑死之

皇朝聖訓

卷之五

七

靖遣信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
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為害其後法
弛敵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說于是強富者散遣
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脩以致寇得乘之
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
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清理積歲料銀以造
戰船又言南京營卒逃故數多邇來倭寇震隣防
守缺人乞將各衛所原報冊籍凡義男女婿有名
者一體選收入伍待事寧之日去留再議仍請代
支兵部草場銀及南京戶部糧草折銀共二萬兩

委官于京城內外及宿邳等處招募驍勇充爲前鋒召原任指揮韓璽路正督操以備征調下兵部議覆從之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孫慎言浙江江北諸郡倭患方殷蘇松二三月間所在告急皆經畧失人軍今不嚴所致乞勅巡撫屠大山收召忠勇之士申明誤軍之罰仍榜諭沿海居民有能奮勇殺賊者如軍功陞賞所得倭器悉以與之計擒首賊者許奏陞指揮僉事世襲一切軍費悉從便宜區處督糧叅政翁大立無令往來蘇松賞鎮催納糧餉有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七

事專住松江以便調度詔以其議屬大山舉行仍趣令赴任不許遲緩

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

倭人崇德縣大掠而去

詔發南京戶部銀二萬兩爲蘇松備兵費

給事中王國禎賀涇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寇猖獗逼近留都各上疏乞調兵給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廷臣議俱稱便因薦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堪任總督調兵當遣御史及本部司官各一齎太倉

銀六萬兩往山東調發奏留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共千人人給軍裝銀十兩今叅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經調度給餉當取之南京戶部銀五十兩臨德二倉銀五萬兩及截留起運米二十三萬石其紀功責之各巡按御史賞格與功同凡斬首一級者擬陞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能率衆來降亦如之其部下量授世襲千戶等官俱填註備倭職事議入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七

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食俱聽其便宜處分臨陣之際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

江北倭寇攻如臯縣不克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奏三月三十日以後官軍禦倭失事狀部覆叅將俞大猷一敗於普陀山叅將盧鏜及把總丁僅等再敗於孟家堰宜重治其嘉湖諸處失事當坐叅將張淙鄧植及知府劉懿使陳宗夔李文進謝少南李廷松姜廷順等罪而督撫王忬調度失策亦宜重罰陣亡指揮李元律

等宜陞級贈官立祠如例得旨卹錄死軍官軍依擬王忬姑令竭力平寇以靖地方盧鏗等俱戴罪立功

遣福建道御史溫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募兵禦倭

兵科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部議上禦倭方畧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未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秋至漕運萬戶及行省叅政者且叛服不常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歆之也故至今議者以招撫最為誤國殷

皇明欽定錄

卷之五

鑒具存柰何復欲效之今四方群盜所在蜂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汪直未必不生一汪直將來貽患更有不可言者且古帝王所謂招撫不過曰脇從罔治耳渠魁未常有之也使渠魁來歸既宥之復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為夫使吾民皆趨為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疏下兵部覆言海嶼賊與山賊異山賊有定勦可以遣將出師攻而取之海嶼賊乘風飄忽瞬息千里急則趨去乘間則復來有非兵力大用輦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

為官軍捕斬海寇陳嶼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報之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公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之歸為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官爵以示之弱也

上竟從國禎等言今總兵張經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漕運侍郎鄭曉奏臣伏見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知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此非包荒舍垢早圖區處必為腹心憂

皇明欽定錄

卷之五

今議者一曰復市船便一曰嚴誅勦便夫諸路軍威未振群賊懲創未深即復市船恐非國家禦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連逆必嚴誅勦亦非所以仰承朝廷好生之德臣欲愚乞

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于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素有膂力膽畧智謀者十數人以義勇名色月給糧米一石今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武階則授試所鎮撫但許捕盜殺賊

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
察考選有犯者依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審
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
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其在今從賊者特揭
榜諭許今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
賞才力可用願報効者委用別地立功贖罪俟有
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恐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
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
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是時浙江一省既遣
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
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
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
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
丁島人盜徒登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
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呂淵宣諭倭奴迫至洪武
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靖則凡自今可以解散賊
徒者固宜勅下兵部亟為議處不得泄泄然付之
無何而已疏下部覆議請以其奏下總督張經酌
宜行之報可

福建官兵捕得漳州通倭賊蘇老三十餘人誅之

倭寇由吳江轉掠嘉興署都指揮僉事夏光督兵
禦之背王江涇而陣賊眾甚鼓謀而前我兵大潰
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
上諭吏部曰朕聞大同造務壞甚巡撫官必須得人
方濟緩急可陞王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無贊
理軍務時忬方巡撫浙福吏部因請陞徐州兵備
副使李天寵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忬報可
廣東番賊糾倭寇千餘勦掠海上官軍擊敗之擒
賊首方四溪等餘黨遁去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叅將俞
大猷等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三級
官兵敗倭于礁南海中焚其舟生擒十三人斬首
十八級
從總督張經言起原任貴州總兵白滋及廣西都
司都指揮鄒繼芳俱充遊擊將軍往田州歸順南
甯東蘭那地調狼兵五千人各帥至浙直禦倭
南京太僕寺卿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
府民利賊重貨為之鄉道而我兵倉卒無備徒手
搏戰于溝塍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
形者也今六七郡間千村百落皆為戰場敵形至

難制也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
爲今之計莫若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
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沮諸
鄉堅守則兵不必徧分而力裕是謂人自爲戰家
自爲守小人則其地當之大入則併兵禦之中道
則設伏擊之出海則舟師邀之功決可次第而成
昔

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
東南安堵此其驗也又今所患不在無兵而在于
兵之不畏將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數千里外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五

如兒戲耳故其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
叅佐偏裨一票約束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夫西
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之
調度故其精神聰貫如臂使指猝緩急可咄咄而
辦今政體不素定而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主
臨變則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之苦
樂不體官帑之出人無稽或一人無數人之食或
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
數官臨之是目睫間已成吳越况百里之外哉故
欲決勝先定政體凡軍門必以賞功之費一會

計所出貯之別歲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
煩民上下相體遠近相維則萬全術也臣又聞訓
練之兵萬人一心弱可使強強可使馴今議者率
稱調兵非久計也少發之則不足多發則用度不
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寇復入急之
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臣愚謂訓練土兵漸罷客
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廣西湖廣山東近海之
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壩及諸河道通海之
地給配偶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
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五

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凡我動靜曲折
無不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
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
南之大變皆奸民釀之也夫奸不可以刑治治外
賊以兵內賊以誠有如今之郡縣得人如龔遂者
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循彼反側者將反本
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
夫海上多壯士善者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否者
憑恃險阻而恣睢暴戾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
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乃治亂之機不

可深思不可不預待疏入兵部覆其言是請下督
臣張經採行詔可

倭寇由上海黃浦逸出攻松江府官兵追戰敗績
縣丞劉東陽死之

贈故崇明知縣唐一岑為光祿寺寺丞立祠祀之
併廢其子為國子生初崇明新城成一決計徙居
而本所守城千戶高才翟欽者阻之未幾倭寇突
入舊城一岑且戰且罵諸將梗議誤事者遂為亂
軍所害以陣亡計于撫按官久之其事始露土人
至今以各官軍佚罰為恨云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聖

按知縣唐岑本為亂軍所害而籌海圖編云賊夜
襲破縣城知縣唐一岑者與之巷戰身被數刃猶
力戰賊敗出城一岑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據
縣城諸耆民相與謀曰唐父母被害而吾輩乃容
賊盤據吾縣耶於是相與慘力為死鬪賊二百人
皆就滅此蓋有意諱之不然亂軍故當誅而一岑
之卹典亦似過矣

倭寇自嘉興還屯絲綢港柘林等處進薄嘉定縣
城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長槍手六千
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其麾下先進敗之

賊退據羅店鎮官軍追及之擒斬八十餘人

山東兵復進擊倭寇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我
兵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初浙涇
之捷李逢時功最許國恨逢時與之同事不先約
已乃別從間道襲賊欲以分逢時功會暮大雨劉
勇等兵先陷沒諸軍繼之皆倉卒不整遂大敗
世廟識餘錄云按是時總督尚書張經自駐常州
府而遣兩叅將勦倭已兩大不相制而贊畫者為
南京兵部主事譚綸盛唐權不足以攝兩叅將任
其爭功喜殺每日率諸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聖

間禿者報捷于是知縣楊旦哭訴之督糧叅政翁
大立大立言之贊畫主事綸等謬解之曰兵氣欲
揚公柰何阻之也大立涕然起曰凡人一念是可
以動天感神一念差可以覆宗絕嗣公等為民勦
賊乃殺民當功耶綸等竟不聽而益縱長鎗手恣
意騷擾奪民居棲宿即米鹽醬醋之類俱被掠盡
民甚苦之大立乃促之出兵兵行羅店鎮俄而雨
大至或勸之收兵兩叅將徑督之而前始至採淘
港不見一倭惟倭船數隻泊港而皆以絮被蒙之
長鎗手寧弓亂射終不動比過午海潮已上諸港

供漫賊十六人忽于蘆葦中躍出橫刀滾入吾陣長鎗手突亂盡棄鎗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凡死者三千餘人國史止擬邸報書之而云是役擒斬八十餘人疑當時張經之誣奏如此即所謂斬民間禿者首耳實未嘗獲一虜倭也且出兵遇兩兵書所謂沐屍雨也而贊畫者昧而無忌安得不取敗乎尚書徐學謨

南京兵科給事中賀廷奏應天巡撫都御史屠大山衰病不堪重寄乞諭令大山自圖進退或暫予告歸別選大臣忠壯有心計者代之部覆請詔許

聖明取倭錄 卷之五

甲

大山回籍仍令巡按御史勘其有無托疾狀以聞奪浙江備倭署都指揮僉事芦鏜職戴罪殺賊坐赴任稽遲故也

追贈王江涇死事指揮夏光為都指揮同知立祠祀之子孫陞賞職一級世襲

以浙江兵荒暫停今年照刷文卷

以倭亂罷浙江今年歲貢魚鱓
浙江巡按御史趙炳然類奏四月內兩浙官兵于石墩等處先後擒斬倭寇二百餘人乞錄原任參將盧鏜都指揮劉思至指揮劉隆張四維及聽勘

指揮潘鼎副使李文進陳宗瓌功治失事領兵僉事羅拱辰備倭把總周光瀚崇明知縣蔡本端罪而陞贈陣亡都指揮周應禎百戶梁瑜趙軒朱爾等例兵部覆請從之因言石墩久為賊巢乞加賜卹得旨文進等各資銀幣卹復原職拱辰策勵光瀚等下御史問餘悉如擬

兵部覆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言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諸縣濱海無城及兩浙西關廂嘉興東北關廂皆當預築城堡以屏郡治第公私告匱費無所出惟辨復監生員吏農及贖罪支軍罪犯

聖明取倭錄 卷之五

甲

宜暫破常格令其納贖庶可少濟公家之急又言浙西泰將張淙病怯不堪任乞以戴罪副總兵湯克寬代之

上曰克寬不准納贖先年已有旨餘議允行克寬失事罪重姑令充為事官分守杭嘉地方戴罪剿賊刑部主事郭仁以賊首汪直挾倭奴亂海上引

祖宗諭三佛齋故事請勅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章下兵部覆言宣諭乃國體所關最宜慎重蓋倭寇方得志恣肆比之往者益為猖獗恐未可以言語化誨懷服也若得夏之罪未懲而緩以撫諭非所以

蓄威糾虔之黨未得而責以飲戢非所以崇體矧
今簡將練兵皆有次第待其畏威悔罪然後

皇上擴天地之仁頒恩諭以容其更生未為晚也且
祖宗時三佛齋止因阻絕商旅非有倭奴匪茹之罪
朝鮮國近上表獻俘心存敵愾如復今其轉行宣
諭恐亦非其心矣臣竊以為不便

上從部議

詔停徵蘇松常鎮四府租一年以被倭故也

論五月中倭寇犯蘇州崑山等縣諸臣失事罪今
原任副總兵解明道指揮張成已等各戴罪殺賊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聖

奪僉事任環知府林懋舉同知張子璠等俸一月

陞死事百戶劉愛臣等子孫及一級世襲

巡按浙江御史趙炳然勘上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昌國臨山等衛及乍浦所城各官功罪兵部覆議

以把總指揮王應麟等五員守備不設論斬張四

維策應後期及朱朝臣等八員不能協守罪發遣

而四維後有斬獲宜今立功自贖陣亡指揮陳善

道千戶李茂等宜陞襲有功叅將俞大猷副使李

文進都指揮張鈇等宜錄用詔俱如議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倭寇充斥議留拊兌運糧

借用兩淮鹽銀蘇州府游擊鈔關船料後湖疏濬

十萬兩充兵餉戶部覆太倉等州縣漕糧改折如

留已為破格若併折色而盡留之漕規廢壞何所

紀極宜止以太倉州三十二年秋糧折充銀三萬

五千有奇華亭縣三萬六千有奇共抵作原議聽

留蘇松常鎮四府三十三年兌運秋糧并派剽銀

兩之數存留充餉後湖紙贖可以其半與之報可

論六月至七月浙江官軍禦倭功賞浙江巡撫都

御史王忬銀三十兩綵幣三表裏有叅將俞大猷

叅政謝少南等罪復原任都指揮僉事張鈇職大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聖

猷仍同指揮任錦各賞銀幣初大猷以普陀之敗

戴罪殺賊鈇被論革任少南與副使陳宗夔李文

進順李廷松知府劉慈俱坐失事待罪至是忬類

奏首功以張老等之擒歸功張鈇以吳淞所之捷

歸俞大猷以長礁南之捷歸任錦因請為少南等

贖罪兵部覆忬有經畧功故賞之

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縣焚舟登岸淮陽兵備副

使張景賢亟引兵禦之戰于呂場盡殲其衆

兵部覆論三月至五月通州如臯等處官兵禦倭

功罪以儀真守備張壽松及提督掘港指揮張明

化等臨敵畏避下巡按御史問以如臯縣知縣陳雍守城有功陞俸二級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通泰參將梅希孔等銀幣及卹錄百戶高時義勇官沙于現等各有差

倭寇犯海門徒跳所等處

命錦衣衛械繫原任應天巡撫屠大山參將許國李逢時副總兵解明道至京訊治先是株洵港之役坐兩將不相能各兵趨利不止故番成而敗時明道督水兵泊海口坐視不救大山方稱疾不視事至是御史張師价以敗書聞請治大山國逢明

皇明史錄卷之五

五

道各失事罪總督張經因論山東監軍參政許大倫副使周臣紀律不嚴亦宜量罰于是大山逮至黜為民明道等坐失律罪斬大倫臣降三級邊方用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等處官兵禦之不克

倭寇自枳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應至逆戰

一千嘉興縣却之

增造南京新江子兵船二百艘先是新江口額設船四百艘以操江都御史潘珍奏減其半至是魏國公徐鵬舉以海寇繹請改沙船增復舊額從

之

命改浙江嘉善縣兌米三萬五千餘石以賊焚運舡故也

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總督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縱賊誤國四事其一受命半載一切軍情利害不聞奏報其二山東兵至不量客主勞佚之勢而輕于一戰為賊所掩其三兵敗之後不即席幕引罪而隱匿至二月餘其四以墳墓在閩恐為諸寇齟齬不敢盡力驅勦既下吏兵二部覆議經奏調廣西土兵與湖廣民兵未入境而山東兵先至

皇明史錄卷之五

五

氣銳一時狃于小勝致墮賊計其取敗有因非經失但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職節制東吳內外掣肘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令其專以平倭為務其參贊之任另選一人代之則內外均有責成非獨處經實以重留都也

上是其議命改經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一總督軍務尅期平賊不許怠慢以南京吏部尚書

周延代經為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浙江續至倭寇萬餘人分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等縣

復失事金山等處備倭官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原職充分守浙江寧紹台溫地方叅將戴罪殺賊倭寇三千餘人由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命浙江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充金山等處備倭官無捕盜徒盜賊

倭賊攻嘉興府東關官兵拒走之

追錄採淘港陣亡指揮劉勇千戶孫升胡應麒鎮撫李繼孜義勇官徐茶各陞襲贈級命有司立祠如例并卹其從軍死事者家叅政許大倫副使周臣免降調各奪俸半年時李逢時等既得罪兵部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

復言大倫等皆山東監軍官原無地方之責獨都指揮盧鏜僉事任環當坐而鏜已戴罪殺賊環歷戰有功四臣俱在應議之例乞姑貫其罪而卹錄死事諸臣又言禦倭之法惟戰與守然必守定始可議戰民聚始可議守據險始可聚民今當事諸臣苟且目前未有爲公家長慮者各郡邑一值賊至計無所出獨擁孤城以待調兵至耳今東兵既挫復調廣西武昌等兵征調愈多則民愈困賊愈不止乞勅守臣講求據險聚民之策招集崇明等縣沙船練習水戰毋專恃調兵得旨島夷肆掠地

方實由逆徒勾引各有司未能多方擒捕以至猖獗日久蘇松府衛州縣諸掌印捕盜官俱當逮問以時方用人且俱今停俸戴罪立功自贖沙船付任環招集督令殺賊其贈卹死事官兵俱如擬大倫等姑奪俸留用

以三十三年倭寇犯太平縣及瀝海所等處官兵擒斬有功賞台州知府宋治銀十兩陞太平知縣方輅俸一級原任指揮孫教叙用千戶張應奎等三員陞襲贈職俱如例

倭寇犯松江青村所寺處官兵禦之不克

皇明馭倭錄

卷之五

五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勘蘇松禦倭文武官功罪得旨今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如原擬處決指揮使時獎等發遣知縣萬思謙等准以功贖仍奪俸一年知州熊梓知縣喻顯科降邊方雜職以兵備僉事任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兼副使兵備如故原任操江都御史蔡克蕪都指揮韓重復勘無罪准遇缺推用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王忬見任操江都御史 褒善巡江御史汪克用調度有功各賞銀幣有差其督糧叅政翁大立命裁革赴部別用

覆論三十二年普陀山斬獲倭寇功給賞浙江都
指揮劉恩至及福建泉州衛百戶鄧成等有差
詔遣原募山東禦倭兵還自株淘港之敗東兵遂不
振會主將李逢時等被逮皆鬱鬱思歸稍自引去
總督張經請下有司追捕兵部言此輩俱係北土
烏合之兵驅之蘇松水澤之地固非甚宜今不如
悉放遣之詔可

命調永順宣慰司彭蓋臣各帥所部土兵三千人前
赴蘇松勦賊先是總督張經議調廣西狼兵及湖
廣民兵尚未至而蘇松自十月後新倭繼至者又

皇朝通志卷之五

卷之五

萬餘人經至是告急因後以調兵請許之
以蘇州被倭今許墅鈔關收折色一年
兵部覆巡按直隸御史徐紳三議一議簡兵謂邇
者京營既冗而又增募至四萬人中間多老弱且
替者宜精簡而時練之厚以永報俟秋防有警量
遣征戍一議備倭謂倭賊嘗以設伏取勝不繫兵
衆寡今蘇松常三郡民兵軍餘及諸路所調者殆
四五萬衆而兵多無制何以克敵請自今嚴行守
臣簡練本處壯快沙民使之人自爲戰因汰去客
兵之無用者其供億諸費或以應天徽寧太池廬

州安慶滁和廣德等府州所屬民壯弓兵于十分
之內其六存留守禦其四暫免應役每名輸工食
銀七兩二錢給軍或以南京兵部積貯船料銀暫
借二十萬兩俟事寧漸次補償一議備邊謂比歲
需雨爲災各邊塞垣傾圮亟宜備葺而司計告匱
請以山東河南兩班民兵汰去一班但留三千壯
者入衛其餘每名徵其派工食銀三十六兩輸以
備邊仍將徐邳入衛民兵一體折徵暫行二年得
旨允行南京兵部銀准借十萬兩各處民壯弓兵
今提編三十五年折銀紳原擬之數其餘均徭不

皇朝通志卷之五

卷之五

分銀力二差俱納銀一兩送各軍門充餉
詔原任貴州總兵沈希儀松潘副總兵何卿西帥家
丁赴蘇松軍門候用
改浙江分巡領兵僉事羅拱辰爲寧紹台三府兵
備專住紹興從巡按御史趙炳然奏也
兵部覆上總督張經條陳一查復備倭舊政言國
初備倭之法久不脩其最急者在勾補逃軍乞即
于見在數內選取趨捷餘丁習水戰者各令收伍
食糧一總會水戰兵船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
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各把

總兵船爲一體每總以其半爲遊兵半爲守兵倘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爲守信地而遊兵務令追捕與他總互相策應其浙江之視蘇松江南之視江北亦如之有自分彼此縱賊深入者查所從來治罪一編立本地主兵言諸路調兵勞費不貲而吳淞間耆民沙民益徒曠徒類皆可用請于各府所屬州縣二百里以上者編兵三百名二百里以下者二百名或均徭編派或各里朋出募兵一名定銀十二兩如自有丁壯鄉民准其應役否則徵銀募兵一議設海防職守言吳松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五

江口及黃浦一帶皆通海要路兵船既設統領無人請于蘇松各增設同知一員而以水利通判併入巡鹽其青村所福山港亦各設把總一員守之一議置遊兵防護言比歲倭賊焚燒糧船數多乞動支南京戶部募兵銀兩遣官于徐邳間石募驍勇一千五百人付將官周于德領之俾其沿河哨獲一築立衝要城堡言瓜州京口乃留都屏障宜于對峙之處創建城郭備置水關俾運道悉由中行及浙之北關松之浦東亦各築二堡屯兵戍守其經費下守臣酌詳一申明賞罰條格言我兵禦

敵有陸戰水戰生擒奪回之異賊兵臨我有夥賊零賊從賊首惡之殊宜各分別行賞統領官亦各照部下功罪以爲賞罰其賊俘繫獄者亟赴守巡官會訊處決毋容久繫以防內變詔允行

兵部尚書聶豹等言國家財賦大半仰給東南比者倭寇作難調兵選將設官增備三年于茲始設提督于浙江等處繼加提督于蘇松巡撫又設總督無理將官自副叅守把而下增置二十餘員調募客兵近自徐邳山東遠至廣西湖廣所費各不下巨萬又起原任總兵沈希儀何卿各帶家丁打

皇明馭倭錄卷之五

五

手一千自是大兵肆集賊有期顧在督撫諸臣協謀共濟耳臣聞禦夷之道守備爲先攻戰次之故唐臣陸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在備封疆守要害壘蹊隧疊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今江南州縣既鮮一城廓村居又缺墩堡則封疆不備各通海地方守

禦官軍名存實亡則要害不守江南居民散處水濱依江海者鼓楫可至依腹裏者舍舟可通則蹊隧未塹各衛軍卒兵甲朽鈍遇敵則軍營未壘通番下海律有明條今閩浙勢豪私造巨舟與賊交易稍一厲禁怨謫朋興自巡撫朱統不得其死法網遂撤則禁防不謹三壞雖存鞠為茂草孤村相望幾絕炊煙則民不得務農進退無紀功罪不明軍不蓄威三四倭奴挺刃而至官兵數百相顧披靡而蘇松沿海居民又每負貸賊所覲厚利是民借寇以生而寇反資糧于我安望能遏其衝與邀

皇明通志卷之五

五

其歸耶又聞賊據崇明諸沙彼反據險待我賊在月浦交戰彼且設伏出奇多方誤我又將虜去丁壯髡黔入黨絕其歸路而各州縣又不能為之招調處分中間斃于矢石之下含冤江海之中不知其幾凡此數者我失其所長而賊顧乘我所短也自非大加懲創亟圖撲滅臣恐後患益甚况蘇松密邇留都襟帶江淮萬一搖動梗塞為患不細乞甲飭督撫嚴行守令預築城堡掘坑塹整軍置械固守要害團練土著招撫脅從其與各叅遊守把等官明賞罰之條厲交通之禁兩司及府州縣官

不可用者調之去之甚者以軍法從事至于督撫罔功則巡按御史覈實糾劾容臣等從實叅究以章憲典如此庶上下相維臂指相使東南不足憂矣得旨各處調兵將至張經其督率區畫戰守尅期蕩平若復怠緩重罪不宥比歲提請海道江防聚兵等事有司漫不脩舉其今浙直巡按御史稽實以聞豹初威稱南北戰功請

上謝玄受賀遂階一品及是以警報日聞恐被譴責故為此言規脫已責云

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奏上十月至十一月倭寇

皇明通志卷之五

五

自建跳所分掠紹興各縣水陸官兵前後擒斬三百餘人請錄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原任叅將俞大猷副使陳宗燮陳應奎等功

上從部覆今先賞天寵等銀幣其所獲功次下御史

再勘

倭寇陷青村所

以倭警命豐潤伯曹松專督

孝陵衛軍防護

陵寢

五卷終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兵部車駕清史司主事臣王士騏纂

嘉靖三十四年

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琬奏蘇松二府連被兵荒乞
將三十三年秋糧盡數蠲免華亭上海及嘉定崇
明四縣仍發銀賑濟戶部覆該府本年民糧存留
者依擬蠲免起運者除派內府外議改折外俱暫
停徵再將三縣各扣涼庫米四萬石崇明原無起
運今于別庫議處銀一萬兩給散貧民報可
兵部覆應天巡撫周琬巡按周如斗等奏去年十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月倭賊犯上海護塘馬家洪等處把總姜宇鎮撫
陳習僉事董邦政禦之頗有斬獲功當錄十一月
倭復寇瑣涇青村所欲窺松江備禦指揮徐承
宗等出戰不利參將湯克寬猝遇賊于嘉湖戰後
敗績當罪得旨玦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邦政
銀十兩宇習各陞二級下承宗于按臣訊治禱克
寬冠帶令于信地殺賊申勅總督張經及琬剋期
剿賊

巡撫應天都御史周欽言禦倭有十難有三策具
十難謂倭去來颺忽難測海涯曼衍難守水陸勾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錯難戰鬼域變詐難知盤據堅久難備居民柔脆
難使土地渴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芻糧匱乏難
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慶海上陳前馬跡諸
山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蒼山船三百與
兩浙兵船會哨于諸島之間來擊之制人而不制
于人上也以沙船五百遊哨于蘇州海口選土兵
萬餘列戍于松江之獲塘俟賊登岸而掩擊之中
也集蘇松輕舸五六百艘遊哨于黃浦吳淞太湖
小港之間使賊步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更
請趣調狼兵土兵漳兵留淮浙餘益銀十萬兩或
借南贛軍餉銀九萬兩為糧賞之需兵部覆奉從
之

福建備倭都指揮張輝受命年餘始赴任巡撫王
忬劾其畏避詔械輝至京問黜為民
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
神言天吳顯靈廟在萊州請遣官望祭于江陰常
熟以激勸人心一降德音乞下令有司掩壅枯骸
蠲糧稅省農耕以子惠元元一增水軍欲多募淮
揚壯健大修戰艦以固海防一差田賦按蘇松四
府民田一丁過百畝者重科其賦更預徵官田之

稅三年以佐軍興一募餘力賦論富家不能需財力自効者事寧或與論功或與釋罪一遣視師言當事諸臣以兵為戲須以重臣監督之乃克成功一察賊情欲招通番舊黨並海盜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其入巢偵伺因以為間疏下部覆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募餘力察賊情俱有裨軍政請下督臣酌行其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總督張經獎率諸軍不必別遣崑山縣致仕侍郎朱禧隆奏諸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

聖明駁倭錄 卷之六

三

華隆禧二臣之疏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豈為國之道耶

祖宗教養恩深豈以怨讟時君而忘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今盡忠欲以告于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其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窒戾者亦復疏陳其畧至如朱禧所奏設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無以北虜之市為監皆駁寢之且昨歲文華已有市舶之議于時戶部下所在守臣計處至今未報臣惟

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至以勳臣出鎮海波始清當時絕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兵力脆弱所恃微調以策應緩急者獨有漳泉兵耳若更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漳泉之兵豈得復為蘇松兩浙之用今兵力四集南倭似有可平之漸而宣大諸境邊臣亦各矢力奮猷足寢北虜之謀倘所任不効則當治諸臣及臣等之罪疏入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昨下諭求平勦長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虜以聞于是豹益惶恐上言臣犬馬之愚豈敢不盡

聖明駁倭錄 卷之六

四

顧智識淺短軍國大計籌慮實有未周益中間機宜非可遙制方畧不能面授拘于職掌者既難于徑行得于傳聞者又未敢輕奏是致臧否異同消滴未效茲謹瀝竭血誠遵詔上便宜五事一制勝之本督臣駕馭失策諸將不相為用宜令虛心以集衆思厚賞以畢群力一用兵之術寇至宜以舟師截之于外狼土兵驅之于內而以鄉兵遏其橫奔互相犄角則戰守俱利一散賊之黨今寧紹漳泉等府編立保甲自相稽察凡民出入出必詰其所向入必驗其所得嚴以覺舉之法重以連坐之

科一足食之計凡撫按論罷潘臬郡縣等官罪有
追贓者宜徵入以佐軍需一足兵之計既列罪綱
諸將視其輕重限以首功多寡自贖贖已積功敘
復其官已乃積功遷次如例不效則仍正其罪既
入

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勦又
奉諭問却今泛言具對撫拾舊文塞責豹姑降俸
二級侍郎翁溥等各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隆
二級調外任餘各奪俸三月復降勅切責張經師
久罔效今其嚴督諸臣亟為勦賊安民如再因循

重坐不貸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劾上去年十一等月倭犯
嘉湖諸臣功罪言倭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及嘉興
攻府城東北二門時指揮陳光祖把總孫教指揮
樂墳俱擁兵不戰咸以賊衆兵寡為解賊遂越府
城流劫秀水歸安都御史李天寵督叅將俞大猷
都指揮劉恩至水陸兵同抵嘉興而僉事羅拱辰
兵亦來會天寵督發各兵併力追剿分命副使陳
應奎陳宗夔隨管監之今尅期夾攻水陸並進乃
宗夔見恩至所率皆蒼山廣福銳卒欲專其功業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六

五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六

六

與大猷約期乃前期以孤軍先進與賊戰烏程縣
之窩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斂入柘林老
巢于十二月突出犯新帶恩至威今不行偏裨各
自為進止百戶賴崇華統福兵六百人恃其驍健
鼓行直進賊潰登舟崇華乘勝薄之中鳥統而死
把總孫教千戶鄭達以蒼山兵先趨師遂奔敗嘉
善知縣鄧植望風棄城走翌日賊遂入嘉善焚縣
治屠掠甚慘以上諸臣進退無紀彼此離心貪功
觀望有同兒戲坐貽地方大害請分別治罪而卹
錄其死事者詔禱劉恩至冠帶今戴罪殺賊下赦
等八人及鄧植于巡按御史訊治奪兵備副使陳
宗夔僉事羅拱辰俸各一月責俞大猷陳應奎策
勵供職其陣亡將士賴崇華等下所司優卹如例
遣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察視江南賊
情初文華條陳禦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至
是禮部覆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嚴嵩言南賊擾蘇松二載設官調兵
未見實效屢次奏報或多失實宜依部嚴遣大臣
往祭宣布朝廷德意即今察視賊情訪求可以區
處長策其實奏聞其所差官或即用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及是復自以奇術得
幸于

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摧仆之百司無不望
風震懼奔走供奉恐後時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
南為之困敝焉至于卒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
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勝皆
嵩引用匪人之罪也

賜蘇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四品服俸賞銀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錄其正月間川沙寇剿倭功也

兵部覆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疏報正月朔柘林
聖明歷錄卷之六

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縣又轉掠塘棲新
市橫塘雙林等處復攻德清縣殺把總梁鶚指揮
周奎孫魯百戶陸陵周應辰副理問陶一貫等

正失事諸臣之罪并錄有功及死事者

上以城陷失事大命巡按御史執崇德縣知縣蔡
本端解京訊治參將湯克寬把總指揮丁僅下督
撫先取死罪招巡撫李天寵都指揮吳韜邵昇領
兵僉事羅拱辰俱停俸戴罪殺賊奪副總兵俞大
猷及參政謝少南備副使陳應魁僉事凌雲翼
等俸三月下指揮等官李土等七人于按臣問周

奎等陶一貫等各贈襲如例獲功知縣楊正副千
戶曾勇監生喬鏞等令軍門獎賞有差已逮本端
至坐失陷城池謫戍

蘇松兵備任環督參將聯道明等以舟師與倭戰
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一百八級

巡按直隸御史孫慎勘復三十三年倭犯蘇松地
方文武諸臣功罪并請錄死事者得旨指揮婁宇
等十九人及原任備倭者都指揮僉事梁鳳海防
僉事董邦政俱功罪相當宥不問指揮等官徐承
宗等二十七人令按臣廷訊奪知縣周秀等六員

聖明歷錄卷之六

倭三月禡備倭署都指揮僉事盧鏜冠帶戴罪殺
賊贈死事省祭官孫鏞及巡檢李叢祿俱光祿寺
署丞陣亡千戶童元男匪襲如例

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土狼兵應調至蘇州總
督張經以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賊奏聞詔賞瓦
氏及其孫男岑大壽大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餘令軍門獎賞

工部侍郎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是時倭據川沙
窪柘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復日有至者地方甚
恐及聞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漕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貴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兵士傷已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

倭犯江北淮揚等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地方登岸流劫狼山利河等鎮邑四餘西等場江北倭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

江北倭犯淮安府鹽城縣

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言往時日本入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復來得以便宜謝遣仍今有司移檄其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九

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疏下禮部覆言倭夷犯順窮兇無過今日苟輕容再貢殊損國體請如宗憲議遵例阻回諭以貢有常期必當遵守仍當委曲開導使之心服不得徑情直行致拂夷心至于彼國僻居窮海島夷背其君長藉口爲寇沿海姦民互相勾結揆之理勢似亦宜有請因其入貢即令撫按衙門移諭日本國王責問連年犯順何人倡亂令于半年之間立法鈐制號召還國即見效順忠款雖使貢期未及亦必速爲請奏如或不能鈐服則是陽爲入貢陰蓄異謀仍遵禁例徑自阻絕

上是其議

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蓋臣各統土兵三千名及致仕宣慰彭明輔官生彭守中等報效兵二千名俱至松江

兵部尚書楊博等議上平倭賞格請于吏兵二部各印發空名告身五百紙付總督張經聽其量功受職給赴本部即與銓除

上曰即今調集狼土兵多費用糧餉不貲正宜設法併力剿賊所擬雖是破格懸賞恐屢置未善致有誣殺冒功買功反滋弊端其再會吏部都察院及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十

吏兵二科熟計以聞尋集諸人議上文職如舉人監生斬倭一級免其監歷即附選籍候選者即與銓除三級以上則于格身優叙願京職者如所試銓除之承差獲級三顆待次者免其歷後在役者即與銓除吏農獲級三顆待次者免其考辦在役者即附選籍省祭官待次者亦准附選候選者即與銓除加於本資一級其陰陽醫技等官獲級如上則榮以章服錄一子爲生員如各罷閑品官獲級如上削籍者許以冠帶間任者致仕致仕者進級仍補一子爲增廣生其不願仕與獲級不如數

者給賞如武職例武職賞格畧如邊方例獲倭一級進世襲一秩獲從賊三級視倭一級其非對敵而緝捕三人者陞一秩上其身其所部獲功副總兵至二百級參將都司至百五十級把總指揮至六十級千百戶至二十級皆得陞秩其文武智勇出衆能獲渠魁大會者俱別議以聞議上得旨時方用兵進剿所議待報另行

柘林巢賊分衆三千餘過金山衛總兵俞大猷督游擊白法及田州瓦氏兵遮擊之賊鼓衆來衝我兵大潰死亡無算賊遂奔犯浙江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江北倭犯淮安府鹽城縣

三大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兵千餘及知縣王鉄指揮孔燾分統官民兵三千攻其巢破之斬首五十餘級燒賊船二十七隻餘賊奔江陰

川沙窪倭賊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風蕩賊舟一至戚家墩遊擊白法劉恩至獲之斬首三十級是日江陰賊亦出江東遜

淮揚海防泰政張景賢兵禦倭于狼山敗之柘林倭賊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經分

遣叅將盧鏜等督狼兵等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於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司官舍彭翼南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潰諸軍共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患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原屯川沙窪倭寇復突犯閘港周浦卓溝等處奪舟過浦分掠泗涇北葑山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引兵追擊遇賊於塘行我兵驚潰藩被斃死軍士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石浦等鎮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寇五事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通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民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大至臣初未信既乃果然故禦之標在腹裏防之弭盜之本當遼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為始

而寧紹次之其二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
三禁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使舊賊
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歸其情
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
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
則起陸非可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
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
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
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
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江口則搖尾
於紹興入鱉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
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
港則掠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
蹟山或匿跡於大七泮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
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
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
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鱉子門則不得
近杭州防吳淞備劉家河七丫港楊威馬跡大七
泮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
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

皇明馭倭錄

十三

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其船不敵而
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持海船請
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法
添造或即今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
十隻號為一綜募以慣習柁工水稍而充以原額
水車于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為置船多寡又為
遊兵數艘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
給比陸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遇其
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
陞賞其失備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算也故法不可
不厲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軍而
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者買渡報水
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
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
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三責守令夫
荷戈戟載甲冑爭鋒死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
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
棄城而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關
廂村鎮委之無柰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遠
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誘腹裡賊一江南輿壞非

皇明馭倭錄

十四

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
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邑張官置吏將
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練士兵保令
境土為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海守令員缺必慎擇
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耳四議調發近
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沛山東永保川廣
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
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諸指臣不善用兵之弊陳
之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妻
子莫聞所以能有滅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尅期始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十五

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
不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
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
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
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
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
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
兵無系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
合之人帥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
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

之素今法今姑息紀律不肅進必有死之恐退無
伏鎖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
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糈
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寡窮
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
權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
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
擠雖有勇敢無以効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
雖頗收操刃責育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
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其

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非
有遠畧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為姦利在貪淫耳
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
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詳謀
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
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
效川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
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
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
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

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份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徭均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間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知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被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衆然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兵部覆其議悉是詔允行之倭五十餘人自山東日照縣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縣是日呂四場有倭舟突犯沿劫東團等處該場副使李政督率耆竈奮銳攻之斬首四十五

級盡殲其衆

倭舟三十餘艘衆約千餘人自海洋突犯蘇州青村所攻城不克遂縱火自焚其舟登岸肆劫是時新倭復大至自青村外若南沙小鳥口浪港諸處悉有賊至泊岸即焚舟散劫官兵稍稍逼乃合勢犯蘇州陸涇壩及婁門南京都督周于德引兵來援一戰而敗鎮撫孫憲臣被殺倭遂中分其衆爲二一由齊門北馬頭而北轉北掠許墅關長洲五等都一由胥門木瀆而南轉掠吳縣橫塘等鎮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浙直督撫諸臣以江南倭寇侵擾調兵日多糧餉不給請借留淮浙餘鹽及南贛餉銀各省庫銀接濟戶部覆餘鹽銀屬京邊歲費難以議留贛州餉銀准借九萬兩廣東福建庫銀各十萬兩江西湖廣五萬兩更以兵部船料并各府應解均徭民兵銀存用今日江南軍餉孔亟固當計慮京邊歲費日增尤當議處宜行各司府編派均徭接濟內除順天蘇常鎮等府充編外其餘司府俱預編一年今南直隸淮揚鳳徐四府州浙江軍門陝西銀解延緩山西銀解三關北直隸直保定七府及河南

山東江西湖廣四川五省銀俱解本部以備用詔

可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奏江南倭寇軍餉不足
竊觀破耗之弊實數端召募軍士動輒敗沒是費
數十萬金不得一夫之力一也城守攻築曠歲無
成是費數十萬金不得尺地之守二也士兵之選
勇怯無擇衣糧之蠹日費千金三也海上艘艦擄
奪漂燬脩造所需不可紀算四也甲冑之製數多
費廣一遇接戰裸體而歸五也器械藥耀目震耳
臨陣掩棄祇為盜資六也六蠹不去則盡帑蕪洩

皇明聖錄卷之六 十一

之尾問矣至於加派田糧勸借富戶有司假此擾
民驅之為盜俱宜嚴飭務俾樽節愛養以求功疏
下戶部議行

詔錦衣衛遣官校逮總督直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
經及叅將湯克寬械來京問以侍郎趙文華劾其
畏巽失機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歲松江柘林川
沙窪二處為巢縱橫肆掠週圍數百里間焚屠殆
徧水陸兵無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廣西田州土官
婦瓦氏及東蘭南舟那地歸順等州狼兵六千餘
名承經調至狼兵輕獠嗜利聞倭富有財貨亟欲

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倖一戰文華既至
嘉興屢趣經亟檄狼兵勦賊經曰賊狡且衆今檄
召四方兵獨狼兵先至耳此兵勇進而坊潰萬一
失利即駭遠近觀聽姑俟保靖未順土兵至合力
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終守便宜不聽文
華乃跪言經養寇糜財屢失進退機宜惑於叅將
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滿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
報功塞責耳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疏至

上以問太學士嚴嵩對具如文華言且謂蘇松人怨
經不可復留宜與克寬俱逮京鞠訊以懲欺怠經

克寬遂并得罪尋陞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周銳
為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職代經總督

贛榆倭流劫海州沐陽桃源等處至清河阻雨徐
沛官兵分道感之殲于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

級此賊自日照登岬不及五十人流害兩省殺戮
千有餘人至是始滅

叅將盧鏜督 上江等兵及宣慰彭憲臣上兵

四川指揮陳元正蜀兵攻倭於張莊賊見兵衆閉
壘不敢出元正以兵挑之賊出戰諸軍四面攻擊

縱火焚其壘賊奔逃我兵追擊之及於後港賊反

軍迎擊諸軍皆潰

浙福提督都御史李天寵以四月間金山衛之賊來聞因叅副總兵俞大猷統調集重兵失機債以致流毒浙省

上批其疏曰俞大猷統狼廣兵萬餘不行進勦致賊猖獗本當重治姑奪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

陞金山總督倭備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充分浙江嘉湖等處叅將而以指揮僉事婁宇為署都指揮僉事代恩至

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

雲顧泓潞袁世榮高敏宇等因言經異悞失事罪之誠當但今獲首功以干計正倭奴奪氣我兵奮

激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誤機會請姑召還錦衣使者待進兵之後視其成績與否從而逮經加罪未晚也

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怨上罪不可貸乃命錦衣衛執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為民已而

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嚴嵩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

本二臣松浙人以鄉郡被慘聞見甚真皆言經養

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昨狼兵初至

氣銳經禁久不進瓦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

寸何以歸見鄉黨及賊至甚多地方震恐文華憤

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繼至

今大文華誠忘身徇國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勇敢

有膽略親操甲臨戎以致克捷此實上天垂祐所

致

皇上昨諭欲遣官賜文華銀幣以壯彼仰見

聖明激勵臣工至意但御史宗憲功同希亦賜一賞

使彼地之人知日月之明無遠不照功者勸罪者

懼矣
上乃諭禮部曰昨文華不言賊情未免又誤可令竭
忠督討仰贊玄威其遣衛官一員齎賜文華大紅
金彩錦雞紗衣一襲銀六十兩御史宗憲協心王
事賜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瓦氏效勞被沮亦犒
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可即行給發之方文華
發疏有二徵兵四集未有進戰之期蓋經以兵機
貴密宗憲輩佻淺不輕與言耳今戰勝嵩乃言文

華宗憲合謀督兵糧甲致捷經聞乃至殊失事實然狼土兵寔服經威名經被逮眾志即泮澳周琬楊宜皆庸鴛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為地方所苦東南事愈不可為矣

柘林倭賊縱火自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東遊

蘇松兵備任環督總兵俞大猷等官及永順官舍

彭翼南等土兵蘇州府縣兵進攻陸涇壩賊敗之

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賊舟十餘艘餘賊奔潰

皇朝賦倭錄 卷之六 二十三

察視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上疏報捷謂前月倭

犯嘉興城御史胡宗憲先中以藥酒擊敗之俞大

猷率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又敗之於王江涇擒斬

千餘人叅政任環又敗之於常熟斬首一百五十

級焚其舟二十七而金山衛等處斬獲亦不下二

百賊眾蕩平有期矣兵部言據此捷奏兵威稍暢

人心正奮然在浙江則餘黨未遜在松江則舊倭

猶在宜乘勝逐北以靖地方請先賞將士用命者

上命賞永順宣慰彭翼南等四人銀各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餘軍門領賞

陞浙江按察使曹邦輔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

倭寇常熟縣知縣王鈇率兵乘城禦之賊屢攻不

克移舟泊三里橋鈇及鄉官叅政錢泮率耆民家

丁追賊及於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死者民無脫

者巡按御史金湖上其事

上憫二臣死事詔贈鈇為太僕寺少卿泮光祿寺卿

各陰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賜祭一壇立祠死所

有司歲時享祭

侍郎趙文華復疏陳倭夷出沒之形并劾巡撫周

皇朝賦倭錄 卷之六 廿四

琬總兵白汝僉事董邦政等縱寇夜師使零賊奔

潰餘孽復張因言巡按御史胡宗憲才智異常安

危可寄宜亟付以大任兵部覆上其議

上責琬統重兵不能擒斬逸賊致蹶將損師本當速

治第時方用人姑停琬俸祿汝及邦政等職充為

事官戴罪殺賊如仍前怠縱罪無赦宗憲俟論功

之日不次超擢文華仍奉命督師奏債事者勿

畏避

倭賊百餘自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慈谿所登岍突

犯會稽縣高埠奪民樓房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

子懿等分兵圍守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鄉官御錢鯨遭拉煙浦見殺賊遂流劫杭州而西於潛西興昌化內地驚駭

三夫浦倭賊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引舟師遮洋擊之斬首一百三十有奇衝沉賊船七艘賊遁泊海三板沙

巡按御史周如斗疏報蘇松舊倭去者未盡絕新倭來者益衆節犯黃浦寺處殺遊擊周藩請治諸臣失事罪會事董邦政寡謀輕進遂致債師罪宜首論把總婁宇望風奔潰同知郁文奎洪以業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十一

防首疎虞及總督張經提督周珣操江史褒善均有兵戎之任不能禦寇門庭皆屬有罪副總兵俞大猷既遠寇於金山復慢防於越浦雖有平望王江涇之捷難贖其辜備倭都指揮劉思至要害不守武備素弛皆當量罰因言新舊之寇勢合而益張主客之兵力分而益寡請更調發精兵協濟軍餉責諸以討賊必效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以作上氣兵部計已被譴諸臣不議請令督周統遠前議增調兩廣精兵仍令盧鏗親詣處州選兵更於四川松潘等處官民鄉勇僉土諸兵並赴浙直

軍門并力破賊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望不能進勦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各兵假此遷延時月奚有實心平賊之忠今姑從所擬施行若又師久無功疏等罪不赦奪操江史褒善俸三月梟把總婁宇都指揮劉思至戴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於按臣問贈遊擊周藩都督僉事錄其子襲陞三級

倭賊進據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唐頭知縣錢鏞統狼兵禦之遇賊於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賊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十一

伏兵四起狼兵悉奔惟餘鏞及民兵八人盡死於賊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詔贈鏞為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國子生賜祭一壇立祠死所有司歲時祭祀

原犯浙江倭賊還侵吳江參政任環總兵俞大猷督水陸官兵迎擊於鶯脰湖平望等處斬首七十九級生擒賊五人餘賊奔還嘉興

三板沙倭賊搶民船出洋叅政任環總兵俞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擒倭首灘拾賣及徒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是日倭舟有被海風飄回

者舟壞餘賊五十餘人屯嘉定縣民家參政任環以者兵攻之不克傷亡三百餘人乃投火民宅焚之賊盡死

勒總督直隸浙福軍務都御史周琬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為民政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為兵部右僉都御史代琬陞巡撫浙江都御史胡宗憲代天寵先是

上聞琬疾甚又以天寵嗜酒廢事遂併黜之仍勅工部右侍郎趙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督察軍務關防馳賜之

皇朝又倭錄

卷之六

察視軍情侍郎趙文華言始者賊逸松江也宣慰彭蓋臣等與賊相持十晝夜賊遁蘇州蓋臣及俞大猷任環合兵追之於陸涇壩斬首五百級兵勢稍振頃二司兵失利而賊遂散逸一犯湖州長興勢復猖獗良由我兵寡勢分士氣不揚耳臣以為蓋臣等報效之勤勞寇至蘇州我軍盡亡火器委諸賊中而又海上福滄等舟七十餘船皆為賊燬臣以為諸臣失事之罪宜問兵部覆議

上命降勅獎勵彭蓋臣彭明輔各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稟官舍彭翼南准實授生員彭守忠給與冠

帶其福滄兵船被燬失事今按臣覈實以聞蔡涇聞倭至夏港鎮副使王崇古督水陸兵夾擊之賊遂出泊港淺沙分舟南犯至靖江陳公港登岸我兵急擊之斬首四十有奇餘賊逃入民家我兵焚而殲之

奪浙江按察司副使劉起宗董士弘官一級僉事羅拱辰二級陞左叅議許東望為副使代拱辰以巡按御史胡宗憲劾其禦倭無功故也改湖廣按察司副使孫宏軾復除山東副使劉嘉俱於浙江以倭警用兵從吏部推擇也

皇朝又倭錄

卷之六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維亭常熟之敗疏言越浦之寇蔓延內地流毒日深諸臣防禦失策致鎮撫孫憲臣身嬰賊鋒知縣王缺鄉官錢泮繼及於難前後雖有小捷所喪敗日多因參兵備副使任環功不掩過海防僉事董邦政罪浮於名及巡捕同知王如瓚把總姜旦等失守慢防之咎請卹錄憲臣等而正環等罪又言永順保靖之兵屢戰多捷實湖廣副使孫宏軾叅議王繼洛監督有方及官舍彭翼南彭守忠等實心幹濟請優賞以示兵部議覆詔宥環下如瓚等於御史問賜宏軾繼洛各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裡贈憲臣指揮僉事龔陞其子三級

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嚴州淳安縣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由濠領盤山實入歙縣黃栢源口徽州府等守隘官兵民壯五百餘見賊悉奔潰賊遂流劫績溪至旌德典史蔡堯率兵千餘禦之不克賊遂叩縣南門縱大屠掠過涇縣知縣丘時庸引兵追擊於埠塘敗績賊乃趨南陵縣丞莫逞以三百人分守界山見賊奔竄賊遂入縣城縱火焚居民房屋于是建陽衛指揮繆印當

皇朝倭錄卷之六

北

奎縣丞郭映郊蕪湖縣丞陳一道太平府知事郭樟各承檄以兵來援與賊遇於縣東門印等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諸軍相顧愕眙遂俱潰一道義所率皆蕪湖驍健乃麾衆獨進爲賊所殺一道義男子義橫身捍賊刃亦死

華金山備倭都司改設參將一員於蘇松暫設參將一員於常鎮
江南金涇許浦白茆港諸倭俱戰舟出海摠兵俞大猷督各水兵把總劉鏜火雷余昂等引舟師追及於茶山縱火焚其五舟餘賊走馬蹟山三板沙

我兵復追擊之壞其三舟凡斬賊六十七級生擒四十二人是時江陰蔡港倭亦引舟出泮我兵分擊於馬蹟山圖寶山等處共擒斬九十餘賊值颶風大作賊舟出泮爲我兵衝擊及海風簸蕩沉沒二十餘舟餘賊復回泊海港登岍劫掠

南陵倭賊流劫至蕪湖縱火燒南岍突渡北岍入市各商民義勇登屋以瓦石灰罐擊之賊多傷者遂奔出各商兵下屋生縛二倭斬首十級賊趨太平府是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平遣千戶曾辰等督鄉兵義勇殺虎等兵禦之於馬殿大敗

皇朝倭錄卷之六

北

賊遂進逼府城城中人斷橋防守賊引而東狙江寧鎮指揮朱襄蔣陞率衆拒不能禦襄戰死陞被鎗墮馬官死者三百餘人賊遂趨南京其酉水紅乘馬張黃益整衆犯大安德門我兵自城上以大銃擊之賊沿外城小安德夾岡等門往來窺覘會城中獲其所遣謀者賊乃引衆由鋪岡趨秣陵關而去

南京河南道御史葉恩以倭賊破杭州北新關劾奏提督浙直軍務都御史李天寵失誤軍機罪宜重治詔令官校對京問尋巡按御史胡宗憲亦疏

劾天寵縱寇殃民參將尚允紹等防禦寡謀請罷天寵而治允紹等罪得旨天寵已逮繫允紹姑革職充為事官與地方守巡官俱奪俸令戴罪自效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奏六月間松江三丈浦餘倭登舟欲避泊登沙北候汛太倉知州熊梓督福沙兵船追擊之沉賊舟七俘賊一人斬首一百三十餘級又有原江北倭舟十流入嘉定吳淞江把總劉堂引舟師擊於外洋俘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請告

皇朝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三十一

廟獻俘弁叙錄梓及嘉定知縣楊旦參政任環欲將環欽降官銜如武職之位以梓補僉事董邦政缺且重加陞賞兵部覆言任環忠勇屢立奇功武職無前例請如大同知府王誥例蔭子邦政在任梓宜別處以地方之職餘功以次論叙得旨任環廕一子為原籍衛所副千戶隨軍殺賊熊梓陞本府同知添註練兵把總劉堂各陞二級楊旦賞銀二十兩賊久未平亟令督撫等官勦逐以靖地方毋忽

總督直隸浙福軍務右都御史張經浙西參將湯克寬逮繫至京詔下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曰臣

皇朝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三十一

自昨歲十一月受摠督之任於時倭方盤據柘林川沙窪其衆且二萬余吳會民兵脆弱無可制禦臣乃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狼兵五千名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六千名蓋欲合力併勢為必勝之算耳今歲三月初田州土官婦瓦氏及東蘭等州官舍各兵繼至臣從宜分布以瓦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為搗巢西路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遊擊鄒繼芳屯閩行為搗巢北路以歸順兵及募至思恩兵廣東東莞所守備參將湯克寬屯乍浦為西路右哨各令相機戰守及三月末侍郎趙文華至松江大齊諸將趨令進討然遠調之兵新至之將賊情地利皆所未緒遊擊白汝以田州兵千餘住探陸哨遇賊伏卒殺其頭目鍾富損兵大半則狼兵之不宜驟用明矣及四月二十日永順保靖兵至其日巢倭四千餘突犯嘉興即委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泲湖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今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斬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此臣日夜苦心審機慮勝豈有一毫怠事之念哉自臣蒞任方

半前後俘斬且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使積年劇寇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經竟寬論死繫獄

八月倭自南京秣陵關入應天府推官羅節指禪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至溧水縣楊林文景率兵迎遏不能禦署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由小北門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

整飭太倉兵備參政任環有親喪例當回藉巡按御史周如斗以倭寇未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柘林倭載舟至海僉事董邦政總兵俞大猷各督所部水兵分哨擊之斬首七十有奇獲船九艘邦政復以嘉定兵擊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級溧水倭流劫溧陽趨宜興至岳亭聞官兵自太湖出取道官路橋黃土越武進縣境抵無錫慧山寺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餘里我兵追及急擊之賊夜走望亭次日至許墅關都御史曹邦輔督各官兵圍之

柘林開洋賊遭風壞三舟餘賊三百有奇自蔡廟

港登岬流至華亭縣陶宅鎮據之

南京御史金澍陶學各言中國叛人王直久住日本主謀煽禍乞要懸立爵賞俘馘賊首及將兩京十三省見監份緣事大小武臣許今殺賊贖罪又公侯勳戚世臣有蓄養家丁行令督率効用兵部議覆賞格宜如宣大例有能擒斬王直來獻者封以伯爵賞銀一萬兩授坐營坐府職銜管事有斬獲黨會如明山和尚輩者指揮僉事賞銀三百兩緣事武臣本犯仍監候許令子弟家丁報効贖罪充軍以擒斬十名顆末遠充軍者以二十名顆死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七

顆者以三十名顆為率勳戚家丁事情未便姑已之詔悉從部議第武臣犯死罪者不准贖原任吏部主事史際輸米五千石助軍餉應天樞臣以聞詔陞際尚寶司卿四品服色致仕督察軍情侍郎趙文華陳防海五事復更番出洋之制國初海防之設極善今乃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浸失初意宜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陽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衛三山品峙哨守相聯更以副總兵屯泊陳錢諸島以扼三路之衝使賊不得越三把總既屯海上頂

藉舟師今所造福船未辦所謂廣船未集請以寧
紹台溫蘇松捕魚船及下捌山捕福蒼等船約束
分布相兼戰守三浙直地勢相連互為唇齒宜設
正總兵官二員分駐金山臨山會要之地共守陳
錢而以叅將分守馬蹟等三山各督信地則勢成
犄角四沿海一帶軍伍不充請籍見募鄉兵萬人
歲給半糧免其他役給開田屯種做古寓兵於農
之意五拒海寇功與戰勝內地者異宜厚其陞賞
斬賊一顆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給賞總兵等官
能使賊船不能登岸者以保障論功若無首級而

皇明取錄卷之六

三五

止獲賊船者亦以大小論級兵部覆其議俱可行
但鄉兵萬象人給半糧當議所出恐江南糧已繁
重未免紛擾事宜寢

上從部議

蘇松巡撫曹邦輔檄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
兵擊泖墅開倭寇殲之初賊自宜興奔蘇州會
柘林賊為風颺旋者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
二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副史王崇古會集各部
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賊逃至龍橋復至梅灣山
我兵隨地與兢頗有斬獲太倉衛指揮張大綱破

殺兵卒傷亡亦衆時邦政守督沙兵守陶宅邦輔
計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進兵乃召邦政守以沙
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奔吳舍欲潛走
太湖我兵兢進追及於楊林橋盡殪其衆此賊自
紹興高埠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杭嚴徽寧太平
至犯留都經行數千里殺戮及戰傷無慮四五千
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把總入二縣歷八
十餘日始滅

皇明取錄卷之六

三五

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大集浙直兵夾攻倭於陶
宅賊分衆迎敵我兵指揮邵昇姚弘直隸領兵千
戶劉勳俱死是時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為
恨見調兵四集謂陶宅寇乃柘林餘孽可取浙江
巡撫胡宗憲因大言寇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簡
浙兵精銳得四千人文華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
之磚橋因約應天巡撫曹邦輔以直隸兵會勦定
期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統衝
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擠沉於水及自蹂踐死者甚
衆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
二百餘人由是賊勢益熾
戶科左給事楊允繩言海寇為患已及三載破也

殺官猖獗日甚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殊未有底定之期益其患在於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為將之道有三曰制曰法曰謀三者缺一不可以戰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其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漫率兵民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歿昨年山東兵採淘之敗近日浙江土兵之衄是也此其咎端在於無制無法而其不設哨探不知形勢又其取敗之尤者耳蓋哨探軍中之耳目也行兵而無哨探豈知他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三十七

形譬如人終夜求於幽室之中不照以燭盲人馳逐於崎嶇險阻之地莫為之相其不顛蹶而駢仆者幾希今日江南之兵何異此乃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為請其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又欲遷延歲月冀賊自去以圖僥倖殊不知以若所為雖括天下之財以供江南之役藉天下之民以為江南之兵亦如以蛾赴火以雪填井而已竟何益哉况此賊不遭大戮何肯輟去即去又豈得不復來耶凡此皆淤揚抵飾之辭非實心幹濟執事之至者也臣愚以為今日江南之事必先

擇將將苟得人則召募之兵可用也以此水戰可也以此陸戰亦可也法制與謀具焉故也如其不然增兵奚益請勅督撫將臣將見在調募官兵及各鄉官兵精選訓練授之以制一之以法多立哨探圖馬地形揣察賊情妙布成算務使以全制勝毋得日事徵兵虛糜糧餉亦毋得掇拾章疏延挨歲月其紀功御史等官亦要隨軍向住稽察情弊如有仍前不設哨探不立營伍隄備疎虞損折兵衆者指實奏問罪如律庶幾將習可新冠患可弭矣至於根極弊源則又有不專於外者蓋海寇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三十七

於邊患不同北邊所患胡也若海寇則十九皆我中華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驅率者耳夫患在胡則事重於外攘患在中華之人則事重於內修此不易之理也近來督撫之令不能行於官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圖保甲則不嚴委之以糧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容養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不尊權不重耶亦有由矣蓋近年督撫之臣蒞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所題請

開送揭帖則又伴以儀物名曰候禮又其歷任頗深榮名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數遂不賞然大率此等銀兩在省取諸各布政司直隸取之府州縣司府州既為之巧取承迎不無得色督撫諸司自知非法接受亦有覲顏既入牢籠寔難展布使在平時猶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而况蒞軍行法之時哉則其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怪也且官司所以賂媚督撫又皆取具於民近來督撫之交代頻煩則官司之需索亦從而加倍其不肖者又因之影射乾沒其門指一科十椎膚剝髓即

皇明取後錄卷之六

事

今江南四野為墟赤地千里區區孑遺待盡之民尚猶日苦培尅侵剝之患臣恐民窮盜起莫知終極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於海島之間已也朝廷設官置吏本以禦寇安民反以殃民致寇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洞察弊源在內勅之緝事衙門在外勅之風紀臺察責令伺捕叅劾仍勅閣部大臣令洗心滌慮正已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掃除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此則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

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可允

詔勒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俱致仕時南京給事中朱文漢御史侯東萊各以倭犯南京狀聞參內外守備官撫寧侯朱岳太監郭做及時徹等時徹亦例上失事死事諸臣始末詞多隱護中有信宿之間途爾潛遁城外地方一無所傷等語於是刑科都給事中丘橈疏叅之曰留都根本重地

皇宗陵寢在焉以數百餘通逃之窮寇來自千里之

皇明取後錄卷之六

事

外時徹等閉門塞竇聽其遊遨闖衝突金湯兩閱晝夜而後解去則已不啻久矣而猶曰信宿之間遂爾潛遁耶其來莫禦其去莫追紅衣黃蓋鼓譟而行熟路長驅所向無梗又何潛遁之有豈一維都城便可謂之道而大司馬之職掌僅止於乘城自保已耶江南倭過之處未有不殘破者乃謂負郭居民都無一罹焚戮者哉將官已見殺矣軍士已俱沒矣城外孤懸而援城中悚傷然必何如而始可謂之有傷耶且時徹之不足當此任臣聞之久矣蓋其柔媚無所不至仍以剛傲凌人貪鄙

無所不為復以疎庸廢事雖四方寧謐之日任重
望輕猶為處非其據矧今江淮多警寇在門庭者
哉

陛下豈以時微自負才學頗有時名有事之秋未暇
責備耶委而用之冀其有小補耶則時微之受命
已一年於茲矣一旦寇臨城下而倉皇若此是尚
安足賴乎益其才乃小人之才祇足以為惡而不
足以濟時其學乃盜儒之學祇足以文姦而不足
以經世其名乃廣交要譽之名祇足以張虛聲而
不足以副實用以之庸重寄而握大權徒能養望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四十一

塞責而於國家則未有纖毫之益也乞速罷時微
別推才望顯著者代之疏下吏部諫覆請降時微
俸級今策勵自効

上以本兵任重不允特詔時微及洙致仕奪岳祿俸
二月貸璫勿問錄死事朱襄子襲陞二級

總督侍郎楊宜請調順天保定善射邊箭民兵一
千人赴浙直軍門教練許之

倭舟三艘泊台州海洋之螺門備倭都指揮王沛
等引舟師出哨遇於大陳山嶼擒賊十七人斬首
九級餘賊棄舟登山走匿我兵焚其舟四面環守

叅將盧鏜以大兵會之入山搜勦生擒真倭烏魯
美他郎會首林碧川等八十四人斬首三十八級
由是三舟之倭盡殄

浙江杭嘉湖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餘分三道
攻陶宅倭巢倭二百餘來迎敵諸軍望見皆散走
燾與家丁陸本高寺二十餘人各引滿射之賊不
敢逼燾僅以身免

陶宅倭見我兵四集夜走周浦屯未定寺中我兵
追圍之是時柘林開洋賊舟九隻復回登岬為巢
於川沙窪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四十二

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以勦滅蘇州許墅關倭
寇聞且言連年倭患其來必糾連大眾多者數千
少者數百其登岬劫掠近則百里遠則不過千里
未有以五六十之餘賊深入內地轉戰數千里直
闖都門無所顧忌若此賊者且所過屠戮極其慘
烈使不即殄滅得以遞歸彼已習知內地虛實將
來醜類為禍殆未可量所據僉事董邦政聞命疾
趨躬履行陣橫犯鯨鯢之衆不旬日而艾刈之真
可謂奇功也請亟加褒錄總督浙直侍郎楊宜亦
報捷如邦輔言復叅邦政雖有斬馘功然實故造

制當罪督察侍郎趙文華又言柘林餘賊復巢陶宅臣與浙江巡撫胡宗憲督兵四千來松江會勦而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不協力進兵顧乃避難趨易倭倖功捷乞加懲究疏俱下兵部部覆文華所謂趨易蓋指蘇州之寇而言所謂避難蓋指陶宅之寇而言竊計二寇多寡雖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若便合而為一以流劫者之標悍濟屯聚者之蕃衆未免益復滋蔓難圖今乃蘇州之寇剽滅無遺陶宅之寇自然勢孤氣沮驅除為易今第令董邦政戴罪自効務將陶宅之寇亟

聖明聖德錄卷之六

罪五

行殄絕俟事平之後總較功罪然後賞罰可得施也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初文華見蘇寇且滅趨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邦輔業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恭之復喉宜排邦而宜心知邦政功而重失文華意故矛盾若此

應天巡撫曹邦輔親督水陸兵分五哨攻倭於周浦賊迎敵四哨俱奔潰溺水死者數百人獨中哨以邦輔在焉且沮水得不潰
總督浙直侍郎楊宜言柘林一鎮乃倭奴出入之

衝為諸郡要害地請創立城堡公館調取募兵防守添設把總控制舊有墩臺哨船一併脩復事寧宜設一所摘撥官軍填補兵部議覆從之

巡撫直隸御史周如斗言方今蘇州流突之寇已殄屯聚之寇其勢已孤諸軍宜乘勝併力滅此餘燼不宜遷延養寇使巢成穀登新倭代至復致曩者柘林之患且近日直隸斬獲悉本地土兵之功其狼苗二兵自浙江劔敗後一無足用苗兵前猶有王江涇婁門之捷若狼兵近則徒擾地方無纖毫戰守力至於川兵雖未可見用與否第萬里趨

聖明聖德錄卷之六

罪五

調東西異宜恐亦未足恃也今起用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以其知兵今督率川廣調至之卒展力取效顧皆昏眊衰悞一籌莫措近日功捷二人者絕無所與將焉用之請罷遣二臣並停徵兵之令申飭督勵鄉勇亟除殘寇

上曰地方殘寇未靖今督府等官速計勦滅卿及希儀今革職回衛間住

浙江紹興府知府劉錫被逮至京錫性亢傲不達為趙文華所憎會倭自高埠逃經浙鄉官御史錢鯨遭之見殺文華遂用為錫罪言其媚功縱寇及

是逮至竟發邊遠充軍

殺原任直隸浙福總督右都御史張經巡撫浙江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於市經在江南有功為趙文華所誣構天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之而奪其位繼盛因劾嚴嵩父子法司承風傳致死罪是歲論大辟囚當刑者凡有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經等悉與焉由是天下惡嚴嵩父子及文華益甚

以兵荒免華亭上海江陰常熟四縣存留稅糧仍於起運數內量行改折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七

倭賊二百人自浙江樂清縣岐頭登岸劫黃巖僊居二縣所過焚戮官兵莫能禦至楓樹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見殺遂至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

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千戶

戴洪高懷德張鑿俱戰死

兵科給事中夏棫言浙直官兵會勦陶宅連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欺誕大負簡命會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亦以敗聞

上令申飭文華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亦奏項會

勦陶宅殘寇浙直兩鎮兵多怯弱巡撫都御史曹

邦輔外昧緩急內無紀律期夾攻不應弛信地不

防宜行罷黜及將總督楊宜飭令認罪以圖後功

今邦輔策勵供職與楊宜協心平賊毋誤事機巡

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亦言陶宅及川沙寇倭寇亟

宜勦滅緩則合而為一益復滋漫因劾蘇松參將

喬基把總金漢宜罷黜而薦都指揮婁宇可代基

指揮僉事陳習可代漢

上詔罷基及漢職於軍門立功而以宇習代之申飭

督撫等官勦寇毋怠已曹邦輔言川沙寇之賊集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七

至四十餘艘而繼至者未已副總兵俞大猷把總

劉堂乃擁兵觀望縱賊合鯨請究治其罪

上謂大猷縱寇所宜逮治姑革其祖職揭黃令軍門

責取死罪招殺賊立功別舉代者堂革職充為事

官管事

有倭二千餘人自海洋駕舟四十餘艘先後入沙

窪與舊賊合勢登岸沿浦東一帶焚劫四圍八竈

等處

兵科給事中夏棫言方今備倭日徵調客兵團結

鄉兵二者而已頃議者患客兵驕得罷遣之而寇

在門庭鄉兵未即可用臣謂宜練土著為經久之計暫借客兵為摧陷之資今狼土潘松之兵勢難遠制可無再調莫若選調保定山東漳泉等兵統之良將以備戰守會總督楊宜亦言土兵未可遽恃請募浙直義勇山東箭手及浙直福建湖廣衛所清運官軍廣東戰艦兵勇赴軍門聽用疏俱下兵部議福建江北湖廣遠者不可調其永保宣慰土兵用之已效者仍聽徵發餘如所請從之

倭賊八十餘人駕舟泊海鹽縣之秦駐山登岬劫掠提督都御史胡宗憲遣指揮徐行律率兵禦之賊走入民家拒守官軍縱火焚之賊悉殄

皇朝通志卷之六 聖

吏科給事中孫濬言今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恭稱約夾攻而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督撫總兵俞大猷進勦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矧今蘇松士民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能了然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曉時東南用兵寇勢方熾臣誠恐有妨大計竊謂事權歸一則責專成而無彼此牽制之患昔漢祖任韓信專闔外雖智如張良不使干與

所以能成大功者今江南之事督察司檢稽而戰守大機當決之總督巡撫兼提督而行伍專職當責之總兵督撫統大綱而城池倉庫奉新策應當付之有司不然權分勢斬人皆製肘無以自盡其長乞勅該部申明事權督率不嚴方略不慎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軍令委靡戰陣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四境殘破罪坐郡縣檢察無實功罪不明或昧機專斷強火從已以致撓敗罪坐督察

上從其言

皇朝通志卷之六 聖

倭賊五十餘人犯浙江平陽縣由太臬登岬殺傷守指揮祈嵩平陽所百戶劉愍又倭八十餘人犯丹山進屯謝浦參將盧鏜遣兵禦之不克指揮閔溶死之倭寇犯福建興化府涇頭舖等處平海衛正千戶丘珍副千戶楊一茂與戰死之已復犯福清海口錢州衛指揮僉事董乾振直奔其壘斬十餘賊亦被害事聞詔各立祠其地有司春秋祭享襲陞其子二級詔賜保靖宣慰彭蓋臣永順宣慰彭翼南三品服色

調今統兵勦賊

南京兵部尚書張蓋所議留都四事一南京城廣而門多不無兵少力寡宜暫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一附近之水軍既屬操江屯軍隨屯耕戰安慶當長江上流鎮江逼蘇松倭患俱難再調惟滁州宣州建陽安慶四衛之軍宜屬深揚兵備整飭俟警徵發

蓋又會同南京府科道等官議上留都安攘實政五事一委任南京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管例設都督一員提督叅將二員協理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聖

界以符勅旗牌九坐營官軍悉從督練有警則同內外守備調發一教練兵法必奇正相資每兵三十當以二爲正一爲奇於江之南北衛所指揮等官選其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即今各官擇其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迺相教練以督叅等官總其事內外守備試其成其在外府衛官吏民丁有智勇出衆願入營伍者聽一戰守南京外城低薄徒守爲難須以耀武立威示人難犯宜移文督撫先幾哨探如警入百里即會督叅等官勒兵迎遏無警亦宜按行近郭相險設伏振迅兵威一聯

屬京師之於輔郡猶堂與之於藩籬在外則視撫臣在內則視兵部自今凡遇警報巡撫在京兵部即會同計議行事如巡撫在外則近境兵備叅將等官及府州縣一切機宜悉聽本兵調度一衣糧營兵舊以徵發乃給鎧仗出百里乃給行糧則器不相習師不宿飽今宜預給盔甲以便演習別置輕利益甲以付奇兵一有戰守事宜即量給糧餉疏下兵部覆京師旗牌例不預給其提督營務近設二都督矣宜申飭分任厥事叅將不必設餘如所請詔從之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聖

周浦寺倭以官兵圍攻日急於初二日夜悉衆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級餘賊遂入沙窪與巢賊合四川山東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載舟出海副總兵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合兵入洋追之及于老鶴嘴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生擒四十七人衝燬賊巨舟八艘賊奔上海浦東提督浙福都御史胡宗憲以倭犯温州府之平陽遣守備劉隆率兵禦之遇賊於三港敗績隆及千戶劉綱百戶張綱張澄俱死

川兵遊擊曹克新擊倭于嘉定之高橋斬首二十
八級鏖戰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敗越二
日克新復督蜀中二漢兵分三哨進勦左哨天全
土兵及筠里弩手奮銳衝賊逆斬七十餘級右哨
酉陽邑梅等兵復潰我軍遂亂為賊所乘殺大渡
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鄭彥昇川兵傷亡及溺
死十四諸軍奮氣是時調至客兵太多督撫卒無
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遂恣意暴肆不服約
束川兵勦與山東兵圍參將尚允紹幾被殺至於
出戰皆自為進退酉陽兵既敗即大譟奪舟運歸

皇朝通志卷之六

五十三

至蘇州趙文華犒慰論留之不敢詰也

光祿寺卿章煥上疏陳禦倭之策言倭患之熾其
原不在干外中原之雄傑為之謀主也土著之奸
人為之嚮導也窮民為之役使也有是三者然後
能深入長驅唯所適而莫之遏今軍興且四年矣
庶務草創法守未明議論叢生事端紛亂臣謹條
其未安者八事古者兵將相習教戒素明乃可赴
敵今軍門督撫分閫列旄下至文武庶僚紛然衆
建然皆空名有將無兵也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加
以南方素不知兵軍政久弛其視諸將弁髦也諸

將之視郡縣傳舍也兵將之視途人也如責其赴
戰兒戲也此統兵之制未定者一也夫將無號今
與無將同兵無約束與無兵同故平時之節制即
臨陣之紀律也今諸軍目不覩軍容耳不聞將令
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不至臨陣而逃轉
相劫掠或殺平民報功甚者為賊內應陵夷既久
漸成亂階因循則威嚴愈蕪矯正則他變易生此
馭兵之制未定者二也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
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猶以毒攻毒是在上醫國
手劑量斟酌對証而攻病去即已今既乏鼓舞之

皇朝通志卷之六

五十四

方復為調停之法事急則倍賞以招侮勢緩則厭
棄而生然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三也分道募兵不
按名籍游手無賴草竊亡命悉入彀中及至而茫
無統紀聚散無稽多寡不同故募而來來而去去
而無兵則又復募軍資罄竭道路驛騷終無實用
此募兵之制未定者四也當始發難時臣嘗有言
急集海上之沙民可無煩客兵衆論相持事機頓
挫今壯士死于行陣頑民逸而從賊民氣破傷摧
慘已極乃始欲用鄉兵散客兵此所謂倒行者也
假令客兵已遠賊衆乘城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難

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重爲客兵所侮此練兵之制未定者五也夫兵有營伍則耳目心志定而約束易行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百貨之所歛蓋侈俗之所浸淫遂令山東權耗變爲純袴狼前鄧野威習歌舞精銳銷爽軍氣不揚淫惡流行死亡枕藉此屯兵之制未定者六也古者行軍動衆必從枕席上過師故進能克敵退可保軍今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狹邪之徑至於斷港危橋單舸片槳或褰裳而渡或泗水而遊動犯兵家之忌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五

斥堠止無堅壁往往履危機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此行兵之制未定者七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焚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欲晨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軍機盡泄忿忿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八也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隨則兵可統也秩其教令齊其法制範我馳驅是謂三軍之銜轡則兵可馭也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

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則兵可得而用也所募之兵程其技力而藉其家室守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孥戮之禁至於餽曠遊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而兵可募也以客兵爲權宜以鄉兵爲實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怠其苦必均則市人可爲精兵鋤耨可捷利刃故兵可練也有營居故兵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兵可散而不可亂賊所往來兵所出入有斥堠故兵可進也有堅壁故兵可退也有戰地有候人有謀者故兵可奇可正可疑可伏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六

五

也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帛死扶傷恤孤問寡有典典議故兵可飽可饑可生可死也信能行此八者而廟算之勝我得之矣夫禦倭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備之言戰不及守非良策也何者東南無重阻阻隔無高山瞭望波濤混濊隱見難窺風帆迅疾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壖之險賊與我共之者也臣料賊遠來人持數日之糧未達岫多苦饑者賊之死命制于數步之內矣徒以海濱廩藏露積故賊至而掩據之因以爲食既飽則所向無前乘我不備如使蓄積收歛野無所掠此賊坐困之道

也故識守者莫要于城堡相望遠近相依賊少則不能攻城多則所掠不足供所食賊不能持久破之必矣夫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來者無利而聞風者不來內地可不煩兵而守矣且瀕海皆膏腴羨田廣宅樹蓄南方所謂樂土也為賊蹂踐民皆遠徙然其東向思歸之心豈能日夜忘哉有城守則良民歸田野闢益非獨禦夷亦安邊足賦之具也且南方諸縣地方七八百里賊至放兵肆劫一令終不足以制之疆里浩壤禁防踈濶外為寇巢穴內為通

皇朝聖訓卷之六

軍事

逃淵數凡以壤地相隔聲勢不實之故也誠增置縣邑多設長吏使分地而守分民而治除器練戎積餉繕堡無事則休養生息安堵而居有事則高城深池與民共守足以扼賊衝輯衆志此寓將于今寓兵于農之術也疏下兵部議謂增邑設官事務紛擾其所云築城繕堡及所未安八事實切時務請下督撫諸臣議處從之
倭自樂清流犯上虞會稽者為官兵所迫奔走於東關丁村處遂走登龕山典史吳成器等督衆勦滅之前後共斬首一百二十餘級

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陳區畫海防三事大要言松江宜守浙江宜攻福建宜撫而所謂守由攻者在藉閒田給兵屯種以扼寇所謂撫者請增設經略總督專官兵部覆言戰守撫相須為用均不可廢三者皆然其言鄉官領兵恐督察不便給兵田百萬畝未審何所從出恐滋紛擾閩中更置專官亦非其時俱礙施行報罷

皇朝聖訓卷之六

軍事

臣功罪失事如新安指揮焦同等四十六人各有統兵巡捕之責不能防禦應究治知府寧國朱大器徽州朱有孚太平任有齡應量治旌德知縣岑恕南陵縣丞郭惟翰太平知事郭樟地方創甚應重究蕪湖知縣潘銓寧國通判周尚忠應天推官羅節鄉涇縣知縣丘時庸提兵損失應併究治有功如常鎮兵備王崇古蘇州知府林懋舉同知李敏德熊梓通判余玄吳縣知縣康世耀江陰主簿曹廷慧鄉官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宜論錄婺源典史孫邦顯等之擒斬徽州把持朱頂鶴之死事宜

犒恤至于蕪湖縣丞陳一道力戰劇賊其義男陳子義嬰及扞父各宜贈一內外職銜冠帶其子其應天府尹汪宗元宜其罰得旨焦同等巡按御史提問朱大器等各奪五月俸岑恕等革任閒住潘銓降二級管事如胡周尚忠等赴部改用王崇古林懋舉史際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敏德等各銀十兩孫邦顯等朱頂鶴等巡撫衙門分別犒卹陳一道贈應天府通判仍廕其子爲國子生陳子義贈府經歷汪宗元姑奪俸二月初是賊自南京轉趨蘇州地方僉事董邦政方督所募沙兵

卷之六

五十一

防守陶宅巡撫曹邦輔乃檄邦政與把總婁宇引兵遮勦之當時二寇不得合而此殘黨竟滅于蘇者本邦輔用此二人力也至是各臣奏勦功罪甚明以侍郎趙文華惡此二人賞竟弗及南京戶科給事中朱文漢以罷遣客兵及用誠意伯劉世延代臨淮候李庭竹操江爲非計乃上疏言周浦川沙窪倭賊新舊合夥而民兵柔脆不足以當黠寇宜仍調客兵勦捕操江重任宜留庭竹供職世延稱弱不堪重寄上詰責兵部奪郎中宋國華俸一月

督察浙直軍務侍郎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廣西田州等狼兵調至其上兵婦瓦氏等知倭有厚蓄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總督張經進兵不得則上書痛詆之及湖兵至徑進戰王江溇大捷竟以文華前讒被逮代之者爲周琬楊直皆庸鶩無遠略由是各兵漫渙賊勢益熾文華激獎瓦氏急戰亡其卒十七八無尺寸功文乃大愠及蘇州殄滅流倭文華欲攘功後期討陶宅遭颶餘倭可取以自飾乃大集浙直水陸兵四面攻之大敗兵將傷者甚衆後聚潮直兵再進戰

卷之六

五十二

皆不克副使劉燾巡撫曹邦輔僅以身免文華始知賊未圖即有歸志及十一月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臣遠闕日久請歸供本職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舊巢及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倭來者日衆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者至文華乃以寇息聞其欺誣若此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勘上本年四月以後淮揚等處禦倭功罪詔陞原任巡撫右侍郎鄭曉二品服俸賜銀三千兩紵絲二表裏陞海防叅政張景

賢秩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恭將張恒喬
基各銀二十兩兵備副使劉天授淮安知府蔡揚
金楊州知府吳桂芳各俸一級淮安府同知劉一
中通州同知知宗及典史余廷舜監場副史李政
百戶栢末福鎮撫呂圻各陞秩一級授義勇官王
大文所鎮撫宥原謫戍百戶吳郁仍陞秩一級其
失事千戶秦鵬等四人及巡檢耿光庭等三人下
按臣逮問降指揮等官戈陽等十四人各一級贈
陣亡巡檢尹奈為光祿寺署丞給一子冠帶
四川酉陽兵應調赴浙直軍門道出九江行劫殺

皇明馭倭錄卷之六

三九

人江西護送川兵鎮撫馬禮阻之敵殺事聞兵科
給事中徐師曾請下軍門蕪治其首惡因叅四川
監軍僉事焦希程統兵遊擊曹克新兵部議覆詔
奪希程克新俸三月餘如師曾議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嘉靖三十五年

福建倭寇流入浙江與錢倉寇合留守王倫容美
七司田九霄等扼之曹娥江賊不得渡還走官軍
追及之連戰斬首三百級復追至黃家山盡殲之
松江府新場倭襲敗官軍于二橋參將尚允紹等
死之亡其卒四百餘人

論三十四年浙江禦倭功罪奪恭將盧鏜職副使
孫宏軾許東望俸各戴罪立功卹錄正事守備劉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一

隆等陞襲贈蔭有差初十月倭寇自樂清登岸十
一月中流劫黃巖仙居諸縣時宏軾東望皆按兵
不戰鏜留定海備舟山新至賊獨隘及指揮閔溶
等遇于平陽死之已而官兵後至者多陷賊伏中
于是慈谿主簿畢清死夫日嶺鄉兵監生謝志望
死丹嶺生員胡夢龍死後郭儒士金應暢死小江
口紹興府知事何常明死杭塢山賊屢戰亦饑疲
乃遁至宋家漢典史吳成器引兵追之擒斬三十
餘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官軍合攻賊于嵎縣地方
殲之是役也賊不滿二百顧深入三府歷五十餘

日始平破賊殺擄者無算于是督察軍務侍郎趙文華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巡撫胡宗憲總督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楊宜以聞

係軍官當陞

襲係有司及生儒當贈官錄廢

上皆從之于是隆等各陞子孫實職一級常明清志望各贈太僕寺丞廕一子爲國子生夢龍應賜各贈州同知給其子冠帶已總督楊宜復言功出容美宜撫應襲田九霄詔給之冠帶兵部覆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請以團練鄉兵責成府縣正官限一年之內撫按臣各分勤惰以聞報可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七

三

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侍郎楊宜言吳浙民柔懦不可用所調客兵日久思歸今松江浙東留賊尚千餘新倭且至何以禦之請如正德間調各邊兵勦賊故事每邊擇勁兵二枝以敢戰將二人領之期以三月至河南睢陳彰德官軍及毛葫蘆軍共選三千隨給甲兵衣費以宣武等衛帶俸都指揮吳子英等統之期以三月至章下兵部獨請調河南兵其邊兵留以備虜

上曰調原非經久之計宜先請選練鄉兵今又專說調兵漫無定見非委任至意河南兵姑如議調邊

各有司務將本處鄉兵從實訓練如再因循怠玩巡按御史劾治之

陞光祿寺卿章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福建泉漳海道既而不行時總督侍郎楊宜以近日福建備倭浙江督臣選制不便請專設一巡撫都御史即其地經畧之兵部覆設巡撫事體未便宜暫設巡視都御史俟事寧議革

上從之乃命煥往煥辭以權輕乞假督撫銜得節制全省調度兵食爲便部覆請更銜爲巡視福建地方議上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七

三

上竟寢前命仍以巡視福建海道屬浙江巡撫留煥別用已兵部又覆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襄善巡撫應天都御史曹邦輔巡按直隸御史徐敦請增設叅將一員駐蕪湖管理建陽新安宣州三衛官軍今應天兵備蕪湖池州九江兵備蕪湖安慶而潁州兵備亦得蕪湖和等處江防

上曰近來督撫諸臣不務實心任事但思多設官司以分己責况有官無兵徒設何益其叅將所統三衛官軍實有堪補操練者其數幾何所司查明另議以聞

罷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南京兵部右侍郎楊直
先是三十四年十二月蘇松兵備任環都司李經
守備楊進率末順保靖土兵追勦新場倭寇時賊
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于數里外若
將引去者保靖土舍彭翹引軍先入嘗之不見一
人于是末順頭目田苗田豐年等爭入伏起我軍
四面爲賊所圍翹等與其部俱死之御史邵惟
中以聞因言旬月之內酉陽末順兵再北皆由督
撫畧失宜將領觀望畏怯所致乞飭宜與都御史
曹邦輔俾無再誤而究治環及經縉并褒恤翹苗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七

四

豐年等得旨宜調兵萬餘不能平賊屢失機宜今
又多所亡失大負委任姑革任回籍閒住那輔環
經俱奪俸戴罪勦賊翹等各贈一官仍賜以棺殮
具宜閭淺無大畧不足應變時海氛甚熾徵川湖
廣貴及閩浙河南山東之兵畢集宜袖手無一策
且懲于張經之被陷奉趙文華極其卑誦故文華
雖厭薄之然而不怒也時文華與胡宗憲私厚亟
欲以宗憲易宜正月中文華入京

上諭太學士嚴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即言寇
起時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不能

度請罷宜以宗憲代之

上深以爲然謂嵩曰宜當亟更再歲月之延不無誤
事會惟中疏至部覆請戒諭宜令圖後效特詔罷
之

革分守福建叅將尹鳳備倭指揮劉炳充爲事官
戴罪立功去年冬倭自白湖江登岸流劫莆田福
青攻鎮東衛千戶戴洪高懷被殺鳳督兵與戰于
東岳洋大敗陣亡千戶白仁丘珍楊一茂等已復
部分泉州指揮童乾震及炳等爲左右翼攻賊炳
逗撓不進乾震戰死事聞兵部叅覈因有是命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七

五

命操江都御史史襄善量調九江安慶官軍防守
京口圖山等處添設把總指揮一員領之

上從部議以南京營兵不宜出戍悉令掣還及是江
北俱被倭自京口以西至南京各關隘戍守盡仰
外兵不敢發京營一卒于是應天常鎮守臣各稱
不便兵部乃復爲請于近京龍潭觀音港株林淳
化四處量發營兵與在城民兵戍之其京口去京
遠者聽操江都御史以便宜調別衛軍協守因有
是命
直隸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正月間官軍禦倭于擒

事聞因叅總督侍郎楊宜提督都御史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新塲東兵胡兵敗于四擒乞將宜罷黜邦輔罰治陣亡叅將尚允紹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尚節李嵩百戶趙武陳清襲恤疏下兵部叅看

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前言零寇將滅爲不實屢以問太學士嚴嵩曲爲營解

上意終不釋文華聞而大懼是時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異同文華自江南旋恣睢暴戾公卿多所凌侮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嵩文華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六

雅欲以胡宗憲代默復推用王誥由是嵩文華惡默滋甚及是文華謀所以自解者稔

上喜告訐乃指默部試選策目有漢武唐憲咸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乃爲任用匪人所敗等語指爲謗訕奏之因詭言臣受

皇上重托爲人所嫉近奉命還京臣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前歲見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迨臣繼論曹邦輔延今半年地方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

旰之憂何時可釋也默罪廢之餘

皇上洗癡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自恣敢于非上如此臣誠不勝憤憤昧死以聞

上覽大怒詔禮部三法司及該科叅看覆稱默執偏自用失大臣體至其策問所引漢唐又非所宜言

上以語涉黨護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釐遂坐默比擬子

罵父者律絞

上曰律不著臣罪君人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處斬錮于獄遂論禮兵二部曰南賊一事坐視人臣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七

都不盡忠文華非告密者楊宜已黜仍革去冠帶爲民曹邦輔今巡按御史逮繫來京問此任便推補王誥不必今仍舊職胡憲陞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司使張景賢右僉都御史代邦輔後邦輔逮至謫戍邊默竟瘦死獄中默博雅有才辨以氣節自負初由吏侍擢冢卿旋忤旨罷去久矣

上念默召復其官時官邪賂彰文武輻輳嚴氏所吏兵卿正唯唯受成而已默自以受

上特知毅然與爭行止其氣甚壯然褊淺頗僻在銓

省奸以愛憎軒輊人又頗私鄉舊明以恩威自歸以是士論亦不附之及為文華陷死代之者為吳鵬歐陽必進率闖其垢濁公為嚴氏開騙局遂致公道闕塞中外困敝人心乃復思默而憐之

總督胡宗憲以浙江王家山捷聞請錄容美應襲田九霄舍人田九章及原任留守王倫功

上從部議命九霄襲宜撫職以紵衣一襲賜之九章給冠帶倫復原職仍將兵殺賊

舍原任海寧把總指揮丁瑾原任浙江都司署指揮僉事梁鳳並以爲事官充叅將領兵勦賊用總

皇明聖錄 卷之七

督胡宗憲薦也

兵部奉旨覆議九卿科道條陳禦寇事宜一選武職海上將官惟盧鏜俞大猷可用宜貸罪還職責其後功浙直總兵劉遠未暗水戰宜罷回南京左軍帶俸一任文職教授韓宗福通判羅拱辰僉事董邦政皆知兵不宜以註誤廢棄典吏吳成屢立奇功當不次用之一精選練鄉兵招募雖多可用者少且浙直沿海一帶原有各衛所軍平時既以民養兵臨事復以民衛民殊失

祖宗設軍之意請汰去鄉兵之老弱者而脩舉各衛

所軍政募民開墾屯田以充月糧其浙直通泰之間最利水戰往時多用沙船破賊宜視客兵例厚加賞給以招徠之一慎徵調上夷驕悍難使毛葫蘆諸兵道遠不能猝至不如用嵩廬礦夫及附近軍民兵之易集者一處軍餉兵興以來賦額日增而最不便者為提編銀請量留應天浙直歲運之數及查取兩淮川廣鹽課各山香銀閔鈔以舒民力其民兵工食各府州縣比原額量加一倍千丁田取之沙兵工食于浙直不被兵之處派之主客兵糧及犒賞軍器于軍門所奏留銀給之一守要

皇明聖錄 卷之七

九

害防禦之法守海島爲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蒼東莞等船守山陽馬蹟寧紹台温及下八山採補福蒼東莞等船等普陀大衢其陳錢山爲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東海尾交接江洋亦屬要害宜令通泰兵備叅將督水兵固守萬一登岸則付總兵以陸兵遮擊之一明職掌浙江叅將俱隨時倡設職守未明請以杭嘉湖爲一道温處爲一道寧紹爲一道各給勅符旗牌其臨觀昌國金盤等處把總一如直隸事例聽撫按會舉温處守備及舊設浙江總督備倭都司係冗員

宜裁革一明賞罰以軍中功次爲五等一論首級
凡軍民臨陣擒斬有名賊一人者陞授三級不願
陞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人及陣亡者
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
人陞授署一級不願陞賞銀二十兩一論奇功如
在海遇賊能遏其近港即近港能遏其登岸又如
登岸有衝鋒破陣追之出境者有所部兵少而斬
獲多者均謂奇功聽督奇紀功御史勸報破格陞
賞一分信地凡守備把總及海防府州縣佐各有
信地賊至不能拒守固有常律若能奮勇斬擒許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廿

以贖之即罪少功卜仍以功論如賊從他路出境
有邀截擒獲者所得即以與之仍照例陞賞一明
級職武將自守備以下文官自海防同知以下所
將卒五百擒斬真倭五人陞一級十人加一級所
將卒一千每五人陞署一級十人實授一級各以
遞陞至三級而止如先獲功後失事革職者唯贖
其餘功罪悉將照所屬分論兵備隨之副總合所
屬通論巡撫隨之一行撫諭近侍即趙文華獲降
倭如入寇海賊俱係日本所屬野島小夷爲中國
逋逃所引其王未必知也乞遣官勅朝鮮令其傳

論日本王禁戢諸島疏入詔俱如議行鏗大猷姑
准以爲爲事官推用事寧併叙詔諭一事禮部再
考

祖宗時故事以聞于是以大猷充鎮守總兵鏗充鎮
守副總兵董邦政復原職添註海防韓崇福等錄
用有差

禮部覆查

祖宗時宜諭日本

故事宣德七年曾遣內臣柴山賫勅至琉球令傳
諭日本來朝嘉靖二十年爲宗設等犯順而琉球
貢士適來復令諭之此皆以夷馭夷事之已效者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廿

也今朝鮮慕義在琉球之上又嘗有遮殺宗設功
爲諸夷所憚請俟其至給勅宣諭如兵部言詔可
既而會浙直奏凱事寢不行

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推侍郎趙文華

上悅曰文華實誠祭海受命督祭宜有恩獎此推甚
爲得人其陞工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以賞許發
不臣之功

倭船四十餘艘至乍浦登岸流劫嘉興松江等處
兵部言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宣諭日本
國王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許立功免罪既

奉俞旨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至是可願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為颶風飄至日本國五島遇王直毛海峰等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夷不相統攝須逾曉諭之乃可杜其入犯有蔭摩洲賊舟未奉諭已先入寇矣我輩悉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令中國貸其前罪得通宜互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國王於若輩不便設難邀阻或由懷戀故土擬成此機會立功自歸乞令本兵議其制諭所宜俾臣等奉以從事疏下却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航海奸商

皇朝聖錄卷之七

十一

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嚴謀利不遂故勾引海島為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于飢窘乃糾眾掠食國王不知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赤舍茫無可援故昨歲禮部從撫臣之請遣使偵之今使者未及見王乃為王直等所說而返其云禁諭各夷不來入犯似乎難保且直等本我編民既稱效順立功自當釋攻止兵乃絕不言及而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嚴加提備仍移文曉諭直等俾勦除舟山等賊巢以自效其信果海濤

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賞其互市通貢姑俟蔣洲回日夷情保無他變然後議之疏入報可命四川巡按御史逮原任遊擊曹克新送法司問初川兵既敗總督楊宜令克新收合散亡而全軍皆逃無一留者克新謂已有督押責慮各兵沿途生事辭行于宜宜固留之不聽遂劫其遠令喪師不治無以肅兵律故有是命

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登岸攻慈谿破之殺鄉官副使王鎰知府錢渙等大掠而出

南直隸績至倭三十餘人犯鎮江瓜州儀真等處

皇朝聖錄卷之七

十一

江北倭寇流劫至圖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舟巡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寶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鄉孫童俱在行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會伏發賊四合圍恩等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三人得脫賊乘勝遂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王王世臣于江中倭寇復攻慈谿入之時兩浙俱被倭而浙東則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皆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巡按御史趙孔昭

以聞詔總督胡宗憲亟圖勦寇方略各處調兵巡撫官有滯留不發者罪之

御史趙孔昭勘上松江嘉興等處官軍失事狀

上從部議擬以指揮火雷等十二人失守信地下御史逮問指揮邢鎮督禦無策降二級指揮王彥忠等十人赴援不力奪俸半年布政潘恩副使鄭光溥指揮許文學等三人以無功奪俸三月唯有功指揮徐行捷贖罪陞陣亡指揮李上一級世襲給賞烏程知縣張冕及指揮蕭堯卿等四人各有功倭寇犯直隸西庵沈莊清水窪等處擒兵官俞大猷蘇松海防僉事董邦政帥兵擊之斬首三百五十餘級賊避陶山

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佐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候槐阿衡忠義官霍貫道俱死之賊乘勝攻桐鄉不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及是役論者謂兵興以來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海等亦病鎗奪氣未幾遂就撫云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上王江涇平倭功次詔賞

趙文華胡宗憲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進保靖宣慰使彭蓋臣末順宣慰應襲官舍彭翼南階俱昭毅將軍陞遊擊鄒繼芳官一級仍與指揮王柱各賞銀二十兩指揮同知孫敖丁僅許以功贖副使陳應魁劉懋孫宏軾叅政郭乾叅議王繼洛僉事王詢及閒住右通政呂希周各賞銀二十兩繼洛宏軾仍各加俸一級叅將張國威指揮王欽王彥忠樂填千戶崔廷潤分別犒賞其餘獲功人員曾勇等二十一人陞錄有差

倭寇突入淮陽焚運船民舍漸逼南都乞速調客兵應援兵部議覆從之勅兵部右侍郎沈良才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至浙江等處禦寇先是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新舊倭賊合黨流突浙之東西勢甚猖獗請簡命才望大臣一員督兵應援兩浙且為南京保障下兵部覆議遂命良才辭行因陳便宜三事一處調募謂本部原議調河南睢陳兵二千募民兵一千陝西兵三千徐邳民兵三千但陝西兵道遠不能卒至又未有將領宜用兵備叅將各一員統之睢陳存留之卒分隸各衛

已久勢難遽集請暫以叅將所部入衛民兵代之
聽調兩淮益銀賚至徐邛召募道里頗遠宜借用
太僕寺馬價銀三萬隨催益銀補還若徐邛壯卒
不及三千之數當量募山東兵補之一議軍餉乞
勅戶部選一司官精敏者給銀五萬兩隨臣向往
以便支給如有不敷聽于所在積貯便宜取用一
議任使舉本部郎中郭仁員外郎王遴隨軍贊畫
閑住總兵官徐珏革任守備何鳳督戰立功俱從
之

命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趙文華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提督浙直軍務初文華言殘倭無幾旋常清

蕩已而海警屢至因
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誹謗為脫罪地

上果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
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江之南北攻城殺將
羽書日夕數至于是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
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
備細以實對嵩知

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
師嵩從中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
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寇滅可期
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即往提督軍務賜勅遣之
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
備朱應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
雷州知州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數
自隨與良才所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詔可
以江南北破倭今各處督撫官發銀糴米并發存
留預備倉儲充軍餉兼以漕糧未過准者兩淮司

工部餘益銀未解者量留助之仍懸示勸借賞格
凡軍輸銀百兩或米百石以上者勅旌其門一百
兩一百石以下與五十兩五十石以下者有司量
加獎示以激勸從戶部請也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寇犯江洋請治操江
都御史史褒善叅將樊景陽把總張成已妾旦巡
撫都御史張景賢失事之罪而錄陣亡百戶戚繼
爵後詔停褒善俸禡景陽成已職俱戴罪殺賊景
賢姑免究且下御史問繼爵贈官陞襲如例
以倭寇亂命再調未順保靖土兵六千聽總督胡

宗憲調度守浙直募南贛兵千人兩廣水兵五百聽南京兵部尚書張蓋調度守南京從二臣請也倭寇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撫賊毛海峰等助官軍追擊之擒斬首八十人

浙直總督胡宗憲遣使至桐鄉縣諭賊首徐海陳東解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復留攻一日始退屯乍浦

詔留浙江原派河工銀三萬六千兩于本省充餉總督胡宗憲請也

降海防僉事董邦政為蘇州府同知仍戴罪勦賊

坐督戰退縮為御史周如斗所劾也未幾總督胡

宗憲以四月中清水窪等處捷聞稱邦政及總兵俞大猷功邦政得免戴罪仍送吏部擬陞四品職

級大猷復祖職時邦政聞左遷報已移病先歸部疏未及上如斗復論其怨望託病之罪乞加重處

得旨東南多事之際若遷謫官槩因託病諫罷反遂其私今亟催赴任如再遲延以法治之

勒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閒住初褒善駐蕪湖間有倭自浙西突至即以是日馳往徽寧避之賊

渡江陰過狼山直抵瓜州至揚州寶應城賊大掠

皆江防地官軍無能禦者于是南科給事中張師

載論劾褒善選愎失職遂坐免

總督浙直胡宗憲請錄浙江三里橋死事諸將佐

擊宗禮等詔贈禮都督同知廕一子指揮僉事世

襲鎮撫侯槐阿衡各襲陞其子二級義官霍貫道

贈光祿寺丞廕一子知印出身

廣東倭寇劫掠潮州等處撫臣談愷以聞請以本

省兵船調赴浙直軍門者掣還自救其軍餉取之

賊罰部覆並海諸省俱係要地宜令愷與胡宗憲

酌議彼中事勢緩急以為去留不得自分彼此餘

當如議從之

蘇松倭寇自黃浦及七丫港遯出海總兵俞大猷

督水兵追戰大敗之斬首三百餘級

浙江倭寇攻仙居縣陷之乘勝趨台州副總兵盧

鑑及把總艾升等引兵擊之於彭溪鎮擒斬二百

餘人

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朱舜民浙江布政司右叅

議王詢俱為浙江按察司副使而調山東按察司

副使陶大年於福建俱海道時總督胡宗憲論劾

福建副使杜拯浙江副使蔡揚金鄭光溥皆文墨

士不諳軍旅緩急不足恃請移之他所而以原任副使茅坤等代之吏部謂坤等以罪廢不當用乃改擬舜民等名

上從部議仍令申飭各撫按官今後有以考察論罷官乘間濫舉者罪之

巡撫應天都御史張景賢奏四月中福山港水兵叛降倭寇引入內地劫掠因劾把總指揮姜旦貪殘激變等罪詔巡按御史逮旦至京問

總督浙直胡宗憲奏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歸後嘗一敗倭寇于舟山再敗之于歷表又遣其黨說

皇明倭錄 卷之七

二十

諭各島相率效順中國方賴其力乞加重賞兵部覆兵法用間用餌或招或撫要在隨宜濟變不從中制今宗憲所請當假以便宜使之自擇利害而

行事寧奏請詔可

浙江巡按御史趙孔昭顛奏倭寇犯兩浙前後官

軍死事者海寧衛指揮徐行健死乍浦王橋松門

衛指揮程錄死嘉興南關温州府同知黃釗死紹

興桐山處州衛百戶方存仁死青田江皆忠勇宜

錄因請治火事官罪詔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勿

問副總兵盧燦降祖職三級叅將丁僅副使許東

望劉燾各停俸戴罪殺賊叅將王元相降祖職二級與總兵劉遠俱革回原衛叅政孫宏軾降二級仍聽用軍門嘉興府同知張大賢曲入繩各奪俸半年副使劉懋寧波知府張正和温州知府賀涇嘉興知府宋治平陽知縣李伯遇嘉興知縣陳松秀水知縣張烈文各奪俸三月慈谿知縣柳東伯以縣被陷黜為民守備張大本等三十五人下御史問黃釗贈右叅議廕一子為國子生徐行健贈都指揮使廕一子百戶程錄方存仁贈襲如例仍各立祠死所祀之

皇明倭錄 卷之七

二十一

官軍追擊倭寇于乍浦大破平之初浙西寇唯陳東所部最強久擾新場既而徐海後至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間使至海麾其兵遽退東不待已從之遂于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平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巢穴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稍是奪其被擄另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稍捕獲因率兵追及之沉其舟無一

得還

陸呂城守備王介為遊擊將軍仍領兵殺賊以總兵徐珏亦將左翼唐玉中軍朱仁俱赴軍門犒賞初六月日倭寇犯舟陽介等督兵追至孟河賊移泊桃花等港一登岸焚劫介迎戰敗之珏等俱有斬獲功至是總督尚書趙文華以聞故有是命巡按浙江御史王極條陳備倭事宜其畧言倭夷之情有四一登岸之初必盡焚其舟誓不返顧故其黨皆為盡死一攻城臨敵必以被掠之民使為前驅以自蔽而徐出其銳兵乘我之乏一遇客兵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精勇先示以弱誘之絕地則伏起來攻我兵遂亂一所掠寶貨往往佯敗而走遺之陣前伺我兵逐利之際因還擊之此賊之所以常例也而我兵之弊亦有四哨探不明攻守無措故每戰墮賊術中宜多選精銳便捷之士而重其賞罰一入探姦細宜許其投首免罪厚加優卹一新募官兵原無定額事無則日冒工食有事則渙然解散宜將見在水陸官兵汰其老弱清其貫址專其統領定其行伍則軍有節制遇敵不亂一調來客兵多非舊練止招集四散以足其數而領兵者又非原管主帥

故臨敵則圖利而輕進遇急則索賞而留難宜嚴復客兵原練之數即以舊將領之使將兵相習乃得其死力兵部覆言可行得旨如議

以四月倭寇掠瓜州燒漕糧三萬四千餘石奪槍兵官署都督僉事方恩俸三月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于御史問

提督浙直軍務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以乍浦捷聞因顯奏六月中各哨官兵首功前後共二千餘級兵部覆奏徐海雖稱效順而擁眾自保情狀叵測宜令所司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嚴為之備不得借口投降貽患地方各處戰功請行巡按御史覈實賞從之時浙東僊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畧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等處相繼告捷賊勢衰矣

官軍進勦海寇徐海等于梁莊大破平之初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莊聽撫時索艇索賞進退未決其部眾無所得食稍稍出營鹵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末順兵自乍浦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叅劾為辭使人責

一隅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為迎戰備言好既絕我師遂薄賊營火大風縱火諸軍鼓謀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死于是浙直倭寇悉平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奏上四月中安港金山諸臣死事把總劉堂立功百戶徐顯鎮江同知劉希召指揮孫金王果蘇州同知袁文貴指揮朱昆畏怯觀望之罪兵部覆奏故無為州同知徐恩舉家死難宜優叙千戶沈宗玉王世臣宜如例恤錄堂等宜下御史問文貴且調得旨俱依擬乃贈恩為

皇明倭錄卷之七

三

光祿寺寺丞蔭一子入監讀書仍厚卹其家宗玉世臣俱贈指揮僉事子孫陞襲一級

巡按福建御史吉澄言三月間倭寇百餘人流劫古田殺備倭指揮使劉炳副千戶王月請治失事參將尹鳳都指揮王夢麒王鎮來熙指揮秦經國等及參議吳天壽僉事袁洪愈知州鍾一元之罪詔贈月都指揮同知並炳立祠致祭革鳳職并夢麒等下御史問天壽等各奪俸三月

以直隸應天池州等府水災蘇松常鎮四府被倭各量免秋糧及折徵衛所屯糧有差

提督浙直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奏上八月中梁柱平倭功次共斬首一千二百餘級因言水陸諸寇相繼蕩平皆

上穹默佑聖武布昭非將帥之力能及此兵部覆請錄未保二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輔彭守忠等及文武將吏功祭告

郊廟

社稷以明德意

上曰妖氣蕩平仰賴

天地洪庇朕心感悅胡宗憲趙文華阮鶚先賜勅獎

皇明倭錄卷之七

三

勸彭蓋臣彭翼南陞右叅政管宣慰司事仍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彭明輔彭守忠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裡各處調至將兵數多督撫即時斟酌散回趙文華令還京祭告

郊廟禮部擇吉具儀以聞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顯奏倭寇犯揚州前後諸臣死事狀請追錄故同知朱哀參將張恒千戶羅大爵張希岳百戶魯沂王元鎮撫楊住等而治指揮張明化等十二人把總韓德禎等十人失事之罪兵部覆奏得旨哀贈布政司左叅議仍廕其子

學伊為國子生餘各以例優卹張明化等下御史問德禎等降三級

改授丁憂浙江布政司經歷吳成器為紹興府通判仍令奪情視事成器由吏員初任會稽縣典史

以倭功陞布政司經歷及是聞父喪當去總督胡宗憲稱其敢死善戰撫士卒有恩請量改郡職使之仍舊練兵從之

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奏浙西倭寇雖寧而浙東丘家洋餘賊四百餘人奔遯山與與舟山賊合黨

宜敕守臣嚴為之備兵部覆奏從之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七

贈慈谿縣故省祭官杜槐為光祿寺丞仍廢一子

為國子生并贈其父文明為府經歷俱命有司立

祠祀之初倭入慈谿槐父子率兵追敗之于王家

團及橫塘等處海道副使劉起宗因以便宜委之

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

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數被

戢墮馬死時文明別將兵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

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望斗師陳福二賊賊驚避

呼為杜將軍已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

無後繼陷沒至巡按浙江御史趙孔昭聞其事于

朝因有是命

以浙江平湖桐鄉慈谿僊居嘉興秀水嘉善海鹽

崇德海寧諸縣被倭減免稅糧有差

准直隸蘇松兵備叅政兼副使任環回籍守制以

倭寇平從其請也

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江敗還飄泊至朝鮮境

朝鮮國王李暉遣兵進擊于海中盡殲之得中國

被擄并助逆衆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沈通源

等入賀以聞并歸我俘

上嘉其忠順賚銀幣仍賜

皇明取倭錄 卷之七

聖書褒獎通源及獲功人李潤慶等皆厚賜而遣之

以海寇平加提督尚書趙文華少保餘官如故仍

庶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陞總督侍郎胡宗憲為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右僉都御史阮鶚為

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摠兵徐

珏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遊擊尹秉衡叅將唐王

留守王倫朱仁各二級兵部郎中郭仁為光祿寺

少卿工部郎中陳茂禮戶部郎中陳惟舉叅政汪

栢任環副使徐洛劉燾叅政孫宏軾叅議王詢僉

事李如桂中書舍人羅龍文把總汪浩田有年守

備朱蔭夏時叅將左灝婁宇指揮王文澄鎮撫劉經各一級知府盧孝達朱治同知孫大顯通判韓崇福黃元恭知縣張烈文主簿曹廷惠大使賈湧各俸一級叅將丁僅遊擊曹克新指揮朱文樂填各堆贖原任副總兵盧鏜叅將李經陳光祖張交都指揮戴冲霄王國賢各堆復原職賞宣撫田九霄銀五十兩仍復祖職陞總兵俞大猷署都督僉事照舊管事賞知府溫景葵三十二員各銀二兩原任總兵羅希韓盧鉞弁小旗謝得行等十人總督軍門分別犒賞陞巡按御史周如斗趙孔昭各

皇明取錄卷之七

二十七

俸一級仍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賞巡撫都御史張景賢等巡按御史吳百朋等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陞致仕尚寶司卿史際為大僕寺少卿原任通政呂希周為通政使通判任中立為府同知各致仕陣亡土官汪相向奎部兵劉進贈官給銀如例通政朱尚禮等五人堆宥罪給冠帶賞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各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成國公朱希忠等各三十兩二表裏侍郎郭朴等各十五兩一表裏本兵尚書許論二十兩侍郎王崇沈良才十兩各一表裏職方司郎中方祥五兩

卜式之言曰天子誅匈奴臣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武帝好大喜功此言猶近于逢迎至於

世廟時江南之有倭患所謂剝膚之災士大夫坐視不為國分憂于汝安乎史主事際得之矣宗憲廓落有度妙在于用人于時縛陳東剿徐海誘王直大都以口舌成功則如呂希周莞坤輩豈無一言之助而世槩以居閒訾之過矣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卜式之言可思也

贈松江新場陣亡叅將尚允紹為都督僉事蔭一

皇明取錄卷之七

二十七

子千戶世襲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勛崔彥章李尚節李昂百戶趙武陳清各贈官陞襲如例以直隸鎮海太倉金山松江青村南匯諸衛所被倭改徵地屯糧折色一筭命

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勘上蘇松常三府文武官備倭功罪詔陞副使王崇古知府林懋舉方蕪同知都文奎知縣楊且楊芷叅將婁宇指揮陳習把總王應麟楊尚英各俸一級賞知府金豪同知李敏德熊桴通判余玄推官毛起知縣杜時壽莫抑王其勤都督萬表周于德遊擊白法都司余昂各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賞銀十兩原任把總劉鎰准復職死事知縣錢錞
廕一子錦衣衛百戶指揮同知徐承宗等六人處
死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兵自浙江平寇還驕甚無復
紀律所過肆掠商民緣江上下多被焚劫者御史
屠仲律以聞請治主將彭蓋臣彭翼南罪兵部覆
蓋臣等平賊有功新受恩賞遽加罪黜恐孤遠人
效勞之意止宜切責之并治其部兵之首亂者得
旨土兵沿途騷擾本宜治罪但念殺賊獲功蓋臣
等姑勿問今後浙直督撫官各遵前旨團練鄉兵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禦賊不得輕調客兵

尚書趙文華條陳海防事宜六事一弛海禁謂濱
海細民本籍採捕爲生後緣海禁過嚴以致資生
無策相煽從盜宜令督撫等官止禁通番大舡其
餘各聽海道官編成排甲稽驗出入照舊採捕一
一事權謂江海之防

祖宗設官分職各有定守邇緣倭患猖獗隨宜更設
以致事權不一南北杆格彼此推調操江都御史
出外駐劄而聽効于巡江御史既失居重馭輕之
勢金山副總兵即舊之備倭總督乃無會哨江北

之權錢糧仰給巡撫舡兵無所分屬卒然有警難
以調度請以江海之防分爲三節自南京至儀真
爲上節責之操江衙門而會哨于儀真自儀真至狼
福二山爲中節責之常鎮儀真楊州叅將把總會
哨于狼福而巡江御史駐劄鎮江叅轄之自狼福
至金山副總兵常川會哨巡江御史兼轄之其兵
舡錢糧各以所屬巡撫料理庶統屬分明臨事可
得實用一留班軍謂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專爲
護守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陵寢而設至永樂間摘散運糧正統己巳之變赴京
班操今倭猖獗止存老弱守城兼以連歲水災民
逃軍竄防守不備請以江北各衛所官軍俱暫留
彼處防守一足兵餉謂水路定兵缺行糧食乞留
漕糧三十二萬七千石分貯要地克十萬客兵七
八月之用仍查催未完軍餉糧銀處補一治孽本
謂浙江一省頃以倭寇增設總督又加巡撫勢如
持衡未免偏重請改浙江都御史于福建駐劄漳
州巡歷興福諸郡將沿海通番之民責之處撫一
舉遺才地方多故負才遺佚之士有扼腕思奮者
如原任翰林院編脩唐順之右中允秦鳴夏暨叅

政胡松翁大立周相副使李文進等俱宜錄用以濟時艱疏下令所司覆議俱從之

太廟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捷奏復福二山乃倭出之處請增募水兵萬人福蒼沙船三百艘分裝叅將等官操練兵部議從之

旌表孝子一人寧波府慈谿縣生負向叙初倭入慈谿叙扶母以逃遇賊欲殺其母叙泣請以身代賊竟殺叙釋其母邑人稱孝云

皇朝通志卷之七

嘉靖三十六年

改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鶚于福建其浙江巡撫事務命總督胡宗憲兼理從侍郎趙文華奏也

總督侍郎胡宗憲請于浙江提編明年均徭及明年里甲海防從之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都御史蔡克廉請築寶應縣城以防倭患工部議覆從之

詔以鳳陽府所貯折糧銀二萬兩及揚州沒官田租銀給工費

命浙江都司會書署都指揮會事劉顯克叅將分

守蘇松

兵部覆南直隸督撫等官胡宗憲等奏直隸沿海之地水兵把總則有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鎮江圖山五總然各守信地不相聯絡宜添設遊兵一部撥給福船五十艘令把總官一員統之以為聲援仍聽副總兵調度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吳伯朋勘上三十五年五月以後倭犯通州官兵前後共斬首一百四十四級俘獲頗衆宜加甄錄以勵人心

上命賞巡撫都御史陳儒銀二十兩綵幣一表裏陞

皇朝通志卷之七

兵備副使馬慎知州喻南嶽判官施耀海門知縣趙卿等各一級仍賞慎嶽銀十兩千戶陳迂以托疾規避降二級

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浙直之倭悉靖唯寧波府定海舟山倭據險結我兵環守之時出劫略不能免是時土兵復兵及北兵胡兵悉已遣歸而川

貴所調麻寨大刺鎮溪桑植等兵六千人始至總督胡宗憲乃習防春汛分布浙直要害而簡麻寮

桑植二司殺日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令經營舟山之賊會十二月二十日夜大雪大猷乃督官兵

及桑麻兵環集四面攻之賊悉出敵殺土官莫翁
送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積
薪草以棕葉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諸軍共斬首
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被掠男婦得者百餘人
賊遂平捷聞

上命賞宗憲及巡撫阮鶚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裏陞
大猷署都督同知兵備副使王詢官一級賞都指
揮路良把總指揮張四維銀十兩桑植安撫向仕
祿麻寮千戶唐臣各與四品服贈陣亡莫翁送安
撫給葬如例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三

巡按御史周如手類勘三十四等年諸臣禦倭罪
兵部議覆得旨指揮戴紳等十三人下巡按御史
逮問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及參將等官婁宇
等三十二人各陞俸一級進擊將軍曹克新准復
原職知府等官方燾等十五人各賞銀十兩或生
胡亘朱先各陞二級死事省祭張邦定生員閔電
給其子冠帶仍復其家原任操江都御史史褒善
陞大理寺卿原任通判劉本學陞運司同知各致
仕督察備節趙文華仍賞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裡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捷疏陳江防事宜一補領軍

原額江操官軍一萬七千餘名今缺少大半宜行
南京錦衣等衛所照數勾補毋得管改別差避重
投輕一擇將領新江口把總哨總衛總等官舊規
俱守備衙門推委官之賢否豈能盡知宜令操江
會同選補一重責江海水面無限隔雖經分屯
把守逐節會哨若使拘泥信地不應援亦難防賊
宜將兵分正奇南北內外互相接剿有功失事各
規主客通論一懸異賞倭寇新來之船中無所及
其滿載而後尾擊則地方已受害甚矣請以迎擊
來船之賞列之遞擊去船之上去船止論首功來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三

船兼論船隻兵部議覆報允
去年十月間倭賊八十餘人入據福建詔安縣城
官軍併力殲之至是御史吉澄勘覆諸臣功罪以
聞得旨僉事王時槐陞俸一級指揮黎鵬舉准贖
仍與通判等官汪全等五人各賞銀十兩巡海僉
事盛唐分守參議顧紳免究守備指揮等官顧喬
岳等十一人下巡按御史逮治
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臯縣掘港登岸焚劫賊七
十餘人官軍合勢急擊殲之平白蒲鎮
倭寇五十餘人自衢山登岸竄江海道副使王詢

誘而擒之

江北倭寇大至自江洋二洲掘港呂四場等處登岸凡二千餘人流劫海門縣

倭至通州攻城不克遂分二路西行犯如臯泰興是日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

倭至揚州營于灣頭鎮數日遂犯高郵是時金沙倭復犯如臯至泰州

高郵倭入寶應縣信宿而去突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寶應縣燒毀官民廨舍

揚州倭自淮于沙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岳

君寵禦之皆敗亡其卒一百七十餘人賊遂入縣治劫掠已乃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

寶應倭掘縣北土填泄上河水入乃駕舟溯東鄉由鹽城至廟灣入海居數日開津東遯

泗州倭分衆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劫而去遂侵淮安府

巡撫鳳陽都御史王誥以倭勢猖獗請給旗牌及

參將王介黑孟陽致仕參將王元伯故違節制苗究部覆得旨旗牌准給介等姑今戴罪勦賊

以揚州倭患聽留兩淮餘鹽銀三萬兩仍提編明年均徭助用

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奏留松江府漕米五萬石以備兵餉從之

倭入安東縣進屯縣治縱火劫掠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督水陸兵擊倭于安東縣

參將劉顯率苗兵直前衝賊親斬其渠首賊衆披靡諸軍鼓譟繼進賊走爭舟我水陸兵夾擊之斬首百餘級賊多焚溺死者餘衆乃駕舟奔遯退泊于雲梯閣尋自刀門港遁

南京科道等官劉堯誨等言倭寇攻掠揚州高郵勢且侵及天長六合去留都不數舍夫淮揚為運道要衝則當為國家血脉之慮留都係

陵寢所在則當為國家根本之圖惟陛下速責諸臣刻期勦滅仍重究參將黑孟陽等以嚴失事之罰

上以為然命南京兵部撫操官及各督撫諸臣亟調兵驅勦不得怠緩仍擬黑孟陽成罪革把總韓德

禎備倭王表職俱令立功自贖

命兵部右侍郎江東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山西保定河南等兵以北樓口遊擊丘陞京營參將徐珏陞萬全都司夏時爲遊擊丘分統其衆往淮揚勦除倭寇

夏折桅倭舟一艘飄泊海州東陬山居數日奪舟而去

楊州備倭參將王介參兵備副使馬慎沮撓軍機侵削兵餉又言慎令馬公子奪所斬賊級爲功馬公子者尚書馬坤子也疏下兵部都察院閱奏言用兵重事文武官不相和協難以成功慎宜革任回籍馬公子下巡按御史逮問并勘介疏中情實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且奏介姑令戴罪剿賊徒之

按劉顯以副總兵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顯以違

制劾之汝言僅罰俸兩月而尚書徐學謨豔言之以爲近來未有之事而不知王介之更異也王介參將耳而參兵備副使爲阻撓軍機即令文武不和亦宜兩罷而獨罷副使且及尚書馬坤子亦下御史逮問其言蓋無不行真異事哉是時倭患方熾

上意右之而臺省遂不敢有言然則

朝廷何嘗不重武臣武臣不自愛耳

浙直總督胡宗憲淮揚巡按馬斯臧各以江北倭患平定來聞詔兵部侍郎江東統兵還京東奏留參將徐珏所領保定兵駐揚州防冬汛遊擊丘陞夏時所領山西河南兵各遣歸許之

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回籍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之是時

上欲先建正朝門樓實成甚急文華雖慄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卒旨

上滋不懌且稍聞其連歲視師江南贖貨殃民要功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十一

債事之詳欲圖免之重違大學士嚴嵩意乃先諭問嵩門樓樓何遲該部不專管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者嵩爲回護言該部正官事繁即令門樓木石物料俱集須欽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專管文華因昨歲冒暑南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管理添設侍郎一員協理之蓋嵩猶未知

上已廉知文華奸狀故也于是工部疏請如嵩指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亨管理營造仍添註工部侍郎一員命吏部推擇以聞吏部乃以掌通政司事

工部左侍郎盧勳及嵩于世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也

上點用勳文華隨上疏請暫命署印侍郎賜假靜攝旬月稍可即出趨事

上曰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其今日籍養病即推勤能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老問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重城時必進任工正區處諸事著有勤能績上乃用之已遣給事中鄭國賓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皇明又倭錄 卷之七 三十五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為巡撫時奏差生員陳可願蔣洲往諭日本至五島遇王直毛海峯先送可願還洲留徧諭各島至豐後阻留轉令使僧前往山口等島宣諭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回被虜人口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揚等具方物奉表請罪請頒勘合條頁護送洲還及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豐後島遣僧清授附舟前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奸商潛引小島夷眾義鎮等初不知

也于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宣諭日本已歷二乃所宣諭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有進貢等物而實無印信勘合雖有金印司文而又非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罪無所逭但義長等既以進貢為名又送還被虜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禮遣回今其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國王將倡亂各倭立法鈐制勾引內寇一併縛獻始見忠款方許請貢疏下禮部言來使宜優資遣回如宗憲議其宣諭一節事關國體未可輕易詔仍詳議具奏部臣乃請令浙江布政司以有司之

皇明又倭錄 卷之七 三十五

意移咨風示義鎮等轉輸其王餘如宗憲議報可革原任工部尚書趙文華職為民謫其子錦承衛千戶懌思邊戍

上既稔知文華罪惡雖斥意猶未平而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怒無所洩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籍是時以聖旦祈典停封事期八月終止懌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在朔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為文華罪曰文華吉條限內引疾欺襲已其罪殺... 民... 大宥之以勸後任事者而基

子疏擾乃... 十九日故冒吉期不敬君上至
矣文華黜爲民懾思發邊衛克軍因詰禮科失糾
今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鄭國賓給事中
周啓大操守經陳麟楊乾亨俱引罪
上責其黨護同欺而飾辭以對命錦衣衛執諸臣端
門外杖之俱黜爲民

上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狀示大學士嚴嵩且諭
以勿以弟子而掛念焉嵩惶恐對文華平日任情
作事不令臣知昨歲南征獲功臣爲之喜不意近
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諭然彼時實未有與臣言者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主本

皇上不加誅極曲從寬貸以來後人任事誠天地生
全之德臣係師生不能抹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無可解所以日來惴惴懷懼非掛念于彼
也荷

皇上俯鑒臣衷猥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
藉嵩資要結

上寵旣以睚眦殺張經陷李默及再出江南人畏如
豺虎所至望風媚奉稍後卽獲罪賊賂填茲其後
則擇取黃金納之江南金價頓增數倍及攘將士

之功旋而奏凱驕盈滋甚與嵩子世蕃比周作惡
根盤固互朝野以日憂其爲禍未已賴

皇明燭照其奸一旦毅然去之若發蒙振落中外鼓
舞稱快焉

巡按福建御史吉澄言去年十月間浙江丘家洋
殘倭數百人由溫州海洋突入福寧州閭峽三沙
等處守土諸臣不能防遏以致蔓延地方多所殘
害因列上文武諸臣失事罪狀及諸處事當恤者
兵部議覆得旨海道副使陶大年降一級都指揮
等官來照等革任指揮劉繼良等下御史問布政

使趙維垣而下奪俸有差障亾百戶黃宏襲陸其
子一級生員陳坡量增官職伊男准與冠帶俱立
祠歲祀

祀故大學士顧鼎臣于其邑鼎臣蘇州崑山人崑
山初無城鼎臣始議建之比歲倭奴入寇東南諸

郡邑無者悉遭屠戮而崑山獨以保城多所全濟
鄉人追思之請暨祠邑里以示崇報守臣以聞報
可

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以本年五月內倭犯淮揚
高郵儀真天長盱眙泗州清河寶應安東地方失

事狀聞請優錄參將劉顯力戰破賊之功及虜
死事都指揮沃田冠帶把總岳君寵等而治諸將
之選愆不職及有司之治境被殘掠者詔陞顯三
級賞銀四十兩奪鳳陽巡撫都御史王誥總兵官
王印俸半年降寶應知縣馬仲芳清河知縣吳希
旦邊方雜職下天長知縣王泰然等十人御史問
贈田都督僉事襲其子二級君寵千戶給其子冠
帶仍復其家

皇明史記卷之七

四十一

以倭患詔通泰高郵三州寶應如臯泰興安東山
陽江東清河盱眙八縣是年本折馬匹盡行蠲免
其海州邳州儀真興化鹽城宿遷桃源沐陽贛榆
睢寧諸州縣本色馬匹盡徵其值并原折馬價減
銀二兩從撫臣王誥請也
以水災免直隸徐蕭定縣三州縣稅糧以倭患免
寶應清河天長盱眙安東五縣稅糧各如例仍命
賑恤傷重之家
總督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擒獲海寇汪
直等來聞直本徽州大賈狎于販海為商夷所信
服號為汪五峯凡貨賄賈直多司其質契會海禁
驟嚴海孺民乘機局賺倭人貨數多倭責償于直

皇明史記卷之七

四十二

直計無所出且憤恨海孺民因教使入寇倭初難
之比入則大得利于是各島相煽誘爭治兵艦江
南大被其害已而中國召集四方勁兵禦倭倭往
往遭損傷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其死者親屬亦復
咎直直恐乃與諸中國商若王激葉宗滿謝和王
清溪等共以其眾屯五島洲自保激寧波人號毛
海峯宗滿號碧川謝和號謝老與王清溪皆漳州
人悉節年販海通番為利者宗憲與直同鄉習知
其人欲招之則近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犒之而
奏遣生員蔣洲等持其母與子書往諭以意謂直
等來釋前罪不問且寬海禁許東夷市直等大喜
奉命即傳諭島如山口豐後等島王源義鎮等亦
大喜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
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琴港焉是時浙東西
傷于倭暴聞直等以倭船大至則甚懼競言其不
便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納之
恐招侮于是朝議開然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而
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既至覺情狀有異
乃先遣激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將以息兵
安邦謂宜信使遠迓而宴犒交至也今兵陳儼然

卽販蔬小舟無一近島公其給我乎宗憲委曲諭以國禁固爾誓心示無他激以爲信而夷目善妙等見副總兵盧鏜于舟山鏜誘使縛直等直大疑畏宗憲百凡說之直終不信果不欺可遣激出吾當入見耳宗憲卽遣之直黨仍要中國一官爲質于是以指揮夏正往直與宗滿清溪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繫按察司獄具以狀聞請顯戮直等正國法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克沿海戍卒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師史本固開于事機力持未可而江南人詢詢言宗憲入直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三

善妙等金銀數十萬爲求通市貸死宗憲聞而大懼疏旣遣追還之盡易其詞言直等寔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幸自來送死寔藉玄庇臣當督率兵將殄滅直黨直等惟廟堂處分之時直等三人來畱激謝和在舟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嚴勅宗憲相機審處務令罪人盡得夷不爲變于是嚴責宗憲擒勦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夷挾貨無所售旣索直等不出見兵船逼之益急乃揚言責中國渝約數出恚對語移舟據舟山爲宗憲仍以好言挑之令盡釋送中國將與善妙等爲市夷

原缺

已狎知誑之然冀倭萬一彼此以危言相支調云
工科給事中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
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比以奉行匪人因公
倍斂民不堪命今事勢稍寧正宜培植休息別求
生財之道而督撫胡宗憲阮鶚乃于加徵存留之
外仍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前南京御史慎
蒙奏止提編并請以軍門錢糧歲給差給事中清
查及參原任吏部郎中呂希周指名和買侵官銀
三萬餘兩欲嚴行追究事下戶部而尚書方純依
違兩端蔓辭塞責既欲以年終查盤責成巡按復

聖明取倭錄 卷之七

聖明

使其酌議提編可否具奏乞罷鈍以戒大臣之不
忠者而正希周之罪并勅止軍門提編年終差給
事中稽查如御史蒙言更乞嚴諭宗憲鶚事從擄
節毋濫費以益民困章下戶部尚書方純覆言民
所當恤倭情尤為可慮設使地方無備一時倭患
突至則其焚劫殺傷之慘將有甚于提編加派之
苦者夫御史風紀之官剔弊釐奸乃其本職使其
盡心所事必不至互相拚飾若恐其弗躬弗親轉
委屬官則給事查盤亦不過憑據司府造報數目
轉委司道等官檢討磨勘而已而況地方多事差

官適以擾民似不如就近責成于巡按御史之為
愈也且兵無定形勢難逆料人馬之虛實糧之增
減時勢之緩急皆非臣等所可遙議惟地方巡按
能目見而心計之故加派提編必聽御史斟酌具
奏乃可議處施行事體宜爾豈敢以蔓辭塞責哉
所云逮問呂希周及切責胡宗憲阮鶚宜如其議
疏入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尚維持言頃浙直倭患

陛下用臣議許總督軍門開納級之例亦一時權宜

計耳柰何土豪市僧逃軍罷吏向懼罪自匿

聖明取倭錄 卷之七

聖明

得竊金驕人于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
克軍下必罪一等非克惡不輕坐而亦令納銀自
贖罷閑官若呂希周蔣孝輩不復知有名節久矣
而亦令効用軍門恣其剝削得旨近因倭患暫許
督撫等官便宜行事各官任意行私原發空頭劄
付悉取回其冒濫朦朧給授者巡按御史悉追奪
問罪克軍不准贖業有成命行何擅違其禁之罷
閒官以贊畫為名生事害民者悉令革回閒住
嘉靖三十七年

倭犯廣東潮州之舵浦攻蓬州千戶所破之

十... 7 反之下

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直敗還入海至琉球境
上中山王世子尚元遣兵邀擊盡殲之得中國被
虜人金坤等六名至是遣陪臣蔡廷會等入貢獻
還坤等因言遠夷窮島入貢之使須乘夏令遇南
風汛始得歸國乞如三十四年例聽于福建海口
每歲自行修 買歸不候題請

上嘉其忠順許之仍賜勅獎諭賞銀五十兩彩幣四
襲獲功人馬必度及廷會等俱厚賜遣之

提督福建軍務右副都御史 鶚有罪詔錦衣衛
遣官校逮繫來京問昨歲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四

處鶚不能制則取布使庫銀數萬兩及改機細數
百疋金花千枝牙輪數乘賂之并遣以新造巨舟
六艘俾載而去鶚狡誕貪縱原無應變略初以講
學要取虛譽既督學浙江諂奉趙文華胡宗憲文
華遂奏設福建提督以鶚為之鶚在閩不惜一籌
而極意以自豐殖諸所掩索加派動以千萬計其
揮頓如泥沙所至惟帶盤盂率以綺繡金寶為飾
所部卒及所挾浙生林念皆怙勢作威虐播過姦
淫甚為閩人所苦而鶚歲時納厚賂嚴世蕃所以
為根盤計焉至是御史宋儀望于條陳疏中發其

姦給事中劉祐繼而劾奏之且指言其十罪
上覽疏大怒遂命械治之

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等府福清臨海象山等縣
及福建福州興化泉州福清沿海郡邑同時登岸
焚劫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以擊敗岑港海寇
聞詔降勅獎勵仍令尅期蕩平

巡按直隸御史馬斯臧勘上三十六年夏倭寇淮
揚各文武職官功次請錄有功徐州兵備副使于

德昌穎州兵備副使盧益揚州府知府石茂華指
揮伍維統等卹從事百戶劉魁許勇邵宗智王介

等會總督胡宗憲亦疏言江北之役將官則盧鏗
劉顯士兵則張空周官彭志顯按臣則馬斯臧張

九功邵惟中功並宜錄而斯臧督戰泗洲勞績尤
多章鉅下兵部覆鏗顯以陸秩餘當先敘督撫功

以此行賞

上命賞總督胡宗憲銀幣都御史高健王誥御史邵
惟中張九功銀各有差斯臧遇有京堂員缺推用

陸德昌二級茂華維統等各一級魁等各以從事
卹錄如例

倭千餘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寧 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

倭入福建南安縣縱火焚樵樓及官民廨舍

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寧率兵攻倭于縣境之鴨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歿之

福建倭結艘自海口出港叅將尹鳳督武舉陽承業等引舟師擊之衝沉賊艘斬首六十八級生擒七人餘舟敗逃鳳等追至東洛外洋及七礁白大棕衣大洋等處斬首百有餘級生擒十有六人銳

聖朝倭錄 卷之七

四十七

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倭患由是少熄

贈故台州府知事武暉為太僕寺寺丞廕其子尚賓為國子生暉溧水人三十一年倭既破黃岩縣由臨海釣魚嶺趨府肆率民兵伏拘嶺下待之賊至射殺二人賊驚引旋暉督所部卒追釣魚嶺力戰而死至是尚賓上疏自言下所司覈實乃有是命

提督福建軍務右副都御史 鷄被逮至京法司讞上其獄詔黜為民初給事中劉祐數鷄十罪上命錦衣衛發卒械送至京師拷問鷄至陰使人厚

遣大學士嚴嵩為之請於刑部尚書鄭曉曉不能堅執乃奏鷄功多且無顯過獨擅增兵餉失百姓心故怨謗從之而起宜薄其罪

上怒稍解于是罷鷄為民

江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金盤衛指揮劉茂朱廷鎰千戶周賓李爵列源等率眾禦之于白塘港兵敗俱歿賊遂肆掠管頭蒲州等處鄉官致事僉事王德督所集義兵哨勦至龍灣見殺總督胡宗憲以聞因請治溫處叅將張鈇兵備副使袁祖庚各失事罪而恤錄德等有旨德贈太僕寺少卿

聖朝倭錄 卷之七

四十八

立祠賜祭廕一千原籍衛所百戶世襲陸其子二

級鈇革職級戴罪立功祖庚降一級別用倭寇分犯福建興漳泉諸府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巡按御史樊獻科以聞上命促巡撫王詢赴任集兵勦平革叅將黎鵬舉等職克為事官奪守巡官叅政萬衣副使邵榿等俱戴罪殺賊下福清知縣董宗文南安知縣徐光裕干御史問

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把總劉英職級期一月內蕩平如過限無功

各逮繫至京問併奪兵備副使陳元珂曹金俸令
侍郎胡宗憲督之勦賊若失事者連坐初宗憲遣
還毛海峯誘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峯遂統與倭
目善妙等列柵舟上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
雖頗有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夾鬪我兵
莫利先登多陷沒者是時新倭大至朝議慮其先
後合艘爲害將大屢下嚴旨責宗憲督諸將及時
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謂賊雖
未殄滅兵決可期月而待于是科部臣極言其欺
誣并劾失事諸臣乃有是命

皇明馭倭錄

初

上從給事中徐浦議九卿科道及督撫諸臣各舉將
材于是原任侍郎郭宗臯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王
紳祭酒鄒守益脩撰羅洪先御史吳梯方准主事
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知府黃華在舉
中吏部因以爲併覆起用詔查各官去任之故以
聞御史羅廷唯奏曰臣聞爲政莫先于人才而人
才莫要于器使故簡用得人而後付託有效臣觀
徐浦之疏以邊材爲急耳而諸所薦乃有不盡然
者據其所舉文臣不曰兵藏萬甲則曰籌決千里

所謂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
基百徐達並生于一時矣何遺才如此多也況其
間又有以清脩苦節實學醇資舉者卽他日復起
必不署之戎馬縱橫之場而高談于環珮雍容之
地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
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而此舉返得以藉口
其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
開倖門有志之士方且羞與爲伍

陛下且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
兵矣居延一敗而遷變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五十一

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立
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察其才
之短長薦人者不復甚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
僥倖之心乎卽如邇日兩廣總兵黑孟陽以斬虜
報功已而御史龔愷乃劾其濫殺百姓福建巡撫
阮鷲以部兵受部薦矣而御史宋儀望乃劾其不
諳一籌然業已舉之者不肯任其非而劾之者竟
無所庸其力此含糊隱忍之習成而名寔之淆邊
方之懷終未如之何也已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
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譬以盲醫療痼疾所

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為國家用人惜也乞勅部院科道卽將所舉邊材更加詳覈果有謀略出衆素閑軍旅者卽疏名定擬某堪任某邊某堪授某職限以歲時責以成效不得借假虛名規求善地其人品雖正而兵事非其所長才幹若優而操履未能粹白俱宜停寢以候別補則朝廷得真才之用而邊境無債事之虞矣疏入

上嘉納其言論吏部曰朝廷薦舉邊材專備急用各官乃市恩濫舉何有以人事君之忠其會同都察院從實看議于是尚書吳鵬等左都御史周延等

聖朝錄 卷之七

五十一

覆言諸臣皆以才望為衆所推獨鄒守益等未嘗親履戎行方准等例不叙用故廷唯疑其併薦耳然薦者與被薦者皆出公論未嘗敢私

上不悅乃切責鵬等薦舉泛濫題覆依違之罪而宥之所薦諸臣亦不用

巡撫福建僉都御史王詢言福建自被兵以來設叅將二員一哨于海一防于陸然水陸之任分而利害異南北之勢懸而首尾分各無信地互相觀望臣按閩中之勢福寧北路之要害也寇自台溫來者必犯之詔安南路之要害也寇自廣潮來者

必犯之誠得專將分守兼轄水陸賊雖狡悍豈能越境請福建福興為一路領以叅將黎鵬舉駐福寧水防自流江降火門俞山小埕以至南日山漳泉為一路領以叅將王麟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涪嶼銅山玄鐘走馬溪安邊館凡水陸兵及諸衛所官軍有司團練民兵皆聽節制又福建省城介在南北而去海不過五十里宜有重兵請更設叅將一人以署都指揮僉事會清克之部領哨船選募精銳五百人往來閩安鎮東福清平海之間與主客兵互相應援其本省原調廣西向武州土

聖朝錄 卷之七

五十二

兵日久思歸宜從其便而于湖廣桑植麻寮二土司各調兵二千人代之兵部覆奏報可

浙江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侍郎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啓覈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堯誨又言前淮安之變知府石茂華劉崇文等嬰城自保願得援軍之力却賊冒賞御史馬斯臧偽增功次亦當併治兵部覆請切責宗憲而令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弁勘斯臧等事

上曰宗憲軍務重寄否宜去與留其令在廷集議毋黨護依違斯戒等本兵既據勘議賞矣如何又勘其并議上于是成國公朱希忠等吏部尚書吳鵬等議言宗憲功多當切責留用如部議斯戒等事已前決當置勿問如

上旨

上手答曰妖逆賊直罪浮賊富本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者小人嫉功會彼上奏玄瑞遂爾有言朕覽諸疏付之丞弼議擬用存公論耳亦不分是非不明功罪宗憲其仍舊用心平賊以副簡眷未幾宗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五十三

憲自辯曰王直為東南大患節經題 兵部題奉欽依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詐降之議臣仰承廟筭不惜身家而百計以圖之茲幸擒獲言者乃誣臣為私誘臣為專擅又以今繼來之寇謂由臣擒直啓釁致之是將嫁無窮之禍于任事者之身推原其意豈欲人人皆畏首尾不敢一奮然擔當國事然後為可耶昔歲臣任巡按時徐海陳東麻葉之徒已盤據松江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矣彼皆王直黨也果何人招致何人啓釁乎矧直猾諂善戰久雄海上昔年以孤舟任泊列表總兵俞大

猷時為叅將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以此觀之此酋非可以力勝非可以常視也方直跳浪海洋中外驚詫以為猛虎毒蛇不啻丘富臣苦心積慮幸而獲之乃言者復以么麼視之夫直誠么麼與海上事無輕重也不足為臣功也已矣而又安得為臣大罪耶臣力竭智殫然多毀集願畢力以除舟山餘孽退伏斧鉞准

聖明裁察

上復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不

敢直指引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

皇明馭倭錄

氛不允辭

命兵部署郎中唐順之往浙江視師與宗憲協謀剿賊

以倭寇犯温台命革把總金盤指揮梅魁任同把總松海指揮任錦付御史逮問

改定儀真守備信地以新港至瓜儀六合隸之江防以天長南及江都高郵隸之陸防仍聽狼山副總兵節制先是嘉靖十九年分江南北備倭信地江南專屬金山都司江北盡屬儀真守備既而以地方多故復于東海大河口周家橋設把總掘港

改守備鹽城增參將各有信地矣而儀真守備猶
遙制之體統不便于是巡撫都御史李遂以為言
乃有命也

浙江柯梅倭駕船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自沈家門
引舟師橫擊之沉其末艘稍有斬獲各賊舟趁洋
南去由是福興湖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

倭攻福清縣破之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虜男
婦千餘人縱火焚官民廨舍舉人陳見率家僮禦
賊不克與儒學訓導鄔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

皇朝倭錄卷之七

五十五

犯樂清縣之竹嶼瑞安縣之梅頭臨海縣之柘浦
台州府知府譚綸同知毛德京參將戚繼光等均
屬失事弟綸與德京引兵出戰頗有斬獲繼光等
以道阻失援畏縮之罪當于劉世爵等兵部覆奏
得旨德京准贖綸勿問繼光等令策勵供職世爵
等下御史問

更命遼東死馬寺卿住扎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
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
議也

浙江海道副使曾金以病濕不習南方水土總督

侍郎胡宗憲為之代請改調

上以金托疾避難令禡職閑任陞台州知府譚綸
嘉靖三十八年

廣東原屯黃岡倭流劫海陽饒平潮陽惠平等縣
初浙江温州永嘉良醫王沖招集鄉兵屢有斬獲

倭夷功及戰梅嶺失利歿之總督右都御史胡宗
憲以聞詔贈沖太僕寺寺丞立祠祭之仍蔭其子
為國子生

總督浙直福建右都御史胡宗憲以倭患未弭春
汛伊邇請募山東民兵選委謀勇官督駐蘇松

皇朝倭錄卷之七

五十五

常鎮防守兵部議覆從之

廣東倭流突福建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漳浦
倭寇浙西自象山縣何家壩金井等處焚舟登岸
海道副使譚綸引兵與賊戰于馬岡敗之斬首七
十七級

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等言淮揚鳳泗東南重地
武備久弛邇者倭夷突入乃暫留京操春班官軍
以為防禦但兵非恒役必無固志將非專設難責
成功乞定議存留班軍專勅副留守及協同僉書
官分領操練防護

陵寢兵部言鳳陽八衛官軍輪班歇操原係舊制若將春班者常川留守則秋班者每歲京操事體有碍宜將

皇陵衛官軍編立甲伍令副留守備中官時加操演專一防護

陵寢毋許別調其協同僉書官則以春秋二班軍番休者付統領與同城操遇警候軍門調遣報可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焚其巢夜被方已窮蹙小船浮海勢易成勦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防禦不早邀擊不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五

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失機殃民宜加重治

上命巡按御史逮繫大猷鵬舉來京訊治柯梅倭之

出海宗憲實陰縱之故不督諸將要擊及倭既出

舟山即駕帆南泛泊于活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

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南道御史李瑚遂劾宗憲

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皆福人宗憲疑大猷漏言

于瑚故諉罪大猷以自掩飾如此

錄三十四年王江涇乍浦杭州北閩等處斬獲倭

寇功陞授武生家兵趙凱等七人有差

倭犯江南崇明縣泊舟三沙地方登岸燒劫

陞副總兵盧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浙直倭船數百艘掠江北揚州海門

先是倭寇二十餘人突犯饒平海豐攻破黃岡城巡撫南贛都御史范欽等請責成兩廣軍門移駐

惠潮近地調兵勦禦事議掣仍留謀勇將官一人領兵戍守兵部言兩廣苗情反側又兼山寇出沒

均宜周防請命提督兩廣侍郎王鈞總兵曹松遴委才將糧練土兵三千馳赴勦賊并戍守要害儻

勢重大徑自移鎮惠潮從之

福建倭寇大至且多賫攻具先攻福寧州城經旬

不克乃移攻福安縣破之其沿海諸邑若長樂福

五

清等境悉有倭舟是時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

間浙江前歲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活嶼加之

新冠徧福漳泉諸府無地非倭矣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奏凡解赴軍門支

用錢糧一一開白巡按恐誤軍機宜加勅諭聽臣

督同守巡管理支用藉其出入送巡按稽查便下

戶部議調度兵馬經畫糧餉總督之任而查盤倉

庫稽考姦弊則責在巡按但時有緩急事有經權

今後如遇巡按在近地方無事仍照欽依事理掛

號呈詳如巡按出巡隔遠軍情緊急應起解者先行起解應動支者先行動支仍具數開呈巡按俟季終聽其委官清查報可

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城遣兵禦之敗績指揮張谷夙之倭進據白蒲鎮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勘上三十七年倭犯福建文武諸臣功罪言倭相繼入寇流劫惠安同安長樂漳泉之境陷福清南安二縣巡撫都御史王詢督兵追勦殲賊于海口在漳泉者隨亦創殘而遁總督胡宗憲巡撫王詢原任署都指揮僉事王夢

聖朝倭錄

卷之七

五八

麒麟武舉楊承業功當首論厥任署都指揮僉事來熙會清指揮計文韜千戶李常春等當並叙革職參將王麟尹鳳指揮張僑停俸參政萬衣參議顧紳副使邵梗僉事盛唐舒春芳王時槐功可准罪成事知縣林成巡檢汪詔等宜賜贈廕訓導鄔中涵等應加優卹及總兵李御朱諒等俱宜分別犒賞其福清知縣葉文南安知縣徐光裕各失城守罪重懲朱激指揮等五十七人並當按問

上命賜宗憲詢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夢麟准復原職承業陸二級熙清等一級文韜等給賞

等令復職衣等俱開俸准贖宗文光裕法司擬罪具奏餘悉如擬已法司當宗文謫戍邊衛光裕以該縣無城得未減降邊方雜職

北洋有倭二十餘艘副總兵盧鏜引兵出哨遇之倭舟泊三汊沙我兵急攻之斬首一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倭斂入三沙不出

福建新倭自福寧州連江羅源等處流劫集于懷安閩縣各鄉鎮遂合眾攻福州府城不克環而守之是日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于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

聖朝倭錄

卷之七

五九

詔發倭僧清授于四川寺院安置初清授隨侍郎楊宜所遣鄭舜攻至寧波未幾總督胡宗憲生員蔣洲復以僧德陽至俱上書求貢市朝議未允令量賞遣歸未行間而王直就擒岑港所泊諸夷遂結艘拒我師焚德陽舟山所居道隆觀合勢開洋去清授原不與諸舟同來又居定海七塔寺亦不索之至是尚羈留未遣宗憲疏言倭情已可見清授不必遣還然留之浙西非宜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四川各寺安插兵部議覆從之

初兵部郎中唐順之奉詔協贊浙直兵務至是

督侍郎胡宗憲薦其有文武才第權輕不足展布
宜超格用之時順之已權大僕寺少卿矣以宗憲
言乃復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命仍與宗憲共事
先是江北海道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兵擊
源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臯東三戰于
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至是賊大聚其衆謀西
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兵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
灰一百七十九人賊奔潘家莊景韶督諸兵盡銳
攻之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初自南沙登岸犯州之
倭至是勦絕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李

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
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自寅至申賊大敗斬首四百
七十八級賊遁入姚莊我兵縱火焚莊賊死者二
百七十餘人賊奔陳莊我兵復追斬七十四級賊
以餘衆追保廟灣

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兵擊倭于印莊斬首四十五
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新洲斬首七十八級賊奔新
河口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復斬首一百十六
級賊悉焚灰無一人得脫者是時江北流劫之倭
悉殄唯廟灣大夥據險固守不出我兵水陸環其

四面攻之

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言倭寇前結鯨揚帆直入
楊樹灣登岸焚劫次日徑犯狼山泊蘆溝港遂過
通州海門至白蒲焚燒廬舍劫掠民財副總兵鄧
城募造兵船戰具無不完備足堪防勦乃驕詭遷
疑致賊猖獗乞正其罪得旨城怯懦縱寇法當遠
治姑革去職級克爲事官領兵殺賊事寧處李
遂嚴督將士戮力勦平毋得怠視已巡按直隸御
史江北李廷龍等復言鄧城既寇殃民及參將朱
仁指揮丁爲谷等俱屬有罪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李

上命按臣械城并仁爲谷俱至京鞫治
詔留兩淮運司庫貯挑河銀二萬鹽課銀二萬兩
于鳳陽軍門支用從巡撫都御史李遂請也
總督浙直福建軍務都御史胡宗憲奏留兩浙鹽
課銀十萬兩以備事與下戶部議浙直鹽課歲額
及十萬若復扣留則國課將盡歸軍門矣且浙
江布政司改折南京倉糧數內再留三萬兩及將
運司見徵逋負一萬二千餘兩扣用如再不足聽
于該省贖罰等括用得旨准動支運司見在餘鹽
銀四萬兩急濟軍餉仍將改折南糧併鹽課逋負

者照數徵完補還餘鹽解部

先是舟山倭遁至舊浯結劇賊洪澤珍等樓泊海

山水陸分擾巡撫福建都御史王詢舉兵擊敗之

以捷聞且言原任叅將充為事官王麟黎鵬舉把

總指揮魏宗瀚等緣事署都指揮僉事王夢麟逐

剿有功乞命麟宗瀚等戴罪殺賊夢麟付兵部紀

錄推用從之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及巡按御史周斯

盛以倭犯寧紹台溫馳報下兵部覆言自倭患以

來廷議增設總督總兵等官其于選將練兵設調

轉餉諸凡經略之規蓋詳且盡矣而竟未收全效

如往歲舟山之賊逐勦幾盡將謂無遺孽矣而春

汛一臨羣然四集今各路登岸及在洋先後至者

無慮數萬豈盡皆島夷哉是沿海頑民互相搆結

或盤據近地或潛泊海洋方其煽亂則謂之來及

其少熄遂謂之去乘其少挫便謂之捷幸其他往

因謂之安耳如此不已恐徵調日繁催科日擾恐

致他變乞勅宗憲等仰思重寄大畫遠猷嚴督水

陸官軍刻期勦絕毋徒紆目前之急而必潛消意

外之虞可也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六十一

上然之

江北兵攻倭于廟灣斬首四十餘級我兵死傷亦

多賊復斂衆固守巡撫李遂以數戰兵疲宜圍困

之賊日久無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唐順

之以為說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

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奮銳東西衝我兵死傷甚

衆順之自知失計以為賊未可卒破乃駕言經略

三沙倭南去

總督漕運都御史傅頤等言淮揚之間倭寇方熾

塩場運道俱當防護高郵重地未設戍兵適總督

胡宗憲所募山東人二千五百人由淮赴浙乞暫

留為備俟寇息遣之報可

倭圍福建福州府城且一月至是始解悉將輜重

登舟環泊橋園洲等處

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以四月以來禦倭節次來

報謂諸將奮力首戰于白蒲繼截于姜堰則已奪

氣臣策其必奔廟灣遂令諸將星馳淮上適山東

兵至乃分布犄角屢致克捷先後斬獲真從倭賊

首級八百一十八顆生擒一十六名自倭患以來

未有若此之大捷也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六十二

上聞而悅之曰李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功績可嘉先賜勅獎勵有功人員行按臣覈實議賞

福建倭攻永福縣破之

福建活嶼倭始開洋去此前舟山寇隨王直至岑港者也屯活嶼且經年至是乃遜其毛海峯者復移衆南舉建屋而居

崇明縣三沙倭賊合踪踵至官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顆總督侍郎胡宗憲等以捷聞詔賜宗憲并視軍情右通政唐順之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鏞二十兩一表裏餘獲

卷之七

六十四

功人員行巡按御史覈實具奏

廟灣倭被圍日久我兵水陸迭攻百計挑戰賊終不出副使劉景韶乃督率填壕塹夷樹木嚴兵逼壘而陣賊終不出乃令水兵載葦焚其舟賊爭救舟我兵乃撤其所營西街牆屋賊撮營東街致灰敵禦殺傷甚衆其壘益固于是景韶約二十四日水陸進擊是日夜雨倭乃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追奔至鰲子港頗有斬獲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于是江北倭寇盡平

福建永福等倭駕舟開梅花洋參將尹鳳備倭指

揮張僑等以舟師分踪擊之斬首一百七級生擒九人

福建出洋各倭復回舟泊灣頭

福建倭自梅花洋開船遁參將尹鳳以水兵追擊于橫山斬首一百二十餘級生擒三十二名

原屯三沙倭賊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御史李瑚各參劾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飾非之罪詔下查盤科道官羅佳賓龐尚鵬從實覈報至是佳賓等奏覆岑港倭凡五百餘人

于三十六年十一月隨王直至求市易及王直被擒見官兵侵逼燒船上山據險屯駐至三十七年七月間攜帶桐油釘鐵移駐柯梅造舟至十一月舟成于十三日開洋去訖今泊福建活嶼其溫州二十七年之寇則自三月間至流劫樂清瑞安永嘉平陽等處境府城及瑞安樂福二縣盤石寧村等所皆被圍逾月殺指揮劉茂朱廷鎬千戶周賓百戶劉源季爵秦杭鄉官僉事王德賢官王崇太等至六月初由飛雲港等處開洋而遜其台州之寇亦同三月間由松門澶湖登岸流突臨海黃岩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太平仙居寧海天台等境且徧府城太平縣各城
數被攻圍觀海衛百戶陳椿太平縣典史蔡宗皆
死于賊至五月十九日第現大青開洋而去天台
有遺倭潛突仙居臨海知府譚綸督兵夫逐捕至
六月初六日擒斬盡絕已上岑港溫台失事大都
如此至于文武諸臣功罪如參將戚繼光勦賊無
功通番有迹參將張四維不能邀截縱寇復逞把
總劉英遺賊酒米信地失防所當重治原任參將
張鉄寧村失守全軍覆沒把總梅魁遇賊先逃喪
師罔卹千戶朱光透漏軍機按兵縱寇千戶王世

聖朝聖錄 卷之七

朱世

臣朱諫聞警委城臨敵撤防指揮劉大有胡震李
荀等千戶張輔等百戶高世英等忘功保身望風
奔潰以上諸臣均當重究副使袁祖庚曹金等機
宜弗審制禦全疎但已經革任似應免究兵備副
使陳元珂擁兵自衛防守不嚴所當降調先任海
道副使今陞巡撫王詢綜理雖乏先事之防而失
事則在離任之後似應寬處至若總督浙直福建
都御史胡宗憲柔倭儉人姦邪巨蠹欺

君誤國養寇殘民岑賊移駐柯梅自焚舟廠全浙所
共知也乃稱官兵攻勦而妄行奏報欲飾其玩寇

之愆溫台極被創殘荼毒官民人心所共傷也乃
稱斬獲數多而更以捷聞求掩其殃民之罪擁勁
兵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文奸專冀本
兵之內召廉恥掃地沉酒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
而伏地懽呼讚趙文華為島夷之帝攜妓酣飲于
堂上而迎客宴洽視總督府為雜劇之場萬金投
款權門而醉發狂言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
章疏而旋更情節曲致其欺罔之私納賄弄權出
奸獄之巨奸若監賊朱奉等權倖將領專管給納
縱滑稽之武弁若指揮陳光祖富擬陶朱貪黷因

聖朝聖錄 卷之七

朱奉

仍征輸繁急喜通透夷情為得策啓軍門倭主之
誑指扣侵邊餉為常規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
而厚加養養盈遲皆狗鼠之雜假蒼畫而陰為利
謀入幕悉衣冠之盜茂視法典混亂官常此一臣
者宜置之重辟以彰天討之公用洩人心之憤者
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繼光四維革任仍同鉄魁
等下按臣速問祖庚等免究元珂降調宗憲詢策
勵供職

江北七星港倭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海道
副使劉景韶督參將丘陞等兵併力禦之戰于鄧

家庄斬首六十九級賊敗走仲家園我兵縱火急
攻斬首二百八十餘級賊宵遁

江北諸軍追倭至鍋圍叅將丘陞馬蹶被殺已而
我兵大至賊俱奔十灶陞山西驍將今歲江北之
捷率陞為軍鋒紐于屢勝輕敵致敗諸軍無不惜
之

江北倭自鄧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
擊及于小海團劉家橋白駒沙等處各有斬獲賊
勞餒困頓會雨乃奔入劉家莊就食我兵四面圍
之值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以銳卒千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六十一

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噴噴
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諸將兵
盡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剋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
各營選鋒繼大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共斬首
二百一十四級賊奔白駒場我兵追擊又敗之于
七灶及茅花墩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鳳陽撫按李遂陳志各上言三沙之賊自蹈死地
久困之餘成擒無難而總兵盧鏗師死財費乃與
陰相締結資以舟糧今往江北地方禍延隣境其
餘將領若副總兵劉顯曹克新把總邵應魁守備

盧相等均屬有罪乞賜重治

上命革盧鏗職戴罪任事賂寇事撫按官查奏應魁
相擬職按臣逮問顯等令住俸殺賊

九月己巳朔陞閱視直軍情通政使司右通政唐
順之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兵部覆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奏勦平倭寇諸臣
功次言本年江北倭前後四起一自楊樹港撤港

盧潭港登岸一自周灶港登岸俱并為一夥約三
千餘人自白蒲挫敗由沿海流至姚家蕩追殺殆

皇明馭倭錄

卷之七

六十二

所餘不及三百乘雨逃遯一自廖角嘴山港登岸
約三四百人至曹家堡潘家庄勦殺盡絕一自清
港登岸約六百餘人至新河口亦勦殺盡絕以四
月初一日聞警至五月三十三日蕩平僅止五旬
上深嘉諸臣功詔蔭遂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裏副使劉景韶總督胡宗憲右通政
唐順之各三十兩二表裏景韶仍陞三級漕運都
御史傅頤二十兩御史陳志李廷龍各十五兩操
江都御史傅鎮南京兵部尚書張鰲等六人各十
兩叅將馮陽輝僉事王達等十人各五兩遊擊丘

陞武生陳忠各陞二級參將曹彪新等各陞一級
僉事王元恭革職閒住指揮彭汝康分別旌賞把
總張大義等撫按臣逮問

總督浙直福建胡宗憲巡撫王詢等言今歲倭寇
始犯泉州焚掠同安惠安等縣繼至福州攻毀福
清永安等城既而延蔓于興化突走于漳州分投
流劫民受荼毒令督率將領統領水陸官兵擒斬
過一千五百六十有奇即今內地稍寧蕩平有日
因上諸臣功兵部以聞詔賞宗憲詢各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詢仍陞三品服俸參將尹鳳十五兩

皇明史錄卷之十一

十一

參議顧冲十兩署都指揮王麟知府熊汝達等各
五兩署都指揮孫教等行軍門犒賞

廕陣亡温州府同知贈右叅議黃釗子黃文燁為
國子生

提督兩廣侍郎王鈞言倭賊水陸登犯攻圍城邑
官兵與戰前後擒斬一百七十三名顆奪回被虜
男婦稱是余黨悉逃一時獲功失事諸臣請分別
賞罰兵部覆從得旨賞鈞及豐潤伯曹松各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知縣林叢槐十兩海道副使林
懋等准贖石叅議田揚奪俸二月知縣李奇俊等

免寃署都指揮孫教等付按臣逮問
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劉景韶為按察使仍管淮揚
海防叙錄平寇功也

江西撫按官何廷等言閩浙徵調廣兵千總劉鳳
杜朝用縱兵焚劫督押守備伯永福等黨比需索
請加重治以杜後患
上命按臣逮鳳朝用赴京其永福并土夷頭目等付
各按臣逮問

皇明史錄卷之十一

十一

總督胡宗憲等言崇明三沙倭賊流突江北叅將
丘陞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臨難奮勇竟隕鋒鏑若
槩從陣亡之科寔有未盡之論請厚加恤典以慰
忠魂僉事熊桴前罪當懲後功足贖請宥其罪又
言今後死事之臣以有功又能死事為一等雖無
功而能忠干所事者次之勤無可錄而適不幸者
又次之其或失機債事身雖故仍有顯奪請定列
死事之條立為輕重畫一之法兵部議覆

上從其言丘陞比照宗禮事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
指揮僉事世襲其餘戰功後查明于祖職上承襲
立祠死所歲時致祭貸梓不寃

福建按官王詢等言黃崎漳港等倭突攻福清

長樂逼近曾城七住洪塘南臺等地而中路遊擊
參將會清束手無謀分守漳泉恭將王麟受財賣
港備倭張橋建節等防禦無功指揮魏宗瀚陳孔
誠等貪貨致寇海道副使邵榘調度失策均宜重
治詔革清麟任并橋宗瀚等付按臣逮問榘奪俸
三月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羣
聚數十人號為打行紫火團詭詐剽劫吳會歲侵
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則嚴
禁之訪得紫火團諸惡少名檄府縣捕治督責甚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七

急及十月大立携拳來蘇州駐劄諸惡益憤則相
與歃血以白布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
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攻都察院劈門入
之大立率其妻子踰墻逃去諸惡乃縱火焚衙廨
大立所奉勅諭符驗及今字旗牌一時俱燬諸惡
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却之將曙
諸惡乃衝封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官司遣兵
四散搜捕獲從周等十餘人事聞
上命大立戴罪嚴督剋期捕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
行等知縣柳東伯等住俸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

等付按臣逮問

查勘倭情給事中羅嘉賓等條上海防四事一定
督撫駐劄謂總督之權關係甚大必所處適中乃
可想機調度請今後總督官如值風訊或移寧台
或移嘉湖迷心區畫務收戰勝攻取之策專泥汎
地各該將領平時各照所管關隘加謹防守若遇
賊勢重大攻劫城池不論遠近星馳赴援如執信
地為詞不行策者論罪一修要害衛所沿海舊有
關隘各設衛所誠遠險扼吭之今兵紀漸廢請行
督撫兵巡等官備查各衛所隸關港義

皇明馭倭錄卷之七

七

處原設兵船火器若干責其把守防禦務臻實效
一重臨海府分浙東寧台溫三府實居海衝一遇
風汛首被其害然寧溫猶有海道總兵兵備恭將
而台州一府未嘗設官總理請行軍門督令分巡
僉事駐劄台州後有銓授將駐劄地方分管道分
填駐文憑以示責成部覆報可
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言團練鄉兵實為減
革客兵之漸而有司視之虛文終鮮實效惟杭州
府知府陳柯同知唐堯臣通判王時拱知縣李成
式等率勵生員周綺練兵有成請錄以示勸詔賜

柯堯臣各銀二十兩時拱承式各十五兩吏部遇缺推用綺等行軍門重加犒賞

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獻上王直禁宗滿王汝賢等獄謂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東南騷騷海宇振動臣等用間遣諜始能誘獲乞將直明正典刑以懲于後宗滿汝賢雖罪在不赦然往復歸順曾立戰功始貸一死以開來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覆議三犯俱不可原仍將妻子財產沒入庶盡法律

上曰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宗滿汝賢

皇明聖錄卷之七

七

既稱歸順報效姑待以不死發邊備永遠充軍餘如擬

操江都御史傅鎮言留都根本重地春汛伊邇倭情叵測沿江上下不可不嚴為之備而南兵柔脆不堪攻戰又官多暫委無將領以專統攝且應用錢糧未經預處請添設遊兵司總統領沙兵原任都司王銳千戶王策韓天祥可允其任各該撫臣歲計軍餉乏時各處銀一萬兩以備供餉兵部議覆從之

贈故蘇松兵備左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命有司

建祠蘇州以時致祭仍廢一子為原籍衛所副千戶環山西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知滑縣陞蘇州府同知倭寇犯境環身率士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俘斬甚眾以功陞僉事加副使右叅政俱仍舊任環志欲平倭衣服皆自識其名誓必死賊賊猝犯蘇諸城門皆閉郊闈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劍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得之後以母喪守制遂不起至是吏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調募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卽以待客兵者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矣得旨允

皇明聖錄卷之七

七

巡按浙江御史凌儒奏浙東濱長淳等八場灶丁近遭倭患焚蕩殺擄傷殘已極乞動支軍司沙地銀五百七十二兩在倉稻穀七千六百七十餘石量行賑恤戶部覆報可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查勘倭寇犯海口等處叅

論諸臣功罪詔指揮劉繼良等戴罪殺賊把總王
鏊等各賞銀十兩參將尹鳳等准贖罪指揮王海
等付按臣逮問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

嘉靖三十九年

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言副總兵劉顯驍雄敢
戰一時名將無出其右參政熊桴調度兵食困守
危城動中機宜各宜久任以安重地報可

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之既陞淮揚巡撫乃條上
海防善後事宜一禦海洋言倭土策必禦於海
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
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

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暫駐舟山總副將官常居
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
并請更立賞格凡海中迎斬新倭一人即給銀二
十五兩以示優典一固海岸謂賊至既不能禦之
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誤
事以致深入今宜為約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則坐
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
海縱賊之罪又或均之為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
岸寧紹幸免殘破溫台登岸溫台幸免殘破而殘
破寧紹往歲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

賊所從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
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海
外沿海通逃之徒為賊嚮導者甚眾宜嚴行守臣
多方招徠以消禍本又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自葉
滿得罪而通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得罪而
人以使絕域為諱宜量為賞減并開日本國通貢
之途若抄犯如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承制轉諭
之一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糧餉今宜急練土者
必不得已而調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沙兵之類
以充其邊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之至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二

於總督軍門歲調麻兵宜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
江幾千專為充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俟土兵
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
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股戰却
走顏色可憐又有遇海風而頭掉目眩聞潮聲而
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懟難矣
謂宜責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
之氣武將臨陣時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
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島近
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崑嶼諸島海賊巢據者

卽其故也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
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
可墾種浙福廣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
權而操之於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
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一別人才文官舉海道
副使譚綸等劾台州知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
鏜等劾狼山副總兵曹克新一定廟謨言外患未
息內變恐作邇者閩浙直隸倭勢日甚吳淞定海
間水卒呼糧官劫獄此履霜之漸不可長請行
各守臣預議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具聞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三

于
上斷然行之庶幾滅賊有期疏入下所司覆議命克
新聽調大節閒住餘俱從之
盜百餘人夜入揚州府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
聞得旨停知縣梁棟等俸及把總呂折各戴罪捕
賊初江南禦倭水兵多游手少年烏合應募之衆
及事寧散還窮無所歸流落江湖間遂相聚為盜
云
以江北倭寇未寧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
兵把總二員於曹沂 道命原任大同參將朱雲

漢宣府遊擊郝英四海台守備岳岳各携家丁赴淮揚待用從巡撫都御史唐順之奏也

論擒海寇王直功詔陞賞總督尚書胡宗憲等有差初宗憲遣蔣洲陳可願招諭直等至三十六年十月直與王激葉宗滿等同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泊舟岑港請納款通貢市是時直母及子宗憲皆羈至杭城直先遣教宗滿來見宗憲厚撫諭之令宗滿持其母與子書往直見我兵嚴備又激不返遲迴未能決則要須救出乃登岸宗憲即遣教往直犹未信索我一貴官為質宗憲遣指揮夏正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四

詰其舟直黨乃併前後往來富後朱尚禮等留之直始輕身入謁軍門宗憲故為款言今自繫獄待命久之直黨見官軍四集尋知直已下獄遂支解夏正尚禮等得遜歸至是時已三年矣其事初聞宗憲蒙賜敕獎勵下按臣覈諸效勞人員功次迂延不以時上宗憲乃自列狀以聞請亟加甄錄詔下兵部尚書楊博等會廷臣議皆言自直等煽亂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討賊而宗憲卒以計擒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其一時共事諸臣若副總兵盧鏜都指揮戴冲霄紹興府通判吳成

器或控執要害或冒險用間功宜優錄原任叅政今巡撫王詢副使陳元珂原任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張四維督兵有紀中書羅龍文指揮陳光祖楊永昌朱尚禮童華邵岳謝天與生員蔣洲陳可願方大忠義士胡節中武生朱見先后間賊及原任叅政胡堯臣副使李景華僉事李三畏都指揮王欽守備何本源畫地設防協謀督餉均宜并叙大猷令負罪立功冲霄繼光四維光祖洲節中本源俱奉旨逮問宜准贖罪夏正死事尤宜厚卹得旨賊首擒獲實荷玄佑爾等議功並不奏請舉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五

謝豈人心歎宗憲天心為國殫竭忠謀勞績殊當宜加顯擢以示激勸其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仍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鐘詢成器各陞二級尚禮華岳各陞原籍衛所千戶大猷冲霄繼光等八員俱准贖罪錄用夏正捐身為國死事可憫贈都指揮使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元珂等各以差賜資倭寇六千餘人統劫湖州等處守臣告急兵部言閩廣二省俱鄰南海倭奴侵軼廣中皆以閩人為嚮導今其勢張甚在兩廣固當尅期誅剿在福建

撫臣亦難辭縱賊貽患之責請令巡按御史通核功罪以聞報可

吏兵二部會議提督兩廣侍郎鄭綱條陳一惠湖二府海倭山寇並起請添設恭將一員專駐揭陽督兵防禦一嶺東分守獨居省城兼領南韶惠潮四郡不便宜仍以廣州南韶隸嶺南分守而嶺東專管惠潮仍改賜勅書令其兼理海防一倭賊入潮每以漳海積寇相煽引而黃岡鎮巡檢則廣閩界區漳寇所由入者請以潮州捕盜通判移駐其地練兵防盜詔如議行

皇朝取錄卷之八

五

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言邇者浙直倭患稍寧而閩廣警報踵至蘇松淮揚間悍卒所在騷擾宜勅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絕寇之策兵部覆議安民莫如罷不急之役蠲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莫如訓練各處鄉兵隸籍行伍者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責之有司絕寇則當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與盜通者許同里首告即寘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報効贊畫名色平居坐糜公廩有事爭冒百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查革議

入

上曰朕所倚安民者守令耳邇來各官恣意貪殘困苦小民朕甚憫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撫按官嚴加考察限一月內從實奏處餘皆如議行

巡撫鳳陽等處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院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為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

皇朝取錄卷之八

五

疏竹者黜為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餘年

上方推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屏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

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干文華因之交歡嚴嵩子世蕃起為南京兵部主事尋陞職方司員外郎即申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

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詞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
閉門獨居力為矯抗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
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
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觀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
開府淮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
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
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
為非欲有以武功自見盡露其短為天下笑云
世廟識餘錄云按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其家居
二十年謂立言立德可以無媿惟歎於立功耳故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文三

于趙文華以通於嚴嵩父子欲以平倭自見及其
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後
卒於淮陽凡四品京堂未經考滿者非日講軍功
不得卹典嵩父子力以順之軍功為請於禮部時
尚書吳山特持之嚴氏因怨山而遷怒於祠即李
績乃出為景府長史順之始得祭葬矣而不知於
例何所據也 尚書徐學謨

按東南之有倭禍所謂剝膚之災順之學本經濟
憂貧家 國實見得是故欲自效于戎行觀其衝
突風波冒犯矢石與士之最下者同甘苦真有鞠

躬盡瘁意天不假年厥志未竟良足悲矣史謂其
欲以武功自見盡露其短為天下笑學謨又謂其
臨事顛眩大失其平生而三沙之敗僅以身免此
俱非公論順之寔知兵者其視師江南每請之于
朝欲文臣督師時御戎服以作武將之氣又謂此氣
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
無精光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消沮其
言似迂而非迂也每讀其遺言循其遺迹輒為慨
然或謂順之失身嚴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輕
吐其不平也順之失身嚴氏意者枉尺直尋乎于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文四

時九邊練兵總之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
以實求之未免求全於剴鎮而不知九邊之皆然
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錢不怕死不求做好
官一腔熱血每恨揮灑之無地此何為者不過欲
以身殉

國耳臣不佞深有感于順之也然以江南人視師江
南又用之淮揚巡撫猶有格外用人鼓舞豪傑之
意此必
世廟之獨斷若謂嚴氏之居間則比來畏首畏尾更
似未及表

江南經畧云已未之夏唐公順之捧 勅至吳經
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劫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
賊走江北為李中丞所滅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
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
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即登岸未有
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
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
江皆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又無可戰之兵可調
之糧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閃奸塞責
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八

水五

廢耕耘填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
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困于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
地不殺人燒劫榜腹而幕窺哉自此失志島夷聞
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
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敘超格唐
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笑之
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 崑山鄭若曾
總督浙直福建都御史胡宗憲奏臣受命總督得
節制三省一切調度兵食皆賴各處巡撫協心共
濟而近多優游養望未有實見講求者即有踈虞

臣何以自解夫各邊巡撫之與總督相見原有定
規今俱抗衡無遜詘意至於操江都御史則雖文
移亦不復通臣徒擁總督虛銜而無其實請移假
以事權得以為諸道主約其相見禮文亦宜依三
邊督撫事例得旨宗憲此疏心實任事可轉大司
馬無院右正各巡操等官悉聽節制其三邊督撫
相見禮儀吏兵二部查例以聞部覆總督體統委
宜嚴重撫操等官相見毋得純用賓主敵禮總兵
以下皆戎服庭謁至於文移俱用印信呈文詔可
巡按福建御史樊獻科奏福建山賊倭夷並起攻

皇明取倭錄 卷之八

水五

掠平和紹安等縣破崇武所城請勅守臣亟圖勦
會巡撫劉燾疏至言與賊連戰俱捷地方稍寧不
如獻科言上
上以二臣奏報互異疑之詔兵部亟檄南贛撫臣范
欽及燾協力平賊地方失事功罪令御史詳核以
聞未幾獻科復奏崇武失事狀兵部始知燾奏不
實請逮守所千戶郭懷仁等付獻科問停分守僉
事萬民英俸令戴罪視事燾始貫勿治責以平寇
自贖從之
查盤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等言浙江直隸

軍興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無慮數千萬臣等奉詔通查出入之數其間侵欺有術文飾多端冊籍沉埋條貫淆亂者姑無論已即其文牘具存出入可考事蹟章灼可得而陳其數者則如督察尚書趙文華所侵盜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琬以二萬七千計總督侍郎胡宗憲以三萬三千計原任浙江巡撫都御史阮鶚以五萬八千計操江都御史史褒善以一萬一千計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以四千七百計此皆智巧有所偶遺彌縫之所未盡據其敗露十不及二三然亦夥矣至於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又五

操江都御史高捷則明取江防銀二千兩檄送趙文華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鉉則檄取軍餉銀四千兩錙銖無所支費此又皆公行賄攘視為當然者也之通行追究明正法典以懲貪冒至於文華所任郎中郭仁及宗憲所任指揮戴冲霄楊永昌陳光祖並宜逮問追贓疏下戶部會吏部都察院議覆請罷忻捷官同文華等所劾賊罪候勘議處仁黜為民冲霄等下御史問惟宗憲功多當留用從之既而宗憲上疏自訟臣為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

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且賜罷以待公論少明然後東西南北惟上所用

上優詔慰留之

令分守溫處叅將劉天錫等戴罪捕賊贈泰順生員田林為州同知給其十冠帶先是三十八年七月倭寇自閩流入溫州結巢小獲桐山出掠平陽順泰等縣分巡副史凌雲翼檄天錫及把總盧錡等捕之賊敗知縣巨益兵於石門隘殺領兵生員田林等天錫兵不救巡按御史周斯盛以聞兵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又五

部奏林田死事宜卹錄天錫等宜戴罪從之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縣破之守備王址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殺之軍亂兆元率衆先奔址權戰死賊遂趨廣昌樂安尋奔永豐教城遊去巡按御史鄭本立以聞請論諸將吏功罪詔贈址都指揮使權正千戶各陞襲子孫一級兆元等逮問守巡叅議孫應鰲各奪俸戴罪勦賊先是福建以倭亂調募廣兵多輕標無賴比至皆憑陵驕蹇日需犒賞有司不厭所欲即鼓行為盜云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賢上三十八年倭犯江此自
六月初三日起至八月二十七日止提督都御史
李遂督發主客兵將前後二十餘戰斬首三千七
百八十有奇諸獲功人負百二十二二人請分別陞
賞因言遂功高勞著屢迎擊始至之寇使片帆不
歸一人無免者今江南北清宴要是藉其餘烈前
雖蒙恩賞未足酌勛請破格優處以勸將來
上曰遂督兵禦寇擒斬盡絕功果異等其陞俸二級
廕一子原籍衛所千戶其餘獲功陞授如擬行
以倭患免廣東潮州府海陽揭陽饒平潮陽惠來

皇明取倭錄卷之八

六

縣惠州府海豐縣三十八年京庫糧銀二萬四千
有奇

巡撫福建都御史劉燾類奏四五月間新倭與濂
澳月港崇武處舊寇合踪鹵掠時臣甫蒞任即定
計擒之初戰於長樂閩安先挫其氣再下興泉逐
月港崇武諸寇以及崎嶇濂澳之間兵之所過陸
無堅陣水無完艘凡擒斬七百有奇溺死者倍之
乞錄領兵僉事萬民英指揮王夢麒等功疏下兵
部議功燾第一總督尚書胡宗憲次之其力戰效
勞者民英夢麒及總督把總指揮官張弼張僑秦

經國鄧一桂徐濂宜倭叙聽勘叅將王麟誦成指
揮鄭文思宜准贖陣亡指揮王謹宜陞襲三司府
縣官邵棟許應元舒春芳等宜覆勘得旨賞宗憲
銀幣陞燾為副都御史民英為布政司右叅議仍
兼原職夢麒等各陞一級餘皆如部議是歲倭賊
徧福建沿海諸郡然皆百為羣各自攘劫無總
統司號令者燾不能制任其厭欲而去乃虛張功
伐多言謀勇然即具奏狀所列固未明言某日某
兵與賊戰某地者也

皇明取倭錄卷之八

七

授國子監生蔡汝蘭為原籍衛所鎮撫贈其子啓
元為太僕寺寺丞仍廕一子送監讀書汝蘭廣德
州人與子啓元元元姓渭皆習武事與總督胡宗
憲有舊宗憲既開府遣其父子赴海道標下練兵
剿賊三十八年三月中啓元率兵追賊至奉化縣
之南渡橋戰死越五日賊攻海門衛渭亦死之宗
憲以聞兵部復請故不奉命

嘉靖四十年

江西南贛流賊馮天爵平天爵等皆兩廣民兵應
募至浙直禦倭已而遂寇劫閩清縣庫復寇沙縣
尤溪建寧泰寧江西建昌新城南豐等縣拒敵

官軍殺守備王址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道趨湖廣爲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梁寬馮勝等六十五人餘各竄逸捷聞

詔按臣覈實功罪具奏

南京兵部尚書江東等言南京振武營兵之選將以備倭今倭患未可逆覩而遽議罷非計請下南京府部九卿及科道寺官酌量時勢詳察利害應散應留務求歸一兵部議覆從之

宥原任金山備倭署都指揮同知王世科罪降原職三級叙用世科初以倭陷南匯青村二所論死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八

至是御史方輅劾覈言二城冊毀較之完城不同

且戴罪之後斬獲頗多請從末減故有是命

旌故蠻夷長官司副長官田苗及其子畊建坊於所居表曰忠義苗永順宣慰司屬目也初以征倭進攻新巢穴死之子耕復父讐斬獲有功已贈苗官給殮銀百兩耕疏辭給銀而請近襲其祖職張思明溪者係酉陽地界非永順境也其耕所稱祖職亦無可的據乃覆稱授耕職非便宜仍給賞功銀兩并建坊一座以褒錄之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陳志奏往時漕運憲臣俱兼巡撫日者海繳不靖戎事倥偬遂以漕臣司轉餉撫臣秉戎麾此一時軍興特設非制也今倭患漸寧事權宜一請裁革巡撫卽以漕臣兼之事下吏兵二部覆可乃以總督漕運都御史胡植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

先是科道官查叅總督浙直福建尚書胡宗憲侵盜軍餉詔下浙江巡按申勘至是御史崔棟覆稱宗憲無他且言軍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財耳其中用間行餌買勇賞謀鼓舞之術居多若使尺寸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九

之間盡以繩墨約之寧遠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憲可原得旨錢糧既查明胡宗憲今照舊盡心督撫

撫守浙直副總兵劉顯言頃蒙

陛下命臣以都督提督南京振武營臣誠感恩高報第此軍習成驕悍宜以法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二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宜帶領隨營操練內以彈壓兇惡外以控制倭夷卒有怙惡者許臣以軍法從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靖漸爲散遣兵部覆言彼中原無前項軍糧請許選精銳五百人自隨錄

付代者有警聽顯調用報可

巡按廣東御史潘季馴勘上三十七年倭寇廣東諸臣功罪言倭自正月中犯潮州府蓬州鮑浦等處所至將官不能禦或敗或走獨千戶魏岳百戶蔣期明鎮撫陳濬等戰甚力斬首八十餘級生擒九十餘人賊始遁去我兵死亡者亦二百人岳等死之時總督侍郎王鈞已致仕季馴因追叙鈞運籌督戰之勞請與撫鎮官及陣亡將吏分別叙錄而論失事者之罪兵部議覆

上命賞鈞及巡撫周滿總兵官靖遠伯王瑾各銀幣

皇明錄

卷之八

有差下失事指揮等官馮良佐等二十二人及前為事指揮孫敷知縣蔡明復等于按臣論罪岳等各陞襲如例

山東巡撫都御史朱衡奏登萊青三府地瀕大海東近遼左南通浙直國家設軍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萊商禁以濟之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許通行令富民猾商遂假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揚與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構結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患非後事之鏡乎宜申明禁約停止為便兵部覆奏報可

以倭賊 廣東潮州府大城所詔奪惠潮叅將

張四維俸二月分守叅議馮臯謀海道副使鄭維誠分巡兗州齊遇俸各二月下本衛所掌印捕盜等官董越等九人于按臣論罪知府何鏗等准贖先是潮州以倭自福建還入詔安大城海夫劉五等及上底界客兵因挾之為亂去年十二月乘除夜城中無備伍等先襲入城羣倭繼之守印諸將各棄印遁去至是年二月知府何鏗等督兵追捕伍等始就擒斬首三百餘級事聞因有是命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元冲疏報去年十二月至今

皇明錄

卷之八

年閏五月閩廣流賊田光澤寧化等處突入江西境窺新城廣昌轉掠萬安泰和請勅南贛軍門協勦福建巡按御史李廷龍亦報山賊呂尚肆李占春等與福興漳泉殘倭四出剽掠自建寧以北福寧以南無處不為盜藪乞申飭福建都御史劉燾南贛楊伊志兩廣張臬刻期平定疏並下兵部議覆

上以寇群猖獗禍連三省切責諸臣玩怠不行設策勦滅姑令各帶罪殺賊期以九月報平如再誤事御史指名叅奏重治

總督浙直福慶尚書胡宗憲奏浙江倭寇自

以來合謀連踪屢犯寧台溫等境我師禦之戰於海者六戰於陸者十有二計前後擒斬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死者無算今已蕩平其文武效勞諸臣則參將戚繼光督戰功最而僉事唐堯臣義烏知縣趙大河等亦宜并錄

上加諸臣功詔宗憲加少保總兵盧鏗陞俸二級繼光陞都指揮使各賞銀二十兩二表裏大河陞按察司僉事專理操練土兵溫處參將牛天錫陞秩二級副使凌雲翼王春澤僉事唐堯臣參將呂圻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十一

等十九人各陞俸一級布政胡堯臣胡松參議唐愛副使李僑各賞銀幣有差通判吳成器等行軍門分別犒賞下失事把總王彥忠劉震亨劉用光三人於御史問

嘉靖四十一年

福建同安倭寇夜襲破永寧衛脅指揮王國瑞鍾頃千戶蔡朝陽降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廷龍類奏二月中三衛兵亂永寧失守及鹿溪等縣各被新舊倭寇抄掠狀部覆王國瑞鍾頃蔡朝陽身為降虜宜重論與泉兵

萬民英疎于防守福州兵備汪道昆不能禦衆宜並罰得旨民英道昆各奪俸三月國瑞等下御史鞠實奏聞

福建新倭大至突犯福清福寧政和等處

南京戶科給事中陸鳳儀劾奏總督胡宗憲欺橫貪濫十大罪大略言宗憲本與賊首王直同鄉其所任蔡時宜蔣洲陳可願等皆賊中奸細方直挾倭衆突岑港賊衆無幾而憲按兵玩寇資以性廩蕩廢防檢交質往來乃許直海防之任與爲約誓若非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十一

皇上斷以必誅神人之憤安可雪也而宗憲乃立報功廟于吳山意欲既滿縱飲長夜坐視江西福建之寇不發一矢徒日取驛遞官民軍前糧餉而斬艾之腹削之督府積銀如山聚姦如蝟如鄉官呂希周田汝成茅坤等輩皆游舌握槩逆爲門客又且宣淫無度納鄉官洪梗之女爲妾通事夷來任健步徐子明之妻皆出入督府通宵無忌至如扣剋上供歲造段疋銀兩濫給娼優市販官職劄付軍器官廠私送鄉官調發官軍原籍守宅尤其于紀亂常之甚者乞加顯斥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

史勘報

上特命錦衣衛械繫宗憲至京問于是浙直總督缺
遂罷不補而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趙炳然為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

浙江

福建倭攻興化府城陷之倭自十月初犯福建其
自浙之溫州來者則合福寧連江登岸海賊攻陷
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澳來者合福清長
樂登岸海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岩松溪大
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叅將戚繼光與總

皇明史記卷之八

十一

兵劉顯等既連破賊于臨墩港等處聞之宿寇盡
平繼光引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
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
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
城守卒勞罷賊矚其懈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
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恒擾叅將畢高叅政
翁時器悉絕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為賊所殺賊遂
入據府至來歲二月始敗是時劉顯在會城聞興
化危急提兵往援至則城已為賊所破顯留大兵
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于屢

戰倭所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為營以伺
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為旦夕破賊
既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以為恨

命分守浙江台金嚴叅將戚繼光克副總兵官分
守福建

錦衣衛逮胡宗憲至請處分

上曰宗憲非高濂自御史皆朕陞用任事已八九年

三呈

上玄錫近上玄秘皆致一手字數載無言伊過近自

鄒應龍初亦未專為國羣邪朋害大臣罷斥者不

皇明史記卷之八

十四

少既知諸人欺君何不俱早言今日乃言之不已

宗憲不自慎致招奏擾但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

五等封官今加罪後復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間住

嘉靖四十二年

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王應岐

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軍門胡宗憲用事及宗憲

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充軍給事中丘

樞等因劾鏜姦貪八罪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兵

部覆請從之

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奏上禦倭三事一浙江

溫處與福寧州接壤實倭夷出沒之地而一時將官莫賢于叅將戚繼光宜進繼光為副總兵兼守其地而于福寧州添設守備一員隸繼光節制仍令募兵二千以備戰守又漳州月港亦通倭要地并宜添設守備一員即以指揮歐陽深陞署都指揮僉事充之而聽節制于總兵俞大猷一八閩之地延平建寧邵武及其上游宜令建寧募兵一千延平邵武各五百使指揮樂墳統之以備警急其分巡武平僉事亦加以兵備重其事權一閩中自被倭以來其官軍之以死勤事與婦女之死節不

皇明馭倭錄

卷八

辱者宜悉表揚以勵人心兵部覆如其言詔可

廣東倭寇犯潮惠二府黃岡大澳等處

福建巡撫游震得以去年十一月倭寇攻陷興化府狀聞初賊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椽遂攻玄鍾所城及德縣入之乘勝直抵府城下會都督劉顯兵未至賊遂襲入城殺同知奚世亮等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二縣乞亟命該部計處兵食浙直總督發兵應援部覆賊以旬月間連破數城如蹈無人之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請姑令戴罪立

功其各省援兵請調浙江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江西兵一枝令撫臣自擇良將各星馳應援仍起丁憂叅政譚綸以原官兼按察司僉事統浙江兵千二百人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又廣東南澳為此賊淵藪宜令兩廣提督張臬引兵搗之使賊退無所歸以其地丁科屯鹽諸錢穀約二十餘萬悉留用以佐軍興仍令南京兵部發馬價銀十萬兩濟之本部仍備銀十萬兩俟緩急督發

皇明馭倭錄

卷八

十一

上悉命如擬行因奪震得及文武大小諸臣俸許其自劾譚綸等依擬用戚繼光劉顯各令奮勇建功以副委任仍諫浙江巡撫胡松兩廣提督張臬各協力策應毋分彼此

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紀功御史段顧言各條陳廣東善後事宜戶部覆行三事一潮州海陽之關望為倭奴入寇門戶宜設一全縣以增潮南之藩籬應割都圖者七潮陽之泮水宜設裁減一縣以控扼海豐惠來長樂三縣之要衝應割都圖者四又程鄉縣之豪居新設平遠縣遠隸江西不便宜割程鄉及興寧田糧立為裁減縣分仍屬廣東其

原議判武平安遠里分宜還各省一饒平縣之弦歌大埔縣之清遠程鄉縣之溪南松源石屈龜葉諸都向為巨賊所據今雖勦平田多拋荒宜將六都錢糧自三十九年四十一年盡數蠲免其半一程鄉縣延袤千里原額止一十八圖豪猾營充千長隘官名色凌轢鄉民起盜之源實由于此惠潮二府所屬諸縣皆然宜及今大熟之年添設圖分增立里長督辦租役其他名色悉為除革疏上允行乃設澄海縣于闕望所普寧縣于泮水

皇明史稿卷之八

十七

福建興化倭寇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其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攻陷平海衛以倭寇攻陷興化府城命提督兩廣都御史張臬總督廣閩軍務調度兵馬分部擊之罷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回籍聽勘令總兵官劉顯戴罪勦賊逮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至京問罪初興化敗書聞震得已坐失事奪俸既而巡按御史李邦珍言震得一等莫展宜簡命大臣有濟變才者假以重權亟往拯之南京科道官范宗吳張士佩等亦言賊薄興化時震得詐疾告休及城陷則避之福清不

肯督兵救援顯屯兵江口遠在三十里外駐營未聞提兵決戰而時器與高聞變即縱城夜出尚未識其所往請各宜之理俱下兵部議覆大臣有威望累著擒賊之功者一時無如臬賢宜重用之震得等誠駑怯有罪但顯素得士心臨敵易將恐一時難其代者宜令立功自贖俟事寧併論

皇明史稿卷之八

十八

上然之乃有是命
福建福寧倭寇自政和等縣襲攻寧德破之趨羅源入海轉至連江登岸時寧德已四陷矣
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省募兵多浙之義烏人夫福建所以致亂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閩民皆盜治標之道不得不假于別省募兵而反求其本必須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浙之民以拯福建之急臣竊懼夫浙之為閩也自今請令各省一意團練土著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兩有歸著即不得已而召亦必先本省次鄰省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兵部議覆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召募以滋繁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

夜聞仍叙別所司功罪以聞

福建新倭自長樂登岸沅劫福清等處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兵邀擊於遮浪殲之平海倭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以輕舟抄之斬首四十九級賊盡焚其舟還屯平海

覆論興化府并壽寧等縣失事諸臣罪逮興化衛指揮徐將楊一輔法繼勳通判李邦光百戶潘鑑易中孚壽寧縣知縣章銳典史沈洪王濟等至京與翁時器等併問指揮等官胡紳等四十二人及副總兵楊縉叅將黎鵬舉俱下御史逮治馮文焯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二十八

副使余曰德邵榷汪道昆叅議萬民英僉事金淵曾一經各奪俸半年左布政使曾于拱署按察司印右布政使盧夢陽各奪俸二月仍誠提督都御史陸穩策勵供職贈諸死事臣同知奚世亮為右叅議知縣周尚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為太僕寺寺丞各廢一子國子生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戶盧思亮邵于蕃張珊各襲陞其子二級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原犯興化倭賊於平海衛大破平之斬首

二千二百餘級火焚及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知縣歐陽學紀事云壬戌十月倭賊至惠安之南至轉寇吾莆劉營村落十有一月初移逼郡城四明之外皆賊壘也時都督劉顯奉命勦賊既至屯兵枋頭距城五十里分守翁時器因勢危急懇請救援劉分兵八十名應之越十有九日夜十漢子自稱齋督府文書求縋城上翁許之衣背皆縋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二十八

天兵字越二十有八日守埤者聽翁令是夜罷擊泚比四鼓睡熟賊五六箇自西門第四舖布梯登埤司門通判李邦光指揮徐將楊一輔不知也詐稱天兵者高聲喝殺傷一埤夫由是衆皆驚潰賊六千餘悉登而入如履無人之境因風縱火城中高堂廣廈通闕帶闔不知幾萬家可憐焦土幸存者十之一皆為賊營署印同知奚世亮被殺翁分守李通判畢叅將越城奔鄉宦士民男婦咸就擄殺死者約萬餘庠士三百五十鄉宦十七舉人二太學生六婦女義不辱而罵賊以死者不知其幾也寶器金玉錦綺或傳自唐宋者咸歸於賊否則

幻為煨燼城陷次日劉兵亦至城外搜賊舊營越十有二月十日突入城內與賊戰於教場敗績癸亥正月初劉兵屯染店指揮歐陽深領半番兵二千屯林口巡按江西陳御史志檄兵一千餘來援屯江口十有四日賊南掠歐陽兵自柵中射之中其醜凡三十人二十有二日賊北掠劉兵陳兵伏道夾擊斬首九十賊徬徨駭愕相語曰戚虎何時來也蓋參將戚繼光前此累捷賊畏如虎故以名之云二十有七日賊糧盡出城宿塘下相去二十五里自黎明速晡行始盡劉都督在寧海橋不知

聖朝勦倭錄

卷之八

二十八

三

也次日兵追及與賊戰於巷口敗績又次日賊至岐頭攻其私城民極力禦之殺二賊望救無人城陷荼毒尤慘時劉兵屯關口距岐頭八十里二月七日賊六百由同安抵楓亭徑至岐頭地界二十有九日夜合攻平海城孤危無援城又陷署印指揮葉煥然被殺凡六區七區之士民千戶百戶之所管轄者又不知擄殺幾何三月十八日劉兵移嶺頭歐陽兵移樹下各距平海六十里二十有三日賊來樹下殺歐陽指揮及兵四百劉即移屯度濱四月初總兵俞大猷領漳泉兵四千方至移屯

山腰石屐各距平海四十里十有一日賊四百自上徑抵余埔劉率兵迎擊敗績十有三日賊衝度濱而下半番伏兵四起斬首一百七十餘奔平海城人謂劉有方略在營中連收六株其從容安閒如此俞素有重望顧兵士法弛平民亦苦劫掠斯時也賊備舟三十五艘為浮海歸國之計舊軍門先已檄許朝光督水兵防于海灣朝光者去歲招降之賊首也及是月十有六日賊糧盡俱出城一夥下舟去許不知也一夥改營許厝村又在澄塘村越十有九日新總理軍務巡撫都御史譚初至

聖朝勦倭錄

卷之八

二十八

四

省城卽蒞前部夜趨渚林次日副總兵戚繼光亦抵於此譚知其能下令劉俞兵勿動以戚督萬兵進勦二十有二日五鼓與賊戰於澄塘等村火箭騰馳烏銃雷發竹標一揮群醜愕然拊心曰戚虎今果來矣跪以待死未崇朝賊盡盡其明日搜索山谷及散頭寨遺賊共擒斬二千二百有奇釋被擄男婦四千口獲精銳器械萬餘士卒所得金寶戚秋毫不問焉按戚有大功于國則人至今德之傳錄詳故巡按廣東御史陳道基以正月間潮惠二府倭患聞乞速命督撫調兵分勦詔總督都御史張臬嚴

督各官調集漢達官軍協力勦滅以靖地方毋怠
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陳海防八事一定兵額浙
江領兵千把總等官漫無通紀宜將陸兵倣古什
伍之制以次編立營伍令總哨管隊等官分轄之
而總屬于主將二振軍伍浙江軍衛逃亡數多請
照籍清補三練民兵壯弓兵本為防盜詰姦而
設宜嚴選練不得聽官司役占四立保甲浙地濱
帶河海外倭內盜鹽賊曠徒導引之姦細接濟之
窩主在在有之宜挨屋編次十家為甲十甲為保
各立之長使習練技勇互相譏察協力防禦官司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十九

無得以他務煩擾五明職掌總兵參將海道兵備
等官雖各有信託而臨事多推諉宜分任責成居
常則將官操練而該道主于閱視遇敵則將官攻
勦而該道主于監督不得互諉六分統轄浙直水
兵副總兵一員駐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而共
以一總督節制之但今總督既革則浙直已為二
鎮而巡撫浙江者于金山副總兵不得用之于陸
巡撫直隸者于定海總兵不得用之于海矣自今
宜畫地分轄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
直隸各兼理水陸兵務而有警則仍相策應七嚴

哨應陸兵專責以守險水兵專責以出洋有警互
為聲援八公賞罰將官有戰功者宜首錄不當與
督撫同叙至於失事論罪亦如之其部下尤當賞
不遺賤以鼓士心兵部覆如其言

上皆從之

巡按福建御史李邦珍以二月中福建倭寇攻陷
寧德平海城及都指揮歐陽深死狀聞因言破平
海者乃閩之南境賊其初自福清等處登岸破寧
德者乃北境賊其初自福寧登岸皆閩中大患而
南賊尤劇已經累次調兵勦捕而總兵俞大猷赴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三

援濡滯遊擊何本源等私掣回戍兵致忠將陷沒
地方失守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懲
上從部議令張臬譚綸嚴督劉顯等協力勦之刻期
蕩平大猷姑戴罪自效本源下巡按御史逮治歐
陽深賜棺殮銀五十兩廕一子為世襲指揮僉事
仍立祠祀之
巡按御史李邦珍勘上福建勦平舊倭狀先是賊
兩破寧德城屯據橫嶼嶼去縣十餘里四面皆水
路險隘不便深入故官軍民兵與賊相守逾年莫
敢決戰者四十一年七月內總督尚書胡宗憲檄

浙江參將戚繼光部浙兵七千餘人援之令軍中人持草一束填河而進遂大破賊巢平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被虜三千七百餘人印二顆乘勝勦備清牛田寇又破之追至興化回副使汪道昆等用火攻賊營焚斬幾盡提聞下邦珍覈實兵部覆諸臣賞宜重宗憲雖去任仍當優錄

命賞宗憲銀二十兩綵幣二襲陸繼光都督僉事陞都指揮戴冲霄二級道昆及浙江監軍副使王春澤地總等官吳惟忠等一十九人各一級仍與

福建副使等官金立敬等四人各賞銀有差是日

浙江趙炳然亦報福建餘賊于四月中流入浙江界官軍迎戰于連嶼陡橋石坪等處敗之斬首百餘級既而新倭百餘人亦犯石坪我軍乘勝追勦無一遺者疏下兵部議覆得旨炳然督勦倭寇一月兩捷賞銀四十兩彩幣二襲宜益用心飭備以副委任

巡撫福建都御史譚綸以四月中平海大捷聞言賊自興化破城後乘勝攻陷平海據之我兵方議大征會長樂縣新倭自福清渡江謀趨平海合營

總兵俞大猷劉顯應之于途擒斬幾盡餘黨俱遁入海平海賊聞之始懼欲逃為官軍所扼不得出乃移營渚林迤南時副總兵戚繼光自浙江應調至臣素知其勇略使領中軍顯左軍大猷右軍及戰繼光先進薄賊巢左右營繼之四面合圍因風縱火賊死戰皆灼爛巢中積屍及雷無一人得脫者因叙諸臣功以繼光居首顯大猷次之募兵督戰如副使汪道昆參議萬民英又次之爭先陷陣如把總胡守仁等又次之逸賊助陣如義士許朝光劉文敬又次之而二司府縣等官萬衣等之給

皇明史稿卷之八

三二

餉紀功屯兵分守均宜叙錄至于江西巡撫胡松南贛巡撫陸穩浙江巡撫趙炳然調兵赴援之功亦不可泯而原任巡撫游震得指授于去任之日參政翁時器效死于戴罪之時勞績並著固不當以昔日之過而盡掩其功也疏下兵部議覆得旨天地

宗廟垂佑八閩底寧各官協謀戮力功實可嘉綸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繼光署都督同知仍蔭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顯于祖職上陞二級與大猷各賞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道見陞一級民英陞俸一級守仁等二十一人各陞二級朝光文敬各授原籍所鎮撫仍與守仁等各賞銀十兩炳然松穩各三十兩二表裏衣等十二人各十五兩震得令按臣詳勘前後功罪以聞時器仍速京從公問擬

初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職在江防應天鳳陽二巡撫軍門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患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等處原屬二巡撫者亦隸之操江以故巡撫得以諉其責于他人而操江都御史又以原非本屬兵難遙制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三三

亦泛然以緩圖視之非委重責成之初意矣自今宜定信地以圖山三江會口爲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與操江仍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而事體亦易于聯絡章上命南京兵部會官雜議以聞至是議定兵部覆請行之詔可今後不係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

故海寇王直餘黨洪迪珍降伏誅迪珍漳州人初與直通番後直敗其部下殘倭乃依迪珍往來南澳浯嶼聞懼官軍誅之聲言聽撫而剽掠如故至

是勢窮率其子文宗自詣福建海道副使邵棟所願立功自効總督都御史張臬收下獄馳疏以聞詔卽其地斬之

福建巡撫譚綸條陳海防善後事宜兵部覆行其五事一復水寨舊制自福寧南下達漳泉治水寨五以扼外洋法甚周悉今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艚爲正兵銅山水焜二艚爲遊兵寨設把總一員領之而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殿功罪使總覈有經坐收實効一處兵將副總兵戚繼光宜擢爲總兵鎮守全閩仍增設坐都司一員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三四

把總二員充其任使其原設三路叅將悉宜改爲守備總兵官俞大猷宜復還神威營與南贛軍門權爲一在福建止備汀漳二府三寇一處客兵福建新募浙兵列爲二班各九千入上班者以九月初一日爲始用防秋汛至十月散回下班者以十月初一日爲始赴戍所防春汛至六月中散回更番迭上歲以爲常不得變亂行伍違誤戍期一團練主兵各縣額設民兵宜汰其老弱盡以精悍者充補仍分爲二部一屬本縣掌印官訓練防守一屬巡捕官赴府團操每府委武職一人統督該府

掌印官監督兵備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惰而賞罰之一申明職守沿海及腹裡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者若遇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捕盜官俱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捕盜掌印官送部降級別用自今宜申明職守着為定例

上命兵部同三法司詳擬失陷城池罪例以聞餘如所議法司覆上舊例失陷城池府州縣掌印捕盜官降一級別用守巡兵備官參究治罪法止此耳果屬未當時是不問沿邊沿海腹裏都司衛所自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二十五

居一城及與府州縣同一城者但遇賊攻圍不固守輒避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襲而入殺鹵三十名以上者都司及各該城衛所掌印并捕盜官俱視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同住府州縣掌印與捕盜官不固守而輒棄去失陷者罪同若在城同守止以防禦不固失陷者發邊遠充軍兩縣與衛所同城者第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坐掌印官與捕盜官罪如前例其餘衛所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分守信地致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充軍各城原無都司衛所而府州縣職守專城者各掌印

捕盜官俱論斬兩縣同附府城亦止以賊從某縣所轄城入掌印捕盜官論斬其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但有信地被賊于所守之地入者并各州縣未設城池而被賊攻入者亦並充軍其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託故遠出或臨時潛匿及守備不設致失陷者亦充軍守巡原無定駐止遙制失陷者參奏為民

上旨是之命刪去前例而以今所議者著為令吏部亦覆綸二事一重監督大將臨戎非素所同心文官與之終始則臨事矛盾成算有乘今陞級副使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八

廿一

汪道昆本監戚繼光軍宜即陞為本司按察使與繼光共理軍務一舉賢能參議金浙運同劉汝順同知劉宗寅久居閩地習其土俗遇有陞遷請即于本省推補戶部覆論四事一請錢糧本省軍需歲用計三十萬兩而額兵僅十萬兩兵荒之後不當重取于民請移南京戶部折糧草銀十一萬漕司河工銀二萬淮浙鹽銀各二萬廣東椒木銀四萬給之一緩征科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污菜蔽日若急責有司以催科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為遠禍全身之計有司憐民民憐有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請將內庫折銀稍從寬限不必拘近例
降罰一蠲租稅莆田平海寧德政和等殘破之縣
當大破常格與之更始被倭尤甚者不論起存錢
糧免徵三年次者二年又次者一年一復額糧福
建舊設馬步官軍四萬八千餘人俱有額糧邇來
尺籍空虛所餘額糧往往那移別用請及今地方
稍寧查覆舊糧然後主兵可以漸補免調募之費
一語俱允行

改南直隸狼山副總兵為鎮守總兵官兼轄江南
江北以署都督僉事劉顯克之從提督侍郎趙炳

然議也
巡按浙江御史張科勘上去年十二月巡撫都御

史趙炳然督兵備副使陳慶都指揮宴繼芳陳應

龍温州府通判楊兵等剿慶元倭功

上從部擬陞炳然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如

故慶等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繼芳等六人各一

級仍與應龍等十一人各賞銀十兩
禁止通海遼船先是因遼東饑暫許通登萊糧穀
既而遼商利海道之便私載貨物往來山東守臣
恐海禁漸弛或有後患疏請禁止從之

巡撫應天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應天蘇
松等處加派兵餉銀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兩今
地方已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困戶部覆言加
派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徵分數而
已請下酌議悉除之報可

嘉靖四十三年
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殘倭大破之時閩

中舊倭略平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縣城圍

之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

繼光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墜崖谷死者餘眾

尚數千奔漳浦縣之蔡不嶺繼光分其兵為五哨

身自持短兵徒跣緣崖被棘而上迫壘賊伏發繼

光氣愈厲督各哨兵入賊巢殊死戰擒斬又數百

人于是閩寇悉平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
漁舟入海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綸以寇平請終喪許之
以福建倭亂免福興泉三府及福寧州福清莆田
南安漳浦等縣正官入覲
福建巡撫都御史譚綸以王倉坪蔡不嶺捷聞詔
先賞綸與總兵戚繼光銀幣其餘有功者俟勘至

併叙

贈福建武生薛天申為指揮僉事附祀鄉賢廢其
子為冠帶總旗陞泉州衛舍人周岳鎮子一級天
申晉江縣學生從軍至冠帶把總先是賊犯興化
泉州衛天申與岳鎮俱隨指揮歐陽深禦之陷伏
中俱死事聞詔先卹錄深下二人事于巡按勘報
至是覆實乃有是命
賜福建延平府死事同知贈參議奚世亮祭葬初
世亮嘗與化府印會倭大至城陷被殺已贈官錄
庶矣至是其妻復請祭塋許之

月又錄

卷之八

鎮守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
不為禮執其左右鞭之顯上疏劾汝言抗違明旨
以原奉勅書中許其節制知府以下故也詔降汝
言一級

世廟識餘錄云按武臣之束濕於文吏久矣茲以
軍興故 朝廷向意將帥而劉顯之勇敢又方倚
為東南保障故其疏得行而後來絕無此事矣尚
徐學謨按此足為武臣世氣故錄之

廣東官軍擊潮州倭寇破之初歸善縣盜任端温
七既破恭將謝劾兵未幾温七兵敗被擒端自縛

軍門求殺賊自効端即所謂花腰也總兵吳繼
俞大猷受其降都御史吳桂芳至因使為先驅嘗
賊官軍繼之圍倭于鄒塘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劫
三巢燬斬四百餘人捷聞

上曰廣東倭寇連年征剿無功桂芳繼爵新任即有
此捷其各賞銀二千兩紵絲二表裏仍令會同吳
伯明俞大猷嚴督各路兵乘勝蕩平以紓民患其
餘功罪候事等之勘處

覆論四十二年之至四十二年春福建禦倭功罪
詔賞前巡撫江西侍郎胡松總兵戚繼光按察使
劉顯倭錄卷之八

卷之八

汪道昆等銀幣有功指揮樂員等有罪指揮闕繼
宗及知縣李開陞賞逮治有差初興化寇平已陞
賞巡撫譚綸等至是御史李邦珍追勘閩賊破亡
由胡松先調浙江兵把總樂塤等敗賊于陝陽遂
甌寧繼光等因以兵繼之前後共擒斬三百餘人
疏請并叙故有是命

疏原任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職為民初震得坐倭
破興化府回籍聽勘至是勘上兵部覆當罷斥從
之

御史陳瑞勘上三十八年夏崇明縣三沙禦倭諸

將功罪詔陞指揮伍維統等二級守備高湜等一級其餘贖罪恤賞提問有差

添設廣東海防僉事一員廣東舊設海道副使駐劄省城兼理市舶會倭亂海道專備惠潮以市舶委之府縣于是提督兩廣都御史吳桂芳自東莞以西直抵瓊州屬副使攝之仍制番禺而更設海防僉事巡歷東莞以東莞豐惠潮等處專禦倭寇有詔如議暫設竣事寧已之

廣東官軍大敗倭寇于惠州海豐縣倭初自福建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各軍門徵調漢土兵大集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五

乘其初至急擊之賊懼悉奔崎沙甲子等澳奪漁舟入海暴風皆覆溺得脫者僅二千餘人留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帥官軍四面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欲走報效副總兵湯克寬伏兵火埔寮窰口以待之賊至伏發賊乃大驚擾克寬斬其梟帥三人叅將王詔等兵繼進賊遂大潰擒斬一千二百餘人各哨軍前後所得零賊又千餘人于是餘倭無幾不復能軍散避入山藪各兵乃分道搜之

以廣東倭亂免惠潮韶肇等府州縣正官入覲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五

原任福建巡撫譚以回籍守制上言自閩中被倭以來臣經略便宜自五寨三路之外已稍稍有緒然皆救患于目前而不及久安計也因陳善後六事一議將言自古軍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一戚繼光令其左支右吾四面當寇繼光雖信才勇力亦不能及也福建都行二司有備員者六人乞勅該部行無按等官考察去留舉才以補之隨宜選用如守備副守仁把總傳應嘉者以充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一議兵福建之兵所以積弱者為未練也臣當練之而又病于未專也是客兵終不可罷然非策矣乞許撫臣得取各縣團操民壯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食集之省會分為二營營三千二百人設練兵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則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但軍旅事法當威嚴訓練之初易生謗怨仍乞假之事權不從中制使主帥之令得行于下而後實効可臻一議食福建賦稅自兵興以來未入于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寇亂稍寧欲為催徵之計不知瘡痍未起荒蕪未闢而一旦督追數年之逋是賊之盜也宜下撫按酌議已徵者量留地方未徵者

姑免追併一寬海禁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一增設縣治汀漳延平間縣治太遠不便防姦請立縣于河埕東西坑東洋三處令有司就近約束一議處有司本省郡縣僻在山海法令疏濶民易為亂今後宜慎簡甲科中有才望者以任守令勿以衰殘舉貢及槩用江廣之人就近銓補疏入下所司議覆允行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官再議以聞
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等以海豐捷聞

皇明又錄卷之八

三

上嘉桂芳及總兵俞大猷吳繼爵巡撫吳伯朋及叅將王詔功各賜銀幣復報効副總兵湯克寬祖職所効功次仍令御史覈實具奏

蔭故莒州死事省祭孫鏗一子為國子生先是三十二年鐘寓居松江會倭亂鏗自具弓劍帥壯士百餘人擊賊于南匯敗之追奔至葑門射殺十餘人創數十人賊退屯石湖橋鏗乘勝深入陷重圍中戰死事聞已得旨贈光祿寺署丞矣至是御史陳瑞言鏗以羈旅之身本無官守義憤所激捐貲糾黨以赴國難奇功屢奏不幸孤軍無救死事甚

偉功高報微忠魂未慰乞加叙蔭以勵方來兵部覆請之

嘉靖四十四年

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條上備倭方略一修城堡以防要害蘇松濱海倭夷出沒宜于川沙吳淞之間修復早寨舊城以防嘉定上海劉家河港口更建小堡一所七了白茆等處各設水船旱柵以防太倉諸涇一裁武冗以專職守蘇松叅將宜復駐金山團練諸軍守蘇松二府其柘林把總改駐崇明統兵防守金山遊擊似為冗員宜革一聯備禦

皇明又錄卷之八

三

以固防守浙直接境不得互相推諉宜將會哨兵船通令督府置立哨簿委官稽查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如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疏下兵部覆如其議惟裁武冗一事仍行撫臣再議以聞報可

倭寇通州呂四場等處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帥迎擊之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十三級

倭寇浙江溫台境官軍出海擊敗之于塢口竹嶼
出外洋而還

倭寇自浙江台山海洋突犯福建福寧州總兵戚
繼光督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合水陸兵擊敗之
斬首二百餘級乘勝追剿原倭斬首百餘級

巡撫福建都御史汪道昆以四月中總兵戚繼光
追剿福寧未寧二處倭寇狀聞詔御史覈實論功
仍先賞繼光道昆及參將李超把總魏宗瀚銀幣
有差

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常欲比廣東事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李

例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浙江巡撫都御史劉繼
言寧波舊額市舶司聽其貿易征其舶稅行之未
幾以近海姦民侵利啓釁故議裁革今人情狃一
時之安又欲議復不知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
少最難關防此舉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

上亦以為然事遂寢

福建興化府被倭殘破後詔莆田縣一應起存錢
糧自四十年蠲免三年其以前帶徵拖欠錢糧悉
行停罷斷自四十二年以後徵稅如故至是巡撫

都御史汪道昆言該縣死徙未復田多未墾遽徵
賦稅恐民力未敷詔于原限外再蠲免一年自四
十四年以後仍前徵

先是浙直總督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
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值世蕃被
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及龍文伏誅巡按御史王
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上疏
獻之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龍文為內援相
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 恩放歸之後不
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李

于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幸免
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
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指何嚮
矣使六一得亡南走倭恐江南之事其大可慮者
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
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為民六
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叙平賊功并節年
獻瑞蒙 恩以致言官忌疾且許汝正私受所屬
贓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互

許事情行巡撫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尋死
干獄詔免勘

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
分道犯寧波溫州二府諸家尖烏石塘等處各官
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畿倭二級海洋參將吳國職一
級副使查綸謝鵬舉各陞俸一級遊擊艾陞等賞
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兵部覆巡按御史韓君恩奏山東登萊二面瀕海
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
衛所寨以備海防倭處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

防之猶易頃因遼左告饑當事重卹民困暫許通
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為姦往往駕
巨艘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攜妻孥以
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劫掠土人莫可誰
何此其患視倭尤甚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
官整飭登萊戍務各將快壯軍兵練習墩堡城寨
修整并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
地者俱還原籍儻其人係遼東金州等衛軍丁則
會同遼東巡撫一體處議從之

論四月中直隸江北通州等處禦倭功陞總督侍
郎王廷倬二級賞銀三十兩陞把總李錫二級參
政姜願倬一級俱賞銀二十兩兵備副使劉希
事張佳胤鳳陽知府劉濤通州同知張問紀功判
官信各十兩下失事副總兵王應麟把總馮先
化于御史問

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類勘是年四五月間倭寇
分道犯寧波溫州二府諸家尖烏石塘等處各官
軍出海斬獲功

上從部議陞巡撫劉畿倭二級海洋參將吳國職一
級副使查綸謝鵬舉各陞俸一級遊擊艾陞等賞
銀十五兩知府吳道植李廷觀等十兩

上諭大學士徐階曰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
不祥言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不次報北
情傳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似成功
于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圍莫過于預防嵩肯妄引
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
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預防也且今兵部之
任甚難指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
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

部則每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而已將官又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官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

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馬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仍聽于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行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而閔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勅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誠卑屈太甚今之將才誠莫逃于

聖鑒多無出類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靡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

南北一體文武不可偏重

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法矣故謹錄之

嘉靖四十五年

勅南京兵部尚書節制振武諸營領兵都督以下仍會同操江及應天淮揚兩巡撫從宜調度兵食以備倭患

皇明馭倭錄

卷之八

兵部覆巡按御史韓君思奏山東登萊三面瀕海自蓬萊抵膠州二千餘里海島紛錯國初建立營衛所寨以備海防倭慮至遠也然倭夷其來有時防之猶易頃因遼左告饑當事重卹民困暫許通船糴販以濟一時之急而豪猾因藉爲奸往往駕巨艘入島嶼採木貿易且利其土饒遂携妻孥以居因招集亡命盤據諸島時出劫掠土人莫可誰何此其患視倭尤甚移文巡撫嚴督海道備倭等官整飭登萊成務各將快壯二千兵練習墩堡城寨脩整弁嚴諭各島居人在內地者悉還本業在外

地者俱還原籍倘其人係遼東五州等衛軍丁則會同遼東巡撫一體議處從之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為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別失大學士嚴嵩意罷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揚軍務平廟灣倭寇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京營已復陞南京兵部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姿貌瑰偉博學有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八 三十九

才譎尤長于用兵沉幾秘計往往出人意料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麾鎮定之嗣事者控制失宜諸叛卒乃益驚悍無狀幾于决裂比途往典留樞即寂然就羈焉蓋其戡定之畧如此

論發兵征倭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隸等處撫按等官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劫慘毒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勅下兵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

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題要設官調兵又該主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部發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手數千名前去征勦蓋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也今聞諸臣會議率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自勞費兵部不

聖明馭倭錄 卷之八 三十九

能獨持姑議今參將李逢時帶領山東存留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揀退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但稽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倏去忽至迄無寧息南沙盤據歲餘始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置江南于度外此臣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擇精銳以冀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

不當調以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伏乞

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干賊情果有真見保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

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係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聖明裁斷

答倭情 諭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伏蒙 聖諭近者卿嘗以倭情奏朕未有答者夫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皇祖設官無不備焉彼地似無人之場歎此時愈肆欺上他每不知處喜為上人沒正化所致由他去否何不先事備之昨乘一謂卿居賊不敢侮然亦可見卿忠誠者茲復賜諭承之臣近者具奏倭情竊懷出位之懼茲特蒙 賜諭臣不勝榮感不勝榮感仰惟

皇上至仁大德念念在民使中外諸臣能仰體聖心之一二則此財賦重地豈至殘破惟是撫臣不能督率備倭等官先事備之故雖

皇祖設官至備而倭寇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有若

聖諭之所云者昨來告急職方郎中首倡不必發兵之說衆皆惑之臣是以只得冒昧具奏荷蒙

聖明主張該部始發山東鎗手計此時當渡江矣昨發兵命下江南臣民無不感戴上祝 萬壽至子臣居仰賴 聖庇得免焚燬此尤一家之切感也臣敢不欽承 聖訓誓忠誠圖報

聖恩于萬一

再答倭情 諭一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伏蒙 聖諭以目今賊情下問仰見

皇上軫念東南財賦之地欲得賊情之真臣無任感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幸至于當事者不忠之狀莫逃

聖明洞察 國法具存治其一則餘人當知警畏矣臣去歲具奏之時尚聞此賊是真倭近來細訪乃知為首者俱是閩浙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真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來者只因初時官司不能討捕彼見地方無人又得利甚厚故舊者屯據不去新者續增無窮而沿海無賴貧民所誘脅因而從之故其徒日繁其勢日猖獗昨瓦氏兵到賊初聞甚懼當事者不能督使乘銳進剿且將彼兵分散各處勢力不全遂致大敗賊今四出殺掠事

甚可慮所幸湖廣土兵新到尙未交戰其狼兵敗者亦只瓦氏一枝尙有四枝未戰且看一二日間再報何如也今總督已易置所有用兵諸事須大破連年蒙蔽因循之習乃可望有成功臣早間寄書周琬勉以竭忠圖報俟有區畫疏至伏望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并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聞容另具奏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伏蒙 聖諭朕以軍情問卿當對以見行謂嗣聞另說然連日未知臣前 荷蒙 賜問緣見行者

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并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聞容另具奏

如當事諸臣不忠之狀

聖見既已洞察其餘處置事宜臣凡有見聞即對臣 嵩等言之隨事擬稟

上請已蒙 聖裁施行其待嗣聞另奏者緣連日未據有報是以不敢輕奏然以臣意料之昨寇嘉興常熟之賊若係舊賊出劫則其精銳已敗搗巢無難若係新來之賊則搗巢必須運謀奮勇乃可取勝而諸臣奏報欠明今未知彼中事勢何如大抵猶是蒙蔽因循之故習也蒙 諭一切政務不宜憚隱且受 天恩深重捐糜圖報實臣素心豈敢

憚隱夫有君有臣政乃可成即如南寇一事皇上于用兵卹民 留念至矣而臣下莫能祇承德意兩年未克平定目今伏乞 勅下吏部精選知兵忠寔之人以任巡撫而勿使昏怠者得以冒推庶能稱 任使之萬一至于獎廉幹黜貪懦使民不至困苦而從賊兵肯効力而殺賊此則又不獨于平南有助于吏部當然也伏俟 聖裁

請以兵事責有司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昨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琬各奏報賊情臣備審差未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未日

聖明裁擇施行其賊情并地方一應事情臣嗣後有聞容另具奏

今四散殺掠蘇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狂謀又且

欲窺南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 聖明逮治及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事兵部看覆外 臣竊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地方之寄使有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糧必預行處辦不致兵有枵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不致兵有臨期冥行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捕不致兵有漏泄之虞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不致地方有隨在空虛專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敢于如此者其故有

二一曰推陞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刺積成習俗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資下者逐蹊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曰府州縣官號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曰某府州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部乃創一例凡失陷城池者軍官論死文官止下降級故往往輕視其城不復博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巡許遠以為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下兵部覆奏 特賜御批 兼責有司并 勅吏部母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聖

之後有功者總論起遷兵部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于兵事有益

答南非兵食

諭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伏蒙 答諭卿奏非件此亦不是緩務而今急不得備目即秋防且以人力禦之臣今日敢以非件具奏者正以事關緊要且又秋防在邇須預為隄備

皇上謂以人力禦之仰惟 聖見允當但聞二鎮兵疲馬弱人力之禦今未審足恃否臣思憂過計欲乞特諭兵部使身任而力圖之庶保無虞蒙問

祖宗時曾有南件擾否臣查得洪武二年正月倭夷

入寇山東海濱郡縣二月 賜日本國王璽書諭

之三年三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 詔往諭七

年七月又寇膠州及大任海口十四年七月以倭

縱民為盜 命却其貢二十年六月以寧波府昌

國縣民從倭為寇徙為寧波衛卒則南件之擾在

太祖時已有之今蒙

皇上遠治當事之結縱者罷黜其不職者厚賞將士

之力戰者功罪既明人心胥奮此賊行當殄滅矣

其米貴 諭部之劄臣謹欽遵密撰上請 聖裁

皇明馭倭錄卷之八

聖

答南賊

諭嘉靖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說南賊無理之甚或有使之為亂何意

馬臣聞此賊蓋因近未有司貪暴民不聊生故一

倡百從相聚為亂是賊意無他只為虐政所逼衆

有司者寔使之耳目今用兵亦不過救急之着縱

能勝之恐隨滅隨起未得永寧若欲治其根源須

在吏部塞賄囑之門選任循良而後可然未易言

也臣書生迂見伏惟 聖明細訪詳察

答東南寇氛宣大遼東邊事

諭嘉靖四十年五月初一日

伏蒙 聖言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昨疏內云之疾果何以東緝二臣之彼日雖淺亦聞以何云臣聞廣東福建寇氛皆熾福建尚猶星散廣東則已築有城堡設官紀元僭逆為甚向聞廣東以三月十六進兵近又聞以四月十八進兵凡調狼兵十萬人此一件臣頗憂之蓋調兵太眾則糧餉難給東南素多暑雨今進兵以四月勢難久聚若仰仗皇上天威一鼓即平其穴則甚幸也憲宗得風疾今雖稍愈然江西亦不曾親行昨科疏疑為假託則又因其素行而過疑之耳東近有本到言宣大宿

聖明馭倭錄卷之八

聖

樊頗詳明其意專在保全邊堡次第修舉邊務條為十說臣昨問臣博博以其言為然正在看復請亦已到寧前有本討募兵銀及賞功銀等凡事正在經畫適據楊選報稱寧前已無賊欲製為胡鎮之兵則事勢比前稍殊矣但臣會臣耀苦言無錢糧應付南非之求而南非之求錢糧者又甚迫切此却未有所處為可慮也

答華浙直總督

諭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蒙 諭浙直總督之名原無今似不必仍此可歎臣惟浙直總督原為倭寇暫設今地方仰藉

皇上威德已就平寧而百姓遭其恣肆擾害之後有資綏輯今不必仍此只設巡撫而于 勅內開寫如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寔為便益但聞其招聚各處無賴之徒為兵又用平素作賊之人領兵甚是驕悍今炳然似須加提督軍務字樣依部疏與進部銜以重其體貌事權臣謹改票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右見世經堂集中大學士徐階承

聖諭而答之者

聖明馭倭錄卷之八

聖

世宗肅皇帝深居玄默而慮周海外所以一時賊勢猖獗東南根本之地幾至不支而天威所加旋就撲滅然非胡少保宗憲一力擔當何以能奏厥功天下有事拖泥帶水之人自不可少只今公論大定我皇少採臺臣之議而官其後以錦衣又加易名馬天下人心欣 若以為當然者乃大學士階桑梓之慮獨切于時斷 宗憲不少怨何也豈以世憲炎涼責望宗憲此中不能無不平耶嚴相嵩趙尚書文華天下之惡歸焉然首薦宗憲者趙文華也所

謂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于外者宗憲之立功正相嚴柄國之時豈盡以賄進耶使與徐文貞易地而處事故未可知嗟二天下事蓋難言之矣

世廟識餘錄云按初倭入內訶江南人俱歸罪于王直為之謀主

朝廷亦懸不次之爵冀以擒直顧茫然海島中何所踪跡而宗憲以同鄉故既易于用間而其材智膽畧亦自有大過人者故卒縛直以報

天子功亦偉美而言事者阿新輔臣意誣宗憲黨直皇明

勾倭必欲殺宗憲以悅其所仇此天下之大冤而至今無人白之也頃萬曆庚寅間始稍蒙卹典然報之亦未盡古云功蓋天下者不賞以此尚書徐

世廟識餘錄云按倭起東南時人皆以王直為之發蹤而議以得直首即封侯不吝比宗憲既擒直殺之而書生之論顧不以為功而以為罪亦可笑矣蓋宗憲專倚嚴高父子為奧援故厚賂叢其室

而他輔不如也嵩父子既敗宗憲喪家狗耳而言者反指宗憲為直黨非

聖明洞燭宗憲之要領能保全哉三代下以有豪傑

無聖賢故規行矩步必不能以集事而使貪使詐或可以樹功此宗憲之大都如此尚書徐學謨

世廟識餘錄云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恨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藉合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計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停始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為汝皇明

朝也又聞宗憲方就逮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錫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神聖果群臣莫及也尚書徐學謨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臣王士驥纂

隆慶元年

以是年春汛福建擒斬倭賊功資巡撫涂澤民總兵戚繼光及左布政使劉光濟銀幣有差

隆慶二年

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瓊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于教場雲翔等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桴所桴具以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桴解紛無略抵飾虛詞而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遛朝陽按察使張子弘監督無狀乞并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桴等俱住俸戴罪勦賊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上兩廣用兵事宜一選將領謂海寇曾一本猖獗而倭奴復巢碣石平山等處惠州危急師久無功宜選拔將材勿拘常格一

募土著謂客兵害多利少不必再募東莞新會香山順德惠湖沿海之民習水賊知地利可召為兵

令以其七出戰而三屯耕以省糧餉且暫免其租一議征勦謂海寇日熾皆有司招撫之說誤之如賊首王端黃世橋輩旋伏旋起遂成不制今宜勅

守臣一意征勦而宥其脅從者一預海防謂廣中禦寇多資新會順德東莞等處烏艚橫江等船在昔船戶有輪差之便無納稅之苦今既課其稅而復役之如故民不能堪宜復其輪差而不入其稅

一覈功實謂軍中虛張捷報隱匿失事爭取首級

妄殺平民皆宜亟禁一專責成謂廣中軍法不振蕩平無期宜責督撫申明紀律今後有怯敵僨事都指揮以下斬首陣前總副等官取死罪案奏請而督撫等官不能策勵蕩平者紀功御史論之御史故縱者科道論之

皇明馭倭錄卷之九

工

上採用焉

初廣東叛將之殺耿宗元入賊巢也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

郭成等方率兵進勦而南贛巡撫張紳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于其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共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
內生擒其倭酋丘古所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
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
出走成部卒擒之捷聞

上命先賞蔡汝蘭而下兵部議功至是部言郭成蔡
汝蘭執訊獲醜張瀚能桴運籌制勝張紳救災恤
隣其功均宜先叙而潘臬有司官張子弘等坐營
守備李峨等二十四員并其餘獲功官兵之行紀
功御史勘奏丘古所及周雲翔等即令臬示以正
國法得旨張瀚復原職聽用熊桴等俱開俸桴仍

皇明馭倭錄

卷之九

十一

與郭成張紳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餘悉如
議

總督兩廣福建軍務都御史劉壽條上廣東賊勢
及兵食至計言廣賊有五種其首惡曾一本及碣
石殘倭流毒最甚亟宜殄滅其次則沿海通賊居
民若一槩誅勦則既絕其可生之路而益堅其從
賊之志請揭榜曉諭許其自新不悛乃重賞之法
其次山賊黎汝誠等撫之固無所顧忌勦之亦不
可勝誅宜撫勦並行殄其首惡則餘黨自可傳檄
而定其次撫賊林道乾叛服不常固有養虎遺害

之憂然業已聽撫又立功海上宜察其果無異志

即當推心置腹勿使自疑此五種者皆可以計定
而不可以兵劫者也其目前平寇之計有二一厚
賞格以勵士氣查得原議賞格凡斬賊首一顆賞
銀二兩斬獲曾一本陞職一級軍中威以為輕乞
倣征蠻事例一人自擒斬三名顆四名顆五名顆
者陞實授一級不賞六名顆以上者亦陞一級餘
功扣賞領軍領哨等官部下擒斬一百名顆陞署
一級三百名顆陞實授一級俱不賞四百名顆以
上亦陞一級餘功扣賞例應賞者仍量賊大小成

皇明馭倭錄

卷之九

四

功難易分為下中上奇四等給散有斬獲曾一本
者若平民則陞授指揮僉事指揮即加陞都指揮
使准世襲仍照前議給賞一積糧餉以裕兵食前
者戶兵二部已發銀十萬兩今調兵數多餽餉猶
恐不給乞令戶部移文督責各省原貸廣中軍餉
銀兩速行補還并南京戶部再發公帑五萬兩助
給兵部覆奏得旨如議

工科給事中陳吾德條陳廣中善後事宜一明賞
罰言往歲總兵官湯克寬縱賊賈禍納賄殃民宜
速正典刑不當留獄守備李茂才力戰死事雖卹

其子而本官未加褒錄請贈祭如例一復兵防言
廣東濱海者十郡而七往設兵三路歲編民船防
守法甚善頃者令民船免差納稅而改設六水寨
專守南頭撤藩壩而獨顧門戶以致賊橫行海上
宜移船及兵仍布之三路各以守備統之用防邊
海一處船戶言東莞新會順德三縣有烏鰲橫江
船千餘艘有警刷取兵壯器精所向成功自浙直
征倭調至三四百艘南渡之敗船戶且盡乃議官
造夫以烏合之衆操所不素習之船何救緩急宜
興復民船免其刷擄納稅以往時輪差之法行之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五

則可以收勇力待攻守一禁私番言滿刺伽等國
番商素悍往因餌其微利遂開濠鏡諸澳以處之
致趨者如市民吏雜居禍且不測今即不能盡絕
莫若禁民毋私通而又嚴飭保甲之法以稽之遇
抽稅時第令交于澳上毋令得至省城違者坐以
法一補協借言廣東歲額兵餉不滿十萬而近復
增六水寨之兵益苦不支往年浙直閩蜀有事則
令廣東協濟今廣東告匱宜令四省還補舊額無
重困一方一禁虛冒言將官虛募兵士冒支廩餉
者甚衆宜盡釐革一議撫勦言嶺表撫勦失策曾

會餘黨既未盡殪而撫民林道乾猶據下澮宜令
當事者悉心圖之務絕禍本一卹忠勤言巡撫熊
桴承命入境正山縱橫之日兵食兩乏重以叛卒
通倭人心岌岌而桴奮身督兵觸犯瘴癘屢成奇
捷竟以身殞宜大加褒恤毋泥常格事下戶兵二
部覆議可行
上從之乃贈茂才都指揮同知以桴及克寬功罪下
所司議處

隆慶四年

先是正月中倭奴糾寨賊四百餘人破廣海衛城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六

總兵郭成奉旨戴罪海防同知常若愚改調矣未
幾總督劉燾以捷上稱同知郭文通等督兵與賊
戰于海晏場俘斬山海等寇二十餘人賊遁去又
未幾類報先後俘斬山海等寇一千餘人而巡按
御史楊標及廣民何友益等言地方被賊殺擄者
以萬計與燾所奏頗異于是兵科都給事中溫純
劾燾欺罔且言前賊屯據廣海時已踰三旬始自
擒所掠男女回海晏索贖又踰旬始下舟歸巢是
賊蓋自為去來安得謂我兵與賊交戰有功乎兵
部覆奏燾已承提督京營之命宜姑令趨任候勦

其餘將官乞行新任總督李遷嚴加策勵時期滿
減以靖地方得旨郭成革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
餘俱如擬

隆慶六年

倭寇分道犯廣東化州石城縣攻破錦囊所殺千
戶黃隆又陷神電衛縣城一時吳川陽江高州海
豐等竝遭焚劫而山寇黃朝太等復起勢甚猖獗
官兵不能禦提督軍務侍郎殷正茂以聞并自劾
待罪兵部以正茂初至任宜赦勿問

上曰廣東舊賊未平新倭復熾至陷城池皆

皇明馭倭錄 卷之九

七

來怠廢玩愒守禦無策所致罪不可宥通候事寧
覈治殷正茂素有才略茲初任事其督率將領司
道等官悉力驅剿務期蕩滅其地方機宜悉聽破
格整理敢有梗撓者奏聞重治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省練土
客以濟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水滂正賦多通儲
蓄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憂且今薊鎮
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儻閩廣
間復有此情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牛
佩犢之俗以下農計之萬八從軍五萬人無食從

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成賊必羣起而嘯聚故金

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

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嘗

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妻子相涕泣而

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往往多稱浙兵

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倭夷始他省故有

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勁有

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于浙兵

之可恃哉臣故願練土與以濟實用惟

上軫念浙中自薊鎮徵兵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

令取練土兵以為久計事下兵部覆言徵調浙兵

專為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薊鎮不必

再調請勅守臣以實訓練務藉客兵之長成土兵

之藝

上是之

先是廣東惠州海賊六百餘人破甲子門所殺千

戶董宗儒及軍民二百餘人掠三百餘人以去朱

良寶等遂反名色把總韓國李時魁領兵禦之賊

夜襲破國等于程洋圍寨殺立平餘人擄六百餘

人至是巡按御史趙焯勘上其事請治百戶吳一道等千戶田于藩等指揮李臣經歷郭標及國等失事罪并罰治碣石寨把總白玉及海防僉事金柱等且言甲子門所城十年三陷幾為丘墟而程洋岡等寨切近寇巢民不安枕況海倭無歲不來而撫寇桀驁日甚乞責督撫官亟圖善後之策兵部覆奏

上是焯言令停王等俸三月柱等二月下一道等御史問

廣東倭寇入犯新寧高雷等處官兵與戰于外杜烏舉皆捷俘斬二百餘人焚溺死者甚眾事聞詔

下御史覈功具奏

巡按浙江御史謝廷傑勘報嘉靖三十四年以來禦倭失事指揮張大本等義士沈宏沈惟明及成賊節婦章氏等八人功罪外事狀詔大本等戍邊奪俸有差贈宏光祿寺署丞錄一子國子生贈惟明府經歷並祀邑里章氏等俱如擬旌表

提督兩廣侍郎殷正茂奏撫民許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二十五級請授把總職銜以示優異兵部謂廣道未靖姑厚其賞令盡剿諸

賊乃併授官命如部議
錄嘉靖三十五年浙江平湖等縣擒斬倭寇功陞賞官軍方昇而下一百二十九人

詔復故總督浙直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宗憲賜祭二壇時兵科右給事中劉伯燮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歿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涉疎宗憲依附權勢糜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馮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爲邊臣之勸宜稍加恤錄故有是命

萬曆二十四年御史朱鳳翔上言

我國家功令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賜金有差間有平一賊復一城者即賞以世延爵以通侯所待勞臣殊不薄矣第臣觀長安中其衣麟橫玉振珮珥貂者豈皆元勳之裔其垂黃金占赤藉唱騶前驅緹騎後擁赫然稱

天子爪牙之臣者又豈皆先世舉旗斬將與借前箸而佐末議者耶輪蓋之族或以奔競得鐘鼎之家或以賄遺得至天心報

主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不得預茅土之封下
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爲人心之憤懣

清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概于中義不容隱敬舉
忠勲最著者二臣爲

皇上陳之正統時也先入寇

英廟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謙以兵部
侍郎出而定大冊使 國家之金既未 無缺其

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宙于浙江定葉茂
七于福建定黃蕭養于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當

紫荆失守徐理創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問矣向微于謙力爲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

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卒不能
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搖也是

于謙之正色立朝賢于張韓劉岳遠甚故于今睹
鍾簷之如故

廟貌之常新
陵寢之奠如泰山臣民之安如覆盂而于謙之功不

可泯也嘉靖時奸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
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元亂使數

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耶他如于表三
于江西平山寇于福建平張璉于兩廣殲其餘孽
勿論時當主直傑驚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
撫總兵俱以債事論決

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
不回勢且滔天其究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

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
卒不能制元吳父子之稽顙者何也狐兔之窟成

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于今黃
童野叟謂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

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
我

朝以文臣封拜者開 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
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勛在旂常盟在

金券宣猷報功真兩無負哉于謙受
命于輦轂震驚之際定計于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

至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
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即聖賢處此

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

電之才吞吐滄溟之氣攬英雄廣問謀訓技擊習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鏖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小戰以十百計捕獲俘斬以千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謾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朝食此政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註吏議吁亦可非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于謙之功效在

宗廟宗憲之功效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于本朝為人物第一于古可稱社稷臣宗憲之品瑕瑜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七

不掩然視之猥鎖離離以金縷為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視蔭而偷如日暮途遠而逆施者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于九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于臣里一宦于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為親切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一臣之忠功為當錄其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

憲宗純皇帝嘗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寔憐其忠

孝宗敬皇帝特贈太傅諡忠愍 皇上曾允撫臣議改諡忠肅近因太常之請下部議祠是于謙之精忠

列祖知之 皇上知之矣

世宗肅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

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追我皇上又全與祭葬是胡宗憲之勤勞

皇祖

皇明取倭錄卷之九

十四

皇上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一綫僅披外衛千戶墳墓荒蕪縉紳學士過其下者輒一啼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于此每扼腕而不平此寧止一結任事者憤惋之氣亦豈所以昭

列聖與

皇上無外之仁耶夫勳無後則善者懼名器不慎即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二不難捨六尺以徇國家之難存也烏盡于藏其子若孫夷于

卑賤而倚冰山恃金穴者盡隸名世籍

恩寵未歇是何二臣之所不能得者而願得之此輩

也其于政體亦太平矣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從公確議務協輿情務合 國典如

果臣言不謬將于謙忠功重加褒叙即未能從劉

基王守仁事例或改其所授外衛為錦衣衛將胡

宗憲功次仍加優叙補以謚廕庶

累朝之曠典以脩四方之公論以協謹題請

旨兵部知道

兵部一本奉

皇明馭倭錄

卷之九

聖旨是于謙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胡宗憲世襲錦衣

衛指揮同知選與他謚該部知道

皇明馭倭錄附畧卷之一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王士

後漢書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

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

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

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

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

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在稱王世世傳

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樂浪徼去其

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

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

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

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黑

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則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

幘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並以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

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

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竊盜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上用决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擲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蓑若在塗吉利則願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

表之一

二

倭國大亂更相攻殺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倍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三國志魏書

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

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襄若行者吉善其願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襄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行豫樟椽檉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蕞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十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圻占兆其會同

表之一

三

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計春耕秋收為年

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

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上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手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

卷之一

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外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外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使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外米牛利涉

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緋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緋是也不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

絳地縹粟刻十張蒨絳五匹紺青五匹谷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疋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外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卷之二

五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米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綵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呼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

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派更也詠叙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道倭人天善中即心殺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晉書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

卷之一

六

子封于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治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温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力楮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

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宋書

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脩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

卷之一

七

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年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二人軍郡齊歿世子與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與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與歿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
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
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
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
千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卒所統歸崇天極道遙
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沙邊隸虔
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夫良風雖曰遠路或通或不臣
亾考齊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
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供一葦居一土
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于父兄

卷之二

八

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
帝德覆載推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
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伎符節
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莫韓六國諸軍事以東
大將軍倭王

齊書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
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
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
鎮東大將軍

梁書

倭者自云大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
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
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
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慮國又東
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
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
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居
其官有伊支馬次日彌馬獲支次日奴往靺民種禾
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

卷之二

九

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皮堅不可斫其
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
略與僂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
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邊且
其外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
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
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妬無盜竊少爭
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
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為
王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眾故國人立之有男弟

佐治國自為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
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
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
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
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
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
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
持節督倭新羅任加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
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
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千餘里舡行
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
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隋書

倭國在百濟雜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
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
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
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
所謂邪馬臺者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
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澹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
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

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
呼能以鬼道惑眾于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
彌理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
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兵
守衛為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
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鷄彌遣
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
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踞坐日出便停理務
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于是訓令改之王妻
號鷄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大子為利歌彌多利

北史

無城郭內宮有十五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
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
次大信次小信負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
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
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女衣裘襦其袖微小履如履形
漆其上繫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
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于兩
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
飾婦人束髮于後亦衣裘襦裳皆有檉檉竹為梳編
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箭弩積斧漆

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寃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引弓以弦縶其項或置小石于沸湯中令所兢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于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

卷之一

十一

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上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卜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餽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姪姪死者飲以棺柳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于外庶人卜日而瘞及瘞置屍舡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臺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

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舩羅國經都斯麻國回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于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于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務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鞞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卷之一

十三

哥多毗從二百餘騎却勞既至被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于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舊唐書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

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
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為柵以草為屋四面
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_■氏置一大率
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匍匐而
前地多女少男頌有文字俗敬佛法並皆跣足以幅
布蔽其前後貢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
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于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
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貞觀五年
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
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

卷之一

十四

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
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
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舊小國併
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寔對故中國
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
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為限山外即毛人之國長
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
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項為花分而四散身服
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

則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
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
臚寺教之乃_■默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題云白
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偽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
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
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
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
上元中擢衡為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
遣使來朝留學生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
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

卷之一

十五

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新唐書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
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
為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
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
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
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筑
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次
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

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
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為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
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
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
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日多利
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
明之孫女稚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
洗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
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綵冠飾以金玉文布為
衣左右佩銀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

卷之一

十一

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
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
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
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瑙若五升器時新羅
為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
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
蟻人偕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
箭于首令人載馱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
武立死子挹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
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

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使者不以
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
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
曰大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
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籜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
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
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
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
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賞物賀書以歸其副
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

卷之一

十七

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
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
常侍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
炊三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為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
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
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
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子
餘年使者高階真人素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
立次嵯峨次淳仁次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
文德文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放元年其東海嶼

中又有和古波和多尼三小王非距新羅西北百
西南直越別有絲絮怪珍云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海中
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色
翁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唐會要

宋史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
本為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
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未貢唐永徽顯慶長安

卷之一

十八

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
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十六人浮海而至獻銅
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負今王年代紀各一卷裔然衣
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
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
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
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
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織絹薄縠可愛樂有國
中高麗二部曰詩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
夷人所居身毛東與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

銀以為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
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史
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為號次天八重雲尊
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
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
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
尊次伊弉諾尊次素戔嗚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
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
凡二十三世並都于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
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

卷之一

十九

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王次懿德
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
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
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為鎮國香椎
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
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
甲辰歲始于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
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
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
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

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
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
佛法于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
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
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髻經天雨曼陀羅
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
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
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
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
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

卷之一

二十一

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
皇次持樞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
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
皇次飯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
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
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
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
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
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元葛野與空海大
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傳智者止觀義當

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
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
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
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啟元年也次仁和
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
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
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皇也凡
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太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
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叁河
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

卷之一

二十一

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
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
郡非陸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前渡凡七
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
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
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
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
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
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
又有壹伎對馬多禰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

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皆奮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真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啟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乃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未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奮然存撫

卷之一

二十一

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奮然之素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

等撰也奮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今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奮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奮然啟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允魏氏之教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奮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奮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造詣中華之盛于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

卷之一

二十一

寓內之瓌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高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而優游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于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赴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速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明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奮然空辭鳳凰之窟史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思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

法師位嘉因併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寔端拱元年也又別啟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水晶紅黑木槌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栝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時繪筥一合納髮髻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時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烟墨金銀水瓶鐵刀又金銀時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

卷之一 二十四

其一納龍骨十極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時繪平筥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鞞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咸平五年建周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末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聞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

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大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槌子白琉璃五香水晶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未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府牒因使人孫忠還

卷之一 二十五

遷仲回等貢純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及海商而貢禮于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務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歐鄭作死詔被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為風所泊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

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國

元史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為國去中上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未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

卷之一

二十六

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佛經白居易集七十餘卷裔然還後以國人未者曰滕木吉以僧未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未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彞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

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載未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耳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

卷之一

二十七

解今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寔為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教有司慰撫

俾膏腴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耒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禮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于必達仍以

卷之十一

十一

忽林 王國昌洪恭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始還姑令 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到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知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竟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耒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給屢言上國未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人下示願

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未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恭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

卷之十一

十一

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耒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恭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詔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次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恭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耒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

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寔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會于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為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

卷之一

丘未會進討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絕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御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

本人未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遂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昔青與吳魚五者亦逃還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一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在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遣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

卷之一

省平章政事也連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公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高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使亦至
況
日本蓋倭之類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洋海之東海為洲之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初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已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

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
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七百里抵對馬島又六
百里踰一枝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二百七十
里至三神山其山後削群峯環繞海心望之鬱然
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桫羅等
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君房徐海中
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山東北岸扶桑
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于魚
其背鱗蓋然山立彌亘不盡所注海波兩坵不合
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屢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
月我師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
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
朝獻僧奮然後也兵伏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
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黃金為珠絡緋者甚衆刀製
長極犀銳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
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
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
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
有島曰毗蘭俗呼為鬮腹即我大軍連泊遇風

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浪波擗觸而碎唯勾麗船堅
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返凡十月
省大師欣都副察失次李都帥牢山次宋降將范
殿帥文虎搃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
盛未之見也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倭志 四部稿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于

卷之一

三十四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大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歛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蔭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眾盛于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旨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眾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早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觀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酌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標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然銳果壯

卷之一

三十五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于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于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婁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于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

不支糶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
天子素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慙不甚別生
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
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
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崛起
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
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
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
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年得以便宜

卷之二

三

行軍開府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
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猾果往
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寔稍
稍損羨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疏行有所
負扶顛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志則
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嗾借縱
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于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
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

於死文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
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
不存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
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
鶚瀾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
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
捕平之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
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
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
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縱跡詭秘未可

卷之二

三

知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我以
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
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
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亮不可
赦宗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
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
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
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
當而轉清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
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

中國也寔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非也短行三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馬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

卷之一 三十一

建彭湖島分紅或之泉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丹山之南而犯定海金塘蛟門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兩頭犯昌國浦明犯台州松門諸港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寨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兩頭洞三姑山入煙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犯錢塘洋五島則犯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山犯錢塘過子門嶺徐山入蟹或由洋山之非而犯青村南漚過馬嶺山嶺倉而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潭而西犯太倉而過西非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而犯水儀常鎮山若在大洋而風欬東南也則犯淮

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則淮安入廟若在大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楫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三前二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

卷之一 三十九

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淋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未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貧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臣王別號也

皇明馭倭錄附畧卷之二

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 王士騏慕

送晁轡監還日本國序 王摩詰

舜觀群后有苗不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
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
天地大寶聖文武應道皇帝大通之行先天布化
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苦垂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
之候豈甘心于印杖非微貢于苞茅亦由呼韓未朝
含于蒲萄陶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
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

卷之三

十一

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為
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
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于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
于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
夷之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耒廢闕弛禁止
敷文教虛至寔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朝司馬結
髮游聖負笈辭親問禮于老聃學詩于子夏魯借車
馬孔丘遂適于宗周鄭獻編衣季札始通于上國各
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聚于高國在楚猶
晉亦何獨于由余游宦三年願以君羨遺毋不居一

國欲其畫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閔羽報恩而終

去于是馳舊作首北關舊作足東轅篋命賜之衣

懷敦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方鼎彝

樽致分器于異姓之國琅玕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

前寬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鷓首乘雲則八

風卻走扶桑若齊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

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

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

君臣詠士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

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

卷之三

三

逾尊于其行乎余贈言者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趙驛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耒稱知子學歸是越人吟

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懷魏闕萬里獨搖心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估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辛聖主臣

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乘風轉金莢照地鞭

孤城開壘閣曉日上車輪早議未朝歲塗山玉鼎壇

重送陸侍御史日本

錢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愁辭天使星遠臨水簡霜秋

雲帆迎仙島紅旌巡蜃樓三矢懷魏闕迴首海西頭

送日本使還

徐巖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未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
夜泛潮迴際晨征莽蒼中鯨波騰水府蜃氣壯仙宮
天春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

哭晁卿行

李太白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
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王摩詰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卷之三

三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
卿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未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敕待詔顏師言對手王子
出楸玉棋局冷暖王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
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
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今煖玉更
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碁局光潔可鑑及師言
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

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西征勢
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理語鴻臚曰待詔第幾
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寔稱國手王子曰
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
第一今欲蹀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
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願
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紙衣和尚

勝相院唐開成四年建舊額龍興千佛寺大中祥符
元年改今額錢氏忠懿王造五金寶塔八萬四千所

卷之三

三

使齋五百所往日本倭國經涉三載至建隆元年秋
所遣使與彼國僧轉智同回轉智初駐錫高峯塔次
居士王院後止于此雕造五丈觀音像于日不御烟
火物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布衣號為紙衣和尚
嘉定一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者僧德明遊山得奇
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明德亟嘗毒
獲免有日本僧之心者寧死不汗至虜理拆製而死
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
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
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安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

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癸辛雜識

倭人居處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所羅松為之即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塗之每聚浴于水裸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為禮番船至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夕始能竟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狼狽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腔乃止然下體雖暑月日衣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共置一器聚坐團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則無跟如羅漢所

卷之二

五

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為之而衣皆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尤以為貴其聚扇用倭紙為之以雕木為骨作金銀花草為飾或作不肖之畫于其上癸辛雜識

日本國車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負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文昌雜錄

南倭海水

江南徐諤得畫牛書齋草闌外夜則歸卧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十方諸蚌膾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清波雜記

日本國斂尸

壬申春日本使因貢鎧甲刀杖園屏方物于天府由杭過蘇以北河阻塞泊舟于百花洲隅一使病死同侶以其尸剖腹剝腸胃水洗之遂實以鹽而後縫

卷之二

本

合其腹用布縛如斂法謂之好結果舊傳日本之俗凡削髮者則大官今訪之正副使亦皆有髮削髮者謂國之僧以其通中華文字亦伴使耳故其僧人作詩多稱野衲蘇衛謝投戈嘗入其船探之其僧云果者贈詩云自古難兼武與文淮淝勝敵昔曾聞蒼生起得東山卧鎖却蓋微洞口雲嘗謁九峯王少傅少傳問曰汝國到吾國行程幾何援筆書紙曰行程之緩速因風之順逆若過大洋約有二十日餘皆不知也又問讀何書書曰五經四書為根本觀其在蘇購書收帖好文之美蓋優於他夷也墨池浪語

戒嚴王師行成表

臣聞三皇位極五帝禪宗唯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而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滿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卷之二

八

臣聞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畧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土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能晚塗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于賀蘭山前聊以溥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謀和為上罷戰為逼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奉于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答黑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

原缺

聞

詠西湖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
惟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圖
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是欠工夫

春日感懷

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花景物新
可是吾天仁更濶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

卷之二

九

棄子拋妻入大唐將軍何是苦隄防
關津橋上團圓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答風俗問

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敦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君臣王甕藏新酒金刀剗細鱗
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題春雪

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
梨花樹上白加白桃李枝頭紅不紅
鶯悶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
寒水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游育王

偶來覽勝鄧峯境山路行行雪作堆
風攬空林饒嘯雲埋老樹斷猿哀
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
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

萍

錦鱗密砌不容針只為根兒做不深
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
幾番浪打鹿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
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

保叔塔

保叔原來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
縱然一帶西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汗

卷之二

十

被張太守禁舟中歎懷

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
只因飛入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

四友亭

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風曾迤到遐方
我來不見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黃

從紹興雨中往曹娥

早來飯罷促篙梢撐出五雲門外橋
離越王城三百里過曹娥渡八分潮
白飛晴雪梅花舞綠美晚

四九三

風蒲葉搖南北陰沉江上雨打蓬聲似滴芭蕉

又

渺渺茫茫浪潑天霏霏拂拂雨和烟蒼蒼翠翠山
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未未往
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

又

天連泗水水連天烟鎖孤村村鎖煙樹繞藤蘿
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
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再會此傳今話古今傳

謁舜廟作

卷之二

十一

朝貢三年特地未碧松橋上暫徘徊雨過空澗水
頻滴風度小軒窓自開六七八竿牆外竹兩三四
樹屋邊梅當年舜帝蓋井石更問如今還在哉

寄語畧

籌海圖編所載與日本國畧微有不同今並存之

天文類籌海圖編

天帝

日匿露

月禿計

星付泥

風有未加前

雲

雨扶送

霧吉利

雪計伏六攸計

霜名末碎滿

落雨扶送付畧

又日本國畧

天月

日同

月同

星月

風

雲朽同

雨月

霧同

雪計以六片計

霜多未碎滿

落雨扶送什畧雷什洛

時令類籌海圖編

早來運校校發

夜接落

午非路

晚接撒田午

明扶介水

暗骨辣水

冷三字水

暖扶撥水

今日詐以呼鷄

明日扶迷亞夫

後日亞撒里

昨日係奴

前日阿多堆

日暮非故路路

今日來個阿耶

明日來阿

後日來扶殺核阿耶

又日畧

早 <small>速</small> 夜 <small>同</small>	午 <small>同</small>	晚 <small>搖</small> 日 <small>五</small> 明 <small>同</small>	暗 <small>同</small>	冷 <small>同</small>	煖 <small>挨</small> 撒 <small>水</small>	今日 <small>詩以呼</small>	昨日 <small>聲界播</small>	明日 <small>挨</small> 速 <small>東</small> 天 <small>後</small> 日 <small>同</small>	今日 <small>來</small> 里 <small>介</small> 阿 <small>耶</small>	前 <small>日</small> 同	日 <small>暮</small> 同	明日 <small>來</small> 里 <small>挨</small> 伐 <small>打</small> 後 <small>日</small> 來 <small>同</small>	地理類 <small>籌海圖編</small>	地 <small>大</small> 樣 <small>禿</small> 智	山 <small>羊</small> 賣 <small>耶</small> 賣	水 <small>明</small> 東	海 <small>鳥</small> 彌	沙 <small>何</small> 吉 <small>大</small> 水	石 <small>依</small> 水 <small>在</small> 木 <small>古</small>	火 <small>非</small>	鄉 <small>羊</small> 埋 <small>俚</small>	江 <small>打</small> 各 <small>計</small>	又 <small>日本國畧</small>	地 <small>大</small> 祿 <small>禿</small> 知	山 <small>同</small>	水 <small>同</small>	海 <small>同</small>	石 <small>衣</small> 石 <small>在</small> 古 <small>本</small> 沙 <small>阿</small> 吉 <small>大</small> 水	火 <small>同</small>	鄉 <small>同</small>	江 <small>同</small>	又	方向類 <small>籌海圖編</small>	東 <small>東</small> 加	南 <small>迷</small> 南 <small>來</small>	西 <small>義</small> 西	北 <small>尤</small> 兀 <small>俚</small>	前 <small>日</small> 皆 <small>門</small> 利 <small>婆</small> 後 <small>吾</small> 失 <small>利</small>	又 <small>日本國畧</small>	東 <small>同</small>	南 <small>米</small> 南 <small>來</small>	西 <small>同</small>	北 <small>同</small>	前 <small>日</small> 皆 <small>何</small> 利 <small>婆</small> 後 <small>同</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皇明馭倭錄 寄語畧

珍寶類 <small>籌海圖編</small>	金 <small>空</small> 指 <small>泥</small>	銀 <small>失</small> 祿 <small>指</small> 泥	珠 <small>他</small> 賣	錢 <small>前</small> 移	黃銅 <small>中</small> 若 <small>佐</small>	紅銅 <small>營</small> 更 <small>指</small> 子	水銀 <small>明</small> 東 <small>指</small> 尼	好銅 <small>錢</small> 姚 <small>禮</small> 善 <small>泥</small>	又 <small>日本國畧</small>	金 <small>同</small>	銀 <small>同</small>	珠 <small>同</small>	錢 <small>同</small>	黃銅 <small>中</small> 苦 <small>左</small>	紅銅 <small>同</small>	水銀 <small>明</small> 東 <small>肯</small> 尼	好銅 <small>錢</small> 同	人物類 <small>籌海圖編</small>	皇帝 <small>大</small> 利 <small>天</small> 王 <small>官</small> 大 <small>米</small> 烏 <small>野</small> 雞 <small>百</small> 姓 <small>別</small> 姑 <small>常</small>	公 <small>翁</small> 知	大官 <small>大</small> 大 <small>鳥</small> 野	婆 <small>猶</small> 蒲 <small>翁</small> 妃	父 <small>阿</small> 翁	母 <small>發</small> 發	兄 <small>挨</small> 尼	嫂 <small>阿</small> 尼 <small>尤</small> 尼	弟 <small>阿</small> 多 <small>多</small>	妹 <small>亞</small> 尼 <small>多</small> 一 <small>沒</small>	姪 <small>何</small> 義	女 <small>莫</small> 宿 <small>眼</small>	孫 <small>阿</small> 奚 <small>胡</small> 來	丈夫 <small>壽</small> 山	丈母 <small>子</small> 多 <small>謬</small>	叔 <small>阿</small> 治 <small>王</small> 官 <small>老</small>	男子 <small>何</small> 奈 <small>公</small> 姑	後生 <small>倭</small> 家 <small>連</small>	孩 <small>歪</small> 鼻	親眷 <small>新</small> 雷	姐夫 <small>不</small> 哥 <small>迷</small>	朋友 <small>道</small> 門 <small>大</small> 聖	女婿 <small>米</small> 哥	僕 <small>三</small> 三 <small>字</small> 郎	小厮 <small>歪</small> 皆 <small>水</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尚	才老烏索	老實人	埋骨多	艱難人	胡奈故人
強盜	六宿鼻隨	瞎子	眉骨賴	獨眼人	密波開
你	撫哥了梭里	誰人	搭梭	我	何埋埋阿奴
徒弟	加食難	財主妻	斗島賣	生得好	眉月先
外甥	萌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報
長吊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果菜
生得	醜魯歪	失聰明	力哥	貴他	介水
賤	那望羊榮	富鳥	多哥	貧	肥東旦
乞丐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年紀	一故都
麻子	莫入肯水	村孫		拐科	水非計
賊	陸宿人				
又	日本國畧				
皇帝	大利天王	官同		百姓	同
公同		婆	山補翁姑	父	阿耶
母同		兄	同	嫂	阿尼尤姑
弟	何多	妹	西尼多一沒	姊	同
孀	同	子	同	姪	同
女	莫尋	孫	同	丈人	同
丈母	同	叔	何治王前	丈夫	文山
婦人	同	男子	同	老	同

後生	倭加達	孩	歪欄鼻	親眷	同
朋友	道門大帝	姐夫	木哥迷	女婿	木哥
僕	三字都	小厮	同	和尚	刀老烏索
老實人	同	艱難人	胡奈故人	強盜	同
獨眼人	密烏開	瞎人	眉骨頭	你	哥于梭里
我	何埋：阿奴	誰人	答梭	徒弟	加食鞋
財主妻	叫烏賣	生的好	眉月先	外甥	胡哥
長子	鞋解水	媳婦	同	長	同
年少	同	主人	床果菜	生的醜	魯歪歌
聰明	刀歌	貴	同	賤	那望羊碎水
富	鳥多姑	貧	肥東旦	乞巧	寬計
好淫	同	年紀	同	麻子	莫入
村	同	拐科	水非計	賊	六宿人
人事類	善海圖				
要	披水水	不要	依也	止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鳥將	拿	未德吉反
拿去	未底於古	相擾	括計括盆	亂	說量骨多莫
看	覓見迷路	不途	何埋解解	嬉	核蒲
坐	移路阿將核	病	羊埋依子	揖	
罵	寬彼計乃	匪	因彼計	晉	馬論埋水

睡客路	去漫陀羅	便來	怕倭疎路	前行	獨樂	契何貢利	走法古	借展路各夾	唱	教何水尤路	派所有路路	賣鳥路無六	痛一輒水	遊西孫步	殺其奴陪即	害天	肚饑熱大路水	打胡子
來何耶哩吉人	便來	快來	行挨龍門	說話未納惹打	羞愧	安排蘇路	快去	買賣鳥禮加	莫怪哥面乃禮	契酒麻黑殺鷄	行路的益磨滅	叫人多奴	起身倭連的挨	還了諧也數	請人家那推多	不賣鳥魯賣加	哭乃古	有情
在何故伊房何	便來	快來	行挨龍門	急慢	未旦虛賣	不來	打人	不與了	多與酒	那里去	曉得	老實說話	多多喫了	不曉得	慢慢的	恁麼賣	多少	無情
半伴地何命	便來	快來	行挨龍門	難利骨多	未旦虛賣	不來	打人	不與了	何賢鼻	姑移	夫大	話買多	前行	不曉得	得買	難鳥禮	一故賴介	乃水

不來	添所有路二	痛	不吃酒	吃酒	遊	行路約	殺其奴善即	不曉的	換	死大	肚饑	起身	不賣	輸	傷寒	寫字	身體類	耳眉	眉	
快去	打人	教	多吃酒	莫怪	那里去	曉	害天	哭乃吉	叫人	喚如古	還了如也數	腫	任磨賣	有情	多少	無工	無情	鼻	口骨上	手錶
法又計	個	同	河賢鼻	哥而乃	阿姑免	個	天	乃吉	同	頭	慢慢的	鞋鳥里	活	乃水	同	乃水	發奈	鼻	鼻	足
走法右	唱	買賣鳥里加	賣為路無大	老實說話	買加和	多	醉	打	同	七	請家那推	無情	無情	無情	無工	無工	無情	鼻	鼻	足

心个个路	頭容成類	鬚薰計	爪卒腿	齒法	指尤皮	又日本國畧	耳眉	口同	鼻同	眉一賣	手同	心同	頭容成類	鬚指腿交迷	肚同	猪同	髮點計	爪卒迷	齒同	身池	眼眉眉	器用類 籌海圖編	小刀	客打乃空	中刀	歪計紫需	大刀	潤中捷打	刀柄	龍介俚	甲大買路	子油米	盒子	剛白哥	紙措袂加迷	砚	添劫俚尊力	砂石	措略依水筆粉地	墨	踪煤	薄紙	沃蠻子	扇	黃旗	鎖	哥利素	厚紙	沃速水	缸	浮泥	針	快利法利	鑰匙	坑其	鑊	難皮	磨刀石	依水	泥銅扇	法古黃	筭花鷄	泥金扇	空措泥	等子	發介俚	小箱	法哥	砚箱	孫助利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酒盞	鴨加藤計	鋸	拿剛繫利	碟	曬類沙類	銀硃	夫祿挨措	鏡坑	旨彌	枕	麻骨類埋骨	麝香	射哥	漆	烏論水	蓆	不奴	木香	木哥	傘	隔落隔曬	盤	何水鷄	沉香	沉哥	筋	法水	碗	侯吉貼灣	酒瓶	哭笋昆皮	梯	課水飛計	香	宜哥	又日本國畧	小刀	層全	中刀	歪計紫需	大刀	潤口連打	刀柄	同	甲	同	油米	砚	助俚力子	紙	墨	措法加迷	厚紙	同	薄紙	同	筆	粉池	墨	同	扇	同	泥金扇	空指尼	鑰匙	同	泥銅扇	同	銷	哥利素	缸	同	盒子	剛白哥	針	快利法利	等子	發介里	砚	箱	係助利法	筭	同	小箱	法可	鏡	同	碟	同	枕	麻骨類	蓆	不奴	盤	同	銀硃	夫祿挨措	漆	烏論水	筋	同	香	同	沉香	同	麝香	同	木香	水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頁 反三

又日本國名

牛同

狗同

猪同

雞

鵝

馬鳥馬

魚同

蟹指尼

豨失諫水

羊同

鼠服助來

數目類 籌海圖編

一丟多子丟

箇个利

二扶連子丟

三密子倭

四學子搖

五意子子難

六後子

七乃乃子

八效子

九个个乃子

十多

十一多多子連

五十大

百法古

千借一貫

萬慢亦

又日本國名

一丟多子丟

箇个利

二扶連子丟

三密子倭

四孝子

五磨子子難

六同

七同

八學子搖

九个个乃乃

十同

十一同

五十文

百法右

千同

萬慢赤

通用類 籌海圖編

有扶路迷路

無乃

好高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乃

大加小思始奈

小發節

少素古乃水

多快都河河水

遠多俟

近个

瘦牙十大

短迷加

細相快大

朽骨節落

厚扶辛水

薄温辛水

歪貨不高歪賴

破羊飯里里

不是松田乃係

要緊馬多合子

緩慢大慢大

無用設計

多有何何水

未慢大

香干牌水

臭骨節水

又日本國名

有扶路何路

無同

好同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奈

大同

小菘節

多快都河河水

少疎右乃水

遠多挨

近同

瘦同

短同

細相同

朽骨節路

厚扶辛水

薄温辛水

歪貨同

不是同

破半緩里里

要緊馬多何三

緩慢大慢大

無用同

多有同

未同

香干牌水

臭同

寄語島名

山城	羊馬失羅	筑前	職骨前	太和	野馬
筑後	職骨	河內	加懷知	豐前	字前
和泉	因字米	豐後	遠哥	攝津	子弩因你
肥前	非前	伊賀	衣加	肥後	非谷
伊勢	衣舍	日向	兄加	志摩	
大隅	阿思米	尾張	倭河里	薩摩	撒子馬
三河	迷茄懷	遠江		紀伊	乞奴苦藝
炎路	山奴計	駿河		阿波	扶懷齊
伊豆	因慈	讚者		甲斐	吃怡苦藝
伊豫	伊右	相摩		土佐	拖撒
武藏	木撒著	山口	即周防羊	安房	阿乞
美作	迷馬撒家	備前	避然	上總	茄迷倭撒
下總	什麼倭撒	備中	避畫	常陸	
備後	避財	若佐	裝加柵	安藝	阿計
越前	日智前	攝摩	法里馬	越中	日畫
長門	奴茄多	越後	日清谷	丹波	丹白
加賀	坑茄	丹後	册哥	能登	奴朵
但馬	咄什麼	佐渡	沙渡	因幡	笑奴白
近江	多島米	伯耆	花計	美濃	米奴
出雲	因字木	飛彈	非大智	石見	

皇明馭倭錄 寄語畧

醉遊帶	換皆賀	無工夫	一孫
恠發頓旦多堅	死身大	腫刺大	水
喚加右	笑歪罷	活吉打	
買加利	輸埋計打利	傷寒鷄骨	
寫字加計			
又日本國畧			
要同	不要依他	立同	
等待同	眠羊達路馬排	拿來	不賜吉反里
拿夫	未抵於吉	亂說	思里里骨多相擾括計怡盆
看同	不送	何便解那	嬉同
坐	移略阿將接	病羊埋衣子	揖利眉乃可
罵寬被計乃里	言鳥論羊坦水	軒同	
睡同	去漫徑羅懶	在何飯伊房	
不在	論述討速	來向耶里吉大	便來
便去同	回來	慢慢的何	快來
送與我同	愛惜	搖路扛捕	惜後東路
來覓	後非怕水	去出	計
說話	來吃打	怠慢	鞋利是屬
後行	扶龍門	羞愧	苗即山水
吃同		獨樂	飲同
		安排	

皇明史概

〔明〕朱國禎輯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一五
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大學士朱文肅公輯

明史概

一集大政記

一集開國臣傳

一集大訓記

一集遜國臣傳

一集大事記

潯溪朱府藏版

皇明史概序

國朝史官即備輔臣之選

一主直筆一職平章蓋

皆從神明上發出互相

運用而史為之先正欲

其端心術辨邪正貫通

今古他日運之掌上此

祖宗深意而近馳騫止為

枚卜之階殊失其質余

與少師文寧朱公先後

入詞林性行相似為見所壽文公快口直腸不顧忌諱乃退居隱約無他嗜好穆然若思宵然若忘意必有凝精着力處而

莫窺其際乙丙間同官留都一日闖其書齋則所積皆朝家典故與誌傳之類中多塗抹點竄如芟草存株拂塵見鏡

余不覺拍手曰公留心大業而不以示人亦不余告何居曰甫田之墾發端安望蓄畬輒自號于人曰乃積乃倉世間

無此莽漢皆大笑而別後余出入經浙渡江公必來會余必以問第嘆曰學知不足教始知困難言難言久之與余共

事綸扉票擬極煩會坐
中堂公輒以其間退居
寢室余必翹而出之曰
軍國重務豈閣臣宴息
讀書時耶比余求歸堅

序

卧凡五六月
天子憐之將允放公既日
日過從大都攢眉相慰
解至是釋然又復黯然
余曰此回度已長別數

十年著作今再不言更
在何日乃出其篇目與
稿之十三以示曰大政
表提綱挈領之義曰大
訓明聖學聖政之傳曰

序

大因著承先啟後之概
曰大志分門別類存體
要曰大事徹首澈尾無
遁情斯稱極備始繼之
以列傳曰開國曰遜國

曰歷朝曰類曰外二百
六十年人物燦然臚列
總曰史概取其本末兼
諸家之體各開門戶成
一家之言務盡事情余

序

雖未得其全而大都已
瞭然心目間矣因戲曰
昔陳文憲

穎脩正史館中俊乂如林
因材分任畢竟望洋公

以一人肩之儻所稱志
大宇宙勇邁千古非耶
公睜目徐曰後數年從
山中索子序文方了此
一件勾當余悔失言因

序

曰天下有以書索序者
清實未必相副揄揚未
必盡真並之通患余自
來斤斤不能免未聞
以序促書者不求而自

炫非知舍己以要人不
情懸空以希未必得之
數似乎益浪從來所無
譚亦駭聽抑公立志較
然着筆既久游亦可期

序八

我兩人之相知已老可
以豫訂創為之亦無不
可即席次其語以稿納
公袖中慨然曰公方任
天下之重毋庸藉此立

名抑事勢日異將必有
超乘而上者公孫弘不
可學則有成其為太史
公而已仍囑曰人壽幾
何莫作遠計書成彼此

序九

尚健更端何難不則燬
之母留世間作話柄可
也

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知

經筵 日講 制誥總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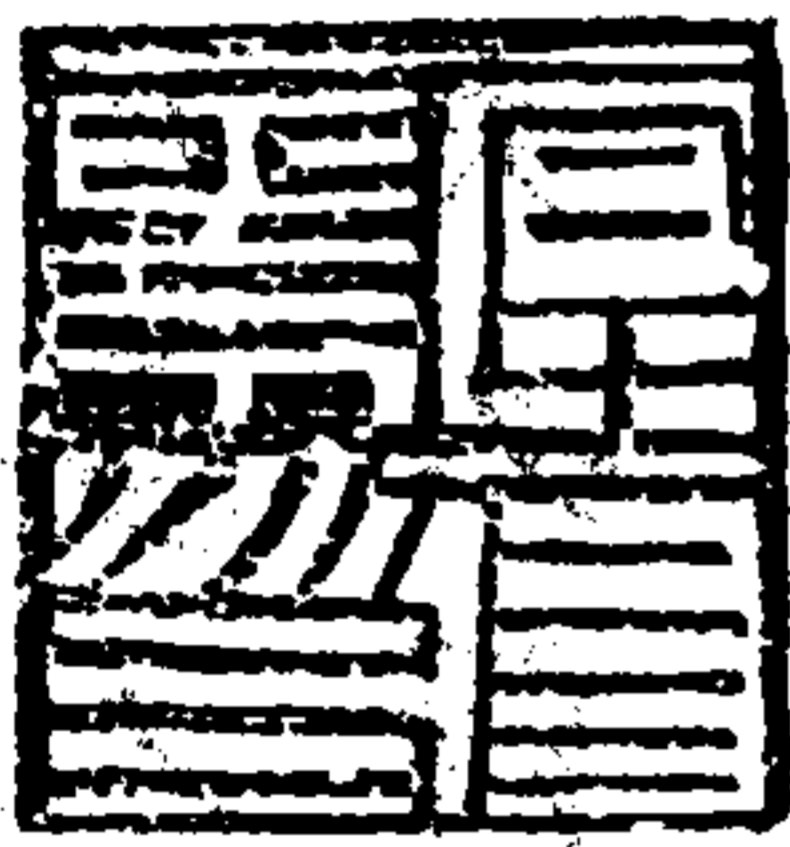
國史前

予告 存問奉

生

詔召起五十八疏乞歸寅

弟葉向高頓首書



自序

皇明之史有利行者有密
纂未行者余不自揣妄
有所輯 福清公知狀
數以為問京師垂別且

自序一

談且舉筆凡數百言相
付曰以序促書此語妙
絕書可促乎促之而其
久之才力果足以副乎
漫為之即草野鹵莽立

一名疊幾卷亦足行世
而史不可若是其幾也
班孟最著不免雌黃才
以代分文亦以代降禎
何人斯敢爾措手稍從

自序三

諸書中折衷去取庶幾
附于整齊之義工未及
半會有
召用之命不無作輟意下
茫然未幾即歸：之兩

年風鶴驚心不復置念
又次季 福清捐館前
言若為之死心傷甚良
友難負舊緒可尋復自
塵中取出畧加簡點自

自序三

念三長非任更有三短
昔之名家非父子代嬗
即朋友取資先君子窮
經賫志以歿余幸為此
官希成此事踴、無徒

孤鳴之掌不揚半井之
窺甚局一也陳鄭雷薛
卓：名家餘都爛然彼
此互見良工分之各有
獨至拙手合之未見天

自序四

然二也兩漢而下唐之
駁雜宋之陵夷尚不勝
書天開我明
二祖之締造
列聖之範圍中間名世應

運綢繆粉飾視唐宋何
啻百倍家乘野記死棟
面墻三也三短之中復
有三厄一多病一善忘
一習懶而所幸家居寂

自序五

久閒日頗長姑取以遊
焉息焉先後三十餘年
不覺積已數百卷矣零
撮之如聚沙然自粒而
升而石而堙非不勤且

多也終不可以築室有
妄人于此將從事焉其
九仞而高乎抑半版而
廢乎兩戰于中殊不自
主庚午十一月痰蹶幾

自序六

死時季已七十有四念
歲不我與福清之訂
忽見夢寐且稍：在人
口角莫若因而實之即
以臨別舊稿弁之不復

他求變，自愧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付之梓人
國朝原無野史之禁忝備
翰苑叅黃扉窺金匱石
室之藏自是職掌特以

自序七

未嘗奉
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
別于全上不能繪天次
不能華國又次不能膾
口半在精神一生事業

可謂云爾也已矣

湖上平涵居士朱國禎

題

自序

自序
大政記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大政記

大政記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皇明大政記引

太史公本紀十二卷孟堅帝紀如之歷代相仍煩簡不同義例則一 國朝定曰大政記臣鄭曉十卷雷禮二十卷鄧元極卷夫政莫備于 國史藏之天上三公生文明之世竭著作之才可謂盛矣于 國史似未得盡見故質之有合有不抑史可盡信乎褒貶筆削賢者局于見聞等而下之甚至叅以愛憎未足徵信惟戎祀大端興革升除大較編纂官取諸司章奏彙而存之所謂實錄者惟此為實因借巨室原本諸家抄本亦有閱之最者者 聖訓別自為記最煩者儀注見之會典奏

大政記

引

疏頗多條陳事項與犯上千主有之乖忤貴臣則寥寥矣開萬曆四五年間彈江陵奪情本俱不纂入乃斷自實處摘出合前三書比對增之損之至于再四頗亦自盡心力而所當錯亂脫落處不少意終未安後取閣本細較訂正始快垂畢而告歸若有數焉其史所不載確者間有所增它名臣傳中所錄非不可喜可書而日月難考不敢輕入從省從真亦從其重夫是之謂大政

崇禎五年壬申三月

謹識

先一年辛未二月

神宗皇帝實錄進

呈

先天啟三年癸亥六月

光宗皇帝實錄進

呈

書有凡例非古也近代作者每每借標焉聞之先正曰發凡舉例此未易言也凡而曰發如伏弩然中遠必中的例而曰舉如扛鼎然從重不從輕蓋闕碩之儒聚會商酌急緩大小之宜祖魯史削筆而演其緒故足術也我朝 國史所定必由 宸斷尤為鄭重若天之星辰地之河嶽斯固無容擬議而援引書

大政記

引

二

三

目則 國史開館羅俊又盡發 先朝所積者供其漁獵旁採諸司遠及郡國當不勝書他若藏萬卷之樓窺二酉之室者不妨臚列開人心自此希世奇邁可美不可及難以竊附自雄者湖邊老儒所見只 國史一書吾學編二三種局于見聞守其固陋樵夫採薪不必良材農掘井不必冽當其負而終日流汗汲而斗水半泥自謂吾力已竭不虛此一段光景而高人韻士見且咲之又復咲咲相應分量有限即指薪為檜吸泥如美固亦各存本色不可瀆而責以持月官之斧泛天漢之槎非其質矣自計各山必不收

通都必不顧筆之禿木之災皆所自取而又何凡例
書目之足云乎門類既分卷帙有限姑擗出冠于簡
端

皇明大政記目錄

第一卷

太祖高皇帝生之戊辰起兵之壬辰至

吳元年丁未

第二卷

洪武元年戊申至三年庚戌

第三卷

洪武四年辛亥至十一年戊午

第四卷

洪武十二年己未至十九年丙寅

大政記

目錄

第五卷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五年壬申

第六卷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至三十一年戊寅

第七卷

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

第八卷

永樂元年癸未至七年己丑

第九卷

永樂八年庚寅至二十二年甲辰

第十卷

洪熙元年乙巳

第十一卷

宣德元年丙午至三年戊申

第十二卷

宣德四年己酉至十年乙卯

第十三卷

正統元年丙辰至六年辛酉

第十四卷

正統七年壬戌至十四年己巳

第十五卷

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

第十六卷

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

第十七卷

成化元年乙酉至五年己丑

第十八卷

成化六年庚寅至十四年戊戌

第十九卷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二十三年丁未

第二十卷

弘治元年戊申至八年乙卯

第二十一卷

弘治九年丙辰至十八年乙丑

第二十二卷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第二十三卷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第二十四卷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六年辛巳

第二十五卷

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年癸未

第二十六卷

嘉靖三年甲申至六年丁亥

第二十七卷

嘉靖七年戊子至十年辛卯

第二十八卷

嘉靖十一年壬辰至十五年丙申

第二十九卷

嘉靖十六年丁酉至二十年辛丑

第三十卷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至二十六年丁未

第三十一卷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至三十一年壬子

第三十二卷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至三十六年丁巳

第三十三卷

嘉靖三十七年戊寅至四十一年壬戌

第三十四卷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大政記

第三十五卷

隆慶元年丁卯至三年己巳

第三十六卷

隆慶四年庚午至六年壬申

皇明大政記卷之一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朔改上

大明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

德成功高皇帝

戊辰元文宗天曆元年

上生于濠州御諱元章

初諱興宗後起

兵字國瑞帝額頊後封于邾子孫去邑為朱世居沛

國相縣後徙句容號其里為朱家巷宋季皇大父

熙祖始渡淮家泗州卒因葬焉 父仁祖諱世珍與

大政記

陳太后徙鍾離之東鄉 太后生四子 上其季也

元時太史占聖人生江淮間 上實應之當 皇妣

娠夢神人自西北來饋白丸藥曰此大丹也置掌中

有光漸長吞之覺猶有香氣明日 上生紅光燭天

見者駭異競傳朱氏火發迹之無有時元天曆元年

戊辰九月十八日丁丑朕時也排支于為戊辰 在

泗州府臨縣旁有二郎廟土之夕廟後百步浴于西

河忽有紅羅浮至版以為禱鄉人名其地為紅羅障

自是河水俱香分為二色一紅一白產草狀如絲縷

色如茅莖非常所有五色雲時蓋其上故名山曰明

光湖與寺曰香華鄉曰靈蹟而所謂孕龍

基者方丈之內土亦赤色不生他草木 異香經宿

不散三日腹脹幾殆 仁祖夢抱至佛寺空無人復

歸出求醫見東屠下一僧狀貌奇偉面壁坐顧曰來

以手摩 上頂曰無妨夜半疾愈矣果然已遷西鄉

又遷太平鄉之孤庄村有老僧造門曰神龍在此稍

長姿貌雄桀日章天質鳳目龍姿奇骨貫頂聲如洪鐘志意廓然獨居沉

念人莫能測既就學聰明天授事親至孝奉侍左右

不違元至正甲申年十七矣歲大疫 四月 仁祖

太后及仲凡相次沒鄉人劉繼祖與地始獲寤後追贈

盡散 上遂西遊至合肥遇兩紫衣人與俱 上忽

病寒熱兩人調護甚至病少差忽不見又行至六安

遇老儒有髯甚固 上代之負亦不讓俄息觀樹下

推 上命默然曰大貴不可言慎之此行利西北不

空東南歷告以未然事甚悉 歷遊光固汝穎諸州

別去問邑里姓氏皆不答 歷遊光固汝穎諸州

言迎駕叱之不見 凡三年復還寺中神應彌赫

辛卯 元至正 五月汝穎新黃兵大起 劉福通奉韓

林見起穎州 八月徐壽輝據新水為都稱皇帝國

號天完改元治平徐李芝蕭等甚眾先戍于八年方

國珍起 壬辰 元至正 上起兵濠州 先二月郭子興據濠

州寺為亂兵所焚 上出避 上時見雲龍之祥識有

甚急 禱于神卜述卜守皆不吉卜從子興吉未信

史卜交躍起自監粟之猶固守旬日訛言日至元將

徹里不花來攻濠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 上不

獲已聞三月甲戌朔抵濠門者欲加害子興見之得

免甚見親重凡攻戰即命往往輒勝 九月以所字

故人馬公女妻之則 孝慈皇后也軍中呼 上曰

朱公子俄子興為孫德崖所執幽窖中 上親救出

之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 城中諸將互相猜

先後所殺傷甚眾明年 五月賈魯死圍解其年

二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江州元總管李璘死之

三月元台州路達魯花赤不花與方國珍戰澄江

殺之 五月元從義國公子趙完普等干沙州等被

州元長汀人羅良起義兵元丞相脫脫居徐州趙君

用彭早住奔于濠 九月元余闕守安慶 十一月

元平章吉星擊趙普勝于湖口死之 十二月察罕

枯木見李思 齊起義兵 癸巳 元至正 五月花雲破懷遠全椒二縣復襲走

群盜于繆家寨 六月 上還里募得七百餘人歸

之主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遘疾復還

少間聞驢牌寨乏食欲來降單將費聚等十一人入

其營以計執主帥驅所部壯士三千人還夜襲元將

老張于橫澗山走之得精兵二萬約以紀律遂克泗

州遇李善長留掌書記與攻滁州克而守之于興為

趙君用所制勢孤將見殺 上遣人說君用子興乃

元兵圍滁 上奮前批之子與愧悔而讓間愈入賴

孝慈皇后委曲于內漸解是年五月張士誠起奉州

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六月元命福壽討士誠授方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滁大旱禱于栢子潭彎弓發三矢期以

三日如期雨注歲大熟 十月元右丞相脫脫攻張

士誠于高郵分兵圍六合甚急來求救 上率兵往

守城東瓦梁壘元兵急攻以計給敵引其眾列隊而

出還滁元兵大至好言解之乃引去禱于天期三月

歸附多寡為驗未幾眾大集歲盡孟嫂携子及仲嫂

來歸子名文正靖江王 姊子保保從其父李貞來見

六攻記 皇太后皆子之其年十一月

又得李氏子文名 皇后皆子之其年十一月

劫削籍安置張士誠出兵拒戰勢復振江盜朱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韓林兒 正月 上有疾少間

子與召問所向定計襲和陽先遣誘兵大敗後軍急

擊破入之 上自往鎮計城守元復來攻大敗之甓

城總諸將坐其上悉搜還軍中婦女元兵十萬 上

以萬人拒守連戰三月屢勝其分屯者甚眾皆潰走

孫德崖來就食內之子與聞怒自至德崖聞不自安

求去俄兩軍鬪 上先在城外被執幾殆有張姓者

力護僅得免于與方械德崖與飲聞之兩解以歸子

與尋卒還葬滁州 四月常遇春來投 明玉珍 取重慶

先二月韓林兒入亳稱帝招和陽諸將張天祐赴之

齋撤至推子與之子為都元帥天祐右副元帥 上

左副元帥 上不受止用其年號不顯絕也巢湖水

軍俞通海等擁千艘來降 上親往撫之乘水漲而

出壬寅敗蠻于海牙軍遂定渡江之計 劉福通殺 杜遵道自

相 福丞 六月二日丙辰乘風向牛渚即抵磯下登岸

采石兵驚潰急趨太平拔之元總管靳義赴水死

上曰義士也歛而葬之儒士李習陶安率父老出迎

張榜戒戢軍士一卒違令即斬以徇改太平路為府

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興國翼元帥府 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以李善長為府都事陶安參幕府事衣

服旌旆皆尚赤 辛酉元兵截采石江陳野先自方

山寨來攻生擒之赦不誅其黨皆降 馬后及將士

家屬皆渡江 甲子徐達克溧水州 七月九日壬

辰攻集慶路未克 八月縱陳野先還 楊完者兵 始渡江

德 廣 克溧陽蕪湖野先詐請據險持久困集慶 上

報書鈞得其情伴許之遂請 上幸其營不往 九

月五日丁亥 皇長子生 府 上住宮 民陳迪家 戊戌再攻

集慶陳野先叛郭元帥張天祐皆戰死 郭元帥子 與之子也

已酉野先為青衣兵民所殺眾推其從子兆先領眾

十二月壬子朔釋所獲元臣納哈出歸木華黎裔孫

是月劉福通為元師所圍自走走安豐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阨江口

上命治石礮載以巨舟守要害待之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正月壬午朔倪文俊迎徐

二月丙子大破海牙兵張士德破平江

三月 上克集慶路改為應天府前辛巳朔進兵癸未

至江寧破擒陳兆先庚寅至集慶城下元御史大夫

福壽出戰擊破之克其城壽力戰死諸將皆降得軍

民五十餘萬 上入城諭以安民除暴之意因政府

名寅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忠為統軍元帥

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并寘上元江

寧二縣遂定都焉 菲元御史大夫福壽 將取鎮

江慮諸將不戢士為害數前故縱罪欲法之李善長

為請乃免命徐達等將兵進戒無擄掠無殺戮 丁

酉克鎮江改為江淮府立淮興翼元帥府以徐達湯

和為統軍元帥真秦淮翼元帥府俞通海統之 遣

兄子文正迎耆儒秦從龍親迓龍江 召見陳遇

從龍徵漳浦處士陳汝輝不至從龍遇所薦張上

張士誠將趙四月辛卯朔打虎陷湖州乙丑克金壇 五

張士誠將趙乙丑克金壇 五

月庚辰朔當塗縣獻瑞麥 六月乙卯克廣德路改

為廣興府真翼元帥府都愈邵成統之元立行臺

辛未真行樞密院于太平花雲為院判 壬申降人

陳保二誘執詹李二將降于張士誠保二常州奔牛

下鎮江未降復叛乙未遣儒士楊憲齋書通好

張士誠留憲不答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府真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

省事設官屬 真江南行樞密院湯和同僉院事

寅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

先鋒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

營田司 辛巳張士誠窺鎮江徐達敗之龍潭進攻

常州益兵三萬擒其弟九六士誠行名以并擒張湯

二將軍 八月己酉朔以諸將虐取保二貲致叛且

攻城未下切責徐達以下皆降一官 九月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十二月改先謁孔子遣儒士告諭鄉民

真金山水寨遏南北寇兵 上還 十月丁未朔以

常遇春為統軍元帥 士誠奉書求修好歲獻銀米

上答書諭以赤心相處勿得浮言誇詞士誠又不答

十一月張上誠誘我叛兵入常州益兵圍之破其投

師張士誠陷淮安元丁亥 皇第二子生 十

將褚不花死之丁亥 皇第二子生 十

二月謝國璽寇廣興府鄧愈擊敗之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 二月三日戊申耿炳文取長

興 三月乙亥朔改長興為長安州耿炳文劉成等

守之 壬午克常州改為常春府尋復舊名湯和為元帥

守之高復權知府事 克馬馱沙 四月乙巳朔

上親督師克寧國屬縣皆降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

左丞潘原明寇長興敗走 己卯克泰興 丙申常

遇春攻青陽破趙普勝又姓李即雙刀趙克其城 俞通海

等戰呂珍于洞庭山却之 六月己未克江陰吳良

守之 七月丁丑徐達克常熟鄧愈胡大海取積溪

大政記 卷一 八

進板徽州改為興安府元帥鄧愈守之元將楊完者

來戰城下敗走 八月張士誠降于元以為太尉 九月婺源州元

帥汪同來降 陳文俊 費子賢取武康 十月

二日壬申常遇春克池州 甲申 上閱兵大通江

命繆大亨取揚州元帥張明鑑以長槍軍降 乙未歲

泉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又呼為一片瓦其黨張

監曉勇善用槍又號長槍軍當眾暴悍由台山轉掠

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李羅普花鎮揚州招

降明鑑等以為濠洲義兵元帥駐揚州分屯守禦丙

申三月明鑑等還鎮南王反不從遂之為趙均州所

據城克暴甚日屠城中居民為食至是大亨兵

至不能支遂降 改為淮海府真淮海元帥府張德

得其眾數萬 城中居民止十八 林耿甫成等守之李德成知府事 家裁城西兩隅守

之青軍元帥軍 十二月釋輕重罪囚 所重度

安仁亦未歸 元至正十八年 正月十一日庚戌張士誠石

牌守將樂瑞兵敗來降桑世傑戰死 陳友諒破安

之 乙卯取婺源州 二月己巳朔命吳禎副其兄

良守江陰 陞常遇春等官 康茂才為管田使兼

帳前副都指揮 諭專掌水 三月己亥朔命按察司

僉事錄都縣囚減汰有差 丙辰克建德路改為府

立元帥府朱文忠守之楊完者來攻敗去 四月己

巳朔陳友諒陷池州院判趙忠被執 庚午楊完者

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又敗之 甲申

大政記 卷一 九

據龍興路劇屬 六月六日朱文忠取江浦縣撫

通人亦梁都之 安義門鄭氏 七月丁酉朔廖永安敗張兵于通州

丙辰總管俞通海襲九華山寨克之 八月楊完

者被殺餘黨在相廬者三萬人求降命朱文忠往撫

之 十月辛未胡大海取蘭谿縣進攻婺州 甲戌

徐達克宜興楊國興守之廖永安入太湖為張士誠

所執 復取建德縣 先為友 十一月七日辛丑立

管領民兵萬戶府 壬子 皇第三子生 甲子

上以婺州久不下自將往征之 十二月己丑朔命

藉戶口 庚辰 上自宣至徽徵耆儒訪氏事 壬

午至婺園之元石抹空孫守處州以車兵來戰破之

城遂降 甲申 上入婺禁戢剽掠 丙戌置中書

分省于婺州 改為寧越府王宗顯知府事 立元帥府以袁貴守之

諭方國珍 下令禁酒 梓儒士范祖幹葉儀

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禮重之二人以及老 建觀 未歸許之旌祖幹孝行題其里曰純孝坊

星樓于分省之東 選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克希衛

名曰御中軍

巳亥 元至正十九年 未龍鳳五年 正月甲午朔遣諸將徇浙東

未下州縣仍戒諭無妄殺籍雲書生曹進德上書納

之 戊戌平章邵榮破張兵于於杭 巳亥方國珍

獻金幣復書報之 胡大海攻克諸暨 諸戶沈勝以城衆海海復亂擊敗 改為諸全州立樞密分院守以之擒四千人乃定

元帥張彪王玉汪廣洋總軍儲 儒士王冕許瑗入

見留之 見尋 始設儒學于寧越府以葉儀朱濂吳沉

等為教官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寇江陰吳良等擊

敗之 邵榮圍湖州不利引還破其追兵 三月二

日甲午宥獄囚 毛貴為趙君用所殺 張士誠屢寇建德朱

文忠皆擊敗之 方國珍來降 請以次子開為質 上以交質喪世事賜

而遣 趙普勝寇太平縣等處敗去 四月癸亥朔

徐達復池州 戊寅立樞密分院于寧越府常遇春

守之 庚辰陳保二就擒伏誅 五月賜寧越節婦

松氏米五石 蔡宰帖木兒大發 軍圍汴梁破之 召胡大海協守

寧越 論以攻守 進取之宜 六月元將周宗道等皆來降 張

士誠寇諸全胡大海救却之 巳巳 上至應天

八月取無為州 九月徐達等克潛山 詹元師 守之 陳

友諒殺其將趙普勝 丁未常遇春克衢州改為龍

游府 取君用 守之 十月俞廷玉卒安慶軍中 授方國

珍官 十一月胡大海攻處州胡深來降遂克之改

為安南府 朱文剛守之諸將屢 破張兵于分水縣 常遇春攻杭州 召 還 徐壽輝往江州陳友諒 執而幽之自稱漢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巳丑朔改寧越為金華

府 二月庚申元福建守臣袁天祿來納款 三月

戊子朔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分樞密院 徵劉

基章溢葉瑛宋濂入京

四月十七日癸酉 皇第四子生是為 太宗文皇帝

五月陳友諒寇池州徐達擊敗之 張士誠海運 未十一萬石

至元都明年增 常遇春擅殺降卒 上不悅悉釋

餘者 閏五月丙辰朔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

朱文遜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死之 戊午陳友諒

弒其主徐壽輝 自稱皇帝 號漢 改元 大義約張士誠寇 應天 乙丑 上

致友諒伏兵親擊大破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

以未 濠為之授 戊寅胡大海克信州 改為廣信府段伯文為知府葛俊為

元帥 罷所徵民間寨糧 六月念六日辛亥更築

太平城 壬子耿再成敗石抹宜孫于慶元縣 宜孫走過

鄉兵戰死 上嘉其忠祭葬 七月十一日乙丑浮

梁守將于光來降友諒復攻陷之尤奔還授行樞密

院判官 九月諸全守將袁寶禦張兵戰死 張兵

大敗于長興 元和縣李羅據府 故天完將袁國

公歐昔祥來降 十一月召吳良入京宴勞命宋濂

等為詩褒美之 黃河清 十二月復賜方國珍書

國珍來謝 征酒醋之稅 築龍灣虎口城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正月二日甲申議鹽法真

局設官聽商販十分取一 己亥真寶源局鑄大中

通寶錢并議茶法 二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

府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李善長兼司馬

事其先任官在外者仍舊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以

城降 方國珍獻馬鞍飾以金玉却之 五月丁亥

朔城建德府 六月李道明攻信州夏德潤戰死胡

大海來援破擒之赦為鄉道 七月丁巳 皇第五

子生 以生皆孝 甲子以范常為太平知府 壬

申安慶守將趙伯仲等為張定邊所破奔還 上怒

誅之 甲申賞參軍宋思顏直言 八月遣使通好

元將察罕帖木兒 鄧愈攻浮梁克之 胡大海攻

紹興不克 庚寅 上親帥舟師伐友諒戊戌至安

慶擊破之長驅至小姑山傅友德丁普郎來降 壬

寅次湖口獲其邏卒乘勝追至江州遇友諒兵大破

之友諒孛妻子奔武昌 癸卯 上入江州進克南

康 斬黃廣濟饒州建昌諸將王溥等皆降遂取撫

州 蔡平山 九月以陶安為黃州知府 十月

寅大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照磨各一員

十一月長興被圍常遇春救解之 撫州鄧克明戰

敗來降尋逝新淦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

丞相胡廷瑞自龍興輸款 請無分兵 上報以赤心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正月四日辛亥胡廷瑞得

書來降 乙卯 上發九江如龍興次樵舍廷瑞等

謁城外俾仍舊職 壬戌入城謁孔子廟開宴滕王

閣命諸儒賦詩築臺龍沙召父老論之改為洪都府

葉琛知府事表瑞臨江吉安等府皆下 獲鄧克明

時以小 二月丁丑朔改建德府為嚴州府 癸未

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叛殺參政胡大海及其子關住

郎中王愷等走投張士誠朱文忠往守之 丁亥處
 州苗軍李祐之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成都事孫炎知
 府王道同等邵榮等進圍之 辛卯 上經度洪都
 城守事空以鄧愈為叅政留守遂還應天 三月三
 日己酉 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國號夏收元天統 張士誠遣兵圍諸全
 敗去 癸亥降將祝宗康泰叛陷洪都鄧愈走還都
 事萬思誠知府葉琛死之 四月邵榮克處州叛黨
 皆伏誅 王祐 守之 徐達還師討洪都破之祝宗走新淦
 被殺康泰就擒 以胡廷瑞 勇特宥之 五月二日丙午命大都
 督朱文正統軍元帥趙德勝同鄧愈鎮洪都程國儒
 知府事 陳友定起義 兵復汀州 戊寅元察宰帖木兒答書
 留我使不道 田豐殺察宰帖木兒走入益都 勇特宥之
 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祖勇悍善 兵與 上同
起兵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常憤憤出怨言 部將有欲告者榮祖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伺作亂 至是 上聞兵三山門外榮祖伏兵門內欲為 變會大風卒發吹旗幡 上疑其之易服從他道還 榮等不得發遂 為宋國與所告 八月癸巳友諒將熊天瑞復破吉
 安 十月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為亂謀通張士誠
明年正月 討斬之 設關市批驗所官 十二月丁亥朱文
 正復吉安 朱叔華 知府事 獲元戶部尚書張和授以官
 元擴廓帖木兒致書并獻馬還我使人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壬寅朔徐司馬總制
 守金華 報書擴廓帖木兒 二月壬申朔申將士
 屯田之令 時康茂才屯積充物宅 將皆不及故復下令 移浙江行省于
 嚴州 盜陷饒州 都昌盜江舟引張定邊入寇 聖問 彭榮死郎中楊憲走免 張
 士誠破安豐殺劉福通等 三月辛丑朔 上救安
 豐破呂珍兵處州左君弼來援又破之 小明王 宋歸
 徐達圍廬州 竹昌等復乘 閩三月辛未朔寬處 州鹽稅二十取一 四月壬戌友諒大舉圍洪都
 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 五月友諒復陷吉安臨
 江 曾善中劉齊 朱叔華皆死 及無為州 州童魯不屈 轉而沉諸江 癸酉真
 禮賢館 集諸儒 講論 六月丁未忠勤樓災 洪都元帥
 趙德勝城中斃死 壬戌方國珍貢馬 召廬州
 兵還 七月六日癸酉 上自將救洪都癸未師次
 湖口丙戌友諒圍 上至解圍逆我師 上帥諸軍
 入鄱陽湖 丁亥遇康郎山 戊子己丑庚寅皆力
 戰移兵泊左蠡貽書不答 八月二十六日壬戌友
 諒敗死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稱帝 改洪都為南昌
 府 九月丁卯朔 上發湖口壬申還京論功行賞
 壬午命李善長鄧愈留守 親征武昌 叛將謝
 再興以士誠兵犯東陽李文忠破之 胡深築諸全

新城呂伯昇來圍不克引去 是月張士誠自稱吳王請于元不許元欲

不與 十月七日壬寅 上至武昌圍之漢陽及湖

北諸郡皆降 鄒洪都死者 十二月丙申朔 上

發武昌命諸將守柵勿與戰 丙午還京 戊午開

武雞籠山還坐西苑諭諸將兵法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丙寅朔諸將奉 上

即吳王位寅中書右左相國而下等官以李善長徐

達等為之 丁卯減收官店錢 二月乙未朔復往

武昌視師 辛亥 上至癸丑陳理率其下出降赦

之慰諭友諒父母賑城中饑民漢沔荆岳皆降李明

天政記 卷一 十六 周

道伏誅 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瑄為參政

丙辰 上發武昌 三月乙丑朔至京 丙寅封陳

理歸德侯 丁卯命金大旺守瑞州 寅起居注給

事中 皇第六子生 光紀胡氏出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

官制 旬容儒七戎簡入見論用兵 寅親軍十七

衛指揮使司 翼元等府俱罷 命舉人才 江西行省以

陳友諒鑊牀進毀之 四月甲午朔真醫學提舉司

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月朔薦新禮儀 皇考妣

忌日祭享 命通海等進逼通州敗張士誠兵 丙

申建忠臣祠於都陽湖之康郎山 祝丁音郎而 甲

辰改各門總管府為千戶所正副千戶各一人 乙

已建忠臣祠于南昌府 祝趙德勝而 諭諸功臣家

禁僮僕驕肆 元皇太子走古北口 連還七月後走冀寧 興湖廣鐵冶

丁未徐達圍廬州左君弼走安豐 定商稅三十

取一 壬戌江西實貨錢局 立部伍法 降將所部

每滿千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 五千為指

族十人為小旗一切平章樞密名色俱革 五月

六月癸巳朔湖廣溪洞長官向思明等以元所授

宣勅印章來上請改給仍設宣撫司等官以其頭目

為之 七月十六丁丑克廬州 戊寅平章常遇春

鄧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未附州郡 已卯舒城

天政記 卷一 十七 周

來降 設行省于廬州命通海攝省事 八月壬辰

朔減省祿受賄死罪 以洪令初行 常遇春等克新淦諸

柵執知州鄧志明送應天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左

相國徐達按行湖湘等處 遇春至吉安饒鼎臣走

安福復其城遂趨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命平章彭

中會兵擊之郎中汪廣洋參軍事立柵困其城

塑功臣像于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致祭各忠臣廟

亦如之未褒贈者定擬以聞 立劉成廟于長興州

徐達進次沙市友諒平章姜旺以江陵降改為荆

州府遂平夷陵潭州歸州 湘鄉土酋 易華來降 方明善攻

平陽胡深遣兵擊敗之 十月逢授廖永安平章封	楚國公賜號 乙卯以省都鎮撫諫大都督府 已	未張士信侵長興耿炳文破之士信復益兵以圍	革各親軍等府斷事知事官 江西各寨帥丁廷玉	等皆來降 十一月庚申朔贈元帥俞廷玉官封	辛酉寅湖廣提刑按察司以章溢為僉事尋陞浙東	按察副使溢辭仍為僉事 金大旺討撫州叛寇羅	五悉平之 以慈利土官覃厚為宣撫使 湯和救	長興敗却之 戊子 皇第七子生 定姓 十二	丹庚寅朔克辰州衡州 周文貴 走湖南 辛卯裁宣課司	大政記 卷一 一十六處 已巳書與擴廓帖木兒 乙卯真拱衛	司統領較尉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十日已巳克贛州熊	天瑞降 徐達狗寶慶靖州皆下 甲戌調陶安知	饒州府 遇春進師南安招下韶州南雄 湯和討	平永新諸山寨 鄧愈還軍討饒鼎臣于安福 從判	禁之言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 蔡使李飲冰來奏	上自往徵還免官安真桐城 親閱將士習戰 二	月已丑朔陳友定侵處州胡深擊敗之下浦城 召	徐達還京 廣南湘一 丙午張士誠寇諸全朱文忠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破之 三月辛巳常遇春班師 癸未九宋濂歸	省賜金帛遣之濂表謝復致書 世子勸進修 上	喜獎諭命 世子再以書報 四月已丑朔恭軍胡	深克松溪 命常遇春取襄漢諸郡 上論形勢乃南	取 五月克安陸襄陽府 六月思南宣慰使嗣仁	智歸欵命仍其官 克安福州饒鼎臣走茶陵 朱	亮祖克崇安進攻建寧胡深被執遇害 諭民裁桑	蘇木綿 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七月丁巳	朔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未附山寨 湯和進兵	圍周安于永新 甲子再與擴廓帖木兒書 思州	大政記 卷一 宣撫司田仁厚來降 沅陵縣民向珍入作亂討平	之 壬午寅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八月丁亥	周文貴復寇辰州擊破之 麻城里長袁寶擒羅田	賊藍丑兒 賞之仍定賞格 九月丙辰朔置國子	學 以故集慶 明玉珍遣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	浩往報書 時王珍遣兵征蠻暴掠不能制 十月戊	戌下令討張士誠 辛丑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	先取通泰諸郡 饒州太守陶安擊信州盜肅明破	之 時來 閏十月乙卯朔張士誠舟師出大江再諭	徐達備寇勿分兵 已未 上至江陰康茂才水寨
----------------------	----------------------	----------------------	-----------------------	----------------------	----------------------	----------------------	----------------------	----------------------	----------------------	-----------------------------	----------------------	----------------------	----------------------	-----------------------	-----------------------	----------------------	----------------------	-----------------------	----------------------

凡二日即還 戊辰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京師

斬之取餘于州 庚辰克泰州 所俘將士拾衣履完其妻子加賜戊辰

州 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源懷印赴水死

源並政廉忠自奉甚薄遇除夕無它供其蔬食而已家人自歎寥落處之泰然人以此稱之 甲

午饒鼎臣敗死餘黨皆散 命右相國李善長書諭

濠州李濟不答 徐達圍高郵諭還泰州 秦從龍

卒 士誠寇玄輿徐達渡江擊破之又寇安吉為守

將費子賢所敗 張兵入萬子賢僅三千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朱龍鳳十二年宋亡已二年矣 正月癸未朔張士

誠窺江陰 上親率兵至鎮江寇遁去康茂才追敗

之 命僉事周漬定按察司事立條憲綱以進 錄

用諸司劾退官 二月癸丑朔叅政張彬率指揮胡

海洋等討周文貴破走之 丁卯容美宣撫司田光

寶來降以彭世雄等為各軍民安撫使 處州山賊

夏清四連福建兵寇慶元僉事章溢召所部義兵討

敗之 己巳寅兩淮都轉運鹽司凡二十九場 茶

陵諸寨悉平 禁種糯 明玉珍卒于并立 三月

癸未朔下中書省嚴選舉之禁 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知府知縣

前禁者俟來朝治罪 不應朝者歲終逮治 徐達破高郵 所俘將士遣還

如秦州仍令軍 四月壬子朔明昇遣使來聘

中搜還母女

卯 上以玉輅太侈定用木輅 即廢輅杜素 徐達

兵至淮安襲徐義軍于馬驛港走之淮安降 丁巳

沂州王宣襲海州據之 徐達回兵取興化 李文

忠往徐達軍議淮安城守事 己未諭劉基王禕

定常賦國計 庚辰李濟以濠州降 諭宿州吏民

故鄉無自絕其將陸聚以徐宿二州降 元將竹真

入安豐徐達邀敗之 陸聚攻沛縣并降邳蕭宿遷

睢寧 甲子 上發京師丁卯至濠州省 陵 製租布

衫經比總加重以改蓋漢氣增土培封召舊人汪文劉英慰撫之令招致二十家守陵仍復其家

方國珍來貢 宴父老慰賞之 論以教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

生毋自怠忽仍論博士許存仁等 起兵如未禁飛救民成功之本 辛未徐達取安

豐獲忻都并裨將費元帥竹昌左君弼走汴梁引兵

來戰大破之達遂援徐州破王保保兵 即擒保保木兒 五

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招撫流亡 訪

求遺書 六月壬子朔改醫學提舉司為太醫監

七月辛巳朔書諭王保保 甲辰以蘇伯衡為國子

學錄 廖永安卒于蘇州 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

作新宮于鍾山之陽 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湖遠而舊宮在城

中四元南臺為宮稍庫廩至是十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

北盡鍾山之北延亘 伐張士誠祭告大江 辛亥

同恩凡五十餘里

徐達為六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東征
戒諭之 癸丑大軍發龍江熊天瑞奔于張士誠
辛酉自常州浮太湖諸將數戰皆捷遂圍湖州 九
月乙未勅朱文忠會兵 明昇來聘命廷臣奉使議
于言語勿為大言貽笑 湘鄉賊易華叛討斬之 周文貴復
掠辰州諸將楊璟等分兵進討 丙午恭政蔡哲報
聘于蜀 十月戊寅諸將攻張士誠兵于舊館降之
十一月二日庚辰舊館捷書至父老入賀戒 甲
申徇降湖州進兵南潯吳江州 朱文忠攻下餘杭
杭州守將潘原明以減降命仍舊職 李思忠以紹興降
都尉王克恭守之 宋興以嘉興降 壬寅海寧州
降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書 癸卯大將軍徐達
等至姑蘇圍之 甲辰送元平章丑的長壽還獲于杭者
十二月乙卯永寧郡縣賊饒一等悉平 巳未罷浙
東行省開省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為平章守之復姓
李氏 改諸全州為諸暨縣舊稱路者皆為府 陳
友定建寧將阮德柔來納款 以明年為吳元年前
明上韓林兒尚在建康用其能風年號 定宮室先
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是乃收元
建廟祀 甲子親祀山川祝告立郊廟建宮室即于
是日啟工所司進圖命悉去雕琢奇麗者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戊寅朔湖廣進兵沅
州克之 令事涉惟誕者勿以聞 免應天太平鎮
江寧國廣德五處田租上以開創供使所先 令箋
文只平實勿飾虛詞 二月丁未朔都城訖工 王
保保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傅友德敗擒之 茗洋降
賊周遂卿復叛僉事章溢討斬之 置兩浙都轉運
鹽司于杭州設三十六場 松江嘉定來降 乙丑
書諭陳州左君弼歸其母君弼尋來降 三月丁丑朔湖
廣慈利思沅等處宣撫安撫等司皆內附 甲戌大
將軍徐達自軍中請事勅勞之令從便宜以行 丁
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法諭令以時勉學使開科舉
各布出身 以蔣節為安撫使守會同縣討靖州山寨
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舉作亂討平之餘黨施仁
濟劫嘉興悉被擒 辛亥祭 仁皇帝忌辰 胎王
保保等紗羅葛布等物 壬子諭起居注詹同等因
史貴直筆凡平日言行明白直書勿得隱諱 乙卯
平章俞通海卒戰姑蘇 巳未數方國珍十二罪一
丁卯祭 仁皇后忌辰自是歲 李文忠調兵戍沿
海州縣 改江陰州為縣 選江西精兵二千人宿
衛 句容縣獻瑞麥 五月書諭張士誠不報 巳

亥初寅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以陶安為學士 免徐
 宿濠泗襄陽安陸稅糧二年 六月丙午朔日食晝
 晦 諸將屢敗士誠兵于城下 甲寅革參議府
 父旱大雨免民田租 先減解 定朝賀不用女樂
 參知政事張和謀叛誅 秋七月選樂舞生設雅樂
 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之 上親擊石磬試定 丙
 子除郡縣官凡三百三十四人定賜予并及父母妻
 子仍給道里費遣之遍賜佐貳幕官有差并加 勅
 諭 巳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斧形而石質 上命
 出則使人負于 駕前臨朝奉置几案祇天戒遂赦
 中外罪囚 方國珍約降未至 上怒徵糧二十三
 萬石仍以書詰責 辛丑置太常大理司農將作四
 司正三品 八月四日戊申有吏受贓事發赴井死
 上遍行戒諭 或以愛利 不如愛身 癸酉園丘方澤及社稷壇成
 甲寅冷謙協樂章聲譜及編鐘編磬等器 丙寅
 上祀山川祭畢出齋次頒胙群臣論世子等戒盈滿謹
 怠荒 書諭沂州王宣父子 告以來年取河 南先代沂州 徵江
 西儒士顏六奇等 以老疾 賜 帛遣還 朱亮祖討方國珍
 是月元詔太子總天下兵 馬李善廉 府枯木兒兵權 九月甲戌朔 太廟成
 四祖各為廟 德祖居中 三祖東西次列皆南向

諭中書省除大逆不道俱免連坐 辛巳大將軍徐
 達克姑蘇執張士誠熊天瑞伏誅 胡廷瑞進兵無
 錫州 張興率勇士千人并濠州山寨諸軍俱集淮
 安 乙酉改平江路為蘇州府 府事 徐達分兵
 取通州張右丞 帥所部降 丁亥寅內史監秩
 正四品 召諸將大會京師 莫天祐以無錫降
 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定令不得私乘戰馬及
 載他物 張士誠送至京師 自縊死賜 棺槥之 辛卯置宣
 徽院設院使正三品 改太醫監為院 丁酉朱亮
 祖攻台州敗方國瑛 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宗
 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于元主 被姑蘇 所獲 又以
 書遣王保保賜之文綺 王宣來請罪 辛丑命于
 泗州靈壁取石置磬湖州采梓桐置琴瑟 平吳師
 還諭功封李善長宜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
 公餘將士有差 朱亮祖克台州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
 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曰文樓右
 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
 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
 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 上命博士

一第428册續修四庫全書第14版正內

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又書大學

衍義于兩廡壁間有諸孫瑞州文石竟地者斥之 戰士傷殘者造

廬舍環新官城外晝治生夜則巡檢 十月甲辰朔遣起程

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 徙蘇州富民實濠

梁 丙午百官禮儀俱尚左兩相國互改 定國子

學官制許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改太史監為

院仍以劉基為院使 朱亮祖至黃巖方國珍遁去

給蘇州戰士照前印帖米如格 祀前死節安慶

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輔 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

按察司湯和鄧愈為左右御史大夫正一品劉基章

大政記 卷一 三

溢為御史中丞正二品基仍兼太史院使 放廣德

義兵 湯和為征南將軍追方國珍 下中書省定

律令 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 戊午考正 太

廟雅樂 癸亥定樂舞之制 甲子命右相國徐達

為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為征虜副將

軍帥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 平章胡

廷瑞為征南將軍行省左丞何文輝副之由江西取

福建 平章楊璟等取廣西 召諸將諭以軍法機

宜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各引兵發京師

乙丑遣 世子次子往臨濠展陵 丙寅檄諭齊

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丁卯大將軍諭王宣父子

勅廣州以西諸將備王保保 湖廣行省取寶慶

新化等府縣 朱亮祖克溫州 辛未王宣納款賀

平張士誠 十一月癸酉朔朱亮祖敗方明善于樂

清迨至海口招諭之 明昇來聘 丙子大將軍次

下邳前鋒由徐州進取山東 湯和自紹興上虞餘

姚進兵慶元悉降之方國珍浮海 壬午王宣叛大

將軍進兵討斬之 乙酉定大都督府及各衛官制

康茂才都督同知郭子興陳德都督僉事 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甲

子 上視園丘 世子從行 廖永忠自海道會湯

大政記 卷一 三

和討方國珍 上祭海上諸神國瑛及諸將皆降國

珍亦降 乙未冬至文武朝賀 太史院進戊申大

統曆先定儀注改用十月朔著為 命疏滯獄 大

將軍自滕州進克益都 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

下之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甲辰律令成頒行之

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更令二十二令二十四禮令

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三工令二律律唐之舊而

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更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

律十四兵律三十四刑律一百五十一工律十命有司

刑布 丁未諭大將軍副將軍送渠帥官吏儒士詣

京師撫民課農使無失所 孔子五十六代孫衍聖

公孔希學率曲阜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迎軍

門降 寅尚寶司內職六尚局 上寢夢神人以玉
 加頸遂成隆骨 大將軍以次平定山東 胡廷瑞
 至邵武降之 癸丑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平群臣
 奉表勸即帝位 報以天下大定議之屢請 改慶元
 路為明州府 膠州來降 頒律令直解 湯和廖
 永忠自明州海道取福建 李善長進即位禮儀
 甲子 上御新官以即位祭告 上帝自為祝文云
 不可不至日明使臣知之 已丑禮部以冊立 皇
 后 皇太子禮儀進于即位日同舉 上曰禮文太煩
不暇其質 中宮 丙寅命 世子及諸子名祝告
東宮空節省之

太廟 仍以前子漸長空習勤勞命內侍製麻履行殿
善長進儀衛伏內施有天下太平 大將軍自濟南
皇帝萬歲字額 上以誇大去之 榜諭山東來降及未盡官
 民 戊辰定開讀詔赦儀 赦蒲臺民供芻粟違令
者當斬其子乞代大將軍送之 湯和進克福州
者京 上以其孝并父省之 置浙江市船提舉司 定各
 山東悉平命官撫輯 縣為上中下三等 減金華田租 初用兵所增李
文忠請減從之

補遺
 丙申七月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

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邵
 愈陳先張彪王王陳本等為之置五部都先鋒以陶
 文興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之置
 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之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賢
 古王德芳為之置兵馬指揮司以達必大為之
 戊戌十二月親征宣徽問耆儒用兵所急前學正朱
 升對曰高築精多積糧緩稱王 一日陸士陳
 壬寅正月胡廷瑞來降 上如龍興拜其母 寧州
 土豪陳龍以眾降初徐壽輝兵破寧州龍集眾結堡
 于州之泰玄鄉號人和寨旬日間州境響應眾至萬
 餘至是聞 上至隆興遣弟良平率分宜等六縣民
 兵二萬來降王禕撰平江西頌

癸卯四月諸全守將謝再興叛初再興用部將左總
 管糜萬戶右總管王萬戶為心腹二人常使人販鬻
 杭州 上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
 康而以參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 上以再興長
 女娶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之子恩意甚厚仍命還
 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忿不樂山是遂殺知
 州樂鳳其妻王氏以身蔽鳳亦見殺 夢庚奔張士
 誠李文忠遣胡德濟屯五指山備之 詔陞德濟參

政管事萬戶王克瑀偵敵亦被殺再與後與其弟謝
五守餘杭又明年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
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略富陽擒其同
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小
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
死仍享富貴乃與弟姪五人出降後皆磔于市
吳元年正月 上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歸得
一食即粗糲甚甘今飲膳豐美未嘗忘之太平應天
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先勞其免太平府租
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

大政記

卷一

三十一

李

八月祀山川畢將還宮顧世子曰國家初定民始息
肩汝知人勞乎夫人貴則驕逸則忘勞若夫貴而不
驕逸而知勞心體象情能為君者也今將士中夜屢
從至此皆未朝食汝可步歸

九月張士誠執送京師周伯琦伏于後 上問為誰
對曰前元參政周某 上曰元君寄汝心膂乃資賊
以配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賜三日大醉以酌其功
後殺之一日放歸田里入之卒前說出剪勝紀聞謂
與李伯昇先戮非也

皇明大政記卷之一終

皇明大政記卷之二

臣朱國禎謹輯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 上祀南郊即皇帝位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先期設 昊天
上帝 皇地祇壇位于第一成分東南西南向大明夜
明于第二成星辰社稷太歲鎮海濱山川城隍于
廂內之東西 正月壬申朔免朝賀命禮官書四代
考妣神王 甲戌飭戒百官執事人 元萊陽守將
世家實納款 乙亥 上服袞冕登壇各行奠拜禮
讀祝自壬戌以來雨雪晦冥元日雪霽三日省牲陰

大政記

卷二

一

李

雲悉歛日光皎然暨行禮風和氣肅香霧上凝下霽
獨燦中星萬眾歡悅禮成群臣奉 上即位于郊壇
南呼萬歲者三 駕入城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
主詣太廟追尊四代奉上玉寶玉冊 皇高祖考曰
玄皇帝廟號德祖 高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
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曾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
曰裕皇帝廟號熙祖 祖妣王氏曰裕皇后 皇考
曰淳皇帝廟號仁祖 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仁祖考
皇明生東塘下 上侍制有道士長髯朱衣象簡直
入拜 仁祖曰好個公公八十三當大貴留之不顧
而去既出門不見 每廟性幣祭告 世子先至社
主是果符其數

稷壇立石主 上至行禮如宗廟儀畢還 御奉天殿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上賀表畢命左相國奉册立 妃馬氏為皇后 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除進爵秩有差 丙子詔告天下定誥首日奉天承運先日上 追封 皇伯考為壽春王 皇兄南昌王 盱眙王 臨淮王從兄而下十一王配皆夫人 製太廟祭器 楊璟進兵永州 丁丑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皆陞殿餘列升殿 戊寅自舊內遷新宮 方國珍入見賜第居京師 庚辰得美王製傳國之寶并製圭一 辛巳詔李

大政記 卷十一

善長徐達常遇春兼太子三少餘兼詹事等官 壬午 上訪得 皇后親族欲授以官 后辭乃止厚賜金帛 甲申遣周壽等一百六十四人覈實浙西田畝 巳丑頒大明令于天下 壬辰征南將軍胡廷美克建寧廷美即廷瑄 巳亥諭祭登萊海神 庚子命鄧愈為征戍將軍取南陽以北州郡 翰林學士陶安知制誥兼修國史 立大都府斷事官 立善世院以僧慧曇領釋教事 立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領道教事 置各處水馬驛站遞運所急遞舖 湯和師至延平降其城執陳友定送京并其子

誅之 天下來朝官陛辭 上戒諭之遂為令 二月壬寅朔李善長陶安進郊社宗廟議從之 湯和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送里達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 命廖永忠為征南將軍朱亮副之由海道取廣東 汀泉等處皆降 丁未以大牢祀孔子于太學仍遣使請曲阜致祭 戊申 上親祭大社大稷自是歲以為常賜羣臣享胙于奉天殿 李文忠往福建平小寨未下者 庚戌遣右丞王溥賞上尊至濟南賜大將軍以下并各衛將士 壬子陶安議社稷壇不創屋遇風雨于齋宮望祭從之 定宗廟時享及月朔薦新之禮 詔復衣冠如唐制盡革胡服胡語 癸丑副將軍克東昌平章甲寅 楊璟進兵慶遠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 乙卯製紅紫青黃四色戰衣 上退朝御東閣顧朱升等論周禮六夢 夜大星赤色有光自中台西北行至雲中沒 征南將軍廖永忠書諭何真 丁巳康茂才往濟寧濟師北伐丞相李善長祭告江淮河漢 詰責臺臣久不進 陸仲亨會征兩廣 製鴛鴦戰襖表異色以 樂安俞勝復叛大將軍討平之勝遁去後 中書省議役法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項 上

諭暫借民力不急浮泛之役悉罷之 定祭天地宗

廟服袞冕社稷等祭皆通天冠絳紗袍以五見禮大煩也

庚午追封姊孝親公主其夫李貞駙馬都尉思親侯

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 太子讀書禁中 新

除府州縣官各賜白金十兩布六疋 三月辛未朔

命儒臣修女戒官閣當嚴述古賢妃事為法 增修國學齋舍

戶部及行省鑄洪武通寶錢製凡五等自一錢至五錢 楊璟克

全州常寧武岡以次降 遣官祭 仁祖陵及魯山

淮川之神 大牢祀 三皇 元左丞何真籍所部

郡縣迎降賜詔褒獎 壬午廖永忠自福州趨廣東

大政記

卷二

四

近臣請開山東銀場不聽 大將軍送衍聖公孔

希學于京遂由濟寧趨汴梁 榜諭山東訪取賢才及書任宦

居間者舉赴京師家頗疑畏上問 辛卯彗星出

凡十九日滅 邵愈取唐州南陽 己亥命儒臣編

存心錄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念慮少息無以交神明乃命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

祭祀感應所異可為鑒戒者以述 大將軍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

降守將李克葵走河南 四月辛巳朔定桑麻科徵

之額 蕪州獻竹篔以無命却之仍頒四方非朝廷

所需勿進 大將軍自中灣進兵 賜思南宣慰司

山仁智羅綺 丁未裕享 太廟 德祖考妣居中

南向 三祖考妣東西向皇太子奉迎各廟神主就位侍立南昌王而下皇

太子 諭山東民來朝者以免租稅來謝恩賜而

太廟祭器舊以金塗銀者悉易以金 畫古孝行及

身所歷艱難戰伐事為圖示子孫 戊申大將軍帥

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敗其兵降之 元祭

酒孔克堅來朝行聖公希學之父也召見慰諭賜宅及馬月給米二十石明日再召

壬子副將軍克嵩州汝州 乙卯徵河南儒士黎明

義等赴京師 廣州擒斬偽參政邵宗禹進兵取廣

西 丙辰 上諭宦官不得典兵政 丁巳楊璟克

永州守將邵祖勝自後 戊午馮宗異取陝州并下諸山寨

大政記

卷二

七

留康茂才守之 置山東行中書省以汪廣洋為參

政 翰林院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追封參軍胡

深為縉雲郡伯 侍儀范常為翰林直學士尋兼太

常卿 甲子 駕發京師幸汴梁舟行有御製黃河說 馮宗

異進下潼關兵至華州李思齊張思道皆遁尋召還

北征 五月庚午朔盜入象山縣居民計平之昌國縣屬

秀山民得方國珍善甲因聚眾攻城象山縣縣民將公直王剛甫等欲擊之適知縣孔立自府計事還與

定議駐兵東禪山盜來攻先伏兵以待自迎戰誘入伏盡擒殺之遣大理卿周頌往勞各賜白金百二十

兩 郭子興守潼關 大將軍書與王保保 指揮

王臻取毛胡蘆山寨鄧州義兵首戶府募土人 上

蹕邳州 諭知府李相山東故官願入京者 丙子遣

李二忻都從大將軍北征 梧州澤貴鬱林等州皆

降 辛巳大將軍自陝州還至河南 癸未流星起

天市垣東北行沒 登封諸山寨復叛討平之 甲

申王保保遣使報大將軍魏馬 使者尚書也先恭政

溫恭政 太陰犯填星 庚寅 駕至汴梁改為開

封府 辛卯副將軍入見 馮宗異 置中書行省于

開封參政楊璟署省事 乙未副將軍辭往河南

丁酉以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 六月庚子朔大

將軍自河南入見 定計取元都選精兵為先鋒水陸

大政記 卷二 六

元主北奔 上躬祀汴梁諸神遣官祭境內山川

江西參政黃彬鎮袁州招集諸山寨 癸卯大將軍

辭還河陰進次陳橋 元海南海北道元師皆降

楊璟朱亮祖合攻靖江克之 流星起自紫微至雲

中沒 陳友定舊將金子隆叛陷將樂縣 乙丑賜

北征將士夏衣 以馮宗異為征虜右副將軍 命

中書稽將士軍功 置刻期百戶所傳報軍情 即今

報 廖永忠平南寧 命浙江江西二行省蘇州等

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開封 江西永新州大風雨

蛟出江水暴溢入城深八 修和州二縣 邳州知

尺壞居民溺死甚眾 州李相子

和州修之周二百里田皆常稅 李文忠討金子隆

遣祭故元將察罕帖木兒 七月己巳朔太白犯

井宿 左江土官黃英衍右江岑伯顏等族皆降

壬申 上親晝征進陣圍投大將軍諭進兵 令各

衛糧舟俱赴濟寧 丙子勅諭北方新授守令加給

賞 戊子象州降廣西悉平 辛卯 上將發開封

大將軍入辭 戒以克城之日毋殺擄凡元宗 康茂

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 丙申 駕發開封馮

宗異留守 丁酉 皇太子攝享太廟 元彬州守

將以城降 京師火 延燒永 揚州旱災 大將軍

大政記 卷二 七

會師東昌分布士馬渡河 南海縣民關敏討賊被

殺贈官立祠 海賊馮簡等作亂敏倡義擄賊數百人

鄉敏不支為賊所屠事聞 上以敏未授官而能仗

義討賊殺于王事贈兵馬指揮表其節曰忠義死之

儒士李訥請卹筑獨帶刀舍人周宗請立學校

上皆是之 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 庚

子大將軍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衛輝守將棄城走

元降將喬僉院叛于濟南討平之 大將軍至彰

德降之 丁未 上至京 己酉大將軍取廣平自

邯鄲次臨清張興祖自東昌華雲龍自樂安以師來

會 徵天下賢才授守令厚賜遣之 庚戌大將軍

一第... 冊... 卷... 頁...

遣傅友德開道逼步騎顧時浚開通舟師 詔定軍禮親征遣將焉祭 壬子副將軍克德州 以高郵府為州 戊午大將軍師至長蘆進及直沽獲海舟作浮橋濟師並河東西以進元兵皆潰 襄陽山寨悉平 何真人朝授江西行省叅政 癸亥大將軍師至河西務進兵通州 乙丑大將軍命衛吏田忠為通州判官攝州事 丙寅大將軍入通州是夜元主率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 福建叛人金子隆平 水旱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滁和糧稅 八月己巳朔 詔以金陵為南京開封為北京 庚午大政記

將軍取元都招諭王保保以鎮撫吳勉攝大都路知府事 甲戌以張正常為真人去天師舊號 乙亥漳州府通判王祿上疏請修德祈天以忠厚寬大為主 上嘉內之 丁丑遣官釋奠于孔子仲春仲秋 香遣官祀國學丞相初 定六部官制先只四部掌 獻學士亞獻祭酒終獻 錢穀禮儀刑名營 隸中書省尚書正三品滕教為吏部楊思義戶部錢用壬禮部陳亮兵部周禎刑部單安仁工部各尚書將作隸工部革司農大理二司 中丞劉基告還青田妻 大將軍經理故元都城 己卯大赦詔天下 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稅官逋俱免追 再

定律令 辛巳平元都捷表至京 壬午御殿受賀 改元都為北平府 徵元故臣入京師 駕發幸北京 癸未置燕山六衛守北平 停海運于鎮江多颶風 詔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與右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從大將軍西征 免長興安吉秋糧 戊子大將軍分兵略大同 度北平南城金之舊基 庚寅手詔採張冲所言二事一廷臣各言得一推用忠直 壬辰克裕州泉白寨擒元平章郭雲 癸亥犯右執法 癸巳 駕至北京 故元留守迭里迷失等謀作亂 玉田知縣史繼發之就擒賞璫金帛 温州人董孟大政記

怡等作亂討平之指揮吳廣率四百人往捕謂其下且多有從遣人諭之必思效順如其言果就擒廣合肥人嘗受學余闕故為將通儒術後調汀州衛以清終 放元宮人 黜御史妄言者言陶安隱過云得之道路 今乘輿諸物應以金飾者皆代以銅 九月戊戌朔大將軍改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 己亥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隸以六衛孫興祖華雲龍領之 江西行省叅政陶安卒 張興祖下永平 壬子夜太陰犯畢宿 甲寅改各站為驛 犒北征將士尋賜戰衣萬領 土官彭萬里為保靖宣慰使 癸亥下詔求賢尋命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訪 優給

陣亡將士之家 副將軍而下發北平狗下保定中山真定等處進取澤州絳州潞州 十月戊辰朔 駕發北京 夏主明昇遣使賀平元都 辛未 皇太子攝享太廟 克澤州楊璟戰于韓店不利 元兵攻潼關郭子興擊却之 訪求應祀神祇山川帝王忠烈有功國家及軍民者其實著祀典有司歲時致祭 丁丑 上至自北京 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 定誣告謀反者反坐 戊子徙北平在城軍民于汴梁 置京畿都漕司 辛卯以都事汪河為吏部侍郎 使攝廟留六年始歸故陞 甲午徵元太史院官十四人

水政記 卷二 十一

司天監進元主所造水精刻漏命碎之 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鑑盧德明張昌為諭德 仍諭日 浚後湖及龍灣河 定正旦朝賀儀 并進 皇太后 正旦冬至朝 儀 十一月戊戌朔將祀南郊告于太廟 功業未成 奉配 俟南郊竣 事恭請告成 天未未敢 勅有司遇災異以實聞 庚子冬 祀 上帝于圓丘禮成還詣 太廟告謝御殿行慶成禮翌日大宴 大將軍發北平率薛顯等進取山西 辛丑宴東宮官及儒士于大本堂命作鍾山龍蟠賦 御製時雪賦各賜冠服 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衍聖公 秩二品銀印置官屬希大焉 曲阜令世襲并立三氏教授 中

書照磨簡以權諭廣西左右兩江籍洞官民遇洞人 潘宗富擄掠以護行兵擊破之兩江平 中書及禮部定圓丘方丘宗廟社稷皆親祭羣祀遣官 大將軍會副將軍于真定收諸未附山寨 停蘇松嘉湖四府均工夫 戊午康茂才克河中府 大將軍至平定州 手書召劉基 甲子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并定冠禮 十二月丁卯朔汪廣洋劉惟敬為中書參政楊憲為御史中丞 禮部尚書錢用壬賜居湖州 獲沂州逃將王信 大將軍至太原破擴廓帖木兒兵克其城 乙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

水政記 卷二 十一

御史監視 大將軍分兵遂賀宗哲于石州 定官民喪服之制 壬申改宣徽院為光祿寺大史院為司天監 東宮三師以下朝賀答後二拜 定 皇太子親王士庶婚禮官員親屬冠服之制 辛巳起復濟南知府崔亮為禮部尚書 改檀州為密雲懷柔二縣 凡州之不隸縣治而 改為縣者六十有五 築壇雞籠山祭前功 臣胡大海等 文臣設王 事恭請祭 已丑頒社稷壇制于天下 壇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陸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普立旗畫 廟 孟州復叛 明年正月 符璽郎使新使高麗 知府易濟頌詔安南 辛卯以宋冕為開封府知府

賜書夏主明昇 時使者將還

洪武二年己酉正月丙申朔御殿受賀大宴 皇后受

命婦朝于坤寧宮賜宴 封京都及天下城隍 建

羣神祀享所于南城外 凡載祀典者依期致祭不載者聽民自祭不毀 立

功臣廟于雞籠山 旌節婦鄭氏陶氏 太陰犯井

宿 丁未享 太廟以功臣廖永忠等七人配 定

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為一壇以驚蟄秋分日祭嶽

鎮海瀆山川城隍諸地祇為一壇清明霜降日祭

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而下為差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司廣東海北二

大政記 卷二 十二

提舉司各設使領之 分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孔

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

河南等處及畿內糧稅 更定 太廟四時時享以

清明端午中元冬至 為壇後湖祀馬神 甲寅副

將軍自太原征大同 以卽位詔諭日本安南占城

西洋諸國 焚惑犯房宿 製四代帝后冠服祝告

焚之 故元學士承旨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官有

差 庚申勅諭太原諸將定其位次 副將軍師至

大同守將竹真棄城走遂入守之 立慶遠南丹等

處安撫使以夷酋為之 改中山府為定州 乙丑

平車韓政攻下蟻尖寨 諸山寨俱攻克附惟此寨在彰德林慮州西北二十里

元右丞吳庸等據險絕不可登至是降顯督諸將兵取之時政守頌德列營以進庸度不能支出降得士

千餘人 倭掠山東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諭

不尚奇古 丁卯遣官釋奠先師 立沅州等處軍

民長官司 占城入貢 遣官祭武成王 遣使占

城爪哇日本等國皆賜書 乙亥立濠州陵碑 丁

丑上陵名曰英陵 行祭告禮 定侍儀舍人及較尉冠服

戊寅大將軍率諸將發太原取陝西 庚辰故元

右丞也速侵通州平章曹良臣禦之遁去 河南府

同知徐麟陞本府知府 麟新之廣濟人由宣武衛鎮撫三遷至河南府同知時元

大政記 卷二 十三

本降臣宋玉相與其散卒在河南者謀以是月二日三鼓集衆叛麟察知之滅其黨者故廷二鼓遠聲不

敢發黎明遣鎮撫胡溥率邏卒往捕與遇于街巷盡獲之以功陞是職仍賜金帛彩段 遣官

祭馬祖之神 壬午躬享先農耕藉田 增天下神

祇壇于園丘之東方丘之西 凡親祀皆親往省牲

牲遠神壇二百步 乙酉清明享太廟 革各府照

磨檢較 辛卯大將軍至河中作浮橋濟師 壬辰

以詹同為侍讀學士秦裕伯為侍制 三月乙未朔

大將軍自蒲州渡河 丙申又旱祭告 皇考妣 念

時親告具草蔬糲飯于宮中者旬日 遣祀三皇以勾芒祝融力牧風

后配享 親祭羣祀凡十八壇 學士朱升奉勅撰

齊戒文令百官遵守定以三日升尋以老致仕 大將軍
 自鹿臺入奉元路元西臺御史桑哥夫里與妻子佩
夫不在自經死三原知縣張思道等皆遁改爲西
 安府夏德閏署府事命赴五津倉戶給二石 癸卯
 副將軍而下進取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辛卯大將
 軍造咸陽橋發西安承制道楊璟征唐州亂兵 癸
 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 甲寅擢御史臺經歷劉希
 魯爲刑部尚書 乙卯大將軍至鳳翔以指揮吳宏
 署府事 增築國子學舍 四月乙丑朔還高麗流
 人賜其國王王額書 大將軍自鳳翔趨隴州先取
 大政記 卷二 十四

李思齊 上命副將軍還備北平取迤北餘寇 戊
 辰置陝西行省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博士孔克仁
 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司天臺
 官 大將軍自隴州進兵秦州 元海北道廉訪僉
 事李文煥乞歸田里許之給精帛錢米以 乙亥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秦裕伯知
 隴州 賜納哈出及元主書時納哈出方 大將軍
 師至鞏昌降之郭子興鎮守遂征臨洮 免秦隴等
 處新附郡縣糧稅 丁丑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
 降 克蘭州 大將軍至安定州會州 甲申臨洮

捷奏至 諭大將軍取張思道以其兄弟誦 大將
 軍師至靖寧州度六盤山抵開城襲元豫王走之
 倭掠太倉守將翁德破之陞指揮僉事厚賞祭 江
 南北諸州縣并澤州各獻瑞麥 五月甲午朔日食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 詔諭吐蕃 丁酉大將軍
 師出蕭關下平涼謀取慶陽進次涇州 戊戌端午
 享太廟 辛丑張思道走寧夏爲王保保所執其弟
 良臣以慶陽降 造小玉璽一文曰奉天執中 癸
 卯夏至祭皇地祇方丘改望燎 乙巳 上幸鍾山
 由衛龍岡至洋 賜西征將士戰襖十一萬 戊申
 化門始騎而人 大政記 卷二 十五

張良臣復叛 癸丑置福建行省蔡哲爲參政領之
 辛酉詔凡時物太常先薦宗廟然後進御 御史
 中丞章溢卒 追封皇外祖考陳公爲楊王 皇外
 舅馬公爲徐王妣王氏鄭氏皆三夫人建廟太廟東
 上奉安楊王位 皇 六月癸亥朔 賜國子生夏
 后奉安徐王位 丙寅功臣廟成定位次 思州土官田弘正襲
 職父仁厚卒來告哀請命 祭蘭山壓死軍士 大
 將軍自涇州率兵趨慶陽 已卯副將軍克開平元
 主先北奔薊北悉平 壬午陳日燧來貢詔遣學士
 張以寧典簿牛諒封爲安南國王日燧已卒其弟日
燧嗣立來迎詔以

寧等不從日燈請于 乙酉傅友德會兵慶陽 丁

亥造太廟金器成 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禕為侍制

七月三日乙未詔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故元

事蹟備修元史 以元統至正間 率無可據故遺 巳亥副將軍還軍

至柳河川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 丙午享太

廟 廣西土官皆命世襲 西蕃寇臨洮擊走之

中書省請徙歸附洞蠻于內地不許 辛卯王保保

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大將軍命馮宗異臨驛馬關

阮之專攻慶陽 御史謝恕下吏 以數隱口糧逮捕 百餘人多稱冤者

御史文原吉等以開 責恕釋其民原吉等被責 上自審實 明昇來貢 辛

大政記 卷二 十六

西馮宗異討韓扎兒走之 八月癸亥朔副將軍喪

至龍江 上親致奠哭之 甲子故元總制賀宗哲

攻鳳翔 金典旺 力禦之 高麗來賀請封 上命李文忠會

攻慶陽適元將脫列攻大同文忠移兵擊敗擒之

丁未遣官釋奠先師 戊辰祭大社大稷 定內侍

諸司官制 朝賀仍用山呼舊制 初 上以三唱山 呼萬歲為太侈改

為贊呼曰天福有德口海宇咸寧曰聖躬萬壽 至是尚書崔亮等以應聲不齊乞仍舊從之 元

史成 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總裁編纂者趙樞朱右貝 後朱伯清王濂王葵張孟兼高遜志李越李汶

張宜張簡杜寅俞賓殷弼王葵字常宗嘉定人師事 孟長文長文為全履祥弟子故其學有端緒文章精 嚴緘密自持為多會稽楊維禎以文雄吳越間獨 日為文賦詠之史成以丑老乞歸後與高啓同坐魏

觀事誅 朱伯清名謙以字行義烏人幼從元侍講 學士黃希學預修元史及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嘗 尾從鳳陽途中作紀行詩以獻上覽之嘉歎尋和其 詩賜之陞楚府長史居官恭謹自持所著有文集及 理學纂言二卷以 甲戌書論大將軍 若克慶陽以 遺致仕後終于家 馮宗異總兵 留守回京會 葬鄂國公 乙亥倭寇淮安鎮撫吳祐擊敗之

丙子遣符寶郎侯斯封高麗王頡為國王 天鼓鳴

定大祀先七日誓戒 癸未大將軍克慶陽 良臣 俱按并引出斬之誅其黨以都 甲申考定典祀 齊會事陳德守之賀宗哲通去 祀天神地祇壇為風雨所賦命考古即壇所為屋以 蔽者得宋元舊制定屋七間遇風雨望祭焉其壽星 于 聖壽日致祭同日祭司中司 命司民司祿示與民同受其福也 定郊祀祭器皆

用磁惟遵用竹 行卿飲讀法之令 賜國子生冬

衣 巳丑大將軍師至原州諸將兵俱會 歲終通

祭五祀于廟門外 四品以上中書門宦三神 五品以下祀門宦二神 書諭

王保保 減千戶吳朝宗死罪 交賄當死 上出幸 哀新推此子死則老無所 三山門父母伏道左 依 上制之減論終喪 大將軍遣兵追賀宗哲

星大如盆有光西南行至天倉沒 丁酉 皇第八

子梓生 定允達 氏出 故元降將自北平入朝賜冠帶賞

資 太陰犯南斗 立臨洮為府 辛丑造 御寶

六日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皇帝 大將軍

發平涼右副將軍馮宗異留總軍事 令地方災異

大政記 卷二 十七

印時飛奏 時禮臣崔亮請分外祥瑞 詔以臨濠為

中都 初上詔諸老臣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

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長安洛陽

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

就北平宮室亦須更作力亦未易今建業長江天塹

形勢之地真足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

武官見辭謝恩禮 詔府州縣正官三年一考 復

歷陽縣為和州 丙午高麗入謝并賀壽節請祭服

制度製給之 占城入貢 壬子定蕃王蕃使朝貢

禮 癸丑考官懸樂制訪求能通音律者 甲寅初

製鐵券 乙卯吐蕃寇洮河指揮韋正大破之皆來

降 賜故元平章歐陽朝佐等冠帶衣服選有才藝

者授以官凡二百餘人 廖承忠朱亮祖還自廣西

皇太子幸百官迎 皇第九子杞生 十月壬戌朔

勞龍灣仍送歸第 高麗使者辭歸書諭國王 楊璟至蜀招諭明昇

不聽 方國珍李思齊食行省左丞祿居京師

一月還 庚午勅堊開平王 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請賀

不許 先降 圖徐常二公戰蹟于功臣廟 辛卯令

郡縣皆立學 致書元主 中書省請營後堂止之

設總兵官 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還京 大都

督府都事趙耀為湖廣叅政 始議以 仁祖配郊

位先三日祭告 乙巳冬至祀 上帝於圓丘奉

仁祖配還御殿行慶成禮享 太廟 丁未遣元子

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 戊申月掩太微垣

癸丑宴諸學士應制賦詩 誅逆人王昭明釋其

家屬 真州人為不軌 上召問詞服 十二月壬戌

朔 詔諭安南占城罷兵皆聽命 甲子日中有黑

子 改趙耀于北平 討饒州盜平之 封占城阿

答阿者為國王 右副將軍馮宗異至京 宗異不待

貢而 考安南高麗山川致祭 上思州蠻寇平

已丑 上御殿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

歲除享 太廟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來

援戰敗被執死之 詔赦臨洮將士亡匿者 慈利

土酋叛 殺千戶單友仁左 設浙東西及福建都轉

運司 西域僧自中印度來朝

洪武三年庚戌正月辛卯朔朝賀如儀 癸巳徐達為

征虜大將軍李文忠左副馮勝右副鄧愈左副副湯

和右副副各將軍分二道北征大將軍出西安左副

將軍出居庸 駙馬王克恭為福建叅政 定文武

官五品以下列丹陛左右不得上殿 甲午戒諭御

史臺各道按察司官時各道皆來朝 募山東水工萊州海

運餉永平 內外風憲官與屬官依品級行禮 賜

來安知府岑漢忠文綺入雲南招諭定遠諸郡縣十六且上人事 定工

府官制 定朝日夕月禮 吏部請除被黜官于儋

崖等處不許令良吏撫之 遣使祀安南高麗占城

國內山川仍繪圖以進祀版稱御諱勒石紀事 賜

右丞楊憲名華參政陳亮名寧 王保保授邊 定

太廟朔望薦新及獻新儀薦新有定品獻新者謂四方別進新物也 旌

表節婦三人 建駙馬李貞第于西華門 丁未享

太廟 賑西安鳳翔二府饑民 沂邳二州山民作

亂陸聚討平之 二月辛酉朔 上御東閣學士宋

濂侍制王禕進講太學傳十章 立神帛制勅局

始許羣臣親老者歸養上行後苑見東陽郡合祀

天神地祇為一壇增四季月將旗憲諸神自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皆親署名

製四方平定巾頒天下 續修元史 召江南富民

人見戒諭賜酒 令羣臣當午道朝見天子祭天從

去不得越二尺省府臺官俱從午陛 免倉糧歲

久耗折者 郊祀以天下戶口錢糧藉陳臺下祭畢

庫其天下山川城池 罷太倉市舶司 贈肇慶經

地理形勝亦闕以歲 歷裝源官二等以公務至新與縣 丙子朝日東郊

丁丑 皇第十子檀生幸妃郭氏出 癸未追封郭子

興為滁陽王妻張氏王夫人立廟滁州 指揮金朝

興取東勝州 免運軍飄沒米數 下詔求賢可官

六部者 置留守衛指揮司專守門 李文忠進兵

降興和追擒竹真 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 三

月庚寅朔免南直隸河南北平山東糧稅 貞節二

人 丙申給朝臣袍帶 羣臣服色准所授散官

丁酉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與北邊屯田一選股肱重臣出鎮

一墾田以 上命參酌行之 庚子置秘書監 定

駙馬都尉班次出入在百官本品之上由西門出入 廣西行省上

三事一南寧州柳州立衛一復設慶遠府一用土兵俱從之 左君弼收所部

軍士千八百人戍廣西獎之 考定諸王冊封禮儀

寶制 丁巳故元祭酒孔克堅卒 戊午大將軍師

至定西 旌處州節婦陳氏及其媳梅氏 詔諭日

本 盜劫英山縣討平之 寘誓言司以王文卿原

本為司令受四方章奏 四月三日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殿及文華殿 甲子禁蒙

古色日人更易姓氏 乙丑封第二子模秦王三子

桐晉王四子燕王楮吳王楨楚王椿齊王梓渾王杞

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頌詔安南高麗諸國

丙寅置太宗正院秩正一品 大將軍破王保保
盡降其衆 初昏月掩太微垣 戊辰大星流自天
市垣北行分爲三至虛宿沒 己巳書與元主 壬

申安南國王陳日燿卒來告哀 上素服見其使遣官祭

祭馬援于橫州 庚辰立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

劉基危素王本中皆兼學士 乙酉大將軍械胡德

濟至京特命宥之 丙戌元主殂于應昌 慈利土

酋單屋作亂平章楊璟討之 置磨勘司 綜核章奏 五

月巳丑朔大將軍分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指揮僉事陳德戰歿于岷州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

大政記 卷二 三三二

寢 定書劄儀式 復置司農司 開于河南 己未冊孫

氏爲貴妃餘五妃各受冊 嚴宮闈之禁 祭告諸

王國山川 舉學議篤行之士 左副將軍進次開

平 元平章上宰 都督孫興祖等出塞戰沒 己亥

詔設科取士 頒其式于安南高麗占城 大軍入沔州 辛丑左

副將軍趨應昌知元主已殂疾進兵癸卯與戰大敗

之明日克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

人諸王省院以下及寶玉送京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遁去師過興州及紅羅山又得其餘衆五萬餘人

建齋宮于圓丘之西方丘之東 丁未詔行大射禮

并及各郡縣 戊申夏至祭皇地祇于方立奉 仁

祖配 考百官內官于 皇太子諸王前稱禮 稱禮下自

稱名官官國官稱臣 上 定服色尚赤 大將軍

至興元守將出降留金興旺守之還軍西安 庚子

處士楊維禎卒 癸丑 右副將軍鄧愈克河州 罷

書星等祀增祀風雲雷雨天下山川 甲寅定神幣

各色 帝后二位舊用一加爲二天用蒼地用黃日用赤月用白五徽五鎮四海各隨方色四清及諸

水用黑 單屋誘殺我使切責楊璟益兵討之賊遁

還兵 丙辰免蘇州逋稅三十餘萬石 優卹起兵

將士已死無承襲者之家 書諭納答出 寶雞縣

大政記 卷二 三三三

進瑞麥 六月戊午朔又旱禱雨 上與后妃親親

布草履親從步躡山川壇藉菜舉日露星三日夜又

次日辛酉發紗絲賜將較給諸軍薪米法司清獄下

詔求儒術及暮雲令 命各神祇去前代封謚直稱

本號惟孔子仍舊忠臣烈士以初封爲實號親署祝

文遣官各處祭告 僧克新三人往西域吐蕃仍圖

山川地形以歸 甲子設科儀御史 禁淫祀 定

五等勳爵 追封二皇姊 長太原公主夫王七一馬

李 詔武官有犯非奏請不得逮問 改司天監爲

欽天監 壬申左副將軍捷奏至故元皇孫諸王免

獻俘 元者不許稱賀 追謚元主曰順帝 置惠

民藥局 安南來謝 乙亥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

刺為崇禮侯 以本服見賜冠服其母妃 朝皇后亦加之賜宅優給 祭告園丘

太廟 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再遣使招諭元宗

室部落 賞知事朱友文綺帛各五匹 諫前張 溫事 汪

典祖破虜于大同 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傳詔還

自安南 以却 見 獲 濟南知府陳修及司農司請墾田

從之 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諸國 普立城隍

廟 其制高廣視 官署廳堂 賜嵩縣典史劉某布帛 入觀衣 以清廉見

賞 右丞相汪廣洋罷居高郵 收宋理宗頂骨葬

紹興陵 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擊走之 辛巳聽民

立義塚 移江南民田臨濠免稅三年 從後者 御

史鄭沂上三事行之 一設京府尹一設各府理刑 推官一增驛遞船轉運官物

增廣太學生定其出身資格仍擇文行兼優者充學

官 典薄周循 理奏之 改陝西興元府為漢中府 置親軍

都尉府及儀鸞司 討斬惠安縣亂民陳同綬寧縣

亂民蕭天祐 倭寇浙江福建擊敗之 故元陝西

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來降 七月丁亥朔

續修元史成 定 皇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墊

之制 編均工圖冊 每歲農隙人京供役率三十日 建路田多丁少者個人充之給

詔建諸王府于所封之國 壬辰置水軍二十

四衛 午門外建亭立碑刻國家政事可為定式凡

政令之善者著為法 宋濂王禕失朝降編修 置

軍儲倉 凡二 十所 定功臣守墓墳戶 定朔望升殿百

官朝奉禮 大星起東北雲中徐行光照地尋散為

碎星沒 革察言司 賜文武官朝服公服 甲辰

明昇來獻大木 賜吏部尚書吳琳致仕 令民占

藉自首 平章胡廷美招集王保保部曲 元年以前 聽為民二

入伍 劉基為弘文館學士 陶凱為禮部尚書

蜀將吳友仁寇漢中傳友德來救遁去 左丞楊憲

坐罪誅 以原名 願 詔 八月丁巳朔遣官釋奠于孔廟在

曲阜者銜聖公致祭 以自是歲 以為常 己未康茂才卒于陝

州 置信實提舉司 定房舍服飾等第 討平濟

寧盜 京師大雨水賑之 詔諭吐蕃還羅諸國

戊子改應天知府為府尹 陞知府 以權為之 海南死者免

稅 定諸王府教官職名 陶凱請御膳用樂不許

已卯夕月西郊附祭周天星辰 申禁官民器服

借用 黃色及繪帝后聖 賢故事龍鳳等形 詔諭三佛齊等國 平海

南益 祭未宗廟四時之祭用孟月并歲除凡五祭

清運司督倉 定親王從享功臣配享儀 設京畿

是月京師及各省開

鄉試三場 虜寇大鹽池擊敗之 九月丙戌朔皇

從搜家城王夫人田氏薨有節行爲 戊子京師城

隍廟成改東岳行 免屯軍歲租 免陝西民鹽米

先每畝糧一 在京山川等神降香致祭者御殿俟

回奏免百官侍班 丙申癸亥入太薇 青州民孫

古朴作亂襲莒州執殺同知牟魯魯爲人勵降不

城南鄉家庄大馬被害事 庚子置王府承奉司

諭禮部別祭周天星辰 太子賓客梁貞歸里 諭

學士魏觀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太子行

禮止稱命長子不稱皇太子 投降將江文清楊思

祖等官招其部曲 招諭遼陽等處官民 西洋諸

國來貢 平沂州茶山賊 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

修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創集初禮制未備

儒禮送京師纂修凡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

由薄字學樂律爲綱凡儀度名數沿革器具爲目凡

五十卷書 十月丙辰朔聘儒士令諸將帥于午門

番直說書 入朝官許服雨衣 召大將軍左副將

軍班師 重定內使服式之制 癸亥江夏侯周德

興討土酋覃厘 定品官墳塋之制 國丘執事官

各賜新衣 立征磔法 丙寅流星爆散有聲數小

星隨之忽大如碗至天倉沒 再致書元太子 作

大廟主瓊 十一月七日壬辰大將軍左副將軍還

京 車駕出勞江上奉還官明日上平胡表御殿朝

賀 丙申大封功臣公六人侯 賞蘭州等處守禦

將士 丁酉頒詔天下明日大宴 曹國公領大都

督府傅友德等同知府事指揮王成等僉府事 親

祭戰沒功臣及軍士 庚戌冬至祀國丘 辛亥令

商人輸米北平 賑民數給以戶帖 甲寅夜太白

犯壁壁障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十二月丙辰朔省臣請徙降虜內地不聽上謂治虜

諭禁將官虐軍士 戊午宥松江盜錢鶴臯餘黨

改作天地等坊房壇牲房郊祭牲與羣祀牲混養

作加繪飾中三間養郊祀牲左三間養后土牲右三

間養太廟社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大祀

儀牲前一月 大駕必躬視 設陝西提舉司理大

小鹽池在察廟宰 辛酉大明志書成類編天下道

致書元太子招諭和林諸部 故元主子失篤

兒國舅駙馬等來降各賜第宅 免私販私鑄人死

罪 定武臣世襲之制 以學士魏觀爲祭酒宋濂

爲司業 甲子建奉先殿 雷州指揮同知張秉霖

上四事一造戰船二增兵屯三 封右丞薛顯爲永

城侯居海南顯有專殺之罪故請仍分祿爲三一

給被殺吳富一給馬軍一養母妻子

命祭無祀鬼神 定公侯儀從 儒士嚴禮上書言

治道黜之 中言奏事不越中 書且請都于杭 祭歷代帝王陵寢

簡京衛軍士 吏部請守令久任從之 戶口食鹽

許以土物代銀米 追捕逃亡軍士 凡四萬七千 九百餘人

禁武官縱軍需販 巳卯置王府儀衛司 辛巳陶

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諭止之 自春及冬日中累

有黑子 詔廷臣極言得失 起居注萬鑑請修德

消災嘉肉之 甲申享 太廟 行家人禮免 百官陪享 鑄齋

戒銅人 是歲趙王杞薨

補遺

元年八月 上在開封詔曰頃幸大梁大梁父老皆

曰聖人昔居中原道里適均夫宅中圖大則立國之

規模重建邦啓土則興王之根本先其以金陵爲南

京大梁爲北京朕春秋巡狩焉

二年正月 勅諭太原諸將曰大軍所至如摧枯拉

朽上天眷佑可不敬乎唯諸將軍爾功天授爾生天

生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古人功高如常功如無若國家賞功常乃常高乃

高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

湘定廣西班師還朝以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未及賞

故再使和璟從大將軍征進太原之捷互爲犒撥不

亦奇乎璟其居偏將軍和下和其居右副將軍宗異

下宗異其居副將軍遇春下協剪餘虜焉 旌當塗

縣鄭陶二氏貞節鄭孫添母也陶黎德旺母也復其

家著爲令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

公卿有罪盤水加劔詣請室自我詹厨因取大戴禮

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

全君臣之恩義也 上然之

十月高麗國王頴遣使上表謝封并賀壽節辭歸論

大政記 卷二 三十九

以書曰使來朕問王政俗城廓甲兵居室言無城有

甲兵不嚴有居室無聽政所王好釋氏民擾於倭去

海濱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朕雖德薄王已稱

臣入貢合古諸侯事天子之禮夫治亂持危天子所

以保諸侯也王公設險守國王無城廓人民何依國

雖治不可去兵王侍衛不嚴國威何張王無聽政所

何以示嚴民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則瀕海不

不耕必至艱食君無夷夏唯修仁義禮樂則民化王

所以王莫不由先德王行先王之道則國永長王好

釋氏何能求福修德致福王何不爲國之大事在戎

與祀又聞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祭今胡運既終沙塞靡統朕兵未至遼瀋或有強暴生患况倭久來擾不可不禦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猛勇之兵不可遠戰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儲外援不能為備圖患未然轉危為安朕言甚悉王審圖之

十二月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閩弱喻之不悞莫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悞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大政記

卷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年二月召江南富民赴闕上口論數千言因列而頒之曰教民榜額謂侍臣曰朕勉之為善耳王禕曰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知為治不知為教陛下治教並行與古比隆處士張翼卒

四月 詔曰蒙古諸色人等朕皆許之入仕比聞多更姓易名以就中國朕慮其子孫久而昧厥初非古聖王審本始別婚姻之意中書省告諭之已更者皆聽改

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殊不實禮小人取名字往往犯先聖賢或屬號禮部定

書式示四方所犯名字禁之 嚴宮闈之政 皇后之尊止得治官中嬪婦之事即官門外毫髮事不預自后妃以下衣食百物之供皆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違者皆坐死或以私書出外罪如之官嬪以下有病醫者不得入官以證取藥群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 中官無故不得入人主無有見外命婦之禮 天子及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女而聘焉勿受獻進恐其夤緣為奸不利于國至外臣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戶部奏蘇州通負三十萬餘請論守臣

大政記

卷二

三十一

三十一

罪 上曰蘇州初附軍府之用多賴之今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月 上既大封功論諸將曰古帝王爵賞酬功刑罰懲惡故上下相安以致治平漢高帝非功不侯終不免誅侯君集有功犯法唐太宗欲宥之執法不可非二君之志臣勞其臣自冒之也薛顯自肝胎來歸從朕征討皆著奇跡破慶陽追擴廓帖木兒戰賀宗哲勇力意氣朕甚嘉焉惟其剛忍屢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殺天長千戶吳富掠

其財富少從朕有功其妻子衰經途次牽衣哭罵訴
冤於朕朕欲刑之人將謂天下初定卽殺將帥今仍
封侯謫居海南三分顯祿一以養其父母妻子一贍
富家一贍所殺馬軍家庶功過不相掩國法無廢卿
等皆宜戒顯所爲

大政記

卷三

三

皇明大政記卷之三

臣朱國禎謹輯

洪武四年辛亥正月乙酉朔太師李善長致仕陞右丞
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右丞 丁亥 親祀上
下神祇告伐明昇 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李誥
將由瞿塘越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由秦隴趨
成都 魏公徃北平 宋公馮國勝徃陝西 衛公
鄧愈徃襄陽各練兵陝西襄陽仍給餉征蜀諸軍
吏部月理貼貢 定親王官殿制度 定祭服天地宗廟
日月用冕服餘則皮弁 製大本堂玉圖書記賜 皇
太子 建園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 太廟于臨濠
二皇姪女仍稱公主 夫王克恭黃球仍稱駙馬 河南知府徐
麟以母老居廝請終養卽改爲廝州知府使之 復
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徃役 定王國宗廟社稷壇壝
之制 丁酉享太廟始行灌禮 置玉圖記二一日
廣運之記一賜中官曰厚載之記 立內城門禁之
法 巳亥中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 府州縣凡一千一百
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
刪定刊行 賜故元臣禿魯書 諭中書製綿衣襖
賜蔚朔寧夏等處將士 改建外皇祖考楊王廟于

貽肝外舅徐王廟于宿州皆奉 定內臣散官 修

治廣西與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中書省奏宦官月

俸上以此輩衣食于內先給廩木九斗但增為一石俸不可開 令設科連試三

年自後三年一舉 雨水冰 定文武官歲祿 二

月乙卯朔給大同糧餉修城垣 學士張以寧等還

自安南其王陳日煜表謝以寧卒于道 戊午太白

晝見 詔太常司祭配享之位不用祝文不別奏樂

改鑄小錢 奉先殿成每日朝脯 上及 皇太

子諸王二朝 皇后率妃嬪日進膳月薦新 設各

都指揮使司斷事 定中鹽則例 增中都所隸州

大政記

卷三

縣 甲戌 上加臨濠 壬午還京 京師火 故

元遼陽平章劉益奉地園來降置遼陽衛以益為指

揮同知賜勅 三月乙酉朔策貢士俞友仁一百二

十人于奉天殿知貢舉禮部尚書陶凱前侍講學士

潘廷堅 賜吳伯宗郭耕吳公達等及第出身同出

身有差賜伯宗朝服冠帶授禮部員外郎高雙八試者三人惟

全請登第授縣丞林資如前 改築園丘方丘壇

儒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 賜諸功臣臨濠山地 罷司農司 高麗帶物出境

勿禁 壬寅 皇第十一子椿生惠妃郭氏出 欽天監

官久任 留山東西鹽課易粟給大同軍 定命婦

封號 安輯山後民戶 丁未定武官襲職例有武

無次則長子又無則弟任 定有司三年稱職者

給誥 定祭歷代帝王陵寢三十五凡部縣以醫藥

為藥貢非崇 中書省奏舉百官起居之禮及進膳

用樂勿許 元降將謀叛太原指揮葉桂捕斬之

閏三月甲寅朔置羣牧監于答答失里營 賜功臣

守墳人戶 收故元山東北平舊軍十萬九千餘戶

每三戶出一軍隸北平諸衛 定欽天監官品秩

是月楊璟攻瞿塘不利 賜吳興民王升手詔銀絹

復其家子於舉人為平涼知縣 四月定七品以下

大政記

卷三

官員資級 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進克文州在與

死 湯和克歸州諸山寨 巳丑定王府官制 朱

亮祖濟師伐蜀 廣德侯華高卒于廣東 學士致

仕羅復仁卒 庚子召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

羽晉字孟陽入見所言合 上意賜衣授奉府說書

羽以老致仕賜給錢及物羽字來儀應對不稱 古

歸 傅友德克隆州綿州 五色雲屢見 徵天下

儒士隱逸及下第者俱給廩傳至京 冊開平王女

為 皇太子妃 太白數晝見 辛卯定 太廟合

祭功臣配饗 江陰侯吳良討靖州叛蠻平之 立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五月乙卯免江西秋糧

造用寶金牌及軍中調發符牌用錢長五寸闊半之
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凡吏

人服色用皂 鑄運使銅版印目 禁諸司濫設貼
書 立大社壇于中都取四方土築之 故元平章洪保保

叛殺指揮同知劉益 定宮中妃主常服及命婦朝
服常服之制 免兩浙秋糧 日中黑子起壬子至

辛巳始滅 六月壬午朔傳友德拔漢州 浦城新
軍作亂殺阮德柔尋討平之德柔浦城人來降授官

令嚴急新軍百戶李濟率眾殺德柔為亂建 丙戌
宰衛遣兵擊斬之德柔贈正千戶子文振襲 促湯和進兵 辛卯 永忠破瞿塘入夔州與湯和

大政記

卷三

四

四

並趨重慶 偽夏平章丁世貞陷文州守將朱顯忠

死之 故元遼東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貢馬并送
逆黨授事 傅友德攻成都 癸卯湯

和至重慶明昇出降 定武臣金銀牌制 上自為
文銀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夷寶馮虎臣錫

爾金符永傳後嗣字皆 吏部尚書詹同陶凱進宴
享九奏樂章 山後民內徙者給糧入藉凡三萬五

納答出 七月辛卯朔存心錄成事神 命馬雲葉
旺為都指揮使鎮遼東 大將軍自北平往山西練

兵 庚申成都降有韓 辛酉太陰入南斗魁中

曹公按行四川 諭中書祥瑞勿以聞災異匿者罪
之 乙丑封明昇歸義侯免其叩頭伏罪賜冠帶居

第 丁卯中書省奏科舉定制惟吏部不 華雲龍
至雲州襲執故元平章僧家奴 太常寺祭馬祖之

神有神馬日 中書省移咨占城安南使授占城其
蜀將丁世貞為其下所殺授至而遁走被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軍機文書
本官非義不許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軍機文書

大政記

卷三

五

五

乙酉夜天鳴 徙應天治于江浦 釋知縣林弼即

陞考功郎中 癸巳泮泥園入貢 大發銀于西北
邊易米給軍 降祭酒魏觀司業宋濂為知縣以考

執吳友仁蜀地悉平 關中饑賑之 贛州山寇高
州海寇作亂討平之 諭雲南諸蠻 召還劉基

九月庚戌朔日食 乙卯焚惑犯壁壘 丙辰册故
元太傅王保保女弟為秦王妃 分遣御史覈實鹽

課倉庫虛實之數 三佛齊國入貢 禁征海外諸
夷 呂宗俊還自暹羅其國王遣使隨入朝貢 定

齊戒期自五日至一日有差 以州縣征稅侵漁令
 戶部料多田者為糧長督其鄉賦以萬石為率 改
 虎牢關為古殺關 鄆縣民易文通作亂討平之
 十月庚辰朔有星起自五平分為二至四輔沒 日
 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同知趙秩先至其國說之乃入貢 定未入
 流寇服 丙寅征蜀諸將還京 誅蜀將吳友仁餘
 發戍徐州 降虜朵的等叛討斬之 修京師城垣
 作諸王宮殿頌圖俟農隙 給公侯佃戶三萬八
 千餘戶 十一月丙辰祀圓丘 執事官皆給新衣 免西安
 王府田租 真臘入貢 召魏觀宋濂為禮部主事
 命各屯田三年後每畝收租一斗 官吏犯賊罪
 者勿貸 郭英私占役卒切責宥之 都司官不許
 世襲 定所管遊軍降罰之例 定功臣祖父封爵
 及官軍士優卹之例 十二月二日辛巳命鄉試舉
 人免會試悉起赴京用 更定釋奠祭器禮物 戒
 勲臣禁戢佃戶 戶部奏天下府州縣官數 府一百一
 官八百八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
 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一 定文武官祖
 父封贈之典 尚書朱守仁廉察山東官吏 禁南
 北月籍 方國真游民充船戶者九十一萬一千餘
 人隸各衛 貯茶易馬西番 辛卯賞平蜀將上以

傅友德廖永忠為首湯和楊瑛朱亮祖趙庸不賞
 宥漢中知府費震 嚴出海之禁 定官民揖拜禮
 收開平王恭隨皆授京衛百戶 故元施南宣慰
 使軍大勝兄弟來降 華僧道善世玄教二院 魏
 公還京師 辛丑夜大陰犯房第二星
 洪武五年壬子正月巳酉朔設王府三護衛衛五千戶
 所及園子手二所 瑣里國王來貢 虜寇汾州敗
 之擒八百餘人 犯罪謫南海者俱鳳陽屯田 癸
 丑侍制王禕偕蘇成論雲南 成北平送至稱為北
 使者禕被留見殺
 辛酉建蔣山法會三日 壬戌瓜哇暹羅附國來貢
 甲子楊載招諭琉球 捕斬宜君縣羣盜 賜魏
 公等交趾弓矢 徐陳理明昇于高麗 各宜慰司
 俱來朝貢 戊辰定武選之法 巳巳命 皇太子
 秦王祭 皇陵 魏公為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公
 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公征西將軍出西路各五萬騎
 靖海侯吳禎以舟師運糧遼東 衛公為征南將
 軍征湖貴洞蠻 五色雲屢見 二月巳卯朔討潮
 州盜平之 移兩淮鹽運批驗所于儀真并漕運河
 癸未降濠府火 安南朝貢以署名有異却之 時
 叔明遁死
 日歷自立 錫陝西逋欠鹽糧 置四川都轉運鹽

司秦州茶馬司 京師火屢發 禁告江西陳氏周
 氏軍者 凡一家父子兄弟從軍者免其父兄 各
 府州縣建申明亭 三月戊申朔悉免京師居民差
 役 將官子弟年幼者入國學稍長隨朝參 重定
 官民相見禮 置金筑程耆長官司以土酋為之
 庚申以魏觀為蘇州知府 丁卯都督藍玉出塞擊
 敗王保保 庚午平澧州洞蠻 辛未定 車駕出
 入清道迎送回避禮 高麗賀平夏請遣子弟入國
 學許之 山東旱災賑之 四月戊寅朔廣東西盜
 起悉平之 命淮頂國師仍舊號招撫朵甘 詔天
 下舉行鄉飲酒禮 衛公討散毛等三十九洞悉平
 之 更定品官命婦冠服制度 五月丁未朔命各
 司置齋戒牌 壬子大將軍兵至嶺北戰不利欽兵
 守塞 戊午夏至祭方丘 以早命官中蕭
食是夜大雨 倭寇海
 鹽 募商人永平衛納米中鹽 建昌王溥上言山
 巖歌聲事 六月丙子朔置中都兵馬分司 定宦
 官禁令官官女職之制 宋公馮勝穎川侯傅友德
 出甘肅大捷降其將上都驢 選民間婦女通曉書
 數願入官者四十四人 年未二十者三十人賜金
遣還止留堪任者十四人
 置遼東金蓋復三州 倭寇寧德縣 自甲申至丁

亥太白晝見 賜京民戶各絹一疋 癸巳定六部
 職掌歲終考績行黜陟 定公主府第及官民婚喪
 儀物內命婦冠服之制 國子監官滿三考者加史
 秩仍任 立養濟院 江陰侯吳良平會同縣蠻寇
 癸卯句容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自為贊賞
 獻者 温州逐倭破之 何真收廣東舊部三千五
 百餘人 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于宮中 曹
 公追虜至稱海力戰相持虜遁去乃還 宣寧侯曹
 良臣等戰沒 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 度四川田
 作鐵榜申戒公侯 七月四日巳酉五色雲見四
 大政記 卷三 九
 日 丙辰湯和兵至斷頭山遇虜戰不利指揮同知
 章存道死之 溢之 曹公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
 軍士家屬送至京師 京師風雨地震 詔戶部經
 理功臣田土 高麗貢馬因奏耽羅國侍險遠不朝
 貢秀蘭山多逋逃乞發兵討罪璽書令審度而行
 書諭故元國公白鎖住 八月乙卯朔定郊祀 皇
 太子留官中居守 宣慰使霽翠請討所部瓏居不
 許 罷天下進賀 聖節冬至表箋 大造海船禦
 倭 丙戌申明誠諭書成頒天下 河南獻白兔放
 于野 定夕月儀與朝日同 武官謫降者悉赴京

錄用 北平山西魏運先以銀易米 征南副將軍

吳良等平五開諸蠻九二二二 倭寇福寧縣 平

陽指揮僉事張祥追胡賊于古銅山被執 建開平

王常遇春祠于北平 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倭

中矢卒 胡兵侵雲內突入州城同知黃理與 九

月乙巳朔修 太廟 上親祭告并祭土神 南海

盜黑鬼作亂討斬之 造護駕先鋒金字牌 遼陽

降將高家奴等至京 征南副將軍周德興討焚鳳

安田等洞蠻悉平之遂克泗州城 罷石隴定海宣

課司已有海 太原府陽曲縣地屢震 停賀 聖

大政記 卷三 十

壽節并諭止高麗自是 聖 詳定犯賊赦格

占城入貢 十月甲戌朔復置龍虎衛于浦子口

收集武昌新軍五千四百餘人 雜犯死罪輸作臨

濠 定各樂舞生冠服之制 申高麗三年一貢之

命方物止 宋公自甘肅班師至京 存恤驛傳馬

夫 蠲應天等五府秋糧 十一月甲辰朔 文武

官奏對者各從班次不得撓越 建公侯第宅于中

都六公二 討平化州石龍縣蠻寇 征南將軍衛

公等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江夏侯周德興俱還

京 庚午將旦焚感犯鈞鈴 同安縣盜伏誅 納

哈出寇遼東焚糧千餘石 詔徐李二公以天寒

還京令士卒分住山西北平等處 十二月甲戌朔

敘征南功 罷京師浚濠及臨濠作役 庚辰省府

臺各置銅匱藏 聖旨及奏事簿籍 甲申太白晝

見 丙戌定遠等衛火 侍郎曾魯卒 增設四川

永寧茶局 復以主事宋濂為贊善大夫 加封皇

姊隴西長公主為曹國太長公主駙馬都尉恩親侯

李貞為曹國公 給僧道度牒免輸錢 庚子詔造

獨轅車 停飼虎豹及它禽獸虎豹送先廟 上蕃

遼烏斯藏貢物衛公為征西將軍計之 琉球隨楊

大政記 卷三 十一

載入貢 吳禎熟定遠衛指揮使尋 再書與元幼

主并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 築太同城

洪武六年癸丑正月癸卯朔福州温州盜平 造沿海

多擄快船廖永忠 守令來朝賜酒餼戒諭之 魏

公曹公山西北平練兵尋召遣以陸仲 胡廷美收

集江州沔陽舊將士凡萬四千餘人 羣經類要成

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 丙午 上御武樓召

賜陳寧宋濂甘露漿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輝等為

編修人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等為之師 上親品共

優劣每食 皇太子親王送為主 黜右丞相汪廣

洋為廣東參政 甲寅 上作春光記述對時育物

意 丙辰免工部尚書黃肅笞罪上以六府之長

係 定教練軍士律 擇國子監官 立西寧衛以

朶兒只失結為指揮僉事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

死罪輸作臨濠 二月置烏斯藏朶甘衛指揮司宣

慰司二 海賈獻番香阿刺吉却之即舊 暫停科

舉令舉通經博古才德兼全之士 四川蠻酋叛討

平之 辛巳更置羣牧監于滁州秩從三品尋 安

南陳叔明來謝罪令以前王 禁教坊及天下樂人

勿得以古先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為優戲 定救日

六政記 卷三 增築國子學舍 濟上海縣胡家港通海船

城潞州 胡寇永平殺遷安知縣及二指揮 旌

龍游縣民夏文昭四世同居一門三節 興山縣盜

平 庚子出禮刑尚書陶凱吳雲為參政 牛諒為

禮部尚書 三月癸卯朔日食 昭鑑錄成頒賜諸

王 巳巳定設給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分六科

戊申閱武教場 壬子魏公曹公宋公備邊 甲寅

德慶侯廖永忠運糧遼東 壬戌覽臨濠城 陞蘇

州知府魏觀參政尋遣還郡 釋衛卒王昇罪還家

父親 戊辰日交暈 庚午會計京師軍糧官俸月

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四月壬申

朔興寧夏黃河迤北及四川西南屯田兼行中鹽之

法 設戶部照磨二人 分蘇州糧二十二萬石由

海道運至定遠北平 定開國功臣已沒者謚號

元臣福壽仍舊贈致祭 境內山川各省自祭惟甘

肅新附祭于京師 戊子以孔克表為修撰兼編修

溫州人孔子 各行省繪境內山川關隘道里物產

以進 重刻律令憲綱頒諸司 華雲龍上諸關防

守事空行之 五月壬寅朔 祖訓錄成 上親為

序言其書揭西廡朝夕詳覽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

大政記 卷三 是方定 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造渡淮浮橋

六月辛未朔修築京城 定六部諸司設官之數

中都皇城成 戶貽進瑞參命薦宗廟 虜寇武朔

等州臨江侯陳德帥 罷置遠陽府縣 七月庚子

朔御史中丞陳寧領國子監事 魏公分諸大將備

西北討殘胡 添給省府臺官祿 倭寇山東 壬

子胡惟庸為右丞相 胡寇白登縣擊敗之 大將

軍自北平往山西 八月庚午朔胡兵寇蔚州河州

等處 儒士桂彥良為太子正字 學士承旨詹同

等上孔廟樂章 奪劉基俸一月釋奠不與祭及昨

致 指揮常守道等破虜于天池山斬其左丞忽都
 等 宣慰使焉翠位居各宜慰之上 凡指揮沒于
 戰陣者皆賜公田 臨江侯陳德等破虜答刺海子
 口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後以文王守臣節唐高祖無創業功不設
 川貴減鹽價納米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 襲封衍
 聖公孔希學來朝 禮部致儀仍賜物九月許歸費銀百兩特帛各五匹宴光祿寺翰林
官錢 度僧道九萬六千餘人 指揮王約襲虜平
 章定定養之 考五格制度 徙朔州民于內地
 都督府奏內外軍衛一百六十四千戶所八十四大
 小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人 胡寇未滅勅問大
 次政記 卷三 十月 四十一
 將軍 占城敗海寇進貢并獻俘優賚之 九月已
 亥朔編起兵以來日曆 南直隸浙江江西今歲糧
 稅悉代以綿布 定散官資級誥命制度及常朝班
 次奏事禮儀 甲辰設戒飭版榜于午門并省府臺
 門 丁未更定有司申報庶務法 重建雞籠山功
 臣廟成 禁四六文辭 乙卯命諸司常事奏 皇
 太子重事乃奏聞 戊午鑄太和鐘成 建樓縣于圓丘齋宮之東
 北 庚申歲星犯鬼宿 改臨濠府為中立府 後遷民入
 千戶 十月已巳朔賜弘文館學士胡鉉還鄉 各
 番僧帝師之裔領南監藏等乞名號護持許之賜勅

及文綺已賜玉印者不許 辛巳暹羅斛國土進表
 中宮却之 後再貢 却高麗貢馬賜璽書責之 馬五
亡者二使私補誥之云進 東 真臘入貢 文武
官移以補者 上以挾私責之 官犯杖罪二次者錫宴不得上殿及內庭 考前代
 設立內官之法 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正從
典禮祠 十一月戊戌朔流星起內階北行至文昌
 光照地三鼓復如前自紫薇至北斗第三星沒 修
 聊城縣頤頤陵廟 占城破安南兵告捷 大將軍
 破胡兵于三角村擒其武平章康同僉 民間養官
 馬一者免田租五石 立元世祖廟于北平 定國
 次政記 卷三 十月 四十一
 丘番祭禮 大輅成 停潞州貢人參太原貢葡萄
 酒 丙寅冬至 上不豫改郊期于閏月 閏十一
 月戊辰朔陞已沒功臣子孫應襲者二百九人 壬
 午祀圓丘 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田儼使緬國
 道梗召還 復定祭祀齋戒禮 沿江蘆場聽軍民
 採用 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頒天下 壬
 辰夜太陰犯心 孝節二人 十二月丁酉併僧道
 寺觀每府州縣止存其一及禁女子為尼 置臨清
 倉貯轉運糧儲 以胡寇徙撫寧縣于內地并能瑞
 州 開設四川貴州土官諸司 乙丑雨木冰 三

佛齊國入貢

洪武七年甲寅正月丁卯朔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

就本部 益中立府屯兵 詔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啓用

李伯昇往彰德濟寧真定統兵屯田 靖海侯吳瑄

出海巡捕 定王府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

心四城門南曰瑞禮北曰廣智東西曰體仁遵義

釋成安縣縣丞唐珣于獄赦禁三年 上書得出 陞繁峙縣主

簿虞文采爲大同知府上言山西官史 不法事得實 曲阜知縣

孔希大富逮問釋之爲人所計以 聖有得免 禮部尚書牛諒

進歷代帝王像凡十七 節婦四人 二月丁酉朔

大政記

卷三

六

日食 貴州兵大破蠻寇 詔 皇太子率諸王詣

闕武塲祭旗纛 日中屢有黑子 修先師廟及祭

器其田產荒蕪者蠲稅設孔子顏孟三代子孫教諭

選直省舍人 擬建閩江樓停之 定掾吏令史

考滿資格 三月丁卯朔 勅大將軍分布各邊屯

種 播州田稅隨所入不爲定額 停蘭州民著沙

賞賜其兄買的叛立賞格曉之普沙等斬之來獻 上以兄固有罪弟手刃垂天倫停賞止給馬牛

轉漕粟下陝西 壬辰方國真卒 令遠國世一

朝高麗三年一聘世朝 從便 節婦九人 安南陳叔明

請以弟煇權國事許之 召湯和鄧愈郭子興還

四月丙申朔都督藍玉等攻拔興和 桂陽蠻叛討

平之 壬寅太陰犯軒轅 置錢冶所官凡一十三

所 雷州民構海賊作亂討斬之 詔江南諸府無

水路可通者以金銀錢布代輸 葺高陽縣高辛廟

致祭 曹公掄元平章太尉 魏公進元俘五千餘

人 宋公衛公等復鎮北邊十二月 召汪廣洋爲

左御史大夫 諸將屢獲故元官屬兵馬 塞外夷

人皆遷內地 上元縣民史廣妻李氏一產三男給

錢六千孔之後爲 癸亥稅民瓜果者罪之 五月

丙寅朔大明日曆成 詹同宋濂等更請輯 聖政

大政記

卷三

二

爲書曰 皇明實訓許之 高麗入貢詰之中云禮 送大府

監此元舊名 國 廟無之 諸其不誠 賑蘇州饑民廟未教三 十九萬 修

太廟 禮部尚書牛諒請大祀致齋用周禮日宰猪

進膳不許 赦蘇松嘉湖極重田稅之半每畝原七 斗五升

久旱祈禱大雨 學士承旨兼禮部尚書詹同致

仕 六月乙未朔五色雲數見 日本入貢以無表 文却之

復以詹同爲學士承旨 按指揮僉事陸齡罪運 覆舟四十餘艘溺死七百餘 人夫糧四千餘石不以實聞 命功臣廟祀各指揮

于兩廡仍註姓 名于籍 戊午立 皇陵祠祭署以江文爲

令劉英爲丞世襲 汰北方州縣官九三百 八人 命詹

同議分獻禮上行禮科舉即行 西域諸國來貢

癸亥召華雲龍于北平道卒 七月甲子朔議增闕

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曹公出塞破虜大獲而還

丙寅太陰行太薇垣中 倭寇膠州海州擊敗之

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掌之 李

存義為太僕寺丞二子佑仲為羣牧官 陞朶甘烏

斯藏二衛為行都指揮司即以夷酋為都指揮同知

等官俱奉正 西番獻蒲萄酒却之 辛巳 皇第

十三子桂生惠妃弟 庚寅太白晝見五日 給諸

司典吏米布 牛諒以急職降主事尋復十二月 八

大政記 卷三 八

月甲午朔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 申定兵衛之政

詔諭雲南赦元威順王 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并

立縣 擢郭傳翰林應奉本釋氏不為其文

辛丑侍郎茹太素言三事一檢舉參宗一掃磨勅官

賜故元臣禿魯及乃兒不花書 存郵已

故武官之後 增宛平驛馬 詔諭大理 定祭祀

日期 增列侯食祿 御史答祿與權請行諦禮祀

所自出之帝議寢 九月癸亥朔李思齊卒妾身氏

自烈 革浙福廣東三市船司 罷信寶司置寶鈔

提舉司 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厚賜劬與其

父愛猷識里達臘書 巳卯翰林院奏進回鑿樂歌

改諸王相府參軍為長史 庚寅貴妃孫氏薨

燕山四指揮出塞防秋戰死 十月癸巳朔定授散

官資格 置秦州河州茶馬司 巳未 皇嫡孫雄

英生 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有 納谷出復寇

遼東敗去 頒祭嶽鎮海濟儀于所在有司 甘露

降于鍾山劉基作頌洪武四年十月降于鍾山十

下詔分別應赦諸人 杭州軍士章憲言鹽法事宜

卽陞鎮撫理其事 官吏有罪發鳳陽屯田者皆召

還授職 罷四川茶鹽運司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

大政記 卷三 七

角 令儒士于諸司習吏事給文綺衣 十二月壬

辰朔西番諸國來朝因地授官有差 鑿石灰山河

甲辰御註道德經成有 免收方氏溫台明三郡

舊兵上遣靖海侯吳祿往收寧海縣知縣王士弘以

人惡少乘機誣良善上封事 上嘉而寢之士弘

洪武八年乙卯正月辛酉朔再汰四川冗官 功臣廟

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一百八人 有司訪窮民無

告者給衣糧屋舍 赦山陽縣民代父受杖者 以

故元降將項納兒加為治書侍御史 酣飲奪濟寧

侯顧時六安侯王志偉仍論大將軍禁約 洪武聖

政記成自欽天至制壁 分諸大將練兵屯田開備

戊守 廣東盜陷會同縣討斬之 丁亥命天下立

社學 河決開封府隄 二月辛卯朔外夷山川附

祭各省山川之次 免雜犯死罪輸作終身併限年

屯 製陪祀官入壇牙牌 重定頒賜及迎接詔諾

儀 御製資世通訓成有 召大將軍副將軍還

申明馬政 三月辛酉朔造大明寶鈔 置行用庫

復計均工夫役 癸亥熒惑犯填星 皇太子諸

王祀 皇陵 高麗王王顯卒使來告哀 選國子

生分教北方 詔有司考滿無農桑學校實效者以

六政記 卷三

違制論 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 置中都國子

學 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 免天下馬夫田租

洪武正韻成先是 上召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

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有一韻當折為

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

書成勅宋濂為序 四月庚寅朔改建奉先殿行祭

享禮 除衛卒李彥才兵籍漳州人與于添祿相失

稅課副使求科之請 侍養見許仍除其籍 頒御註道德經及玄教儀

辛卯 上幸中都蹕滁州 遣官祭滌陽王廟 皇

太子攝太廟方丘祭 壬辰 上祭告天地于中都

乙未請 皇陵祭 仁祖忌辰 節婦八人

遣官祭常忠武王 曹公祭外祖楊王 辛亥祭

淳后忌辰 丁巳還京 罷中都役作并停遷都

之議 賜六部尚書各省叅政公田祿米各一百石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五月庚申朔內使趙成往

河州市馬 召吳伯宗為助教先以剛直為胡惟庸

選使安南獲 朱亮祖同傅友德備胡 滅漢中租

催聽墾田文之奏 六月己丑朔 定安南三年

一朝貢 以李擴等為御史初教國子生于文華武

成授官擴等改給 七月己未朔日食 以孔克伸

為曲阜知縣賜勅造之 辛酉改作 太廟先在皇

六政記 卷三

至是改于承天門左同堂與室 曹公往山西北平

殿東西為兩廡前為櫺星門 代還傅友 許百官父母喪不待報即歸 國子生

未娶者給錢婚聘女衣二襲廩月一石 辛未翰林

侍制王俱致仕 甲申定五祀之禮 八月戊子朔

己亥勅太師李善長等勸督農事 故元將王保

保卒妻毛氏 開登州蓬萊閣河 九月四日辛酉

改建大內官殿 戊辰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

未至被殺 故元將張致道致犯邊捕斬之 賜宋

濂醉學士歌 甲申召湯和等還京 十月丁亥朔

禁鳳陽 皇陵城 丙申遷鳳陽府治十臨濠新城

壬子 皇太子諸王遊中都講武 詔天下所設
 各部衛並改為都指揮使司俱隸大都督府 考議
 陵寢朔望飾序等禮 浚涇陽縣洪渠堰 十一月
 丁巳朔考大祀登壇脫舄之禮 甲戌甘露降南郊
 增設六部官 十二月丙戌朔陝西民有妖言得
 天書惑眾者斬之 京師地震 糧長雜犯死罪及
 流徙者杖之仍掌糧稅納銅贖罪 潮州守將李德
 捕倭逗遛坐誅 起叅政陶凱為祭酒尋致仕 納
 答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狂擊大破之擒其驍將乃
 刺吾釋為

大政記 卷三 三十四

洪武九年丙辰正月丙辰朔以勲臣子有才者為散騎
 叅侍舍人凡一百 上告祀國丘以諸王將 定王
 國禮樂并祭祀之制 前御史焦普等三十三人為
 王府官 起鳳陽屯田官吏五百餘人量才用之
 諸神壇壇殿成上親 壬午冊魏公長女為燕王妃
 中山賴川二侯延安防邊 二月乙酉朔定諸王
 公主歲祿之數 已丑泰安州得玉簡十六末真宗
 命後上文仍 歲星逆行入太薇犯左執法 辛丑秦
 晉燕等六王往鳳陽觀祖跡辭陵以行 太白晝見
 五日 三月乙卯朔置同文局 免山陝及各處糧

稅 召見方孝孺宴禮部 都指揮常守道破虜
 賀州屯軍作亂討斬之 四月甲申朔刑部侍郎李
 浩還自琉球 日本來貢且謝罪先屢寇沿海郡縣
 之故以 仍再賜詔責諭之 各處稅糧許銀鈔錢編
 代輸 癸未以火你赤為翰林蒙古編修更姓名曰
 霍莊 定武官誥勅之制 加贈戰沒功臣趙德勝
 等七人封號 京師自去歲八月不雨至是月庚戌
 始雨 五月甲寅朔禁秦蜀軍民入西番互市 議
 喪服之制 故元國公九住寇陝西擊敗之 工匠
 乘危負重死者給棺園子生護送復其家祭葬 六

大政記 卷三 三十五

月甲申朔大都督府同知何文輝卒 以宋濂為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戊子客星見天
 倉至七月 已丑勅魏公捕虜 甲子詔改各省行
 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一人左右叅政各
 一人 已亥重建奉先殿工完奉安 召還岐寧衛
 經歷熊鼎中道為 錄用武官子弟遺棄者 七月
 癸丑朔日食 壬戌太師李善長子祺尚皇長女臨
 安公主 甲子立倒鈔法 以監察御史王偁等一
 百二十三人為知府知縣等官 免蘇松嘉湖租三
 十萬石 伯顏帖木兒入寇潁川侯大破之餘眾縛

之以降 誅樂平刀民 誅大姓五 八月癸未朔以

吳印為山東布政使 本釋氏以才 遣官祀歷代帝

王陵寢 仍修葺 虜寇河州擊却之 九月壬子朔

召秦晉燕王還自鳳陽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

太師李善長赦不問 戊寅 皇第十四子棖生

金星犯上將 璽書勞福建參政魏鑑瞿莊 以告殺

故元太尉神保等來降 閏九月壬午朔災異詔

求直言 丙午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 上嘉之召

赴京師授官 乘正南昌人後為通政使十五年冬以

行資 上聞 訓導葉居升上三事下獄 罷弘文

館 十月辛亥朔 己未新太廟成奉安神主 德

祖帝后南向三祖帝后東西向 先各立廟至是同堂

有定位木牌功臣侑 四川黃平等處寨蠻悉平

于西初無定位紙牌 諸王練兵鳳陽 十一月辛巳朔徙山

西真定民于鳳陽屯田 斬水縣民王燾七世同居

旌其門 節婦五人 西域獻良馬 戊申靖江王

就國 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令直陳得失無

事煩言 如太素言五 定諸司官以九年為滿 故

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沐英詣開陝至熙河問民

疾苦

洪武十年丁巳正月庚辰朔宋濂致仕 丙戌工部奏

差張致中言三事 一選用御史一立常 上嘉之擢

宛平知縣 罷將作司思文監 命吏部聽選者早

與銓注賜道里費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安南陳瑞

攻占城大敗被殺 高麗為故王王頴請諡號以弒

立不許 二月己酉遣官祭歷代帝王及先農 皇

第十五子植生 妃韓 蘇松浙西大水賑之 御史

十三人分巡山東等處 白虹貫日 三月己卯朔

國子助教錢宰致仕 凡官員已故者免其家徭役

三年 復薛顯所減之祿 四月戊申朔鄧愈為征

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土番 故元安定王十烟帖木

兒為其下所殺 前光指揮沙利殺之復為安定王

五月戊寅朔嚴戶糧州改為縣者十二縣併者六十

靖海侯吳良仍海運遼東 糧長萬石以上者增

副長一人 許邊民團結防虜 曹公往鳳陽視師

尋同韓公議軍國重事 鄧愈追土番至崑崙大捷

戶部主事趙乾以賑濟遲緩誅 縣丞王基乞祭

山海寶藏及禁職官言事黜之 遂內臣言及政事

者 并給軍臣 六月丁未朔定各道按察司各府首

領官資格 革磨勘司 鄧愈報捷班師 令大小

政事先啓 皇太子處分然後開奏 長子縣稅課
大使康有孚上三事嘉納之一重學較二衰忠良三文武並用 大

臣韓魏兩公而下十八人分祀岳鎮海瀆 七月丁

丑朔 殺山東副使張丁 甲申置通政使司 給

諸司散官 劉璉爲國子監丞基之子 遣御史巡按

州縣 北平等八府大水 浚巴國入貢 八月丁

未朔 庚戌改建圓丘合祀天地曰大祀殿 辛亥

置寶泉庫 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改建社稷

壇在承天門之右 定官員儀從 免浙西被水田租 九

月丙子朔 占城暹羅斛國來貢賜詔諭之 轉右

大政記

卷三

三

三

丞相胡惟庸爲左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丁玉爲左

右御史大夫 監生分教北方者俱召還擢用 十

月丙午朔 社稷壇成行奉安禮升上祀奉 仁祖

配 壬子觀心亭成 宋濂來朝 己卯焚惑犯與

鬼 良家子弟充驍騎舍人者悉放還 封沐英西

平侯 賜百官公田 遣使立三佛齊國王 大內

官殿成制度皆如舊稍加增益 十一月乙亥朔 宥天下罪

人犯杖一百以下者 己卯 皇第三孫允攸生建文

帝 瓜哇國入貢 衛國公鄧愈卒 丁亥冬至合

祀天地于奉天殿 宥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上特赦之因

詔諭將相大臣善自保持 四川土酋董貼里叛丁玉爲平羌將

軍討平之 諭新除有司官 十二月己巳朔日食

丙午諭太師李善長等自今政事啟東宮者大臣

更爲參決可否 錄死事及病故功臣子孫五百一

十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 戊申置神宮監掌太廟

設之 甲子夜白虹貫月 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

朝諭以風 高麗五入貢 上皆不納以嗣王爲人

所制命書

洪武十一年戊午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蜀王栢湘王

桂豫王模漢王楨衛王改封吳王楮爲周王 己卯

大政記

卷三

三

三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皇第十六子楮生

丁亥雨水冰 安南國使來告哀遣中使祭弔 徵

天下布政司官及各知府來朝 二月甲辰朔 議

減鹽價 浚漳沱河 皇太子祀 皇陵 東平侯

韓政卒 指揮胡淵平茂州蠻立衛守之仍會平羌

將軍丁玉征松藩等處 三月癸酉朔分考積官爲

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

不坐宴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立于門宴者出

方退 壬午秦晉三王之國 太宗周楚齊四王還

駐鳳陽 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 俘四川

茶洞獠悉宥之 丁酉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定

賞賜軍士節錢恩例 禁奏事開白中書省 四月

癸卯朔 重建 皇陵碑 上親製文勒之 元嗣

君殂于沙漠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五月壬申朔 皇第十七

子權生 癸酉編纂春秋本末類分列國附左氏傳之後首周次魯先晉

齊後 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 免蘇松嘉湖漕租

六十五萬有奇 宥廣東左右叅政劉益康濟書以

生侍諸王學于文華堂者 河州指揮徐景破虜 六月辛丑朔

遣使祭元嗣君後又 五開洞蠻作亂殺指揮僉

事過與遣楊仲名帥師討之

六月 皇第四孫高熾生是為 仁宗皇帝

七月三日辛未 丁酉禁誦戍人不得上封事 以茶紙衣服往寧東

市馬 詔諭故元丞相驥兒于應昌 蘇松台楊海

溢賑被災者 八月庚子朔 免應天太平鎮江廣

德諸府州秋糧 諭納答出 九月庚午朔御殿受

曆 收安吉侯陸仲亨公田奪汝南侯梅思祖俸赴

建 已丑客星掃天非西南行至十月己未陰雲不

見 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捐地葬仁祖帝后

者妻妻氏王夫人 承寧下池賊作亂討平之 賜助教貝瓊致仕

十月二日辛丑改太原府城隍為晉國城隍之神各

如 庚戌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堯 以梅殷為駙

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大祀殿成 十一

月庚午朔 五開蠻平 西平侯沐英討西番 皇

太子妃常氏薨 臨江侯陳德卒 賜丁憂知府李

亨米鈔治蘇州 十二月己亥朔 除蘇松杭嘉湖

魚課 學士宋濂衍聖公孔希學來朝衍聖公例有

致齋米酒備 僧宗泐等使西域 辛丑太白犯壁

壘 賜前廣西布政使臧哲米鈔仍令服闋來朝是

以喪去官者皆有賜 庚戌辰星犯南斗 遣高麗使人還勅

諭之責以被詐及殺使人之罪 諭故元丞相哈刺章等 擒元

平章完者不花見部屬送還之

補遺

四年二月以大同遭亂空虛撥山東糧十萬石運至

平定州山西接運至府并附近太原保安諸州縣稅

皆以濟之又起蔚忻崞三處民丁與軍士協力修浚

城塹 寶源局所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皆鑄京字

於背其後從省民間以二等大錢無京字者不行故

命改鑄為小錢以便之 賜在京軍士十四萬三千

二百餘人錢各三千六百文 遣官往廣東買耕牛

給中原屯種之民後道死者 俱免償

八月宜春侯黃彬捕贛州山寇平之 高州海寇何

均善聚眾數百人為患業已捕戮餘黨羅子仁等遁

去復劫奪府印逼通判王名善從已不屈執至霞洞

新營遇害雷州衛遣千戶黃清領兵禽子仁等三百

餘人斬之

十二月改貴州衛屬四川舊屬湖廣以 水路遠改之

五年六月夏至祭方丘還官 上諭 皇后妃嬪日

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甚憂之汝等宜

皆蔬食自今日始候雨降復膳是夜大雨水深尺餘

大政記

卷三

三二

三二

皇后其冠服以賀

六年四月置御藥局于內府尚藥奉御等十二人俱

內官內使克之太醫官四人考選克之凡御藥醫官

就 局修製太醫官診脉御醫參看較同約會奉御

就內局將藥貼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證

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一用

中書省印記烹調御藥太醫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

合為一服候熟分為二器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官次

奉御其一器進御惟文昇李可灼 得免罪可乎

七年六月日本僧宗嶽等七十一人遊方至京 上

諭中書省曰海外之人慕中華而來令居天界寺人
賜布一疋為僧衣

八月北平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

與僻地同宜增 上可其奏顧侍臣曰驛傳勞逸不

均甚為民弊崧以為言民獲惠矣朕一身任天下之

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

間利病何事當行之毋為容默保祿而已

八年三月中書省奏大都督僉事吳復曹興謝成例

應給公田米一千石吳復先任指揮已賜公田二百

石今請以八百石益之 上以曹興居大同時多不

大政記

卷三

三二

三二

循軌度調福建又受王駙馬賂謝成在山西擅奪民

利惟吳復祿如請典成二人不給

九年正月山東行省言遼東軍士冬衣每歲秋冬運

送時多逆風艱於渡海宜先期於五六月順風之時

為便戶部議為方今正擬運遼東糧儲宜附運綿布

二十萬疋綿花一十萬斤順風渡海為便從之 勅

遼東將士日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蓋二城直

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韋富王勝保

城却敵又出奇獲彼裨將與將較軍士宜膺上賞蓋

州城池雖完然彼眾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為彼所乘

指揮吳立張良佐房葛按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能守因能挫敵及敵自金州北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監晝夜戒嚴敵不敢復向故道自析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將士功差居次賞亦如之旺又與都指揮馬雲同心協力一出守皆為得宜旺雖居佐貳躬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出奇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宜膺上賞雲居首職選精銳助旺成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北之出戰稍安宜膺次賞於是賜葉旺文綺帛各十八匹馬雲各十三匹金州衛指揮各八匹遠蓋指揮各五匹餘以次減至一帛一布陣亡者倍之

雲旺戰功見本傳甚偉其

魏易次第 賜勅更明功 賞如此孰敢不效死力乎

五月 上以登萊二州皆瀕大海為高麗日本往來要道非建府治增兵衛不足以鎮之遂割萊州文登招遠來陽三縣益登州為府置所屬蓬萊縣復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縣補萊州府

六月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府知府子祺吉水人洪武三年以儒士舉赴京試中選者十九人桐廬魏潛王訥河西李顏永豐丁節永嘉許士宏萬安夏瓚樂清李時可稍輝陳士舉龍泉劉谷蕭暉合肥夏

起瑞安馬為漢分宜劉沂平陽孔希晉永新歐陽子韶太和王子啟安福歐陽楚廬陵胡伯清與選列適太史奏文星見 上嘉十九人皆擢監察御史子祺首上書請都關中 上稱善 見開國傳 卽胡壽昌

七月雲南人苟德祖仕元世襲瑯琊州六蕃招討使明氏據蜀德兄安復為黎州招討使明氏亡夷民潰散德奉母還居瑯琊至是四川守臣招之德遂來朝貢馬且請置官司 詔以德為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綺帛 西域產一馬甚異 上遣使者諭其酋長不得已乃陰傷其足來獻 上命典牧所善養之至是馬齋來進 上為良馬說復命儒臣為文以述其事 役夫每每遁走遣衛卒巡視有二人伏草中卒意其役夫也叱之二人持杖起卒執其甲而乙前擊卒卒以槊刺之乙死甲始言二人亦選兵非役夫也法司以鬪毆殺人律論二卒當死 上曰衛卒夜巡詰奸職也乙不自言其實而反擊之故彼刺死卒亦何罪釋之而賜乙妻子鈔為葬費

十年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設群二十二儀兵六合各七香泉八天長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五萬七千二百八十五匹

十月瓊州府軍餉舊于廣東漕運涉海艱險募商人
粟給鹽倉副使李德新之奏

十一年十一月初出西既平唯靖樂縣餘孽四大主
遁入蘆茅山數出寇掠為患千戶唐誠吉率兵於同
瓦溝揀坊山捕其黨哈刺張送京師斬之至是復于
寧化鎮築城設千戶所為必滅之計尋 上以急之
則脅從者懼罪從之益堅寬之則各有身家一旦思
其鄉土自當逃散於是罷兵但令山西諸處嚴備至
二十一年四大王窮蹙請晉王府降 上以元之子
孫宥之厚賜命隨沐英戍守雲南

大政記

卷三

三十四

皇明大政記卷之三終

皇明大政記卷之四

臣朱國禎謹輯

洪武十二年己未正月己巳朔 癸酉旌表節婦九人

乙亥罷天下運司批驗所三十二 己卯合祀天

地于南郊大祀殿奉 仁祖配是夕登霖星輝昭煥

物論百官下翰 沐英兼討洮州十八族叛番 有

林院紀其事 司任瘴厲地方者減一考通敘從倉副使李德之言 定丞相

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 始許監生歸省 丁丑

討松州叛酋平之 二月戊戌朔 曹公往西邊措

置 建神樂觀 定遣使外國儀注 辛亥召前丹

大政記

卷四

三十五

徙知縣李思迪于貶所俾訓國子 定公主郡縣主

歲祿之數 信公湯和等臨清練兵 洮州鑿悉平

築城置衛戍守 三月戊辰朔 太陰犯辰宿 辛

未暴風 給軍士布縷自製戰襖從布政華克勤

江西叅政劉璉逮下獄以基子 已丑 皇第十八

子棖生 謫學官李思迪馬懿顧問不肯對 上以

國子 四月丁酉朔 眉縣人彭普貴作亂殺知縣

顏師聖 皇第十九子棖生惠妃郭氏出 募浙人為鞍

尉 庚申日交暈 致仕官四品以下者皆陞一等

賜誥勅 五月丁卯朔給工匠鈔悉遣還家 免北

平稅課 松州叛苗平設衛戍守 閏五月丙申朔
 太白晝見 丁未日本使來朝 庚申陞袁州通
 判隋贊為按察使討叛且 六月巳丑朔 馬雲征
 大寧 定東宮與親王往來書劄之式及相見禮儀
 設北平各門兵馬司 賜元丞相驢兒書 乙酉
 編春秋本末書成 七月乙未朔 海國公吳禎等
 附功臣廟補以五 召曹公還京管大都督府事
 大同兵破虜 太陰犯建星太白犯鬼宿 丁玉討
 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八月甲子朔 陝西湖廣械
 獻番酋洞蠻宥死番發戍蠻分送孳牧所皆給糧贖
 大政記 卷四
 之 減案牘繁文 延安侯唐勝宗督海運還京上
 遼東城池軍糧之數 九月甲午朔 沐英等大破
 西番班師 巳酉改鳳陽行大都督府留守司為留
 守中衛指揮使司 占城入貢以中書省不即奏切責胡惟庸注廣洋等
 龍巖縣民作亂討斬之 十月甲子朔 敘征西
 將上功 召朱亮祖于廣東所為多不法 儒士吳沉為
 翰林侍制 十一月甲午朔 封仇成藍玉等十二
 侯 濟寧侯顧時卒 馬雲平大寧 十二月癸亥
 朔 神樂觀成 宋濂衍聖公皆來朝賜如前 遺民
 流至南京者即與入籍賜鈔 諭中書選卜筮官

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賜死 開西安府憇水渠
 詔諭安南 所徵博學老成士皆至京 江西布政
 使沈立本招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不屈飲醜死
 是歲除官二千九百八人儒士人才五百五十三人
 墾田二十七萬餘頃
 洪武十三年庚申正月癸巳朔 高麗入貢不如約
 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等御史中丞涂節告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又即以初與謀從坐事連韓公李善長陸仲亨等赦不問 革中書省罷丞相不設
 性六部尚書各司所事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
 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俛斯為吏部尚書鄭九成為
 大政記 卷四
 禮部尚書徐釋為戶部尚書定其品秩 以武官子
 弟常安等百三十人為參侍舍人安遇春再從臣也 巳巳
 上御奉天門選官 罷軍需庫置軍器局 戊申改雞
 籠山為鷄鳴山 罷各處兵馬司 覈天下倉庫積
 穀多少之數空印者皆殺鄭士利上書坐輪作 洪
 葵為吏部尚書 百戶翁顯討廣東山寇戰死
 月壬戌朔舉士及有術數者以聞 命文武官年六
 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勅 沐英討和林脫火赤
 愛 以重定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數勒石 辛
 巳太師李善長年老上所還儀仗許之 進曆以十

月朔日 三月壬辰朔 減蘇松嘉湖重額糧租

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仗戶 先以京民充至是改 鄧愈子鎮

襲封申國公 壬寅 太宗之國 戊申定六部官

制 分教官首領官雜職官為三等 定吏員月俸

沐英涉流沙擒脫火赤愛等并其部曲以歸 定

公侯稱號 不稱散官稱 定鹽場等則 四月辛酉

朔 降侍制吳沉為編修 翰林應奉陳溥編修張

美和還鄉御製詩文賜之仍給道里費 都督濮英

襲虜西涼破之開道通商 令羣臣各舉所知 助

教聶鉉賜歸 五月辛卯朔 陞各省都指揮使為

大政記 卷四 四 三十九

正二品布政使為從二品 原正三品 甲午雷震謹身殿

詔告天下肆赦并釋在京及臨深屯田餘作者 左中丞安然歸里起李善

長理臺事 免天下今年田租 凡官員罪黜情非

實犯者遣赴京師授職罪自十惡以下皆赦 都督

濮英獲元平章阿王等數千人 癸丑 皇第二十

子松生 召教授吳源儒士王本等 署吏部尚書

劉崧致仕 日本來貢却之 罷御史臺及各道按

察司 六月庚申朔免太原大同二府鹽課 查各

處軍餉及官吏月俸 丙寅雷震奉天門 罷王府工作

復吳沉侍制 罷各府照磨 阮峻為吏部尚書

丁丑置諫院官左右司諫各一人正言各二人 戊

寅諭戶部軍民常用之物皆勿稅 己卯置行人司

判祿司 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召儒士吳慎明劉

仲海等 禮部尚書俛斯致仕 延安侯唐勝宗督

造海船 以蘇恭讓為漢陽太守 臣戒錄成 胡惟庸事

覺上命纂歷代諸侯王宗戚官皆不 是月

道者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頒布 以天變避正殿 七月己巳朔 運陝西布于近邊

易米麥 詔京官復其家 甲子太白晝見 罷秘

書監 悉歸翰林典籍 禁高麗使人毋擅入境 其已至使入

師遣其通 罷寶鈔提舉司 谿洞民居京師者悉

大文已 卷四 五 四〇

聽還鄉 倭寇廣州 八月二日庚申 皇第二十

一子模生 祭歷代功臣用常服行禮 置應天府

學 給天下師生廩廩 九月戊子朔 永嘉侯朱

亮祖卒 日本再貢俱却之 命天下諸司正官首

領來朝明年正旦 乙巳 聖壽節始御前殿受賀

大宴後殿 前固却不舉自後歲以為常 丙午置四輔官告 太

廟 以王本李佑龔教為春官杜敬趙民望吳源為

夏官俱賜勅 詔戒守令 祭不備物者論如律非

土產聽缺 陝西衛軍以三分之一屯田 召儒士

張叔濂梁侑賈惟岳宋訥等 安置宋濂于茂州 孫慎

十月戊午朔 罷請王相府陞長史為正五品左右各一員 次天下巡檢司非要地者三百五十四
 致仕尚書單安仁言江淮運道事停之 十一月
 丁亥朔 魏公還自北平 虜寇永平指揮劉廣戰死千戶王裕擊敗之擒其大酋一人 重定功臣及常選官封贈等第 宋訥為國子助教 十二月丁巳朔 改雜職衙門方印為條記 徵士至克者八百六十餘人各授官 重建天禧寺即長干寺 詔諭日本 南雄侯趙庸鎮廣東
 洪武十四年辛酉正月丁亥朔 虜寇邊魏公為大將軍率諸將討之 新授官各舉所知 始設各省參議官 罷造兵器 下詔求賢 勲臣武臣子弟皆入國學受業 命天下編賦役黃冊 二月丁巳朔 甲子鄭澐為福建參議以事兄弟爭入獄義而用之 楚王楨就國 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例 申明鄉飲酒禮 增布政使左右為二人 覈實天下官田 改明州府為寧波府 武官三品以上有犯請旨乃鞠四品以下所司逮問 凡問刑諫官覆審者不署名 三月丙戌朔 詔赦天下 復置各道按察司及分司 赦運船附載私物者 流徒酌道里遠近不得處

以荒蕪地 太陰暈大薇垣 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祭酒致仕禮部侍郎劉崧為司業 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宋公佩印節制河南 勅刑部凡官吏受賕必求通賄之人并罪徙其家于邊 召安然為四輔官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 四月丙辰朔改建國子學于雞鳴山下 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出業前侍郎劉崧卒 庚午大將軍出塞虜駭遁傳友德襲灰山克之大獲沐英等略至公主山殲其衆獲奎寧四部以歸 五月甲辰前學士承旨宋濂卒于夔 己酉建

軍備虛舍官員若室 五谿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六月乙卯朔 選國子生三十七人教習 詰責安南欺詐却其貢 築浙西海塘成 癸未辰星熒惑太白三星聚東井 七月甲申朔 重定進賀表箋禮儀 却日本貢禮部移書責之 定文武散官之制 各省社稷山廟等祀武職不與 壬子大星自天津北流數小星隨之至古樞沒 八月癸丑朔 論討雲南備衣裳 癸亥夜白虹見 己丑南雄侯趙庸平蠻寇奏捷 河南原武等縣河患 四輔官安然卒 九月壬午朔傳友德為征南將

軍藍玉沐英左右副將軍討雲南 勅捕州宣慰揚

鑑助討雲南 魏公仍鎮北平先八 改翰林院為

正五品欽天大 西域僧辭歸賜而遣之 已丑復

置起居注 建滁陽王廟于滁州 丁酉置中都留

守司 改蔣山與國禪寺為靈谷寺 衍聖公孔希

學卒 甲辰白氣貫日 四川散毛諸洞作亂討平

之 禁有司薦舉教官 十月壬子朔日食 法司

擬罪從翰林春坊給事中會議 免應天等五府秋

糧 御史分按各道罪囚 定內外考功法 漳州

古田賊平 丙子焚惑犯太薇垣 周王禱就國

大政記 卷四

十一月壬午朔吉安侯陸仲亨鎮成都 潮州賊平

誅為首者釋脅從千餘人 甲申黑氣亘天 覆天

下廢寺田入官 已亥復置大理寺及審刑司 江

陰侯吳良卒 禁有司不得差遣學官 福安縣民

廣東海賊曹真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分

討平之 十二月備宗泐還自西域隨人貢者甚衆

命翰林春坊官考駁諸司奏啟以聞 征南兵攻

下普安進兵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干白石江擒

之梁王走死分兵進取雲南諸路 延安侯唐勝宗

討平衢處溫山盜 甘露降鍾山 傅友德自普定

克烏撒築城蠻合兵來戰大破之遂克可渡河 築

普定城 革京畿都漕司

洪武十五年壬戌正月辛巳朔 大宴始用九奏侑食

樂章 置諸司勘合 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

夷譯語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平涼侯費聚汝南侯

梅思祖署事 置雲南一十四衛 減太辟罪 雲

南捷奏至京命諸將區畫 凡將較雜犯死罪者免

死發戍邊 南雄侯趙庸先後討廣寇皆平之 命

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壬子朔 駙馬

李祺等賑河南水災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選致

大政記 卷四

仕武官往守雲南諸城 雲南平詔天下 乙卯置

雲南布政使司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

張統等為參政參議等官賦詩二章賜之 南雄侯

趙庸盡俘乳源蠻寇 丁未白虹貫日 雲南中鹽

以播州宣慰司隸貴州 閏二月 命禮部定諸

司文移式 陽山歸善蠻寇悉平 賜雲南土酋寇

帶誥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 論征南諸將進討大

理尋克之 賜六部尚書侍郎馬 三月庚戌朔

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降吳沉教諭未行留為翰林

典籍 定雲南所屬州縣 籍廣東廢戶萬人為水

軍 以孔克營為曲阜知縣 乙丑頒軍法定律十九條皆參酌律意 更定官員相遇及公恭禮儀 河決朝邑縣 四月庚辰朔 巡檢王德亨請開階州界外水銀坑青綠紫泥不許 定封贈官制 置在京僧錄道錄二司外曰僧綱道紀縣之附郭者并于府 遷故元梁王威順王家屬居耽羅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糧 乙未改儀鸞司為錦衣衛 焚或出太微瑞門 定春坊為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左右庶子諭德贊善司直等官 設司經局先馬一人 戊戌設雲南各處儒學 烏撒諸蠻復叛 癸卯以儒士吳顯為祭酒 旌表遼東高希鳳家五節婦裴鐵皮家貞節 五月己酉朔 皇長孫雄英薨追封虞王諡曰懷 囚徒貧者日給米一升 己未新建太學成以舊國學為應天府學 乙丑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再拜獻爵又再拜轉御羹餼堂祭酒吳顯等以次就坐進講 上又親為講說賜宴翌日國子官表謝賞資仍頒學規行之 廣平府吏王允道請開磁州錢冶杖之流海外 諭各省凡勞民之事必奏請而後行人齋勅諭天下郡縣并求經明行修之士其任學

官者職專教訓不在舉例 頒釋奠先師儀注于天下 議遼東屯田上曰遼陽邊塞土曠人稀賦不欲非得已也每聞一夫當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近夜有溺死者朕通夕不寐爾等共議屯田法 六月戊寅朔 國學官年老者遇暑月及雨雪免朝 叅 選生員入國學者千餘人 雲南志書成 七月戊申朔 旌真定孝婦劉氏 免民間曆日工本錢 凡告胡黨者不問 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 征南兵擊烏撒大破之 限諸司來朝官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師 斬春侯康鐸宣德侯金朝興卒 八月丁丑朔諭禮部設科取士期三年 大政記 一試者為令 頒學較禁例十二條 遣御史審決重囚 勒臥碑明倫堂之左 凡徒犯以上書申明亭 丙戌皇后馬氏崩 宥監察御史章良以罪繁自陳過咎 上 肥城知縣許好問疏秦隋元為閔位乞慎刑昭德緩差容直 上嘉之 丙申定 皇 后諡曰孝慈 徵至秀才分六科叙用御史趙仁之言 宥 青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為吏所告 上 營陽侯楊璟卒 九月經明行修之士鄭翰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錫鈔授布政使等官 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經 德糾謬 釋罪人先期來歸者 桂彥良上

太平治要十二條嘉納之 壽節以 孝慈喪免朝賀 今遊軍既獲者戍雲南 乙丑焚或犯南斗

北平開隘二百處設兵戍守 庚午葬 孝慈皇后

于孝陵 儒士沈士榮上疏 上手詔褒諭擢翰林

待詔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 是月于各府

州縣設按察分司僉事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人

試用人治二縣期 十月丙子朔 更置都察院設

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 廣東賊平

南雄侯趙庸班師 復請戊主簿楊時敏官省母

精考儒學官 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 汝

大政記

卷四

三

四

南侯梅思祖卒于雲南 乙未齊王禩就封 命刑

部都察院錄囚 申明越訴之禁 定諸司錢糧刑

名常行事擬聞大政事請 旨處分 禁煩文出入

人罪者 凡子訴父枉者勿論 魏公還京 十一

月丙午朔 置雲南鹽課提舉司 癸丑冬至以

孝慈喪常服行禮 衛所軍月鹽代以鈔 各都司

不許役軍營造 宥都指揮桑桂 戊午置殿閣大

學士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學士宋訥簡

計吳伯宗與籍吳沉為文淵武英東閣大學士

青儒鮑詢余銓張紳張長年徵至京向年八十餘

銓紳長年皆年七十餘 上見甚喜以詢為文華殿

大學士老疾辭放 修國子監書板 勅諭各都指

錄三人皆為教授

揮使詢所徵秀才為僉事者具行實以聞 戊辰都

察院以巡按事宜頒按察司 吳印張統為雲南左

右布政使 兵部尚書唐鐸為諫議大夫 十二月

己亥朔封李新崇山侯營孝 浚儀真河 各處教

官九年滿用為教諭 北平大水 定僧道服色

各部逮繫人悉送刑部鞠問 旌表節婦十二人

洪武十六年癸亥正月己巳朔御殿朝賀不舉樂 戊

申白虹貫日 行人十員往雲南諭新民 儋州知

州魏世吉請遣子入太學許之 西番歸附者三十

戶共輸一馬 祭酒吳頤寬縱免官 戊午魏公復

大政記

卷四

三

四

鎮北平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祭酒 命徒流

而下代農民力役贖罪 諸蠻酋來朝悉獻所乘馬

以鈔償之 曹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二月乙

亥朔 旌烈婦張氏于父母家安平縣人夫是德國

事覺張耻之自縊 旌貞婦彭氏 安仁縣人守貞

上以素承家教旌之 七十六年壽百

各一人 以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為指揮使賜名

李觀 故元軍士占籍為民相告者不理 三月甲

辰朔 永免鳳陽臨濠二縣糧稅徭役 罷天下府

州縣按察分司 定詐偽條律 勅四夷及土官入

賀者會集畿內近地同入京師 節婦七人 四月
 甲戌朔 松藩等處安撫司納馬置驛 文華殿大
 學士全思誠致仕 賜暹羅占城真臘諸國勅合驗
 朝臣出使者 五月甲辰朔 勅天下衛所習射善射者十選
 赴京北試 致仕參政舒唐招集浙東水軍二萬七
 千餘人 定嫡妾封贈及文官封蔭例 免應天太
 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糧稅以五郡與王之池輸助居多數免之 六
 安侯王志等督兵安輯雲南 六月癸酉朔 議三
 審五覆之法 選舉儒士 定考覈之制 改都察
 院正三品設左右都御史副都僉都各道按察使從
 大政記 卷四 內

三品設按察使副使僉事 七月壬寅朔 詔都司
 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畧圖 庚寅災或出太微垣
 御史各處錄囚 山西左布政何真致仕還廣州集
 舊部兵較二萬餘人送京師 更定冕服之制 庚
 午太白晝見四日 八月壬申朔日食 降東閣大
 學士吳沉為侍書選講後期 戒武臣無受民囑托撓有
 司 旌邳州孝子李英 九月辛丑朔 國子生有
 父母者三年一歸省仍許歸娶奔期喪 壽節復常儀不舉
 樂 壬戌 皇第二十二子模生 癸酉申國公鄂
 鎮為征南副將軍討江西龍泉山賊 鳳陽大龍興

皇明史概 皇明大政記卷四

寺成即皇覺寺 給事中各處清軍 命來朝官豫進功
 業冊 十月辛未朔 召還魏公等 却高麗貢其
 節婦七人 復設社學先以提民停罷 壬辰太白晝
 見三日 頒鄉飲圖式 六安侯吳復卒于雲南旌
 其妾楊氏貞烈 十一月庚子朔 祀文翁張詠等
 于四川李冰祠卓茂而下各立祠 定朝參官員坐
 次 在外進表箋必差職官 諸司來朝及差回者
 先朝見後詣所司 十二月庚午朔 賜在京官民
 元旦元宵節錢 歲貢考中送國子監 吳伯宗降
 檢討 刑部尚書開濟有罪誅

大政記 卷四 內

洪武十七年甲子正月己亥朔 定城隍俱軍士修理
 無得役民 己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衍聖公
 優給故官家屬 丁未郊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
 讓及妻潘氏節孝 魏公復鎮北平 詹徽為左都
 御史 節婦五人 陞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副僉選
 陞 須文達那國入貢 廣東徭寇悉平 文官居
 憂已至職五年無過者給半祿終制三年者全祿三
 月 壬申信國公湯和巡視浙福山東等處海道
 甲子起余煥吏部尚書 孝節二十六人 起罷免
 官輩貫道等為左布政參政等官 僧智光等使西

五七一

天尼八刺圍 二月巳巳朔 定吏員考滿陞轉出身資格 定天下諸司文移紙式 三月戊戌朔頒行科舉成式 曹公李文忠卒 龍泉諸山寇悉平 頴川侯傅友德等班師入朝 停造寶鈔 凡有司祭祀僧道官不與 定公侯封玉軸伯子男犀軸 改錦衣指揮正三品 甲子赦天下 改建三法司于太平門外 四月戊辰朔 壬午加傅友德頴國公餘將較有差平雲南功 榜在外三司以下考覈入事 更定六尚局品秩 許指揮何誠追贈本生 孝節十人 築國子監外號房五百間 吳伯宗卒

五月戊戌朔 定武臣襲職例 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高麗 六月丁卯朔 詔天下諸司朝正日繪土地人民圖來上 雲南官免覲 諭羣臣禮樂兼重制大成樂器分天下儒學 置府州縣醫學陰陽學 高麗謝罪請以馬代貢金許之 丙戌歲星填星太白聚參宿 乙未睢州河決 製國子監祭服 七月丁酉朔 勅內官毋與外事并禁文移往來 製欽天監觀星盤 建朝天宮 癸卯曉太白犯天鐸 許迎養父母者皆官給舟車 徵安南糧助雲南 諭戶部定里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均其

力 局大使許士哲上十四事 明賞罰以清官史 明疾苦以安生民均賦 役以進民力 嚴益選以擇賢才 練精卒以杜妄費 興武舉以收英才 崇節義以厚風俗 明禮樂以教民 立平準以利商賈 置常平以惠農民 用直臣以任事 彈開言路以通民情 滅亡川之餘孽 以絕後禍 監前代之興亡 上褒之 詳定合奏事目其瑣細者勿以聞 北平降卒編入京衛者悉放為民 處士陳遇卒 秋暑命刑部慮囚 八月丙寅朔 平緬宣慰思倫發入貢 開封府河決東月隄又決杞縣 各處逃軍有司嚴實發補不必遣人 儒士陳玄為愈都御史 撰皇伯壽春王墓文立石 癸未定考績法 甲午遣官祭歷代忠臣 儒士汪仲魯為司直郎 十九年三月 諸州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為縣 九月丙申朔 應天舉人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 征南士卒悉為小旗免比衣 節烈三人 更定親王冠禮 十月乙丑朔 冊李氏為淑妃攝宮中事 復遼東海運 置稽疑司 成都府吏訐知府張仁不聽 閏十月乙未朔 禁方面官侵郡縣之職 決囚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送大理覆審 博士元統奏曆法 功臣恩典非奉 特旨不許請 魏公還京 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甲子朔參政胡昱請討納答出不許 孔希文

曲阜知縣 文官七十許致仕給誥勅 雲南布

政吳印還京張統代 鞏昌侯郭子興卒 十二月

甲午朔 弛姑舅外黨成婚之禁 太平民毆死孕

婦當絞子請代不許 大理卿劉俊儀曰死婦擊二人

犯法之文孰若全 沐英勅廣西維摩餘寇通四川

糧道 是年泗州人朱貴上 祖陵圖帖厚賜之除

奉祠世襲

洪武十八年乙丑正月癸亥朔高麗琉球暹羅等國貢

賀 擢太原府同知溫祥卿兵部尚書 六月降刑

戊辰夜焚惑犯外屏 考察朝覲官四千餘人黜七

大文已

百餘人分稱職平常不稱職貪污關茸五等 陞劉

三吾翰林學士 丁丑酌損高麗入貢三年一朝止

進馬五十匹 時貢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 已卯命天下

州縣官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驗輕重役之

慶遠府東蘭州蠻寇幸富撓作亂討平之 癸未

禮部頒外官到任儀注 乙酉歲貢會試不中者選

學讀書再試不中罰為吏 按察使陶原仲以父兄

徙鳳陽乞得聚養許之 辛酉定王國祭祀社稷山

川等儀 二月癸巳朔 孝節十五人 甲辰陰雨

雪雹求言 祭酒宋訥獻屯田守邊策博士高允憲

請卓異者賜金增秩學正陳潛夫請旌直臣簡師儒

勵廉耻審用人四事皆嘉納之 乙巳初昏五星並

見 已未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松州羌反討平之

仍運糧給松州衛 定王國受曆禮儀 三月壬戌

朔策試舉人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賜丁顯練子

寧花綸 一日黃 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因定甲第授官

品秩 命工部增造京官居舍 凡百餘所 禮部主

事陳章上言禮制納之 節婦五人 乙亥免應天

太平寧國鎮江廣德滁和七府州今年田租 進士

自授官外餘觀政諸司給以出身祿米 在翰林承勅

監者稱廢吉

大文已

十在六節 丁丑定翰林院官制學士殿閣大學士

者仍進士 俱正五品 夜歲星與填星會金星入井宿歲星入

亢宿 壬午太常博士薛文舉言人才稱職者宜久

任納之 庚辰定蕃國進表禮儀 辛巳禁河南伐

桑棗榆槐 罷考功監 戊子填星歲星太白聚東

井 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盜官糧伏誅 盜

七百萬石詞連禮部刑部趙瑁王惠建等兵部工部

侍郎王志泰志德等及妾指平民皆至破家 上聞

審刑吳庸等凌刑 翰林院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

學士 四月二日癸巳乙未五色雲再見群臣請表

賀不許 丙申修治海蓋復三州城池 丁酉吏部

尚書余楨擅逐祭酒宋訥坐誅勅諭訥任職如故
 戊戌置雲南沅江府因進羅必甸長官司秩六品流
 官為長土官白文玉為副 巳亥太白晝見三日
 壬寅錄有司官善政著聞者揭鄉之旌善亭犯法罪
 狀著明者揭申明亭 馬平縣主簿孔性善上猶猶
 事宜褒答仍擇賢守令撫輯之 節婦二人 丙辰
 置五開衛指揮司 思州諸蠻洞作亂信國公湯和
 討平之 五月辛酉朔大學士朱善進講心箴 丙
 寅罷判祿司 庚午太陰犯平道 湖廣喇蠻作亂
 討平之 右軍都督張赫督海運七十五萬餘石往
 遼東 是月五色雲再見 六月辛卯朔 丙申太
 白晝見六日 戊戌頒命婦冠制 丙午僉各處民
 丁充力士者萬四千餘人增錦衣衛六千戶領之
 戊申定朝覲官以三年為期 先是一 是月下第舉
 人俱授教官 七月辛酉朔高麗權國事王禰獻馬
 請襲爵并請故王王額封謚從之 乙丑丹徒知縣
 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坐事當逮耆
 民請闕保留皆賜勅勞以酒還職 丙寅命戶部以
 天下稅糧課程一歲收用之數刻于廳事 公侯親
 屬占籍他處者皆召還 巳巳罷四川普定軍民府

辛未免陝西欺隱田糧十二萬餘石 壬申浙江
 按察使陶晟坐罪死 甲戌封王禰高麗國王故王
 額謚恭愍皆賜誥 以學錄張溥為詔使行人段祿副
 之 國子典簿周倬為詔使行人維
 庚午五開蠻洞亂討平之 甲申歲貢生不
 中式者提調官及教官罰俸一年 丙戌監生患病
 者官給醫藥死者行人送歸 八月庚寅朔 祀姜
 源公劉于邠州 癸卯吏員役滿者避本貫互用
 丙午賜公侯鈔人萬錠俾還鄉建第宅 巳酉二甲
 進士方昇三甲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六
 部試主事 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偕頴公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往北平會兵備邊 癸丑復設糧長
 巳未指揮千百戶鎮撫年五十以上者許以子代
 襲 是月賑河南水災 九月十日庚午 上御華
 蓋殿命大學士朱善講周易 壬申駙馬都尉黃琛
 卒 乙亥古州洞蠻作亂楚王禎率湯和討之 丁
 丑戊寅太白經天與熒惑同度 甲申定諸蕃頒貢
 儀式 丁亥以檢討茹太素為戶部尚書 尋降
 御史 行
 人韓暉父同知致仕年七十得罪當罰役暉請代釋
 之 戊子星變勅諭秦晉周三王 壬寅太白連晝
 見 是月大學士朱善卒 十月巳丑朔御制大誥

成頒示天下 賜湘潭魯蜀四王十七史等書 免

北平今年田租之半 赦孟氏子孫輸作京師者論仍

工部凡聖賢後裔 檢作者皆放免 徵天下武官赴闕 乙未二甲

進士胡昌齡等十人為御史各府推官三甲李烜等

二十人為各部試主事及各縣丞 築欽天監觀星

臺于雞鳴山因雨花臺為回回監觀星臺 有星孛

于半 癸卯召大將軍馮勝回京 乙巳湘王栢之

國荊州 丙午命蜀王椿居鳳陽 巳酉魯王檀之

國兗州 乙卯勅諭洮岷武臣送馬 信公湯和平

古州蠻得四萬餘人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同

大政記 卷四 十一月巳未朔 華城門

知不附奉上官仍遣庶吉士楊琦賈勳勞之 十一月巳未朔 華城門

郎其門禁鎖鑰銅牌掌于中軍都督府 水灾免山

東糧二百五十餘萬河南及常德府三十萬餘石

十二月戊子朔定鈔二貫五百文代米一石充祿賜

庚寅潭王梓之國長沙 丙午詔舉孝廉 高麗

來貢明年正旦 巳酉陞建陽知縣郭伯泰為泉州

同知縣丞陸鑑為福州通判為政不避權勢 遺行人勸勞 壬子

高麗請大統曆詔以十本賜之 癸丑平緬宣慰思

倫發反千戶王昇死之 是月建寺雞鳴山即山為

名祀梁僧寶公 罷各布政使煎煉鐵冶

洪武十九年丙寅正月戊午朔 賑北平大名江浦縣

水灾 戊寅湖廣通城崇陽二縣糧米以山路代以

布帛 巳卯罷四川永寧茶馬司 平柳州融縣洞

蠻 庚辰頒大誥于國子監及各儒學 二月丁亥

朔 雲南蠻叛頴公討平之 置雅州茶馬司 丁

未遣使勞常熟知縣成茂奇賜以酒斤吏行縣 中道執之 戊

申定首領官于本司堂上九年通考黜陟正官九年

稱職予誥勅 壬子命新除官不用符契止給劄付

癸丑賑河南諸府饑民 省躬錄成既編歷代帝 王祭祀詳異

底應為存心錄朝文親覽復編漢唐 以宋災異應臣下者為此書頒行 三月丁巳朔

大政記 卷四 罷審刑司 給來朝官鈔二十錠為道里費 辛

未製大誥續編頒示天下 置牧監諸群 罷文武

官節錢俱賜宴 辛卯復頒北方郡縣學校五經四

書 甲申復雲南納米給鹽之例 四月丙戌朔分

工匠輪班 在京文職官吏俸置倉另貯 甲午賜

天下官每歲柴炭鈔五十貫 丁酉李景隆襲封曹

國公 贖河南水灾典買男女 應天衛軍士有父

母子女者月給米一石 丙午置建昌姚州越雋會

川五井鹽課提舉司 陞慈谿縣丞秦仲彰為寧波

知府降寧波知府李仲文為慈谿縣丞府吏行縣不 法執送關下

五月乙卯朔 丙辰命四民各守本業游惰匿它
所者問遣 丁巳勅勞嘉興知縣華輝縣丞齊博

能其 市馬雲南 戊辰妖僧玉琳與新淦縣民楊
文曾尚敬等謀亂建元天定捕誅之 己巳行人王

良至常州貪黷太守范好古以聞械至罪之 壬申

平靖州苗蠻 乙亥程鄉縣民鍾文遠作亂伏誅

甲申治賣卜人妄告之罪 六月五日己丑梧州府

興業知縣王獻縣丞曹玉容徵稅違期 上以進士

特宥之 辛丑雲南地震 命戶部給祿皆以石計

先有升 甲辰下詔賜天下高年粟帛撫恤從征軍

半零者 六政記 卷四

士 丁未賑青州開封二府旱災 癸丑給糧長賦

役冊籍之費 平越苗叛賴公討平之 七月己丑

朔初諭蘇州知府王觀 以極死奸 癸亥三辰晝見

置東寧衛 設揚州武昌等府糧長 丙寅復左

都詹徵等五家 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瑄工 甲戌

賜中山王等十四人鳳陽東西山場 丁丑國子博

士吳沉老疾致仕 己卯太白入太微垣 癸未詔

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置翰林

六十以下者置六部二司 八月甲申朔 辛卯取

應天府富民子弟補吏 六安侯志卒 甲辰

皇太子往盱眙縣葬 三祖帝后衣冠加修繕薦號

曰祖陵 己酉定吏員轉補資格 九月甲寅朔

復置寶鈔提舉司 庚申雲南屯田 高麗占城入

貢 皇第二十三子極生 丙子天雨絮 癸未行

人劉敏唐敬偕內臣賫磁器賜真鳳等國 十月七

日庚寅太白晝見七日 乙巳優給已故武官子孫

父母老者全俸終身 是月頒志戒錄 採為臣侍逆

十一月三日乙卯澧州蠻亂討平之 庚申免大

同府鹽稅虧額 辛酉日本來貢却之 癸亥改車

里軍民府為宣慰司 丙寅高麗請易冠服不許

六政記 卷四

行人往廣西凡山與蠻洞相接者悉具圖以聞 十

二月癸未朔日食 京師各門各處工役皆以罪人

輸作 詔並海所在置千戶所八 甲申陝西市馬

乙酉重囚令大理寺覆奏聽決 戊子市馬高麗

癸巳御制大誥三編成頒天下 上親斥之依錄貪

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要家藏人

誥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違于化外其有大誥者偶有

所犯決 乙亥岷州山寇作亂討破之 庚子獎河

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 上言大梁居中上形勝可都

武不必多設備優除禁 左都御史詹徵請用嚴刑

不可用當修明雅祭 上諭責之 己巳命運糧給施州衛餘崇山等衛令屯

田自食再請復 詔武職謫雲南遼東者皆縣次資

給 戊申置都勻安撫司 雲南巨津州二酋阿奴

聰叛吉安侯陸仲亨捕誅之 親王令節慶賀止本

城官行禮 安南陳煒入貢 是月諭宋公馮勝征

納哈出先運粟松亭關及大寧會州富峪四處仍分

置邊隘諸衛

補遺

十二年二月 勅曰今春雨雪經旬不止嚴凝之氣

切骨朕思昔在寒微當此之際衣單食薄艱苦特甚

大政記

卷四

三六

今居九重擁裘衣帛尚且覺寒若是其天下孤老衣

不蔽體食不克腹者有之令天下有司俱以鈔給之

助其薪炭之用又 勅曰連日陰雨京民中亦有貧

者審實凡孤幼戶給鹽十五斤孤寡者戶廿斤 賜

太醫院判郝致才致仕致才濠梁人初 上潛龍時

嘗遘疾甚危致才進藥而瘥及 上卽位念之召至

京命爲院判至是閏其年老特勅致仕而官其子文

傑爲院使賜誥

四月 勅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

掠居民已勅爾等勦捕淹留道途反爲民害賊衆愈

盛實由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卽

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

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千戶瞿關亦能效其

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

六月馬雲征大寧諭曰此寇甚黠知官軍將至悉遁

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以大軍分駐要害遣人招

撫招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卽其

地斬之以警其餘

十三年分五軍都督府左軍統在京驍騎左水軍左

留守左龍虎英武五衛在外陝西四川江西三都司

并所轄衛所右軍統在京虎賁右水軍右留守右武

德廣武五衛在外山東河南潁州三都司并所轄衛

所中軍統在京神策廣洋留守中應天和陽五衛在

外蘇州太倉鎮海揚州高郵大河南安沂州鳳陽左

右中皇陵長淮懷遠留守中留守左徐州十七衛滁

州六安廬州鎮江安豐信陽宿州洪塘九千戶所及

河南都司并所轄衛所前軍統在京天策豹韜龍驤

飛雄龍江五衛在外湖廣福建廣西三都司及福建

行都司并所轄衛所後軍統鷹揚江陽興武橫海蒙

古左蒙古右六衛在外北平山西二都司及山西行

大政記

卷四

三七

都司并所轄衛所

九月祭社稷用臨深水縣以牛代鹿時有非土產者

缺或他物代 上曰深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

無誠心祀神故為是苟簡夫百司所以能理職盡民

事者以其常存敬畏之心今深水之官于神猶怠于

人事可知論如律仍勅禮部凡祭必備物苟非地產

所有又無商賈販鬻聽缺

十五年二月起致仕官往守雲南 諭備州宣慰使

楊鑑每一人至備甲兵五十五人衛送

五月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上責之曰朝

大政記

卷四

三八

廷能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

無所守爾為御史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

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

論勵罪以戒深刻者

八月遣監察御史余公大往泰州審決重刑勅曰雨

露滋生萬物以榮霜露肅殺萬物以悴榮悴各當其

時斯二儀之常經古今所不易者也今 爾往泰州

審決刑獄爾其慎法天時務從至公毋獲罪于人神

欽哉 此審錄之始 先是限有以罪減死戍邊者多艱衣食

上聞而問之悉命還家取費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二

人先至 上曰彼愚民無知故抵於法今先期來歸 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罪與 道里費放還田里

十月桂林府興安縣主簿楊時敏以罪謫戍雲南時 敏延安府宜君縣人有母居家年八十餘時敏上言

不歸省者九年矣願便道省視而後赴謫所 上憐

其母老許之因復其官俾遂祿養 桂林衛戍卒二

人言故元守將阿爾思蘭舊所部偏較三十六人今

在全州宜取置戎伍 上曰天下兵版籍已定人方

安業豈可復擾此輩非挾私怨則希望恩賞命徙二

大政記

卷四

三九

卒於揚州衛

十一月西安衛千戶朱壽領河東鹽六千四百餘斤

以給軍士侵欺三千二百餘斤 上命戶部悉準鹽

價給鈔免致所司為奸 諭五軍都督府近福建行

都司及建寧左衛守禦官不奉朝命輒役軍士伐木

修城樓因而私營居室極其侈靡軍士富者責其納

錢免役貧者重役不休今軍士忿抑來訴已令法司

逮問榜諭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擅興私役者必罪

刑 刑部 為山西都指揮使司曰近振武衛指揮桑柱

有犯刑等議擬如律允合至公然念其勤勞累歲初

麗於法不忿加刑特宥之俾復官請連逮繫者悉釋之惟妄稱老實大王者誅之以戒將來

十七年三月改三法司于太平門外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坊曰貫城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空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多有冤抑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

七月朝天宮之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聰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真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

大政記

卷四

三

壽宮至是重建賜名 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征糧餉助雲南兵食先 上謂戶部曰曩因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人悉編籍然兵多民少糧餉不繼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遠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命盤等往使陳緯即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隨入朝貢

十九年五月處州麗水縣有賣卜者南昌人嘗干謁富室不應乃詣 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謀亂命錦衣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先

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初意耶即具疏 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皇明大政記卷之五

臣朱國禎謹輯

洪武二十年丁卯正月二日癸丑宋公為征虜大將軍

率諸將軍師二十萬北伐諭以駐師通州規其出入先克慶州徑持金山仍遣

前獲番將乃刺吾焚錦衣衛刑具以繫囚送刑部

審理 已未修闕里孔廟 改松潘衛為松潘軍民

指揮司松潘安撫司為龍州 已巳革潭府魯府審

理所官 癸酉修高郵湖堤 丙子老校丁成請開

陝西銀鑛斥不聽 二月壬午朔 閱武午門外仍

將軍衛士日習是夕五星皆見 甲申宋公至通

州遣人出松亭關覘虜屯慶州命藍玉乘大雪襲破

之 浙江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國子生武淳等奉命履故所造

辛卯琉球入貢 壬辰 上躬耕田遣官祭先農宴羣臣于壇所

甲辰御注書洪範成 三月辛亥朔宋公出松亭

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丙辰宜興縣丞張

福生犯法以國子生宥之諭進士國子生葉所培養自今犯死三俱宥之

辛未復設太原府交城縣鐵冶所其地置冶歲貢雲

後罷聽民採取至是籍治兵器 癸酉市馬高麗給

常用此鐵而他所不產命便之 其直高麗解不許遂送流民來歸耽羅亦貢馬并償

直如之 甲戌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望書褒

諭復職 徙民開成都府荒田 四月辛巳朔增禁

門較卒 癸未諭宋公進兵 選元舊官部下能騎

射者擇千百戶領之充先鋒 戊子江夏侯周德興

往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綠海戍兵防倭

改置衛所具圖以進凡築城一十六巡檢司四十五

罷磨勘司 禁蕃使以麻鐵出境 節婦六人

五月庚戌朔諭西平侯沐英等輯理金齒諸道勿輕

戰俟取麓川 諭戶部各處積貯滿二年者聽折收

丙寅勅宋公天象水火相犯嚴備虜詐 癸酉軍

士有家屬者另與優給 諭刑部有司犯輕罪者悉

宥雜犯死罪戴罪復職至再三者錄過復官 六月

七日乙酉惠州博羅山賊作亂討平之 丁酉廢昌

國縣徙其民設寧波衛 太白經天 空春妖賊作

亂捕斬之 戊戌優給武官老疾無子孫者 臨江

侯陳鏞從征異道陷虜死 癸卯宋公師渝金山全

國公觀童來降 丁未宋公取納哈出降其眾以南

閏六月己酉朔元司徒完者不花來降 辛亥徵

孝廉之士 庚申都督濮英殿後中伏死 勅福建

造海舟百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出占城捕倭

已巳立群牧所五隸句容縣牧監 節婦三人 甲

戊捷奏至諭宋公降眾隨便居住立衛與漢軍雜處
 常茂驚潰虜眾械赴京師 七月庚辰賜元降將納
 喇出玉帶等物有差 倭患削台州衛指揮同知陳
 亮官戍金齒 詔有罪軍官戍遠東者悉赴京師
 高麗進市馬五千匹 乙未徵還山東捕盜官軍專
 責有司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
 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寢之謂上
文武本非二塗太公從祀 壬寅太白三辰晝見
帝王廟去王號罷其舊廟 封何真東莞伯 行人唐敬等還自真臘其國王與
 暹羅國各來貢獻 八月庚申遣使賜真臘國金印
 文記 卷五 三
 綺繡 癸亥建泗州祖陵祭殿 故元尚書塔不反
 來降 丙寅市四川耕牛萬頭往雲南屯田 庚午
 再勅戒大將軍 辛未置大寧衛指揮使司 銷六
 科關防印記 定入覲者止正官首領官吏各一人
 給路費禁馳驛擾民雲南道遠者免 收宋公大將
 軍印召還永昌侯藍玉行總兵事 詔景川侯曹震
 選精兵二萬二千即雲南屯種備征仍復中鹽法
 乙亥詔遣雲南戍守家屬每戶賜銀十兩鈔十錠所
 過軍衛護送 丁丑宋公以降將納哈出等至京上
 捷表 九月戊寅朔納喇出入見賜一品服封海西

侯 辛巳築台州健跳桃渚二城各置千戶所 西
 平侯沐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屯種備蠻
 寇 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詔頴公編集新附軍士
 簡練精銳屯大寧防虜尋徵還以耿忠代之 調湖
 廣官軍五萬餘人征雲南 定百官品祿 癸巳永
 城侯薛顯卒于軍 徵雲南土知府等官赴京 置
 北直隸及各邊馬驛 節婦三人 刺馬兒罕回回
 滿刺朝貢 乙未 壽節 上年六十大賀 高麗
 等國皆入貢 丁酉安置常茂于廣西之龍川又四年 賜功
 市馬高麗 定屯卒五百畝納糧五十石
 大政記 卷五 四
 臣四十三人三代勲階誥命 收養納哈出所部羸
 馬 丁未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嚴兵
 征虜 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 十月戊申朔封朱
 壽軸驍侯張赫航海侯 雞鳴山歷代忠臣廟成漢
林陵尉蔣忠烈侯于文晉十忠貞堂唐劉忠肅仁瞻
宋曹武惠彬元衛忠肅福壽歲以四孟及歲除同功
致祭 庚戌衍聖公孔訥來朝賜宴 壬子以顏子
 五十八代孫檜為深陽縣丞 劍川州土酋楊奴等
 叛討斬之 各衛指揮同知僉事分領千戶所事
 定勲戚出使非奉符驗不得乘驛 癸亥定武臣贈
 賻格例 丙寅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軍三萬三

千往雲南 選南方學官教北方郡邑 簡力士五
 千六百隨駕 訂定朝參各項禮儀凡二十 庚申
 永昌侯藍玉奏天寒虜遠適量留應戍人馬大軍分
 回薊州等處屯註聽調許之 丙子惠州海賊謝以
 青作亂討平之 是月宋公馮勝還京以勲舊不加
 謫令就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二日戊寅復置陝
 西鹽池鹽課司 壬午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
 雲南屯種俟征 已酉徵河南儒士岳宗原等九人
 授布政等官 選陰陽官于孫習天文 信公湯和
 海上還奉朝請 增馬牧所軍士月糧人五十 錄
 大政記 卷五 五
 京衛將較子弟皆為試百戶 庚子置雲南三衛中
 左千戶所 募商人於雲南納米中鹽 十二月丁
 未朔免徵鳳陽商稅 賜武官復職者一千六十二
 人 賑濟南東昌登萊東平饑民 庚午置遼東三
 萬衛指揮使司 凡將較自洪武四年守遼有功者
 遞陞有差 辛未還河南驛戶孳生馬匹 運鈔百
 餘萬抵山東登萊賑饑 正高麗疆界鐵嶺以南人
 民悉還之 詔鎮南衛從征五開陣亡家屬悉放還
 為民 長史桂彥良卒 頒武臣大誥凡二十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于雲南

復職以能修職受民 已卯曹公李景隆等率兵送新附達
 軍于南分隸濟寧等衛 思倫發入寇擊破之 壬
 午葺韶州張九齡余靖祠 免徐州運租人京悉輸
 濟寧 丁亥復直上思州忠州定州及陵州祿州
 旌孝子王興 凌漢為右都御史 賑青州饑 故
 元將信童來降 永嘉縣民市暹羅沉香當死 上
 以經過貿易非交通比釋之 復馴象衛于廣西龍
 川捕象後徙橫州 韶州英德縣民周廣全等作亂韃靼
 官軍反于廣西皆討平之 二月丙午朔 庚戌分
 天下各都司衛所軍為十班今歲八月始輪赴京師
 大政記 卷五 六
 較藝仍先下操練法遵行之年深積弊官及屯田者免 癸巳福
 建布政司進禮記註疏 甲寅詔定歷代名臣從祀
去趙普安童增陳平鄧禹馬異唐美木華黎 華郡縣禮生及儀從人以員數禮弓兵儀從
 州宜慰萬翠歲輸糧三萬石安撫密定三千石免其
 逋課 差官開辦四川六番茶課 壬戌以五月當
 日食勅永昌侯等防戒不虞 仍聽四川民採茶與
 羌人交易 禮部主事高惟善還自西番上安邊策
 嘉內之 丙寅夜有星出東壁赤黃占為文士效用 丁卯
 令韃靼官軍入內地隸各衛編戶丁男月給米一石

帝王廟及上元縣治火 巳巳朝參官門籍各衙門自置 庚午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更為武職	調北平軍赴大寧代還舊軍 甲戌重建天界寺 <small>龍江夫至是重建于城南即定林寺舊址并建能仁寺</small> 故元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成雲南 三月乙亥朔策進士施顯等九十七人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建題名碑于太學 命儒臣撰疑信論 <small>列于篇</small> 東	永昌侯北伐申國公邵鎮等隨征	辛卯廣東海陽民會承慶等作亂	癸巳增置群牧監 巳亥遣進士行察監	御史事分巡郡邑 <small>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small> 從三黨衛于開原	壬寅朵只生番入寇討破之 甲辰西平侯沐英討恩倫發大破平之 是月永昌侯進兵襲窮主脫	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 四月乙巳朔行人董紹往占城 乙卯大破虜營 <small>師至百眼井襲元主營大及后妃而下數千人男</small> 勦廣西叛蠻 庶吉士解籍上封事 <small>從寫大</small> 壬戌高麗請舊壤鐵嶺之地令	禮部諭止勿起彙端、癸亥諭西平侯 <small>破賊後移兵漸逼景東務</small> 甲子惠州府龍	<small>圖為全隨地屯田與之相持侯大軍四集如納款建貢即可許之</small>
--	---	--------------------------------------	---------------	---------------	------------------	--	---	--	--	--

川興寧歸善三縣民作亂討平之 丙寅命都察院戒諭江西御史花綸等 <small>官吏事重者速問得舉細事與大獄</small> 太白	書見 永昌侯破元將哈刺章獲軍士萬五千餘戶馬駝四萬八千餘匹 五月甲戌日食 戊寅議軍民對支法 乙酉五色雲見 庚寅 皇第二十四	子棟生 <small>惠妃所</small> 定詔命冊符用勅命之寶 丁酉	定雲南官吏軍民犯罪條律 戊戌減豐城官租五斗之二 袁州府萍鄉縣有稱彌勒佛惑眾者誅之	六月癸卯朔暴風雷震洪武門獸吻 信公湯和還鄉 <small>賜勅諭厚資遣之</small> 皇第二十五子棧生 <small>惠妃所</small> 甲	子東川諸蠻叛傅友德仍征南將軍沐英為副討之 巳巳徵隱士謝天啟為山西叅議 諭武臣存節	軍士仍賜軍士護身粉 七月癸酉朔 戊寅送虜主次于地保奴于琉球 <small>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開自盡地保奴有怨言遣使送之</small>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厚資	遣之 甲申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寧 安慶侯仇成卒 故元降將脫因帖木謀叛戮之 <small>王保保</small> 丙戌	令武臣子弟誦習大誥 巳丑詔天下武臣致仕年未六十者依原陞官給半俸 辛酉海西侯納哈出	從征雲南還卒于武昌 <small>子察罕襲封</small> 八月四日乙
--	--	--------------------------------------	--	--	--	--	--	--	--------------------------------------

已夜太陰犯亢宿有大星起自北平以徐東南行三
 丈餘分為二星又五丈餘分為三星經昂宿復為二
 經天庫復為一至天苑中沒 壬子罷天下府州縣
 所舉耆宿 遷山西澤潞二州民實北直隸河南曠
 閒之地 甲寅右都凌漢刑部侍郎高鐸各降一級
 停俸御史桂肅所劾 召天下致仕武臣任布政司官者悉
 還京 命遼東謹備高麗且偵之其國千戶陳景來降言欲寇遼
 乙卯令九卿各舉文學幹濟之士 降青州知府賈
 紹祖及所屬州縣官十七人以民饑不納哈出故師上故也
 部曲一千餘人來降 天鳴自甲子至丙寅三日夜
 不止是日永昌侯送獲故元諸王官屬士馬至京次
 日朝見 上褒其功仍責以汗亂遣人偵探之罪王
 謝罪宥之頒賞次日宴奉天殿賦平胡詩二章 封
 都督孫恪為全寧侯 是月御製諭武臣勅凡八條
 頒行之 九月壬申朔航海侯張赫還自遼東督軍八萬
 二千餘人 賜新除縣官張士平等千四百餘人靴
 帶襲衣 丁丑勅都督府下令各衛所屯田 定各
 衛馬步軍服色 丙戌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過
 壽節辭歸 真胤入貢謝賜印 越州土酋阿資等
 叛 更定歲貢生例府歲一人州二歲三歲各一人 造軍戶圖

籍 乙未捕獲浙惠賊衆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揚
 鳴山之陽 十月二日壬寅安南侯俞通源奏雲南
 新附官民軍士田糧馬牛之數 以解籍為御史尋
 賜歸 丙午故元國公老撒等三千人來降 丁未
 靖寧侯葉昇進兵東川獲五千餘人 命都督府更
 定屯田法 武臣坐賊罷者追奪誥命 甲寅高麗
 國王王禕請遜位于子昌上曰前者聞其王被囚今請遜位必其臣李成桂之詐姑俟之
 乙丑頒武臣訓戒錄 丙寅中山王子
 允恭襲魏國公開平王子昇襲開國公 庚午雲南
 置瀘州赤水層臺四州瀘州四衛指揮使司 十一
 月辛未朔庚子女直千戶字羅哥從征行至沅江謀
 叛走思州明年正月 頒賜武臣保守勅 十二月辛
 丑朔 癸丑安南表謝勅書令三歲一朝方物隨所
 產許一人進送 壬戌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
 阿資入寇穎國公擊敗之 兵部置軍籍勅令
 安南王陳煒為其相黎一元所殺立叔明子日焜主
 國事一元即季掌也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正月十二日壬午修拓大寧等城
 成會寧侯張瑄都指揮 占城遣使謝罪 甲辰貯
 鈔殿廡下備賞賜給事中掌之 丙戌改大宗正院

為宗人府 高麗遣使奏其權國事王昌入朝 上以廢立止之明年八月再請復止之 癸巳改太醫院令為院使 罷供奉司 征南將軍傅友德擊阿資破走之 指揮徐凱追擊松藩叛蠻破斬之 二月庚子朔定內外官品級 賞賜耆民復其家 陞沈潛趙勉兵刑二部尚書 改六部所屬總部名 已未涼國公藍玉往四川修城練軍起信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節制鳳陽留守司 壬戌禁武臣不得與民事及軍衛擾民 癸亥行人勅獎平陽縣知縣張礎 楊靖泰達為戶工尚書 九溪洞蠻及平越

大政記

卷五

七

五十三

京師 役造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川 賑山東湖廣貧民 凡用鈔一百 甲寅故元諸王來降者伴居遼羅 諭為造虛 舍居之 丙辰分建五軍斷事司于太平門外 甲子何福討都勻叛苗破平之 丙寅置詹事院 正三 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尋致仕 青州衛軍妻請代夫死釋之 五月己巳朔軍士父子皆死于役者官其子一級 辛卯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 癸巳遣使勅諭故元遠王阿剌失里等各為指揮使分居三衛 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至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或言其知兵召還十八年往徐宿收戰士從征 連東二十一年往雲南 六月戊戌朔 辛卯孝廉茂才年四十以下者干行人司差遣試用 癸丑收廢銅鑄當二至當十錢 戊午免河南開封永城至彰德夏稅 巡按許珪之奏右都詹事其希旨要舉 並置各省寶源局 癸亥傅友德平狼寇置貴州典隆衛 定茶馬價額 七月丁卯朔 給文武官朝服錦綬 甲午有星自外屏西南流二丈化為白雲 傅友德有疾召還諸將皆還京 八月丙申朔 丙寅除瑞金縣徭役以無徵之賦 從縣丞古

大政記

卷五

三

五十四

清諸司案牘惟國子監翰林太常太醫勿問 乙卯令天下府州縣

各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者一人 韶州

府關龍山民郭日輝等作亂討平之 更定大明律

書成頒行之 故元丞相石烈門來降賜印不即受

至是襲劫捏法來被殺其眾潰散詔朵顏三衛資給

之 九月丙寅日食 以雲南用兵量減鹽價 丁

卯誅西安指揮王綱從征多室 死軍士 甲戌賞沁州民告

願屯田者 戊寅定王世子冠服禮 定外衛軍犯

笞罪例 十月丙申朔 丁巳西平侯沐英來朝賜

宴資起第鳳陽尋還鎮 壬戌增建國子監學舍居

大政記

卷五

十三

監生携家者 十一月五日己巳餘姚縣民有妾訴

其族長私下海商販者以傷敗風俗寘妾于法 虜

也速迭兒殺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 擢

海州同知陳夔福為太僕少卿故元福壽之子 通政使經

歷楊大用使百夷悉諭降之 命選民間青年有德

者每里各一人同有司入覲隨朝觀政三月遣歸

乙酉安南陳煒遣使來朝 十二月五日乙亥申嚴

巾帽之禁 甲辰周王橐棄國居鳳陽請遷雲南

練河南山陝兵遣東簡馬步各一萬聽北征 丁未

討平把撒川番賊 己酉授六尚局官官勅 庚戌

魯王棖薨 甲寅以浙江鹽引給大寧軍儲 倭虜

十二入山東艾子口劫掠捕斬七人遁去 丙辰禮

儀司丞古里奇等出塞訪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

不等所在 白虹貫日 富川縣逃吏糾賊為亂殺

知縣徐原善等韓觀遣兵討斬之 招諭故元和林

殘孽 高麗入貢 徵士梁寅卒 是月高麗李成

桂廢其主王昌立昌國院君王瑤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乙丑朔命周王長子有燾監

國周王從雲南命瑤王 桂居其地至是召還 丙寅更造奉先殿祭器

肅清逆黨勲臣凡五十七人 蜀王椿之國成都

大政記

卷五

十四

詔晉王 文皇征元乃兒不花咬住等 榮感入

南斗 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諸將聽 文皇節

制 陞五軍斷事官秩正五品 召還指揮蔣旺等

粵都知縣查允中奏旺等擅發民丁討 倭由浙江 山賊傷農害民召還令有司招降之

穿山浦登岸殺掠百戶單正不即勦捕坐誅 信國

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疾居京師 庚辰貴州蠻作亂討

平之 進士王希魯請終出母之喪不許 辛巳降

學士劉三吾為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助教授

晉世子息 情事復嚴 以韃靼安童為刑部尚書 西番作亂

藍玉往大渡河擊之 上諭禮部高麗限山隔海廢

立事真偽未知聽其所為務谷國人知之高麗再奏王瑋係本
 宗書立故 詔高麗人在遼東質還者勿禁 一戶
 有比論 二軍者免其一 故元平章把都帖木兒等來降就
 水車便利 諭諸將會兵北征 東川侯胡海討雪
 地居住 都山賊 許潮州補成生員陳質卒業 巳丑造點
 鋼長鎗付京城各門守衛 從征千百戶以應襲子
 弟領後事無者總小旗領之 辛卯遣都御史古思
 帖木兒諭故元丞相咬住等 增江北養馬人戶五
 戶養 定寬戶計丁辨鹽每丁每歲辨小鹽十六引
 一馬 減半先籍民認 充寬戶故絕者 二月三日丁酉祭酒宋訥卒 庚
 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 六科失記旨意增減失實
 覆軍籍不明坐下獄 癸卯有給事中彭與民與民
 請來朝陳情引罪 上宥之同犯者十 甲辰諭晉
 七人皆獲免九帶率奉命有司歸其吏 王 文皇備虜 戊申藍玉討西番平之 擒龍川
 賊蘇文山等誅之 壬子以隱士吳敦義為陝西叅
 政 定有司過誤一犯至三犯皆記罪復職 民戶
 米對撥官軍俸糧先行應天至是普行 命六科給事中父兄
 伯叔來朝觀政歸告諭鄉里子弟使為善無犯法人
 子鈔道還 戊午有沅陵縣主簿張傑當罰輪作以
 守節教子省 庚午逮治千戶虞讓子瑞當罰元未
 之加祿終養

皇明史概 皇明大政記卷五

諭武臣子弟犯 癸亥誅河南妖寇朱黃頭等 藍
 者發邊停俸 玉克散毛洞擒土酋而下萬餘人 阿資既平置陸
 梁衛 築歸德黃河堤 三月二日乙丑 文皇率
 諸大將出古北口征虜 申定官民服飾 以臨洮
 僧巴竹領占為尚師 部院歷事官三年無過者給
 全俸一年者給伴俸 庚午改公主府家令司為中
 使司內臣 雄武侯周武卒于河南 定公侯卒葬
 輟朝禮 諭山東河南春夏貸粟秋成還官 郝從
 道為大理試右少卿趙居仁為試左通議人才侍朝
 癸巳 文皇進兵乘大雪至進都壓虜營故元太
 大政記 卷五 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皆降告捷 晉王不見虜
 而還 四月甲午朔潭王梓與其妃自焚死無子國
 除 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田家人
 丁酉詔濱海衛所每百戶置船二隻通海上惠檢
 司如之 庚子置京師外城十五門 改龍里長官
 司為衛 甲辰暹羅斜國進香十七萬餘觔 閏四
 月癸亥 額公部元降將至京徙部落于關南 安
 南人貢以非期却之 辛未投故元太尉乃兒不花
 等官 國子生李約父元恭以事請廣東吏老疾不
 能任事約乞代釋之 故元國公蕭卜來降 停期

五八七

年奔喪之制 丙子詔滁陽等縣馬戶田租民田全免官田減半 藍玉平施南忠建二司叛蠻 辛卯討廣東黃田山賊袁萬山等平之 丙戌免湖廣江西廣東被寇逋租 戊子賜公侯鈔建先塋神道碑 法司官年老者賜馬 五月癸巳朔互易各部尚書俱賜詔仍命京官三年皆遷調 諸公侯還鄉大賜金銀衣鈔 丁酉御史劾奏太師李善長詔勿問庭臣再劾 庚子下其任 佑仲于獄 訊之得實 羣臣請誅善長 上不許 巴酉播州貴州宣尉司各遣子來朝入太學許之 命各州縣置倉糴穀擇土民年高篤實者主之備賑給 命所召

大政記 卷五

老人賚鈔往各處催糴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卹其家子祺駙馬都尉後卒于江浦 孫茂為指揮 命李 頒逆黨二十人姓名于天下 六月四日乙丑宥給事中朱懋死私毀奏 罰當死 都勻撤毛洞蠻作亂藍玉討平之 給雲南屯田牛種 楊州海門縣颶風三日夜壞官民廬舍 詔賑濟修築隄岸 戊辰傳友德師還 定馬戶產一駒賜鈔十錠種馬死及駒不及數者勿問 巳巳召鳳翔侯張龍于雲南 宥南海主簿周德任有罪 當徒 妻高氏訴願沒官贖罪宥之令 施南土官覃大勝德任于都察院書寫冀自新 作亂藍玉討擒之 定公侯鐵冊軍每人給軍一百 十二人隊百戶

領之自耕新食籍 宥右軍都督僉事王庸有罪 自 定錢冊因以為名 陳遠惡 送雲南代其父屯 左都詹徽兼吏部尚書 丙戌守軍命為指揮使 定司經局官制 庚寅命京衛各置軍器庫 尚寶司卿楊順往雲南尚寶司丞楊鎮往貴州閱試各衛軍馬 七月辛卯朔寬卹竈戶 追還軍衛水馬符驗 風潮築崇明海門隄岸 河南封丘縣民劉安壽進禁書數十種 癸卯景川侯曹震理四川軍務 甲辰高麗送故元伯伯太子男六十奴來京從上 所徵 丙午太僕少卿祝孟獻往滁陽漆省收監務從民便 丁未定內外文官試職實授借除等第 辛亥

大政記 卷五

勅法司在外死罪真犯具罪狀申刑部詳議既定遣官審決雜犯免死者送京輸作 乙卯安陸侯吳傑往長沙練兵籍土軍萬人 練平 練威 練清 練節 戊午鑄晉世子妃印制視王妃黃金十五兩方寸龜紐 某文曰晉世子妃之印 除世子同 詔五軍都督府清理天下衛所將卒部伍 八月庚申朔吏典役滿三年悉赴京師 重造黃冊 航海侯張赫卒 巳巳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 道每道鑄印二文曰 道 道 診守院御史掌其一 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復命 則納之至是副都察院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 制如日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餘道並同其 差出者加巡按二字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事繁每 道置印十 餘皆五 壬申涼國公至京以功賞資加祿米五

百石尋還鄉賜金銀加厚 詔選舉毋錄隸卒 甲

戊復命兵部清驛傳符驗限其請給之數 賑河南

山東北平水災 考定使節之制 用竹長三尺 毫半尾三重 壬

午赦監守倉糧陳腐者之罪 已丑置北平行都司

儒學 九月庚寅朔日食 賜應天考試官同考試

官及舉人鈔錠 監生員不中者 亦有賜勉以進學 加封中山岐陽

二王三代皆王爵從開平之例公侯亦如之 置大

寧等衛儒學 戊戌分戶部四部為十二部雲南以

四川部兼領之 刑部 亦同 通政叅議嚴震直為戶部郎

中 封都督秦敬為徽先伯 錄其父世 餘之功 丙午御史

夏長文劾副都袁泰 上宥泰陞長文左僉都 都

督宋晟練涼州兵備虜 壬子豫府長史輔導失職

皆免官 癸丑定在外各衙門公宴節錢 賑湖廣

饑民 詔景川侯曹震疏四川永寧水道二百七十

餘處 十月乙未朔置倒鈔庫聽民換易 定鈔

一貫准錢一千文 零都賦夏三等皆平 戊寅詔

刻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以字義音切未盡 當重加較正用學士劉三五言林前太常

轉十孫吾與所編韻書本末需貴公詔古今韻會凡 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以其書進 上善之

賜名刻 辛巳賜劉基次子仲璟及孫鷹織金文綺

鞍馬省墓 置閣門使卽以劉仲璟等為之 申嚴

交通外番之禁 封都督張鈐永定侯 錄定遠人 功征雲南尤

著 十一月乙丑朔申明善惡勸懲天下 戊戌改

置太僕牧監地方 已亥錦衣等二十衛于江北岸

各置牧馬草場 耆民百六十七人授府州縣官歷

事諸司 茹瑞試兵部尚書 丙辰賑河南水災

十二月已未朔諭刑部尚書楊靖犯十惡并殺人論

死餘皆輸粟北邊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共

之 高麗貢玳瑁筆 分賜學士 劉三五等 壬申罷天下有司

織段匹布政司造弓箭皆于後湖置局造之 甲戌

福建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文 先是 上令 蘇轍 行三書先成進之

禮部侍郎凌漢有罪免官 請居京師許 之未幾復官 刑部尚

書楊靖以郭桓盜糧事當從坐詔勿問 戊寅遣國

子生鍾必典等十四人視山東流民令有司厚加存

卹 賑廣西所屬州縣驛遞運夫 西番諸國入貢

國子生陳通奏祖罪謫陝西年七十無子孫侍養

乞赦許之 賑山東水災 捕斬蒙化叛賊高天惠

等 西平侯秦蒙化時時為梗景 東百夷要斷俱當置衛從之 是歲選天下耆民

才知可用者得一千九百十六人 榮陽侯鄭遇春

卒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正月己丑朔 定國子監官品秩

立限清查勘合 乙未築上虞海堤改造石閘

雲南選滿軍官給半俸 庚子歲歲免山東青兗登

萊濟南五府糧課 戊申穎公佩征虜大將軍印率

諸將練兵備邊 宥曲阜知縣孔希文水失不報當

北平叅議周倬請增驛馬及白河浮梁從之 二

月戊午朔西域請以馬互市不許至者送京師 擢

景州學正胡季安為祭酒 詔武臣得死罪而有者

給半祿餘罪全給死而有子孫亦給 命種桐棕漆

樹于朝陽門外各五十萬餘株備運船之用 江南開曠

地各種苜蓿 三月戊子朔日食 己丑詔高麗市

馬萬匹索閩人二百 乙未武靖伯葉昇練兵甘肅

丁酉策貢士許觀等三十一人即賜觀張顯宗吳

慎言等及第出身有差劉基孫庶襲爵

以太僕少卿陳夔為兩淮運使日夔

齊王樽同總兵出開原圍獵 四月戊午朔以虜遁

設大寧都司守備并山海一帶守關士卒悉與屯田

辛酉宥靈壁縣丞周榮建繁父老赴闕保舉 聽

流民所在占籍 戊辰鑄渾天儀成 江北虎害哈

散率眾往捕 辛未册皇子櫛為慶王權寧王棟岷

王棟谷王松韓王模濟王楹安王桎唐王棟鄂王模

伊王 罷承勅郎改郎張斌梅福楊禮為御史 江

寧縣沙州修築土城 詔更定侍班官員并製碑文

大書品級立丹墀左右 丙子彗星見 戊寅定有

罪罰役充京官皂隸一年滿 文皇率傅友德等收

捕番將 乙酉宥齊東知縣鄭敏以罪被逮

廉賜鈔 陞南雄府同知吉原為本府知府原本老

知以鎮撫交為 五月丁亥朔諭兵部

尚書茹常議給布政以下官乘馬 己丑復停造寶

鈔 辛卯端午節宴羣臣于奉天門幸龍光山閱射

定文武官封贈 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往臨

清訓練軍士并設護衛 癸卯申明鈔法 甲辰後

郵縣東錢湖灌田 乙巳國子生滕佑壽為觀察使

捕誅分空縣妖民 甲寅賑北平水災 六月二日

丁巳清理釋道二教 定有司朔望謁文廟禮 乙

未詔部院同翰林儒臣參考歷代禮制 更定冠服

居室器用制度集國初以來禮制 選歷事官往

各布政司整飭庶務勸學求才責成有司 甲子又

早清理內外刑獄 定軍官替襲封贈之制并任

儒學訓導位雜職之上 甲戌印通鑑史記元

得

史賜諸王 頒書籍于北方學較 七月丙戌朔

東川侯胡海卒 天下僧道庵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戊子太白歲星焚或填星聚異宿 庚寅刑部都

察院閣門使觀察使侍班以備百官奏事有闕遺者

隨事規正 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戶實京師 辛

卯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官租之半上

戶部以因初起兵軍國所許調役吏守喪 大風

雨雷火江寧衛草場災 戊申禁罪人引証良善

八月乙卯朔秦王楨有罪召還京師十二月置天

下諸司架開庫度案廣設吏掌之 乙卯命 皇太

子巡撫陝西釋文武諸臣是增六部司務祿

米 高麗進市馬一千五百疋 辛未更定雲南鹽

法 癸酉黃巖縣海盜張阿馬引倭夷入寇擊斬之

乙亥都督僉事劉真宋晟征哈梅里破之 又陰

不用主陰謀事遣使諭 皇太子 雲南十酋兩龍

等叛討平之 壬午罷耆民糴糧 九月乙酉朔

科舉歲貢于大誥內出題 主事寬徹等使西域

丙戌誅寧波妖僧持白蓮教者 壬辰宋公馮勝子

諒殺人以功臣 癸巳 皇太子至西安 庚子罷

造建寧歲貢礮造龍團茶惟採芽茶以進 罷開門

使改尤良徐日莊等為禮部主事 是月倭寇雷州

百戶李玉戰死錄其子為千戶 復以吏部主事周

舟為新化縣丞初丞新化有善 十月甲寅朔遣元

臣承樞院使康完者篤等使高麗以王瑄新 勅宋

穎涼三公陝西練兵 定生員巾服之制 壬戌南

豐縣典史馮堅上九事嘉之擢僉都御史一日願養

社之禮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日慎釋老成為諸

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缺失三日換

狄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

日精過有司為生民之福願選廉正之士任以方面

俾察所屬五日褒封勳典以勵忠烈願于歷代忠臣

烈士有功德于民者量加封贈六日減省官官以防

內權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于政防異日弄權

之患七日調易邊將以防外患願守邊之將必察其

可託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時是度調勿令久居其

任八日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

並觀以明黜陟九日增置關防以牽制 丙寅湖廣

寶慶衛舍人倪基上四事嘉之命恭贊清平軍衛事

一任用武臣二制民恒產 十一月癸未朔占城入

貢上以其國臣開勝 癸丑禮部論天下生員兼讀

誥律 丙辰宋公等請勒兵巡邊 上諭天象未利

征討俟後命 江北去官道二三里各置草場牧馬

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凡十九萬三 天下郡

縣更造賦役黃冊成 定外官節令行禮未入流者

皆具公服 庚戌 皇太子還自陝西 齊王來朝

賑河南水災 五開苗蠻作亂討平之 十二月

癸酉朔以詹徽為吏部尚書仍兼左都 高麗權國

事王瑤遣其子定成君奭入賀正且 戊寅國子生

夏倫楊砥購書還頒賜北方儒學 工匠役內府者

皆給鈔 安南入貢 辛巳阿資復叛討降之 景

川侯曹震治四川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岸止接其地

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俾寧遠陝西

更六科給事中品秩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正月癸未朔 戊子周王橐來朝

庚寅開封河患修築仍免田租 癸巳定歲貢府

學歲二人州二歲三人縣歲一人 何福討都勻蠻

平之并以霽翠妻奢香祭務請討 上以非稔惡不

許 丙申送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于高麗 轉送

國依其親戚 辛卯宥死罪輸粟于邊 壬寅晉王 文

皇楚王湘王來朝 甲辰術卒吳英父得罪自請沒

官贖父宥之 靖江王守謙薨 屢請赦不從崇禎卒以其子贊儀為世子

二月壬子朔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出

歲饑免濟南青兗登萊魚課 召在外公侯伯還京

師凡十二人 都督茅鼎等俘五開叛酋 甲子學

較兼習射與書數之法 癸酉詔將較流罪以下誦

戊雲貴者皆復官 今天下衛卒以十之七屯種其

三城守 賜京公藍玉米千五百石 復寶鈔行用

庫尋罷 宥曹縣主簿劉郁 以耆民保其勤廉復官 頴公請

懷遠等縣官地為圃 上諭以公儀休事止之一三

月壬午朔罷民間歲輸馬草 癸未宋公等往山陝

河南修城池閱士馬 庚寅改封豫王桂為代于漢

王模為肅王衛王植為遠王 罷築鳳陽城 癸卯

宥兩浙運使陳夔死罪 坐胡惟庸以元忠臣福壽子請宥雲南勅西平侯善遇

改將作司為管繕所 庚戌四川敘州山賊作亂

討平之 四月壬子朔涼公藍玉征西番罕東地

大政記 癸丑建昌蠻叛諸將擊敗之 丁卯申肅朝儀 丙

子 皇太子薨 印州蠻叛 詔都督聶緯瞿能等

討故元將月魯帖木兒仍受藍玉節制 五月辛巳

朔招諭河州諸番族以茶易馬皆降之 高麗入貢

謝賜禮幣 時李成桂廢王瑄自立其國遂為所據 六月辛亥朔 戊

午封都督俞通淵為越巒侯 念父兄之功 丁卯西平侯

沐英卒 七月庚辰朔 癸未瞿能追捕叛寇破之

已丑貴州苗寨悉平 庚辰陞審正都督僉事鎮

雲南馮誠何福副之 治貴州險阻開道路 戊戌

雲南土官王春作亂討降之 丁未改詹事院為府

仍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已酉命商人支

鹽入海者勿禁 謫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

諭張恒于極邊 給由入京 上問以民事辭以教學

一無譚及緊言不知 許也遂寢榜諭為戒 遷江浦縣治于江北新開路

口 八月四日癸丑代王桂之國大同 已未江夏

侯周德興坐誅 惟簿不修 庚申補堊 皇太子于孝陵

之東謚曰懿文 邊將破虜獻所獲于京師擇可用

卯宰阿魯溫沙二人令賫榜北還諭虜 丙寅國子

監闕射圃賜諸生弓矢 丁卯宋公馮勝穎公傅友

德往山西大同立軍衛民戶四丁抽一屯田守禦

大政記

卷五

七

孝節十一人 壬辰平富州蠻寇 建宗人府五府

六部太常司官署列朝門外東西向 惟三法司仍置

甲戌仍歲給公侯祿歸舊賜田于官 丙子靖遠

侯葉昇坐胡黨誅 武臣謫戍大寧雲貴者皆復官

上曰此皆從朕萬死一生不戒而犯 朕不忍置于法今既有年必自新矣 是月頒醒貪

錄于內外諸司 錄百官歲俸之數計設幾何當出未

用力多寡之勤勞而 為之書名曰醒貪錄 九月已卯朔 辛巳戶部左

侍郎陳宗禮大理寺丞曹瑾罪當杖降官命免杖工

部辨事 戊子免督府經歷唐奉先罪 請托為楊靖

進士 紀過 鑄各按察分司印凡四十八道 降太常少

卿許昇刑部主事陞典簿劉質代之 上問祭禮禮儀

詳故也 庚辰册 皇第三孫允炆為 皇太孫 合諸王所生稱

太子 次子 高麗大將軍李成桂自立來奏 仍諭禮部

工部尚書奏達有罪自殺 乙巳分監生往各布政

司考較諸司案牘 戊申疏深陽銀墅東壩河道

除方孝孺漢中教授 十月已酉朔申諭較試軍士

之令 辛酉修築陽武河防 癸亥正陽門外度地

為上林苑 專以妨民 業止之 已巳追封西平侯沐英為黔

寧昭靖王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召還審正等

訪求精通曆數之人 監生周敬心上疏請修德守

大寶嘉之 十一月戊寅朔置海寧萊州大小總寨

備倭 丙寅景川侯曹震奏四川鹽課監商糧儲建

衛軍器五事皆從之 戊子改建大內金水橋成

已丑天寒罷開封治河之役 甲午涼公藍玉進兵

栢輿州誘致月魯帖木花伏誅玉請藉民為軍築城

寢之 置貴州宣慰司儒學 重定文武官品階勳

祿之制 督學陰陽備 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丁未朔 勅朱穎二

公備邊 丙辰宥安陸州知州余彥誠 以征稅愆期

乞請闕奏其愛 民緩征特宥之 知事周昌請寬宥小過從之 籍

籍

籍

廣東海島人為兵 乙丑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蠻

平之 收制鐵券賜諸公侯 壬申宋公馮勝及諸

侯伯還朝 先是往山西等處精 甲戌諸將兼東宮

師保官并給俸 丙子五府諭各都指揮使以軍馬

糧儲之數及開隘衝要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悉繪圖

以聞 閏十二月九日乙酉高麗請更國號 上以

朝鮮名最美即以命之 辛卯更定巡檢考課之法

壬辰戶部尚書趙勉有罪下獄學士劉三吾以婦

父自陳當退從之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天下

百福寺隱囚徒逃幸易姓名為僧遊食四方於是命

造冊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月與

大政記 卷五 三十三

所授慶曆字 宋穎二公往山西河南練軍 甲辰

趙勉伏誅 刑尚書楊靖鞠獄碎大珠 上嘉之

宥死囚輸粟于邊 定按察僉事坐長史之上 是

歲建端門承天門樓及長安東西二門 琉球入貢

遣子及國相子入國學

補遺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

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

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命焚

之 左都御史詹徽奏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

罪宥免今復不悛宜并罪論誅徽後 上以其用刑

不信止杖遣之 九月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

至永平撫寧馬驛吳橋至通州木驛各增馬及船從

之 籍杭湖嚴金華寧波紹興及徽州市民富實者

出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十一月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

十二月封胡顯為梁國公臨淮人父泉都督僉事顯

代指揮任遷都指揮以姑為 上妃生楚王從護衛

征洞蠻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推恩封祿三千石世

大政記 卷五 三十三

熊仍侍王建文二年削爵安置臨襄永樂元年仍為

護衛指揮僉事進同知十三年卒善襲指揮

二十二年二月編修蘇伯衡李叔荆為會試考官

二十三年二月雄武侯周武卒

三月舳舻侯朱壽二子與能俱坐法當死 上以壽

勲勞特宥之

五月頒逆黨二十人姓名于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

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

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薛顯陸聚金朝興黃彬

都督毛驥陳萬亮耿忠於彪

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鈞為浙江左布政使

十一月置景東蒙化二衛西平侯沐英奏景東百夷

與衝蒙化累梗命俱當置衛從以錦衣指揮僉事胡

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國子

生鍾必典等十四人巡視山東流民

二十四年七月征虜將軍傅友德率師復吐黑嶺寒

山至磨鎌子海蘭尖山追虜酋札都深入黑松林之

地野人所居熊皮山俺八達元刺罕大獲人馬而還

貢士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朝

見 上口占虹霓詩二句曰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

大文記

卷五

三十一

和雨繁天腰 命續之友信應聲曰吾皇昨夜鑿與

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特命

任之 友信湖廣人武云
上發行過之

二十五年二月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

院擬奏請 旨

四月陞寧夏衛副千戶何忠指揮僉事先忠以轄軍

缺伍削官以郭德代之忠諱嗣自陳 上曰爾非故

萬戶何勝孫乎對曰是也 上曰往爾祖克滌和二

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震亦從朕有功俱陣亡可念

貸忠罪陞是職世襲

七月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入四川 都督
周興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大敗之先是藍玉北征
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殺其
部屬皆來附至是興等追至徹上見山大破其眾

大文記

卷五

三十一

皇明大政記卷之六

臣朱國禎謹輯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正月丁未朔冊諸妃生子者 免

天下官一日來朝 置四川越嶲衛 勅周晉二王

發屬衛官軍築城屯田於塞北 都督僉事徐司馬

卒 癸丑定雲南烏撒中鹽則例 乙卯起致仕兵

部尚書唐鐸兼太子賓客 丁巳置廣寧七衛 癸

亥肅王祺遼王植慶王懋寧王權之國惟寧王到國

成缺餉 留近地 置建昌白里二鹽課司 以大成樂器頒

天下府學 擒會同縣山賊王漢等誅之 重定諸

王公主婚禮 二月丙子朔馮傳常三公悉聽晉王

節制 長興侯耿炳文還京三月復往陝西 置宜

大東西十七衛 頒西番金銅信符 乙酉誅涼公

藍玉及鵠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尚書

詹徽等 朝鮮進馬九千八百餘匹酬以紵絲綿布

乙未遼東開原衛軍士馬名廣上五事采行官之

番人 能詩既為軍士讀書不輟上五事一審陽廣

寧 州宜復舊學一工商技藝之家不空任政一兵

老 無丁者除其籍一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屯種一取

法 唐府兵空居重取經 上日所言可採但工商技

藝 之子不預士紳則與有秋 魏公徐輝祖論 文

皇送所獲虜酋至京并出儼勒兵之法 軻轅侯朱

壽卒 丙申瓜哇國來貢 國子生魏照以罪罰為

吏上言願改過秋試許之 辛丑給事中梁煥署吏

部事 西番僧貢龍馬 三月三日戊申緬國來貢

定救日禮儀 辛亥代王率護衛出塞聽晉王節

制 丙辰宋穎二公往北平受 文皇節制 戊午

天象示變論 文皇晉王及諸將巡邏塞外侯來歲

築城 會寧侯張溫等坐藍黨誅 癸亥都督楊春

平蠻召還京 庚午諸司職掌成刊布中外徵唐六

宴雲南左布政張統考肅來朝命吏部 晉王請

于下水築城論止之 頒稽制錄于諸功臣徵漢唐

封爵食邑多寡及 四月乙亥朔 勅公宇城隍惟

以軍士供役不許勞民 已卯福建鎮海衛千戶黎

旻巡海遇賊先遁陷百戶韓觀等四十人伏誅 壬

午濟陽侯察罕坐藍黨誅 詔郡縣歲饑者先發賑

後奏 孝節七人 誅叛虜阿魯帖木兒 陞滑縣

訓導宋復祖為司業祭酒 安南廢立絕其朝貢

齊東知縣鄭旻復任先生事繁似士民來訴有之

五月乙巳朔 定庶子侯長擇賢者襲職 賜

陝西民弟代兄戌者道里費并賞監送之人兄生事

留中 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

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口弟之代兄

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 凡功臣不建享堂喪葬

自備戰死者官給 乙丑道士請給度牒審皆逃民

發錦衣習匠 定學官考課惟以中式多寡為差

戊辰越舊侯命通淵有罪削爵 六月乙亥朔復凌

漢左僉都御史 孝節九人 免郭英合輸糧稅仍

撥賜佃戶 朝鮮招誘女直戒諭之 申明錦衣鞠

刑之禁逮者俱屬法司 陞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

南參議趙州吏目諸葛伯衡為陝西參議 伯衡初

舉秀才三為軍局大使十餘年 戊戌陞戶工侍郎

郁新嚴震直俱本部尚書 開卜筮禁 辛丑申嚴

公侯制度借侈之禁 壬寅重定朝賀傳制等儀

召諸王入朝 置鹽井衛 七月甲辰朔日食 丙

午罷各省寶源局在京仍舊 戊申選秀才張宗璿

等隨東官官入直文華殿 請早選說民間利害田里

忠信文學諸 辛亥勅遼東嚴備朝鮮 定武職隨

從人數 戊辰廣東樂昌盜起 民間一產三男者

行人賜鈔十錠米五石其子分養月給米五十三年

止著為令 辛未遣官祭廬山周顛仙御製文立碑

普定土人作亂討平之 監副李德秀上言天文

二以二統皆難愚以 捕斬妖賊王天錫 庚辰

七政交會無差者為是

令除授官員即與實授免試職儒學訓導皆與冠帶

附選帖黃 開懸脂河 通兩浙 赦胡藍餘黨 乙

未復與國州鐵冶 庚子太陰與太白晝見 九月

癸卯朔復以劉三吾為學士 己酉道州蠻作亂討

平之 丙辰宥尚書嚴震直弟侄罪 丁巳勅襄河

南僉事王平賜賞資 都府司所 舉東官官召浦江

鄭氏王氏子弟請闕以鄭濟為左庶子王勳右庶子

會稽知縣鄒魯陞大理寺丞 以法 賜京師寺田

朝鮮謝罪入貢 十月四日丙子擢兵部吏崔士

先為戶部主事 定諸王來朝及還國祭祀禮 丙

戊宥朝鮮海寇罪 己丑革中都國子監并入國學

壬辰監生二百四十一人除教諭等官 丙寅監

生劉正等為左布政等官凡六十餘人 更給天下

工匠輪班勘合 將較有罪削爵聽征者悉復官

改建翰林院皇城東南詹事府次之 十一月壬寅

朔 雲貴蠻悉平 建鑾駕庫 修漢中棧道 討

東筦亂民 宥霑化縣典史杜讓復職 從士民 詔

朝鮮人止隔河互市不許入境 戊午太陰犯鬼宿

已未叛寇何迪伏誅 迪其之弟也真次子安以罪

死地自疑作亂及是兵敗正 十二月壬申朔降尚書嚴震直為御史 擢秦

法

州訓導門克新紹興教授王俊華為左右贊善大夫
克新華昌秦州人為厚和易仕至禮部尚書其
 立也 上甚嗟悼道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時天
 一學官入觀二人應對稱旨 上曰克新教
 奏直寬俊華文詞優美故分左右重直言也 永鑑
 錄成賜諸王韓歷代宗室
 諸王惡逆者 世臣總錄成頒行羣臣
 人臣善惡 癸酉 皇第二十六子捕生 罷越雋
 可勸懲者 商人中鹽 禁軍民命名不得用三公以下官稱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正月六日乙巳命都察院戒飭天
 下按察司官 丁未復置平陽府二錢治 蠻寇建
 昌敗之 甲寅禁川番香番貨 歸併天下僧寺道
 觀 信公湯和有疾召入朝尋遣還 曹公李景隆
 大政記 卷六 五
 佩平羌將軍印鎮甘肅 丙寅置各布政按察司各
 府照磨檢校官不署文案
 不許差違 選江以北良家女備諸
 皇孫婚 戊辰道州蠻作亂討平之 建漢壽亭侯
 廟于雞鳴山之陽通稱十廟 二月辛未朔重定優
 給例 遣將巡視沿海城池練兵備倭 停朝鮮給
 曆 罷在外文武諸司公宴 丁亥增遞運驛夫糧
 額戶部議加一倍
 上加五倍 辛卯省繁峙縣知縣劉英復官
 從士民 勅都督府再詰朝鮮 免各處荒蕪田租
 之請 三月庚子朔策貢士彭泰等一百人賜張信景清
 戴德葵及第出身有差 癸卯陞河南僉事王平左

僉都御史平先受賞至是秩
 滿入京有是命 魏公徐輝祖六安侯
 吳傑訓練沿海軍士 起唐鐸太子少保 城東勝
 州 丁未定武官襲職者年二十以例比試不能者
 不能再試又 定行人司品秩皆用進士 命天下種
 桑棗 甲寅韓王松潘王模年幼令省秦晉燕周齊
 五王 鎮安府土官輸糧每石折銀一兩 申禁胡
 俗嫁娶 收藏軍器 四月庚子朔 戊寅罷司牧
 局 下乾州立唐渾瑊祠 更定番國朝貢儀 辛
 巳旌節婦六人內俞氏之子體原為禮部員外郎生
 法死宜停旌表 上謂母賢不可以
 旌之 壬午嚴越訴之禁 其民間高年老人
 得理解之詞訟 丙
 大政記 卷六 六
 戊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巳丑宥曲阜知縣
 孔希文罪貢舉非人 上以
 聖人之後勿問 五月三日辛丑免孝
 子郝安童軍役 乙丑旌節婦三人 左都督楊文
 鎮太倉 甲寅安南由廣東入貢却之 癸亥少詹
 事任亨泰為禮部尚書 諸司移文當稱 聖旨者
 悉以欽字代 六月巳巳朔 戊寅興遼東各衛屯
 田 全州及灌陽徭民亂討破之 七月戊戌朔
 更定親王婚禮 甲寅旌孝子李德成推先詳署丞
 陸尚寶司丞
 八月六安侯吳傑廣東備倭 乙亥監生及人才
 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 階文千戶張者叛左都

一第... 月... 日... 年...

督審正討之 鈔法沮壞禁用銅錢 庚寅新建京

師酒樓成 樓凡十在江東諸門之外又增五 丙申

赦禮部主事蓋霖 其父上書願以次子 九月戊戌

朔宥浙江右布政楊允叅政羅鍾李文華湖州府知

府王楨 以事被逮 上以事非貪墨宥之復官歸

定旌表例 日監縣民江信母病憐神得愈發三歲

海南仍命定議旌表孝 丙午撤馬宰兒朝貢 置

四川行都司于建昌衛 巳酉誅衛卒誣告樂清縣

民者 定正蔡氏書傳成 初召博士致仕錢宰等論

法武初有黑氣從空壁聞此為文章之府可異今年

暮春黑氣始消文章當興至是書成屬實御制詩令

通志成 天下道里從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 丙辰

遼東屯田十年始收租 停岷王宮室 十月丁卯

朔鑄六尚局印 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賜宴落成

壬午令武官子弟自十五歲以下入郡縣學 十

一月丁酉朔 朝鮮貢馬謝罪 潞州知州劉士源

沐陽知縣周質衡山主簿紀惟正被逮得直陞質士

源叅政惟正叅議 辛亥土官免比試襲職 癸亥

獎盱昭知縣方素易 母憂以廉能為家所仰使資勅

越州土酋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等討破之 乙

丑頴國公傅友德暴卒 十二月丙寅朔 辛未整

廣西鬱林州北流南河二江 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定遠侯王弼暴卒 宥漢中府同知柴庸 附下

請奏其廉介 癸巳貴州蠻亂討平之 賈哈刺寇

鹽井指揮僉事陳進死之 令民團社互相耕種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正月丙申朔 庚子置四川鹽井

陝西都司等衛儒學 使各衛以 捕廣東海寇 都

督審正平階文叛寇復從秦王檄征洮州等處 壬

子置皇城四門倉糧給守禦軍士 勅 文皇集三

都司兵勦捕野人女直 西平侯沐春討阿資擒斬

之 二月三日丁卯宋國公馮勝暴卒 復分宜縣

鐵冶 徙青兗登萊濟南五府民就東昌開墾開州

與烏撒衛屯田 庚辰詔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

趙宗壽 以節國公常茂 戊子令罪人罰役死者免

補 三月甲午朔 都督朱信等總海道 東勝衛

百戶吳信坐侵暴屯卒誅仍諭守邊將士 乙巳谷

王德之圍宣府 癸丑秦主模楚 戊午罷太僕寺

群監官以其馬隸有司 討西番破之 編籍定里

令民百戶為一里婚媾死生並疾有患難官者助財資

者助力春秋耕獲一家無力 家代之以教民厚

四月甲子朔 監生分行天下勾稽吏贖 停造

遠王宮室 壬申蠻寇鄧華仔等伏誅 節婦七人
致仕尚書唐鐸諭趙宗壽 五月癸巳朔 大陞
指揮以下等官 趙宗壽抗命發湖廣江西兵會大
軍討之 四川賊田大蟲作亂討斬之 六月三日
乙丑肅王模就囚甘肅 丙寅冊秦世子尚炳為秦
王 壬申四川雲南邊夷皆立學校 辛巳總兵官
周興等率師至開原分三通追西陽哈于黑松林不
及獲男女馬匹而還 丁亥曹公李景隆整飭陝西
兵馬 己丑勅諭群臣用法止守律與大誥減等其
請用黜劓等刑及請設丞相者處以極典皇親有犯
大政記 卷六

除謀逆外免逮會議上裁 普定蠻剽掠令顧成等
討之 七月壬辰朔 廣西總兵韓觀捕斬宜山蠻
酋韋召趙成秀等班師 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請
賀不許 詔大臣犯重罪得免者敘列九品班後
勅諭國子生讀春秋 論曰孔子作春秋修身立政之
生治經鮮有明 遺備矣其事大發其能舍諸諸
春秋經今習讀 方士獻道書却之 八月壬戌朔
左都督楊文合韓觀兵討趙宗壽 禮部尚書任
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 諭以討龍
州之故 戊辰信國公
湯和卒 趙宗壽伏罪詔楊文等罷兵移討廣西諸
蠻尚書唐鐸參軍事 戊子吏定 皇太子親王等

封爵冊寶之制及遺傳官制 九月三日甲午熈王
梗之國雲南 趙宗壽來朝 丁酉征虜前將軍胡
冕追捕桂楊山賊悉擒斬之 左都御史曹銘有罪
誅 兗山東及應天五府稅糧 崇山侯李新有罪
誅 命衛所鎮撫發夜巡銅牌 庚戌頒祖訓條章
于內 文武諸司 免烏撒烏蒙芒部東川歲賦稅
衫 申楊文討廣西右江歸德州土官黃碧等滅
其鹽課 是月重定官官六尚品職及內官監司庫
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 閏九
月壬戌朔 丁卯降吏部尚書羅善為宣化知縣 受
大政記 卷六

論征南將軍楊文等鑿井避水
毒 沅州前賊廣西恩洞蠻俱平 壬午冊 文
皇長子高熾為世子兵馬指揮張麟女為世子妃
丁亥鎮遠苗蠻作亂討破之 庚寅詔定親王歲賜
祿米 重定 皇明祖訓召諸王賜之諭減祿之意
晉燕楚蜀湘給歲祿萬石秦王幼與周王皆未給
餘千石或五百石 木之國或
是地荒歉 十月辛卯朔 癸巳
命東宮親王世系各擬二十字 每一字為一
字為命名之首下一
字為命名之末 給還安南備餉價直 免朝
祭官賜食 監生劉簡乞宥父養祖父母許之 冊

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七

光祿少卿馬全女爲 皇太孫妃 楊文傑斬奉議
 賊首黃世鐵等一萬八千餘人蠻寇悉平唐鐸等會
 諸將設衛所守之 置龍州軍民指揮使司 討廣
 南土官儂貞佑擒之 十一月三日癸亥命侍臣進
 講尚書無逸篇 徙南直隸及浙江六布政司民二
 萬戶赴京充倉脚夫 討貴州土官阿傍平之 禮
 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魏公徐輝祖等往鳳陽陝西
 訓練士馬 叅將劉真等攻破南丹州蠻地悉平
 海外諸國入貢 都勻蠻賊平 十二月三日壬辰
 山東河南新裁桑棗俱免起科 丙申邊境築城軍
 士停役一年 總兵胡冕平桂陽賊進兵兩廣 朝
 鮮入貢賀正旦 以表文不遜謂其使語撰
 文者朝鮮謝罪乃釋之 辛亥洪
 武志書成 詔楊文等班師蠻寇未靖者有司撫卹
 戊午內使趙達宋福使暹羅解國祭其國王并賜
 文綺勅諭 重建朝天宮成 事臣習朝
 儀于中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正月庚申朔 詹事府丞杜澤贊
 善門克新爲吏部禮部尚書 朝鮮國王李旦請印
 誥 即李成桂禮
 部請止之 疏西安城中水渠 丁丑定擒獲
 倭賊賞格 貴州蠻亂討平之 叛首未獲
 縣賞購捕 二月己
 丑朔 緬國百夷思倫發相文遣行人李思聰等論

解之 還奏著百夷傳紀其山川人物
 風俗道里之詳以進賜襲衣 仍給東甌王
 家祿三千石 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使安南私市
 蠻人爲僕降御史 陝西軍士壯丁代役者老幼悉
 徙黃河南岸屯種三年後輸糧軍士年老者回依所
 親無依者回京養贍肅州軍糧從近地支給 皆都指
 揮張籍
 之 安南以前王陳叔明死告哀 叔明暴殺
 罷吊慰禮 征虜
 前將軍胡冕等平榔桂廣西諸寇 以殺殺賊諭日命
 備往征前亂意在
 曹翰成胎身罹害窮往者不追後當爲成 丙午浚
 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 甲寅給恩軍月報 先以籍
 法入免
 死者爲忍軍不給月糧多之有死者上罰四
 口以上月糧給一石以下六斗無妻子者四斗 巳
 卯赦遂昌民繆宗等六人 縣有犯法者官捕之不獲
 徒拒殺官軍繆宗等集壯
 士捕殺之有司當以捕殺律逮至京 上以
 願民不道宗等殺之爲良善給道里費遣還 御史
 辛彥德過彭澤奏民饑有司不能存恤有詔賑之杖
 所司官 三月戊午朔 文皇出塞逐虜敗之 壬
 申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訓
 楊砥之言 戊寅釋延安
 知府李廣 同知李受奏其勤正
 愛民乞宥通允之 清水江蠻叛捕獲
 之 壬午行人陳誠立撒里畏兀兒爲安定衛指揮
 使給印五十八 四月戊子朔 戊戌增海運糧八
 十萬石 湘陰縣丞劉英酷刑逮至市斬 魏公徐
 輝祖同禮部翰林官考國子生次第送部錄用 五

川丁巳朔續置文官歷任貼黃簿 有司修築各處
 河隄 貴州蠻亂殺土官王應名討平之 應名子阿章襲職
 四川土官普習叛討誅之 四川番寇為亂蜀王
 討平之 給桑種于湖廣諸郡 內府官出入午門
 者各給牌為驗 修葺崑崙至越嶲道塗畢工 六月
 丁亥朔廣西捕獲叛蠻三千餘人 七月丙辰朔
 惠州指揮丁振等禦倭坐怯懦誅 定未入流官陪
 祭俱用祭服 晉王進嘉禾 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務崇 赦子救父因而殺人者 擊鬪者 死坐絞釋之 質實
 方孝孺典畿試 八月丙戌朔 置開平四屯衛
 大政記 卷六 十一
 思恩山賊平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庚戌定六
 部諸屬為清吏司 重定諸王見東宮禮 九月丙
 辰朔 兵部尚書唐鐸參軍廣西請修興安縣三十
 六陟漑田命御史嚴震直督工遂通清運 朝鮮入
 貢謝表文粗謬之罪送撰表鄭總等三人 上以其
 樂禍挑釁留之 封閉延安綏德慶陽三郡鹽池
 乙亥召天下致仕武臣大賚尋命各陞一級 丙子
 民有死罪者其弟請從軍代贖 上憫之同繫三十
 餘人皆免死謫戍 十月乙酉朔定各司奏事次第
 抽選屯田壯士更代 衛卒錢伯奴言屯軍多壯士 委置田稅不能振發從之

巳酉更定雲南通海鹽價 甲寅 皇曾孫文奎
 生 太孫長子也 上以十月 數終又生于壽部勿質 省天下分司四十八
 道為四十一 十一月乙卯朔 免監生朔望朝參
 增詹事府屬官 左右清祀郎從八品司諫通事 舍人從九品改錄事亦從九品
 十二月乙酉朔行人陳誠呂讓使安南論還思明侵
 地 先以銅柱為界元 未安南越界侵 頒稽古定制書俾功臣家遵
 守 討永寧土賊及澧水縣叛蠻 定鎮國將軍與
 公侯駙馬伯文武官相見禮及出入稱呼之制 復
 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 先後坐事逮獄者老奏 保釋之賜衣紗遣還
 順寧府土酋阿羅叛伏誅 五星素度
 大政記 卷六 十四
 洪武三十年丁丑正月甲寅朔 命禮部諭朝鮮勿用
 輕薄小人撰表箋構禍之言 耿炳文佩征西將軍
 印郭英副之往陝西等處巡邊仍仍肅王拱與炳文
 等進討 沔縣吏民高福典田九成構亂勅秦王尚
 炳會炳文討之 丁卯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
 西甘肅遼東 沔賊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燒徽州殺
 學正顏叔彬 司諫袁實言三事 一學成直經學木 明一大學專台未 備一侍衛將軍 夕讀書知禮義 楊文往遼東練兵屯田 城開平
 衛 初置雲南按察司 除黃河兩岸魚課 丁丑
 諭哈梅里送還使臣 巳卯改禮儀司為鴻臚寺太

常光祿改司為寺 頒為政要錄 其書凡十三條載文武官屬體統及

會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俸 二月甲申朔 朝鮮

來謝恩仍戒諭之 海北兩鹽課司所出分運廣東

西 遷江西貧民于武陵等十縣耕種 靖江世子

贊儀省諸王府 甲辰廷臣請討安南不許 行人陳

至安南自為書諭之其王咨戶部辭未報或以 命

禮部檄諭河西酋長月魯帖木兒賈哈刺等 辛亥

白虹亘天貫日 三月癸丑朔 策貢士朱琮等三

十八人賜陳郊尹昌隆劉諤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討廣東蠻寇李敬宗等平之 定令史典史巾服

大政記 卷六 十五

論蜀王椿嚴茶馬之禁 甲子鈔法沮滯禁民間無

以金銀交易 征南將軍顧成擊水西蠻寇破之

刑部署尚書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司中等請加反

逆三族法不許 古州上林洞蠻作亂攻龍里千戶

所千戶吳德鎮撫井孚力戰死贈官各令子陞襲

焚或入太薇 四月癸未朔 申百官相見禮儀及

司屬稟跪之式 乙酉勅晉王 文皇備邊十事

申禁海外互市 戊子市馬西番 古州蠻犯平茶

千戶所千戶紀達擊破之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

為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語且思恭言於朝

上善其有守陞 癸巳戶部上富民名籍田七頃以

上為差藏籍印發監以次召至量才用之 定考覈

署事官員監生等第及武官從人類數 指擇數同知

戶三人百戶所所無二人者于正軍伍內取用餘

六人守門二人守門四人守庫 丁酉幸所在鐵冶

壬寅平水西蠻 擢御史嚴震直為右都御史前

刑部尚書楊靖為左都御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甲寅議定贖罪事例 大明律誥成 其大略附錄於

律凡情文禁例悉除之除禁逐并律誥誥 赦懷寧

縣丞蘇益復職 保官 乙卯楚王楨征古州蠻湘王

大政記 卷六 十六

相副之 庚申大星入紫微垣二小星隨之至遊氣

中沒 壬戌朝鮮貢馬謝恩 以非時且無 丙午戶

部尚書郁新請徙山西民就山東曠土屯種給復三

年從之命再寬一年 戊辰赦當塗知縣孟廉縣丞

趙霖復職 縣民保 己巳再以天象示變諭晉燕代

遼寧谷六王 旌節婦三人 晉王 文皇遠出塞

外戒諭之 祭遠府于廣寧 都督陳信督役 己卯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並賜鈔遣還 六月辛巳朔再策下第舉人 時中式

方照落者成以為言 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

及第出身

春試主考學士劉三吾紀善自信稱至期信稱坐死三吾以老請成陳知速使自乙

丑以後五科試

置政平訟理二楮論罪囚 庚寅

靖州洞蠻作亂命顧成討之許五月召還 駙馬都

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

倫私文所屬起軍載往河州家人用保縱暴驅迫有

司為河橋運司所屬以布政司

七月庚戌朔 置

都知監掌內府各監事

秩正

癸丑御史張亨等十

人同署都察院事 丁巳左都御史楊靖以罪賜死

甲子太常寺丞張顯宗署祭酒事 己巳申明學

規教條 壬申太子少保唐鐸卒 編定郡縣糧長

八月庚辰朔 楚王楨請軍糧詰責別使大軍進

大政記

卷六

十七

四

討 河決開封城 己丑右都嚴震直為工部尚書

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 稅戶人才湯行等為吏

部侍郎等官 癸酉勅四川鹽井叛酋 丙午禮部

請通番使不許 上以胡惟庸謀亂三條奔乃生間諜

論在外諸王不得私有興作 吏部尚書杜澤請

取用登名富民詔先用山東河南淮東 九月庚戌

朔 汚縣賦伏誅 天下每里各置木鐸 以老八月

庚辰六月 勅楚王楨湘王柏各以軍築銅鼓城

戊辰麓川刁幹孟遂其宣慰使思倫發走雲南西平

侯送至京師 乙亥齊談討古州苗無功命右都督

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韓觀為副往代 十月初五

日癸未詔折徵天下通租仍寬估直 乙酉平羌將

軍齊讓機蠻酋林寬至京 上以寬等屬人論 停遼

東海運令本衛屯田自給 乙未重建國子監孔廟

戊 華涼州鹽課司 詔禮部令朝鮮三年一朝復

以表語涉譏誦拘留其使 十一月己酉朔武定侯

郭英多養家奴擅殺人被劾宥之 都督僉事林凱

討叛酋賈哈刺 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何福

徐凱副之討刁幹孟 鳳翔侯張龍卒 甲戌齊讓

至京坐逗遛誅 十二月癸未 上不豫庭臣數問

大政記

卷六

十八

三

安勅各竭忠修職 戊子皇第五十一孫貴始生 王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正月己酉朔 乙丑督山東河南

耕種 暫開鐵冶一年 二月戊寅朔定吏員出身

事例 庚寅設學于虎踞關選儒士 倭掠山東擊

敗之 再試寄監下第舉人次第授教官不中者八

十餘人為州吏目 丁酉倭寇浙東詔發兵出海追

捕 庚子勅諭西平侯沐春 刁孟幹等請人賞米

庚辰六月 總兵顧成再討木西蠻 楊文討

古州蠻平之召還 甲辰徐凱擒叛酋賈哈刺

月戊申朔定武官子孫十五歲方許承襲外衛者十
 歲 丙辰學官得除傍近郡縣 巳未晉王樹墓
 賜琉球國王冠帶并臣下冠服 四月丁丑朔罷回
 回欽天監 庚寅五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命禮部
 復設衛經歷省知事 陞暴昭左都御史 丁丑
 立晉世子濟煒為晉王 陞衛經歷黃福邊昇為工
 部左右侍郎 勅 文皇集兵備虜 五月丁未朔
 擒刀幹孟由平侯沐春進兵先擒刀幹孟不從何福
兵走之夜至怒江跌躍皆降乘勝破空喇寨春有疾
命何福代之擒刀幹孟以歸思倫發還平經贈年卒
 庚戌開四川南部蓮花鹽井 甲寅 上不豫

大政記

卷六

九

國史曰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
 元政陵夷豪傑金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
 恣為殘虐靡弊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憫焉
 傷之已而為眾所推戴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
 束務以安輯為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盪
 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
 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禮文制禮作樂修明典
 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較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註
 洪範叙九疇罷黜異端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祀
 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慎賞罰撫四夷海
 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月
 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請問從
 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臣講
 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後
 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
 為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
 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教子孫臣
 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官壺之政嚴宮寺之防杜外
 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于禮先代
 罷獻俘尊高年褒孝弟勵農桑蠲逋負省死刑焚獄具

大政記

卷六

三

旌廉能黜貪酷推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邁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毫衆武王伐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徒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嚮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
 有也嗚呼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元時太史言
 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啟 大明隆盛
 之運實生 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在位三十一年
 升遐之日 天下哀慕如喪考妣焉

大政記

卷六

三

玉牒曰 帝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首帥群
 雄多淫酒肆傲 帝獨克已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
 聽受其言晝夜忘倦書宋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于殿
 無出入覽觀內政嚴明宮闈遵職不預外事宦寺給使
 無所專領勤于聽斷四鼓而起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
 閒輒與諸儒講論經史晡時復聽政至昏還宮隆寒甚
 暑未嘗少變體或不和亦強出視朝有陳論者無間卑
 賤皆卽引見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寐深思彌患之宜
 節於自奉儉朴食不用樂罷四方異味之貢非宴羣臣
 不特設盛饌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滅躬

拜大將以謝其勞訓諭其下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
 典誥自爲詔勅頃刻卽成思如宿構辭義森蔚用兵料
 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
 官賞府庫所儲厚賜宣力之臣敬天地嚴禋祀先期齋
 戒出宿外殿至期行事秉圭促武葵葵兢畏始時分祭
 南北郊 帝謂天父地母豈宜異位乃采古明堂遺制
 爲崇宇並列合祀六宗百神各築壇左右從享華嶽鎮
 海瀆封號以正幽明之辨廟祀古帝王有功德者于京
 師復以時祭其陵墓褒前代死節之臣或官其子孫命
 郡縣設壇以祀候厄或溝災變省躬自咎輒肆赦宥誠

大政記

卷六

三

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爲涕泣于大姓兼
 并貪吏漁取深惡嫉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新作
 大學數千間孔子廟去像設主乘輿臨視行釋奠禮學
 徒之盛至五千人海外遠國暨雲南酋長皆遣子學業
 下及郡縣皆有學田養士斥租米以數百萬令四方每
 歲行鄉飲酒禮立旌善申明二亭以示懲勸命佛老之
 徒皆拜君親法令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修具
 煥然可述天下久安在位三十一年訓戒子孫祖訓昭
 鑒具有成書春秋已高彌勤爲治飭馬政邊防文教兵
 籍孜孜不息至疾大漸梓宮遺詔皆預管度山陵之制

務存節儉嗚呼聖矣

臣郭曉曰 帝本天縱之資賡述田里見元政凌夷
豪傑並起恣為殘虐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
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
餘年間濫濬虜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
舉廢墜定郊祀建學較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
章經籍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謂正神
鬼之號嚴祭祀之典營災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
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辨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

大政記

卷六

三

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
照見萬里 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殿延接儒士講論
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視凡
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觚授詞混
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或諭臣下勸引經史
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勸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足法
萬世至于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興孝弟勸農桑蠲
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善良寬仁愛人專務
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
煥然過古遠矣

臣王世貞曰元以荒服女直之衆累我中國而悉臣
之舉一世之豪傑頽首而事推結之主傾耳而聽侏
離之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覺故夫踐元而土者
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也 高皇帝起澤右提三
尺劍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而北驅虜置之大漠
之外乾坤闢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海嶽奠而如故
民人復而冠履夫豈直得聖人之威哉即軒轅遜五
兵而大禹讓玄圭矣 高皇帝猶不自聖奉大寶于
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鷄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不以
寒暑間者戒滋逸也六宮取克位而已無燕趙二八
之奉戒滋蕩也賜租之詔無歲不下戒盡民也一記
闕江樓幾成而罷之未嘗起工終其身不為離宮別館戒
游豫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號戒褻神也滇
詔在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
阻日本貳閉關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啓釁也廢丞
相析中書省而六之戒專國也五都督府握兵籍而
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戒專戎也六尺之
孤垂拱而不置母后席戒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
與政戒外移也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
臣妾而不加徵號戒侈心也 高皇帝雖神武蓋一

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在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闢之績足以當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是故指鹿訓狐之輩欲竊之而不能久

大珠記

卷六

三三

臣國禎曰三代以前古帝王皆稱上聖至其開物成務若書契衣裳五兵畊稼時制禮作樂數千年間因時通傳畢羣聖人之精神而後稱上治自王統既裂雜伯雜中浸淫并富彌失之普天陷沒至胡元而極大挺真人混一華夏廓清洗刷至我 太祖高皇帝極嚴也神武要于不殺極仁也舒慘合于時中極密也綱紀繫于獨斷聲律身度自強不息與道合真與天同運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我 太祖又集古帝王之大成萃于一身并于一世炳于今古至矣無以

尚已榆楊功德國史玉牒相為表裏其言確而詳王司寇演之加增文人之筆描天繪日彷彿可思班彪稱漢高不可及者五宋濂謝鐸稱 太祖亦如之吾何容資直曰巍巍蕩蕩成功文章則庶幾矣

補遺

二十六年六月宣寧侯曹泰卒

二十七年三月賜張信進士及第信定海人為侍讀

以教韓王寫杜詩含譏刺及策稿削 御製二語忤

旨後坐考試事誅會元彭德亦坐事除名德一日泰

大珠記

卷六

三六

二十八日四月停造遠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英遠東軍務物請來者多言其艱窘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其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備

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改高麗招誘通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遠宮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壘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先停岷王宮室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極為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椽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大政記

卷六

三十八

十二月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二十九年三月徐魯壽李增枝沐晟皆左都督湯醴

都督同知

徐李沐三公之次子也常二十一死一

六月都督府斷事廖昇為太常左少卿編修張顯宗

為太常寺丞左僉都辛彥博為少詹事兼侍讀賜衣

各一襲

罷楊雄從祀胡直云

號廬山江西人按察使

楊雄仕

莽投閣劇秦美新綱目書莽大夫楊某死人甚訝之

致本傳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雄

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

五年計五十二年合之已近百年矣雄郡人志中引

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于是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當出于谷子雲雄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有大度自守泊如當平帝末莽已有代漢之形矣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豈其媚莽者乎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咸稱引其說法言紬六經誦孔顏義甚深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悅且曰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則雄之節矣

大政記

卷六

三十八

三十年十一月 上見散騎舍人衣殊鮮麗召問製

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力耕而不息蠶寸織

而不得勞甚矣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不能有之汝生

長膏梁紈綺之下邈不知農桑之艱難夫是衣也數

口之家一歲資也汰奢暴殄可不戒歟 行人高稹

使陝西上道路人民疾苦狀 上嘉之權鴻臚寺丞

存疑

太祖初即位官制未備有帝三公無三少東宮有三少

無三公其立皇太子李徐常兼官可見所謂詹事左

右率府等官皆虛名借銜者後十四年始設左右春坊司直郎明年定左右春坊大學士左右庶子諱德贊善等官并設司經局洗馬而先有贊善大夫不知何品二十二年置詹事院設詹事少詹事改為府增府丞蓋因時損益至此始定二十五年立皇嫡孫始有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之兼誅夷之後亦不復設翰林原三品改五品優遇仍三品禮故詹翰係文學侍從之臣不在大小九卿之列開出為祭酒稱小九卿然以從四品廷推太常諸卿莫敢望焉故詹事初設起兵部尚書唐鐸以原官兼之侍郎李敬起攝祭酒

大政記

卷六

三九

至今詹府多尚書國子間用侍郎翰林亦如之誠重其選不得以通政太常鴻臚例也 永樂時只有太子三少洪熙初始備設

靖江王薨于二十五年之正月其貶謫遷徙國史總列大凡不詳歲月諸書中多有計年填入者今不敢仍惟錄國史一則于後靖江王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文正之子也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於官中教訓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狠肆為淫虐國人苦之 上未忍置法召入京戒厲之恬不知悔復懷怨望作詩譏刺優容使居鳳陽方田莫

知稼穡艱難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復其爵鎮雲南諄諄訓諭遣其妃之弟徐溥賜以璽書曰雲南諸夷雜處地險人頑守者非恩威並行不可得而長久其地冬無酷寒夏無炎暑可謂樂地然爾戴罪而往居室取容而已所領軍士止存百人自隨餘悉與總兵官備禦因糧于外若不奉朕命妄有興作則人勞災興可不畏哉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佚號令苛急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致罪仍召還安置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迺召至京皆而禁錮至是卒以其嫡長子替儀為世子次子贊侃

大政記

卷六

三九

為將軍

各王府高僧一說云分隨為 高皇后誦經當在十五年之後然無實據不敢輕入 國初鹽政淮浙山東皆以一引凡四斤為率商人輸米臨濠倉淮鹽五石浙鹽四石開封及陳橋倉淮鹽二石五斗浙鹽二石襄陽倉淮鹽二石五斗浙鹽二石五斗六安倉淮鹽四石浙鹽三石五斗荆州倉淮鹽四石五斗浙鹽四石歸州倉淮鹽二石浙鹽一石二斗大同倉淮鹽一石浙鹽八斗太原倉淮鹽一石三斗

浙鹽一石孟津倉淮鹽一石五斗浙鹽一石二斗北平倉淮鹽一石八斗浙鹽一石五斗山東鹽二石三斗河南倉淮鹽一石五斗浙鹽一石二斗西安倉淮鹽一石三斗浙鹽一石陳州倉淮鹽三石浙鹽二石北通州倉淮鹽二石浙鹽一石八斗山東鹽二石五斗時川黔滇未入版圖中鹽至大同而止故米穀尚多後一切平定川鹽足用惟近地灌輸西邊既開黔滇兵事未歇開中之處廣而且遠米數漸減後易以銀公私利害不可備述銅版只鑄定行鹽地方非鹽之數口也止給靈州鹽池它無與焉

大政記 卷六 三十一

諸書中稱洪武二十四年都督宋晟對貞征哈密大獲而還一云寇邊徃征考之爲哈里梅西虜別部留我使徹寬等論之不從用兵有僞王子幽王國公知院金銀印之獲哈密通西域貢道 太祖雖常遣使立安定等衛哈密又在其西彼未嘗來犯我亦未嘗用兵至永樂二年故元肅王安克帖木兒內附封忠順王世卵翼漸比內蕃矣 占城國貢金寶犀牛番奴及布命絕之以其臣閻勝殺王自立也攷海外諸國其君臣兄弟自相攻殺都不告于朝朝亦未嘗詰問故止絕其貢

洪武中謚法 皇后太子皆二字諸公侯及夷王亦二字親王一字要皆 太祖親定明明以二爲重矣然略無差等義所未安 太祖豈見不及此亦知千秋萬歲後必有加增姑留之待後人而不私其子曰荒曰愍詰文中皆有貶詞慎重如此雖有詔賜謚者禮部行翰林院定擬請 旨亦立法當如此自下而上以示公論亦未嘗分如何爲一如何爲二也永樂中郡王始二字推之羣臣大約以二爲常以一爲特 尤者謂親王隆重如廟謚十六字歸重只在末一字特爲尊果爾則以後太子何以又皆二字耶總之

大政記 卷六 三十二

大聖人作法後人仍之不敢改畢竟以多爲貴所謂一字王二字王者亦俗說也 宋濂序大明日曆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一日曆也謝鐸言我朝度越歷代者五事一撲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錄亦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鋒刃不交四字只自克燕都言之讀者當得其大然其難及處在終身憂勤惕厲無一刻一事少懈所謂天行之健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贊漢高祖者曰神武有徵應我 太祖起微細經困窮英後不謀而歸群雄隨手而剪非神應何以能然父老相傳至多國史亦有載者自斥太白神而後絕不復及并祥瑞亦不居惟告之 宗廟此亦卓絕千古之一也至體貌多奇異殊不足據非相篇已得其概聞 太祖之相時有充拓變化大段不改而精采日新以璧加頸之夢甚奇豈可以一時一貌盡乎曰帝堯之苗裔則凡海內著姓孰非帝王之後耶

太祖駁孟子之書亦自有見蓋孟子在戰國時見游士太多輕去其國各國之君視之等于萍梗朝為君臣

大政記

卷六

三三

暮為仇敵故為此言告齊宣王乃實事也 太祖一統提君臣大義律天下士可殺可辱而心不可變又懷疑即韓公亦所不免讀之安得不怒其欲罷配享錢唐力諫聞其時有風雷之異乃得止猶節略其書志憤雖帝王過舉終是英雄本色國史諱之諸史皆不敢及其何傷于日月乎

朱史氏曰余既任臆分大政大訓為二政者國家典制訓者 列聖典謨雖互為根柢而生生色色終有分別必欲渾融合之為一槩然並著光明泯然不見形跡非大手筆不能自顧拙劣何能辦此既稍稍動

成初亦自喜既乃自疑久之惘然自失再取繙閱合以諸家之纂掛漏甚多以此名書不如無書幾欲燬之會繕工已畢梓人及門天下大矣木之被災多矣畢吾世從事付之一擲亦非事體乃于兩者各有損補而總附于政之後非一非二亦不勝踴駁之甚已今之文字詳詳則可厭古之文字略略多可疑及史缺文此風已蕪存之姑從其淺者近者言之倂寫照然尋之毛類猶恐失真况其精神心術之微乎

大政記

卷六

三三

皇明大政記卷之七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建文皇帝 御諱允文 懿文太子次子 高皇

帝第三孫 第二孫為晉王子齊煒 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

呂氏生子未名常妃薨呂得為次妃雄英又薨子為

次嫡賜名生巳六年矣 初五日生 聰慧慈仁性至

孝好讀書侍宴命題賦詩皆立就 太祖深愛之時

諸王携其子歲時來朝遊宴宮中 太祖獨偉燕王

及其長子顧太子父子微歎息請奉先殿上而出且

愜且喜曰身後事有托柰多一番擾攘何日下黑氣

大政記 卷七

久散對羣臣方喜文運可興至是復聚互開合不常

念天下形勢在西北金陵偏左宮殿稍窪欲徙都開

中秦王聞之有怨言召入京劄之命太子巡撫父老

權迎白山河百二復見漢官威儀矣太子悅還奏

上亦甚喜計定赦秦王將改封僅五閱月二十五年

四月太子薨同母弟秦晉燕周四王俱壯燕尤英武

太祖屬意焉用劉三吾言乃止九月立為 皇太孫命

諸大臣兼太子太師等官二十八年冊馬氏為太孫

妃明年八月重定諸王見東宮禮十月晦子文奎生

先洪武十年命事無大小先啟 皇太子處分然後

奏聞太子性寬厚于刑獄儼罪多所減省即拂 旨

不少變至是太孫緣其意有加中外莫不頌德 太

祖春秋益高奏上無不從秦晉二王俱薨燕王地勢

益逼 太祖明知王天表非人臣相且善用兵大位

必有所歸顧名號已定不可得而易也三十一年五

月 太祖不豫命駙馬都尉梅殷兵部尚書齊泰輔

政囑喪葬從儉從速諸王各守境土臨于國中無入

京閏五月十日乙酉 太祖賓天殯西宮頒遺詔十

七日辛卯

上即皇帝位 凡開國郊天子郊壇東即位明受命于天也繼體致祭易服于柩前即位明受命于

大政記 卷七

父也凡終弟及者先于前殿拜 其日葬 高皇帝于

孝陵還御殿大赦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宮中行三年喪

立 孝陵衛 命舉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次第

上 高皇帝后尊號母呂氏為 皇太后追尊懿文

太子為 典宗孝康皇帝懿敬太子妃常氏為 孝

康皇后妃馬氏為皇后子文奎為太子弟允熲吳王

允燧衡王允熾徐王江都郡主為公主儀賓耿璿為

駙馬 大賚 陞蹇義吏部侍郎 燕王入臨勅止

之 解縉來京謫河州衛吏 革冗員 六月丙午

日赤無光 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

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同參
 軍國事 陞戴元禮太醫院使 徵北平總兵楊文
 還京 張鳳等世襲錫衣千戶朝天 七月召董倫
 為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 執周王捕廢為庶人
 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 陞平江知縣
 陳彥回知徽州府 召韓宜可為副都御史 八月
 魏國公徐輝祖練兵山東 徐凱進兵盡平百夷
 起鄭旭高安訓導 賜太學諸生高等者衣鈔 王
 叔英為翰林修撰 王景彰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講
 學士 留雲南吏目程立本于史館 吏部尚書茹
 六政記 卷七 三 三十一

瑞免召張統代 馬京為大理卿 勅修 太祖實
 錄徵處士楊士奇克編纂官 九月雲南布政陳迪
 為禮部尚書時鄭廷 增國子監司業一人 雲南
 守將王俊破賊告捷 長星西隕聲如雷 雲南總
 兵西平侯沐春卒 召費良弼為五經博士 都督
 僉事宋晟鎮甘肅 增陝西洮州茶馬司 十月享
 太廟躬祭 孝陵魏公徐輝祖祭 祖陵曹公李景
 隆祭 皇陵餘分祭各墳廟 熒惑守心 十一月
 總兵顧成班師賞賚 詔舉山林才德之士 御史
 尹昌隆言事嘉納頒示天下 遣代王桂如蜀 齊

王構有罪召入京留之 陞參政王純戶部尚書起
 鄭賜工部尚書 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下獄
 加徐輝祖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五府事 十二
 月 上省牲郊壇 改天地壇為南郊祠 壽州崇
 仁訓導劉亨羅恢皆以薦入史館 右都督沐晟襲
 封西平侯 召宋懌為翰林侍書王紳為國子博士
 盡釋黥面軍及囚徒還家 起劉有年知太平府
 陞何福都督同知 賜明年天下租田之半 免民
 質舍錢 調會都劉觀嘉興知府陞程立本代 先
 後大改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增侍中一員位尚
 六政記 卷八 四 三十二

書之下侍郎上翰林院增文學博士餘更置不可計
 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楊信為北
 平都指揮使 歲暮享 太廟 是冬各王府有告
 變者燕府尤甚出其長史康汝楫為安岳知縣
 建文元年己卯正月癸酉朔謁 奉先殿朝 皇太后
 親詣 孝陵上香還御殿受朝不作樂 戊寅御殿
 誓戒百官齋宿文單 庚辰 郊奉 太祖配子夜
 上服号登殿天字 御殿受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上
 嘉納之 詔養老民鬻子者官贖還之 頒詔安南
 朝鮮 祀岳瀆海鎮帝王陵寢司業張智諱闕里

詔京省關科鄉試 申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鮮馬都尉郭鎮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為衡府
 紀善留史局 三月清明節親祭 孝陵遣官祭
 嗣慶 皇陵 幸大學 北平布政曹昱除名副使
 張璉請典史 調北平永清二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勅都督宋忠徐凱耿璈分屯開平臨清山海 會
 都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 太祖小祥燕王來朝行
 皇道登陸不拜御史魯鳳韶劾奏侍郎卓敬請徒內
 地皆不報 北平僉事湯宗上變逮按察使陳瑛安
 置廣西 召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右都暴服二
 政記 卷二 五
 十四人克采訪使巡行天下 京師地震 求直言
 貶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尋復之 四月朔享 太
 廟 湘王楨有罪自焚死 廢齊王榑為庶人 與周
 禁西 幽代王桂暉王榑於其國並廢為庶人 五
 月燕世子及其弟二三郡王入祭 太祖忌辰二郡
 王逆歸并世子三郡王遣之 以趙諒為指揮僉事
 六月解縉為翰林待詔 燕山護衛百戶倪
 諒上變遣官旗于諒周鐸誅之 下詔讓燕遣中使
 還其府官屬 八月朔享 太廟 都指揮使張信
 輸款于燕 壬申北兵起張丹謝貴等俱死之都指

揮馬宜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於庸關都督朱忠
 自居府退保懷來留瑛守關 燕府自署官屬 北
 將張玉朱能攻薊州 燕王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戰敗宣及衛
 鎮撫曾濟俱被執死北兵遂取薊州 通州指揮房
 勝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各以城降北 居
 庸關不守瑛走懷來 甲申北兵破懷來都指揮陳
 質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都督宋忠都指揮俞
 瑛被執死 庚寅北兵攻永平指揮趙葵郭亮降之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兵出松
 大政記 卷二 六
 亭開攻遵化執萬下獄上聞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
 文為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竦忠為左右副將
 軍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
 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萬同北征
 釋程濟以編修參軍事 祭告天地祖廟 諭誠北
 征將士 削燕屬籍書諭諸王 京朝官請告歸省
 給勘合 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
 司事 贈翰林待制王禕為學士謚文節 徵雲南
 兵 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壬子北兵入雄縣鄭州
 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 辛酉北兵逼真定耿炳文

戰大敗奔入城被圍李堅寧忠顧成等俱被執癸亥
 圍解北兵退走 吳傑援真定兵潰 命徐輝祖北
 征尋召還 九月己丑徵詢戊官伏願等復為指揮
 等官 御史韓郁上書請加厚親親不報 丁卯李
 景隆為大將軍馳軍中代炳文尚書陳迥齊泰奏奸
 邪不可用練子寧復以為言忤 旨退朝 靖江府
 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以德指斥用事大臣 高
 魏論時政命叅軍務因請使燕陳曉許之不省 燕
 再上書于朝 吳高楊文國永平 谷王穗自宜府
 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召遠王植寧王權遠王
 六政記 卷二 二二二

泛海至留別邸寧王不至削護衛 景隆師次德州
 山東叅政鐵鉉督餉并贊軍務進營河間 北兵援
 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朔享 太廟 親祭
 孝陵遣官祭 祖陵 皇陵 北兵襲破大寧都指揮
 使朱鑑十萬死松亭關兵潰陳亨房寬等皆降劉貞
 走歸于京 辛亥景隆攻北平別將攻通州 北兵
 以寧王權及大寧諸軍兀良哈三衛胡騎入松亭關
 始立五軍趣援北平 十月封李堅濬城侯 十一
 月北師回至孤山景隆遣將逆戰敗績再戰大敗潰
 奔德州北平圍解 袁義為都督僉事 燕再上書

傳檄天下 十二月徙吳高于廣西楊文鎮遠東
 誅岷府典膳李英 北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都督瞿能濟師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駙馬都
 尉王寧謀叛幽之 詔全家在伍者分房發歸軍士
 死後存藉一人者放為民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
 援南歸 改工部侍郎練子寧于吏部 陞夏原吉
 戶部侍郎 復以茹瑺為兵部尚書 武官襲替兵
 部關會五府 起前越揭侯俞通淵為指揮使北征
 省躬殿成 乾坤二宮之屬遷朝 宴居之所幸獨有記 徙肅王棖于蘭
 州 初封 募謀勇士以楊本為錦衣衛鎮撫周拱元
 六政記 卷七 二二五

為所鎮撫 殺留守指揮同知李申 錢芹為行軍
 斷事 一日戶部司書 茅大芳為副都御史葉砥為編修
 建文二年庚辰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北兵
 攻蔚州執指揮李誠為嚮被殺守將王忠李遠以城
 降遂逼大同 二月江浙人得官戶部并均其賦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革十三道置察院
 一御史二十八員 景清為御史大夫 戴德葵為
 左拾遺 黃觀為禮部侍中兼掌尚寶司事 湖廣
 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遠東 劉備為兵部侍
 中 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

平 李景隆援大同 北兵還 景隆遺燕書 解

籍為文淵閣待詔 保定知府雜僉降北 三月丙

寅朔日食 策試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 賜

胡靖王良李賈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賈授翰

林修撰 士考尚書陳迪侍中黃觀澤楊榮楊溥金幼孜陳繼之黃鉞胡濙顧佐 定乙

榜舉人署教格 諸武官失職者皆北奔 再賜景

隆聖書斧鉞 前賜者 沉于江 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等

次真定 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 北兵至白溝河

景隆率諸將合戰勝之幾獲燕王再戰大敗都指揮

瞿能俞通淵滕聚等皆歿 景隆奔德州五月北兵

大政記 卷七 七

至復奔濟南德州陷濟陽教諭主省死之 督餉叅

政鐵鉉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 北兵攻濟南

景隆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總兵盛庸力禦之

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北軍請罷兵 都

督朱榮棄師遁誅之 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 更

置詹事府官 八百媳婦國入貢 尚寶司丞李得

成至北軍論罷兵 後還報下 欽尋釋 鐵鉉誘燕王入城走

免 七月都督平安兵次單家橋 將進兵絕燕糧 道覓有備不出

八月濟南圍解北兵還平安追戰韓山斬其將陳亨

遂復德州盛庸守之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乙字

庫災 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員 陞方孝

孺文學博士 九月重建承天門改為皋門午門為

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 徵洪武中廢棄武

臣子孫錄用之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 城

滄州北兵襲破之徐凱等被執 清遠衛卒羅義上

書下獄 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總

兵鐵鉉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召入京宴賞即往

軍中贊書 召李景隆還 練子寧請誅景隆不報

盛庸等督諸將兵北進北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

大名我糧舟皆被焚 十二月 北兵至汶上庸移

大政記 卷七 十

營東昌北兵隨至庸出戰大破之斬其將張王北兵

退屯館陶庸飛檄邀燕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士以

處士唐弼士為侍讀鄒瑾為大理寺右丞 謫大理

卿馬京為副使

建文三年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有事 郊 廟宴

羣臣賦詩頒示中外 東昌獻捷 吳傑平安等追

北兵敗還燕王亦歸北平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

山東 享 太廟告捷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 燕上

書去 至是復 二月北兵復出緣滄沱河列營 盛庸自

單家橋進兵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調大理

少卿汪善聞良輔河南湖廣肅政副使 鎮江知府
 薛巖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巳府
 及北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明日再戰風沙大起
 虜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死之 其
 定諸將及北兵戰于單家橋敗績其將薛祿被擒復
 脫去 閏三月戰漢城又敗 北兵進次大名 復
 譚齊泰黃子澄論燕罷兵 北平上書請召還德定
 諸將 詔大理少卿薛巖報之 理問徐讓縣丞衛
 健使燕還以為鎮撫軍前差遣 禮制成頒行天下
 四月 陞古朴兵部侍郎 五月北遣武勝上書
 大政記 卷二 二一

下獄 黜刑部侍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 六月北
 兵掠濟寧及沛大焚運艘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 太僕少卿祝孟獻朝鮮
 市馬 七月北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却之 平安
 兵進至平村為其將劉江所敗 遣人貽書燕世子
 大同將房昭駐兵易州水西寨被圍 限僧道田
 人五畝 定銓選法 八月真定遣都指揮韋諒援
 水西 老撾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壯者
 九月北兵攻定州 十月諸將花英等援水西北
 兵大至戰峨嵋山下英等皆敗被執昭等棄寨走定

州亦降 倭寇浙東 禁約奉差中官 北平退兵
 徙慶王于寧夏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
 不克 命兵部右侍郎徐垢招集兩浙義勇 平安
 敗北兵于楊村 韃靼寇鐵嶺衛 皇少子文圭生
 坪帖木見可汗死鬼力赤為可汗 內臣黜退者
 奔北平獻計請直取應天 十二月北兵復出 駙
 馬都尉梅殷鎮淮安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 吏
 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 進遼府紀善
 程通長史 太祖實錄成 改程本立江西副使
 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克恭將率偏師北進
 大政記 卷七 二二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德州裨將葛進渡河遇北兵
 戰敗 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
 北兵攻破東阿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
 之 寧國公主貽書于北諭退兵 北兵至汶上都
 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降之知縣顏伯璋主
 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
 部侍郎 北兵至徐州 二月諸將回師南救餉卒
 潰于鄒縣 三月北兵攻宿州平安戰于泥河斬其
 將王真泆日力戰安敗走 北兵攻蕭縣知縣鄭恕
 死之 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南 南北兵相持鐵

鉉軍至戰勝再戰敗宿州不守 四月戰小河新北
將陳文燕王走安檢幾及馬蹶勿得前大戰齊眉山
敗 丁丑移營靈壁就餉 己卯北兵來襲餉卒俱
潰何福來援力戰大捷北二郡王合兵戰我師敗退
入營堅守將渡淮為北兵所悞營夜潰何福遁平安
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
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
餘人皆被執性善死焉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月
遼東兵潰于直沽 北兵至泗州壽州守將徐景初
劉深皆降 盛庸兵次淮南戰敗 北兵渡淮至盱
眙 守淮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 諸將分屯鳳陽
淮安北兵直走天長至揚州指揮王禮內應守將崇
剛御史王彬死之 江都知縣張本降 詔天下勤
王 遣刑部侍郎金純禮部侍中黃觀工部侍郎張
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募兵入援 復召齊
泰黃子澄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勤王
遣慶成郡主如北兵 修撰王良仰藥卒 徽州知
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勤王 前永清典史周
縉起兵眾潰 六月癸丑朔北兵至浦子口盛庸率
諸將逆戰敗之 北有援兵復振 兵部侍郎陳植

大政記

卷七

十三

三

死之 乙卯北兵渡江盛庸戰高資巷敗績 都督
僉事陳瑄以舟師降北北兵至鎮江守將童俊降
齊泰黃子澄出奔 庚申北兵至龍潭遣李
景隆茹瑺王佐如軍中議和 命諸王分守京城各
門 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至軍中 魏國公輝祖
開國公常昇分道禦戰眾潰 甲子遣人齎璽書四
出趣援兵 乙丑北兵至金川門上書 皇太后
寧國公主得書不答 谷王橈及李景隆開門迎北
兵 上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 大內火皇后馬氏
崩 程濟等奉 上遜于野
臣國禎曰嗚呼 建文一朝不忍言書甚多不忍讀試
論大端其主仁主其臣皆良臣其為忠臣 太祖所立
與三十年培養之人材卓犖堅正冠于千古不幸湊此
就中有意料所及者則曰兵變有所不及者則曰以全
盛天下精兵百萬拉朽敗而革除 新主之令甚嚴新
主之臣盡心所事甚以為諱隻字不留干鈞百索重以
刀鋸歷十年不置天也非人也然用兵事蹟決不可革
天下後世人之口之筆決不可除然而存之追而書之
詳略各分異同互見寓隱隱約于恍恍忽忽中恨不
再起奉之為主而已逝之主與所崇奉人 太廟者又

大政記

卷七

十四

下

決不因之少損清光九州其光微而能著影落江湖其影湛而更真猶之大法王不立文字法身自在法象自昭人也即天也乘勢者為其所得為君道誰敢與抗執筆者補其所得補臣道亦自有權善乎李宗伯翼軒之言曰五年為天下共主而廟食缺焉至今 高皇帝蒙其虛號後人不得辭責夫廟食不可望矣後人終難責矣躋 興宗于天源而 建文列帝紀中介 高皇之下 文皇之上若曰侄不可先叔則 文皇起兵後屢上書稱臣稱陛下臣獨可以先君乎雖無廟享其序自在日久論定變而不失其常有餘恫焉有餘慕焉事在大政記

大政記

卷二

十五

存疑

高皇立皇太孫官官仍太子之號最有深意蓋此名不可改且示不忍遽忘之情而略有分別懿文止三少此則加三太并設三少其重定見東宮禮明知秦晉燕周不平議此以歷之用心良苦矣

高皇之墓吾學編明書辛卯 皇太孫即位是日墓 孝

陵而它書多不敢及疑之也嫌其太速事理有不盡然者于是有六月初一之說夫即位必先告几筵以明授受繼體之正 建文即位實在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辛卯日去 高皇崩僅七日即于是日完墓事故 燕王移檄亦有此句且指以為罪則墓之的據甚明而秘史云墓在庚寅是即位前一日果爾 建文當受命于地下而發引各門下墓并初虞致祭不啻數壇尚稱皇太孫寧有大墓無嗣皇帝主祭之理故即位而墓同日大政記

大政記

卷七

十一

並舉皆 高皇遺命正以速墓消諸藩入臨觀望之心建文寧敢自為遲速然自來墓速未有如 高皇者憂深慮遠何所不至鮮成敗大數胸中了了而人謀合當如此悉為料理此正聖人心腸作用可示嫡孫不可示它人者

南奉先殿內暨日進膳如生少不虞擔壓重不可舉內守備殿門叩頭請罪杖其人如律乃解膳既進列御案即閉門聞內中勝響有聲凡過殿前者必急趨余嘗一過不覺凜然偶風聲颯颯一老內使曰 太祖爺至也

高皇帝后尊號上于六月是矣 孝康帝后之追崇應亦不遠紀事者著之元年正月恐未必大遲如此又冊妃封三弟于詔書中並發亦無此體吾學編稱 高皇帝后尊號即上于五月并尊皇太子妃呂氏為 皇太后建文明禮義豈有皇太子未追尊而先尊繼妃之理其在 上 與宗尊號之後無疑彙編書 皇太后在 與宗追尊之後而頒詔又不之及年遠事荒乃至于此亦無須添論也

大政記

卷七

十二三五

建文改官制如六部增侍中有黃觀可據翰林改文學博士有方孝孺可據都察院改御史府稱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有黃子澄等可據增設拾遺有戴德葵可據其餘各衙門增改有之在外亦應有之至遍及遐方倉場驛遞稅課之類及北兵渡淮尚紛紛不已此皆後人描而為之辭似不必信今錄吾學編所書者于後國史承樂初可據也
更定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四司為職民度支金帛倉廩刑部四司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六部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

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叅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為司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為都評事寺副為副都評事司務為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園所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驢騾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增

大政記

卷七

一八 甲七

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讀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為左右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為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為學士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為副兵馬

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布政司堂上官各陞一級
 改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為都
 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
 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
 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
 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為副審理
 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
 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
 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一人
 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件賓
 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大政記

卷二

十九

一云懿文皇太子幼有異質長師事朱濂通經史大義
 太祖時命太子裁決庶務中外咸服時有告密者以晉
 王桐逆謀聞察之殺兵五臺山反形已具 太祖大怒
 欲發兵討之太子諫曰萬一兵往而桐或拒命是父子
 為敵也將如天下後世何臣請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
 從之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王昆弟飲甚驩決旬太子
 行晉王送至河南太子喻令入朝桐皇恐從命至京
 太祖欲賜桐死太子叩頭哀祈甚切乃廢為庶人居京

師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桐大悟晝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而赦之復為晉王歸國更以敬慎聞卒為賢王
 既薨謚曰恭

攷懿文太子止洪武二十四年巡陝西一次以前初未
 嘗出京歷燕代及晉其時秦晉二王並重秦王于二十
 四年得罪召還尋遣歸國晉王出兵塞外不見虜即還
 被切責前所云云絕不經見

一云上 皇祖考謚曰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太祖

大政記

卷七

三二

攷此謚永樂改定若建文所稱決抹去一字不用矣

一云以燕府參軍事訓導康汝楫或作汝楫為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用儒術薦起為燕府訓導饒智畧 文皇
 在邸時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縣在漳州
 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楫公勤蒞政撫馭有方善績日著
 人皆懷之

攷汝楫即康德極高祖為燕府長史出為安岳知縣燕
 兵起自署官屬為刑部侍郎輔世子守城蓋為燕所留
 未行也後當封固辭王府無訓導訓導亦非參軍漳州

之南三百五十里為廣東潮陽縣再南際海安岳縣在四川保寧府潼川州

一云三年辛酉朔癸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

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帝在儲位嘗夢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

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冬十二月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

祖宗頒四夷朝使

大政記

卷一

三三

三一

攻寶有定式匣藏係以雲龍黃綾綵帶尚寶官掛于項抱胸前侍御座東大者用之郊廟其視文黃箋高一尺二寸寶六寸六分如許大者將安用之

一云三年九月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問策將安

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團走不住為敵笑耳俄而曰臣

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炮響為號一次決圍二次進戰若不聞三次炮響則

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敢十

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炮俟三次炮響之後為殿者放炮管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保兒必駭散矣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至此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甚眾安還次真定

攻北平自二年李景隆圍後南諸將大約以德州要地屯兵糧真定亦有重兵相犄角規進取安平驍勇往來出入自單家橋至楊村戰有勝負未嘗圍北平也

一云建文誠軍中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

大政記

卷二

三三

三一

攻燕王挺身決戰以為常建文此令應亦有之然燕所乘八駿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之其七皆然後繪圖以示子孫豈南軍射馬不射人莫敢加耶天命有在自不受傷唐太宗亦然

一云攻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詔大臣與宴又賜監察御史衣人一襲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北不便朝參改于此

攻三法司俱在太平門北改則俱改何以止改御史府詹事府乃軸青官緊要衙門當時已立太子矣又改在

何處

一云靖難兵起二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
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帥所據者
惟北十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言於燕王直
擣京師約為內應天下可定燕王然之壬午春舉兵直
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
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功不已燕王患之未幾諸有謀
者皆為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侯服儕于其上後益
日重矣

大政記

卷七

二十三

攷此時宦官怨望奔北勸進兵有之 文皇北征其壯
勇者從軍效勞有之遣之探訪邊事因留守備有之未
聞出鎮之說大權之假在王振前後有劉永誠有汪直
賜公侯服儕其上不必言自南京推之各鎮大約在成
化時蓋李隆守備南京黃福叅贊亦未聞有內臣也今
盡歸之 文皇定難英武之主亦何畏于此輩而患之
曲為假借耶又宦官秩四品其服色不用文武品官之
樣在 至尊左右大約必蟒服製如曳撒繡以蟒蟒左
右各二盤旋上下繫以纓帶此宴閒之服次則飛魚惟
入侍期之出則常服或青或紅自便貴而用事者賜袍

帶蟒在繡補中即公侯文武一品官非特賜不敢用準
蟒面皆斜向所謂坐蟒者面正向尤重又有膝襪者亦
如曳撒上用蟒補當膝處橫織細雲蟒蓋 南郊若
山陵行幸相隨便于乘馬或召對燕見君臣皆不用袍
而用此特有五爪四爪之分與黃紅之別蓋又介于袍
服間不易得者服與袍迥異今混而一之且指服為袍
失其裁矣

大政記

卷二

三十四

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雲翔即猛可嘉禾即
哈刺帖木並胡人皆內臣從燕王起兵靖難出入戰陣
多建奇功後皆為各監太監出或鎮邊藩焉
攷諸內官不少概見惟鄭和下西洋者七次後守備南
京出使同行者有馮三保使西域者有楊三保一日三
寶又稱三航言下海之多也說曰三王非鄭和
一云四年三月改封遼王于荊州遂之國
攷遼上國荊州定于金川門開後之九月并谷王亦定
于長沙

一云朝廷議遣使致書罷兵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遂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豕囊中納氣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

攻南北用兵命使往來無不納之理通竹節鼓風豕囊中納氣環腰間泗水渡淮皆近小說徐輝祖戰齊眉山名還見本傳

一云九月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劉雋為左

大政記

卷七

三五

三六

侍郎盧淵為右侍郎

攻泰為尚書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書 建文皇帝者日復父仇而下等書及移檄皆曰齊尚書黃太卿是何北平之曲恕二人甚至不敢斥名耶讀者于此細察稱二人官真不亦可笑矣

奉天靖難錄述方正學于事急時設策請遣慶成郡主如軍許割地稽緩俟東南召募兵至決戰勝敗未可知自謂此計必行及燕王不許主歸大自失色人問其計

將安出乃曰長江可當十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盡燒之矣北來將士豈能飛渡况天氣鬱蒸易以染疾不十日彼當自退若渡祇送死耳何足以當吾師邪此皆描寫正學之無能為束手待斃其書出當日諸詞臣之手正學不惜九死十族豈顧此等言語特為下筆者忸怩失其本心負 舊君負故友被人看破何以自解

史臣詆孝孺無所不至而寬 建文皇帝時有悔心豈亦念 舊君當然耶

大政記

卷七

三六

三六

建文時有道士謁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幾已忽不見至是始驗其避位大約自吳江史氏轉入義門鄭氏由楚蜀至滇依西平侯入山今武定府龍隱臺在獅山之巔孤峯入雲兩石相抱中容數人 建文曾隱於此遺詩一章庶幾近之惜其詩不傳決非所刻之三律詩也為僧是真 太祖留一匣于奉先殿以鐵裹之 論太孫曰事急發此中有剃刀度牒一紙亟命程濟剪髮縱火從地道出 馬后赴火死故永樂初重建奉先殿非奉天殿也 朱史氏曰建文事即不復年號一代之統自在四年之

行事自不可滅 文皇革除矣不遺餘力矣能并用兵

勝負之大槩而盡去之乎未即位之前國史先已着筆

雖 文皇不及見而以事以理要有必然者立廟尊謚

之說諸建言者之極思然事不可行稱之為少帝不可

言少謚之以愍非人臣所得為義亦未盡直稱曰 建

文皇帝即年號為謚號極妥今 天子為 文皇之後

率土之濱即 文皇之臣書不得不著義不得不立姑

託言遜國遜者名不遜者實且遜國非遜統也猶之乎

亡國非并其統而亡之也何礙于帝紀革除二字 文

皇宜用何者建文不可接也只以父子論不以叔侄論

大政記 卷二 三三三

變體也洩其憤亦通其窮也因二字煩後人擬議推敲

出亡之主為不情詆毀盡忠之士為不恕 文皇決不

任受天下萬世未必盡以為然何者 建文而上為

太祖下為 太宗依庚甲先後天造地設不可移易夫

是之謂定論 年號立廟尊謚統紀之說皆見書法儀中

皇明大政記卷之七終

皇明大政記卷之八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 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辛巳文上

廟號曰

成祖謚曰大明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

孝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都應天之五年庚子四月十七日癸酉

上生于官中母

孝慈皇后為第四子 御諱 初生光氣五色滿空

大政記 卷八 三三四

照朕官闕經日不散聰明仁孝讀書過目不忘日從

名儒講論虛已納善貌奇偉美髭鬚舉動不凡洪武

三年封燕王納妃 徐氏中山王長女也十三年就

國督邊兵備虜諸公侯皆聽節制 上妙兼武事射

必命中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度量恢廓任賢使能各

適其當料敵制勝明見萬里由是威震朔漠虜人不

敢近塞二十一年藍玉征納答出降之還師至北平

以名馬進 上辭曰馬未獻朝廷而我先受非所以

尊 君父玉慚而心不悻遂問于 太子曰 主上

諸子中殿下度誰最愛者應曰莫若燕王玉曰臣亦

知之臣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
 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勿多言王曰貌耳此安足信
 時晉王亦見 上寵愛日隆自念已兄也遂生嫌隙
 方並朝京師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憂
 懇求歸國晉王密遣人伺之無所得二十二年春
 太祖命晉王西出 上北出會征殘虜晉王懼僅出塞
 外 上獨進直抵迤都山盡獲其太尉丞相等全部
 以歸晉王忌 上功遣人馳報 太子謂 上違異
 勞師冒險使言于 太祖已而晉王旋師 太祖不
 樂及 上捷報至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
 憂矣 太子言晉王雖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
 助燕王未可獨為功二十五年再出塞四月 太子
 薨秦晉二王皆有次及之望然 太祖久屬意于
 上幾立以劉三吾言而止立 皇太孫二十七年勦捕
 野人女直討平之初 上受封即元故宮為府隱然
 與京師並重天意人心已有所屬得僧姚廣孝善卜
 明言當即皇位郵人袁珙善相密召至方飲酒肆而
 上自更服與衛士九人並入珙望見趨前拜曰太平天
 子也 上猶諱之乃不敢言廣孝精通兵略尤見信
 用與密謀 太祖著祖訓曰訓兵待命語益若豫為

大政記 卷八 二

之囑矣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崩 皇太孫即皇
 帝位尋起兵凡四年
 上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建文四年壬午六
 月十三日乙丑 上入京師仍稱洪武三十五年
 頒示文職奸臣許綁縛仍禁株累 群臣勸進十七
 日已巳謁 孝陵即位 復諸殿門舊名周王捕齊
 王博皆還王爵 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 追封徐
 增壽陽武侯 壬申備禮葬 建文皇帝 下徐輝
 祖于獄革其祿木 癸酉陞功臣丘福朱能而下官
 祿 定征討城守功次 丁丑方孝孺奔泰黃于澄
 練子寧陳迪等皆坐死夷其族先後斬竄貶赦各有
 差 悉焚建文時遺冊 改作 奉先殿于奉天殿
 西北 建文時 召駙馬梅殷入京 製皇帝奉天之
 寶誥命之寶勅命之寶 戊寅祭告 孝康皇帝及
 皇后仍稱懿文太子太子妃 七月壬午朔祀南郊
 奉 高皇帝配還御殿 詔赦天下明年改元書諭
 世子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為左副都御史 庚
 子太白晝見 甲申享太廟 命各衙門悉復洪武
 舊制 許逃軍自首 翰林侍書黃淮等九人仍中
 書舍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致仕吏部尚書張

大政記 卷八 三

統自縊茹瑯王鈍解職務給半俸仍許直言時政

丙戌改湘王謚曰獻 擢吳府審理正楊士奇為編

修 戊子祭大社大稷 楚王楨諸藩王以次來朝

景清犯駕磔死 癸巳降吳王允熲廣澤王衡王

允燧懷恩王徐王允熙敷惠王 定來朝官員賞格

祭告 祖陵以下及歷代帝王巖瀆海鎮闕里

李增枝飭兵荊州 尚書嚴震直王佐等巡視河北

解縉為侍讀胡靖為侍講陞楊溥楊子榮 時去子

為修撰鄭好義為編修蕭引高為檢討王汝玉張伯

顏為博士 鑄征南征西平羗三將軍印 八月壬

子朔以即位論朝鮮 勅盛庸鎮山東劉貞鎮廣東

獲鐵鉉不屈磔之 止天下耆民來朝者 僧智

光詔諭西域 解縉善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胡儼並直內閣 寧王權請封杭州不許 何福鎮

陝西寧夏等處 定罪人輸作之例 岷王榘與西

平侯沐晟交惡論解之 定十一月朔進大統曆

沐晟鎮雲南 衍聖公孔鑑卒 廬陵縣民嘯聚劫

掠遣行人勅諭之仍命都督韓觀招撫尋即解散

大賫從征將士 解縉等閱建文時章疏除軍馬錢

糧外悉焚之 改靖江王府諮議為長史司其金寶

一如親王 九月辛巳朔敘靖難功封丘福淇國公

朱能成國公張武陳圭而下 侯十五人 并其餘將士

追封張王榮國公陳亨涇國公譚淵崇安侯 陞吏

戶兵左侍郎蹇義夏原吉劉儁皆本部尚書 卽位

詔諭安南及海外諸國 大陸起兵將士 改遼王

植國荊州谷王穗長沙 工部侍郎張顯宗先募兵

江西及江西布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升並為

軍卒執告其罪 上釋不誅謫成興州 招諭海島

逃民 許回回寧夏馬市 工部尚書嚴震直卒

以揚州全城歸附陞本衛指揮僉事李政為都指揮

僉事江都知縣張本為揚州知府 定功臣死罪減

祿例 乙未申明木鐸教民之令 韓觀鎮廣西

追贈百戶王真為金鄉侯 陞工部左侍郎黃福為

本部尚書 齊王博復國青州 虜寇開原拒却之

十月辛亥朔 巳未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節

婦二人 都督陳質以迎脅代王誅 乙丑月犯畢

宿 定北平守城功賞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子女

者悉還其家 選力士長大者為將軍宿衛 軍士

張真上封事賜衣鈔 孝子一人 應徐成者六封

行人司編次 改建周王府于洛陽 汴梁為河大

所北尋止

十一月庚辰朔以僧道行為左善世 清理釋道二
 教 丙戌奉先殿成祭享 虜寇遼東邀擊于尖山
 破走之 陞侍讀解縉為侍讀學士侍讀胡靖編修
 黃淮檢討胡儼皆侍讀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
 金幼孜皆侍講
 壬辰冊 皇后徐氏 廢允熲允燈為庶人 壬寅勅
 諭兀良哈諸部 加北平布政郭資戶部尚書仍任
 副都御史陳瑛乞追戮死事黃觀廖昇王叔英等
 不許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 陞右通政
 李至剛禮部尚書 功臣年老者許免朝參 嚴武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一

臣冒襲之禁 夏原吉等會議官吏軍士依糧支米
 鈔格 免欽天監官歲滿考較 後太醫院 亦如之 守城功
 保定知府維僉陞刑部尚書仍府事 義烏教諭高
 澤上封事 上嘉納之 嘉定縣民周程請修東吳
 水利從之 戊寅享太廟
 永樂元年癸未正月己卯朔 御殿受朝賀 命婦朝
 坤寧宮 勅諭中外文武羣臣 撫北平流民 復業 者十
 三萬 罷浙江銀坑 陞陳瑛左都御史 徙汝南
 王有勳于雲南 周王第二子建文 時告其父不法 辛卯郊 以北
 平府為北京 癸巳祭歷代帝王 保定侯孟善鎮

遼東 丁酉左都督宋晟鎮甘肅 設雲南五長官
 司及普安安撫司 二月戊申朔改北平府為順天
 府設行府部等衙門官屬 行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 如念事無定員行部尚書 二員侍郎四員六曹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刑曹 加員外一員主事三員國子監堂屬各一員助教二 員順天府行太僕寺如舊其曹三司俱革 部院屬官稱北平司道者俱稱北京道 尚書掌
 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尚書掌保定府事維僉俱改北
 京行部尚書平安為行都督僉事 嚴誣告法 復
 朝鮮金印龜紐 建文時 所改 戒諭代王 御史分詣各
 省巡視 丙辰千秋節命婦入朝 丁巳遣官釋奠
 先師 戊午祭大社大稷 己未改寧府于南昌寧
 大政記 卷八 七

王就國 書諭遼北可汗鬼力壽 虜寇遼東 癸
 亥耕籍田 甲子武定侯郭英卒 徵尚師哈立麻
 悉除雲南平糶宜慰司增額 琉球入賀貢方物
 補去年壬午應天各省鄉試北京諸郡以學校殘
 毀停侯永樂三年 辛未命獄囚五日一引奏仍會
 官覆審 濟嘉定縣秦趙二涇 虜欲犯邊命郡王
 高煦往開平操備仍書諭世子 給西邊驛馬屯牛
 三月戊寅朔廷臣再上表請立 皇太子報聞
 江陰侯吳高鎮大同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隱蔽
 邊事坐誅 設北平國子監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

寧都司調營州五屯衛于內地仍隸大寧都司古遺

西地契丹號為中京大定府大同在西燕京在南通陽在東舊設行都司五屯衛守之至是移入保走

移澤潞民耕潞州 再敘平九門功加陞一級

平江伯陳瑄都督宣信海運 免命婦朔望朝遇節

令乃入 鎮遠侯顧成請操練安撫司土軍止之

修殷太師比于墓 軍士唐順請開衛河去黃河凡

之距黃河百步置倉使轉輸 河南牛疫死詔所在

下部議俟民力稍進行之 百姓免補其窮男女以償者悉贖還之 京師雨水

四月安南權國事胡查請襲陳氏封爵下禮部廉

察 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西蘇松治水 書諭瓦

次政記 卷八

刺酋長 行人楊勛詔諭安南 右副都黃信以漏

獄情誅李至剛妻 朝鮮入賀貢方物 楚世子孟

院奏往河南買人口諭止之 癸亥 聖壽節朝賀

賑北平饑民 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 命

王府非奉旨不得擅役軍民欵財物 定番族朝貢

賞賜 設溧水縣開墾 辛未戒諭岷王降其官屬

收諸司印 定衛官府官平禮相見衛所有事不得

下有司問理 襄城伯李濬鎮江西 五月丁丑朔

定忌辰先期二日齋戒免各寺經醮 福建兵擊倭

破之 遞減雜犯死罪以下各一等 太白晝見

郡王高煦率兵回宣府 封駙馬袁容廣平侯李讓

富陽侯世襲以北平 丙戌 高皇帝忌辰祭奉先

殿率百官謁祭 孝陵 補封靖難功臣李彬等一

侯六伯 戒諭代王 宥逆黨連坐者為民 行人

往四川禁私茶 再諭守城功陞賞有差 癸卯晝

月與金星並見辰位 甲辰定有司非事于王府者

不得啟請推托王府事馳奏得旨方行 曉刻五星

皆見于東方 六月庚戌致仕尚書王鈞乞放軍士

老疾者甬上三事皆允行 壬子代王桂有罪削三

護衛戒諭之 給事中御史分道安撫軍民 甲寅

次政記 卷八

五色雲見 丁巳上 高皇帝后諡號頒詔天下

分遣給事中楊春等十二人往安南暹羅諸國 辛

酉進 高皇帝實錄 河南旱蝗有司失報遣御史

治之 戊辰始遣內官祭中霽 赦海島逃民劫掠

者 辛未朝鮮入貢請見服書籍給與之 壬申晝

月與金星見巳位 諸將備禦宣府 復鎮番衛文

時改 七月丙子朔命翰林官依韻纂輯古書勿厭

浩煩 聽軍民畜馬 致仕禮部尚書鄭沂來朝命

仍知禮部事九月 諭虜主鬼力赤書 八月丙午

朔遣官釋奠孔廟 夏原吉博考蘇松水患具奏集

民丁開浚三江 蘇州知府湯宗以坐視水患下獄
遣官賜朝鮮安南及海外諸國金幣 丁巳遣官
祭歷代帝王 戊午祭太歲風雲雷雨獄瀆山川旗
纛 復設浙福廣市舶提舉司 遣使日本 平江
伯陳瑄督海運糧至北京遠東者四十九萬餘石
修廬山周顛仙碑亭 簡富民實京師 南直十郡浙
江等九省
九月丙子朔 勅廷臣各舉所知 允福州延平
糧輸本府 石離 重陽節賜宴 中官馬彬等使瓜
哇 制農器給山東被兵軍民 鎮遠侯顧成上言
邊事褒諭之 擢高唐州民王政為給事中 上言
獎用
大政記 卷八 十 三十五

削歷城侯盛庸爵 辛 沐晟請討車里論練兵以待
命侍臣作宗廟樂章 各衛韃官置勘合賜姓氏
釋文移錯誤之罪 十月乙巳朔定軍功襲職例
焚匿名書 日本來貢 己未命侍臣輯書賜長
子 再賞守城功臣 治巡海指揮李葵罪 部下
戶戰死
反報 戊辰修 祖陵易黑瓦為黃如 皇陵之制
興北京屯田 西洋諸國來朝免其私稅 十一
月乙亥朔進明年大統曆 賜寧王書 捕府中小
人不發
放免建文時山後逃匿官民 選郡縣考滿官六科
辦事直言 運糧百五十七萬自陽武轉輸北京

丁亥定驛傳事例 免教諭康孔高罪 首身
免留 罷浚
河江南夫 韓觀勦郴州山賊平之 書諭世子興
督農功 閏十一月甲辰朔 乙巳靖江王贊儀就
國桂林 給浙江備倭都司符驗 撫河南復業民
戶 福建兵擊倭破之 癸亥 皇長孫至自北京
安南胡奎乞封許之命郎中夏止善等往冊 順
一天山西地震 山東民獻陣圖獻之 十二身甲戌
朔勅修古今列女傳成御製序頒行 修太吳陵寢
復營州古屯衛 邊衛屯官免赴京考較 賑畿
南免遣人覈實 訪求 太祖遺文 壬寅享太廟
大政記 卷八 十一 三十六

推舉人王儒為檢討 普陞翰林博士以下官
永樂二年甲申正月癸卯朔御殿頒勅 夏原吉再往
蘇松治水 先還自蘇松言水利未盡事宜命
再往治之副以大理少卿袁復 都督
陳浚陪祀 太廟失儀下獄戶部侍郎李文郁不至
下刑部請戍 道士獻方書斥之 定屯田賞罰例
雲南叅政張定坐變亂舊章下獄謫驛夫 禁下
海民船 己巳召世子及郡王高煦還京 四月廿
四日
一月壬申朔江西總兵李濬勦平永新賊 遣應天
府官祭先農 設北京兵馬指揮司 除蘇州絕戶
田糧 修江湖邊海堤岸 琉球告哀遣使祭賻冊

封 修國子監經籍版 三月壬寅朔策貢士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賜會祭周述周孟簡以下及第出身選二甲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湯流等十人為庶吉士 三甲方昶等二十人為行人餘諸司觀政考主 侍讀考主 立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考主 許武臣薦士 治給事中丁瑛罪仍論六科官以撫安人犯 遼東都指揮何琪失修邊備坐斬 開遼東馬市 改封懿文太子第四子敦惠王允熙為歐寧王奉太子祀詔天下 周王進俗舞及頌九章 四月辛未朔簡東官官屬以文武大臣兼之翰林科道

八政記 卷八 十二 三十三

部屬以下等官並得改用 命僧道行復姚姓賜名廣孝為太子少師 進士李衡自言父死于法不當違制干進 上諭留慰勉之

甲戌立世子為 皇太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第二子高煦漢王高燧趙王 前戶部尚書王純以布政致仕 甲申文華寶鑑成召 皇太子授之 釋安慶府民誹謗罪軍士 免順天永平保定三府效順民戶糧稅二十萬 朝鮮琉球及諸番酋朝貢 更定守城屯田軍士之數以夷險要 勅廣東三司詰鍾均道是文時叛人傳已死 五月辛丑朔 留祭酒徐旭為修

撰當降以文 丙戌 高皇帝忌辰 上騎從祭陵不用法駕 設廣西馮祥縣土官知縣 進陽武侯徐增壽襲祖爵定國公與世券 六月庚午朔劉基孫豹進其祖所受 高皇帝手詔 各處軍情急務許給驛 鴻臚少卿汪泰使朝鮮私受餽誅 勲戚歲祿始米鈔兼支二百石以下者全支 汰添設官許進士歸學監生依次歷事出身 朝鮮進耕牛萬頭給遼東屯戍 再錄下第貢士張鉉等六十人冠帶入太學讀書 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命姚廣孝往江南賑濟 七月庚子朔虜酋鬼力

八政記 卷八 十二 三十三

赤與瓦剌相攻 癸卯勅宣府備虜 進士張文禮日陰雲南人不開吏事即命為本省學官 呂毅王反以哨海道 鑄補北邊將印 李景隆被劾以本爵歸第 都督馬榮率海舟餽運北京 山東野蠶成禮部請表賀不許 都陽民朱季友進書以謬妄押還 鄒秋一百獲毀之 八月庚午朔占城為安南所侵來告命禮部責勅諭安南 安南舊臣裴伯耆來告難李景隆及其弟增枝再被劾沒人莊出佃僕 內臣楊瑄等撫諭孟養木邦諸夷為土官所阻弗克進 招荔波縣洞獠編籍 屯軍

年六十以上自食免比較 行戶口食鹽之法 清

遠伯王友獲海寇獎之 定錦衣將軍月米全給

旌節孝六人 丁酉前安南王孫陳天平自老拋護

送入朝 九月己亥朔周王楠來朝獻駒虞群臣表

賀 僉都御史王平有罪下獄 印烈女傳萬本給

賜諸番 以河患修開尉府城 賜學士解縉等七

人五品公服令其妻入見中官賜如之 丁卯陞諭

德胡儼祭酒 令考察有司具實蹟以聞 徙山西

民一萬戶實北京 夏原吉江南水利工完 獲神

龜于幕府山 十月己巳製信符金字紅牌給雲南

大政記

卷八

十四

請夷其各土司量設經歷都事吏目掌文書 定江

南官田租折布民田輸米 日本來貢 耿炳文被

劫尋卒 乙酉蒲城河津二縣黃河清 停御馬監

白象穀食 十一月己亥朔濬江東門北河停運舟

辛巳給事中何海陳三事允行一重理焚失舊冊

曉文理議達政務之人一軍官幼屯田額外餘糧

小者選老成舊官一人相兼管事悉與本軍自用仍給賞 開淮安清江關 甲辰

上御門錄囚釋放有差 免江浦知縣周孟罪當刑

氏訴益母老乞癸丑夜京師地震 介休縣民請

代死以養釋之採五色石黜之 工部侍郎趙毅請鑿鎮江運河

上以勞民不許 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韻錄賜名文

獻大成尋以所載未備物已未設天津衛屯守直

尚開建百萬倉仍十二月戊辰朔宣府諸屯堡成

通丁字沽廣儲蓄黃巖賊童養民等伏誅 中官私役工匠戒諭府

尹向寶禁革 陞宋禮工部尚書 壬辰韓城縣黃

河清 復郡縣歲貢國學 分女直地建都司衛

所奴見于都司一衛三百八十四賜學士解縉等

六人二品金織衣與尚書同

永樂三年乙酉正月戊戌朔寧夏屯田積穀數多勅獎

總兵何福 選一甲魯榮等三人庶吉士楊相等二

大政記

卷八

十五

十五人就文淵閣讀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學

增人 楊榮楊士奇進玄龜詩賦立 孝陵碑代

論安南具篡奪之故以聞 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

學規從之 二月丁卯朔 己巳蜀王來朝凡八日

辭歸 北京刑部尚書維僉以怨誹貪婪誅未滿

安南掠奪土司勅諭具實以對 都給事中馬楨以

欺罔誅 永平指揮李宏坐虜人搶劫誅 福建巡

按洪堪言十事中言常表在福建上嘉納之 廣

西總兵韓觀乞勦蠻寇論撫輯毋輒進兵 命趙王

高燧建國壇于北京時方留守兩將軍騎兵哨瞭

迤北 平江伯陳瑄復督海運赴北京 三月丙寅

朔浚燕脂河在漂陽縣 祭忠順王安克帖木兒以其任

脫脫裝封 定屯田賞罰條例 定遼東互市馬價

萬二 各府世子來朝 命 皇太子宴于文華殿

四月丙寅朔 癸未改工部尚書黃福于北京刑部

史陳瑄 定命婦朝賀止三品以上 除各處

絕田租 徵儒士馬巨江以年老授博士 五月乙未

朔 諭諸王謹守法度 肅王來朝 鑄北京

內 冬 關防印記 六月乙丑朔朝鮮請頒樂器

從之 遣中官鄭和等往諭西洋諸國 會兵出塞

大政記 卷八 六

命夏原吉等賑三吳饑民 拓西安門外垣

墻 文官三犯杖者如律正罪 安南具奏謝罪請

還陳天平許之 七月甲午朔陝西進瑞麥禮部表

賀斥之 命把都帖木兒為都督僉事駐紮平章來

吳允誠其屬曰柴秉 定中山武寧王歲祭正旦清

望十月 旌節婦二十三人 天津城北多造露園

貯海運 八月甲子朔禮部尚書李至剛下獄 戶

部尚書郁新卒 申明學較舊規 丁丑老人星見

南極 遣王植來朝 雲南鎮守順昌伯王佐被劾

逮入京 免江南田租 九月癸巳朔湖廣諸苗悉

隸西陽宜撫司 改刑部尚書鄭賜于禮部代

戒諭周王構齊王構 谷王德慶王榘來朝 十月

癸亥朔駙馬都尉梅殷為盜所殺 趙王高燧來朝

壬午賜滿刺加國鎮國山碑銘親製文勒石 封

許成永新伯 十一月癸巳朔進信安伯張輔為新

城侯以父張玉立功 封左都督宋晟為西寧侯

周齊二王皆悔過謝罪 孝子一人 開雲南銀

冶 十二月癸亥朔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晟破八百

諸寨降之 諭安南胡查迎陳天平遣都督黃中呂

教等以師納之 夏原吉還掌戶部事

大政記 卷八 十七

永樂四年丙戌正月壬辰朔大觀朝賀 命李彬張輔

捕南陽叛民尋獲之 琉球進閩人却之 以擒叛

逆遣使褒諭日本國王封其鎮國之山親製文立碑

鞬韞所部來歸賜姓名者九人 朝畢再諭六部

及近臣午後奏事 忠順王脫脫為其祖母所逐勅

諭其大小頭目 二月壬戌朔 復建承天門建文

命荔波縣民覃敬信為本縣知縣誦撫徭民能

諭 勒 太祖嘉禾詩于石裝賜群臣 復設開

平衛諭戍充之 都督僉事程達擅調軍職下獄

勅武城侯王聰等往興和備虜 軍官有罪謫戍立

功者悉復職 庚辰旦老人星見 右僉都俞士吉

大理少卿袁復蘇州治水還下獄 未見朝光至家丑 交賄為陳瑛所劾

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釋奠先師改服

皮弁行四拜禮祭酒胡儼講堯典司業張智講泰卦

賜賚遍及監生三千餘人親製視學文立石 設遠

東馬市二所 逮至嘉興知縣李鑑釋之 以籍沒通 其弟亨為陳瑛所劾 實姚璉遺 二以亨本無名不問

十九人賜林環陳全劉素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侍讀 王遠流馬楊溥主考得王驥有風痿試卷之異復親 試下第者得周翰等四十二人送翰林院園于監進 學

安南伏兵劫殺陳天平被謫大理卿薛巖死之

大政記

卷八

十八 四世

黃中等引兵歸 復置曲先衛 加賜邊軍布鈔

改江殷等十三人為庶吉士翰林院修書其餘賜勅

還鄉讀書 丁巳設哈密衛置印以其頭目為指揮

等官招諭海島流人 四月辛酉朔定討安南 齊

王博乞詣京謝罪許之 巳卯賜遺書 陞雲南鎮

沅州為府知州刀平知府事永寧州為府各吉八合

能知府事 茹瑄失朝谷王奏聞下獄 御史車舒

以怠職戍邊 五月庚寅朔請征夷將軍征夷副將

軍印 集兵征安南 大理卿陳洽往廣西計議軍

事 雲南各宜慰司三年一貢 慶賀謝恩 不在此例 留齊王

擢于京師示以彈章諭諸王赦教授官罪 忠順王

脫脫及其祖母皆遣人謝恩守國如初 大古刺土

酋悔罪來貢 六月巳未朔日食陰雲不見群臣乞

表賀 上以水象止之 詔各安撫司首領官皆定

為吏目 請北京尚書黃福侍郎張思恭為辦事官

隨征安南尋復其官 瑞麥獻 宗廟 七月戊子

朔以伐安南祭告嶽鎮海濱 辛卯命成國公朱能

佩征夷將軍印新城侯張輔充右副將軍西平侯沐

晟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晟自雲南能自廣

西會兵征安南 旌節婦十八人 賜左庶子黃淮

大政記

卷八

十九 三六

等二品金織衣 壬寅太白晝見 癸卯禡祭出師

申嚴誹謗之禁 命欽天監纂修陰陽星命等書

建北京官殿遺尚書宋禮侍郎師遠古朴等分道

采木 申見丁著業之禁 徵北京儒士武周文授

侍講學士以老賜勅致仕 八月丁亥朔定北京兵

馬司夜巡銅牌一如京師之制 修陽武縣河岸及

汴河北隄 詰責通政司勿得壅蔽 濟寧等郡縣

蝗發粟賑之 論占城防邊安南 癸丑廢齊王博

為庶人 大修北京城垣 霖雨 所壞 九月丁巳朔 孝

子一人 增北京官軍俸糧 節婦一人 壬戌設

陝西甘肅北京遼東四苑馬寺從三品 西番諸國
 朝貢 疏泰州運鹽官河 召侍郎李友直于戊所
 復官 晉王濟禧來朝 廣濟縣妖僧伏誅 免廣
 西歲辦黑鉛 斬誣告人誹謗者 寧夏總兵何福
 請立東勝衛 上善之報以諸衛皆定議之 丙戌
 申嚴匿名文書之禁 十月丁亥朔 戊子征夷將
 軍朱能卒于龍州右副將軍張輔代總兵 乙未張
 輔等擒馮祥度坡壘開望祭安南山川破其兵傳檄
 數其二十罪 回回進玉梳却之 十一月十三日
 已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隨泉出神樂觀取獻 宗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一

廟分賜群臣受賀 宥戶部人材高文雅授官
言及建文
事左都陳瑛劫其狂妄 十二月丙戌朔安福縣叛
官罪宥之仍量才授官 人朱務良等伏誅 西域亦力把力因入貢
即古龜
 辛卯下詔大赦 征南兵大破賊于嘉林江遂克
 多邦城賊西都以東皆潰遁入海 復命士吉官
下
以爲事官 除廣西絕戶田二萬餘頃 尚師哈
右水至是復入 立麻至京入見
其齊珠禮仍賜儀仗禮親王于 貴
聖谷寺建醮 州招諭合江等寨皆來歸 既寧王九熈薨賜祭諡
 哀簡 兀良哈饑以馬易米厚酬之
 水樂五年丁亥正月丙辰朔 改吳中工部尚書 官

孝子張信尚寶司丞 征南兵合攻賊連破走之
 已巳建五臺山佛殿浮屠 浙西直隸私披剃請度
 牒者悉編發極邊 晉府宮中災 賜都指揮僉事
 朶兒只姓名曰馬惟良鐵柱曰柴克恭 二月丙戌
 朔黜學士解縉爲廣西叅議改中允李昌隆爲禮部
 主事 虎賁士奉差掠民財治之如律 三月乙卯
 朔封哈立麻大寶法王餘爲國師 駙馬都尉胡觀
 下獄
黨李 甲子四川大木自山浮出于江賜其山
 名曰神木山 設四夷館 征南總兵張輔馳上安
 南軍民降表 選國子生隸翰林院習字 禮部侍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一

郎戚存心有罪誅
先生洩漏機密至 改上林署爲
 上林苑監以中官相兼任用 征南兵敗黎賊于富
 良江 四月乙酉朔平陽王濟禧來朝却之
親王來
王勿以請先庶 辛卯 皇長孫出閣講學 增置
今不循序却之 各省僉事管屯糧 五月甲寅朔開平衛卒蔣文震
言事九行 取旌表節義當從公 甲子征南兵獲黎
言物料非上產者勿 季犛父子等安南平 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悉逮
 眞于法仍蠲賑之 辛巳擲還諛詞
參都御史命士
吉延視 上 聖考 徙山東西民五千戶實上林苑 六月
瑞應頌 癸未朔以安南平詔天下 安南陳氏已絕設交趾

三司郡縣其池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都督呂毅掌	都司事改雜陵關為鎮夷關 楊榮如甘肅措置邊	防 戊子治北平祀與壇宇及祭器樂器 張輔會	廣西韓觀討柳潯叛寇悉平之 內臣矯旨采山西	天花茶差御史二人鞠治 徵交趾人才 廣西大	早 七月四日乙卯 皇后徐氏崩 孝節十三人	神樂觀井醴泉出立碑 中山王長孫欽襲魏國	公 八月壬午朔改寧夏總兵何福于甘肅 <small>時朱廣</small>	<small>疏命之</small> 丙申太白晝見 都督高士文討廣源餘	寇戰死程瑒等領兵繼至盡平之 九月二日壬子	大政記 卷八 三三三	太監鄭和還自西洋械獻海賊陳祖義伏誅 乙卯	安南俘獻黎賊及偽將相詔悉付獄赦其子孫頒賞	將士 張輔送交趾工匠七千七百人 十月辛巳	朔交趾舉明經人甘潤祖等十一人悉授本省同知	親製詩勉之其文武各才藝九千人給衣襪赴京聽	用 諭刑部尚書呂震凡發戍者從南北風土所宜	甲午冊諡 仁孝皇后 增設北京苑馬寺二十	四苑 廣西蠻悉平 韓王松薨 十一月辛亥朔	陞右庶子胡廣等官令吏部勿改外任 皇太子進	仁孝皇后所著勸善書內訓二書刻頒群臣 彗星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廣孝等進文獻大成書更名永樂大典親製序	寇之 <small>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small> 十二月庚辰朔頒	高皇帝戒諭功臣鐵榜及勅旨于武臣	永樂六年戊子正月庚戌朔 皇后喪免朝賀 朝鮮	世子李禔來朝尋辭歸製詩送之 削岷王榘護衛	罷其長史等官 遣太監王安使迤西謀虜 開健	為縣鹽井 虜迎本雅失里南行 <small>命迤將約王安</small>	二月庚辰朔 都督僉事王端下獄 <small>命迤將約王安</small>	見 肅王榘有罪賜書責之 三月庚戌朔定交趾	賦稅務從輕省 福建及蘇揚二府奏檜栢花為瑞	大政記 卷八 三三三	勅責之 遣使諭本雅失里 召鎮守貴州鎮遠侯	顧成還京尋復往鎮 東夷朝貢悉遵陸路 撫安	江西給事中朱瑩捕盜虐民徵下獄 四月己卯朔	勅責楚王 <small>內使市雲</small> 法王哈立麻辭歸 <small>中官</small>	始命雲南開科 五月己酉朔日本入貢獻所獲海	寇 甲寅設遼東自在安樂二州 <small>即自來快</small> 壬戌	京師地震 癸亥悉赦交趾餘孽使各復業 六月	戊寅朔 禁軍民子弟冒為僧者 改潼關衛隸北	京 丁亥命夏原吉自南抵北緣河巡視軍民運木	燒磚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班師至京上交趾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設十衛二千戶所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

庶吉士沈升上五事下所司施行 右庶子楊榮父

憂歸 勅趙王及諸將飭邊備 已亥太監王安還

奏本雅失里窺探邊事 吏部左侍郎許思溫有罪

下獄死 禮部尚書鄭賜卒 劉觀代 顧成勳播州叛

蠻 七月丁未朔叙平南功進張輔英國公沐晟黔

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柳升安遠伯高士文建平伯

皆世襲餘將士及兵部尚書劉備侍郎陳洽而下有

差 火星犯太微垣 諸司庶務奉 皇太子處分

者稱令旨 沐晟仍鎮雲南 賜朝鮮國王李且諡

大政記 卷八 三十四

康獻 從其子芳 八月丙子朔 命明年巡狩北京

議合行事宜 河南野蠶成繭 設北京會同館 燕

各屯田務從輕例 交趾賊簡定鄧悉等作

亂遣沐晟討之劉備仍贊軍事 丁亥唐王桎就國

南陽鄧王棟國安陸伊王模國洛陽并七月魯王肇

輝國兗州十月安王楨國平涼十一月瀋王模國洛

州各賜米二千石 建文天祥祠 淳泥國王麻那

惹加那乃率妃及弟妹男女來朝 遠中官迎宴 上

門賜儀仗天服十月奉于京師葬西門 增設陝西

苑馬各監苑 九月丙午朔出李至剛于獄降儀制

郎中 江西建昌撫州及福建邵武建寧延平等府

大疫 太監鄭和使古里滿刺加等國 十月乙

亥朔召起楊榮 十一月乙巳朔設威虜鎮番二衛

命諸大臣輔導 皇長孫 決囚三百餘論從容

詳審釋二十餘人 十二月甲戌朔中官張謙行人

周航護淳泥國王還旺還國封其鎮國山御製文勒

石 鑄行在府都院寺錦衣衛印十顆 賜日本國

于源道義諭恭獻 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豐城

侯李彬都督費瑛緣海捕倭 允番將率騎兵巡邊

丁酉黔公沐晟為簡定所敗都督呂毅尚書劉備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九

恭政劉昱皆死之 禮部尚書劉觀刑部尚書呂震

換任 罷溫處二府銀鈔坑冶六十處 誅御史何晟 陪祀

永樂七年己丑正月甲辰朔大觀 誅御史何晟 陪祀

直行御道入殿 嚴邊關茶禁 右庶子楊榮母喪

命起服扈從 元宵節賜假十日張燈弛夜禁 正

北京舊藩府官殿名號 涼州都督吳允誠甘肅總

兵都督何福寧夏總兵寧陽伯陳懋出塞哨虜 平

江伯陳瑄督北京使運尚書夏原吉學士胡廣庶子

楊榮金幼孜扈行 二月甲戌朔勅 皇太子監國

示聖學心法書仍命刊行 凡四卷曰君道 諭黃淮

楊士奇盡心輔導 起致仕知府劉彥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各府州縣 冊張氏為貴妃權氏賢妃任氏順妃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兼掌行在禮兵部都察院事 鑄北京皇城四門銅符及夜巡銅牌 英國公張輔清遠侯王友會沐晟兵討交趾 設在京二十五門及水門城門各一員 壬午 駕發京師 命都給事中胡濙訪異人 忠誠伯茹瑞卒于獄 戊子 上至鳳陽祭 皇陵親負土益陵諸大臣畢從遣官祭祖陵諸王墳 已丑遣官祭靈壁陣亡將士 東昌縣城大河白溝 真定縣上並遣祭 前贊善王汝玉坐修

大政記 卷八 三九六

禮書茶制度當講成 皇太子省之用為典籍尋復官 詰責備倭總兵柳升勅弁力 會試主考侍讀 柳升贊善徐善

進 貢士陳璉等九十五人 監國送太學讀書俟駕回廷試 庚子 上至濟寧州嗣魯王肇輝來朝賜米百石 上在東平州 都督僉事平安暴卒 海運總兵陳瑄勦倭寇 三月壬戌 駕至北京大賚官吏軍民 甲子陞行在兵部侍郎方賓本部尚書 召文武大臣諸翰林從遊萬歲山賜宴 交趾進日象 虜立本雅失里為阿漢 庚午大宴文武羣臣及北京耆老仍賜勅諭 柳升敗倭于青州海中

御史考察郡縣官 四月五日丁丑遣都指揮金塔卜及給事中郭驥資書諭本雅失里賚賜還其部下 海賊阮瑤等寇欽州擊敗之 編置邊關勦合趙王侈費歲止給米三百石鈔千錠 丙辰行在錄囚 賜書 皇太子優容群臣勿任好惡凡功臣犯罪調發將士奏請施行 設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以指揮康旺等為同知等官仍設姑過送 閏四月癸卯朔錄新喻縣致仕大使敖如淵 如淵致仕有司非察司官當歲巡屬地 皇太子嘉之紀錄 申行時如淵召至當署奉特命署臨江府 設北京寶鈔提舉司 五月壬申朔召諭北京父老 安邑

大政記 卷八 三九七

縣教諭白威上民餽有司不惜權其縣知縣 已卯擇山陵定于昌平縣之黃土山 駕臨視封為天壽山 乙丑徵四川采木軍夫 置邊城調軍勦合封瓦剌酋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 皇太子下御史袁綱單珩于獄 附死主事 味三人後 李貞并皂

二人坐誅 六月壬寅朔諭 皇太子命黃淮楊士奇送 高皇帝御集及洪武實錄于北京仍以翰林官四人并選廷臣謹厚篤實文學可稱者數人偕來 命在外諸司官免朝行在 申諭勲臣再錄洪武間鐵榜示之 郭驥為虜所殺 皇太子命起服楊

溥 御史方恢匿父喪執送行在 簡御史二十八
人赴北京聽用山自吏員者四人改為序班二十四人內歐陽謙文學稱優改稱修文四人以迂儒由為知縣 征南兵連破賊 七月

辛未朔 癸酉命淇州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武
成侯王聰同安侯大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十
萬騎持虜仍戒諭虜詐宜持重觀象 鞬鞞脫脫卜

花王等各率所部詣其肅求降命右庶子楊榮往諭
總兵何福招撫 虜偽丞相國公等三萬餘人降于
寧夏逆加賞賚 庚寅皇太子擢副榜第一孔鶚為

中允宣聖五十七代孫當授教官 丁酉且老人星見 妖賊王
大政記 卷八 三十八

金剛奴伏誅 八月庚子交趾守將徐政戰死 台
州颶風驟雨壞城郭廬舍 設北京五城兵馬指揮

使 甲寅五將軍敗沒于臚胸河軍士皆走還 征
南兵擊賊黨鄧景異等大破之 繁峙縣獻嘉禾先

甘肅總兵何福寧遠侯 辛未誅叛賊李法良 贈
郵李遠王聰命其子襲爵削丘福官徙家屬于嶺南
決策親征書諭 皇太子 勅順寧王等防虜詐攻
大選各衛各王府兵七萬四千隨北征 武安侯
鄭亨帥師巡邊 益兵守沙門島 孝子三人 十

月乙亥朔召諸將論親征之策命夏原古議北征
運 征南兵追賊至清化屢捷 天象百官于右順
門便殿奏事 節婦十一人 十一月 皇太子明
年攝南郊廟享禮 征南兵獲賊首簡定等 命
寧遠侯何福舉諸將中才知者以聞 十二月進寧
陽伯陳懋為侯 師遠採木被劫 皇太子命還日
罪之 立東廠刺事內官一人主之

補遺

上初即位頒文武職奸臣榜黃子澄齊春方孝孺陳瑄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九

練子寧黃觀胡閏王鈍張統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
昭毛泰鄭賜黃福卓敬王叔英陳繼之董備曾鳳韶
王度謝昇尹昌隆宋徵廖昇巨敬高翔凡二十九人
尋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
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葵王良盧原質茅大芳
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
等五十餘人王後即賜黃福 贈徐增壽武陽侯
謚忠愍 北京及通州城婦人守陴者查姓氏賞之
逮谷王長史劉璟自縊死 武官以進軍之數論
司 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 復戶部尚書郁新

官 陞前燕府長史金忠工部侍郎

元年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賀却

之 三月賜秦王尚炳書曰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

令暫居鞏昌讀書練武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

守司官下至指揮小較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

其何罪夫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斯共保富

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令臣

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况鳳陽肇跡之地

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

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為長兄深當戒之 論中外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一 三九三

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

舉于讐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房玄

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博石守

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

光後世昭然可鑒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荷 天地 祖宗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蒞祚以

來思惟文武群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

間比聞羣臣猶有心懷危疑不安於職者此益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羣臣文武皆 皇考所教

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懿子不

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慨然希慕故今所任

幾務之重宥密之嚴非皆前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

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各盡乃心共乃職慮

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八月僉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夏原吉講求疏

治之法 待詔王延齡行人顧彬使朝鮮 浙江赭

山風潮衝決壞民田遣官修築 內官楊喧等齋勅

撫諭麓川等處土官

九月雲陽伯陳旭閱視中都及直隸衛所軍馬城池

十月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大政記

卷八

三十一 三九四

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為新官襲免此法

閏十一月兵部主事牟倫奏臣往廣東撫諭桂林諸

夷皆已歸化竊謂此輩多是獠獍已嘗作亂未盡鐵

夷穴處巖居惟事剽掠今雖革面終然異心如安定

縣首賊韋香等先皆向化今復為非重勞官軍深入

勦捕臣思此賊別無技能惟倚恃險阻出沒不時兵

至則散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閭官軍皆非本處之

人不能深知動靜且觸冒嵐瘴多致疾病難以有功

惟彼士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若資其力可以收效

今後如遇竊發則命土兵與官軍合勢攻擊有得就以與之彼慕利爭先勇於用力可以傾其巢穴絕其黨類既免轉運供給之勞又無損失軍伍之患從之責勅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都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托之衆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塞盜馬以致喪沒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東肥沃之地一年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開給爾及今方以為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決旬得及皮裘運至天氣向暖竟不得用為帥如此國

大政記

卷八

三三

亦何賴念舊勤姑貸爾罪自今宜深思改過撫恤將士撫綏外夷每事盡心毋怠毋忽

二年四月指揮完者禿等勅諭瓦剌馬哈木等

七月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定呈

御覽赴東宮進講

十月刑部奏運官儋州知州陳敏千戶陳善等擅以

官糧濟軍士 上曰運糧所以畜軍遭風壞舟安得

不與此汲黯所以達大體也置勿問

三年三月斬備倭矢機指揮龐義喬英

七月熱黎峒首王賢祐授官招諭生黎

九月陞御史周新雲南按察使

十月禮部進覲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頒行之

五年三月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諭止之 凡

內官內使往來無 勅旨者皆勿信

五月浚昌平至沛村河道設文明河至通州五閘

六月改大理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與總兵張輔等

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勅合二千道

八月設海運都漕運使

七年十月北京有白鵠之瑞 皇太子命楊士奇撰

大政記

卷八

三三

表進賀 守城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

城門郎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未嘗擅離蓋曾以

事件內使故挾私誣搆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

使小人縱私上周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

下錦衣衛治之 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

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皇明大政記卷之八終

皇明大政記卷之九

臣朱國禎謹輯

永樂八年庚寅正月 征南兵大捷 召陳懋隨征

免濟寧至京糧稅差役一年 得簡定等至京伏誅

尚書郭資隨軍餽運 丁酉二月戊戌朔命 皇

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輔之 勅黔國公沐晟等

會討交趾餘寇 辛丑親征詔天下 命趙王高燾

整理北京城池兵馬 宥廣德知州楊翰 公事速速

皇太子款 丁未 上發北京 庚戌 駕度居庸

關五色雲見 壬戌 蹕輿和城 大同總兵吳高

操練各處人馬 甲子閱武營外英公張輔至自交

趾入見命提督宣府等處操練 清遠侯王友武安

侯鄭亨督餽運 三月丁卯朔分布五軍哨掖諸將

軍 涼州降虜復叛 監國命費嶽討之劉觀贊軍

務 浙江江西湖廣運糧二百十萬石赴北京備糧

俸 乙亥大閱誓師 丙子 駕次凌霄峰乏水夜

大雪足用 開四川南部內江鹽井 庚辰勅供具

減半 壬午次五雲關野燒迫近風發分二道繞營

而去 甲午次錦雲積謀虜傲備 丙申次清水源

平地甘水躍出賜名神應泉 四月交趾掌司事尚

書黃福上五事 皇太子皆從之 庚子行營兵器

皆有火光 癸卯次玄石坡勒銘 節婦五人 戊

申次楊林戌以深入虜地免諸將朝 壬子次禽胡

山甲寅次廣武鎮皆勒銘 前北京刑部侍郎馬京

死于獄 漢王 壬戌次玄雲谷 命史昭鎮涼州

費熾平賊班師 甲子次長清塞賜其泉名玉華

五月丁卯朔 駕發順安鎮賜臚胙河名曰飲馬河

營平漢鎮 庚午 駕至蒼山峽獲虜譯五人 用

戊次環翠阜本雅失里西奔命諸將悉渡飲馬河追

之 乙亥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守營 策殺胡

上率精銳循河西北行 丙子 駕發開喜岡諸將以

次前進 戊寅 駕至兀吉兒札賜名清塵河虜先

遁倍道追之 黔公沐晟與賊戰不利 己卯 駕

至幹難河及虜擊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渡河遁命

劉江梁福等追之 上次滅胡山壬午遷次五雲峰

賜幹難名玄冥河 班師詔天下 戒將士毋得殺

掠違者斬 勅成安侯郭亮餽赴 意昌 王友劉才

以所領將士先赴開平 吳中章安餽赴禽胡山遂

征阿魯台 肅州寄居回回叛殺指揮二人據城指

揮盧本千戶朱迪討平之本亦戰死 壬辰 駕至

定邊鎮祭丘福戰亡將士陷虜者悉得脫歸 甲午
 給事中陶璋以私怨誣匠役 皇太子下之獄 六
 月八日癸卯急追阿魯台及之明日戰大捷阿魯台
 墮馬走免盡降其眾旋師次駐蹕峰少木大雷雨得
 濟益進兵至長秀川收其牛羊雜畜亘百餘里 丁
 未追之回回津又大破之斬其名王數百十人 已
 酉至廣漠鎮殲其餘眾獲叛人悉斬之捷書報 皇
 太子 湖廣蠻寨悉降 勅張輔郭亮饒赴軍前病
 卒悉昇載赴營 庚申 駕至永安戌王友劉才紆
 道相失軍士多餓死 上怒切責命張輔收友等制
 諭統其眾仍卹其病餒者 皇長孫趙王及文武羣
 臣迎饗表至 七月二日丁卯 駕次開平 上在
 軍中皆素食至是頒賜所獲牛羊給食始復常膳
 西寧侯宋琥鎮甘肅 戊辰楊榮奏書論 皇太子
 十七日壬午抵北京 改開平李陵驛為威虜驛
 皇太子遣尚書金忠進迎饗表及袍服下令與將士人
 關同易 庚辰 駕至龍虎臺羣臣奉迎 壬午
 駕還京師御殿朝賀 禁開平衛城 甲午敘隨征
 功陞賞有差 八月乙未朔安遠伯柳升進侯 寧
 遠侯何福有罪自殺進削封爵 賜從征文官鈔幣

學士侍講賜同尚書 開封府霖雨河溢遣使撫賑
 九月五日己巳幸天壽山諭督工武義伯王通存
 恤工匠 十月四日丁酉 駕發北京 輯務本之
 訓成賜 皇長孫 周王于國內請祀 高皇帝諭
 止之 丁巳 駕次臨清從行賢妃權氏薨 十一
 月甲戌 駕還京師 下都督梁銘于獄 侍 皇太子
過衛士人並為 涼州韃靼千戶虎保赤叛出塞悔
 罪求歸悉赦之 十二月 河忠諭修汴梁城 楚
 王慎周王楠寧世子磐斌來朝 孔彥縉襲封衍聖
 公 隆平侯張信有罪下三司雜治 貪肆占丹陽練
湖及江陰官田
 被 交趾賊首陳季擴請降許之授以官 葦城門
 郎 凡風憲官不得用吏 舊有吏為御
史者皆罷
 永樂九年辛卯正月壬戌朔 柳升鎮寧夏 英公張
 輔再佩印會兵征交趾 乙酉建 孝陵門 如大祀
壇南天
門之 允楊榮奔喪 中官護送 丙戌李彬陳瑄用
促其速來
 往浙江福建勦倭 二月壬辰朔戒勵秦王尚炳械
 長史等官入京師 飲慢不 增北京國子監學官如
後詔書
 南京例 六科查奏贖批發失當者通奏改正
 辛亥左都御史陳瑛有罪下獄 尋死 甲寅秦王來
 朝謝罪 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其守將勅副

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已未工部尚書宋禮開濟寧

惠通河濟寧同知潘叔正請之 三月辛酉朔策試七年貢士

陳璉等八十四人賜蕭時中苗衷黃賜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忠順王脫脫卒賜祭勅哈刺哈納鎮守陞

為都督僉事 出解籍為廣西叅議尋改交趾 選

楊慈等十一人為庶吉士 賊入遼東殺掠鎮守都

督劉江論死尋宥之 免温州輪攀供案色者上無染

宋禮兼浚黃河故道 劉江仍鎮遼東 四

月辛卯朔陞琉球長史程復為琉球國相兼左長史

致仕還饒州原州人 徙交趾鎮夷關于松嶺高英之

地 詔諸王來朝長幼以次而至 五月辛酉朔

進士王彥自陳與奸惡外親有連俱被籍沒乞就繫

上并其家赦之 六月庚寅朔 御史周宗範給事中

謝垣坐斬私易奏章為右副都虞諫所發 旌監生張翼孝行 乙

丑太監鄭和還自西洋俘錫蘭山國王以獻釋之尋

立支屬為王遣歸 楊榮還京 節孝八人 乙卯

通惠河工成 交趾叅議解縉徵下獄及其友大理

丞湯宗宗人經歷高得賜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編

修王汝玉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 七月庚

子朔陝西疫 浙西大水 滿刺加國王率妻子陪

臣入朝禮之如淳泥 丙子英公等大破賊黨 乙

酉浚復黃河故道成 陝西糧祿足支十年令以後

半輸折鈔 寧夏總兵官勒叛虜破之 八月庚寅

朔石康縣典史陰鑑言事從之 九月己未朔寒義

夏原吉俱滿九載復職褒諭 下禮部尚書趙玘于

獄 温州颶風暴雨 癸酉滿刺加國王辭歸賜勅

宴送之 凡告建文時言語于犯者皆勿聽 十月

己丑朔寬北京遷謫軍民賦役 重囚四覆進定儼

方決 乙巳重修 高皇實錄以李景隆監修遲促未備也 十

一月戊午朔英公張輔追陳季擴大破之 丁卯立

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韓觀鎮守交趾 戒諭鎮撫武

勅高皇后戚屬恣橫 十二月 切責左僉都劉翥朝後不往侍

未吏部尚書蹇義同六部尚書上十事下所司速行

給事中傅安等送西番使臣勅諭頒賞

永樂十年壬辰正月丙戌朔封吳允誠恭順伯 朝觀

官完勸合者止八十員賜鈔餘姑宥皆復職 庚子

元宵節賜宴觀蓋山三日夏原吉侍母來觀 上聞

賜鈔二百錠 柳升獻叛賊察罕反誅之 禁擅差

守令 勅都督費義尚書宋禮由新河運糧北京燕

修築河隄其海運仍舊 免越訴及誣告者罪徙于
 良鄉永平等處耕種 二月丙辰朔給各尚書春坊
 翰林官及姚廣孝誥命封贈 免山西河南永樂八
 年以前逋租 置河間衛 定會試取士無過百人
 庚辰遠王植有罪削其護衛 三月乙酉朔策貢
 士林誌等一百六人賜馬騏林誌王鈺以下及第出
 身有差 豐城侯李彬討甘肅叛寇 壬辰鑄征蠻
 將軍印 選蔣禮等十七人為庶吉士 定州馬產
 駒有肉角類麟 甲寅陞順天府官正三品以知府
 張貫為府尹如應天 四月乙卯朔 命宋禮治衛
 河 肅州回回殺御史陳琦都指揮陳秉謙等大略
 而去以僉事馬英激變磔死 御史陳孟旭受賊論
 絞文獻盜課銀坐斬 五月甲申朔始賜文武臣扇
 指揮李嚴逐母不養磔于市 廣西請發銀礦斥
 之 丙戌修北京山川壇功臣廟 六月甲寅朔建
 武當山宮觀 免湖州役田逋糧十七餘萬石 宋
 濂孫以奸黨鄧公智外親當坐宥之 囚犯逮至御
 前者錦衣官勿得促起 凡郡縣及朝廷遣官遇民
 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幼軍無妻者官為之配 七
 月甲辰朔賜廷臣兜羅錦被 蘆溝河水漲壞橋及

隄下工部修築 選韃靼官牧民牧馬 甲午鑄永
 樂通寶錢 封耶把乃那為錫蘭山國王 令中官
 奉使無與有司事 平陽縣獻嘉禾 八月癸丑朔
 英公張輔大破賊于神投海外 命 皇太孫兼習
 武事選民間子弟才藝者隨侍 增設各關邊石垣
 濠塹 浚泥國王還旺率母妻來朝遣使至福建宴
 勞之 丙寅壽星見丙位 重建天禧寺 甘肅土
 達老的罕逃叛捕之 九月癸未朔軍職犯罪者悉
 復職 工部主事蘭芳請治中濼分道河流從之尋
 陞本部右侍郎 平江伯陳瑄于嘉定縣之青浦築
 土山高三十丈為海舟表幟賜名寶山 御製文立
 碑仍命瑄築海門縣捍潮隄百三十餘里 丁未浚
 泥國王還旺等入朝宴賜如其父 十月十五日
 丁卯命 皇太孫演武方山是日甘露降採以進羣
 臣表賀 置遼東境外滿涇等四十五站通各頭目
 入貢 戊辰 車駕狩城南武岡 交趾僑少保潘
 季祐等來降授官 十一月壬午朔楊榮往甘肅會
 豐城侯李彬經略叛寇老的罕 定武官襲職比試
 法 丙申復遣太監鄭和使滿刺加等國 經理德
 州舊河 癸未獎鎮撫陳恭恭上言禁衛宜嚴其人
 其類不宜備衛上稱其

大政記

卷九

大政記

卷九

八

三六

忠尚書呂震

十二月壬子朔命宋禮採木四川

廣西平樂蠻賊平 諭明年巡符北京 楊榮還自

甘肅奏上軍情勅豐城戍李彬止兵時老幼奔走未

得議用兵禁以斤案古案之不 補鑄行在通政司以下衙門印

役浙江按察使周杭

永樂十一年癸巳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 停運木

徵侍郎師遠還 已未 勅諭鞬韞太師阿魯台賜

金綺并及母妻諭勿以正福事為 丁酉 仁孝皇

后梓宮發京師漢王護行 其肅總兵西寧戍宋琥

送叛虜孛哈兒伯顏等至京宥之發戍廉州伯顏復

八政記

卷九

九

叛捕獲之 召宋琥還遣李彬代鎮 倭寇昌國衛

敗去 大理寺丞王高劉瑞以縱奸惡外親棄市

徐州饑免通租六萬餘石 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

木入貢多求請表詞悖慢且拘留勅使遣中官海童

詰責之 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入貢請命思任發代

職許之 山陸成定曰長陵 二月二日辛亥立貴

州承宣布政使開省設官 已未勅遼東總兵劉江

修理屯政 中官楊三保使西域引頭目數十人朝

貢授官賜印誥錦幣 北京民分養孽生馬 淳泥

國王辭歸賜賚 甲子以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悉

照七年例行事乙丑發京師 皇太孫從 丙寅葬

仁孝皇后于長陵 三月庚辰朔定京城獲盜期限

四月巳酉朔 駕至北京 勅寧夏甘肅選軍赴北

京 諭兵部非軍機重務不許給驛 五月巳卯朔

更定運糧贖罪例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端午

節 駕幸東苑擊毬射柳 皇太孫連發皆中命羣

臣賦詩賜宴 亦斤蒙古擒送老的罕賞授官

西虜亦罕甘米歸封安定王 侍郎儀智侍 皇太

孫講讀 阿魯台奏馬哈木等弑主奪印罪請發兵

致討賜而遣之 敘長陵功武義伯王通進封成山

六政記

卷九

二

侯世襲餘陞賞有差 丁未曹縣獻騶虞禮部請

六月戊申朔 隆平侯張信奏武當山頂五色雲見

繪圖以進 巳酉北虜孛顏不花來朝請討瓦剌馬

哈木 設甘肅馬市于陝西行都司城內 添兵守

開平并增火站烟墩 烏程歸安德清大疫 阿魯

台貢馬納胡兀所授中書省印 東麓縣野蠶成繭

七月戊寅朔 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就本

哈里巴阿魯 八月丁未朔 申明恤刑之令 北

京地震 乙丑命鎮遠侯顧成勅湖廣臺羅叛苗

吏部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賞賜西番 九月四日

庚辰命扈從軍士種麥京城近地人二十畝侯屯田

例考覈 十月丁未朔 山西沿邊烟整成 命

皇太子錄囚 十一月丁丑朔野蠶絲織染栢黃製

衾薦 太廟 馬哈木窺邊 癸未司直郎晁鑄年

八十乞致仕從之 勅將士嚴兵并行各邊哨騎守

瞭有失皆斬 諸將行邊 大會兵北京 十二月

丙午朔 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大破賊于愛于江

癸酉朝鮮人李茂昌為光祿少卿 其父文明先來朝

承父志來朝亦授之 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丙子朔 上在北京 中官楊

三保往諭烏斯藏等國 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臺

羅叛苗平 征南兵斬鄧景異等 漢王高煦固請

還京遣之 上不俾命 羣臣勿送 停運木管造 運糧宣府

覈所調軍馬 二月五日巳酉大閱 庚戌柳升等

分領大營五軍前鋒軍馬 召晉王濟煇 弟平陽王

奏先已勅責 茲再被許奏 三月四日丁丑設關外隆慶州永寧

縣 以遷簡 首實之 孝子一人 癸未征南兵獲陳季擴等

交趾悉平 三衛貢馬贖罪售以布 庚寅北征發

京師 皇太孫從行 丙申次雞鳴山晉王濟煇來

見命留宣府候命 四月六日巳酉領軍中賞罰號

令 開雲南黑鹽井 楊榮兼掌尚寶司事典軍中

機務 五月三日乙亥次禽胡山各尚書光祿卿六

科給事中為督陣官 巳卯次香泉戌命將士各費

糧進兵 甲申陳季擴等俘至京師 乙未哨騎報

虜東行 上進至飲馬河 鎮遠侯顧成卒 六月

三日甲辰 上至雙泉海前鋒破虜兼程襲之一皇

太孫以鐵騎五百護衛 戊申遇虜于忽蘭弗失溫

諸將力戰敗之鄭亨追擊中流矢都指揮滿都戰死

上親擊大破之追度兩高山又破之馬哈木太平遁去

名其地曰殺胡鎮 庚戌班師殘寇來覘 上麾兵

薄之皆散走 書諭和寧王阿魯台 七月五日丙

子次禽胡山命遼東兵先還 庚寅次與和諸軍解

嚴休息 巳亥至沙河 皇太子迎鑾表至 八月

辛丑朔 上至北京御殿受朝賀 陳季擴伏誅

免北京所屬糧芻三年 忻城伯趙葵擢授運卒都

督譚青選兵受賄皆下獄 甲寅西海諸國來貢

大賞隨征將士并運糧官軍人等 令馬隊死者選

步隊精卒補之 九月辛未朔封平陽王濟煇為晉

王 恭王弟 三子 丁丑榜葛刺國王賽弗丁獻麒麟禮部

請賀不許 成安伯郭亮典安伯徐亨開平操備

開北京下馬關海子 太白書見 湖廣賊首吳者
 泥等伏誅 清遠侯王友坐誹謗奪爵 賜和寧王
 阿魯台米三千石官其部下百餘人 甲午賞獻劉
 江鎮甘肅 乙未伊王模範 遣官按視各邊新築
 屯堡 閏九月辛卯朔下東宮官黃淮金問于獄獨
 宥楊士奇以憲司劾奏併下獄尋釋之楊溥芮善以
 金問詞連并繫 英公黔公班師 召江陰侯吳高
 于大同命都督朱榮往鎮高至京奪爵為民 十月
 辛卯朔 勅諭御史鄭幹宴禮部義門年 十一月
 庚子朔廢晉王濟煇為庶人 郢王棟薨 甲寅命
 學士胡廣等以五經四書傳註及諸儒發明者編纂
 成書開館東華門外 蘇松浙西水災蠲田租四十
 八萬 侍郎張信謫交趾 靖江輔國將軍贊億有
 罪免官 十二月 孝節十二人 為 皇太孫及
 諸皇孫選婚 增出後守口官軍
 永樂十三年乙未正月庚子朔 上在北京受朝賀諭
 天下來朝官 塞居庸關迤北山口 瓦剌順寧王
 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貢馬謝罪
 上以巧言文過夷狄不足較受之 壬子上元節午
 門外燈山火都督同知馬旺焚死 戊午遣御史吳

文等分行天下察吏治詢民瘼 勅內外諸司申布
 寬恤之令 壬戌設關外保安州漢涿鹿地元表聖
 孝子一人 解縉死于獄家徙遼東 丙寅分武
 職大臣出鎮 二月己巳朔 給事中張磐等十三
 人督視各邊屯種操練 丁丑始會試舉人于北京
 人督視各邊屯種操練 丁丑始會試舉人于北京
 職職先坐事 立北京馬神廟 大賚南征將士
 職職先坐事 三月己亥朔策貢士洪英等三百五
 十一人賜陳循李貞陳景著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再試下第舉人朱瑛等二十四人賜冠帶入國學
 討廣西蠻胡通四平之 選洪英王翺等三十人為
 庶吉士原習譯書王翺等三十二人與馬 是月
 有聲連呼萬歲者三 罷海運以淺船從會通河運
 糧三百萬于京師 四月戊辰朔 英公復鎮交趾
 立府軍前衛初軍隨侍 皇太 陞陳洽兵部尚
 書贊交趾軍務 兵部尚書金忠卒復其家 五月
 丁酉朔日食 除教諭郭履軍籍復職十舉人
 已酉行人陳季芳等往封琉球 增開平小站廟整
 山海五所軍練之 命漢王高煦出居青州 開青
 江浦河道引官家湖水入淮通漕舟 六月丙寅朔

改刑部尚書劉觀為左都御史 七月丙申朔 癸卯太監鄭和還自西洋 戎縣都掌蠻平 始召商中鹽北京 八月乙丑朔 庚午唐王桎梏 賑畿內山東河南饑民 九月乙未朔 大監鄭和獻所獲蘇門刺賊首 巳酉胡廣纂書成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御製文序之頒六部國學郡縣學 壬戌北京地震 十月乙丑朔交趾叛寇陳月湖伏誅 塞關外各隘口守以兵 上獵近郊 命死罪皆五覆奏 時有冒文官權者命戮之 比覆奏 上海令從本律 中官李達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以其使人入朝上西域記凡歷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 十一月甲午朔 麻林國進麒麟免賀 琉球使臣犯法戮其首惡 命諸王各選步騎五千送真定操練 陳洽奏占城通陳季擴侵奪升華府地請討之不許賜勅詰諭之 十二月甲子朔改貴州普安安撫司為普安州 定北京牧馬法

永樂十四年丙申正月甲午朔 上在北京朝賀如儀 山東河南饑免其逋租仍勅行賑 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 皇太子戒諭之 都督金玉蔡福往山西廣寧縣勦妖賊劉子進等平之 復

開潼川等處鹽井 二月甲子朔 都督僉事徐庸緒卒 中山王 幼子 三月癸巳朔 長陵寢殿成奉安 仁孝皇后神位趙王祭告 戊戌改刑部左侍郎金純于禮部尋陞尚書 壬寅和寧王阿魯台敗瓦剌兵來告捷厚賜之 定趙王封國彰德 四月癸丑朔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呂震贊決不聽 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學士 仍兼 春坊 職 復設孟養軍民宣慰使 定 皇太孫婚禮儀 仗如親王 五月壬辰朔 設交趾府州縣各儒學 山西廣靈縣山寇平 江西大雨水 六月辛酉朔 都督蔡福緣海捕倭 贈前燕府長史朱復尚書諡忠定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庚寅朔 錦衣指揮紀綱有罪伏誅應城伯孫巖有罪免 巳酉黃兩京城門閉 前年三月 月設 八月庚申朔 戊寅蜀王椿告谷王穗謀不軌獎答加賞尋召穗入京 給事中丁珏戍邊 旌石州學正梁準孝行 丁亥作北京西宮 九月巳丑朔 奪漢王選撥諸衛官軍 癸卯京師地震 戊申 駕發北京 十月巳未朔 癸未 駕至京師 谷王入見 十一月戊子朔 議管建北京 奪漢王三護衛 召還英公張

輔 十二月戊午朔 修曲阜復聖公廟 丁卯酉
 洋諸國辭還命大監鄭和送之封其鎮國山親製文
 勒石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免貴州官考滿
 赴京 以新設同 始差巡鹽御史
 永樂十五年丁酉正月戊子朔 神僧傳成 丁酉郊
 平江伯陳瑄督漕兼理運木 二月戊午朔 廢
 谷王為庶人 豐城侯李彬鎮交趾 壬申泰寧侯
 陳珪督北京工繕 鑄印給之制 三月丁亥朔 交
 趾選貢士始至京師 雜犯死罪及徒流以下赴北
 京輸役贖罪 都督蔡福請交趾 以捕倭溺死 已
 丑冊 皇太孫妃胡氏 北京建靈濟宮祀徐知證
 知誘兄弟加封號 漢王高煦有罪徙居樂安州
 丁未太監海童使瓦刺還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
 孛羅隨入貢馬謝罪復命海童往使賞勞之 時顯寧
 木已 設貴州按察司 壬子北狩發京師 仍胡廣
 死 設貴州按察司 壬子北狩發京師 仍胡廣
 幼穉 四月丁巳朔癸未西宮成 中為奉天殿傍有
 門千門承天門其北後殿 左右殿前為奉天
 京御新殿朝賀 營正朝李慶兼督 建安樂營 居
 病者 乙未遣官巡視河道 閏五月丙辰朔 汀
 州賊劉聖孫交趾賊阮貞伏誅 禁僧尼私建菴院

六月乙酉朔 交趾黎核潘強等作亂討斬之
 內使張謙汎海下西洋遇倭于金鄉衛海上戰敗之
 賜勅賞勞 七月甲寅朔 賜 皇太子務本之訓
 勅令與儒臣講明 戊寅壽星屢見 八月甲申朔
 既寧人進金丹及方書斥而毀之 福建沙縣賊
 陳添保等嘉興賊倪弘三等皆伏誅 壬子安王楹
 薨 無子 九月癸丑朔 蘇祿國東王巴都答刺歸
 次德州卒賜祭葬以王禮勅立其子都麻舍 再定
 應天江北養馬例其各處馬死者俱免追 丁卯孔
 廟工畢 上親製文刻石 己巳前吳王降庶人允
 熈卒 交趾賊首楊進等悉平 十月三日乙酉遣
 刑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還其盜海人賜國王源義
 持璽書戒之 明年四月還 十一月壬子朔 賜朝
 鮮國王李芳遠金幣加厚并及其妃 以勤修 壬申
 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其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
 特異禮書呂震請賀不許 召前禮部尚書趙玘為
 兵部尚書巡視塞外屯戍兼理軍務 陝西進玄兔
 十二月壬午朔召大同總兵朱榮還京 以不遣
 永樂十六年戊戌正月壬子朔 上在北京 丙寅以
 玄兔圖及群臣賀表詩文賜 皇太子 戒及瑞不足

德日贊好談 誅浙江僉事石魯巡松門衛醉不設

大觀廷劾宥之賜勅諭 交趾餘孽黎利復叛

二月壬午朔御史歐陽和撫隨州峽陽流民散之

侍讀學士會榮侍 禮曹郎中秦學政罪誅貴科

孝義二十一人 三月辛亥朔 策貢上董璘等二

百五十人賜李騏劉江鄧珍以下及第出身驛初名

名 選周敘等十六人為庶吉士 太監海童還自

瓦剌賢義王等再入貢順寧王馬哈木子脫驪請襲

父爵許之仍以海童往冊 戊寅姚廣孝卒 四月

辛巳朔 勅戒周王保資盛滿戴匡 已酉代王悔

大政記 卷九 十七 四十五

迺復其護衛 五月庚戌朔 高皇帝實錄成御殿

令別錄錄古今通 昌平妖人劉化伏誅 倭掠金

山衛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 太和山產靈芝數十

百 復代府官屬 以刑部主事李時勉為侍讀陳

敬宗為侍講 六月庚辰朔 詔纂修天下郡縣志

書 禮部侍郎胡濙至南京遣使 七月己酉朔

交趾布政莫勛等獻家丁五百人助管建 上以

大工將就緒地遠勞人賜鈔遺之 勅責陝西布政

司官賑荒 靖州賊王忠伏誅 贊善梁潛司諫周

冕以輔導有缺下獄尋皆 丙子朝鮮國王李芳遠

以世子禔驕恣不肖第三子禔孝弟力學請立為嗣

從之明年六月以老請禔理 八月三日庚辰滄州

進白兔 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望海塢從之 九

月戊申朔 戊辰修北嶽恒山廟 十月丁丑朔

令京城比盜馬者斬 交趾總兵李彬貢白象一黑

象十七 定僧道常額及限年之禁榜諭天下 保

定侯孟瑛往浙江祭海神風潮久為害 十一月令

侯伯年少者入國學讀書 十二月丁未朔 武當

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親製碑文紀之 安

定王尚烱狂詩有異謀為人所發召入京詰問 戊

子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江南始民運白糧

永樂十七年己亥正月 上在北京尚烱至京訊實發

為廢人 太監海童還自瓦剌虜貢馬謝恩 乙亥

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漕運 二月丙子朔 新安伯

徐亨備大同外邊 立典和以外烟墩 三月乙巳

朔 中官李信賜哈密忠義王綺帛及其母妃部屬

皆禮待使人往送所經 丁酉為善陰陽書成親製序

刊行領于天下命禮部 辛酉誅左覺義張谷

里麻并其父顯 都督吳成尚書趙和視牧地于

保安州命行太僕 四月乙亥朔順天府進白鳥

少卿主之

寺 乙亥召 皇太孫于南京期與 太子同至京

壬午革北京行部并所屬六曹清吏司 已丑

皇太子過鄆縣賑饑 民拾草實為食自入民舍 見民疾苦命有司亟發粟 出

陽縣妖人楊得春伏誅 十二月陞李慶工部尚書

王彰右都御史 甲寅封右都督郭義安陽侯薛祿

陽武侯都督僉事金玉惠安伯薛斌永順伯世襲

已未 皇太子 皇太孫至北京 新宮成 悉如南

殿北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 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五邸

永樂十九年辛丑正月甲子朔 上詣 太廟奉安五

廟 仁孝皇后神主 皇太子詣 天地壇 皇太

天政記 卷九

孫詣社稷壇黔公沐晟詣山川壇各安石主畢御奉

天殿朝賀大宴 阿魯台入貢其使人要劫行旅戒

戢之 虜自是驕蹇 朝貢不至 甲戌郊 戊寅頒詔大赦天下

定各蠻夷朝貢賞例務從厚悉依品級 壬辰魏

公徐欽來朝遽辭歸黜為民歸鳳陽守學 癸巳忽

魯謨斯十六國使臣還仍命太監鄭和偕行賜其國

王 二月 都督胡原梁銘捕倭 周王橚至京詰

問得實宥之尋遣還國 三月十一日癸酉會試 在坊

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周述 主考得薛瑄劉球于謙 丁丑策貢士陳中等二

百一人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

月八日庚子三殿災下詔罪已求直言 侍講李時

勉等上封事者十餘人皆嘉納之 誅主事蕭儀 以

還都不良 言 乙巳下詔問軍民疾苦悉除政令不便

者 禮部侍郎儀智致仕 聖節免賀 勅塞義等

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丙辰古麻刺國王

辭歸卒于福建賜諡康靖以其子嗣王 五月遼衛

怒等十五人為庶吉士 周王辭三護衛從之 令

交趾屯田 節婦三人 六月 以阿魯台將寇邊

命諸將嚴備會兵仍運糧口外 七月 丁卯嚴自

宮之禁 已巳 上將巡邊柳升領中軍大營餘仍

分領謀阿魯台北遁罷徵兵 八月辛卯朔日食

仍會兵明年春集京師 節婦四人 九月 交趾

獲賊首楊恭送京黎利復走老撾 十月 十一月

庚申朔查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山納之數 置運騎

營于古北口之北 丙子以北征議餽餉下尚書夏

原吉吳中下獄方賓自殺戮其屍 辛巳侍讀李時

勉下獄 命山東西南北直隸造車發丁壯運餉集

宣府 十二月 改李慶于兵部

永樂二十年壬寅正月己未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除烏程縣戶絕田糧二萬九千有奇 考察賦汗官

吏俱謫戍邊 乙巳定議大軍前後二運 三月戊
 午朔阿魯台將犯興和 丁丑親征 告廟 皇太
 子監國戊寅 駕發京師 虜遁徐進兵 四月丁
 亥朔 上在宣府盡收虜馬入城 五月丁卯 駕
 次隰寧大閱製平胡三曲 庚午召諸大將馳射營
 中 辛未 駕發隰寧次西涼亭 前元往來 乙酉 迴遊之所
 駕次開平 六月十一日丙寅 上次祥雲屯 方駐 雲如蓋見 晉南陽名
 悉收所棄駝馬牛羊輜重旋師討兀良哈諸將分道
 疾進 上以精騎自西擊之及虜于屈裂兒河大破
 六政記 卷九 三九六
 之斬獲幾盡收其餘衆降者皆釋之 南北直隸山
 東河南水災 皇太子免其芻糧數十萬 乙亥工
 部尚書宋禮卒 丙子 上至大營 八月乙酉朔
 上次清漠川 壬辰 上次威遠川伏兵殿後餘虜來
 追夾擊斬獲大半 戊戌 上次玻璃諸將先受命
 盡掃虜穴而還 令交趾罪人皆納贖 皇太子從 賞福之請
 庚子 上至武平鎮 皇太子遣人迎駕 以破虜
 詔天下 內官鄭和遺自諸番皆隨和朝貢 皇太
 子定官吏考滿不給山服滿不起得代不赴因事赴
 京不還任者悉發保安充軍 以其群聚鄉 黨為害也 九月乙

卯朔 上次榆林 丁巳度居庸關羣臣迎 駕
 壬戌 上還京師御門表賀 下楊士奇錦衣衛尋
 釋之 鴻臚寺丞劉順刑部左侍郎楊勉及吏禮部
 尚書蹇義呂震坐事皆下獄 士奇輔導有聞 蹇義事 失刺勉放出其弟 蹇義事
 以蹇故宥之義在側不言故也 疏通鈔法 封前
 鋒都督朱榮武進伯世襲 薛貴為安順伯 十月
 分廷臣檢天下倉庫及出納之數 十一月 十
 二月辛亥釋劉順復官 除以次皆 釋復官 閏十二月二十
 五日戊寅乾清宮災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正月癸未朔 召寧陽侯陳懋及
 六政記 卷九 三九六
 諸大將至京 二月壬戌蜀王椿蕤 討平廣西峒
 賊 瓦剌脫驩攻阿魯台敗之 三月辛卯盜入南
 大祀壇天庫盜茶壁二黃琮一 御史王愈刑部錦
 衣衛官四人會決死囚誤殺無罪四人命執念等償
 死即日棄市 四月 五月指揮孟賢彭旭謀不軌
 立趙王總旗王瑜告變鞠實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
 日食 七月三日壬午立朝鮮嫡子堉為世子 諱
 阿魯台將犯邊嚴兵料軍實 釋李時勉復官 壬
 寅 駕發京師 甲辰次土木諸將大會 乙巳軍
 士取田穀飼馬立斬之 八月十六日甲子 上在

萬全禮部左侍郎胡濬進太和山瑞光圖 乙亥

上次沙城召晉族人濟塔及其子美主人見封美圭

平陽王奉父就國資給之還其舊人并釋餘黨連逮

者 九月 諜阿魯台為瓦剌所破命諸將勒兵緣

邊取進止 宥廣西降賊梁羅八為民 庚子有星

如月火光燭地起自壘壁行至羽林軍沒 十月平

江伯陳瑄請漕糧分三運兩赴京倉一貯通州 皇

太子從之 甲寅 上次上莊堡寧陽侯探虜敗北

走也先土于來歸馳書上聞命厚撫之 甲子 上

次天城觀獵 也先土于入見封忠勇王賜姓名曰

金忠詔班師 皇太子遣定國公徐景昌表賀 十

一月四日辛巳入居庸關 甲申 上至京師朝賀

節婦十三人 乙未進曆頒賜 十二月 朝鮮

遣詔貢馬萬匹厚賜遣之 是歲交趾貢獻獨贏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正月 諜阿魯台將寇邊 勅諸

將整兵 戊子郊 二月 長興縣賊首吳貴等伏

誅 戊辰楚王楨薨 三月丁丑朔 策貢士葉恩

等一百五十人賜邢寬梁禔孫曰恭以下及第出身

侍講學士會榮侍講余 大閱部署大營五軍 丁

帝主試得軒輓取九疇 西滿刺加國王率其妃來朝 四月辭還 選徐賢等

厚賜遣之

八人為庶吉士 甲辰天禧寺將成賜名人報恩寺

親製碑文 四月三日己酉親征發京師 皇太子

監國 庚午 上次隰寧諜報虜遁命諸將速進

五月八日壬午遼王植薨 丙申 上次清平鎮元

應昌 浙閩盜起撫定之 六月十日甲寅 上次

金沙磔 庚申次天馬峰虜遠遁分兵大索進駐答

蘭納木兒河上 壬戌次蒼石岡分索山谷週迴三

百里無所見 進次連秀坡諸將抵白印山無所遇

糧盡還分兵兩路南歸 七月七日 上次清水源

勒石紀行 己丑 上次蒼崖不豫下令嚴備明日

次榆木川大漸命傳位 皇太子 辛卯 上崩大

學士楊榮金幼孜太監馬榮鎔錫為棺殮畢載以龍

輦朝夕上食如常儀楊榮馳報 皇太子 壬辰龍

輦至武平鎮西路兵皆至 八月癸卯朔度開平

甲辰楊榮宣遺命 皇太孫馳開平奉迎 己酉次

鷓鴣 皇太孫至御營發喪 壬子龍輦至京奉安

仁智殿 在武英殿後 十二月葬 長陵

國史曰 上外嚴內仁而雄才大略條理精密知人善

任使推誠待人凡委用浸潤所不能間諂諛之人終見

陳斥矜過誤畧小罪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

陳斥矜過誤畧小罪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

見底蘊臨幾到果裁制大事數語而決重刑獄死罪至五覆奏用兵善以少擊衆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度閒暇至於決戰氣勢橫溢率身先赴敵未嘗有傷雖善用兵而不以殺爲主至不得已殺之必累日弗樂既卽大位勤于政務早晚臨朝率漏盡十刻乃罷水旱災傷必遣人巡視賑恤邊警軍機雖夜中必興召羣臣定議行之愛重名爵遇災變必求言雖賤局有所陳皆得造榻前自達博學好文自著書貽子孫勸累萬言祭祀誠敬齋戒必慎且暮必謁奉先殿厚於宗室諸弟姪越禮法者必訓諭使改不曲爲隱曰庶幾保全之也嚴肅宮壺

大政記

卷九

三十一

四十六

宦寺小過必懲保全功臣敬老重賢禮遇儒者萬幾之暇相與論治道甚決洽臨軒策士屢擇其尤者命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俾進學而親飭勵之進士中有才識者不次擢用性不嗜酒嘗服澣濯衣雖小物愛惜不妄費御禮官請封禪數因祥瑞請致賀必降勅戒諭晚有疾鮮御外朝政悉赴皇太子決之至軍國重務必親裁曲當一循太祖舊規申明制度修述禮樂躬謁孔子幸太學表章正學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垂訓萬世德威廣被四裔君長無間大小遠邇朝覲貢獻請授官爵於闕下者無虛日安南爲逆一舉蕩平獨北虜反覆

數爲邊患親率六師征之驅諸絕漢之外虜遂不敢南嚮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祖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閱遠之規乾劉之用皆兼而有之是以功勳之盛前古鮮儔焉

臣譚希思曰 文皇天錫智勇德備聖神嗣 高皇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嘉與萬姓共躋仁壽奠基北京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此其神謀睿算真有預決于萬里之外以成千古所無之功而三邊永寧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靖于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官官則有文華寶鑑立 皇太孫則命大臣輔導

大政記

卷九

三十一

四十六

脩經書性理以明學術刻名臣奏議以擴言路求遺書著大典以廣經濟頒爲善陰厲孝順事實以秩倫紀命陳瑛兼江淮轉運命宋禮濟會通舊河簡任名賢遇災頒赦恭儉愛人再奠邦家此又其文治之光昭于日月者當時若鄒緝之清邊頌解縉之四夷咸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進實錄表言人人殊而所以名狀神武歌咏駭烈者則至今讀之有餘慕焉 臣何喬遠曰 明興二百餘年於茲臣子論及 成祖尚有武未盡善之疑豈知 高帝閱諫遠烈非 成祖繼之則都必不北虜必不威四夷必不賓服中

外制度必不晏然一尊於後世夫拘羣之行豈所以論上聖之主哉 成祖居然以唐太宗自擬有唐家法則匪我儔蓋湯武耶蓋湯武耶

臣國禎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至 文皇再見抑湯武所遇桀紂以臣加君猶有慚德 文皇所遇 建文仁主也君臣而叔侄雖兵戈倥偬中生也

稱臣歿也禮葬比南巢之放黃鉞之斬何啻天淵然則誅夷之慘諸臣實激成之諸臣不得不激捐九族

植綱常無負 建文 文皇直曰革除云爾心知威能行一時不能行後世日急急續 太祖之舊緒無

大政記 卷九 三十一

頃刻敢自懈 祖訓云皇帝之勞不若親王之逸其信然矣然則兵之起也以救死得聖之權二十二年之經營以光大業得聖之時諸臣之侈也以定人心得聖之威威而過焉者也均一聖人有揖讓有征誅因時升降難以執一于是漂杵生疑頑民為梗能不失時無欲害人者本心不受人害正以安天下則其作用也

補遺

八年正月築北京至居庸關舖舍關內關外每三十

里築烟整一所 茂州衛軍沈連上言二事舊制禁綿布不許販出境今茂州至漢溪距松潘產馬及通番商人處甚遠綿布一禁禁約軍士無以為衣但申嚴出境之禁許綿布得至茂州至漢溪幾軍士有以禦寒又言茂州古成都屬郡皆兩川流移頗知禮法不同生羌乞開學設教沐浴聖化悉從之

三月滁州知州陳璉治最 皇太子召至京州民赴闕乞留特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賜宴襲衣及幣

五月司業董子莊啟請如南監例置典籍一員專掌

大政記 卷九 三十一

書籍 皇太子從之

六月北京監察御史郝師顏劾御史白春巡視驛傳受賄 皇長孫命都察院鞠之

八月以朝鮮國王李芳遠獻馬萬匹助北征遣中官田嘉禾海壽賚勅并白金千兩紗羅千疋絲絹五百疋賜之

十一月倭寇福建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戶所及羅源等縣殺傷軍民平海衛百戶繆真戰死都指揮童俊等不救下法司治

九年正月工部久留班匠執郎中以下鞫問尚書宋

禮戴罪理事

二月 詔諭交趾永樂九年二月以前嘯聚山林者赦罪稅糧停徵三年

三月有縣官坐贓罪請戍邊以年踰七十擊登聞鼓乞哀當改過自効宥之為民 給事中張昭鄭傑周

岐俊坐事俱謫交趾克吏 民有盜勸善書者戍邊以非盜財免罪 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

定國公徐昌吉永康侯徐忠布都督郭義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弓槊治罪勇等姑不究

四月交趾參政劉本言三事嘉納之一言交趾新附

未知 朝廷禮教寬以撫之二選老成廉謹之士除郡邑庶撫綏有道夷民得安三選有學行者典教俾

其子弟習知中國禮義之化變易夷俗 五月董卜韓胡頭目南道遣人朝貢且言容隆蒙請

門二招討侵掠鄰境請兵正罪 賜絲幣降勅責令改過不悛發兵未晚

閏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請併屬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十年正月 命朝覲官各上政務六部議行 陞國子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為趙府長史

二月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以前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務精選收散木果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五月都督費義督運輝館陶倉粟二十一萬四千餘石赴德州

八月皇親徐赫匿避民治如律 十二年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

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當惜福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

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

十三年三月禮部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十四年正月琉球中山王思紹遣侄三吾王良璽貢

馬及方物謝遣使不謹之罪 賜鈔幣遣還 三月貴州普安宣慰慈長謀占管長黃暹阿賽地方

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眾殺掠強取人民囉囉妻為妾不從遂殺其夫聞其子 命布政使孟驥勸視慈

長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死于獄 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真觀

十一月周王楄楚王楨遇節謁 孝陵命東官皇太

孫及小皇孫陪謁欽定位次行之 上召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至問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對士奇曰二王尊屬當列稍前兩傍東官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東官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遂出 宸翰所書位次正合

十六年三月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十七年六月初山西沙淨州採石青用功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不見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更鮮明指揮李謙繪圖以獻

六政記

卷九

三三

三三

十八年閏正月擢薦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為布政叅政叅議等官

十九年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以

夏原吉言止之 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時有告

周府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

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

使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

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

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

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叛

故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未有跡故未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但速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軍散果不煩兵

二十年閏十二月免發江西建文時聚集民兵

二十二年八月 皇太孫馳赴開平奉迎龍輦京師

諸衛軍皆從征惟趙王護衛軍留京師浮議藉藉慮

為變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日出外有

六政記

卷九

三六

三三

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子顧楊士奇以行急新製不及為言對曰殿下未踐祚居喪無所事

東官小圖書可假之行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

封識此亦不火當歸汝就留之

存疑

文皇十五年多病建靈濟官祀徐知謬徐知證當日必

有所感必有效驗故與此官在 皇牆之西甚壯麗

歲易衣且致祭說者謂二人偏霸之孽何能為神何

能起 真主之病抑天之所佑必有托焉以見奇豈

必佛與神自下世訥顯爲之耶

文皇建邸因元故宮卽今之西苑開朝門于前元八重佛朝門外有大慈恩寺卽今之射所東爲灰殿中有夾道故皇牆西南一角獨缺 文皇卽故宮建奉天三殿受朝海子水環于東南汪洋極目雜以古木樓殿掩映其間宛似圖畫永樂十五年後改建于海子之東爲今 正朝闕其前直接正陽門水繞 大內東偏又東自北注南出玉河橋故 大內西寬而東臨人聲喧噪達于禁中宣德七年移牆外居民于灰廠前改 皇牆于河東進東華門百餘步石砌凸起名曰橋上內使房在其北俯欄見水甚可觀蓋水之人行曲折處皆砌以石踏之鞞鞞有聲者卽是也 文皇遣胡濙實是訪張三丰只因老僧一言歸之 建文當日 建文聲息皆在雲貴溪至湖廣而止明明三丰曾到武當故有此行今其鐵笠猶藏山中大如傘已略有破碎矣 西洋之遣亦因 高皇之緒而申之太倉原有張氏所存海船兵亦不少旣與海相習便與海寇相通倭亦乘之內犯遂因盡驅之出洋洋中諸國與西域相望陳誠李達等從陸鄭和等從海和之行亦歸之

建文聖人行事決非爲一端而發因之諮訪理亦有之 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竄入蠻夷中其何能爲 文皇豈見不及此乃搖于聲影有此舉動溥洽綱而不殺姚少師片言卽釋宋鄭二氏皆得保全惟窮治 萬黃之黨則疑有不釋然而它未聞波及也至謂珍 奇克初天府則聖人所重斷不在此

文皇遜廵方立東官後以高煦之譖遷怒官臣勢不無 岌岌十五年樂安之徙已拔禍根十九年召入北京 事已大定復有擁立趙王之謀趙非 上所寵數經 裁抑卽奸人何所見何所仗而生心其事由于王瑜 之告變而初無實跡之可指也傳中謂瑜將死親見 孟賢等圍守如田蚡于淮夫竇嬰故事則此獄未可 爲定且其謀只欲俟官車晏駕矯詔爲之事何容易 幾于見戲矣看來 文皇四子東官仁慈又能明斷 漢王狼戾不可訓誨趙王暗弱爲人所弄最幼者殤 皆 文皇后出他姬不間有子 高皇少年貧困都 陽之戰年方三十七歲此後不復親兵事年六十六 猶生子 文皇少年富貴中年用兵至勤苦頻危數 四艾年後出塞者五因之多病子亦甚稀 皇明大政記卷之九終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

皇帝

太祖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生於鳳陽 御諱高火

太宗文皇帝第一子母 仁孝皇后徐氏是夕 皇后

夢冠冕執圭者上榻寤而生自幼沉靜端重言動有
經喜讀書日從諸儒論說不厭騎射精絕既冊世子

太祖特召秦晉周燕四世子親教之命分閱皇城衛士

大政記

卷十

還奏獨後問故對曰且寒甚軍方食候畢乃閱 太

祖以能恤下人甚喜又命分閱章奏取關大計者以

白略其語字謬誤者 太祖指示之對曰小過不欲

瀆天聽嘗問堯湯水旱民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恤

民 太祖甚奇之曰孫有人君之度矣北師起居守

勒兵撫民人人畏悅李景隆引大眾來圍 文皇在

大寧悉力拒敵數出勇士砍之退營數十里 文皇

至合擊大破其衆時一郡王高煦從軍三郡王高燾

同留守宦寺黃儼黨趙王離間譖 上將以北平應

南京漢王因而責之 文皇未信會南京用計密書

來投 上不發立械其使并書送軍中而儼已先報

太宗大疑會 上所送至乃歎曰幾殺吾子謀不得行

江上之戰 文皇殊憊漢王率胡騎至激厲使戰曰

事成天下為汝有漢王決死進敗南兵渡江功成奉

臣請立 皇太子 文皇猶豫久之而洪國公丘福

以元功黨漢用力勢危甚然終以天序難奪 太祖

所立徐妃孝敬及學士解縉力言不可嘗題虎顧衆

彪圖大有感悟又曰好聖孫益指 宣廟也二年四

月始正位東宮高煦快快謀益急會丘福敗沒在外

姦黨稍散而黃儼等日侍左右為蜚語陷死解縉高

大政記

卷十

煦日益橫 上覆露日益至 文皇微聞之久乃得

實高煦徒樂安州事始定黃儼等又奉趙王何 上

過失 文皇終以 上性緩不似已意嘗不憚遣胡

漢往南京密察會以北征迎後且失辭遷怒輔導官

下獄有死者 上益恭謹惴惴盡于道淡還分析

上仁孝誠敬者七端 文皇悅十八年三殿成召

太子 太孫會朝正而儲位大安趙王事亦敗二十

二年 文皇北征疾甚口自語曰太子賢孝賢孝若

面命云八月初二甲辰報宜遣命 上哭慟幾絕強

起拜受遣 太孫迎喪授監國印大臣議喪禮分召

大營兵精銳者先入京以下番軍鎮南京釋夏原吉

于獄回議典禮壬子龍舉至京易梓宮

丁巳上即皇帝位大赦改明年為洪熙元年 成凡三十

士器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書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難採金珠香貨各處買幣色紵絲紗羅段疋書畫通西徽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梓器漆木板進供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皆停罷

戊午賜從征大臣鈔幣分掌五軍都督府 釋黃

淮楊溥吳中金問楊勉皆復官 原吉中勉繫內官監四年餘溥衣獄十年

夏原吉以母制乞終喪不許 諭吏部尚書奏美

日三公三孤 皇祖舊制可復設命義為少保英公

張輔為太師皆兼二俸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侍郎

兼華蓋殿金鈔及戶部侍郎楊榮太常卿黃淮通政

使俱仍內閣楊溥為學士金問為修撰論盡心奉職

減歲例粟四十萬斤惜薪司奏賦八十萬斤士奇

言詔下幾兩日今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

減除者皆是歲例 上喜曰學士言有理日來官中

叢脞此急遽中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願塞

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

幾輔吾不逮 調工部尚書李慶于兵部禮部尚書

金純于工部 謫前工部侍郎伏伯安荆門知州 伯

首本在通州驛舍奸驛丞妻丞竟執妻至伯安前殺之事聞前築城至是遇赦當復 上以舊歲特黜

以李至剛為左通政 至剛先為禮部尚書降即中華生事下獄十餘年矣

都指揮僉事牛諒有罪成交趾 初上命諒從武安侯

行且不樂屬人即能奏曰令臣往治事于柳為諒子

上曰朝廷重違務命用從總兵大臣處幾有贊畫之

益顧為諒是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

將朝廷不復使人耶命公侯大臣雜問之遂奏諒諛

詐不忠無入臣禮法當誅 上 加沐晟太傅 大

日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行皇帝冠服賜漢王趙王尋召漢王入京 汰文官

冗員 黜給事中十三人為縣丞 先以職事不謹皆

上以禁近官所 定盜鈔罰贖則例 勅議大行尊

諡 加寧陽侯陳懋太保 成國公朱勇等居大行

喪違禮被劾悉免官議罪尋宥之尚書郭資以病并

宥侍郎而下悉赴法司論罪尋皆改降定公徐景昌

以 皇妣之姪富陽侯李茂芳 皇考外孫不知禮

送國學讀書 周王楠奏請臨喪止之 九月癸酉

朔以鈔法阻滯定用鈔中鹽則例 黎利復還寧化

州偽求降不出都督方政與戰不利指揮伍雲死之

都督梁銘鎮寧夏 弛西山樵采之禁 交趾貢

玄鹿 召還交趾掌司尚書黃福以陳洽代之 行

人方彙使琉球 黃河汎溢免河南田租勅右都御

史王彰往撫軍民 壬午上大行帝后尊諡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

不許喪滿二十七日請上素衣黑帶 追諡建王

植曰簡 增諸王祿米 厚賜漢趙二王以下 命

交趾鎮守中官山壽勅論黎利授清化知府勅力請

之得 誅光祿寺丞蕭成署丞王鼎罷光祿卿并泉為

民時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米用王面程上

息百姓爾乃欲以飲食雜故夫大信耶御史遂劾泉

成及署丞王鼎赦後益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

而泉預謀引避 上曰其罪當斬非止此在先帝

時欺天月上造為吉間 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

鼎免泉死為民召前 漢王辭還 指揮同知陳忠

寺丞都郁李灝代之 與黎利戰死之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總運平

江伯陳瑄上七事降勅獎諭 免富陽侯李茂芳為

庶人追其父讓駙馬國公誥券以在先朝券 寧王

權欲來朝且請改封不許 加隆平侯張信少師進

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

少保各賜銀圖書一日繩愆糾謬後夏原 衍聖公

孔彥縉來朝 召西寧侯駙馬宋琥來會山陵 和

寧王阿魯台復入貢 賜文武軍民人等鈔幣 定

安山先等處劫傷使臣勅都督費獄下所在按問

御史金岸上四事 上納之 加忠勇王金忠太子

太保 十月壬寅朔 天寒命光祿寺每三日一賜

衛士酒肉 浙西蘇松水災糧一石輸布一匹 革

兩京行用庫 普加文武大臣東宮保傳賓客春坊
官 行輸鈔贖罪法 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于
京師 復徐欽魏國公 簡監生二十八人分六科
隨朝歷事

巳酉冊皇后張氏及貴妃郭氏賢妃李氏惠妃趙氏淑

妃王氏并趙王妃翁氏

壬子立 皇太子次瞻堦鄭王瞻墉越王瞻垠斬王瞻

堦襄王瞻垞荆王瞻塢淮王瞻墜滕王瞻垞梁王瞻

堦衛王漢世子瞻坦趙世子瞻垞詔告天下 內外

官訪舉才德仍嚴連坐之法 大理卿虞謙上七事

六政記 卷十 行之 始運江北米補京糧 大學士楊士奇楊溥

金幼孜會法司審決重囚 戊午免遼府安遠王貴

熒巴東王貴烜為庶人以探告其父 送岷王榘父

子居武岡州歲給祿千石 增在京軍官士卒各色

人月米 留僉事胡廩為右副都李謙為大理少卿

禮部侍郎胡濙言十事 上嘉納之 工部尚書

金純刑部尚書吳中煥職 文武官一體封贈祖考

先只 十一月壬申朔諭禮部建文得罪家屬悉宥

為民給還田土言事滿戌者并宥 以即位詔諭哈

密忠義王 阿魯台再入貢 上以挾詐劾大同總

督

督

兵部寧嚴備并論遼東宜府諸鎮 勅廷臣極言得

失 趙王獻左右二護衛 諭定大二縣官恤民

水御史貪黷 造內府守衛軍銅牌 刊印祖訓遍

賜諸王子孫 內官馬騏請往交趾采辦金銀不許

應天府歲收積薪竹木蘆柴易昏軟舊鈔 降副

使趙緯為典史 緯先為給事中奸擬人過失及未朝 上曰此蛇蝎降之 御史

湯焚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御史陳正倫

言三事議行 一修城垣一減稅一增文武官俸給 加各長公主號

及章祿 陞鳳陽府照磨李準為太子賓客兼兵科

都給事中 上在東宮準為詹府錄事官 貴勤事議之至是改官擢用 加郭資太

大政記 卷十 七

子太師致仕賜勅復其家 進寒義楊士奇而下官

銜俱給二俸 增楊士奇等五人誥詞 日勿謂崇高有所從違而或急士 而難人勿以

禮臣請冬至節御正殿 上以山陵未終不

許 以孟賢逆謀奪其兄保定侯瑛爵論佃雲南

令屯田軍士不許擅差 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從

之 一開田開二清士伍三免差內官四行 身不得擅帶兵器五修理學校城池 都督方

政同榮昌伯陳智鎮交趾 學士楊榮少傅楊士奇

密疏言事 上嘉納獎諭 庚子安遠侯柳升楊武

侯薛祿平江伯陳瑄皆世襲 魏公徐欽卒 封張

和彭城伯 皇弟之兄 十二月壬寅朔建文中齊黃外親

全家謫邊者每家存一丁于戍所餘放為民 給事

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賈胡乞禁約辦明下禮部知

之 已酉瓦剌賢義王太平貢馬 命 皇太子選

武職官 書各省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罷

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被災地方通租例獨並停催

徵 命法司通政司內外官貪贓者錄罪名藏于官

以便稽閱 大理少卿戈謙上言時政命所司議行

辦事官程富上封事 上嘉納之 加楊榮工部

尚書賜勅厚資三俸兼支 進 乙卯拜官發引

大政記 卷十 八

上步送至承天門 太子諸王步送至陵 庚申

葬長陵 廣西總兵鎮遠侯顧興祖破斬猺賊二千

入 戊辰陞欽州判官李瀨為光祿少卿免雜犯三

死 光祿 舊恩 封寧夏總兵梁銘為保定伯世襲 賜孔

彥縉一品金織衣 作觀象臺于禁中

洪熙元年乙巳正月壬申朔 上御門受朝不作樂

西寧侯宋琥罪廢命其弟駙馬瑛襲爵 加武英殿

大學士黃淮少保楊士奇兵部尚書金幼孜禮部尚

書三俸兼支 贈少詹事鄒濟贊善徐善述俱太子

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 東官 善思 封右都督李賢

忠勤伯 魏祖人善名醜馳元末尚書未序 建弘文

閣楊溥掌閣事 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皇祖

皇考配御門朝賀行慶成禮頒詔大赦 賜三公六

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親製序冠之 進恭順伯

吳克忠為侯弟指揮同知吳管者為廣義伯世襲

罷朝覲官領牧馬 寧陽侯陳懋安順伯薛貴與世

襲 設繕工官陞侍郎李反直尚書專理二役 補

設南京各門衛所 以先調具半 許金勿致省母 年

人十二賜 贈前贊善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賜祭諡

文靖 二月辛丑朔中官柴山冊封琉球 頒各邊

大政記 卷一 九四〇八

將印 朝鮮表賀冊中宮及 皇太子 甲辰鑄征

虜大將軍印 丘編失去 黜漢第二子瞻圻居鳳陽

漢王言其 置武英殿右順門侍詔 丁未遣官釋

不忠不孝 奠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奉 太祖配永為定式

太監鄭和協守南京 贈交趾死事叅政馮貴候

保為布政 改兵部左侍郎張信為錦衣指揮同知

世襲 信英公從兄 乙卯遣官祭 祖陵 皇

陵 孝陵及歷代帝王陵嶽鎮海濱 丙辰耕藉田

加祭酒胡儼太子賓客致仕 南京地震 大理

少卿戈謙言事矯激 上不憚延臣交劾坐以誣罔

上皆不聽令謙視事免朝恭尋復之 六安衛地震七

日方止 鑄鎮朔大將軍印

丙寅奉 皇考妣神主祔太廟 定方面官一考二考

稱職者給本身誥三考無私封贈如制 勅襄城伯

李隆專管南京都督府印 陽武侯薛祿破虜于赤

城加祿五百石 三月辛未朔 陞前光祿署丞權

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先朝舊勞加贈金忠以下少

師等官 乙亥三大星一見翼宿一見屏內一見天

市西垣 外官滿三考者許給假省親 災異未直

言 命徐欽于襲魏國賜名顯宗從學園子監 南

大政記 卷一 三七八

京地震 切責保定伯梁瑤 恭符學夏 皇太子祭

長陵 進封榮國忠顯公張玉為河間王改諡忠武

姚廣孝榮國公 五色雲見 漢王請入朝諭止之

命三法司告誹謗者勿問 趙王高燾就國彰德

口外總兵陽武侯薛祿鎮朔大將軍印緣邊防

虜仍論大同總兵鄭亨及各鎮守禦 阿魯台入貢

進封金鄉忠壯侯王真為寧國公 丁酉以四月

朔 皇考妣廟享升東平王朱能河間王張玉寧國

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配先祭告 都督山雲克遊

擊响京東緣邊虜寇 長興賊首殷先朝伏誅 上

將復都南京 命諸司在北者悉稱行在復設北京

行部行後都督府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為太子賓

客兼南京祭酒 革繕工所并予工部 四月庚子

朔享太廟 勅責甘肅總兵費璘以受朝 停罷一

切官買物料及山東淮安徐州秋糧夏稅之半恐戶

疑命中官具級革楊 勅平江伯陳瑄停運沿河本

植散遣軍民 陞戈謙右副都務治四川中官 設

北京行都察院 南京地數震 丙午賜 皇太子

寶押人王中正圖書以書宣諭 華陽王悅燿有罪

從武岡州勇獻王第二子許世孫友 薊州都指揮

陳景先裝房破之 諭禮部科場取士以十分論南

士取六北士取四宣德御 命文武大臣侍 皇太

子謁祭 皇陵 孝陵遂留守南京 張本為兵部

尚書 壬子 皇太子祭京師 加贈前大學士胡

廣少師 勅勞賽義楊士奇各賜圖書曰賽忠貞印

楊貞一印在治呈 乙卯 駕詣 長陵謁祭 已

未還宮 以岷王梗在武岡改悅燿澧州 乙丑選

官贊各邊軍書武臣 各邊兵官處整理文書大同

泰政處 勅李于軍等後考滿陞俸轉京堂加

主在都向會其帶日直然猶止攝 五月庚午朔

誅告反失實者 浙江孽倭寇再破之 侍講李時

勉羅汝敬言事改御史李尋 勅修 文皇寶錄

庚辰 上不豫馳召 皇太子 辛巳大漸 遺詔

傳位 皇太子至良鄉官中發喪禮官捧遺詔自蒞

滿橋奉迎入宮成服頒遺詔 九月葬 獻陵

國史云 上嗣位每日為人君止于仁故弘施滯澤罷

科買已通負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隆典增文武官

俸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誥勅于歸省禁告誹謗申嚴自

官之禁及加人官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

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

如喪慈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臣鄭曉曰 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諧謔之言未嘗

與辨益恭約順謹又自乎洽二弟孺恣曲意調護或

正色訓戒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宛若儒生專

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

歡呼凡遇水旱瘡居露禱郡縣儀稷即遣賑貸罷科

市已通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恒如不及明乎

知人任用不二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靡不

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吝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嘗

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備邊不勤遠略邊

將陞拜每戒曰民力罷矣慎毋貪功勞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祿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較嚴薦舉每論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較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間有涕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念祖

大政記

卷一

十三

一〇七

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當明 祖宗之心當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川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沛澤號稱 仁廟仁斯至矣無以尚已

臣諱希思曰 昭帝孝女英明寬政恭儉敬 天法

祖制 保邦尚詢民隱時使游欽博施濟人 益成之運 昭帝之化不無政紀章數德澤期年之內天下歸仁天祐不長其是夫速萬姓哀慕恭有流宇同情者矣

臣何喬遠曰 帝監國有年明習政事在位雖淺膏澤已滲於民矣若其改過不吝痼疾在身漢文宋仁未足方也商高周成間歟東莞陳建已言之矣

臣國禎曰國家元氣培于 仁皇實多在位十月不啻必世之久淪肌浹髓而其最難者在監國之十二年委曲調停仰事 上聖英明之父慈憐先背傲弟肆讒其孝友誠敬有纖毫未備安能消其萌而窒其隙 文皇干戈土木日勤于北民不怨事皆克濟則根本得人勞來安集固結人心之明效也至即位後大變厥施且密以復安南陳氏為言不但仁心尤見

大政記

卷十

一四

一〇四

卓識惟危疑震撼後眷然有反本之思念念舊京不置又以山陵初卜未欲遽離托之 皇太子而昊天不弔遐筭遽終此真有可傷者幸坤維奠于 皇后乾德紹于皇嗣引而日長衍而愈茂大仁得天有光祖矣

補遺

十月降大理寺卿虞謙為少卿陞左評事楊時習為卿尋出時習為交趾按察使謙復為卿十一月捕湖廣副使舒仲成楊士奇疏向來小人得

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 上喜即罷治仲成降勅獎諭士奇且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之請賀不許 大同叅將

沈清及掌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謙與武安侯鄭亨相

抗詰責令改過 湖廣叅議諸葛平提督太和山官

觀 勅責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立功械

送貪虐指揮師祐張雄等赴京 兵部左侍郎曹本

被劾削半俸留用侍居守念 停戶部主事劉良諾

命封贈 朝臣久任者許還鄉省墓賜鈔

大政記

卷十

十一

三

二月陞易州同知裴璉工部右侍郎舊青官中允

三月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為太子太傅謚節愍 禁

止自官并加人官刑者重治 停河岷洮三州西寧

罕東涼州諸衛歲納洪熙三年差發馬俟六年如舊

徵收

四月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請科舉慎選博古通今德行之上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終